重慶大學圖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〇冊目錄

總類

類書

月湖樓甄藻錄一卷……清　顧宗泰著　昭代叢書　二九　一

各類叢著

笠澤叢書九卷附考一卷……唐　陸龜蒙纂　古歡堂　二九　一九一

敬齋先生古今黈十二卷逸文二卷附錄一卷……元　李治著　藕香零拾　八七　二二五

少室山房筆叢四十八卷……明　胡應麟撰　廣雅書局　一八七　二七〇

經籍會通四卷……三七四　三五四

丹鉛新錄八卷……三一三

史書佔畢六卷……二七〇

藝林學山八卷……二二五

九流緒論三卷……一九一

四部正譌三卷……

三墳補逸二卷……

二酉綴遺三卷……

華陽博議二卷……

莊嶽委談二卷……

玉壺遐覽四卷……

雙樹幻鈔三卷……

EP67/10

通藝錄四十九卷㈠（共二十二種）……清　程瑤田著　安徽　五〇九
論學小記三卷……五一一
論學外篇二卷……五六〇
宗法小紀一卷……五九一
儀禮喪物文足徵記十卷……六一五

月滿樓甄藻錄

元和顧宗泰景嶽著

麈尾　主鹿爲麈古之譚者揮焉陸左丞埤雅麈似鹿而大其尾辟塵名苑謂羣鹿視麈所往麈尾所轉爲準也恩平郡譜云麈謂之荒鹿謂之擢

榆糜　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賜榆糜大墨一枚榆糜卽今鳳翔府之汧陽後周名汧陽漢榆糜舊地也王阮亭香祖筆記謂其地出石墨以路史所云高麗貢松煙和麋鹿膠造墨名榆糜之說爲杜撰按晁氏墨經云古用松煙石墨二種漢貴扶風榆糜終南山之松則榆糜亦出松路史非晁氏說可存

蟹胥　周禮庖人注若青州之鱟胥劉熙謂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唐子山詩濁醪非鶴髓蘭胥異鱉胥

糗芳　楚詞播江蘺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蓋也當春之日以芳爲糗也

山巾子　北夢瑣言霧是山巾子船爲水敬莊

妬羅　妬羅雲出華嚴經謂雲如羅也

倒枝藻　漢郭憲洞冥記倒枝藻謂枝橫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鳧及鷗鷺來翔入此草中皆不得出一名水網

螺舟　秦始皇好神仙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

翹袖折腰　西京雜記高帝戚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常擁夫人倚瑟絃歌每拊下連流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詩在樂府橫吹

漢詩之最古者晉書樂志謂李延年造不知此曲已出高帝時也

壟薪　友人屬爲記余用壟薪井汲四字或舉問來歷陶通明答趙英才書不云乎壟薪井汲樂有餘閒切松煮朮此外何務

望雲騅　唐李肇國史補德宗幸梁洋惟御騏馬號望雲騅者駕還京師以一品料暇日率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廄中貴戚

焚椒錄　讀王鼎焚椒錄重爲蕭后惜慨然有詩人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之思也西園歸老諸跋俱有
當處其蕭氏自取者在伶宮人宮奴婢在側耳回
心院之作婉而多風以詩悟主猶是秋風團扇之
旨王鼎謂不作同心院十香詞安得誣之竊以爲
未可以此槩咎也　諫道宗徹百二十餘言詞意
俱到遼史不錄可惜絶羣之歌一語以相如爲東

方朔則候

金錯刀　張衡四愁美人贈我金錯刀金錯刀一名

而二物杜少陵詩金錯囊徒鑿銀瓶酒易賒錢也

孟襄陽詩美人贈金錯雙手膾鮮鱗刀也

紅顏白首　少陵詩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自後

詩人都稱黑頭江令自京南還葦故宅詩

云紅顏舜華洛白首入轅轅斯又何也

爛漫　莊子在宥篇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

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性命爛漫謂性命之眞喪也

寄春君　南華封侮爲寄春君

二字義不盡佳

女牀　東京賦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女牀

山名見山海經李義山所謂女牀無樹不棲鸞也

天山　天山逸民子山哀江南賦中句也按易天山

遯故云天山

碧海舍人　隋宦者劉繼詮得芙蓉鷗二十四以獻

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鷗字三品鳥宜

銀灣　古稱天河謂銀河銀漢江海則曰翹河李賀

封碧海舍人

則曰銀灣便新

酪奴　蒼頭水厄　齊雍州刺史王肅之多文爲齊祕書丞太和十八年歸魏初入國不食羊肉酪漿常飯鯽魚羹渴飲茗高祖怪問之曰羊者陸產之最魚者水族之貶並各稱珍以味言之是有優劣羊比齊鼎大邦魚比鄰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作奴時因號茗飲爲酪奴　給事中劉鎬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勰謂鎬曰卿不慕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歲之

桃核彈　石曼卿通判海州以山嶺高峻了無花卉
以泥裹桃核爲彈拋擲于山嶺之上一二歲開花
發滿山爛如錦繡金人黨懷英弔曼卿詩有桃花
石室自春風句正謂此也

木蘭舟　唐張搏爲蘇州太守堂前木蘭盛開讌集
題詩陸龜蒙後至旣醉強捉筆題二句曰洞庭波
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醉倒詩未竟張命客
續成一座不知其意後稍醒續成曰幾度木蘭舟
上坐不知原是此花身一時推爲絶唱

空山白茭花亦佳句也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藥錄　卷第三十一　六　世楷堂藏板

蓴食　淮陰侯傳從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
之乃晨炊蓴食謂未起而炊蓴中食也史公蓴食
二字本左傳

雁臣　後魏都洛諸夷侍子春去秋來謂之雁臣

鬼蝶　西陽雜俎鬼蝶一足著木如乾木葉

都梁　樂府甌觧甌觧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拔
本草蘭草注引荆州記云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
甲皆動炳煥若列星

珊瑚　漢積草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
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
樹夜有影常似欲燃

清淺其中生蘭草因名爲都梁迷迭則出西域茭
之去邪魏文帝迷迭賦序余種迷迭于中庭嘉其
揚條吐香馥有令芳艾納亦出西國似細艾叉松

韓擒　唐修隋史韓擒虎曰韓擒避廟諱也類推之
如諸葛武侯亦稱葛亮司馬相如亦稱馬卿
明應候曉　前漢劉晟殿側置宮人望明應以候曉
宮人謂之候應監

駘蕩　漢有駘蕩宮春時景物駘宕滿宮中也
羅嗊　樓名陳後主所建妓女劉采春能唱囉嗊曲
采思　網戶　劉熙釋名采思門外屏也網戶對戶
設之望外則明視內則暗刻爲方目延連屬以

爲網故楚詞招魂篇云網戶朱綴刻方連些
鷗陂　續圖經吳王闔廬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
旦食鮑山晝游蘇臺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與樂石
城走犬長洲

月半　岑嘉州詩涼州三月半猶未脫春衣韓昌黎
詩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月半之名見于詩者
甚多然出自古經儀禮月半不殷奠禮記朔月月
半皆是也

丁水　陸機賦乘丁水之捷岸排泗水之積沙接水
經丁溪水在泗水

木熙　吳都賦乘扈舟兮爲水嬉水嬉競渡也跳竿
曰木熙
三昧燕　清異記開祀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觀曰
彌陀經云雨天曼陀羅花此景近是今日觀化工
之雨天三昧宜召六宮設三昧燕
端午不獨五月五日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節表云
月維仲秋日在端午
浹日　自甲至甲爲浹日凡十一日也周禮天官曰
浹日而斂之

心字香　范石湖驂鸞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
馨木利半開者蓄淨器薄劈沉香層層相間封日
一易花過香成蔣捷詞銀字箏調心字香燒宴小
山詞記得去年初見雨重心字羅衣
擁劒　蟹有名擁劒者一名桀步以其橫行故以桀
步謂之

蚊子樹　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則夜鳴
吐蚊于叢葦間湖州尤甚雨中又有蚊子樹實類
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空殼矣

鷓鴣啼南　南越志謂鷓鴣東西同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亦胡馬嘶北之義也本草曰鷓鴣形似母雞鳴云鈎輈格磔

雙陸賭花　金錢花或云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宏謂得花勝得錢

瓜戰　吳越稱雪上瓜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數言定剖觀負者張宴謂之瓜戰

陸鹽　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如翼而舞技神則動物也

積雪味甘月虧如薄霜味苦

金木互交　交梨火棗沿稱久矣交梨非謂交州梨也鑫海集云梨春花秋熟實蒼花白有金木交互之義故曰交梨

合歡萱草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兩物也孫思邈只合歡爲萱草誤

地汁　五經通義陰氛則爲霧從地汁也

比肩民　爾雅北方有比肩民迭食而迭望注此異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臂一脚

鞮通　賈子說林曰孫鳳有自鳴琴人唱曲則自相和背有一孔若灶者一日有道士見之袖中倒黑藥少許几側即有一蠹走出納之而去自後唱曲不復鳴有博物者曰此謂鞮通置耳聾人耳邊即愈喜食古銅古墨

號鐘　琴名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鐘馬融笛賦號鐘高調皆指琴也

鶴集廊門　師曠奏清角有鶴集廊門延頸而鳴飾翼而舞技神則動物也

三十六鱗　鯉魚無大小並三十六鱗

鞮首蛇　江東呼爲兩頭蛇

莫子　雉之莫子爲鷃莫猶云晚也今以呼少雞

鹿角　小魚也蘇東坡曰誰寄鹿角脚盤筵

溼勒　蜀中竹曰防露羅浮山竹曰龍公嶺南竹曰溼勒

玉茗海紅　玉茗花海紅花皆山茶也寶珠山茶別名都勝古詩云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

李夫人夢草　漢武時異國獻草似蒲萱縮入地夜若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好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

綠耳梯　江南後主同氣宜春王從謙春日與妃侍游宮中後園妃侍靚桃花爛開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彩梯獻時從謙王乘駿馬擊毬乃引鞚至花底痛採芳菲顧謂嬪妾曰吾之綠耳梯何如

黃囷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藏席帽攀欄大笑卻墜汲者攬得席帽挂于庭樹每雨所漏雨處輒生黃囷

絲偃角弭　禽經曰鷺啄則絲偃鷹捕則角弭

婉衿　段少卿云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衿

子鵑　杜鵑爲怨鳥說文謂蜀王望帝化爲子鵑爾雅周卽此鳥也今謂之子規杜少陵拜杜鵑以此

雲夢柚　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

漢帝杏　濟南郡之東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黍黃如橘土人謂之漢帝杏亦曰金杏

瓜華　華離　郊特牲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爾雅瓜曰華之故謂之瓜華按禮爲天子削瓜副之爲國君削瓜華之蓋華若草木之華然副絕而不屬華析而不絕也周禮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

蘼蕪　蘼蕪一名江蘺楚謂之蘼晉謂之蘄齊謂之蕳

苣

六出花　諸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陶眞伯言梔子剪刀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卽西域

薝蔔花

露雞　楚詞露雞臛蠵厲而不爽謂露棲之雞也

鴛辨勞商　皆曲名伏戲作瑟造鴛辨曲譜入瑟而

彈之楚人遂因之作勞商之曲

蜂鬚　續古今注謂龜鼈之類無雄蜂蝶之類無雌或曰蜂蝶醜皆以鬚嗅杜少陵詩花藥上蜂鬚

折疏麻一大司命篇折疏麻兮瑶華按麻之華白如瑶服之長壽折以爲神麻

書帙昉于六朝凡書唐以前皆爲卷軸今所謂一卷即古之一軸裝輯成帙疑出宋初雕版之後然六朝時已有之阮孝緒七錄大抵五卷以上爲一帙則帙昉于六朝也

秦始言字春秋已上言文不言字秦始皇琅琊臺石刻始曰同書文字

古詩古詩青青河畔草連用六疊字其原出于衛風碩人詩河水洋洋六句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皆疊字之入妙開詩人之先者也

錦半臂李昌谷唐兒歌銀鸞睒光踏半臂按炙轂子隋內宮多服半臂鄭愚以錦爲半臂後以所業見崔鉉鉉曰眞消得錦半臂中華古今注尚書上僕射馬周上疏云士庶服章有所未通者臣請中單上加半臂以爲得禮其武官等諸服長彩亦謂之判餘以別文武詔從之

苦海鄭光業兄弟每稱文有一巨皮箱凡人獻詞句有可噉者即投其中名曰苦海每有宴集命僮舁苦海于前共資諧戲極歡而罷

井刀吳刀少陵詩焉得井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昌谷詩欲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澁措語正同妙或疑旣云湘中又云吳娥吳刀然少陵以井州刀剪吳淞水隨意借言惟所用也

碧絃女丸以黎洞寶香爲琴以崑山碧玉爲絃故曰碧絃琴

瓠犀微齧齧字玉篇不載音楚去聲齒怯也魯桊山和曾宏父餉柑詩云莫向君家樊素口瓠犀微齧遠山顰拔黃山谷和人送梅子詩云相如病渴應須此莫與文君蹙遠山茶山詩全效之又方秋崖楊梅詩井與文園消午渴不禁越女蹙春山

金盌杜少陵諸將詩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按南史沈炯詩炯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云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杜蓋用此但改玉盌爲金盌

耳自來說者以盧充幽婚事爲證以有金盌之賄
不知古人作詩往往有改字者謝靈運詩弦高犒
晉師仲連卻秦軍避下秦字遂改秦師爲晉師少
陵正亦同此

魚丁　爾雅魚枕謂之丁腸謂之乙尾謂之丙

鳳子　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韓冬郎詩鳳
子輕盈賦粉腰

壽潛　靈芝名

謝豹　子規也昔有人顧于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
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卽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
啼則怔忡若豹鳴使侍女以竹枝駈之曰豹汝尙
敢至此乎故名子規爲謝豹

夢蝶牀　陸放翁詩攤飯橫眠夢蝶牀按李黃門謂
午睡爲攤飯

海扇　海中有甲物形如扇其文如瓦屋三月三日
潮盡乃出名曰海扇

牡丹至唐始著　牡丹本無名依芍藥得名故其初
曰木芍藥古無聞至唐始著

注子　酌酒器元和間謂之注子仇士良惡其名同
鄭注乃去柄系名曰偏提

卑者執牛耳　士大夫謂主壇坫曰執牛耳按禮卑者執牛耳尊者莅之左傳衛人請執牛耳諸侯與晉大夫盟在所當尊故請晉執之以執牛耳爲主盟者誤

奈何　奈何二字始五子之歌左傳河魚腹疾奈何楚詞九歌愁人兮奈何九辨君不知兮可奈何

阿誰　龍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是樂府紫騮馬古詞十五從軍征十八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唐人詩中多用之如青蓮東樓醉起詩阿誰扶馬上不省下樓時又如白傳柳枝詞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叢殘　閏月爲叢殘之數見穀梁傳注

葵尾　芍藥稱葵尾酒巡後得者亦以葵尾名

嶺南蜑戶　嶺南有蜑戶以船爲家以魚爲業種有三魚蜑取魚蠔蜑取蠔木蜑伐山取木

枝格　司馬相如上林賦夭矯枝格庾子山亦云枝格庾子山亦云枝

格相交

卻月　燕昭王賜旋娟以金梁卻月之釵玉角紅輪之帔見龍輔女工餘志

小山　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啟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梁簡文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俱以小山爲山谷之山不知淮南小山大山言也　淮南招隱篇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拳兮枝相繆云山之幽要不可云小山

女郎花　女郎花木蘭也古女子名木蘭故白香山題令狐家木蘭有一樹女郎花之句

小姑彭郎　小姑彭郎說孤爲姑說浪爲郎東坡因有小姑嫁彭郎之語當知其偶然涉筆也然如陳簡夫作詩辨之云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須知誤行人當乞靈似又無謂矣

郭索鉤輈　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歐陽文忠愛之謂其語新而屬對工鉤輈鷓鴣聲也郭索用心躁也

蓁蓁　樂府有棗下何蓁蓁潘安仁望賦云詠桃園之夭夭歌棗下之蓁蓁蓁蓁棗花也高青邱以蓁蓁屬李或自有據

扶老　莊子楚狂歌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胡明仲云荊楚有草四時發穎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陽其膚多刺故云無傷吾行又云陶辭策扶老以流憩扶老籐名見蔡順傳注按迷陽扶老俱辟而扶老尤辟　又禿鶖名扶老狀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啖蛇見崔豹古今注

背襟　堂北曰背堂南曰襟陸士衡詩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

凝眉　簷直停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見庾信小園賦

烏皺墨　南越志烏劍懷墨江東人取墨書帛以給人逾年墨消空紙耳

梨花雲　王昌齡梅花詩落落寞寞路不分夢中與作梨花雲東坡梅詞不與梨花同夢善用其語

敫衽　離騷跪敫衽以陳詞宋書謝靈運傳贊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蓋方軌前秀亟範後昆若夫敫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敫殊有可言

蛾子綠　煬帝宮女絳仙爭畫長蛾司宮日給螺子黛五升號蛾子綠又號蛾綠螺

九乳　樂汁圖徵君子鑠金爲鐘四時九乳按九乳法九州也庾子山步虛詞春鐘九乳鳴

金麥　銀蒜　崇蘭館序綺幔高褰結金索皆神麥之穗珠簾不捲縣銀鉤畫仙蒜之條

蕉布　沈懷遠南越志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庾子山詩彩含蕉葉氣扇動竹花涼

肘閒金壺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閒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出墨汁如漆灑地及石成篆隸科斗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及經成功畢二人不知所往

噓雪　詞林海錯云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夏會客向室噓氣成雪

紵絃　紵麻屬越絕書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弦

收香倒挂　桐花鳳小于元烏春莫來集桐花一名收香倒挂謂日收花香曉則倒挂以放香也又一名探花使性馴好集美人釵上

燕尾　本草蔓草一名燕尾香

茶　茶唐以前皆作茶自中唐始變作荼唐書陸羽傳羽嗜茶寫茶字自此後茶字俱減一畫矣

止蠲　莊子災及草木既及止蠲止當作豸止豸古人通用左傳宣公十七年庶有豸乎豸止也

香雲香雨　拾遺記燭石色紅似肺燒之有香煙氣升天則成香雲偏潤則成香雨

辰瓜　瓜以辰日種則易生山谷詩夏裁醉竹餘千箇春糞辰瓜滿菡區

黃花　張翰詩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黃花指菜花所謂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也宋仁宗時郎

中查拱之知郡因秋試進士以黃花如散金爲題
士人多以秋景賦之不誤者惟六人故誤認黃花
作菊花時人嘲之
黃紙補袍　范泰古今善言載羊績出黃紙補袍以
示使人
權輿　人但知權輿爲始而不詳其義按造稱自權
始造車自輿始故以始爲權輿
翠綸桂餌　闕子以桂爲餌銀黃金之鉤錯以銀碧
翠綸之綸
垂翡翠之綸

跲踔　莊子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跲踔而行子無如
矣按山海經東海中有流波山上有獸狀如牛蒼
身而無角一足
環流　鵸鵌子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點額　水經注爾雅云鱣鮪也三月則上度龍門得
度則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白氏六帖大鯉魚登
龍門化爲龍不登者點額暴鰓矣按龍門下每歲
季春有黃鯉魚自海爭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七
十二初登時卽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
化龍
蜂舟　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
王舟因以鳥畫其旂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
載拾遺記
棘子殿　十六國春秋石虎享羣臣于太武前殿佛
圖澄殿上褰衣行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
人衣虎令發石視之有棘子生焉太白詩棘生石
虎殿鹿走姑蘇臺
縣旂　鮑明遠紹古辭雄心壯爲劇飛念如縣旂易
旌爲旂用以押韻古人每有此種
良知　古人謂良友爲良知康樂游南亭詩我志誰
與諒賞心惟良知
見卵見彈　齊物論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
喻太早計也時夜謂呼更鴞炙謂以鴞爲炙
牛頭　陳後主時積陵有泉深不可測產魚鼈甚衆
恒有聲如牛邑人懼之不敢犯無何見牛頭于岸
下里民率而出之于是爭捕其魚乃盡江東舊以
牛頭山爲天關今牛頭已獲蓋示國將滅而闕毀

也後年隋平陳本處古今五行記

豬薗橋　襄陽耆舊傳劉季和于木薗橋養豬太守皮府君曰當作豬薗橋耳

山海經　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鵀人以爲怪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仿延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益所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翳卽伯益

玉葉冠　明皇雜錄太平公主玉葉冠號圖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寶不能計其直

朱苓首陽　朱子注朱苓詩未解首陽之義按苓喜生下隰詩所云隰有苓是也今乃謂采于首陽之巔是不可信矣言此以譬聽讒也

瓏玲　玲瓏二字倒用出楊子太元經亡彼瓏玲汰言瓏玲共聲及甘泉賦和氏瓏玲韓昌黎詩亦用瓏玲字

紅雨　冯谷將進酒詩云桃花亂落如紅雨按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眞命宮人以梳枘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豔

於菟　時煬帝于景華宮求蚩火數斛夜出游山如放火光廣陵大儀鄉有螢苑杜牧之詩秋風放螢苑春日門雞臺張翥螢苑曲亦云騎行不用燒紅燭萬點飛螢照川谷

十二峯　蜀山十二峯屏風十二取此故云金鴉屏風蜀山夢

麟鬚　漢武得丹豹之髓白獸之膏磨青錫爲屑以酥油和之照于肉瘡夜暴雨光不滅有雷霆赴大磬玉　琥珀千歲爲磬玉愈久則愈精也鶴鳥千歲爲鵀愈老則愈毒也

麟趾裹蹏　黃金也漢武太始二年更黃金爲麟趾裹蹏以協瓏首獲麟瑞洨出馬之瑞

主簿蟲　江南無蝎開元初有一主簿以竹筒盛過江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爲主簿蟲兒酉陽雜俎

木蝨　韓子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蝨然至日晚必歸饗者塵飯塗羹可以假而不可以食也

古董　東坡作骨董晦菴作汨董本霏雪錄

古錦裙　笠澤叢書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子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后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牀皆組織奇妙李君乃出錦裙一幅按天隨子謂爲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因作紀錦裙一篇備言其工妙

觸氏蠻氏　莊子有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此數晉人語也劉舍人瀏漓頓挫獨出冠時渾脫之脫首駝唐書中宗引近臣宴集宗晉卿舞渾脫則亦舞名世人以劒器爲舞劒而渾脫與瀏漓頓挫並讀謬矣

駏驉　說文驢父牛母曰駏驉父驢母曰贏馬父驢母曰駃騠玉篇

驢父牛母曰駏驉

女珊瑚　漢元封二年鬱林郡貢珊瑚婦人命植殿前號曰女珊瑚

石葉香　魏文帝迎薛靈芸道側燒石葉之香其狀重疊如雲母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段成式詩欲薰羅鷰嫌龍腦須爲尋求石葉香

又燕昭王得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姿容嬌冷舞榮塵集羽之舞乃設麟文之席散茎蕤勾曲山五芝　勾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于石閒勿顧念必得矣第一名龍仙第二名參成第三名燕胎第四名夜光第五名料玉

月額　旦日雨謂月額

劒器　樂府雜錄劒器健舞曲名杜子美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劒器行卽舞此也至唐云舞劒器渾脫

珠娘　任彥昇述異云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謂之珠娘

塗金蜻蜓翅　後唐宮人或網獲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線籠貯養之爾後上元賣花者取象爲之售于游女

五角六張　唐元宗游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賦尾用五角六張上將加賞命改去五角六張

字朝霞不肯上曰眞窮薄人也授衛佐而已秩書
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諧在
一年中三四日耳
重三　世有重五重九之名張說三月三日詩莫春
三月日重三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則重三亦
見唐詩也
稻畦帊　僧家水田衣又名稻畦帊乞飯從香積裁
衣學水田王右丞詩也手巾花氈淨香帊稻畦成

王少伯詩也
梵嫂　廣中僧有家室者謂之火宅僧見番禺雜記
大相國寺僧有妻則曰梵嫂載清異錄
插竈　荆州有空舲峽絶崖壁立數百丈飛鳥不棲
有一火爐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傳云洪水時
行舟者泊爨于此餘插爐之至今猶曰插竈本洽
聞記
望烏臺　越王入國丹烏夾王而飛故句踐得入國
于是起望烏臺
蠅蝗　段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于書卷或在筆

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
蠅虎旋以泥隔之方知不獨負桑蟲也載酉陽雜
俎
歌女　李石續博物志蚯蚓長吟地中江東謂之歌
女
五噫　按噫音依恨聲也韻本平聲楊脩庵莫解梁
鴻五噫歌悞矣
南山詩　北征南山杜韓並稱拾遺詩或紅如丹砂

或黑如點漆二句昌黎便化出許多來要皆脫胎
北山詩也
闡干　其義不一一爲橫斜貌古樂府月沒參橫北
斗闡干吳都賦金鎰磊砢珠琲闡干是也一爲闌
板之閒沉香亭北倚闡干是也一爲涕泗交橫之
意玉容寂寞淚闌干是也
丈人行　行去聲漢蘇武傳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
音胡浪反杜詩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輩行之
行故無平音
剪綃集　集句起于宋石曼卿王介甫俱爲之荷澤

李鼎和父作剪綃集王漁洋斥爲非大雅所尙然集中樂府諸篇亦有天然淸泊者卽絶句中如白鳥影從江樹沒數峯春色在雲中金陵春未必多風雨少別穠華又隔年寒食日花譙西南一望雲如蓋殘春未必多文多理　論衡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樸人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

雪中蕉　粵中爲芭蕉之國土人都種以爲業終歲不見雪扶疏至寒不凋王阮亭因謂石丞畫雪中芭蕉未免失之

如皋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笑不言御以如皋射雉獲之杜注爲妻御之皋澤苔溪漁隱引劉公嘉話謂如訓之則非地名以東坡和人會獵詩不向如皋問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爲悵然杜注故未明顯按襄公二十年楚蔿掩爲司馬鳩藪澤牧皋隰則皋澤何必非射雉處邪

外妹　左氏傳聲伯娶外妹管子奚之女于施孝叔卻讐來聘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按外妹謂同母異父也

青奴　山谷以竹夫人乃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名曰青奴

粉昆　宋世以駙馬爲粉侯文及甫抵書邢恕謂駙馬韓嘉彥兄忠彥爲粉昆

鍼鼻　庾子山七夕賦縷條緊而貫矩鍼鼻細而穿空

斟溪　潮泉一日三盈三涸斟溪一日百斟百酲見楊泉物理論

勾鼻桃　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二觔半又桃有鴨卵形者漢武內傳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侍女以玉盤盛桃七枚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五枚與帝自食二枚

婆淡樹　偏桃出波斯國呼爲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其肉苦澁不可噉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竝珍之

握粟　詩握粟出卜古時錢之用未廣故書詩不言貨泉而問卜者亦用粟史記曰日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是漢初猶行之也

袘衣　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袘衣見彥昭按唐雅稍祛謂之襜袘李汧公勉爲開封尉釋獄囚有意氣者後勉罷秩客游河北偶見故囚故囚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償練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殺之故

四心動其僮哀勉密告之勉衣棄馬而逸

蹲鴟　蹲鴟芋也昔有高僧居山惟種芋三百六十
本日餐其一不游人閒因之得道

勺飲　通鑑魏太后馮氏祖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
日史照釋文勺職略切挹取也按詩泂酌彼行潦
此酌字音職略翻挹取之義也周官攻工梓人爲
飲器勺一升勺字音上酌翻勺飲之義乃取此釋
文未免失之

紅稻首　抹額也韓昌黎元和聖德詩以紅稻首實

錄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兵卒千餘人其
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塗山事亦
載古今注

興渠　古夫于亭錄梵網經修行之人不得食五辛
五辛者一蔥二薤三韭四蒜五興渠興渠出于闐
國根麤如細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或曰蔓薹胡
荽者非

夢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不
可曉鶴林玉露云潭淡明嘗言此出佛書終南長
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

蠶頭馬尾　顏眞卿遇陶道人授以碧霞丹死後返

秋深

葬狀貌如生偏身金色瓜甲出手背鬚髮皆長數尺人咸異之後有商人遇之于羅浮山寄書至偃師顏氏守塋者曰此先太師親翰書法鬚頭馬尾眞得仙也

七十二人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缺胯襖子　隋文帝征遼詔武官服缺胯襖子三品已上皆紫武德元年高祖詔諸衞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襖子織成紫瑞獸襖子左右武衞將軍服豹文襖子左右翊衞將軍服瑞鷹文襖子七品以上陪位散員皆服綠無文綾襖子

蟬鬢　魏文宮人所絕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段巧笑瓊樹始制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皆一時之冠絕

懷甄　青州之民謂之懷甄之俗以其風俗淺薄而難治也人民習于榮利刺史入境懷甄叩首及代下還家以甄擊之言向背速于反掌也見溫子昇所論

酒樹麵木　後魏昭儀寺閣官所立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四月七日伎樂甚盛堂前有酒樹麵木

鯸鮧　吳都賦王鮪鯸鮧注鯸鮧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猶及大魚不敢餤之蒸煮餤之肥美豫章人珍之昔楊廷秀舉河鮭所原起古書未見有載敘者尤延之曰吳都賦王鮪鯸鮧劉淵林注云以是攷之河鮭莫明白子此廷秀檢視之無殊因歎曰延之眞書廚也

帖子　周益公玉堂雜記云翰林蔵進春端帖子如大內多及時事太上則詠游幸之類必大嘗自德壽宮後垣趨傳法寺望見一樓巍然朝士云太上名之曰聚遠而自題其額東坡詩頓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閒人又靈隱寺冷泉亭臨安絕景去城既遠難于頻幸即宮中鑿大池續竹筒數里引西湖水注之其上

疊石爲山象飛來峯宛如天成必大作端午帖子云聚遠樓頭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眞是瑤臺第一重蓋謂此也

澄碧殿和詩　玉堂雜記淳熙四年九月丙辰宣侍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莫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上命作詩敍此會史進古詩三十韻月穐字韻上御製俯同其韻益公迨十一月壬寅輪當內直申二刻亦宣至清華閣命和上賜史浩詩旣退後中使傳旨賜詩本井小春茶二十鋌葉世英墨五團益公撰和篇以進君和臣詩更命臣和君賜臣之詩亦一時雅事也

火城　宋王元之待漏院記云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國史補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繖列燭有至五六百炬者謂之火城宰相火城將至則衆皆撲滅以避之此與沙堤俱所謂禮絶班行者也

墨精使者　唐元宗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卽呼萬歲曰臣墨精使者也

下水船　裴延裕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時號下水船

水船

問頭　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祐矛楯之曰鄙薄問頭之詞所不敢逃然相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辭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豈不是目連訪母邪

六時　六時出禪家按楞嚴經六時行道蓋晝夜各六時也

孼貳　虹一名孼貳爾雅云蜺雌虹也

離合風　十二風見周禮二十四番花信風見歲時記六月黃雀風見風土記九月鯉魚風見提要錄三月鳥信風五月麥信風見國史補上巳少女風見管輅傳梅雨後涼風一月日腳棹風見嶺南錄至雄雌風見宋玉賦離合風見陸機要覽

蓮花驍　西京雜記稱郭舍人能投壺一箭七十餘驍顏光祿載汝南周瑨會稽賀徽並能四十餘驍者自壺躍出復以手拔之廣投屢躍不墜地也其名有倚竿帶劍豹尾龍首而蓮花驍爲絕妙

螢火丸　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士尹公授務成子螢火丸佩之永平閒與虜戰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前數尺輒墮地終不能傷

龍戶馬人　韓昌黎詩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或謂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按詩是送鄭尚書

權赴南海不應用長安事也蓋龍戶即南海採珠戶所謂蜑戶者耳至馬人引傳燈錄之說亦非傳燈錄眺奢利王時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驢被乃得衣南蠻傳環王有五銅柱馬援所植後還頗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號馬酋人此爲近是馬酋人亦曰馬流人流寓故也

吳鴻扈稽　唐人詩多用吳鉤吳越春秋闔閭既寶莫邪復令國中作鉤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二子以血釁金成二鉤詣宮門求賞王曰爲鉤者衆子獨求賞何以異于衆于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于此聲絕于口兩鉤皆飛著父之胸王大驚乃賞百金此吳鉤所由名也

四肘爲弓　佛家以四肘爲弓肘一尺八寸四肘則七尺二寸譯梵載其說

酒以春名　唐美酒有玉窌春石梁春燒春麴米春黎花春竹葉春金陵春洞庭春蓬萊春海嶽春錦波春浮玉春至鄆筒若下新豐酇陵宜城靈溪曲阿河東及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無非佳釀也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毗梨勒訶梨勒　茗品　風俗尚茶茶品益衆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牙號爲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

簑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滄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

紫笋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
露壽州有霍山之黃芽歙州有歙門團黃
打兎　舊傳商紂殺伯益考以爲醢令人送文王食
命曰待食完而後言文王號泣而吐之盡變爲野
兎而去今俗云人被酒醉而嘔謂之打兎
半面魚　夷堅志越王食魚未盡以半棄之水魚遂
化生無半面故名半面魚
靈眼　靈眼卽銀杏舊稱白果宋初始入貢改呼銀
杏歐文忠詩絳囊因人貢銀杏貢中州致遠有餘力好奇自賢厥瑣碎錄謂其木

分雌雄二種雄者三稜雌者二稜須雌雄同種方
結實或雌樹臨水種照影亦結
賓連　白虎通云繼嗣平明則賓連生于房戶象繼嗣也
者木名連累相承故在于房戶賓連
魚媵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儀禮有媵爵
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也楚騷魚鱗兮媵予
江海間有魚游必三如媵隨妻世號爲婢妾魚
雁圖　雁宿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
其中令雁奴圍而警察
鴛家　搜神記韓憑妻姜氏康王奪而殺之埋之兩
冢經宿忽產梓木連枝有鳥如鴛鴦棲止其上朝
莫悲啼南人謂此禽卽夫婦所化號爲鴛鴦家
舞馬　世知唐元宗有舞馬不知前已有之山海經
述海外大蘗之野夏后啟于此舞九代馬唐史明
皇教舞馬百駟分左右部衣以文錦絡以金鈴雜
以珠玉舞曲謂之傾杯樂昇平樂凡千數曲用樂
工姿秀者數十人衣淡黃彩文玉帶立于馬之前
後左右施板牀三層或令壯士舉一牀牀四角各
舞牀榻如飛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每千秋節舞于
勤政樓下張說詩云試聽紫騮歌樂府何如騏驥
舞華陽杜甫詩云鬥雞初賜錦舞馬便登牀徐積
詩云繡榻盡容騏驥足錦衣渾蓋渥洼泥皆實事
也
銜蟬奴　後唐瓊花公主養二貓雌雄各一其白者
口銜花朵其黑者惟白尾而已特加愛護貓亦倍
知曛就起坐必隨主呼爲銜蟬奴
銜鼓　唐舊制京城內金吾皆曉傳呼以戒行者馬

周諸置六衙鼓號之曰鼕鼕鼓

信幡　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

花子　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宮人梳仙髻帖五色雲母花子畫以黃鳳至後周詔宮人帖五色雲母花子作

碎妝以侍宴

義髻　貴妃以假髮爲首飾曰義髻僖宗內人來遲甚急爲因髮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髻拋面爲拋家

髻

黃子　黃石脂額黃用之玉溪宮中曲云賺得羊車

來低扇遮黃子

細腰　楚王好細腰墨子韓非子皆載之然一爲靈王一爲莊王墨子云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緣觜然後起韓非子云莊王好細腰國中皆餓死以理言之當是靈王然王所好

細腰乃謂女子也其臣三飯何邪

阿房宮制　三輔舊事西京雜記阿房宮前殿東西五十丈旂幟蔽日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南北千丈史記東西五百五十步南北五十步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內為宮觀二百七十所皆複道相連漢舊儀云秦興樂宮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走咸陽二百里內為宮觀二百七十所一百四十五所

自古士庶通稱宮　禮記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則士庶通謂之宮不獨天子也漢來尊者以爲帝號下乃避之

竹宮　漢竹宮用紫泥爲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

七十枚舞女三百人

枌詣　臺名張衡西京賦曰枌詣承光聯眾房以相接

隱金　漢書賈山曰秦東窮燕齊南極吳越躡道廣五十步隱以金堆樹以青楊爲馳道之麗至于此也按隱築也

梁麗　梁麗可以衝城見莊子司馬彪云麗小船

走龍翻鴻　皆錦名郭子橫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靈閣于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有走龍錦

褰衣　厮徒之服乘輿進食者皆服之漢晝假綠幘有翻鴻錦

青褲加襜衣以見武帝蓋厨人之服也

銀管　名賢忠孝全者以金管德行精粹者以銀管

文章贍逸者以斑管唐人詩盛德好將銀管述

撮囊　莊子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

蠙

穿堤泄突　石苞子新論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言隙之不可不慎也

孤注　宋王欽若譖寇準于帝曰陛下賭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盡其所有謂之孤注賭則取之輸則

棄之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渠們底箇　乃江左彼此之辭也漢書渠有其人乎

隋唐嘉話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後因議事皆出人右湜驚曰張底乃我輩一般人皆其證也

更費　更償也平準書曰悉巴蜀之費不足以更之

地理志曰不足以更費

里鳧須　里鳧須即左傳賢頭須也晉史乘文公出國中多不附文公者里鳧須進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倘何面目來見寡人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里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文公見之于是使驂乘于國中百姓皆曰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晉國大寧按左傳載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文公晉乘不載而驂乘事左氏則逸之　里鳧須亦載韓詩外傳

穀賊　管子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

天以日月爲涯　太外也日月內也內則以日月爲涯故躍度不易而四時成外則以大虛爲涯其涯也不覩日月之光不測躍度之流不察四時之成日月之外聖人不能範同歸于虛虛則無涯是以聖人不能損益之而成歲

此論發于黃憲可補天官書

人形志　劉知幾曰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意謂不可近睨形骸而遠求辰象然秝象重于堯典自當有志至人形骸在九流何須更贅邪

賣餅大官　鐘鎜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官謂公羊爲賣餅家數與嚴幹共辨析短長

十品　史之雜名其品有十編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

宋雀　通鑑宋有雀生鸇于城之隅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大必霸天下此桀宋之惡徵也

劉向嘗稱余覽典籍見有佛經然則釋典流傳由來舊矣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叢錄　卷第三十一　駱世楷堂藏板

劉安登仙　世傳淮南登仙張華博物志云漢淮南王謀反被誅亦云得道輕舉按此知立言之失實也夫史書之作亦視其人蔡琰入胡晚嫁董祀而范氏傳之列女賀知章至老乃乞鑑湖而宋祁傳之隱逸修史者爲悖節之臣難退之士也以淮南之隱遜

爲登仙者修史之人可想見矣

湯湯　褚先生補龜策傳載泉陽漁者舉網得神龜寤湯拔管音館

仙眞人詩　秦始三十六年燔銷東郡石始皇不樂亦詐刻其旁曰始皇帝死而地分秦人刻其詩以笑之其詩不與秦使博士爲仙眞人詩令樂人絃歌之其詩不與秦

德頌俱傳　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頌三句爲韻凡二十四韻

金人破戶　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因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拔此佛非始于漢永平也

劉向嘗稱余覽典籍見有佛經然則釋典流傳由來舊矣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叢錄　卷第三十一　駱世楷堂藏板

倏忽　南海之帝曰倏北海之帝曰忽中央之帝曰渾沌此皆南華寓言耳

無支奇　唐楚州有漁人忽于淮中釣得古鐵鑠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鑠窮有青獼猴躍出水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鑠于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奇按此事見李肇國史補漁人得鑠在唐永泰初也古獄瀆經亦詳載之軍山作龜山無支奇作無支祁

美女化石　有情化無情不獨武昌北山駱夫石也蜀記梓橦縣有五婦山昔秦遣蜀五美人蜀遣五

丁迎之至此山五丁踏地大呼五女皆化爲石幽明錄載陽羨小吏吳龍嘗于溪中見五色浮石因取納牀頭至夜化成女子則又無情化有情矣

蘇秦金　魏時洛陽令史高顯掘得黃金百斤銘曰蘇秦金

寶苗　山上有銀下必有銀上有蓮下必有金上有苗蓋下必有銅錫上有金玉者木傍枝下垂謂之寶苗

摩訶兜勒　摩訶兜勒乃笳曲也張博望入西域傳笳調于西京惟得此曲按笳有大小大笳十八拍

號沈家聲小笳十九拍末拍爲契聲號祝家聲

四神　筆神曰佩阿一曰昌化研神曰滓妃墨神曰冏氏

紙神曰尚卿

鸞儀結鄰　黃庭經鸞儀結鄰善相保按鸞儀奔日之仙與日居者也結鄰奔月之仙與月居者也

鄭花　鄭花即山礬也生于江南山野中木高數尺花白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一名瑒花又名玉蘂唐王建題唐昌觀玉蘂花詩云一樹瓊蕤玉刻成風廊點地色輕盈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階前

碎月明瑒花即玉蘂花蓋瑒玉名取其白耳

昭代叢書　癸集　卷第三十一　說海　世楷堂藏板

竊觀古今爲類書者大抵爲物甚衆爲己甚寡譬諸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邱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紛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瑜瑾之珍可觀矣此娛耳目樂心意者之所爲也今是書標新領異語極簡而用極宏是爲爲己之學而非爲爲物之學者夫豈尋常之類書可比哉

余故亟登之壬寅秋日吳江沈楙惠識

芸補遺

澤螺書目 一卷

遺一卷續 七卷補卷

附攷

古韻閣藏版

嘉慶歲在己
未重校栞

古書流通處景印

校刻笠澤叢書弁言

馬端臨經籍志載是書七卷補遺一卷與余所見宋樊開本合陳振孫直盦書錄解題作十七卷後人傳寫譌為三其起甲汔元陸凞原刊本本止上下二卷及補遺本止上下二卷與余所見宋樊開本合陳振孫直盦書錄解題作十七卷後人傳寫譌為三其起甲汔元陸凞原刊本本止上下二卷及補遺

卷十字殆後人傳寫譌錄出卷分甲乙丙丁靚衍實則七卷無疑今世所行本皆出宋政和間曾讀書敏求記此足證或說之謬唯錢作二卷未知何據夫一書而屢轉傳刻分甲乙丙丁者乃稱宋本固疑本從朱本獲虞山錢氏本驗即從朱本獲虞山錢氏本驗即

朱袞重刊四卷補遺一卷或云朱袞重刊四卷補遺一卷或云朱

能無誤後人欲从而校正之必按集舊本證是存疑庶不蹈妄改古書之失余自戊辰炀始欲勘定是書十餘年來先後獲見如干本要以宋本譌某有所攷覈非敢作某某之誤無論弗據一气呵成不暇詳列異同得失庶使後之覽者知某本某本足據者仍使稍有叟易以爲至愼

後獲見如干本要以宋本爲最善或樊本樊開本爲最善或樊本不苟是可噉已所誤而它本足據者仍挨固陋識其緣起幷以依叟正簡末附攷一卷詳列異同得失庶使後之攷校者知某本某本足據者仍挨固陋識其緣起幷以記歲月云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臘

八日海昌許槤書于古韻閣

陸魯望文集敘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與張博爲湖蘇二郡佐

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

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纂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

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

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終賜右

補闕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書仍列於隱逸傳今蜀中

唯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是書家藏久矣愚謂貯

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不若鏤板而傳諸好事庶斯

文之不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宋

元符庚辰歲仲秋月鄉人樊開題

叢書敘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乾符六年春臥病千筮澤之瀕敗屋數間蓋盡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毀齒猶未徧敎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吮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几強坐內壹鬱則外揚爲聲音歌詩賦頌銘記傳敍往往樸發不次混而載之得稱叢書自當太許詡切聲譏無避焉平原陸龜蒙墓

笠澤叢書目錄

卷首

宋樊開敘

曾望自敘

卷一 樸著

江湖散人傳

散人歌

甫里先生傳

怪松圖贊

耜窳解

野廟碑

大儒評

卷二 樸著

漢三高士贊

雨觀銘

卜肆銘

陋巷銘

馬當山銘

書銘

後蝨賦

蠹賦

杞菊賦

沽賦
自憐賦
求志賦
田舍賦
春寒賦
卷三　樸著
寒泉子對秦惠王
書李賀傳後
治家子言
登高文
祭梁鴻墓文
蠹化
禽暴
記稻鼠
告白蛇文
招野龍對
京茹筆工
卷四　樸著
復友生論文書
象耕鳥耘辨
記錦裾
蠅志

送戾道士還太白山敘
送豆盧處士謁宗丞相敘
樸說五首
祝牛宮詞
問吳宮詞
迎潮送潮詞
卷五　歌詩
二遺詩
鵓鴿詩
紫鮐翁歌
五歌　牧牛歌　水鳥歌
　　倉魚歌　刈穫歌　耘雨夜歌
郵夜二首
記事二首
孤雁篇
南涇漁父
丁隱君歌
鶴媒歌
卷六　詩
彼農詩
戰秋詞
江墅言懷
自和

閒書
新秋月夕客有自遠來相尋者作吳體二首以贈
獨夜
寄吳子華融
螢
蟬
秋熱
中秋待月
憶白菊
重憶白菊
別墅懷歸
水國詩
移石盆詩
石竹花
人日代客子
卷七　詩
自遣詩三十首
閒吟
野井
南征
北渡
早行
夜泊開栖湖
卷八　補遺
說鳳尾諾
微涼賦
秋蟲賦
塵尾賦
郗李花賦
幽居賦
耒耜經
卷九　續補遺
送小雞山樵人敘
小雪後書事
築城詞
古意
美人
感事
贈遠
別離
井上桐
門前路

引泉詩
素絲
小名錄敘
卷終
唐書本傳
宋朱袁後敘
元陸憲原跋
元王益祥跋
明都穆跋
國朝陸鍾輝跋
國朝許槤附攷一卷

唐陸龜蒙 撰著

海昌許槤 校

樸著

江湖散人傳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東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雪水之局爲潴爲渤爲潢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窌生可以埴成可以爲盂甕甑不可以爲盎甕不可以爲盂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散人歌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鬢垂手提孤篁曳寒藺口誦太古滄浪詞詞云太古萬萬古民性野朴無風期夜栖正與禽獸樸獨自構架縱橫枝因而搆曰有巢氏民其敬畏如君師當時只效烏鵲巢豈是有意陳尊卑無端後聖穿鑿破一派前導千流隨多方惱亂元氣亦日使文字生姦欺聖人事業轉消耗尚有漁者存熙熙

牢固小醜背叛當殲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押邊輔國爭雄雌火狀大段蔚凶逆須召勁勇持君麾四方賊壘猶占地亦者暴骨生寒飢歸來輒擬荷鉏笠詬吏已責租錢遲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祇今利口且箕斂何暇俛首哀惸煢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策撙贖贓冰霜檽檸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甫里

松江上邨處名

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撲六籍識

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摘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漾以爲朕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今在潤州文宣王廟意以是學爲已任而顚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始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摭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中落朕無旬日生計未嘗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佘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淩鑠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潔几格音各窗戶硯席前朕無塵埃得一書詳熟朕後寘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齎一束書茶鼎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輒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驚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悁急遇事發作輒不舍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久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浩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怪松圖贊 并敘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輪囷偪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痂癭虯蟄縮朕蚪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攣虎跛壯士倒縛之狀道人曰是何奇怪之若是耶子能辨之乎余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剌之先生曰堯舜徽瘠禹胼胝彼且毒歲波雖狂不能跳船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具匪且具

曰州木之生安有常性耶苟肥膍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爲物所淩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柏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脞脆者則壓肰其牙伏以其下突何自奮之能爲是松也雖稱氣初拆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鬥乘陽之威怒己之軋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坌憤激訐肰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早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沈酣日進其道權擯勢奪卒不勝其阨號呼呶擊發越赴訴肰後大奇出於文采天下指之爲怪民鳴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眞人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驟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肰

也苟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己不忘樂以和心室暗不欺屋漏不媿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爲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叢以自餬口專利以飾詐崇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瓜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可以爲天帝乎

野廟碑

碑者悲也古者縣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窀之不忍忘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畏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閒好事鬼山椒水瀕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皙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烏老反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驚于上鴟鴞室其閒車馬徒隸叢櫟怪狀畏作之畏怖之走畏恐後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狀疾病死喪畏不曰適丁其時罹而自惑其生悉歸之神雖肰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

以生能禦大菑扞大患从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菑扞患者爲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温厚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縣清民之暍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恫撓脆恰顚躓竄踣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耳又何責其眞土木邪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爲詩以亂其末曰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顧顧酒牲甚微神之譽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大儒評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爲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而何肶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干始皇帝幷天下用爲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弟子也自仲由冉求以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爲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荀卿得稱大儒乎吾以爲不如孟軻

唐陸龜蒙 海昌許槤校

樏著

漢三高士贊 前漢一人 後漢二人

王霸仲儒清節是理有息躬耕黃頭歷齒故人令孤奉書遺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既往霸臥日昃不起其妻訊之以息愧恥君遺世榮抗節不仕子親耒耜固其宜矣我實信道曷足慚彼霸乃欣然恬澹如水夫高婦賢可謂具美

摯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于渭濱弟子累百馬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融爲大儒恂乃知人和帝獨入云顏庶幾門直道大堂如羣飛梁肉在御很貪豕之世公卿以聞季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禮備固辭纁守道不至終爲逸民

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報仇令欲論殺蟠以同縣陳情上讞廷尉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羣書復善談說漢萊政荒時實暮末隱于碭山遂與世絕獻帝即位徵爲三公遯若不應冥冥之鴻時人賢之重者蔡邕明哲終始嗟乎子龍

雨觀銘

雨觀雉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姦佞誅殛姦首櫛地姦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千祀澆風四起內在外賢舉世稱美赫奕皇都象魏天倚豈無姦邪佩玉縈紫人弗生雨觀如砥以石鑱詞著于閭里

卜肆銘

蜀嚴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也以姦險詖美之使怡愉怛之使駭畏小人唯惡是嗜唯禍是避唯福是覬唯蠱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自故幽贊之著前列之龜乃化爲庸妄之器嗚呼成都吾不知古爲市之地況君平之卜肆邪強爲之銘以刻其意

陋巷銘

魯國千乘豈無康達傳載陋巷以顏居之鄙委側僻樞桑覆茨簞瓢屢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終日不違贊易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我實狂狷蓬蒿所窒勤于柴荊賢哉是思

馬當山銘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爲險也屹千大江之旁怪石憑怒跳波發狂日黯風助摧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橫魚吮幸而脫糸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駿者衷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呂梁使舟楫而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爲一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脂韋中如劒鎩鉤勢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昌敬篆巖石俾民勿忘

書銘

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人之爲圖載文字厥初弗知唯簡唯牘斷竹析木累次克庭負爻折軸韋編一絕錯亂名目寖務輕省擣臬剝穀膠綴審審恣其所便蟲篆斐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曝蠹蠧疵乎不堅又取氓石琢磨彫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音志焉其巧益甚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聲誥誓制令屢遷首言篆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錄注記醜儷美憐銘誄碑衣虛功妥賢歌詩賦頌多思諂懽枉簡牘者難浸壞爛無遺一編副以泉穀其酌或延繆戾顛倒龍蒙弗刪枉氓石者固寵納賂唯詞是奸鑢鑿既畢名聲泯朕堯舜之道

以人爲傳有从从繼流乎億年宓斥詐僞焚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後蟲賦 并敍

余讀玉谿生蟲賦有就顏避瘈之歎似未知蟲作後蟲賦以矯之云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爲物遷是有恆德小人翹時必變顏色棄瘠涵腴乃蟲之賦

蠶賦 并敍

荀卿子有蠶賦楊泉亦爲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燕得無喪其游熙熙蠢蠢之生蘭厚絲美機杼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蠶之生經緯鸞龍葩卉宮涎益饞盡取後已嗚呼既蒸而烹蠶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凍飢

杞菊賦 并敍

天隨生宅荒少牆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日得采擷供左右梧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旦暮猶責兒童輩拾掇不已人或欺曰千室之邑非無好事者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曾不知屠沽兒有酒食

卹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唯杞唯菊偕寒互綠或穎或茗煙披雨沐我衣敗紳我飯脫粟菴慙齒牙苟且粱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余何其如余何

茖賦 并敍

江文通嘗著青茖賦盡茖之狀則有之懲勸之道雅未聞也如此則化下風上之旨廢因復爲之以嗣其聲云

天地閉風雨積門徑秋苺茖植離方抱圖累紫豐碧始分封於危亭之下終略地於荒畦之側侵竹鴈而縱步占蘭嚏而盈尺麗色何似嘉名孰爲高有瓦松卑有澤葵散巖竇者石髮補空田者垣衣莊屋曰昔卹莊藥曰

陟釐質柀綠錢之美香聞艾納之奇或薄（徒含反）或氈（音軫）或蘚或落（丈各反）諒含姿乎是類斯感物以隨時則有衡霍天媚金張世族戾以恩澤拜館以形勝築壁僭塗椒階緣墀玉牀丹徽之象盡帳蒼梧之翠秃謂麝祿不火仁守英髦可以力服行協四凶身圖五福一日盈滿中年顛覆斯落也染婕妤之篹始晚偏青封廷尉之門經秋叟綠彼失寵而亾家者鮮不慟哭則有林塘疏薄衡汶蕭條茅茨上古几格（音各）南朝畫偃則書淫畫聖補歸則婦餉兒樵溝通壞塹路隔危橋雨霽而魚驚沫鼈霜乾則鶴戾翎飄浪求名而蠖屈虛卜命而龜焦窗敲擾枕樹挂風瓢山無價買隱有詞招斯落也周內史寵酒放志者能無獨謠謠曰落之生兮自若人有哀兮有樂哀者貴兮樂者賤貴者危兮賤者宴噫哀樂兮何時止貴賤循環兮而後已

自憐賦 并敘

余抱病三年於衡茅之下醫甚庸而氣益盛藥非良而價倍高每一把臂一下杵未嘗不解衣輟食而後致也其爲窮且否亦已至矣聖人云五福六極之數曰壽曰富曰康寧曰貧曰疾曰憂既貧且疾能無憂乎憂既盈矣能無傷乎人既傷矣能無夭壽乎是不蒙五福偏被六極者也誰其憐之作自憐賦

壺邊煙微思起屈大夫擣衣砧上黛點情饒彼遺形而放志者能無獨謠謠曰落之生兮自若人有哀兮有樂哀者貴兮樂者賤貴者危兮賤者宴噫哀樂兮何時止貴賤循環兮而後已

自憐賦 并敘

余抱病三年於衡茅之下醫甚庸而氣益盛藥非良而價倍高每一把臂一下杵未嘗不解衣輟食而後致也其爲窮且否亦已至矣聖人云五福六極之數曰壽曰富曰康寧曰貧曰疾曰憂既貧且疾能無憂乎憂既盈矣能無傷乎人既傷矣能無夭壽乎是不蒙五福偏被六極者也誰其憐之作自憐賦

求志賦 并敍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余以求聖人之志莫大乎春秋得文通陸先生所纂之書伏而誦之作求志賦

語稱人之所好必舉嗜欲以爲志余之生也百無一厚唯古學庶幾乎可嫓嗚呼師道之不存安能盡識其疑義樂夫孔子之春秋病三家之若讎得啖趙疏鑿之與損益肰後知微旨之可求乃服膺而誦之見聖人之遠猷長風廓其羣翳旭日臨乎大幽又似車堅馬良善御者涉乎康莊高騶巨舟工汪者顧其安流如魚之在貫如蘭之獲抽伊尹和齊於五鼎箕子區分乎九疇酌大中於萬古偉聖心之獨斷宅乎沮齊戾於夾谷斬正卯於兩觀溝公墓以掩廢逐墮私城而防僭亂用千載之遺法發一詞而可判況先生之指歸屹波濤而畔岸雖甕昧而不開亦思之而過半范武子曰君子之於春秋也沒身而已矣吾謂斯言之不誕

田舍賦

江上有田田中有廬屋以舂蔣扉以籧篨笆籬楗微方寶櫺疏檐卑敞而立傴僂戶傾側而行趑趄蝸旋頂隆龜坼肉塗夕吹入面朝陽曝膚左有牛栖右有雞居將行瞪遮未起驅驅宅從野逸反若囚拘天隨子愀肰而吁復自諫曰祿以代耕如無祿與無祿無耕爲工商與有沮溺之賢以仕易農乎有輪扁之道以仕易工乎有弦高之義以仕易商乎今則不肰能無說焉蓋仕不貴祿而搖政咸率人以奉己使農工之泊商民棄其守而趨仕農之仕墮於力而希歲工之仕巧於文而幸貴商之仕射其肥而啗利所以國靡凶荒之儲家乏完堅之器人鈌有無之備莫不由是加以上多而下寡不勝剝喪之苦轉徙盜賂而充熾焉嗚呼吾丁此時何以適之將提新書抱野史上子天子之有司如怒譴之跳梁於風雨自謂登乎龍籍不其遠而有牛肉肉有田基基不値歲惡未嘗孔飢今則陽亢而驕苗渴而萎十穗百粒穫夫涕淒鱣於是粥於是信夫鼎銘之我欺彼爲聖人儈者茅茨勞者胼胝顧余慚夫勤陋何疑有鰥在下者乃爲詩曰道不可不若天不可不樂謹爾溝塍利我錢鎛聊以卒歲叟竢東作

春寒賦

宋玉雲夢侍從賦成酒闌君王慘澹顧曰春寒玉少進曰大王之國三分水居其一大王之宮後庭女子充溢洪波浮其空幽怨積其中不得不雨不得不風風橫雨斜天地溟濛寒之中人有異於嚴冬其來也低迷其狀也惆悵理雖辨而詞怍色雖莊而意蕩明滅薰鑪留連繡帳相逢置酒則少避酡顏獨自登樓則偏凌遠望臨窗戶繞池塘絲輕畏逼花恰愁當游蜂爲之絕迹好鳥

爲之深藏掩抑兮幽楳雯遠連牽兮別緒彌長齊紈夫色越絮騰光芳神棄職陰御爭強朝耕擭戰暮箔蠶僵民病如此君何勿傷襄王乃下席稱謝於是徹燕戲省嬪嬙以黃金爲壽肰後返駕乎高唐

櫟著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秦之處士）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王者爲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郎伯郎曰黜其伯以蹲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疏郎惠王曰醢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譽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十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爲利也顧其猶捕風目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坼豈止連雞不能俱上於栖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荊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鎛銚董澤之蒲十九爲韖一爲箕棬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艸齊魂爲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余石出弦鮑聞之者悄戚酸辛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橫暮得帖肰安臥秦亦厭戰雖鼓耳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辭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尺鐵斬其頸燕令車輪轅關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橫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始也披土地以奉仇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鄙趙卽封蘇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奉敖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書李賀傳後

玉谿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游從小奚奴騎駑驉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余爲兒時狂澾陽聞白頭翁三益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句絕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八里許首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陀栽高三四尺而卉木甃甚鹹萃多大樸令數夫抱叢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溪處可活魚鼈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罕外無入者兒以竟日窮太吾聞淫畎無耆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投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荫卵至于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邪長吉天東野窮玉谿生官不挂朝籍而從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治家子言

武王既勝殷縣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閒再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炙大售股賦重秉耒耜者一坡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舊益倍民凋力竭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陳興其舊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炙壞吾亾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壓乎泥沙菊氣風揚乎戶牖寒無以衣病不得酒茫洋于心噎嗢在口稱子拱而進曰古往滔滔人生實勞或暇或遑以嬉以遨茲辰甚良足嘯吾曹趨山選臺席餌尊醪既可遄乎哉書亦聊舒其鬱陶齊諧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者也有意乎余曰吁稱子之知止於是耳曾不揆乎奧旨吾數畝之閒門常晝關學無端倪宛若循環時孤笑以獨憤樂正直而非險艱爲書摭之奧善治持頑有行同而迹類者尚忽娕乎聲顏一驥在坂百駑在閑傳嘶振沫侮病擠扈仲尼登東山而小魯況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陽專奧竄假竊名器有土有人前呼後騎諂佞嘔啞所向上下鍠戚介私枚蕩昏侈如此者又欲見邾崇闕大居堊粉塗朱脣會螭屹扉環獸銅輪鮮騶驕羽翼成徒繡

碧其內絲簧彼娕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此者又欲見邾嫈弁外飾悔吝中積簡棄信行附比凶德仁澤乾枯義路填塞權之所憎始厚終斥權之所憎始厚終斥權之所憎始厚終斥掌北牖娕面天遼海隔如此者又欲見邾國金鑄兵赤子膚盜殺人無慙罪人何躁造化不象名稱同暴以墮牆垣不填堂奧生靈幾何過半滅耗殘存伶俜輸輓槁勞羸豪偏頗役使顛倒胥毆吏笞不舍童耄如此者又欲見邾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妥慘戚在下吾寧忍窺爾以哉眚可遄鬱陶可披我中公督時病言開怒隨我感物悴遐瞻通噫是使哉眚彌熾鬱陶愈悲唯爾敎我百無一空我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圃吾將曷歸

無重我悔吾方憒憒稱子不樂惴縮而退

祭梁鴻墓文 并敍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作文而弔以酒爲眞其詞曰

先生爲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諸南走乎大江之波客皋氏之宇下志沈潛而靡佗白晝吳粲以舉曰夫人之者尚忽娕乎聲顏一驥在坂百駑在閑傳嘶振沫侮病勤亦多不懷志於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魄擠扈仲尼登東山而小魯況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陽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眞而來過俯灌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褊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築垣而自輸身病妻弱白晝吳民之粲不得故力耕而自穫所以淹先生之義者庶五噫兮可作

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璧璧肰類蝤蠐而青翳葉仰齧如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帳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眡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翩未舒擔黑韡蒼分朱間黃腹瑱而楕音隋綅纖且長如醉方瘖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艸樹聲空趒輕瞥肰而亾或隱蔥隙或豁篁瑞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螫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肌而游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螫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蔥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倣柔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螫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禽暴

冬十月余視穫于甫里旱苗離離年無以揕憂傷盈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吔曰鳧鷖也其曹皴天下而蓋田所當之禾又蹂穗而後亾曰得無弋羅者捕而秏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櫟音擇聲撕音西塗枝叢植于坡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售於射鳥兒盜與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絶莽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僂人之稻粱余曰嘻失馭之民化而爲盜關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會古聖人歐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之物乎俾生靈之痡從乎盜從乎饑吾不知安用馭者爲

記稻鼠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常時汙坳沮洳者埃壒坌勃櫂揖支派者入扉牖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平聲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汲汲肰拯渴不暇僅得葩坼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羣鼠夜出齧而僵之信宿會始盡雖廬守版擊敺而驅之不能勝若宵

督戶責不會者不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械束楊楚箠本肌體者無壯老吾聞之禮曰迎貓爲會田鼠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後與物有時而暴與政有貪而廢與國語曰吳稻蠬不遺種盈吳之土鼠與蠬要伺其事而劾其力纖其民與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斂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亾汝適彼樂土況乎上捃其財下啗其會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徙聚徒而爲盜何哉春秋書螽生大有年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學春秋者又親蒙其戮於是乎記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偏有古止焉高可四望余將升之以眺遠舒

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仜有蛇巨如幷缶而白忤之能爲祟不利人甚矣宜無往余取酒沃其丛告之曰物之生而白者犬雞牛馬而已其餘則老而白狼狐兎鹿烏雀燕雉龜蛇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眊昏倒不能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于从物老而鱗毫羽甲亦白而後有靈非以聖賢存乎上德光被于下則不爲之出出災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唯蛇不在瑞典雖狀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姥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志怪者災曰自狀多穴老墳窾大木要野虺盤肩鱷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蒼眩淫巫倚之彈絲瞑目歌舞其妖怛駭其惑攷鼓用幣僭冒其上歲時奔走罔

天地之閒寒而蟄暘而升能無勞乎誠從吾居而宴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齪齪如是邪取酒沃其丛告之曰物之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噓雲而乘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觀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窟蝡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邪今爾苟容於覊泠之閒唯泥沙之是拘唯蛭蝡之與徒牽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餘是同吾之形與吾之樂也狎於人咱其利有扼其喉戕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乎又何誘吾納之陷穽邪爾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爲夏后氏之臨

哀茹筆工

天與之肱力何緜緜耕不能耒漁不能船截筠束毫既勝且傻晝夜今古唯毫是鐫爰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精麤枉價高下鑿鑿又牙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一把編如簉窣汝實助也我書奇奇渾元未衰唯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兎千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鋩縉觚獄辭圓而不流銛而不敧枉握方染亦茹之爲斷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嫻吾寧不悲

笠澤叢書卷三

唐陸龜蒙篤

海昌許槤校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冥頑亦知唏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怨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梧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匄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閒不過羹菓石則記之聲節槩則傳之觸類而長之則銘之簡澹散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與非與生過聽德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葢漢代諸儒爭篡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爲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爲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是非聖人旨也益出於周公諡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于長孟堅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爲經以書春秋爲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乎已有事于太廟仲子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太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論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敍事邪引左氏傳語徵左氏敍事悉謂之春秋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非周公之法所及

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小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云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何易之繁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帝庸作歌皋陶乃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耶虞之辭比事春秋敘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之辭禮樂之辭非文耶孟軻之辭非文耶太[元]史公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云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肰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太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麤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壝垣庸爪而自矜於堂奧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于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或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象耕鳥耘辨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與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乎肰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辨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坡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沒淊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太勞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淊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太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肰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益聖德有時而不得耶孟子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歐之使合於道人其從吾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記錦裾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裾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裾一條幅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有鶴二十翥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孥蘸背有鸚鵡聳肩舒尾與鶴數等又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樸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鎖結互以相帶有若駿霞殘虹流煙

墮霧春艸夾徑遠山戲宕壞牆古落石混秋水印丹漬上
暈漏蘂粉塗染盤紆環瑣雲隱涯岸濃淡霏拂靄抑其
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介畫一一有本
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裒用繒綵下制綫
尙如舊雨剪皆解散蓋坼滅零落僅存此故目縱非齊
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者
復何人哉因筆之爲詞繼于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焉

蠙志

蠙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
雄太園詞晉春秋勸學等篇攷於易象爲介類與龜與
龍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菊行者與參於藥

錄會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記其爲蚑
子雲譏其蹂以爲郭索後蜎而已蠙始窟穴於沮如中
秋冬交水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
魁肰後從其所之早夜候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蕩承其
流而障之曰蠙斷音短蚑音企其之江之道焉爾肰後奔紛
越軼遲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淺大於舊自
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遲去
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俚謂突
嗚呼穗而朝其魁不逝於義邪合沮洳而之江滸自殘
而趨者不逝於智邪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
孟軻荀揚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

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氏聖人之瀆
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舍沮洳而求瀆由瀆以
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小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夫
蠙

送戾道士還太白山敘

戾生名彤嘗舉進士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
云載貢於有司藝不中度帷薄點齷齪不與世合去入
老子泠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雍西南梁州
之地苦寒霜雪恆積雖夏五六月赫日在上羣峯若焚
我獨皓肰玉竦巖壁澗谿之木不不數百年不能爲材及
其堅良又不與他等民乘是氣皆壽而不衰別養生者

安能奪卵行矣子姑務乎仁無以山寒白歎則吾亦信子之壽矣

送豆盧處士謁宗丞相敘

龜蒙讀揚雄所爲書知太園準易法言準論語晚得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軌範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於西漢末屬莽賢用事時皆進符命取寵雄獨嘿嘿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芭從之受太園法言而已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開修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亾文中子沒門人歸于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太宗每歎曰魏徵敎我功業如此恨不使文中子書不絕于口率弟兄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龜蒙曰吳中兵荒來人不足犬豕之貪安能遂退藏邪吾從子相天子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有丞相炎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內外有德於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乎昔丞相未升甲科時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無他圖莊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年纔出弱冠龜蒙幸得參游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於詠歌及丞相爲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閒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十幀未嘗干東諸侯門故沒沒無一人道著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羣材立清廟丈人承閒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以小謝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邪因丈人之行敍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貞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櫜而書之用以爲送

櫜說五首

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敎之以鳥工龍工藥浴注豕而后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怪誕如是是不敎人以孝道敎人以術免也故堯使勖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舜壻于天子頑嚚嫂傲者猶不畏之又從而殺之邪且郃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尚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郃棄爲稷官烝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

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韅繫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銜楷師呼瞽子結韅而登席漢廷尉爲王生結韅韅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以之鳴呼古之制以者十九奚韅帶之足云

柳下惠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祝牛宮詞 并敍

冬十月耕牛爲寒築宮納而皁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余勉之而爲之詞云

四牲三牯中一云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地不敢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及數上繙蓬茅下達宮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訛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問吳宮詞 并敍

甫里之鄉曰吳宮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非夫差所幸之別館耶披圖籍不見其說詢故老不得其地其名存其迹滅悵然興懷古之思作問吳宮詞云

彼吳之宮兮江之那涯棹道盤盤兮當高且斜波搖疏兮霧蒙箔菌荅國兮鴛鴦家鸞之簫兮蛟之琴駢筠參差兮界絲密讌曲房兮上初日月落星稀兮歌酣未畢越山叢叢兮越谿疾美人雄劒兮後先出火姑蘇兮沼長洲此宮之麗兮留乎不留霜氛重兮孤楝曉遠樹扶疏兮愁煙悄眇欲撫愁煙兮問故基又恐愁煙兮摧白鳥

迎潮送潮詞 并敍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菊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淑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軋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溉及物之功甚鉅其贏肚遲速繫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舍之則嘿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亂而感之作迎潮送潮詞二首聊寄聲於騷人之末云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漁箔短遠岸浸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細浸幽岸兮款柴門寂莫流連兮依稀舊痕濡腴澤槁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千渾元 右迎潮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淙中流兮紅瀾瀾江哉蒼兮與蓼枯北風騷牢兮愁煙以孤大幾望兮微將晦翳睨瀲溶兮斂眸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濯驅生塵兮楫有衣帳潮之還兮吾猶未歸 右送潮

唐陸龜蒙

海昌許槤校

歌詩

二遺詩 并敍

二遺者何石枕材琴薦也石者何松之所化也化於何越之東陽也東陽多名山就中金華爲最枝峯蔓嶝秀氣磅礴數百里不啻而神僊登臨草木芬怪永康之地亦蟬聯其間中饒古松往往化而爲石盤根大柯文理曲折盡在好事者得而致於人間以爲耳目之異太山羊振文得枕材趙郡李中秀得琴薦皆茲石也咸以遺余余以二遺之奇聊賦詩以謝

誰從毫末見參天又到蒼蒼化石年萬古清風吹作籟一條寒澗滴成穿閒追金帶徒勞恨靜格音各朱絲也可憐幸與野人俱散誕不煩良匠更彫鐫

鵾鵾詩 并敍

客有過震澤得水鳥所謂鵾鵾者貺余黑褐青脛碧爪丹嘴嘴張救切鳥喙也色幾及頂質甚高而意卑猒畏人余極哀其野逸性又非能以招累者而囚錄籠檻逼迫窗戶俛啄仰飲爲活大不快眞天地之窮鳥也爲之賦詩擬以自釋意

放牛歌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鄰肩抵尾乍依偎橫衣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塹無端入背上時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煙火微茫濕

水鳥歌

水鳥山禽雖異名天工各與雙翅翎雖巢吞啄卽一例游處高卑殊不停則有脊皴普皮切爪戟勁立直睨者擊搏挽裂腦膛腥如此等色态豪橫脅身往往凌青冥爲人羈絆取材力韋韝綵綴縣金鈴三驅不以鳥捕鳥矢下先得閒諸經超狀可繼義勇後恰似有志行天刑鷗

聞鶴散雨自遂意思不受人丁寧今朝倚檑寒江汀春
鉏翡翠參鵁鶄孤翹側睨鱉滅沒未是卽宵馴軒楹婦
女來襟偎佞舌始得金籠日提挈精神早榮背人飛冷
抱蒹葭宿煙月我與時情大乖剌祇是江禽有毛髮殷
勤謝汝莫相猜歸來長短同羣活

雨夜歌

屋小茅乾雨聲大自疑身著蓑衣臥兼似孤舟小泊時
風吹折葦來相佐我有愁心無可那纔成好夢剛驚破
背壁寒鐙不及螢重挑卻向鐙前坐

食魚歌

江南春早魚無潔歲晏未曾腥鼎今朝有客賣鱸魴
手提見呼切兒春取紅蓮來輕重相當加
十倍且作吳羹助早餐飽臥晴檐曝寒背橫戈負羽正
紛紛祇用驍雄不用文爭如曉夕謳吟撓好伴滄洲白
鳥羣

刈穫歌

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旱稻纔遮畝茫粒稀疏熟更輕
地上禾頭不相拄我來愁築心如堵更聽農夫夜深語
凶年是物卽爲戕百陣野鳧千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
十穗蕭肰九穗空敢言一歲囷倉實不了如今朝暮春
天職誰司下民食苟有區分空析析本作耕耘意若何
仁義所疾唯狙詐上誦周孔書沈溟至酣藉鼠無致君
蠹多蒹教食人食古者爲邦須蓄積魯飢尚責如齊糴
術堯舜馳上下鼠無活國方頗牧齊敎化蛟龍仟乾坤

雲雨終不借羿臂凍如囚徒勢誇善射才能詣箕斗瓣
可移嵩華若與眇輩量飢寒始相亞長吟倚清瑟孤愼
生遙夜自古有遺賢吾容徧稱謝

記事二首

本作漁釣徒心將遂疏放苦爲衣會累未得恣閒暢忝
年十二月身往霅谿上病裏賀豐登雞豚餉藠韭
十山雪凝冽不可向瘦骨倍加寒徒爲孱翁繢晴來露
青靄萬仞欽壽丈臥恐玉華消時時推枕望雖狀營衛
困亦覺精神王把筆強題詩麤言瑣怪狀吳興鄭太守
文律頗清壯鳳尾與鯨牙紛敝落新唱緘書寄城內唐
突無以況料峭采蓮船縱橫簸天浪方傾謝公酒忽值

莊生喪鄭員外仁規是年受代俄喪偶嘿嘿阻徽音臨風但惆悵春歸
髒子浪切平生樂篇翰至老安敢忘駿骨正牽盧園文終
覆醬嗟今多赤舌見善唯蔽謗忖度大爲防洶容寔作
量圖書筐篋外閱眼皆賸長餓隸亦勝無薄田家所仰
稍離飢寒患學古眞可強聖道庶經營世途多踉蹡靳
聞天子詔復許私醞釀趣音促使春酒材呼兒具盆盎宵
長擁吟褐日晏開書幌我醉鄉可還陶狀是元亮

孤雁篇

我生天地間獨作南賓雁哀鳴慕前侶不免飲啄晏雖
蒙小雛亂未脫魚網患矧是婚禮須憂爲弋者篡晴鶩
爭上下意氣苦陵慢吾嘗嚇鵝雛爾輩安足訕迴頭語
晴鶩汝會腐鼠憒無與鶵駒羣戀短豆阜棧豈知灘湘
岸葭蒹蘋萍間有石形狀奇寒流古來灣閒看麋鹿志
了不斐匏泰世所重冠巾何妨野夫卉騷人詮蕙芷易
象取陸蒐漆園逍遙篇中亦載斥鷃汝唯才性下嗜好
不可諫身雖慕高翔冀壤長盼盼或闡通鬼魅怪巢立
可解碧蕨書尚存寧容恣妖幻碧蕨周禮秋官司寇下碧蕨氏掌殺天鳥之巢

碧鄭司農讀爲擗又他歷反蕨讀爲厥之蕨謂鷹也

南溟漁父

余方任疏慵地僻卽所好江流背邨落偶往心已嫿力報切田家相忝逢岑寂且縱傲出戶手先節見人頭未帽
南溟有漁父往往攜稚造問其所以漁對我眞蹈道吾
初籍魚髓重卉至千老窟穴與生成自狀通盡奧孜孜
戒吾屬天物不可暴大小參忝留候其孳養報終朝獲
魚利魚亦未嘗耗同覆天地中建仁孳覆燾余覩爲政
者此意諒難到民皆糾挼求莫冇興愍悼今年川澤旱
前歲山源潦牒訴已盈庭聞之類禽噪譬如蔡雞驚豈
不容乳抱孟子譏宋人非其揠苗躁吾嘉漁父旨雅叶
賢哲操儻遇采詩官斯文誠敢告

丁隱君歌 并敍

隱君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舉讀老子莊周書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唐龍泓洞之左右或曰憩館目別業在深山中非得得行不可適到其下畜妻子事耕稼如常人余嘗南浮桐江途而詣龍泓憩館獲見綸巾布衣古而意澹好古文樂聞歌詩見待加厚因曰他時願爲山中僕丁笑而不應問之年曰七十二當咸通丙戌歲逮今十四年矣雷平道士葛參寥話與翰之熟至今齒髮不衰氣力益壯疏繁導蒙灌溉劉劑皆自執緩缶斤斸輩升高望遠不啻履平地時時書細字作文紀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靜取琴彈之奏雅弄一二而已少睡寡言語與人相接禮簡而情至周旋累年未嘗有罷倦之色不唯疾病也非養生之效與又不見有所服餌或問之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有何物余始嘉其遯世又聞其老而益精又說其治心修身之說孔子所謂樂而壽者斯人也與既樂而壽則仁智充乎內充乎內者非有德者與有德而不耀於世者非隱君子與乃作丁隱君歌以寄其聲云

華陽道士南游歸手中半卷青蘿衣自言逋客持贈我乃是錢唐丁翰之連江大抵多奇岫獨話君家最奇秀盤燒天竺春筍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艸堂暗引龍泓潛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往往兒童棲猱猴

太歲猖狂有黃寇官軍駭散無人鬥滿城奔逝翰之閒只把枯松塞圭竇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今來利作采樵客可以拋身麋鹿群丁隱君丁隱君叩頭且莫變名氏卽日要尋丁隱君

鶴媒歌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臥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開靜立如無事清唳時時入遙吹裴回未忍過南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梳翎宛若相逢喜祇怕纖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乍低昂注定當胷流一矢媒歡舞躍勢離披似詡功能遜琴兒雲飛水宿各自物妬侶害羣猶爾爲而況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眞可畏

唐陸龜蒙　籧

詩

彼農詩

世路險巇淳風蕩除彼農家流猶存厥初稟烏而席茨爲而居首亂如葆形枯若腊大耋既齠童子未齔音魚以負以載悲嬪悉鉏我慕聖道我眩古書少倦於學時游汝廬有飯一盛莫鹽莫蔬有稊一緹不櫟不樵所謂飢寒汝何遑與

禹貢厥田上下各異善人爲邦民受其賜太平西成野有遺穗今夏尚歌畢泰亦地潤其聖內概欠熙二退輸弱收垂戝殘廢替可謂棄其本而趨其末舍其大而從其細也詞猶未已色若媿恥於是墮者止偃者起

江墅言懷

病身兼辟子田舍劣相容迹其公卿絕貪須稼穡供月方行到閭霜始近來濃樹少栖禽樓邨孤守犬重汀洲簇晚弋籬落露寒春野弁敲還整家書斫又封杉筐空夕照窗戶憶疏鐘南北唯聞戰縱橫未勝農大春雖苦學叔夜本多慵直使貂裘敝還堪過一冬

自和

命既時相背才非世所容著書糧易絕多病藥難供夢爲懷山數愁因忌酒濃鳥媒星不一魚蹇下仍重晚析蓑兼褐晴簷織帶春著蘚分水味標石認田封此地家

三戶何人祿萬鍾卿當貴金宂任輕農把釣竿初
冷題詩筆未慵莫憂寒事晚江上少嚴冬

閒書

病學高僧置一牀披衣纔覺即焚香開階雨過落花潤
小簟風來蟲葉涼南國羽書催部曲時黃巢圍廣州告急東山毛
褐傲羲皇升平間道無時節試問中林亦不妨

新秋

月夕客有自遠來相尋者作吳體二首以贈

風初寥寥月乍滿杉篁左右供除滿因君一話故山事
悵鶴互應溪谿聲雲門老僧定來起白閣道士遙相迎
人間利機日夜慈悼嘗欲歸巖下行
夢聞遠客訪良夜狀病起生倫市酒清談白紵思悄悄

玉繩銀漢光離離三吳煙霧露且如此百越瑣費來何時
林端月月落未落強慰別情言後期

獨夜

新秋霽夜有清境窮檐病客無佳期生公把經向石說
而我對月須人爲獨行獨坐亦獨酌獨翫獨吟還獨悲
古稱獨立與獨步若比羣居終較奇

寄吳子華融

一夜秋聲入井桐數枝危綠怕西風霏霏晚砌燈華上
浙浙疏簾雨氣通君督輸蹏名未了我依琴鶴病相攻
到頭江畔從漁事織作中流百尺綆

螢

肖翹雖振羽眄促盡疑冰風助流還急煙遮點暫凝不
須輕刻宿纔可亂孤燈莫倚隋家事曾煩下詔徵

蟬

祇憑風作使全仰柳爲都一腹清何甚雙翎薄更無伴
貂金換酒幷雀畫成圖恐是千年恨偏令落日呼

秋熱

自昔秋捐扇今來意未衰殷勤付采渥漸遲待清吹午
氣朱崖近宵聲白羽隨總如南國候無復婕妤

中秋待月

轉缺霜輪上轉遲好風偏似送佳期廉斜樹隔情無限
燭暗香殘坐不辭最愛星闌翻間北里漸看星落失南維

何人爲按清涼力未似初圓欲午時

憶白菊

稚子書傳白菊開西城相滯未容回月明階下窗紗薄
多少清香透入來

重憶白菊

我憐貞白重寒芳前後叢生夾小堂月朵暮開無絕豔
風莖時動有奇香何慙謝雪清才詠不羨劉梅貴主妝
更憶幽窗凝一寤夜來郵落有微霜

別墅懷歸

水國初冬和煙天南榮方好背陽眠題詩朝憶復暮憶
見月上弦還下弦遙爲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

何人壽我黃金百買取蘇君負郭田

東谿滄溟百里餘沿江潮信到吾廬可中家在蓬山下

一日堪憑雨寄書

郊中野望

抱杖柴門立江郊日易斜雁寒猶憶侶人病更離家短

鬢看成雪雙眸舊有花何須千里外卽此是天涯

寄淮南鄭書記

記室千年翰墨孤唯君才力似應徐五丁驅得神功盡

二酉搜來祕檢疏煬帝驅檣習澤國淮王箋奏入班書

清詞醉艸無因見但釣寒江半尺鱸

水國詩

水國不堪旱斯人生甚微直至蒹葭少敢言魚蠏肥我

到荒郊無食啗對案又非粱謝覽況是乾苗結子疏歸

時祇得藜羹糝

移石盆詩

移得龍泓澈灩寒月輪初下白雲端無人盡日澂心坐

倒影新篁一雨竿

石竹花

曾看南朝畫國姓古羅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金錢鬥

買卻春風是此花

人日代客子是年人日立春

人日兼春日長懷復短懷遙知雙綵勝併在一金釵

唐陸龜蒙　篤

詩

自遣詩三十首　并敍

自遣詩者震澤別業之所作也故疾未平厭厭臥田舍中農夫日以耒耜事相賀至夜分不睡則百端興懷攪人思益紛亂無緒且詩者持也謂持其情性使不暴太因作四句詩累至三十絶絶各有意既曰自遣亦何必題爲

五年重到舊山邨樹有交柯愧有孫叟感卞峯顏色好曉雲纔散傻當門

雪下孤邨淅淅鳴病魂無緒漉來清心脩祇待東窗曙長魄寒雞第一聲

多情多感事難忘祇有風流共古長座上不遺金帶枕陳王詞賦爲誰傷

甫里先生未白頭酒旗猶可戰高樓長鯨好鱠無因得乞取鱸鱸作釣舟

花瀨濛濛紫氣昏紫花瀨在顧渚步水邊山曲更深邨終須揀取幽栖處老檜雙成便作門

陰洞曾爲采藥行冷雲凝絶烟微明玉芝敲折珊瑚墮合有眞人上姓名

長欵人間鬢易華暗將心事許煙霞病來前約分明在

藥鼎書囊便是家　醞得秋泉似玉容比於雲液更應濃思量北海徐劇客

枉向人間號酒龍

羊侃口旱口汗二切多應自古豪解盤金稍異置纖纂縱此事

教雙得不博貂田二頃苗

偶肰攜稗看微波臨水春寒一倍多便使筆精如逸少

嬾能書字換羣鵝

昔聞莊叟迢迢夢又道韓馮冉冉飛知有姓名聊寄問

更無言語挹斜暉

雪優春事太無端舞急微還近颯寒應是也疑貞女怪

數尺遊絲墮碧空年年長是惹東風爭知天上無人住

亦有春愁鶴髮翁

誰使寒鴻意緒驕雪餘山晚動情慘亂和殘照紛紛雖

應索陽和次弟饒

古往天高事渺茫爭知靈嫉不淒涼月娥如有相思淚

祇待方諸寄雨行

本來雲外寄閒身遂與貂雲作主人一夜逢風愁四散

曉來零落衊衣巾

淵明不待公田熟乘興先秋解印歸我爲餘糧春未去

到頭誰是復誰非

雲擁根株抱石危斲來文似斐蛟螭幽人帶病潮朝起

祇向春山盡日敲

月澹花閒夜已深宋家微詠着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

露溼清香獨滿襟宋玉有微詠賦

南岸春田手自農往來橫絕半江風有時不耐輕橈興

暫向蓬山訪洛公

賢達垂竿小隱中我來眞作捕魚翁前谿一夜春流急

已學嚴灘下釣筒

水國君王又姓蕭風情猶是冠南朝靈和殿下巴江柳

十二樓前昔翠條

強梳蓬鬢整斜冠片燭夜思闌天意最饒惆悵事

單栖分付與春寒

無多藥圃近南榮合有新苗次第生移子不如名品上

恐隨春艸鬥輸贏

一派谿隨若干流春來無處不汀洲滿潤未碧蒲猶短

不見鴛鴦正自由

山下花明水上曛一橈青艸綠紋紋何須屬鄂君

妍華須是占時生準擬芙扉不近情佳麗幾時醫不細

荆王辛苦致宮名

妃女精神似月孤敢將容易入洪鑪人間縱道鉛華少

婕妤新篁未宵無

貞白求丹變姓名主恩潛助亦無成庾家竟換梁天子

王整徒勞作外兵

春雨能膏艸木肥就中林野碧含滋唯餘病客相逢著

一夜寒聲減四肢

閒吟

閒吟料得三更盡始把孤鐙背竹窗一夜西風高浪起

不教歸夢過寒江

野井

朱閣前頭露井多碧桃花下美人過寒泉未必能如此

柰有銀餅素縋何

南征

丞相南征定有無慕中誰是騁良圖遙知賊膽縱橫大

繞帳生犀一萬株

北渡

江客柴門枕浪花鳴機寒艣任嘔啞輕舟過處眞堪畫

驚起鸕鷀鷺一陣斜

早行

冰寒孤櫂觸天文直似乘槎太問津縱使碧虛無限好

客星名字也愁人

夜泊聞栖鴻

可憐霜月暫相依莫爲衡陽趁隊飛同是江天寒夜客

羽毛單薄稻粱微

笠澤叢書卷七

笠澤叢書卷八

唐陸龜蒙撰

補遺

海昌許槤校

說鳳凰諾

或問余曰鳳凰諾爲何等物圖鄂書鄂對曰余之所聞自晉訖於梁陳以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爲王則開府辟寮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啟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宥臣下之奏曰可鳳凰則所諾之箋文也絳縠肰繖與繪莫昀知既冒其行必有裹

微涼賦　戊戌七月作

椒梧既謝（越椒圖梧）屈原增傷蔆先雁戒柳後蟬荒日落溪宮十四等皆爲麗絕雲愁大澤九百里盡欲飛揚暑退未退宵長未長衡寶階以尋冷當綺疏而搖香颯颯拂悄悄悵悵省園扇以搖清泥瑤琴而汎雅石穩將臥節輕欲把沈尹見王筠佳詠不覺書之謝傅感桓伊哀筆無蝓渹下單栖悟早共賞情多應從遠壑定降明河病樹一枝度日空懷越奏輕颸十幅乘秋好唱湘歌殷浩休談楊園自棄粉初潰而題媚塵適消而畫古正枉安櫺館裏寂莫饒潘暫登酸棗堂時淒涼付庾潛生累被暗著金樓銖銖減瘢斜斜量愁草園者逐貧無暇梯或倚鄂岑之餘冷猶枉江令之牖醒初起道氣全爽雜情偏駛許玉斧神超碧落仰接應難成花君怨別青宮追傷未已

秋蟲賦

附者結客而游暮雨陵邊有魂主帝聞之樂夕陽池上有蔡姬曾蕩之舟恨鎖疏煙襟披遠水露挂方潭風篁敗空太息於繁聲俱霑品彙共費生成穴陰階而負固抱枯蘚以圖榮退無力役進不爭名體宵翹而易動音鳴咽而難平淚宮淚迸逆旅魂驚香殘漏永月晃樓明謝臨川行樂微吟應侵古調劉超石登陴坐嘯更裹餘

清唧嘆懷讒悽嘶往懇縷急如斷絃幺欲怒或自奇而不屈或相先而益妬亦有騷客裁錄詞人暫賦已矜昨下之光輝遽笑艸間之霜露悲夫病枕潛移愁屏屢顧耿耿宵寥悠悠遠趣朱雲沒後方知直氣無前馮衍歸來始歎高才不遇

塵尾賦

謝文靖桓霊武王東亭郤北府相與叩易論園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賾中稽道德之祖理窟未窮詞源漸吐支上人者浮圖其形左擁竹杖右提山鈴於焉就席兀若潛聽俄而齧缺風行逍遙義立不足稱奇才能跂及公等盡矚當仁咸云俯拾上人乃攝艾納而精爽捉犀柄以揮揖天機發而萬物張大壑開而百川入嗟乎世路崎嶔藏譎掩瑕陽矜莊而靜嘿暗奔競而喧譁貞楳枳棘奥旨泥沙雖肰絶代清談容置此那同王謝家

郁李花賦 乾符三年作

試問花翁得郁李之春叢移來砌下出自山中長霑澗雨迴灑巖風曾不得次玉堂而展低鑑承畫閣而逞微紅虛枉芳菲之數徒干造化之功弱植敢危繁枝發積

未佩桃笑敢連仁於一日雖家風未泯而世德將衰門等聿平材兼魏郎激清芬而鎮俗追雅望於圖形荀勗乃天下表儀裴秀爲朝端領袖朱輪十乘紫帶千篇炳若星辰煥乎竹帛俯觀圖牒謬辱係諜五鼎肅條睠書客落漆工酒保幾欲沈淪故粟空屢瞻攜扪劉超劉毅俱無儋石之儲許邁許詢共有山林之志思蠶坏以遁跡倚樹而吟師道氣於龜陽敏兵鈐於魚腹窟年學圃不遇白駒隔日伏疢未逢黃鄧止則蔑膳艾席行則葛屨柴車仲宣方慨於基栎叔夜遂耽於鍛竈既而艸知晦朝未讓榮枯因推墨別爲三始悟儒分至八何晏之言道德不及王生鄭玄之注春秋才同服氏初陳援

概漸入精微按桓範之智囊掘張憑之理窟遺其耳目
肰後謂之聰明差若毫釐烏足言夫大小加以病唯門
蝗力止戡蟬簾幃非翡翠之榮鍾鼓豈爰居所樂遂求
衡汲毘灸切聊以栖遲建一畝之宮忝稱儒者置十金之
產雖叶中人曼子以嘲塵可容曹公以泥水自蔽羅含
宋玉常戾止於荊蠻蕭相武侯亦潛居於隒陋楊德祖
家唯弱柳殷仲文庭只枯槐馮衍蕪辛繁欽茁碧復有
稻名半夏藥號恆春長榆亦降星精脩竹乃生雲母潘
尼館裏嘗聞柰素瓜甘庾信園中亦話棗酸梨酢且故切
竊觀流訛雖尚清風今古攸同聖賢何遠武仲游於沛
澤伊尹耕於有莘予欲無言回不願仕神交六位方爲
一卒之田賤不容憂貧唯可賀冥心而肰姑務藏疾卷舌
而誰能擊惰爭先敢脫乎牛車自給力營於馬磨噫秦
時亾命竟作帝師吁漢末遺臣皆稱王佐吾焉用此僕
病未能蕆合歡求解恚之力餌陟釐明攻冷之徵悲少
歌於趙壹喜長嘯於孫登萬古騷人遠追乎橘浦百金
漁事近出於松陵亦慕偷桃還憐嗜芰何悲尺蠖之屈
未損丈夫之志投簪隱几聊忌夷甫談園搦札濡毫恥
效文通奏記夫靜者躁之君名者實之賓進不參於多
士退宜遑乎逸人頌厥土之三壤託高風於四鄰纔裕
燥溼稍遠囂塵以日繫時且復窮乎學史窗池種樹正
欲類於齊民室乏崇垣墻非縮版固坎窗以爲溫藉蒙
籠而衷限孟戒無是非之心阮通能青白之眼龜牀鹿
幘詔招隱兮何遲橡飯菁羹笑謀生之太簡是知名安
可鈞筆不堪耕有白鳳之才乃先爲誓客有彫龍之辨
肰後爲狂生雄自投而幾奴禰動妄而將行外嬰方施
略點八十處下問得犁塗之義徐聽閒憩怒之詩既已
逢原遂成擣輸非因授簡竊擬題鞭不能粉飾大獻且
用園黃樗說詒於好事希逢得意而傳責以壯夫廿受
子雲之笑賦云
泰伯句吳通侯舊里地接虎丘門臨鶴市比顏巷兮非
陋方賜牆兮猶峙樂令有名教之樂兮以仁行莊生乃
道家者流咸從達起彼既得矣余何謝焉欲神游於浩
氣汰天隱於遺編魯仲孫衣止七升之布欒武子食無
一卒之田賤不容憂貧唯可賀冥心而肰姑務藏疾卷舌
而誰能擊惰爭先敢脫乎牛車自給力營於馬磨噫秦
時亾命竟作帝師吁漢末遺臣皆稱王佐吾焉用此僕
病未能蕆合歡求解恚之力餌陟釐明攻冷之徵悲少
歌於趙壹喜長嘯於孫登萬古騷人遠追乎橘浦百金
漁事近出於松陵亦慕偷桃還憐嗜芰何悲尺蠖之屈
未損丈夫之志投簪隱几聊忌夷甫談園搦札濡毫恥
效文通奏記夫靜者躁之君名者實之賓進不參於多
士退宜遑乎逸人頌厥土之三壤託高風於四鄰纔裕
燥溼稍遠囂塵以日繫時且復窮乎學史窗池種樹正
欲類於齊民室乏崇垣墻非縮版固坎窗以爲溫藉蒙
籠而衷限孟戒無是非之心阮通能青白之眼龜牀鹿
幘詔招隱兮何遲橡飯菁羹笑謀生之太簡是知名安
可鈞筆不堪耕有白鳳之才乃先爲誓客有彫龍之辨
肰後爲狂生雄自投而幾奴禰動妄而將行外嬰方施
略點八十處下問得犁塗之義徐聽閒憩怒之詩既已
逢原遂成擣輸非因授簡竊擬題鞭不能粉飾大獻且
用園黃樗說詒於好事希逢得意而傳責以壯夫廿受
子雲之笑賦云
泰伯句吳通侯舊里地接虎丘門臨鶴市比顏巷兮非
陋方賜牆兮猶峙樂令有名教之樂兮以仁行莊生乃
道家者流咸從達起彼既得矣余何謝焉欲神游於浩
氣汰天隱於遺編魯仲孫衣止七升之布欒武子食無
落冥鴻竊慕王喈咎懇於芳辰美景淡符謝眺晉連於
明月清風得不分倚岸而飾荒臺輟金錢而營佳樹蓐
絲兮欲縈千里艸帶兮初圍十步贖垣抱碧無非海髮

山衣暗坐飄香盡是松肪桂露加以籬邊種菊堂後生
萱覆井之新桐乍引臨窗之舊竹猶存花妨過帽柳礙
移門朦太而雲遮絕洞樵歸而水繞孤邨遇景消搖就
魚鳥之性樂開襟散誕見羲皇之道尊早灌園泉屢游
經苑憂廢學而將落懼無文而不遠豹管闚羊岐忘
返捘束晳之亾缺補陳農之遺遺梁世祖府充名畫武
得奇蹤王子敬家賅羣書率多異本何嘗髣髴莫究分
毫徒羨玉杯珠柱上書名名之號美象格犀簟之為勞況乎
栖平蕪古木之地壯披褐擁鑪之事宜其捋合巾箱藤
交餅筒炊糠秕以為食割瓠匏而作器荷蓧而行據梧
而睡妖寧勝德休古賈詼承塵酔可金眞但舞王戎如
意貝洲鄙爾此外蕭朕姜肱則唯眠一被江革則遷雷
半甕望夫子之門牆乃過數仞額先生之履轍不啻雙
穿敬歎時而獨行聊攲枕視而返聽豈可浪發園關虛搖
譚柄夜將半而誰容月每旦而誰評太聲清言不屈孫劉
詎減於中軍善講無窮支許那輕於小令式抽易緒或
叩園端演精微於簡易消澹泊於圖艱澡如止水熒音測
若長竿與公督牛心者赴敵持麈尾者登壇交衢而矛戟
初利頓挫而風霜正寒賸與公雅對仲祖秀觀始信何才
當指地於丞相方知習健扒彌天之道安彼濩落而無
接猶疑斥鷃追飛羽獵相逢可謂蕪菁磨突

耒耜經 并敘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于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太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智不求命稱之義非揚子所謂如禽者耶余莊田野開一日呼耕叱耨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庭受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竪毛髮肰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淡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爲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媿於倉

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冶金而爲之者曰犁底曰壓鑱曰策頷曰犁箭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評音平聲曰犁建曰犁盤木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坡坡猶塊也起其坡者鑱也覆其坡者壁也艸之生火布于坡不覆之則無以絶其本根故鑱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鑱耒上利壁形下圓負鑱者曰底底初實于鑱中工謂之髓肉底之次曰壓鑱背有二孔係于壓鑱之兩旁鑱之次曰策頷言其可以捍其壁也皆貼肰戴自策頷達于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桯而穆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趨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又有槽形亦如箭焉刻爲級前高而後卑所以進退曰評音平聲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梏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揱乎軛也轅之後末曰梢中柱手所以執

耕者也轅取車之胷梢取舟之尾止于此平鑱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橢音墮底長四尺廣四寸底過壓鑱二尺策減壓鑱四十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唯槫純轅脩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太聲渠疏之義也散坡佥芟者焉爬而後有礰呼格反礫宅歷音虐焉有磟磱音壘毒焉自爬至礰礫皆有齒磟磱觚稜而已咸以木爲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

唐陸龜蒙　鄴

續補遺

送小雞山樵人歌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音門朝日行四十里過野步市日光福光福西五里得上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宰生小櫟樸檄皆薪材直吳之最北為助焉連茫廣袤不一其主為之疆畫互以相授自家至墓凡二百馬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里魚蝦雜之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

掌而供事日領及小雞之樵蚧也乾竹六年春帥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丘艑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朝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厭敗屋庭艸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為汝之利耶吾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東師人言國家用兵幣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迨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以來百役皆在亾無所容又水旱熒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

名為偷乎今子一場寬不給而責吾之深吾料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以不恨矣余欺之曰汝之書信也胡不嘗發於余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長其船兮利其斧輸余薪兮勿余侮登余山兮毀余廬突晨煙兮蓬樓縷窗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唯編是伍時不用

小雪後書事

時候頻過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蹙汀尚憾逢人別麥隴唯應欠雨眠愛擬結茅臨水去偷閑因行藥到郵前

鄰翁意緒相安慰多說明年是稔年

築城詞二首

城上一抔土千中千萬杵築城畏客虜城成人力苦莫歎將軍遍將軍要卻敵城高功亦高向命何勞惜

古意

君心莫澹薄妾意正栖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

美人

美人抱瑤瑟哀怨彈別鶴雌雄南北飛一旦異栖託諒非金石性安得宛如昨生為並蒂花亦有先後落秋林對斜日光景自相薄猶欲悟君心朝朝佩蘭若

感事

將軍被鮫函祇畏金矢鏃豈知讒箭利一中成赤族古來信簧舌巧韻淒鏘曲君聞悅耳音盡日聽不足初固

起毫髮漸可離骨肉所以賢達心求人須任目

贈遠

茱萸匣中鏡欲照心遲顦本是細腰人別來羅帶緩從
君出門後不奏雲和管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心期
廖中見路永蒐廖短怨坐泣西風秋窗月華滿

別離

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仗劒對尊酒恥爲游子顏蝮
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所思在功名離別何足歎

井上桐

美人傷別離汲井常待曉愁因轆轤轉驚起雙栖鳥獨
立銜銀牀碧梧風翛翛

門前路

門前向城路一直復一曲曲太日中還直行日暮宿何
処日中還曲遂荊棘開

引泉詩 睦州龍興老君院作

上嗣位六載吾宗刺桐川余來來拜旌戟詔下之明年是
時春三月繞郭花蟬聯嵐盤百萬髻上插黃金鈿授以
道士館置榻于東偏滿院聲碧樹空堂影老僊本性樂
凝澹及來叟虛園焚香禮眞像盥手披霊編新定山角
角烏龍獨巉岩朕除非淨晴日不見蒼厓顛上有挐雲峯
下有噴壑泉泉分數十汊落處皆崢潺寒聲入爛醉眄
破西窗眠支節起獨尋祇莊牆東邊呼僮具畚鍤立鑿

莓苔穿淵淙一泓墮練帶橫斜牽亂石拋落落寒流響
濺濺狂奴七里瀨縮到疏搥前跳花潑半散涌沫飛旋
圓勢束三峽挂瀉危孤磴懸留開瑤池漏亦灌朱神田
鬼伯弄琴慈鸞雛舞丹煙淩風振桂花隔霧馳羣船況
當園元家當著道德篇上善可比水斯文參五千精靈
若柱此冒惡微波傳不擬爭滴瀝還應會淪漣出門復
飛箭合勢浮青天必有學眞子鹿冠秋鶴顏如能輔余
志日使疏其源

素絲

圍客麗獨蘭詩人吟五綴如何墨子淚反以悲途窮我
意豈如是願參天地功爲綫補君衮爲紘繫君桐左右
脩闕職宮商選古風謠狀潔內心可與神明通

小名錄敘

天地萬物糠狀而生聖人居其中強爲之命揲或以形
或因其自狀天地取其義者也日月取其形若
也鳥獸因其自狀者也人既列氏賜族矣得不務嘉名
而記之蓋取嬰兒三月目能眴與人喜笑相畣因以名
分之以入生人之籍貴賤一也故傳曰子生三月之末
擇吉日翦髮爲鬌妻以子見於父執子之手咳而名之
夫告宰曰某年某日生宰告閭史書爲二其一獻於州
伯州伯命藏諸州府諸侯世子則名而告之廟爲宗主
也天子則告於郊見於天明當繼父承天也二十而冠

冠而字之表其成人也所謂名以立身字以表德也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昌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尼丘取於物爲假若伯魚鯉取於父爲類若子同與父同生日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也三代之時至殷尚質直以生日名之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太伯仲雍叔達季歷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鼻負芻之賤槀寇之強杵臼籧篨髡頑狂狡無忌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魯叔孫莊叔之敗狄也以虺豹名其子晉穆姜以絛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生又以千畝之戰命之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始兆亂矣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矣後皆退之爲諸侯之應也如此則吉凶悔吝於是乎皆在古人生而名長而行之尚存其樸也末世浮僞日生幼雖行於閨門長不達於州里故有官名小名之別苟不因事而載之則幼之名湮沒不聞於後矣彼吉凶悔吝何從而知之今自秦漢以來編而紀之至於神仙玉女之名婦人臧獲之字亦無棄焉及名涉怪奇近於圖讖者亦附於內謂之小名錄夫近者詳遠者略勢使然也其間遺落請竢博聞

笠澤叢書卷九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學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博游博歷湖蘇二郡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纂雖幽憂疾痛貧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藁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雠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爲輯補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蓧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畣曰堯舜

徽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楬衣敢不勤乎喈茶置園顧渚山下歲收茶租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爲致之初病酒再暮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梧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冥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裘舟輕不能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係其居云

後敘

進退取舍君子之大節唯循於道而不悖肰後無媿於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爲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于松江躬勞苦甘澹薄而以讀書攻古爲事所養者厚故其爲文氣完而志直言辨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循於道而不悖者耶世所謂叢書多舛謬衰既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正刊之于板俾覽者非獨玩其詞而已矣於其節將有取焉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毗陵朱夜記

跋

右笠澤叢書五卷唐甫里先生之所論著也先生既自號天隨子又自謂江湖散人其所著書有松陵集有笠澤叢而此獨入謂之笠澤叢書蓋以其叢脞細碎多補遺殘編肰起甲迄丁篇什不滿百復雜有待於後與先生出處大致已見唐書隱逸傳至於著問則爲文集敘宋褒則又爲文集後敘皆不出乎唐書所傳也嗚呼唐自懿僖以後不唯士氣卑靡文章亦衰時高下先生當此時憤鬱窮愁非肆情玩物特以貽之厚則發之深身之窮則言之鄙不能自達於廟朝之崇深又不能自暴著於天下四海隱釣荂下而山林江海放意乎虎谷蓴羹鱸膾容其身而先生牛衣之所呻吟鹿埒之所歎恨者竟爲流連光景陶寫性情之具故特以先王之澤屢大亂而猶存故雖一嘲一謔不忘愛國之誠傷今思古而作也自非其所造詣卓肰有見於六籍之醇全則亦何以臻此也嘻原距先生沒幾五百年門緒衰落既同編肰猶以世澤之所沾濡間見之所開沃蘇能自立於士君子之林私自惟念先生既深明春秋宜有論說肰當亂世學校廢經術息故其書不傳今朝右文既以書行於世而叢書雖板刻於宋元符閒肰而蕪沒久矣今院祀先生於吳下而其遺書若松陵集皮陸倡和皆已

刻之書院者將與好事者共之也夫先生之於經術學者既不見夫春秋之所討索者矣朕因叢書以推見先生之所學則其卓朕於道而可以刻之學校者夫豈區區隱淪之士而已哉至元仍紀元之五年歲在庚辰七月一日十一世孫憲原百拜謹題

跋

余與趙荊門同官金陵暇日爲余言曩宰松陵始末甚悉且喜其景物之美而風俗之尤厚也余以其年幸改秩遂承乏焉首詢耆老前此爲令之有遺愛於民者□□□□攀蹙異以告且云近趙君愛□□□□□□率貲刱驛路自南門直北夫□□□□壞者余又因名言爲君隨□□□□君書言余既修余廢以惠令人□□□□□□抑而未伸者子盡念之則□□□□□□□□□則□□□□□□□□□□□正且幷叢書之缺誤故也且餘禾川本□□刊之時方困板又縣治燬不能敝風雨小河久合疏導三橋日朽就隕與凡祠宇館驛類亾且甚日督理不暇給日視□□□因循未月君遺書緘脩始中有□□刊修費余既羨□君之暇裕而□□□不敢也乃請學職韓君公□□□君有才□□□其事以副本訂正一千餘字□□□□□□□見聞孜證一百餘字餘疑□□□□□□□□□□存之且求余跋語余因不敢□□□故書君諱善字國詔□□□□□□□□□九月□

日三山王益祥跋

跋

笠澤叢書四卷鄉先生唐陸龜蒙魯望墓其自敘云叢書者叢脞之書也歌詩賦頌銘記傳敘往往櫟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故稱叢書笠澤松江之名也宋元符庚辰蜀人樊開嘗刻是書金元遺山謂得唐人鋟本爲之校定豈遺山生長北方未嘗見蜀本與松江卽今吳江其地一名松陵魯望別有松陵集十卷都穆跋

跋

叢書近時鈔藏僅西江藏本竝宋蜀人樊開本蜀本甲集有樊敘一首又續補遺賦四篇又紀錦棗莊丙集迎潮詞莊丁集築城詞莊補遺中新城王尚書從溫陵黃氏借鈔西江本復得虞山毛氏寄本題語中亦縷及之顧蜀本至元閒杞菊先生重爲校刊流傳亦鮮余頃從吳中舊家獲至元本因正其譌脫謬誤者而付之開彫至王益祥跋語漶漫過多不復錄小名錄敘一首依王本增入庚申正辛亥仲冬江都陸鍾輝序川書

據校各本并參校姓名

宋樊　開刊本七卷補遺一卷今篇次悉依編珠唯五歌敘舊別別補遺中今从元本并置笳牛等五歌之前

元陸惠原刊本甲乙丙丁四卷補遺一卷篇次與宋本約別有重憶一首此本脫本與內重憶白菊一詩宋本作悼白

明吳　名鈔本無卷數末題嘉靖丁未五月錄于白悟軒

汲綆[口]藏本舊鈔卷首有[口]藏印記

朱彝尊校本影宋鈔少補遺一卷此本所無卷首有太史手校

何　煌校本影宋鈔後有續補遺一卷與本所無今據編入煌字仲子長洲人義門太史手校

郁　禮藏本字陛宣舊鈔分上下二卷前後篇數與陸鍾輝刊本同唯少末記經一篇元龍字

蔣元龍藏本舊鈔分上下二卷前後篇數與陸鍾輝刊本同唯少末記經一篇元龍字

鮑廷博緑飲歙縣

孫星衍淵如陽湖

吳騫槎客海昌

趙　魏晉齋仁和

吾　進以方海鹽

何元錫寢華錢唐

海昌許槤訂

汇淵散人傳　乃從宋本乃字　或笑曰各本句上有人字从宋本何本刪

天地大者也　蔣本天地下有之字　桂太虛錢本桂字無其可何本其字

爲霜雪　宋本蔣本何本爲字　潢洿宋本蔣本何本洿字

盡各本誤宋本蔣本虛作墟按墟虛通用虛墟即俗字義皆不合今从宋本何本刪

體肩本注古文品集作瑤散傳蔣本注古文品外錄作散誦

散人歌　鬢各本宇从何本野朴各本甚野从何本朴

用眾蔣本麤各本麤何本蔣本正按廣韻海中所生一名非宋本蔣本作麤从宋本太作無冠各本从宋本何本蔣本正雲各本誤容从宋本何本蔣本正

混各本渾从宋本客何本外物蔣本誤容物外持各本扶从宋本君宋本何本戰郁本占何本注一作戰責各本誤貴从宋本郁本正官家何本吾皇

甫里先生傳　古聖人書郁本無上三字蔣本注品分錄無聖字　遽各本字脫從宋本補　疾宋本元本補　病郁本何本作痛　暫宋本錢本作漸　凌蔣本鐫各本作陵從宋本何本改　鑠各本作爍從宋本何本改　簀各本作箦從宋本何本改　箱篋各本篋箱從宋本何本改　太手各本太下有干字從宋本何本刪　池各本作地從宋本何本改　步宋本作戶　不滅宋本一作將本字無　病痛何本作暫宋本錢本作漸　凌蔣本鐫各本作陵從宋本何本改　簀各本篋箱從宋本何本改　太手各本太下有干字從宋本何本刪　池各本作地從宋本何本改　步宋本作戶　不滅宋本一作將本字無　具各本無注從何本郁本蔣本補　堯聾微瘠各本作按准南子修務謝堯瘦瘠微黑禹胼胝文卜此　禹各本字從宋本何本刪　彼下有非字人下有郵字從何本刪　雀鼠何本作鼠雀　何如宋本錢本何本如何　茶蔣本作荼　彼聖人各本本荼下衍舜字從宋本何本刪　小各本字無從宋本何本補　顧渚山下宋本錢本無注　或立竈竈飲食之事各本竈字作場　以祀之宋本祀下有告字　舊何本作久　達于宋本脫于字　升斗各本斗升互從宋本何本乙　人閒宋本人下有之字　作各本誤詐從宋本郁本正　僅宋本近　室暗郁本作暗室　夜各本訛何從宋本錢本　彼聖人各本本荼下衍大字從宋本何本刪　功德何本脫德字　毅宋本下衍者字　暫各本作漸從宋本郁本　少何謝白　奩各本作匳從宋本何本　鴟各本作梟從宋本何本　虺各本作虫從宋本何本　大雞各本雞作鷄從宋本　羌宋本作羗　走畏恐後何本四字無　大宋本誤小　農從何本作慵　天下有下字郁本無上三字蔣本注品分錄無聖字　遽各本作遽從宋本何本補　疾宋本元本補　病何本作痛　暫宋本錢本作漸　凌蔣本鐫各本作陵從宋本何本改　簀各本作箦從宋本何本改　箱篋各本篋箱從宋本何本改　太手各本太下有干字從宋本何本刪　池各本作地從宋本何本改　步宋本作戶　不滅宋本一作將本字無　具各本無注從何本郁本蔣本補　堯聾微瘠各本作按准南子修務謝堯瘦瘠微黑禹胼胝文卜此　禹各本字從宋本何本刪　彼下有非字人下有郵字從何本刪　雀鼠何本作鼠雀　何如宋本錢本何本如何　茶蔣本作荼　彼聖人各本本荼下衍大字從宋本何本刪　小各本字無從宋本何本補　顧渚山下宋本錢本無注　或立竈竈飲食之事各本竈字作場　以祀之宋本祀下有告字　舊何本作久　達于宋本脫于字　升斗各本斗升互從宋本何本乙　人閒宋本人下有之字　作各本誤詐從宋本郁本正　僅宋本近　室暗郁本作暗室　夜各本訛何從宋本錢本　彼聖人各本本荼下衍大字從宋本何本刪　功德何本脫德字　毅宋本下衍者字　暫各本作漸從宋本郁本　少何謝白　奩各本作匳從宋本何本　鴟各本作梟從宋本何本　虺各本作虫從宋本何本　大雞各本雞作鷄從宋本　羌宋本作羗　走畏恐後何本四字無　大宋本誤小　農從何本作慵　天下有下字郁本無上三字蔣本注品分錄無聖字　遽各本作遽從宋本何本補　疾宋本元本補　病何本作痛　暫宋本錢本作漸　凌蔣本鐫各本作陵從宋本何本改　簀各本作箦從宋本何本改　箱篋各本篋箱從宋本何本改　太手各本太下有干字從宋本何本刪　池各本作地從宋本何本改　步宋本作戶　不滅宋本一作將本字無　具各本無注從何本郁本蔣本補　堯聾微瘠各本作按准南子修務謝堯瘦瘠微黑禹胼胝文卜此　禹各本字從宋本何本刪　彼下有非字人下有郵字從何本刪　雀鼠何本作鼠雀　何如宋本錢本何本如何　茶蔣本作荼　彼聖人各本本荼下衍大字從宋本何本刪　小各本字無從宋本何本補　顧渚山下宋本錢本無注　或立竈竈飲食之事各本竈字作場　以祀之宋本祀下有告字　舊何本作久　達于宋本脫于字　升斗各本斗升互從宋本何本乙　人閒宋本人下有之字　作各本誤詐從宋本郁本正　僅宋本近　室暗郁本作暗室　夜各本訛何從宋本錢本　彼聖人各本本荼下衍大字從宋本何本刪　功德何本脫德字　毅宋本下衍者字　暫各本作漸從宋本郁本　少何謝白　奩各本作匳從宋本何本　鴟各本作梟從宋本何本　虺各本作虫從宋本何本　大雞各本雞作鷄從宋本　羌宋本作羗　走畏恐後何本四字無　大宋本誤小　農從何本作慵

無釋字從宋本增慈宋本述記各本從何本　荏燕錫縣金華山各本燕作蒋從宋本　吳淞江各本松作淞下同　者宋本宋本何本何本增　龜各本龜從宋本靖本朱本　定已郁本定下有之字　事不傳各本脫久字　懷懷宋本郁本作懷懷　其生何本下有卿字　之神宋本宋本郁本之下有于字　以各本作其從宋本何本郁本刪其字也字　禦哉杆惠郁本禦下杆下有大字術字郁本作慷按禮祭義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此術字即術省意作慷非恒從宋本正　蹟何本作慷　曰各本字脫從宋本何本補　末何本形　遺各本遺從宋本宋本節　節何本作節　善郁本尚注一作善　之鴻各本之作一從宋本　蒋本注品分錄無聖字　事不傳各本脫久字　懷懷宋本郁本作懷懷　其生何本下有卿字　之神宋本宋本郁本之下有于字　以各本作其從宋本何本郁本刪其字也字　禦哉杆惠郁本禦下杆下有大字術字郁本作慷按禮祭義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此術字即術省意作慷非恒從宋本正　蹟何本作慷　曰各本字脫從宋本何本補　末何本形　遺各本遺從宋本宋本節　節何本作節　善郁本尚注一作善　之鴻各本之作一從宋本

怪松圖贊　人目郁本人下有旨字　根各本本錢本作株　淫浴罪切何本作洛罪切各本錢本郁本增　磊何本作礨宋本作呵可切又錢本磊何誤作礨傀今從嘉靖本　未本正　常性各本避諱從何本作恒　其牙宋本作之　能本　自奮之何本脫之字　穆錢本　未本正　常性各本避諱從何本作恒　其牙宋本作之　能本　怪松圖贊　人目郁本人下有旨字　根各本本錢本作株　淫浴罪切何本作洛罪切各本錢本郁本增　磊何本作礨宋本作呵可切又錢本磊何誤作礨傀今從嘉靖本　未本正　自奮之何本脫之字　穆錢本

譎詭錢本　聊年怒各本悉從宋本　擁勇宋本勇誤　天之賦才之盛者錢本　譎詭錢本　聊年怒各本悉從宋本　擁勇宋本勇誤　天之賦才之盛者錢本

卷二　樸著

漢三高士贊宋本三高誤倒　儒宋本孺　既宋本　遺各本遺從宋本宋本節　節何本作節　善郁本尚注一作善　之鴻各本之作一從宋本　志各本始從宋本　水各本本人謁之從宋本　知人各本人謁之從宋本嘉靖本正　善郁本尚注一作善　之鴻各本之作一從宋本　志各本始從宋本　水各本本人謁之從宋本　知人各本人謁之從宋本嘉靖本正

雨觀銘　縈各本悉從宋本縈並非按說文縈垂也廣韻佩垂貌當作縈　縈各本悉從宋本縈並非按說文縈垂也廣韻佩垂貌當作縈

卜肆銘　但宋本鄱本懼各本譌但從薛本正按禮儒行注言之不懾不懼但也緯文但驚但也此正

合盡何本毚宋本

匯巷銘　贊易各本譌倒從宋本正

馬當山銘　而爲一宋本作之

使各本倭從宋本朱本而行乎各本作于從宋本

鼻脂從宋本蔣本

忘陸本

書銘　嘗陸本功蔣本軸各本載鄱宋本從宋本務宋本譌霧聯

宋本注或晒縣也　琢磨各本篆琢以宋本

從宋妍各本妍從宋本錢本似從宋本　復以各本

後蟄賦　云各本無此字從宋本增　恆各本常從宋本

蠶賦　緝何本績　鷺龍各本龍鷺從宋本　誕各本譌誕從何本鄱本正　饞各本嘆從

杞菊賦　生各本于從錢本改視下文生笑曰則此處當從生爲正　日得采擷供

左右栝案各本得下有以字撫下有以字撫下有以字朱本無日字得下有以字朱本無日字得下有以字今從何本　枝葉老硬何本荒葉硬枝作之　輩各本字無從宋本補　室各本譌置從宋本郁本正　有之各本脫之字從宋本補　終宋本蔣本譌佔從宋本朱本正按佔俗占字　遠而各本脫而字

落賦　青宋本朱本字無　盡各本譌畫宋本郁本正　中略各本略從宋本占廣韻佔俗占也又禮記注佔

視也此與嘉宋本朱本佳　釐宋本注音犁　薄宋本注從台反　乎各本而作以從宋本

則宋本元本字脫　盡宋本蔣本譌畫　而亾家各本倚從宋本郁本正　慟各本譌動從郁本正　疏各本字脫從何本補　中人宋本朱本人下有也字　於宋本來

各本倚從何本偃　隔宋本過　狻何本猻

無字

春寒賦　各本賦末跋云此賦湖州教授關注子東得之江南徐踏文集注中今附于此　凡三十七字今從詹各本譌擔從宋本朱本蔣本刪　貴各本憒從宋本　商民各本脫商字從宋本郁本補　遠而各本脫而字從宋本補　如怒轟之宋本無如字之字　開關宋本下重之而二字脫從宋本補　有而字互陸本譌月

慕墓　宋本墓墓　儒郁本注一作曹　乃爲詩曰各本乃下有禮而二字詩下無曰字從宋本刪　我宋本以

田舍賦　旋宋本誕　瞪各本譌瞑從宋本正　跼各本譌啼　拘各本皆從宋本仕

與損益正明其事　誦之宋本無之字　旭各本脫從宋本補　枉各本脫從宋本補　況宋本刪

比从宋本郁本蔣本補各本脫錢本正補以嘉靖本何本補宋本幽憂遠何本郁本乃各本作於是二字从宋本增於是各本爲下有玉字从宋本刪乎各本於从宋本

卷三　樸著

寒泉子對秦惠王　弗各本不从宋本肰則各本肰下衍不字从宋本刪疏卵各本字無从乎从何本止各本字無从宋本增上蔣本正病各本疾从宋本孚各本从宋本帖肰各本肰作帖从宋本朱本安能各本安作奚从宋本尺鐵各本二字无大宋本無此字奪各本譌奮从宋本蔣本祀各本譌紀从宋本蔣本奉敎各本二字

附攷

書李賀傳後各本傳上有小字作云字从宋本刪蔣本驅譌驅案玉篇卷十九驅駏驢似騾唐書本傳亦如此作驅驢字各本陵下剔注刮字从宋本增絕字瀨南蔣本注品外無南字溧陽昔爲平陵蔣本溧陽二字从宋本蔣本十元本夫宋本嘉靖本郁本人篠錢本譌條喜各本譌渚錢本朱本正瀨各本譌賴从宋本正則本得蔣本注品外錄無苦字朱本無苦吟到日西還蔣本注品上文操根令季操錢本譌令禿蔣本季亦譌禿上朱本西下有而字从何本正不可暴宋本蔣本上有蔣本刪既字不能宋本能作得伏各本字無本郁本蔣本增官宋本字無

治家子言　勝各本伐从宋本再何本載師宋本興宋本字脫包宋本苞

登高文　氣郁本注一作嚴風揚乎宋本作颺揚於暇宋本作遐暇晴各本肯从宋本舒其各本釋乎从宋本世宋本字脫知各本言从宋本止各本字脫

從宋本郁本增忿嫉各本憤疾从宋本沫各本蔣本況宋本剛呼各本呵从宋本咼佞嘔啞啞各本作佞舌卑从宋本朱本鍠宋本鏗聖各本豎从何本鋪各本譌補从錢本郁本正簧各本从宋本增戲各本少从元本朱本爲壽終各本譌先北各本無注从宋本此宋本作背案背北通又殺人無慙罪人何躁宋本作殺賊殺人無罪人二字名稱宋本稱稱暴以墮牆垣宋本作墮隤垣牆脊各本鄉从宋本笞苦宋本寧爭宋本窺各本从宋本欺中各本單注云字从宋本增祭梁鴻墓文各本無文字从宋本增郁本走宋本譌定白各本自从何本下同忘郁本注一作土道之宋本之作而嗟宋本

蠹化　如各本字無从宋本朱本增爲郁本肰力拘拘何本譌力拘案古樂府序閒側力涯內子偉拔造物者以我爲此拘拘耶注拘拘言體拘攣也文木此項各本訛項从宋本正案郭璞江賦金精玉英填其裏注項他見切謂文采相襍也字案廣韻器物之挾而長者曰揩如宋本久拳梏宋本譌括秩官上罪梏拳而桎注拳音卷共一木也桎手曰梏桎足曰桎蔣本榮勞宋本枯宋本譌括

禽暴　旱宋本字脫而疾至宋本而字無下而無之字擗擲宋本擗譌辟注音闢元本注品上篇下西何本擗譌擘各本杖从宋本郁本藥各本下有也字从宋本刪賈各本从宋本充乎蔣本作於梁

記稻鼠　常各本从朱本當嗑宋本作嗑俗字坌各本塵从宋本權各本灌从宋本

扉屨各本扉作屏屨譌屨案廣韻扉屏呼古切舟屨扉屏也可从汲汲

各本矢矢从蔣本 拯各本拯極从朱本正 械東楊楚郁本棘戒東楊宋本戒東楊今从何本 體宋本顩 禮二字今从宋本 詩人宋本無人字 而當各本無而字从宋本增 徒各本字無 者各本字無 告白蛇文曰宋本字無 并各本井从宋本 甚各本多匹郁本上注一作沘下从宋本 烏宋本以宋本 牛馬各本馬牛从宋本 匿宋本禹 志宋本 泥宋本祝 財各本下有而字从宋本刪 政有郁本下注一作眚 斥各本訓上有傾鼠 也宋本注一作沓 純何本錯 是非各本非是从何本 泥各本作紕 二字从宋本 物之从宋本增 已各本盡宋本下从宋本 亦各本二字無 匹各本下有皆書是三字从宋本刪 小大各本大小从宋本 乃各本字無从宋本增 書各本字無从宋本錢本增 年宋本朱本 又一篇云宋本云曰 七字宋本脫 麤各本粗又郁本 天之未喪斯文也 泥宋本据 財各本下有而字从宋本刪 純何本紀 錯何本差 是非各本非是从何本 政有郁本下注一作眚 斥各本訓上有傾鼠 也宋本注一作沓 體宋本顩 禮宋本禮 楊楚郁本棘戒東楊宋本戒東楊今从何本 楊宋本 棘戒東楊宋本戒東楊今从何本 體宋本顩 禮 詩人宋本無人字 而當各本無而字从宋本增 徒各本字無 者各本字無 告白蛇文曰宋本字無 并各本井从宋本 甚各本多匹郁本上注一作沘下从宋本 烏宋本以宋本 牛馬各本馬牛从宋本 匿宋本禹 志宋本 泥宋本祝 財各本下有而字从宋本刪 純何本紀 錯何本差 是非各本非是从何本 政有郁本下注一作眚 斥各本訓上有傾鼠 也宋本注一作沓 體宋本顩 禮 楊楚郁本棘戒東楊宋本戒東楊今从何本 楊宋本 棘戒東楊宋本戒東楊今从何本 體宋本顩 禮 詩人宋本無人字 而當各本無而字从宋本增 徒各本字無 者各本字無 告白蛇文曰宋本字無 并各本井从宋本 甚各本多匹郁本上注一作沘下从宋本 烏宋本以宋本 牛馬各本馬牛从宋本 匿宋本禹 志宋本 泥宋本祝 財各本下有而字从宋本刪 純何本紀 錯何本差 是非各本非是从何本 政有郁本下注一作眚 斥各本訓上有傾鼠 也宋本注一作沓 體宋本顩 禮 楊楚郁本棘戒東楊宋本戒東楊今从何本 楊宋本 棘戒東楊宋本戒東楊今从何本 體宋本顩 禮

各本吾作我从宋本 出以時各本無以時二字从宋本 故各本字無从宋本增 當各本上有吾字从宋本刪 麁郁本下有焉字 民宋本無之字又鮽下同 味各本訓倒从宋本郁本正 四溟之宋本無之字 陽各本下有也字从宋本刪 奚爲各本下衍乎字从宋本刪 曜各本下衍者字从宋本刪 又花卉各本有二禽大小不類而各本互訛从嘉靖本朱本正 無極之外各本脫外字 互各本互訛从嘉靖本朱本正 牽各本牽引說文云持也从宋本刪 元宋本脫 吾之樂各本下有焉字 介各本分从錢本 稟何本廩 用各本有从宋本 繒宋本增 滅各本仍从宋本 馬各本焉从宋本 哉各本訛从宋本 力元本陸本薛本注一作兮 鑿各本缺从何本 悲宋本 嫗宋本 敝各本歎从宋本 娟宋本 鐫宋本 鍰宋本 敓各本奪从宋本 攀援宋本援攀 遯本注女加反嘉靖本陸本宋本引說文云持也从宋本刪 元宋本脫 奔紛各本攀援从宋本 遯本注一作寔 濕宋本濇 尚宋本高 挈郁本引說 鬽宋本魑 泥沙各本脫 六字宋本 息乎宋本 泥沙各本脫 六字宋本 息乎宋本 泥沙各本脫 六字宋本 息乎宋本

各本出下行於字从何本刪又各本小作水从宋本何本志夫各本夫作其从蔣本

送矦道士還太白山敘　矦生名彤嘗舉進士宋本脫名彤二字各本譌作矦生嘗應舉名彤从朱本正載　酬本再恆各本常从宋本正林注一作材　又各本宇無从宋本增矧各本作詳从宋本刪爲之各本爲作謂从何本又各本之下有一字从何本刪處宋本居各本上行南字从宋本刪

信其宋本其作乎　爲宋本字脫天地之各本無之字从宋本增　孚乎人宋本乎人譌作亦壽各本亦譌益从宋本郁本正　吾又宋本無又字　與各本下行之字从宋本郁本注一作行　姑宋本如　則各本宇無本刪行各本信从何本又

送豆盧處士謁宗丞相敘宋本無宗字各本宗譌崇从宋本郁本正案丞相豆盧璩也

王宋本何本字無軌範何本軌軓从宋本正獨宋本獨字無得何本得作君各本作門各本宇無盡宋本盡字無太宗各本文帝从宋本郁本

二遺詩　幷敘宋本幷蔣本二字無　番朱本蔣本句字不注句字　宋本爲　也可憐各本也作更从宋本倶宋本倶作俱　而神僊郁本無而字　枉

迎潮送潮詞　嘿各本黜从何本郁本　詞二首各本詞作調从何本又各本之下有一字从何本刪處宋本居各本上處字作本麗宋本下有人字　遠宋本遠字無　扶各本拈从宋本　疏蘇宋本

後先各本先後又上行相字从宋本正　火各本大从本元本郁本　南各本上行南字从宋本刪爲之　沼宋本元本

問吳宮詞　盤盤宋本少一盤字　疏朱本先嘗疏也　蒙各本蒙語也从宋本　國各本常从宋本郁本刪　瑟各本瑟作琶从宋本　恆各本常从宋本　百宋本百十　村郁本

鴟鵂詩　得何本得作導　謂宋本爲　色何本危　頂各本項从何本郁本　卑各本鴟卑草注一作單何本注一作單一作卓从非个从宋本郁本正　鵂鶹宋本鵂鶹

紫貂翁歌　各本無歌字从宋本增　篋宋本箱　謝宋本謝詠　詩各本皆从宋本　猶各本猶隱从宋本郁本正　倶各本俱从宋本

放牛歌　儂各本譌隴从宋本郁本正

水鳥歌　雛蔣本則郁本別　鈹宋本無注鸊鷉　志各本知蔣本宋本何本天　矢宋本　道郁本注一作達故本圖　倚權各本權倚从宋本　軒

雨夜歌　心各本從从何本　掃何本棣柴　寒各本從从宋本

會魚歌　澤各本譌擇从宋本何本正　春各本徑从郁本　紅蓮米宋本注俗名

晴宋本譌清

刈穫歌　早何本旱　上各本與从宋本又郁本注一作上　不宋本未郁本注一作未

杖郁本權 囷倉蔣本倉囷 民會宋本作藉 恣各本但从宋本 幸各本从宋本 直宋本本且 郵夜二首各本首作篇从宋本 閒各本寒从宋本 槧宋本斬 文宋本 人拂各本廢从何本 老何本疏 如何各本从宋本 耕稼宋本稼穡 送各本从宋本 蘭宋本本壇 安宋本寧 鳶各本从宋本 作各本捐从何本 巖各本巉改蔣本字空 馳各本从宋本 頗何本摺 凍各本从何本 疑何本本 那何本 萬各本千从何本 消各本銷从宋本 營各本爲从宋本 況何本狀 酒各本諏从郁本 徽音各本音徽从宋本 迫各本論始从宋本正 晏何本注一作早 骸骼宋本注 老至骨六字蔣本缺 闕各本闕从何本郁本 亦各本不从宋本蔣本 學古各本飢寒从宋本 往各本从宋本鈔 記事二首各本無下二字从宋本增 衣會各本

宋本古學庶宋本蠹 趣各本趨从宋本是 各本似从宋本嘉靖本 孤雁篇 矧各本況从宋本 婚禮須經各本作標禮 嘗宋本郁本 鵜各本鴛从元本 安各本何本郁本 會宋本寔 麋鹿各本典里郁本宋本 麛各本尺从郁本 長各本是从宋本又郁本注一作 冠巾各本巾冠从宋本 斤各本憂从蔣本 長郁本眄蔣本盼 倘各本郁本蔣本 碧蕖宋本本譌雨从宋郁本蔣本正 南溟漁父宋本溟作鯨 嫽宋本無注蹈道各本道蹈从宋本又郁本注一作蹈道 通各本魚作知 魚利各本漁从宋本 辜何本孤 已宋本曰 旨宋本指 丁隱君歌 洞之宋本無之字 通郁本識注一作適 浮郁本游注一作泙 詣何本本過 貌何本形 而何本字無 問之宋本之作其 丙戌各本誤丙午从宋本 正案咸通有今各本字脫丙戌無丙午从宋本補 導各本道从宋本 見宋本下有其字 充乎各本槩 還各本循从宋本 敝各本从宋本 始何本試 來郁本言 事各本宋本 忌宋本病 自和各本有次韻二字从宋本刪 貔宋本 撫宋本 揭宋本 以各本硏从宋本 欺各本敔从郁本 纔郁本蕞 繼宋本裁 開書

新秋月夕客有自遠來相尋者作吳體二首以贈 各本無來字从宋本增又宋本贈作謝　人間 各本日閘从宋本　談 宋本譚

獨夜　較 各本校从蔣本

寄吳子華融 各本作寄吳融字蔣本無子字　螢 各本下有詩字从宋本刪　亂 各本擬从宋本

蟬　換酒 何本置影

秋熱　昔 何本惜

中秋待月　香 宋本星　未似 何本欲滅

憶白菊 各本上有重字从宋本刪　城 各本誤成从宋本正

重憶白菊 各本無此詩从宋本增宋本作二絕句誤

別墅懷歸 各本有二首二字从宋本朱本刪　壽 各本授从元本沿 郁本松　可 各本就从

宋本寄宋本附

邨中晚望　鬢 何本髮　子 各本从何本

寄淮南鄭書記 各本鄭下有寶字郁本又作實注一作寶今从宋本刪　室 何本得　唯 何本雄　力 各本宋本何本以

水國詩　人 各本民从宋本蘇葭 各本葭莢从蔣本　梁謝 各本謝梁从宋本　況 各本學从宋本何本似　鱸 各本魚从宋本郁本

移石盆詩 各本無詩字下有絕句二字从宋本何本　宋本錢本剜

石竹花 各本下有詩字从宋本刪　卻春風 何本秋天

人日代客子 宋本嘉靖本無注

卷七　詩

自遣詩三十首　睡 郁本寐云 宋本各本別从宋本又郁本注一作到

斐 郁本重　傻 何本已　緒 各本从何本　漉 各本靖本何本　事 宋本自　談 宋本譚

深 郁本注一作容　雙成 各本成雙从何本　人 何本官　鬢 各本从宋本

偏 宋本無注解 何本偏鮮 稍 各本鈔稍从宋本　雲 元本雪　家 何本生　橈 陸本譌橈

各本抱从何本　長是 蔣本是作自　東 各本春从宋本　驕 各本嬌从何本　雪餘 各本

雲晴从宋本何本　和 各本烏从郁本　逋 宋本迷　雲 元本雪　家 何本生　橈 陸本譌橈

向 各本欲从宋本　猶 各本由从蔣本　南 陸本注或作前　樓 宋本旒　昔 宋本舞陸本等从朱

本 郁本宋本　鬢 宋本一作春　新 陸本注一作春若　宋本著　著 各本从宋本

開吟　把 何本抱

野井　朱 各本珠从宋本　桃花 各本梧桐从宋本嘉靖本

南征　大 各本从宋本

北渡　處 各本云从朱本郁本　眞 蔣本譌直

早行　冰 蔣本水　郁本似見

夜泊聞栖鴻 各本聞作而从宋本錢本　鴻 各本向从宋本陸本　隊 各本元从宋本　天 各本尚从宋本

卷八　補遺

說鳳尾諾　以 各本已从宋本　邸 各本譌郎从宋本正　也 各本宋本郁本增　凡 各本宋本注一作足　寮 各本僚从宋本錢本　寮同官也僚賤稱春秋傳隸臣僚二字近多混用　官 宋本郁本譌肥

微涼賦 各本無注从郁本增　後 各本衛从何本　寶階 陸本作曲檻　肖 郁本宇　窒 畫

立 宋本脫　蓋聖人 宋本無蓋字人字

常 陸本譌　鋒 陸本注降字　餘 宋本餘作書　未見其出 宋本今出作者 各本下有也字从宋本刪　與 各本為从宋本　嘗 宋本

各本譌盡从宋本正　逐 各本譌遂从郁本正　偏 各本譌偏从郁本正

秋蟲賦　昃各本昊从宋本襄各本襄俗从宋本正　嘖各本譌噴从宋本朱本正　幺陸本譌顑从宋本朱本正　天詞郁本天詩郁本　矜鄰各本宣从宋本　璽各本璽从宋本　蹟陸本譌顑　鈴俗字今正　麈尾賦錢本朱本上有靖字从宋本　席各本坐从宋本正　兀各本譌銘从宋本正　才各本纔从宋本　上人宋本人本　道林各本譌林爲从嘉靖本朱本　開各本沈从朱本　嗟乎錢本朱本於戲　物各本无注一　掩嘉靖本匿　枳各本柴从朱本　奧宋本　崎嶇朱本敧　藏元本譌藏注藏陸本　郁李花賦宋本郁本无注　枝各本从宋本又　蔥龍院本總龍旌各本　自宋本郁本　氣宋本郁本　寫宋本郁本　笑各本嘉靖本　冶宋本嫋　倭墮各本委墜从嘉靖本　幽居賦各本无并敘二字从錢本朱本增　全蔣本於　闔嘉靖本開　性情各本情性从朱

本底下各本底譌低从宋本郁本正又郁本注出孟德文中案二字見魏武帝述志令　余宋本　字脫元陸本譌立　縣贅附疣朱本縣贅疣附　元本譌愀　蘭案二字見韓詩外傳　世蔣本宇空　將各本全从蔣本　材各本譌林从宋本郁本正　雖元本陸本譌郹　渙朱本　漆陸本譌淶案漆工申屠嬰事見後漢書　酒保朱本稍酒　其各本但从錢本　以各本而从錢本　麻各本案劒麻丝通　逢朱本擩　屨嘉靖本履　遂錢本還　而陸本譌知　始錢本復　服各本譌伏从朱本正案隋書經籍注晉時左氏服杜二注俱立國學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漫微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左傳注十二家有服虔丝無伏姓者　後各本从朱本復　謂各本作謂今从朱本　烏各本焉从朱本注一　夫各本乎从朱本　力各本刀从宋本郁本　遂求何本譌非今从錢本正　戾止各本居出宋本郁本少出今从錢本朱本蔣本居朱本安　陋朱本巷　衍各本剜从宋本　苑錢本氏　洛陸本譌落　畏豐各本庾桑楚北居畏豐之山　山各本譌顛从朱本正　殮諜錢本譌揲晉之閒凡病而不甚者曰殮媟　復各本譌安从錢本正　尼宋本安各本苗从朱

醫錢本譌醫久旅朱本後阻壞各本皆从朱本甘弋陸本注弋从朱本艾或作戈

伏各本沐郁本休从嘉靖本錢本湛宋本蔣本散陸本同注宋本撒陸本同尚各本亦陸从朱本猶本作佐注一作說佐各本僎从朱本旨各本晉从朱本纔宋本才公各本譌車从朱本正全各本王从朱本羌各本嗟从錢本羽蔣本郁本宇脫陸本驰薕薍宋本無

耒耜經各本無并敘二字从郁本此篇無受宋本授耒耜農書之言也何本作農之為言也耒耜鑱各本鑱作鐵从朱本何本斲斲評各本剏注云字从宋本又蔣本郁本下有詁字

从宋本朱本上利各本上譌其从宋本正實郁本入戴各本載从宋本又郁本注一作戴

朱本程宋本譌庠各本譌庠从宋本正衡宋本譌衡栉泥宋本摵各本譌摵从宋本正達何本至

本各本乎从宋本補于各本乎从宋本注一作于

各本剏注絕字陸本譌入正文散坡宋本此下並脫是各本下有耒耜經終焉五字从何本剏

卷九　續補遺

送小雞山樵人敘　為之疆畫互以相授各本作為言畫疆界以相授从郁本豕朱本界曰顧及各本以郁本蔣本下者从何本蔣欺蔣本有汝字及蔣本無盈蔣本餘以來何本作已買郁本賣田余登蔣本登余田汝撫蔣本撫汝

小雪後書事　應各本郁本注一作憑藥各本譌樂从朱本正

築城詞二首朱本連作一首陸本培將軍逼朱本城勢藥各本譌勞錢本朱本足贈遠朱本曲字有永錢本遠短錢本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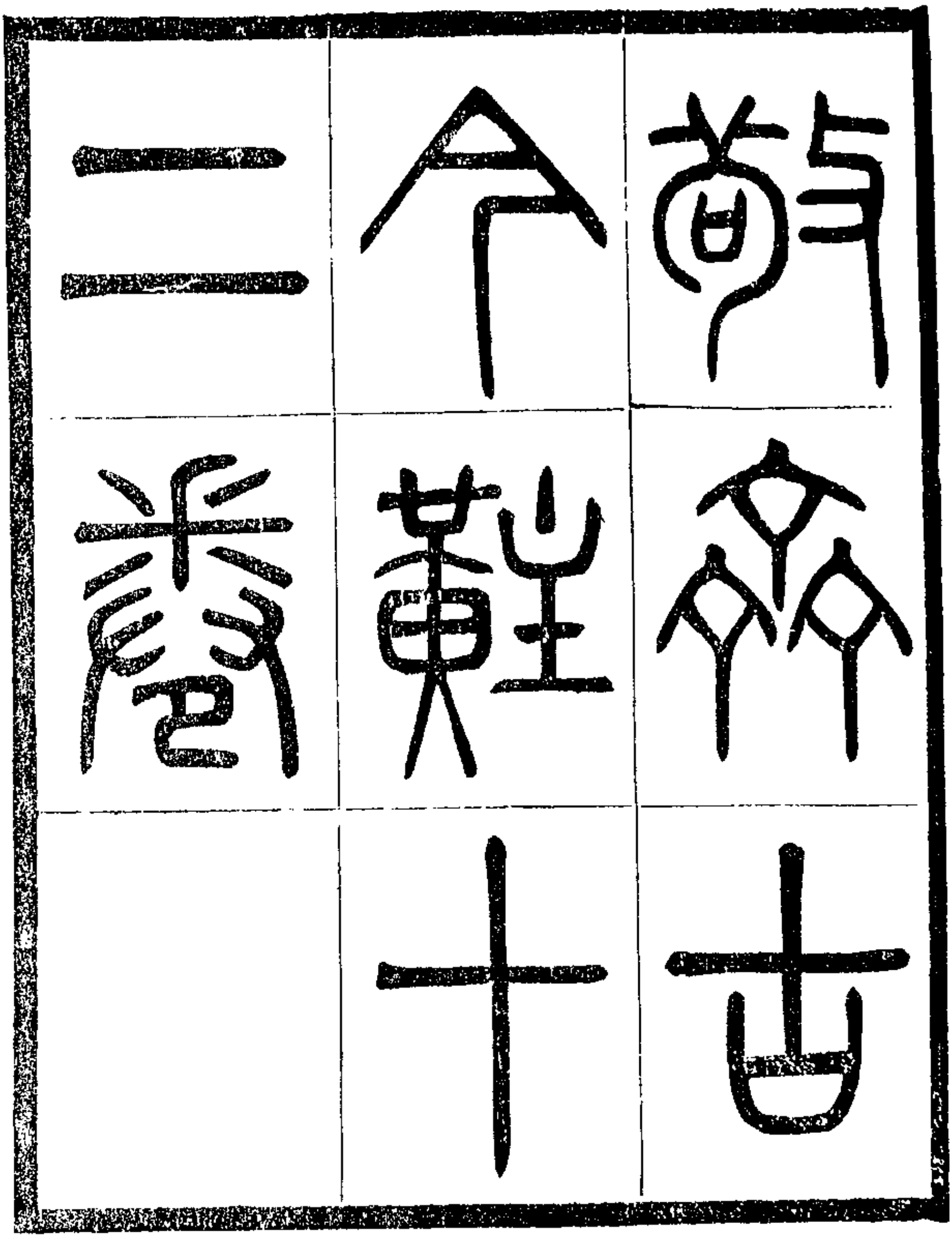
別離朱本曲字有

井上桐　梧各本桐从朱本

引泉詩蔣本燕注影各本郁本注一作影　肭肭各本下肭字譌甬从何本正

笠澤叢書附攷終

古書流通處景印



敬齋先生古今黈卷之一

元　欒城李治仁卿著

晉書天文志儀象云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言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攷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又引周禮地中之說以上圭句股法入之得天徑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以減于甄曜度考異郵之數餘一十六萬六千六百一十三里有奇或以問李子曰以土圭法校之於二字音聲小別義理無殊自不得以于爲一國也今高誘乃以于越爲吳邑楊倞又以于越爲兩國何陋如之誘誤走者也若倞者眞類夫隨人之土圭之數自黃道言之天包地外地處天中日月又居天地兩間故其數當半天徑也而猶有不合者不容不合特算家大率言之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說者謂麗爲附然日月之麗乎天非若百穀草木之麗乎土也亦本乎天者親上云耳故邵康節解離麗之麗不取舊說但謂文彩著見之義又晉書天文志云傳說一星在尾後主音祝巫官傳從人從專音直攣反說讀如字而莊子云傅說得之以騎箕尾則傅從人從專說讀如說音是爲殷相之名而不取傳說之義然晉志言此星在尾後則實當箕尾之閒而復云主音祝巫官何也豈莊周之言與此各自爲說不相本耶博聞君子當有以辨之

呂氏春秋荊有佚飛得寶劍於于越高誘註云吳邑也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之然也楊倞注云于越猶言吳越且引高誘爲據曰於發聲也孔子按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杜預曰於越遠以爲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史異辭無義例公羊傳則曰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曰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中國故以本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范甯曰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卽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俗名自通攷數家之說雖有小異然皆以於越與越同爲一國也呂氏及荀卿于所言于越正指於越耳于於二字音聲小別義理無殊自不得以于爲一國越爲一國也今高誘乃以于越爲吳邑楊倞又以于越爲兩國何陋如之誘誤走而又呼他人使隨己而東西也大抵于越與句吳本皆夷語卽漸就簡而入于華耳此亦豈有難曉之理哉于越之說錯謬已如此市木荀子書又以于字作千魚魯虛虎之舛晚生後進何所適從前漢西域傳云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音彼義反說讀如字而莊子云傅說得之以爲言自有循順之意今人言循河而行者皆謂之邊河波河之語與邊河政同又云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孔道止謂大道也前言辟在西南故後言不當大道若言不當穴徑是何說之怪耶故其下又言西北至

鄴善則知鄴善正當大道耳
古詩三百五篇皆可聲之琴瑟曰詠其辭而以琴瑟和
之所謂弦歌也古人讀詩者皆然使今學者能髣髴
於古人則人心近正庶幾詩樂之猶可復也鄉聞東
平一士人家藏琴譜一編四詩悉備兵燼以來不知
存否愚嘗有意試擬補一二編顧不深解音律故又
不敢妄爲之晦庵有言古人言必引詩蓋取於嗟歎
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
證此之義而已又曰反覆詠歌之閒意味深長義理
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
詩之助與爲多焉晦庵言引詩者猶當嗟歎詠歌之
況讀之者乎

石林過庭錄經史辨疑云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牆所以扞外正牆面而立謂其背治

內之道反而面乎外也治曰此說非是牆面祇謂無
所見耳又何限乎內外之閒哉

晉郗超之郗則讀如綌音今人
不復別白皆從綺逆反大謬也予兒時讀李翰蒙求
先生傳授皆讀郗作郤長大來始悟其錯俗又讀郗
作客可笑

莊子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
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治曰知讀從智
代交也而汝也謂人人各自有師何必智交干汝心
然後自取而始有之故雖愚蒙之人亦有成心可隨
而師之也成心者吕惠卿所謂吾所受于天而無所
虧者也

李益鶴崔樓詩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卽知長鬱
直初至棄縣詩云千年往事如飛鳥一日傾愁對夕

陽全用李句然其意不逮李遠矣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閒情賦以爲小兒强解事閒
情一賦雖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
損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爲强解事乎以東坡爲
强生事

楊誠齋詩句句入理乎尤愛其送子一聯云好官難得
忙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著力處政是聖賢階級若
夫淺丈夫少有異于人必責十百之效于外一不我
應悻悻然以舉世爲不知己方扼腕之不暇顧肯著
力于仁矣乎故終身不能爲好人

世俗有孤負之語孤謂負以酬對負謂有所虧欠而俚
俗變孤爲辜辜自訓罪乃以同孤負之孤大無義理

郭璞客傲云不塵不冥不驪不騂驪當作摯然莊子有
牝馬驪牛三之語則驪字亦通又左芬離思賦親辰

尋因同押古文雖不拘於聲病然上平之親下平之侵未有協用者尋當作循

左傳鄭公子七年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杜氏解如
爲而晉書禮志載成帝納皇后杜氏舉晏桓子語夫
婦所生若如人然左氏實作若而人因知而如二字
古語相通俗謂如今又謂而今亦當本古語云然

五福六極皆指人事言之晉五行志說凶短折則謂人
殤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推原箕子之意盖復有
此若福極之事兼飛走草木而言之則夫五福之中
若富與攸好德六極之中若憂與貧豈飛走草木亦
有是卽

東坡有老饕賦前後皆說飲食按左傳文十八年云縉
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之
饕餮說者皆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然則東坡此賦
當云老餮不當云老饕

劉歆說三統曆術配合易與春秋此所謂言及于數吾無取焉夫易載天地萬物之變以明著吉凶悔吝之象春秋褒善貶惡代天子賞罰以垂法于後世至于竟部發斂之術則戩和氏實掌之而歆乃一一相偶是亦好異者矣且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當期之日猶得以强論之夫所謂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與數學了不相干而亦胡爲妄取曆算一一而偶之哉班固不明此理不敢削去千古而下又無爲辨之者深可恨也

后稷摯堯契四人同爲帝嚳高辛氏之子契則十三葉而得湯稷則十四葉而得文王然夏之世歷四五百年而商之世又歷五六百年計千餘年而文王始生之先一何夭周之先一何壽乎此爲甚可疑者前志必有脫誤

鍾言撞鼓亦得言撞見前漢西域傳龜茲王絳賓樂漢制度歸其國出入傳呼撞鍾擊鼓五經中詩最難讀以音釋參糅故也教讀者當專從毛不得已當從鄭何者師傳以來皆曰毛詩不曰鄭詩益康成本用毛說毛義有不安者以己見改易或毛氏不爲傳則以箋明之今之人一不從毛一不從鄭但視陸德明釋文易曉者雜讀之所以前後鉏鋙無所統紀而義益暗惟舍一而取一則無是患矣予之爲此說也不謂毛氏純是而鄭氏純非也要知兩家之說必從其一焉耳

唐邢璹注王弼周易略例其自序云孔邱三絕未臻區奧劉安九師尚迷宗旨以劉安而齒孔子邢子可謂不知類矣

技倆然其諷詠比興固與詩人同義而在士大夫事中亦談笑一助也嘗聞用字謎既久止記一二句今爲足成之云三山自三山山皆倒懸一月復一月月月還相連左右排雙羽縱橫列二川闔家都六口兩口不團圓嘗擬作井謎云四十零八箇頭一頭還對一腳中閒全無肚腸外面許多棱角此末聊亦借前人語也又聞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琴絃藏在腹莫笑墨如鴉正盡人間曲染物瑕頭染無生得獨生有人來解結見姓自分明僕射職主僕御弓矢之事故稱僕射荀子云射干兮棄名且引陶弘景注本草云射干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干倚既引陶說如此而音射干之射復從夜音據射人之射自當音麝而射干復從夜音者當是射御之射或音麝或音夜兩俱得通但今

世俗傳止從麝音耳若僕射與射干猶是從舊俗呼之爲夜音也

李義山詩古木含風久凡兩用搖落對云疏螢怯露深戲贈張書記對云平蕪盡日聞其優劣大不相侔覽者自當見之詠槿花云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又於槿花雖新奇固不若用之於李花之爲高潔也然誰無姊語太徑庭誰字止宜作誰

王直方詩話云酴釄本酒名也花新開以顏色似之故取名焉曰花之色類酴釄者甚多皆不以爲名獨取此花理不應爾蓋兼以風韻芳馨名之不專取色而已

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因尋樵子誤到葛洪家自不害爲佳句而後人論詩者以編此皆假對意謂下

土與秋風樵子與葛洪不相偶屬故借下爲春夏之六一翁茶歌云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窾謂印刓則可謂印窾則不可

素問上古天眞論岐伯曰上古之人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以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使其心逆于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啟玄子王砅之注取數固多然其所不合者亦不少也歧伯此言以爲今人逐末喪本塞華遺失天理之大全則是以妄爲常今砅以爲寡於誠信失其旨遠矣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止言情欲之伐其生今注云輕用曰耗意雖相近質以文理耗

散二字實相連屬耳逝於生藥謂迎逝平生之樂注謂逆養生之樂亦未可爲也

又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春爲發陳夜臥早起廣步於庭夏爲蕃秀夜臥早起無厭於日秋爲容平早臥早起與雞俱興冬爲閉藏早臥晚起必待日光蓋曰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而陽則爲德陰則爲刑刑則主殺德則主生故其情性常喜陽而惡陰冬爲閉藏之時早臥晚起者所以逃陰氣於慘酷之夜也夏爲蕃秀之時夜臥早起者所以順陽氣於未明之晝也是固宜其然矣然其春三月發陳之時自當早臥早起以順陽氣於開煦之旦而今稱夜臥早起與夏三月無別則眞誤矣夫陰陽寒暑均布四時若今春夏同科耶秋冬亦當一體則何以爲四時也哉故春之早起不必置論但其夜臥二字必早臥之舛也又其秋三月容平之時自當晚臥晚起以謝陰氣於肅殺之曉而今稱早臥早起是又誤之甚者不可不辨也夫秋氣之嚴莫嚴於霜降之辰萬物凋落攝養之家最爲深懼而使人早起與雞俱興則是作意犯冒與霜亢也無乃乖全生之理乎王砅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懼中寒露故早臥欲使安靈故早起以常情度之人亦豈有畏寒露之霑裳衣而不畏寒肅霜之戛肌骨乎此妄說也惟早晚之文一政則其下錯繆與雞俱興之類皆可得而正之矣蓋素問一書脫誤贅複如是者居十七遇不可通者不可强爲之辭政當以意會之

韓退之自謂窺陳編以盜竊柳子厚自謂好剽取古人文句以自娛樂歐陽永叔亦自謂好取古人文字放尋前世以來聖君子之所爲時亦竊蓋盜取飾爲文

辭以自欣喜三先生自謂之盜者所謂齊之國氏也不過點注前言往行以爲我用耳而世之不善爲文者莫不手目所及輒自採討其身爲膏銜之于而盜死莫肯承服強自撿益强自粉澤將以欺天下而卒不能以欺一人是所謂家世以祕監爲奎府御書爲奎畫謂奎宿主文章也故宋有奎文閣寶奎樓之稱又辭奎字伯藝吳奎字長文悉以文藝配奎爲言尋攷之晉書天文志則云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等全不相干而東壁二星在北方實主文章蓋爲天下圖書之祕府其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其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是則圖書文章皆當取象東壁於義爲愜然世之言文章者不取東壁而獨取奎者豈奎宿森羅錯綜有象於文而東壁無之耶或前人誤用而後人承之邪抑別有所出而吾未之見也

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涕泣淚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呂延濟曰牽牛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爲讒邪所隔故後人用牛女事及詠七夕等皆以爲牽牛織女案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織女天女孫也天紀九星乃在貫索東距牽牛甚遠然則牛女之女非織女乃須女也須女四星天之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牽牛亦賤役也故須女與牽牛相媲又同列于二十八宿之中密相附麗但隔天漢詩人以是有盈盈脈脈之語目人與目對視已之身自首見腰則二三歲之交自首見腹則五六歲之交自首見胞則七八歲之交止見其首則此馬十歲矣過是以往又加以滇涕焉則不可得而年矣

古人文字有極致之辭若以不敢爲敢以敢爲不敢不顯爲顯以無念爲念以無㤗爲㤗皆極致之辭也世俗以可愛爲可憎以無賴爲賴以病差爲愈亦極致之辭

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來濟引管子齊國老人語曰君不奪農時則一國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一國之人皆有餘衣矣注曰蠶要者以蠶事爲要非也上農時則蠶要者亦謂切要之時也故濟又云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石勒攻洛陽詭道兼行出於羣臂之閒詭不正也詭道

猶言邪徑也此蓋猶捷徑而往或言此二字乃兵法所謂兵行詭道大段不識文勢

夫子與衛靈公言而不與衛君公羊子與輒而不與蒯聵質此一事足明公羊全書之妄君子不可以一事妄全書以一事而妄全書甚之也甚之奈何甚此一事之妄也

石曼卿詩贈孫可久云閉戶斷蛛網折花移鳥聲或云閉字不若作開字以爲不然戶開而有蛛網閉則斷之見其無人往來也若云開戶斷蛛網則是閉門時有蛛網而開則斷之又何足以盡幽閒之趣

草可以爲木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射干草也獸可以爲禽易屯之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鹿自獸耳酒可以爲饌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饌食也佛可以爲僊故其書稱忍辱僊人及金僊

莊子徐無鬼心之于殉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不給改者不疾改也疾改則禍不至矣惟其不速改是以其禍滋多故其下文云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其反也緣功謂一與道相戾緣以危殆爲功能其果也待久謂果于迷繆其所由來非一日而人以此爲己寶爲可悲也此皆覆說殆之成禍之萃也呂解不給改以爲不暇給則其禍之長也茲萃一句贅矣

茲滋古字通

天下篇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此數句郭解以下屬彭蒙田駢愼到呂解以上屬宋鈃尹文郭說爲失呂說爲得

鐔字尋淫二音廣韻以爲劍鼻莊子注爲劍口呂吉甫曰鐔者劍之所以爲本也又曰所植者也又鉄音煩

莊子注云把也呂曰附鐔者也蓋所持而行之者也又姓音蟫

鉄既爲把則鐔乃俗所謂隔手者也又出升平世禾生大有年四充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反朴次三五古文丁一千王功凶各定大作不相沿主化布于下人心孚自天上方求士切公亦立仁先才行苟并至位名尤雨全來由弓治手安比父見肩幸及布衣仕宜希守令先尺刀元並用丹白具同研去吏多甘老休兵生力田子戈包已久承十本支延歐陽永叔戲爲也小兒初作字點畫稍多卽難措筆必簡易則易爲力故小學有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之語歐公此詩當亦爲兒輩設也

柳子論列維爲二維以爲廉與恥皆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究而觀之柳子之辨凡數百言祇是解釋孟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八字

東坡詩云口業向詩猶小小眼花眼因酒尚紛紛又云口業不停詩有債眼花亂墜酒生風若眼花則或然或否若口業則信有之

晉書段匹磾贊曰匹磾勁烈隕身全節點實凶殘自貽罪戾戾字協韻讀從入聲

又荀崧傳崧鎮宛爲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而其列女傳載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陽將軍石覽計無從出崧小女灌時年十三突圍夜出自詣覽乞師先謂覽爲襄城守後謂崧爲襄城守二說不同必有一誤

法帖載梁侍中蕭子雲所書列子之說宋之向氏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目字作自意謂自手所及又三年大穰穰字作壤古字或通用

小說中載宮人詩云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毬一本云承恩醉殊害義理又杜荀鶴春宮怨落句云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一本云相伴則上下文離不成語矣

魏文帝誅丁儀丁廙等魚豢以人心窺望勢使之然因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勢使然耳予謂周官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政好對前兩句蓋不期驕而驕不期侈而侈亦是事勢使然

人文盡于六經今禮部韻略中俚俗字備載而六經中字遺闕者甚多此非有司之失自是我輩之過

農家者流往往呼粟麥可食之類以爲物事此甚有理蓋物乃實物謂非此無以生也事乃實事謂非此無以成也此其言可與粒我烝民莫匪爾極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之語相爲表裏

晦菴語錄論周易多說占得此爻爲君子之行則吉爲小人之行則凶是有近於兒童之說易三百八十四爻何者不然繫辭所謂吉凶者貞勝者也又云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豈有爲小人之行而獲吉者耶晦菴議論必不出此此等直傳聞之誤

東坡聚星堂雪詩禁體物語而有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迴風驚落屑之句或以爲落屑亦體物語或者之言非也蓋此用陶侃竹頭木屑事耳

東坡詩妻孥眞做屣脫去何足惜注云史記封禪書漢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按廣韻屣躧同音所綺切而屣乃不躧跟也躧乃步也二字皆無倣意然史記云爾者此本用孟子語也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蹤也說者曰蹤草履也草履而可蹤者也音與前二字正同詳坡詩意孟子史記兩俱用之史記不云躧而云蹤者古人用字不類今體其聲相近者猶許借用其音切正同者爲相通無疑也

敬齋先生古今黈卷之二

史記貨殖傳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
瓦解則字衍文
尉佗傳犁旦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犁結也音力奚
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治曰犁開也取耕墾之意或以
昏明分色雜言之亦得今釋爲結意甚無謂偏討傳
注初無以犁訓結者又云結猶連及逮至則益又穿
鑿矣漢書作遲旦遲讀如穢待也犁旦或作黎明又
或作遲明遲明遲也書傳中又有詰朝質明之語詰
朝猶問人曰明未亦遲旦之意質明實明也又或爲
交質之義
晉文帝崩武帝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猶深衣素冠降
席徹膳太宰司馬孚等奏請改坐復膳詔曰每感念

幽冥而不得終其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貪稻
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可試省孔子
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紛言及悲殺奈何奈何此悲殺
之殺從去聲讀甚之辭也殺卽衰減之義而謂之
甚者蓋物極則反哀痛之極理當稍減也故今人言
甚者皆謂之殺武帝第二詔又曰重覽奏議益以悲
剝不能自勝不能自勝其意與殺無以異也或曰殺
損也悲殺如言悲剝
退之進學解云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此有類
於晉書孝武帝紀史臣論云靜河海於既泄補穹圓
於已紊此史臣語又有類於陸機文賦謝朝華於已
披啟夕秀於未振
難經說老人寤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以謂少壯者血
氣盛榮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日精夜不寤也老人
血氣衰榮衛之道澁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以
予思之不特如此大抵晝作夜息人之常也是在晝
則當有經營之事在夜則當無繫滯之慮精神資稟
雖各不同然用之得其常則于其不用之時亦得其
常苟用之不得其常則一切反是矣哀老之人經事
既多遭變不少筋骸疲敝目耗耳重一毫之營若負
泰華度前揣後于利害之表商是推非于與奪之間
憂未朕而已憂患已銷而猶慮眾人皆息已獨勿休
所以正晝昏昏夜反無寐此蓋精神用反其常而寤
寐亦反其常也而年少之人志剛氣銳神壯膽猛鬬
力則膂力有餘角智則智思無勘劃然而動屹然而
止事之未至也利害無所撓其慮事之既往也是非
無所留其懷眾休而休眾作而作所以晝日常精夜
則常寐此蓋精神用得其常而寤寐亦得其常也故
男女十四五以下纔得枕卽穩睡亦以其無情欲也
白樂天司馬君實皆明哲過人而樂天有詩云年衰
自無寐不是守庚申溫公有詩云蘇秦六國印力取
鴻毛輕白圭黃金產運智立可營如何五更睡百方
終不成此二公亦當是精神疲倦而然若夫子元圖
爽臥內酣寐忠愍扞賊省中安寢軒轅畢詠倚牆熟
睡浩翁削官投牀鼻鼾閎逼照徹遇物了了又不當
以老少論也予過五十來昔昔每苦無寐或者教以
數息做而行之竟亦不能寐也近得閒閒公一說名
速睡法云但于當睡之時帖枕擁衾置身安穩然後
平心定慮存眞氣如黃金細綫發兩踵自後而上過
腰合而爲一衝脊上頂至前髮際卻散而爲二繞黃
庭聽會橫行相交于人中璇口貫下齦復合爲一下
咽喉徑入太倉留之不動勃然出氣四道當如火熱

青者入肝紅者入心白者入肺黑者入腎四氣俱滿然後眞氣下臍入少府陰交復散而爲二下膝下臏下跌前裏中指尖順行度湧泉復至踵謂之一匝存想至五七匝已溟涬然入睡鄉矣大段無睡之人行之不過十數匝亦自得睡或用銅人脈絡法兼達兩手指更佳予按之其效一如所云閱閱公又云此法乃金丹下手處也金丹大藥予未敢議但使昔昔得好睡眠則其神通變化與夫所謂金丹大藥者復何擇哉

東坡跋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云莊子世無有誰知此疑神四注本載東坡自說云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與易陰陽疑于陽必戰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又濁醪有妙理賦云失憂心于昨夢信妙理之疑神四注本據此說一斷以爲疑神又酒賦云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則注家無所說洽曰四注所援東坡之說吾恐非蘇子之言也信如蘇子之見厥亦偏矣所謂先輩不敢改書是固有理若斷凝神以爲疑神則吾不知其說也莊子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正如繫辭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今東坡以爲與陰疑于陽使人疑汝于夫子同殆非也何者陰疑于陽乃見疑于陽使人疑汝于夫子乃見疑于人此用志不分亦見疑子神乎凡人之心以先入者爲主東坡蜀人先見蜀本因目生心承文立義皦如星日牢如膠漆久之又久心與理化忽覽別本如覩怪物寻前盾後能無改乎東坡以蜀本爲善本而四方本皆後人所改又安知四方本不爲善本而蜀本獨非前人之誤乎

寻初學東坡先生字閒有教寻以臥筆取媚者當時不悟謂坡公心畫之妙盡於是矣今而老大轉覺字畫骫骳不成雖折指拗腕力自改悔竟莫能奪去舊習且學小技一言之誤爲累終身況心術之微運動無方易放難收後生輩得不盡近大人君子之門以端其本而證其源耶

漢書陳涉傳曰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注引服虔曰藉猶借也第使也與史記服注不同史記服注曰籍吏士名籍也蘇林注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籍假也第且是也治曰服說藉假蘇說第且是也應說名籍服說次第非也第本訓但但亦且意此言藉第令無斬猶云假且使不殺

前輩論楚辭蕙肴蒸兮蘭藉莫桂酒兮椒漿及韓退之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謂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又論韓詩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謂之避對格然寻放諸古文則不獨錯綜于對屬之閒至于散語亦多有之若荀子勸學篇云青出之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莊子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之類皆是也又凡經史中辭倒者其義悉與此相近納紙投名媿已深更教門外久沈吟事窮計急燒牛尾不是田單素有心此詩意不知何人所作投謁固可恥然士當窮困搖尾乞憐于人亦可愍也前輩又有云門前久立處席上欲言時此眞所謂不經此境不能道此語者

離騷經宋玉招魂云稷酒不廿沈耽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王逸注鐙錠盡雕琢錯飾設以禽獸有英

華也案玉篇鐙都滕切說文云錠也廣韻曰燈也又都鄧切鞍鐙也錠徒徑切錫屬說文錠鐙也廣韻又丁定切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鉦聲錠又堂練切燈有足也然則燈錠二字各自有三義也

素問金匱眞言論曰春善病鼽衄夏善病洞泄寒中秋病痺厥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夏不病胸脅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飧泄而汗出也啟㊀子王砅注云按謂按摩蹻謂如蹻捷者之舉動手足是所謂導引也然擾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上升重熱熏肺肺通于鼻病則形之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鼽謂鼻中水出衄謂鼻中血出又于冬不病痺厥下注云此上五句並爲冬月按蹻之所致也治曰王砅謂按蹻爲導引則然謂四時諸病皆由冬月按蹻所致則不然冬不按蹻下必多有脫誤第後人弗思耳且上文春善病鼽衄至冬善病痺厥所謂善病者謂每一時多有此證也繼云冬不按蹻春不鼽衄至冬不病痺厥文勢全不相屬而據謂四時之病皆由冬月按蹻而得無此理也夫按蹻之術以常人推之能知者百一其能行者又百一果按蹻而病益萬一而有此病也在萬人之中其九千九百九十有九由不解按蹻悉獲安康其一人獨以按蹻之故遂得四時諸病則按蹻者非吉祥之道乃殺人之具也何爲古先賢達傳之天下後世耶夫戶樞之不朽以旦夕之開闔也流水之不腐以混混而常新也詘信俛仰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不云動作按摩有以傷生也故道家者流多說熊經鳥伸龍攡虎搏之效而華佗常以五禽之戲爲將攝之方初無冬夏之別也又隋世巢氏

作病源數十卷每論一證必處以導引一術亦未嘗以冬不按蹻爲主也按本經血氣形志篇曰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數驚恐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又奇病論曰息積不可灸刺積須導引服藥藥物不能獨治此皆詳明按蹻之益亦不說冬三月不得爲之也王砅作注輒立此說者必以爲本經四時調神大論有曰冬三月是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既據此說復見冬不按蹻春不鼽衄之文故云擾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上升重熱熏肺肺通于鼻病則形之此眞誤矣且鼽衄之證猶得以強言之若其下文春病頸項夏病胸脅洞泄寒中秋病風瘧冬病痺厥豈盡爲重熱熏肺而然乎而砅一主于冬月按蹻所致是決不可信者也按本經生氣通天論云春傷于風夏乃洞泄夏傷于暑秋爲咳瘧秋傷于濕冬爲痿厥冬傷于寒春必病瘟由是而言春夏秋冬無論啟閉政宜隨時導引以開通利導之但勿發泄使至于汗出耳竊疑本經當云冬不按蹻春不鼽衄夏必病胸脇長夏必病洞泄寒中夏不按蹻春不按蹻仲夏必病胸脇長夏必痺厥其飧泄而汗出也一秋必風瘧秋不按蹻冬必痿厥一句飧字當析之爲勿令二字如此則辭旨俱暢可爲通論矣大抵導引四時皆可爲之惟不得勞頓至于汗出而已苟勞頓至于汗出則非徒無益或反以致他疾不特于閉藏之時爲不可雖春夏發生長育之時亦不可王太僕不悟本經舛漏堅主冬不按蹻謂按蹻則四時俱病蓋爲紙上語所牽而肆爲臆說也利害所繫甚重予于是乎有辨

通鑑魏明帝使女尚書六人典省外奏事處當晝可處

當晝可皆從已字也晉食貨志咸㝡三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而杜預書疏中又有都督度支其處當之語此處當宇卽處置句當之義與通鑑不同

荀子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楊倞注云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莀陶㝡景云離騷所謂蘭莀蓀苗名蘭芷根名莀也蘭槐當是蘭莀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爲芷也滫溺也倞說如此而史記三王世家引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然則如馬遷所載則蘭根也白芷也異日當求知音者問之

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然則如馬遷所載則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聲也異日當求知音者問之

也白芷也斷然其二物也荀子謂蘭槐之根是爲芷史記尉佗傳太史公曰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則蘭槐自爲白芷苗矣又徐廣史記注云滫者漸米嬰齊入朝孚于曰此誤也當云東閩興兵南越動搖

近世御史大夫張文正公諱行蘭字敬夫文集十卷雜論有云孔穀夫雜說言今之與夷狄最多者纔百萬不若漢所遣之多漢給南單于賚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七千四百八十萬余謂漢以文計今以貫計十貫乃一萬也七千四百八十萬卽七萬四千八百貫耳一億九十萬亦纔十萬貫視漢孰爲多哉足明孔丹五十萬兩匹直一百萬貫也而宋歲與契說之誤集中又有蛾眉詩云池邊乍想漸臺帽堂下遙驚號國衫用事亦新奇又樂章有教坊腔子三十五首內道調近一中五遠六中呂近十二中三遠八攷諸詞曲中正見名近者不知所謂中與遠者何等聲也異日當求知音者問之

汁也據荀子及史記皆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是指其可惡之狀今投蘭芷於淅米汁中則其芳香大壞已自可惡楊倞謂滫爲溺未必乃爾案韻滫息友反

又泔也當從徐廣說

草與木異種故邵堯夫以飛走草木爲四物晉五行志以桃李華非其時梨根血出大樹自折桑生東宮桑樹有聲茱萸相繆枯樹復生木如人面楊柳生松木作反立皆爲草妖不知何謂此桃李華非其時正爲華孽餘皆木妖與若草木之妖可以互稱則交阯之稗化而爲稻鬼目苦蕢生于江東宮牆馳道悉生蕨藜之類亦得指以爲木妖也而又可乎是知草當云草木當云木爲宜矣然則所謂木妖者又非木不曲直惟金沴木之謂木不曲直惟金沴木者乃城門自壞屋梁躍出可竿不正之類是也

按傅云初佗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又佗爲書謝漢曰南方卑溼蠻夷中閒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又云建元四年佗卒其孫胡爲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胡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惟天子詔之子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子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因遣太子嬰齊入宿衛據此則其相攻者閩越與南越非甌駱也其後呂嘉敗越桂林監居翁始諭甌駱屬漢跡甌駱於終未嘗與諸國相攻擊何得云甌駱相攻也又閩越未攻南越時嘗發兵圍東甌則是甌閩相攻亦不得爲甌駱相攻也甌駱相

攻乃在數年之前了無與于南越而嬰齊何爲而入朝乎或曰南越也東甌也西甌也皆甌駱之屬故云甌駱相攻耳審如此說義亦未宏東閩乃大禹之後也南越乃趙佗之孫也各自割據何得併爲甌駱之後屬乎或者又曰東閩南越皆甌駱之地二國雖殊亦可謂之甌駱相攻也此亦未爲通論借使壤地相接得以通稱而相攻之說亦無從發若東越先攻南越南越亦復報伐謂之相攻可矣今東越舉兵擅擊南越東手稟命天子謂之相攻不亦悖乎

莊子齊物論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啟態舊說茲十有二者皆情性之異其理甚乖蓋慮歎則怒哀之類或以變其常姚佚則喜樂之類或以作其態故其下繼之曰樂出虛蒸成菌謂聲響出于虛寂菌蕈出于蒸蒸亦猶喜怒哀樂一出天機之自然爾故其下又繼之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慹字成㊀英謂爲屈伏不伸陸德明音釋云之涉反且曰司馬云不動貌按玉篇此字凡五音二解其之涉切者引司馬彪莊子注云不動貌其奴協切者義亦同上其之入泰入涉立三切者怖也彪解之爲不動者亦對變而言之蓋與成㊁英所謂屈伏不伸爲性情十二之一者正同非也若依玉篇作怖謂慮歎之甚則必變而爲憂怖其說雖通其意甚狹今亦不用竊以爲此字從執從心當讀如執音蓋人心之所主謂其常情焉耳以慮歎而變其常豈止怖畏而已哉將爲狂爲癡而無所不至矣又德充符云祂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食字或音嗣或音飤邑錦反皆非也食本如字讀食于其死母猶言就食于其死母食則就乳也不煩更

發他音又智北游云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也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郭注云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故捶字數音郭則音丁果反徐則音篁李則音墜其玷捶之玷陸德明音丁㊂反然詳上下文意正當從隨音爲勝捶卽鍛也猶今世俗所謂打也今人凡有修治者悉謂之打此其理甚易曉而郭注以爲玷錘之輕重繆矣

東坡先生神仙中人也其篇什歌詠沖融浩瀚庸何敢議爲然其才大氣壯語太峻快故中閒時時有少隉杭者如牏廁廁牏之倒滹沱河蕪蓴亭之誤皆是也今聊疏其一二可以爲峻健者之戒和劉貢父云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按晉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于菀已獨集于枯東坡此詩意全用晉語事而押韻處便加梧字豈非太峻快耶次韻秦少章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則全用劉禹錫石頭城詩但改其下三五字耳亦是太峻快也桓魋墓云縱令司馬能鑱石奈有中郎解摸金按陳琳爲袁紹檄曹操云曹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則摸金乃校尉非中郎也病起云何妨一笑千痾散絕勝倉公飲上池按史記長桑君出藥與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曰三十日當知物矣坡則以爲倉公倉公㊂淳于意也送陳六云去年持節發倉廩到處賣刀收鹹栗按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不得便爲牛次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用繭栗宗廟韻張秉道云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按晉書折者屐齒而非屐也若云得我新詩齒折屐則其爲喜不言可知石鼓歌云上蔡公子牽黃狗本譽

晁迥明遠說心息相依神氣相合張方平安道說身如蓮華及虛空中有習習清微風此達摩胎息法也近世萬松和尚著從容錄以爲達摩無胎息法人謂達摩行胎息者是其說出于曲學小智尹謂萬松之說非也佛乘雖深密要不出性命二字故知胎息法祇是以性命爲一致若謂胎息等皆妄則凡鐙史所載機緣語句獨非繫驢橛耶胎息雖不足以盡至理亦至理之所依也今一切去之則正所謂性外求命命外求性便是不識性命

莊子天地篇漢陰丈人竟下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閒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舊解及呂解皆以漢陰丈人背今向古不知因時任物之易爲非眞修渾沌氏之術者故孔子有假修之語而且有不知其二不治其外之機以尹觀之理或不然顧前後問答皆深與漢陰之意初無奪之之辭蓋渾沌氏之術無得而修漢陰丈人特假之耳亦猶直寄焉與夫寓諸庸之謂也識其一抱一之謂不知其二無所于雜之謂治其內立乎本原之謂不治其外無所事事之謂豈以不知其二便謂不遍不治其外便謂偏枯耶古人之文不泥以勢拘所貴以情得語似相戾而意實相貫詩書中類此者不可以概舉也讀者承上假修之語遂并其下文而誤認之甚無謂也夫所謂明白入素至以游世俗之閒者正所謂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也夫所謂汝將固驚者正所謂渾沌氏之術尹與汝何足以識之也若別以明白入素至以游于世俗之閒者以爲眞修則前所謂全德之人果謂誰哉治嘗謂世之讀書者往往用意太過而治莊老者爲猶甚無窮也使說說而有窮夫又何足以謂之道惟說說而無窮故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不言而有若雷霆之號號也其知者由是而之其不知者亦由是而之此道之所以難明也彼以漢陰爲假而非眞者必以爲一與二俱舉內與外並行天人無際動靜兩遂始可謂之眞修也漢陰丈人僅能得其一而盡忘其外是烏足以爲渾沌氏之術乎曰乃若所論益以知漢陰之爲至人矣夫天人之無際動靜之兩遂謂之混同無聞以併包內外聖王之道固也亦盡以此意前後之旨明之此意本旨大率不過以機械機事機心爲非道以德全形全神全爲至道條條井井無他蹊徑之難覩也今而强爲誇大之說無可爲而爲之爲無可言而言不可言之言鑿之又鑿鑽之又鑽勞筋苦骨必待胸喘膚汗四體不能運掉而後謂之得也不亦狂惑哉又況天人之無際非以其機械機事機心屬之人也曰人者直對天而命之人耳動靜之兩遂非以其機械機事機心屬之人也曰動者直對靜而命之動耳乃今以機械機事機心之人混而一之謂之爲天者必參以機械機事機心之動始名眞修謂之爲靜者必參以機械機事機心之人則亦異夫混同無閒以併包內聖外王之道者矣

禮記禮器云禮有摠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溫止謂習熟耳而鄭云皆爲溫藉重禮也摠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者也詔或爲紹紹釋文溫紆運反疏云皇氏溫止謂和洽耳而鄭又云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釋文溫於運反疏云藉者所以承藉於物言子承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鄭孔全以藉解溫恐未盡善摠藉者櫝也所以承託韜藉乃涵養重厚不露圭角之意故前史謂有局量不令人窺見淺深而風流閑雅者爲韜藉槁康琴賦其辭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李周翰注云愔愔靜深也李善又引劉向雅琴賦云游于心以廣觀兮聽德樂之愔愔然則愔愔者所以形容德音之美也子政叔夜皆以此美琴德而僧孺乃謂商耽愔愔而亡則是以愔愔同之靡靡也亦大誤矣

薄太后以冒絮提帝又文帝時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提擲也投也撞也與提耳之提異

李華寄趙七詩云丹邱忽聚散素壁相奔衝出於老杜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

吳陸遜傳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又云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遜之一疏之中其言僅盈二百前云見衆足以圖事首尾相違自爲水火何耶此非獨遜之誤亦史筆去取之不精也

薦席也草亦得以言薦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薦卽草

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韜藉又德宗好文雅韜藉而柳渾質直輕脫無威儀上不說以是罷相韜藉之說如此今乃以薦藉解韜櫝於義何安乎輕改音切理既支離指溫爲藉益又可疑前人信之不敢譏後人畏之不敢違其誰知千古之是非

作文敘事爲最難搜抉辭旨兩須允愜抒思過當多遺目前龐統傳云龐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于樹上坐統在樹下其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此坐統樹下時尚未識統既其與語必有以中徽心者徽雖高年便當下與統接而止據樹上自晝至夜略無主客之禮爲統者固樸鈍而爲徽者無乃樸鈍甚耶以人情度之殆爲非獨遜之誤亦史筆去取之不精也乖戾吾以爲其語之下宜云徽頗驚賞因延揖再與談論自晝至夜徽甚異之若是則其言意始兩足矣或謂徽與統齒相懸不可以苛禮責徽曰此不然昔盛孝章爲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孝章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孝章以爲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爲兄弟夫融之遇孝章之見徽時蓋已十餘歲兒耳而孝章與之爲雁行統之見徽時蓋已成人矣徽年雖高苟有知人之鑒則自不當倨傲如此故予疑以爲史家激昂太過云然也牛僧孺守在四夷論曰夏桀淑德而斐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按左傳子革誦祁招之詩曰祁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杜預曰愔愔安和貌又韻書愔字訓靖施之德音則誠然也故楷康琴賦其辭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李周翰注云愔愔靜深也李善又引劉向雅琴賦云游于心以廣觀兮聽德樂之愔愔然則愔愔者所以形容德音之美也子政叔夜皆以此美琴德而僧孺乃謂商耽愔愔而亡則是以愔愔同之靡靡也亦大誤矣

也趙充國傳云今虜亡美地薦草此薦字意與莊子稍別薦草對美地爲言則薦者特以見其草之茂盛云耳謂草之盛一如所坐蓐然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皆蠻音孟春東風解凍無音則當讀如字爲佳貝反荄角解之解自解也解凍之解有物爲之解也

封燕然山銘謂賓憲賁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維清緝熙納于大麓則堯舜內禪之事也維清緝熙則文王受命之詩也而固也施之于憲雖文人造次之辭亦不倫矣

應璩休璉百一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善曰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橐簡書善誡是然筐篋二字寔用賈誼語也誼政事書云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天地之氣陰陽相半曰暘曰雨各以其時則謂之和平一有所偏則謂之隔并隔并者謂陰陽有所閉隔則或枯或潦有所兼并也安帝延光元年陳忠上疏云今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或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盈溢充豫則蝗蝝滋生荆揚則稻收斂薄又順帝陽嘉二年詔顓上書云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夫忠顓所言皆謂旱乾水溢之偏也

亏至東平得一算經大概多明如積之術以十九字志其上下層數曰仙明霄漠壘層高上天人地下低減落逝泉暗鬼此蓋以人爲太極而以天地各自爲元而陟降之其說雖若膚淺而其理頗爲易曉亏偏觀諸家如積圖式皆以天元在上乘則升之除則降之獨太原彭澤彥材法立天元在下凡今之印本復軌

漢宣帝朝同時有杜延年田延年嚴延年三國志劉焉傳注陳壽益都耆舊傳注襄陽記益都耆舊傳曰董扶發辭抗論益都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然則當號至止不當號致止而今云致止者得非以扶所至士大夫畏服遂致止談論與耆舊傳恐誤又潘濬傳注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爲荆州太公平太公平今之州都濬于秘過辭于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秘爲尚書僕射代溫爲公平甚得州里之譽昔因之因錯定是目字

邸閣者乃軍屯蹊要儲蓄資糧之所此二字他書無有見于漢末及三國志其所明著者凡十一董卓傳注獻帝紀曰帝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廄馬百餘匹宣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

待少乃悉載置其營又張旣傳酒泉蘇衡反旣擊破之遂上疏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烽燧邸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又王基擊吳別襲步協于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又毋邱儉文欽作亂王基與司馬景王會于許昌基謂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又蜀後主建興十一年冬諸葛亮使諸軍運米集于斜谷口邸閣又魏延傳注夏侯楙鎮長安諸葛亮于南鄭計議延曰云云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又鄧芝傳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又孫策傳注江表傳曰策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又孫權傳赤烏四年夏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又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兵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又周魴傳譎曹休詐曰東主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爲軍儲

孫休傳永安五年休欲與韋曜盛沖講論道藝張布忌二人切直因飾說以遏之休答云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今曜等入但欲講書不爲從曜等始受學也又恐布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史言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觀其所答張布語非眞好學者徒因事以自衒耳果能以進脩爲樂雖百布拒遏必不肯終至廢輟傳曰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是言好惡之眞也如休所爲豈得謂之眞好學者耶

越世家載陶朱公中男殺人當死公之長男救其弟之

楚進千金于莊生莊生非有意受之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自有如至勿動一十一字其意曖昧難曉蓋莊生指所得之金而語其婦云此金非吾家所有一如病患之來不可使宿因又誡其婦云待事成後卽復歸之宜勿動也

左傳昭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之則詐之曰此爲石也賣之則爲石六字在津人不識寶珪雖欲賣之而自謂此有數說曾子者謂陰不佞不應賣玉蓋拘得玉者將賣之則詐之曰此爲石也賣欺紿也不佞以此得玉劉子者謂此倒簡當是將賣之則爲石六字在津人不識寶珪雖欲賣之而自謂自出外明神物之有所歸也故不佞將賣之化之而爲石焉已而復非也只是不佞將賣玉而買者不識則以爲石耳事定不佞獻王王喜與之東訾

李白瀑布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而陸蟾詠瀑布云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可謂天冠地履矣樂天詠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狄燠詠柳云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蓋皆模寫李白體而蜀妓贈

陳希夷則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是又其變也
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以意對耳
故前人謂之十四字句或者說子美詩無一字浪發
者人止知以意對不知七十與尋常爲切對也益八
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亦數也故對得七十或者之
言非是如秦州雜詩云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西
南非數也此詩西南字雖非其數而預四方之名與
數相近準或者之言猶得借用如杜位宅守歲云四
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豈飛騰亦爲四方之名耶或
者之說不可信

東坡九徵人散月紛紛出於老杜陪鄭廣文游何將軍
山林詩云稀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
齊武帝孫鬱林王昭業太子長懋之子也武帝永明十
一年七月立明年七月西昌侯鸞廢之鸞卽明帝也

鬱林立者凡一年雖淫昏不道而正君臣之位者亦
已期矣通鑑以前半年爲永明後半年爲建武沒不
見鬱林之號恐未爲得前半年屬之永明固也後半
年沒而不舉何哉鸞既廢昭業復立其弟昭文而鸞
又自改封宣城王冬十月鸞又廢昭文爲海陵王海
陵王卽位歷四月于十一月鸞又廢之而自立跡齊
明之廢立在此一年以此年稱爲建武元年者蓋鸞
志耳然概諸乎奪之權若此等類自當分其年爲上
下但使紀年雙舉行事並列雖繫諸建武之元亦無
傷也今一依鸞志而置踰年之君于無人之地盍不
爲史筆之累哉

堯舜稱帝三代稱王帝王皆天子也春秋之世吳楚僭
王吾夫子爲天王既王矣而又以天之非故爲是誇大而華美之也直以爲吳楚之嫌耳是
則夫子之爲萬世慮也深矣然而後世猶敢以僭言之通鑑齊明帝建武元年載西昌侯鸞徙雍州刺史晉安王子懋爲江州刺史仍令晉部曲助鎮襄陽單下載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惟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漏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惟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戴僧靜對世祖稱諸王爲天王猶謂諸王皆天系似有說也而子懋自以爲天王是其意以王與皇帝等爾故自稱之爲天王也當是時西昌侯鸞方圖弒立綱紀蕩然豈子懋以名爲不足

校而遽爾耶

一切不顧敢以自與如是其輕也是故知爲國者禮
爲重知爲禮者名爲重齊之世禮既壞亂名又盡廢
尚爲國乎哉

兼山郭先生說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之則三十六
又四之則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之則二十四
又四之則六也故曰九六乾坤之策此其言六者卦
別六爻也所得則每爻之正策也言四者策以四揲
也所得則老陽老陰之正數也義固然矣然兼山先
言大數而次言六之四之者皆非也正當云乾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如卦別六爻而一則得三十六又以
四揲而一則得九是謂老陽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如
卦別六爻而一則得二十四又以四揲而一則得六
是謂老陰如此則爲相應耳蓋算術凡言幾之者皆

爲相乘非相除也

陰陽相配之物而老少又必相當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老陽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老陰也老陰老陽相得爲三百六十則周期之日也乾之策一百六十有二少陰也坤之策一百有二少陽也少陰少陽八少陽也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二少陰也少陰少陽爲相得爲三百六十亦周期之日也借使老陽少陰爲耦則得四百暈八課於周期之日爲多四十有八使少陽老陰爲耦則得三百一十有二課於周期之日爲少四十有八多亦不能成歲功少亦不能成歲功蓋陰陽不相當也然其過與不及皆適均於四十八者陰陽老少之數皆相隔者二而乾坤每爻之策皆二十四二之二十四計得四十八也以是推之老陽多於老陰之策七十二則陰不及陽者二爻也少陽少於少陰之策二十四則是陽反不及陰者一爻也

陰不可太過陽不可不及故於乾坤之策不取少陽少陰而專取老陽老陰三百八十四爻不取七八而獨取九六也

國語楚觀射父爲昭王言祭祀云祀加於舉且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晦數以奉之又鄭史伯爲桓公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云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韋昭注云計算也材裁也賈唐說皆以萬萬爲億後鄭司農古數也經常也姟備也數極於姟萬萬兆曰姟經賅姟賅古字通用今作垓等至下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垓之數也李子曰以定名論數宜從古率以攷數論數宜從今率蓋億萬之數今率必盈萬萬而古率祇以十之宜已十之者一進位也是其循前後之名則順而其爲數則局促而易窮謂盈萬萬者所進之位又有二等一則萬之後億之前四進位而一改名一則凡億之後須八進位而一改名是其於前後之名或若參差不齊而其爲數則廣大而爲用則不可以遽窮爲蓋數有通率有進率不可一概論也自一二三四而至十此數之通率也自一十百千而至於萬此數之進率也自分釐毫絲而至於忽此數之退率也其進數無窮而退數亦無窮今且以進數言之自一至十爲十進亦可爲固不必論自十至百自千至萬之類爲十進者爲有進率而一進亦可夫一與十不曰始終之極數不曰相戀之拘於通率而況自萬以上乎故自萬以前每進改名自萬以後雖用進率而其名或改或不改是以有古今之別也自萬至億一進而改名者古率也四進而改名者今率也自億至兆以上又與此不同矣自億以上依古率則一進而改名依今率則至八進位然後得改名也故今之算數自一至億凡八進位自億至兆亦八進位等而上之至於京垓秭壤溝澗正載皆若是而已矣韋昭注前已著賈唐之說後雖復引鄭司農古數之語而卒言萬萬兆曰姟則昭之意實用賈唐說耳史伯論數云十百千萬億兆經垓觀射父論數云百千萬億兆經賅姟賅古字通用今作垓亦作陔皆同經亦數也今算術大數曰億兆經垓邵堯夫皇極數于億兆之後卽繼之爲京求之音義經固訓常而非史伯正爲京耳而韋昭注云經常也經之數今率必盈萬萬而古率祇以十之宜已十之者一進位也是其循前後之名則順而其爲數則局促觀射父之意也詳國語本旨自十百而上皆進一位

以命數昭不及此而遺經誤解已爲背戾乃復云萬萬兆曰姟則是於古今之數兩俱不得其說也爲韋注者奚自而宜其宜云萬萬兆曰經萬萬經曰姟則得其正矣

書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今王其如台此一句蓋重高宗肜日中語也孔安國皆以台爲祖已祖伊自言其身三山林氏以台爲紂自言之案書言台者多是帝王自舉猶稱朕云耳不必求上下義只以一字論之林爲優

西伯戡黎奔告于受孔安國傳云受紂也音相亂孫黎則今之黎城史記作耆何也豈亦以音相亂乎皆不可必也

定風波曲凡有五唐歐陽炯定風波首云暖日閒窗映碧紗小池春水浸殘霞者詩句定風波也至今詞手多爲之此不可以備錄近世趙獻可作詞有曰芳心事事可可者定風波慢也俚俗又有定風波者所謂宮調者也又本事曲子載范文正公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製定風波五詞其第一首云羅綺滿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尋芳去浦映花花映浦無盡處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遨豫功名得喪歸時數鶯解新聲蜨解舞天賦與爭教我輩無懽緒尋其聲律乃與漁家傲正同又賀方回東山樂府別集有定風波異名醉瓊枝者云檻外雨波新漲門前煙柳渾青寂寞文園淹臥久推枕援琴湖自零無人著意聽緒緒風披雲幌駿騮月到萱庭長記合懽東館夜與解香羅掩翠屏瓊枝半醉醒尋其聲律乃與破陣子而但爲改名定風波乎或別有聲調也記以爲但改其名耳不然何爲舉世無人歌之而又補攷諸樂府中無有詞語類此而名之爲定風波者也

東坡贈勝之減字木蘭花有云要賒休癡六隻骰兒六點兒東坡意以爲六隻皆六點此色乃沒賽也然此一句中卅少皆字意卻便是六隻骰兒都計六點而已總得俗俗所課六丁神乃色之最少者耳只欠一字辭理俱謬

詩史云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歐陽永叔謂河豚食楊花則肥韓偓詩云柳絮覆溪魚正肥大抵魚食楊花則肥不必河豚治又以爲不然魚未必食楊花而肥蓋此時魚之所食之物皆豐美故魚自肥也今驗魚廣之處當其盛時莫不肥好豈必其地悉有楊花耶

杜詩宴楊使君東樓云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爲此爲字乃用論語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及三年不爲樂之爲或讀樂作洛者非

前人論三古各別者從所見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從今日觀之則洪荒太極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自羲農至堯舜爲上古三代之世爲中古自戰國至于今日以前皆下古也蓋吾目之所覩者今也古今相對爲辭自非吾身之所接莫非古矣不待千載之上始得謂之古也

俗以優伶爲無過蠢此亦有所出晉語曰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爲我具特羊之羹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

檀弓上子路弗除姊喪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

忍也注云行道猶行人義非是行道之人猶云塗人先王制禮自不可過若謂不忍可除而猶不除塗之人皆有此心安在其爲先王之禮乎故子路聞而除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李子曰天下萬事之不同必歸於至當苟以是而來歸如之何其拒人也祇有受之而已然當孟子時楊墨塞路孟子不以辭而闢之聖人之道息矣因自云今吾之所以與楊墨辨者如追放逸之豚雖已入其閑苙猶恐防閑之不密或奔走而之他故又須時時從而招呼之蓋病異端之甚

杜詩醉中往往愛逃禪或者云逃禪之逃卽逃楊逃墨之逃逃畔也杜詩此言謂逃禪而醉也或者之論非是逃固畔也而謂此詩爲畔然而醉則誤矣逃禪者大抵言破戒也子美意謂蘇晉尋常齋子繡佛之前及其既醉則往往盡破前日之戒蓋逃禪者又是醉後事耳若謂畔禪而醉何得先言醉中乎又有人說云逃禪者逃于禪謂竄投于禪也如其說則大與孟子逃楊逃墨之逃異矣

荀子青出於藍青于藍此語明白無可疑者而東坡以此爲無異夢中語原坡意必以青藍二者皆色不應色出於色而疑爲夢語也坡公㊟不知青自其色而藍自其作色之物耶東坡不喜荀揚學故凡二子之言纖介之病攜攜者無不至

史記載陶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長男往救之既進金于莊生俄而聞赦以爲赦則弟固當出重予金虛棄已而因餞麻察道禁中諫語察遽奏之下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閒君臣俱貶澣戒上令密而自洩其語坐

此謫降臣不密則失身宜矣而爲察者言之無所益不言無所損亟以滑語奏白浮躁傾險賣友要君吁可畏哉事在開元十七年

共七千七百二十八字

王摩詰送元安西詩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其後送別者多以此詩附腔作小桑王唱之亦名古陽關予在廣(盍)時學唱此曲于一老樂工某乙云渭城朝雨浥(里雖)輕塵客舍青青(和剌里離賴)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和剌里離來)無故人當時予以爲樂天詩有聽唱陽關第四聲必指西出陽關無故人一句耳又誤以所和剌里離賴等聲便謂之疊舊稱陽關三疊今此曲前後三和是疊與和一也後讀樂天集林亦辨此云以樂天自注驗之則一句不疊爲審然則勸君更盡一杯酒前兩句中果有一句不疊此句及落句皆疊又疊者不指和聲乃重其全句而歌之予始悟鄉日某乙所教者未得其正也因博訪諸譜或有取古今詞話中所載疊爲十數句者或又有疊作八句而歌之者予謂詞話所載其辭麤鄙重複既不足采而疊作八句雖若近似而句句皆疊非三疊本體且有違于白注蘇志亦不足徵乃與知音者再譜之爲定其第一聲云渭城朝雨浥輕塵依某乙中和之和而不疊第二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依某乙中和之第四聲云三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直舉不和第五聲云勸君更盡一杯酒依某乙中和之第六聲云西山陽關無故人及第七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皆依某乙中和之止爲七句然後聲諧意圓所謂三疊者與樂天之注合矣俗語有心避謗還招謗無意求名卻得名此孟子語也

孟子云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俗語有任眞省氣力弄巧費功夫此周官語也周官云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蕭望之傳鄭朋楚志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腳急也治謂二說皆非楚志猶痛心也楚者謂若捶楚然

後漢臧洪傳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注云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爲郎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于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名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者雲集于京師案范史左雄傳郡國明年有賢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卻郡雄之始爲四十之繼之過抑徐淑深加詰苦者欲以自行其言不少假借也而身忽自舉謝趙二兒爲郎何耶豈初志太銳迺遇至此而忘之耶抑謝趙二兒聞一知十果與顏氏等耶何其所言所行前後自相違戾若是其甚也蓋雄之意始上言時惟患天子之不我聽也已而班下郡國矣猶患天下之不我喜也故因徐淑之舉深詰而卻絕之及其所請之盛行也珍材奇璞亦頗沈鬱於下雄始洒然自悟嚮者之請有近於苛乃奏徵鴻碩居博士職且使公卿子弟爲諸生又見物議無他於是汲引廉建奏之天子而拜爲郎焉凡以自開

而自閻之自奪而自與之初無一髮爲已私計上之爲公是中之正士風下之合與情但其幾甚微權甚密有似於繳繞耳史籍具在載究載復則舉主之得失與夫所舉者之當否又得而言焉三子未必有優劣雄意未必有厚薄始終之時異逆順之情遷首低史記扁鵲傳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徐廣曰一作姓秦氏名越人而不著扁鵲爲官爵爲醫則前未始聞以爲醫則尤非其體若以爲字則史家無言首標其字而續書姓名者閒有之矣必在他傳附見或以字行者亦皆以姓冠其首此單稱扁鵲則斷非其字也又禮經言古人始生命名既冠而後有配名之字五十而後有伯仲之字夫扁鵲之稱既不與越人相干又略無伯仲等意意者其爲越人之號歟書傳不著又不敢以自必每每問人人無知者頃讀道藏經軒轅本記乃始知扁鵲已爲前世名醫案本紀云得岐伯帝乃作內外經又有雷公炮製方又有扁鵲俞附二臣定脈經然則軒轅時已有此號今爲越人之藝獨冠當代故亦以此號之初非越人之自稱也

天體正圓如彈丸地體未必正方令地正方則天之四方之德亦得謂之方也故乾卦不言天圓而說卦則云爲天爲圓說卦不言地方而坤卦則云直方大法華經說五欲曰淫慾曰睡眠曰飲食曰自恣曰貪欲由此五欲遂生一切煩惱故維摩詰云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此言五欲可厭正法可樂雖則云然終不能免愛著之病故佛說世閒五欲樂或復諸天樂比之愛盡樂萬分不及一一切愛盡雖復正法亦不足樂況諸天樂乎況世閒五欲樂乎

東坡書韓幹二馬云赤驎碧眼老鮮卑迴策如縈獨善騎按晉書王湛乘其姪濟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此善騎之騎自合作去聲讀之書傳中言善騎射者多矣今押作平聲定誤老杜詩文思憲帝堯杜牧之詩文思天子復河湟東坡詩文思天子師文母皆用堯典聰明文思語思字舊雨音實作平聲用爲優

賈島詩云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此固無可取者然倒其三二字云孤館留人雨長江送客風則便入詩家閫域矣又俚俗壁閒語風吹前院竹雨灑後庭花其鄙猥甚者也若倒云後庭花灑雨前院竹吹風雖不能佳亦粗可道也乃知作詩鍊句俱要小說載明皇游月宮聽樂事人多疑之以爲無可疑者明皇喜仙而嗜樂性習體服與物合而爲一彼其霄漢之舉絲竹之音雖不實想於一時而方寸之所固有者已去來於夢寐之中也然先夢月宮而後夢聲樂者神仙之事固在於有無之閒而聲樂者乃其平昔所好所謂淪於肌膚藏於骨髓而不能自已者也當其始夢之時於其疑似之念乍萌於靈府故忽然神交於望舒之庭及其心適意暢之極則胸中固有之物不覺自至故卒聞杳眇之音焉此事槩可推見而世俗悠悠者因之附以怪誕之說則繆矣

近世李致美作白雲亭詩云白雲亭上白雲秋桂棹蘭槳記昔游往事已隨流水去青山空對夕陽愁案廣

韻樂機屬卽兩切更無他音而李今作平聲用誤也
東坡赤壁賦云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
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李必以槳方光皆叶不容
有別韻遽認作平聲讀之耳
太史公讚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而李斯上書二
世云田常因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宜蘇子摭遷之
妄也史筆承疑一時誤錄容或有之然孔子弟子傳
與李斯傳所繫者大非若游俠貨殖之比自可審擇
而詳攷之而于一人之身旣以爲叛臣又以爲節士
使後人何所取信哉
老泉旣破楊雄太㊀以爲無得於心而侈於外又以爲
槩天爲之名以儗倅於聖人而已是謂雄之㊀無一
而可取也然老泉乃復作太㊀總例何哉㊀旣不取
則總例亦不作可也今作爲總例而無取於㊀是疑
其父而信於子也可乎老泉之意豈不以太㊀實資
於易其書當廢而雄旣立例矣又不可以盡廢之惟
其總例必如此而後可耳噫言廢則廢言舉則舉旣
欲廢之又欲舉之吾不知其說也
狗偸丈人之承蜩也自謂我有道也五六累丸二而不
墜則失之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之者十一累五
而不墜猶掇之也見莊子達生篇郭象謂累三而不墜則失
之者十一爲所失愈多非也此乃謂所失愈少耳前
累九二而不墜則失之者錙銖失者錙銖謂其取蟬
常失於錙銖之閒習之漸久累三不墜則承蜩之失
十僅有一至於累五與物化則承蜩之時恆若掇取
此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郭旣誤以錙銖爲少
故反以此十一爲多
列禦寇爲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
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注云適去也發去復沓方矢未至的
之妙疏云適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發矢往復重沓
前所謂譬骿括而大者箭方適操未至於的復寄
杯水李子曰注疏前後俱通惟方矢復寓此一句不
通益適矣已往之矢也方矢旣發之矢也去矢復沓
前括而後矢之括已寓諸其弦上矣今郭謂方矢爲
方去未至於的義既詭激而且云復寄杯水於肘上
則元所措之杯果在何處乎見田子方篇
胥易伎係於應帝王疏則云胥徒勞苦改易形容於天地
篇疏則云以是非更相易奪皆不得其說益胥易者
以才智妄易是非伎係者以伎藝自爲拘係故其下
文繼以爲勞形怵心者也胥上聲
歐陽公不信周易繫辭而於序卦則未嘗置論豈於十
翼舉皆不信略摘其一二而言之歟將各有其說或
閒有可否於其中也夫六十四卦二一而次第之則殆
亦有彼此對待者必以爲聖人一一而次第之則殆
有牽强之累必以爲後人所述特託孔子之名以取
信於世則是輕以誣聖瀆也與其誣之毋寧信之此
蓋孔子見古之易書其諸卦前後相聯悉已如是因
而次第之以爲目錄云耳初非大易之極致也或者
欲以此爲繫文之深旨則謬矣
老杜寄高適岑參詩云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俾明文遠
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口駱富唐近代惜
盧王似爾宮仍貴前賢命可傷以此詩證戲爲等篇
則此老未嘗鄙四傑也
葛洪稚川自號抱朴子著內篇二十卷外篇數十卷內
篇則多述仙人丹藥神變之事外篇則文字雜著而

已虐藝文志錄內篇於道家而神仙類關之其外篇
正宜歸之道家而列於雜家類中蓋皆致之不精也
柳子厚爲伯祖妣李夫人墓志銘末云良之山兌之水
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麟趾誰之言者青烏子
青烏子葬書也李夫人葬時未必專據此書但文勢
至此因而用之耳然柳之抒意亦或用翟方進傳跋
當復兩黃鵠語乎案地理新書云孫李邕撰葬範引
呂才葬書所論僞濫者一百二十家奏請停廢自爾
無傳且具列僞書名件而青烏子葬經亦在其閒則
知子厚時此書復行於世也

楚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札甲葉
也射貫七札言其能陷堅也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
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以一矢復言其射必中也事
俱見左傳成十六年然養字前後無音則自合如字
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荀

讀之而世俗皆從去聲其必有所本乎不爾則妄作
者也

旅卦九三上九 旅之時各以陽剛居物之上俱遭
焚毀故九三之象則云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上九之
象則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謂三上兩爻義當如是
耳王輔嗣曰三居下體之上與二相得以寄旅之身
而爲施下之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故次焚僕喪而
身危也王說雖近而說不明與者相與爲親比也三
居旅泊之時以孤子之陽下比二陰喪亡之義也今
止謂思及於二則王之說褊矣

周顗歎重桓彝云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人也渭上老人
以爲古人語倒治以爲不然蓋顗謂彝爲人不擧世
多忽之所以見笑於人耳此正言其美非語倒也
張祜詠薔薇花云曉風抹盡燕支顆夜雨催成蜀錦機

當晝開時正明猶故鄉疑是買臣歸薔薇花正黃而
此詩專言紅蓋此花故有紅黃二種今則以黃者爲
薔薇紅紫者爲玫瑰云

成武巴嶺答杜二見憶云可但步兵謂顏延年非阮籍也沈約宋書曰顏延
最能詩步兵好酒疏誕不能拘俗當時劉湛言於彭城
年領步兵好酒疏誕不能拘俗當時劉湛言於彭城
王出爲豕冀太守光祿則謝莊希逸也仕至光祿大
王出爲豕冀太守光祿則謝莊希逸也仕至光祿大
夫

詩序國史明乎王以風其上疏曰明曉得失之迹哀傷
而詠性情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
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
要其國史所爲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
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
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荀

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史官自
有作詩者不盡是史官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
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
史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李子曰凡詩之
去取皆關乎國史之手序因論變風變雅故下文復
言風雅皆本於人之情性風雅無正無變雖皆出於
人之情性亦由國史明乎得失之迹知作者之志所
傷者人倫之廢也所哀者刑政之苛也吟詠情性將
以風上也又知作詩者近能達於事變遠能懷其舊
俗是以詩之去取無一之不當焉故曰發乎情止乎
禮義夫其始也一出於人情而其終也常止乎禮義
非洞達作者之旨何以及此哉子夏所以不推作者
之功而於風雅之體禮義所止一歸諸其國史也言
詩者矣今鄭氏乃謂詩無

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故讀稱國史孔氏又謂凡人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是何言歟

又鄭答張逸曰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李子曰鄭說誠有據然未審令瞽矇歌時先已有其聲耶悉使之創其聲耶只如鄭說則是初得詩時略無其聲國史去留既定而後樂工造作新聲以配其辭也竊以爲不必皆然觀今所傳三百五篇雖其辭之多寡不同而章句大率相類不容併以所得之篇偏付瞽矇令隨其辭而爲之歌也蓋采詩者初得辭時或有有其聲者亦或有無其聲者其辭之去留則在乎史官其美者錄之惡者棄之其聲之去留則在乎樂工視其合者因之其不合者改之或因或改皆不以詩緯爲據誠得之矣及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說詩含五際則復以汎歷樞推云午亥之際爲

工始創爲聲調以配其辭耳

六義疏曰周禮太史言六詩彼注云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諭之雅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疏又云其實美刺俱有比興又云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又云凡詩文直陳其事不譬諭者皆賦辭也又云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鳥獸草木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李子曰比興之爲譬諭等耳論語詩可以興孔安國云可以引譬連類引譬連類非比而何比興雖等爲譬諭中間自有小別亦不敢直爲一等也但前說主以比爲刺興爲美則乖矣孔疏概言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蓋有見於此也然則前說亦胡爲專以善惡爲言乎故鄭司農以比爲比方以興爲興起己心意此誠得子夏之旨也顯達明悟前說不暢因復辨云比顯而興隱故比居興先尋顯達此語特解駁鄭司農意耳校之兩說後說爲優但興字乃有兩讀讀從平聲只爲興起己意之情讀從去聲則爲興起之興

四始正爲國風大小雅及三頌耳鄭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是也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此圖讖家語顧何足信乎故鄭解四始專以人事言之不以詩緯爲據誠得之矣及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說詩含五際則復以汎歷樞推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是何耶乖角猶言乖張蓋俗語也然唐人詩有之獨孤及酬于逖畢曜問病云救物智所昧學仙願未從行藏兩乖角蹭蹬風波中

蜀志馬良與諸葛亮書曰此乃管弦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晉書謝尚作鸚鵡舞王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中旁若無人又樂志云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彈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蓋節者節奏句讀也擊節猶今節樂拍手及用拍版也故樂家以拍版爲樂句馬良書稱敢不擊節謂敢不賞音也吳諸葛恪乞佃廬江皖口襲舒以圖壽春孫權以爲不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徙屯於柴桑恪與丞相陸遜書曰揚敬叔傳述清論方今人物凋盡守德業者不

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恪意以楊所論述切中時病既聞此語使已喟歎然當時之人誠無知者已獨擊節以稱賞之耳

皮日休七愛詩房杜二相國云骯髒無敵才磊落不世遇美矣名公卿魁然偉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案魏晉舊制三公黃閣廳事始得置鴟尾陳後主以蕭摩訶爲侍中特詔開黃閣廳事寢室並置鴟尾然則黃閣鴟尾皆宰相所居之制也自唐以來亡之矣今人舉皮詩往往以黃閣作黃閣徧攷書傳宰相無有黃閣故事

李太白送李女眞到邊墅然也凡墅鬼纏去聲會平匾凹尖口掌腦團固陀陽汉皆取其地勢而名之

內則馬黑脊而般音班臂漏鄭注云漏當爲螻如螻蛄臭也螻蛄之臭大抵爲土氣也居土者多以此爲名故以蛙爲螻蠅蟻爲螻蟻

洛言洛下稷言稷下相言相下敎倉言敎下吳郡言吳下又今人言都下縣下言稱下者猶言在此處也

句當二字自唐有之德宗時神策軍又特置監句當以寵宦者貞元十二年改監句當爲護軍中尉以命寶文場霍仙鳴至炎宋過江後以避諱改句當爲幹當則幾於契口令矣

黃霸爲潁川太守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佐長班行之於民閒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材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

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治爲天下第一前後八年郡中愈治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下詔稱揚以爲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吏民嚮於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及代丙吉爲丞相總綱紀功名損於治郡時張敞舍鴟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以爲挾詐干名霸又薦史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且令受丞相對霸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李子曰聖賢不能違時而能順時苟非其時而强爲之不仆必顛觀霸之始爲潁川也其用志亦遠矣既爲丞相蓋將使天下之廣爲一潁川之治也而宣帝之心則有異于是焉宣帝爲政務欲使天下之人雖一毫髮之細蔑敢有欺于我生殺予奪惟我所欲是則宣帝之心也霸乃欲班布教化一如潁川時則所謂東南兜而西北矢也庸烏得而合乎若張敞之刻峭則眞與宣帝同之故出一言以劾霸而霸不復振亦理勢之常也敞舍鴟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欲以聞而敞逮奏之帝遽信之而霸以是疏何帝之不諦如是甚耶夫霸之神鴟雀也此亦微瑕細纇初不足咎況欲以聞之而實未以聞乎帝乃以此罪霸至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則宣帝之于大臣恩亦薄矣蓋宣帝之心與霸本殊雖以一時之譽而相之其論議大事必多有以忤意特無以爲名誚之耳一聞敞言則謂霸之所爲皆無事實張皇布濩祇以虛名撼我今又以鴟雀自爲治政美應則其僞僭欺君其來審矣可不黜之乎此所以疏霸而無疑也噫常人之情與己少同則親與己少異則疏自古及今其孰

不然何獨漢宣帝一人而已哉吾姑借霸行事以明
夫人情同異之別云
世之勸人以學者動必誘之以道德之精微此可爲上
性言之非所以語中下者也上性者常少中下者常
多其誘之也非其所則彼之昧者日愈惑頑者日愈
媮是其所以益之者乃所以損之也大抵今之學非
古之學也今之學不過爲利而勤爲名而修爾因其
所爲鞮而引之則吾之勸之者易以入而聽之者易
以進也求之前賢蓋得二說焉齊顏之推家訓云自
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
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
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終不
爲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則今人所
謂良田千頃不如薄藝隨身者也韓退之爲其姪符
作讀書城南詩云金壁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
之身身在卽有餘則今世俗所謂一字直千金者也
古今勸學者多矣是二說者最得其要爲人父兄者
蓋不可以不知也

敬齋先生古今黈卷之五

離卦六五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疏謂進王而言公取其便文以合韻本經未必有此意王公亦一體也王公階級雖殊然五等之爵以公爲最貴公侯不嫌爲君但俾爲王耳又疏以離爲附著釋文離字音作去聲必當與麗同之

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於剛長故不能遂疏云退謂退避遂謂進往覩注疏大意當謂外卦以向上爲退向下爲進又象曰不詳也疏以詳爲祥云祥者善也注及釋文俱無所發經疏詳祥不別豈古字通用乎然伊川易傳解此爻云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角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不能是其自

處之不詳愼也此說爲優

文章兩字之學兩字之體變變不已遂至於無窮然用沈存中括棊局法求之亦自可盡沈謂棊局之多非世間名數可紀但連書萬字五十二卽是局之大率彼局路止於三百六十一而其變動已無名數可紀況數字之多乎今謂其數可盡者世間字書固有限量其變雖多亦不容以無盡也嘗試以一二字約之其數遂無所逃一二字旣已得之則雖多至百千萬皆可以得之矣且以一字爲主而欲括盡世間多言之變者以一字乘舉世所有之字而倍之復虛減元數畀一是也所以書以盡乘字數而倍之者旣立一字爲主客之中一正一倒也所以虛減元必多銍艾觀之也疏釋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鎛鉏類或云鋤也銍穫禾短鎌也疏又引管子云一農之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荷天之休傳云球玉綴

表旒章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小玉尺二寸圭也大玉琰也執圭搢琰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繆著攡負天之美譽爲下國諸侯之表章

鄭以爲湯受二玉與諸侯會同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繆又云春秋襄十六年公羊傳云君若綴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爲諭故易傳以猶結也秋官大行人及攷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之練九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李子曰案襄公十六年公羊傳云公會云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旗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

堕爲贅堕矣以旗旒諭者爲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天子旒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據公羊傳與毛鄭二說其實三家俱不同而詩疏援引公羊之語者以綴贅同音彊爲說耳世之爲文之士不復用古詩說凡言人主之危難便言綴旒甚失義理釋文綴陟劣反又張衛反綏所銜切絳帛韻又史炎切旗幅爲綏今孔疏依鄭說云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綏則綏正當從史炎切讀之而釋文止音所銜反計兩音義必不殊

臣工篇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注庤具錢銚鎛鎒銍穫鎌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觀之也疏釋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鎛鉏類或云鋤也銍穫禾短鎌也疏又引管子云一農之

事必有一銚一鎛一銚然後成農疏又云鄭讀爾雅以淹爲奄故云久也王肅云奄同也李子曰銚鎛類銚穫禾鎌此二物無疑惟錢銚爲刈物之器其義頗昧說文止言古田器不言所用而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疏因朱注遂以銚爲刈物之器以詩意求之銚必開墾之器或種蒔所用決非刈物之器也何者農事耕穫悉有次第必先耕種然後鋤耨既堅既好然後收穫故錢也鎛也銚也詩人以次言之若以銚爲刈物之器刈卽穫也穫卽刈也兩句之內前後重復而復雜言鎛耨此詩不亦太猥亂乎乃知銚爲耕墾所須但古今器用不同名號隨時屢改不可攷耳奄觀字鄭氏讀奄爲淹以淹爲久既不可從又以觀爲多亦不可曉王肅解奄爲同孔安國注書亦以奄爲同則奄字當從同義觀者止是觀漁

觀稼之觀此詩蓋謂命我眾農具女錢鎛等物以趨事候秋成時同汝共觀見其銚刈之功也

前李廣傳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張騫將萬騎與廣異道匈奴將四萬騎圍廣漢兵死者過半廣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爲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顏說非是先言漢兵死者過半明日復力戰不言勝負何得爲虜所勝又能勝虜乎蓋廣敗衂當誅以騫失期後至而廣獨與虜戰其功過相補此謂自當亡賞

又李陵傳搏戰如淳曰手對戰也蛙曰搏戰若烏歇之攫搏而戰也如淳言手對戰自何言歟戰自相對又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李子曰謂士氣不起及士身不時起皆非正謂鼓音不起耳不起不振起也李賀詩云霜重鼓寒聲不起蓋用此語

又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蛙曰倉卒之際人各持冰一片以備渴若曰人須五升此甚無理顏以半爲判謂判爲大片亦太繳繞半字從片音讀爲是

又田蚡傳蚡爲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甚謂自尊高示貴寵也蛙曰侵與寢同古字通用寢不揚也服說短小非生猶身也貴甚貴重之地生貴甚言身居丞相之位也不與上文爲人相屬顏說自尊高示貴寵非

又蚡以肺附爲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折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猶甚也一說以上下文斷之其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肺附二說以上下文斷之其後說爲優肺附二字此一卷凡三見此與灌夫傳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附又韓安國謂田蚡曰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披尋語意皆是過自卑抑若以肝肺爲解卻見親密之甚其下非痛折節至天下不肅數語頗說不乖此謂非痛自折節以禮屈下於人則天下不敬重已故下文云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是上禮屈於人之一端也其上文亦云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此其前後之意極明白也師古解以禮屈之禰謂屈已爲屈人是何說耶師古意必以爲其下

文有坐其兄北鄉自坐東鄉事而此言折節以禮屈之當是使人屈節以下已也殊不知蚡始則折節下士■漸權移人主其終驕恐至於如此耳

灌夫傳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能爲石人耶此特帝在卽位時之屬太后既自言百歲後人皆魚肉吾弟故又言景帝㊢能爲石人而不死耶此田蚡特以帝在卽得祿祿苟活設爾百歲後是汲鄭之屬㊢有可信者乎師古曰石人者謂常存而不死者乎師古以祿祿爲循眾則指言景帝汝在尚循眾也是屬卽汲黯也田蚡也是屬多等凡六十也其說雖通殊爲牽強

又田蚡怒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服虔曰禿翁言嬰無官位版授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禿言當共治一禿翁也師古曰服說是蚡曰服說非張說是張說雖是亦頗鑿禿翁祇謂年老髮少耳不必言嗜酒而禿也

又劾嬰濆嬙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嬙詔有害不害也蚡曰嬙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嬙詔有害不爲國家害也

東坡大全集所載漁樵閒話凡十一事萬回言明皇五十年太平天子一也李嬙眞才子二也霓裳曲誕妄惑人三也妃子竊吹㊢王玉笛四也田承嗣殺舞馬五也李忠化虎六也王轂玉樹曲七也聶隱娘爲劍俠入也長慶中人見倀鬼丸也李尚書以皮城守五倀死求德政碑十也李義山賦三怪物十一也其言頗涉粗淺恐非坡筆縱是坡筆決其少作然獨記倀鬼一說爲能曲盡小人之所爲雖百世不可廢也又載艾子雜說凡四十一事雖俱俳優俚俗之語而所託諷大有切中於時病者卻應眞出坡手

又坡集中有詩評兩卷引據叢雜殊可鄙笑益中閒既有坡說而復有後人論坡者一切以坡語槩之不知其纂集者誰也

地理新書載三字姓宮音曰步六孤商音曰可足渾角音曰侯莫陳羽音曰赤小豆郁久閭此等已不可攷而又載三字閥五音者曰破六韓阿遼多等凡六十姓前步六孤等皆有音而此悉闕之豈前步六孤等五姓可配以五音而此六十姓無所屬乎夫有是姓則有是言有是言則有是音而此六十姓無音者當是昔人以五音姓氏相配時未始知之耳且三字姓其無音者尚如此之多況自死獨膊井强六斤等以四字爲姓者耶以是知音姓相屬眞同戲論

用爽厥師則爽爲明女也不爽則爽爲昧父母昆弟則昆爲長垂裕後昆則昆爲後嚚虞如也則虞爲喜開於憂虞則虞爲懼貴介公子則介爲大憂悔吝者存乎介則介爲小亂臣十人則亂爲治亂邦不居則亂爲危媚茲一人則媚爲佞秉心塞淵則塞爲實茅塞子心則塞爲蔽飲酒溫克則克爲艮克伐怨欲則克爲很降之百祥則祥爲吉嘉有祥桑則祥爲凶汨作則汨爲治汨陳五行則汨爲亂擾兆民則擾爲安庸人擾之則擾爲煩必有忍其乃有濟則忍爲忍人殘忍則忍爲暴皇極則極爲大中至正之道六極則極爲貧窮大惡之稱因知古人文字字無定論惟所從言之異（案此條見卷二第少澤虞墨耐汨五字）今人以有書借人借書還人爲二癡此出於殷芸小說

云杜預書告兒古詩有書借人爲可嗤借書送還亦可嗤雖癡嗤兩字不同而意則同之

李白寄遠云一日望花光往來成白道注云一作日日采蘼蕪上山成白道小本云百里望花光往來成白道三聯意各不同予謂前聯爲勝

東坡詩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使花開按古今詩話云韋七七每醉歌云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又詩史載殷七七事云七七有異術嘗與客飲云某有藝成賓主歡卽顧屛上畫婦人曰可唱陽春曲婦人應聲隨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家柳自飄香雪如此者十餘曲然則使花開者乃韋七七非殷七七也東坡此詩談以韋爲殷耳不然二事所載果有一誤也

淵明貴子詩云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又云天命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而杜子美以爲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黃魯直嘗淵明責子詩後乃云觀淵明之詩想其爲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於詩可謂痴人前說不得夢也如魯直此言則子美爲俗人淵明而果未達道乎子美之言亦戲言耳陶杜兩公之詩本皆出於一時之戲誠不可以輕議也當爲知者言之

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有以兩宿爲一次者有以三宿爲一次者或者謂四正之位其所據不得不大故占三宿其餘各居一偏故止二焉此果有定論否前律曆志云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一百一十二度東方七宿至少較南方少三十七度又逐宿較之觜宿不及井宿者三十二度雖其

或以甚多而或以甚少也是則天體可以強占天星可以强分其于二十八宿之內亦可以增之也設令今人有自我作古者出分周天爲二十四宿方別居六定之爲九十度有奇次則居二定之爲三十度有奇其誰曰不可若然則次舍乃更易分中星乃更易見弧建之類皆可以爲列宿而列宿之度數亦必不至於多寡之懸絕也然而聖人不爲是截然易曉之術而反立參糅難明之數何者蓋其妙達無方以神道設教奇耦錯綜中有深意于其測望之時略取其易見者而强名之以詔後世耳月令日在營室疏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辰有三十度總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別爲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爲二十四分幷之爲五百四分十二辰分之辰各

得四十二分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行一會惟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李子曰度不別爲一百分而別爲九十六者取分下之全數耳若以一度爲一百分則五度四分度之一通分內得五百二十五郤以十二辰分之則辰各得四十三分七釐五毫亦爲四十三分四分分之三也㊀法雖有小分小杪然此四分度之一本以零數雖計故分割之時欲得全分今於分下又帶零數則無再分必欲再分則其數轉煩所以度別爲九十六分而於除之時每辰之下各得其全數也

屈原傳原勸楚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盡楚世家載勸殺張儀者乃謂昭睢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爲簡冊繁多要使姓名互著則在左氏春秋傳有之在遷史故無此例若以爲昭睢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則屈原傳略無昭睢一言而原之事跡明白乃爾兩者皆無所據何耶此蓋舊史去取失當馬遷筆削時不暇前後照顧隨其所載各自記之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

乘輿之乘經史音釋俱去聲讀者杜詩巴山云巴山遇中使云自陜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而乘字作平聲用之似誤

詩采芑篇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淵淵自爲鼓聲闐闐自爲軍旅眾多之狀闐闐猶俗所謂駢闐也而鄭氏以爲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詩意恐不其然

雨無正篇曷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鄭以巧言爲善言謂以事類風切凱徹之言非也此乃巧言篇所謂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之巧言也巧言中蛇蛇碩言出自口矣此乃當篇所謂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之行言也而毛以蛇蛇爲淺意鄭以碩言爲言不顧行皆非也

信南山疆埸翼翼自是疆畔比次整齊之意毛以翼翼爲讓畔疏又以爲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場之上翼翼然開整讓畔然則下文黍稷彧彧亦當云黍稷所生之地其農人皆彧彧然有文禮也尋文觀義㊁有如是之理乎

角弓無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徹小人與屬猱之性善登教之登木則登必高塗之性善附以之附物則附必固以喻小人之性喜讒佞而幽王好之則讒佞必愈甚故詩人曉之曰王其勿教猱猱之升木也若教之升木是猶以塗塗物豈有不附著者乎言小人不可昵近惟當信任君子耳今王不知其然於其九族之中號爲君子有徹美之道者可親而不親乃於讒諂邪佞之小人與之連屬也鄭氏箋以爲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又謂君子得聲譽小人樂與連屬實所未喻

白華篇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實勞我心正指申后爲碩人如碩人其頎衣錦絅衣皆指美者而言理明白而辭婉順無一毫可疑而說者乃以爲襄姒一何所見之偏耶

詩大明篇會朝清明毛云會甲也疏謂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毛云會甲者非訓會爲甲以會朝爲會甲也以會朝爲會甲者謂共會于甲子之朝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又曰羣后以師畢會皆會集之明文也會朝清明言所會甲子之朝不待前徒倒戈

己蔪殷紂天下翕然變濁亂而爲清明也疏謂甲
子之朝則誠是而云會值則與毛傳悖矣
生民或簸或蹂毛云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蹂之言
潤也舂而杵出之簸之又潤溼之將復舂之趨於鑿
也疏孫毓云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簸糠矣而傳以
蹂爲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而後蹂也既蹂
卽釋之烝之是其次也箋義爲長李子曰孫毓之言
非也蹂者投抄之也今之舂者既已簸去其糠矣必
須重爲蹂投然後復投臼中而舂之先蹂後簸自爲
次第然今蹂字次簸而言則是未簸以前將舂之際
蹂雖不舉其蹂自明又既簸且蹂必將復舂再蹂舂
既酔篇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李
足以見趨鑿之意矣孫取鄭說爲長則必以蹂爲潤
溼當之以蹂爲潤匪治攸聞

子曰羣臣助祭之時更相攝歛濟濟然威儀其是可
謂人有士君子之行矣羣臣所以皆然者豈非君子
之成王有孝子之行以感動之乎成王之有孝子之
行也無有匱竭常能錫予汝之族類德教所漸天下
成風故使羣臣化之威儀如此今鄭氏以爲王之羣
臣威儀甚得其宜皆爲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則
此說失之矣其實經中君子皆斥王而言鄭祇以序
稱人有士君子之行遂誤箋此何直指羣臣若必謂
之羣臣則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
祚胤果何屬歟疏家既申毛說復與鄭同又以謂羣
臣有此孝行不有匱竭能以此道轉相教化則天長
賜予汝王以善道意謂臣行大孝天錫人君以理推
之一何乖異蓋天子之孝莫大於使天下太平以此
錫類則宜乎當世人有士君子之行此詩之本意也

徵齋古今雜五

徵齋古今雜五

徵齋古今雜五

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圭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耶鼓吹者所謂鹵簿之鼓吹也稚圭自以蛙鳴爲鼓吹今以蛙鳴爲笙歌亦似與本事不類

相於相爲也俚俗語耳而老杜詩兩用之贈李八祕書云此行雖不濟良友昔相於奉贈盧五丈參謀云老矣逢迎拙相於契託饒

馬援傳乘下澤車注云周禮曰車人爲車行澤者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然則短轂則狹車也下澤車言低且狹也又御款段馬注云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注非是款段蓋連緜語猶今世俗言骨董云耳

五星聚非吉祥乃兵象故高祖入關五星聚于東井則爲秦亡之應攷之書傳五星之聚不獨漢世有之在唐世爲尤多武德元年七月鎮星太白辰星聚于東井二年三月復然是年關中分裂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于箕尾燕分也占曰無德則殃至德二載四月歲星熒惑太白辰星聚于鶉首元和十年六月四星復合于東井皆占中外相連以兵乾元元年四月熒惑鎮星太白辰星聚于營室太史南宮沛奏其地戰不勝三年七月壬申五星並出東方占曰中國利中國利則四夷被兵也貞元四年五月歲星熒惑鎮星聚于營室占曰其國亡地在衛分元和十一年十二月鎮星太白辰星聚于危危齊分又十四年八月歲星太白辰星聚于軫軫楚分占曰兵喪開成四年正月熒惑太白辰星聚于南斗推㮣度在燕分占曰內外兵喪改立王公咸通中熒惑鎮星太白辰星聚于畢昴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衣覓

軍府稱臣以厭之文德元年八月歲星鎮星太白聚于張張周分占曰內外有兵爲河內河東地大約星聚少則其用兵少星聚多則其用兵多天變人事有若符契焉或曰星變偶然耳隨變隨應未必然也或者之言非也姑以唐事驗之其大者有微則其餘槩可見矣太宗貞觀年中天下太平不聞有星聚之異天寶九年五星聚燕後數歲安史煽禍中國塗炭至累世不息是何得爲偶然哉

敬齋先生古今黈卷五

共七千八百五十六字

敬齋先生古今黈卷之六

渭上翁公論史記子政說云邶鄘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期音基大期者周歲十二月也太史公傳特著此者所以證諸侯之史妄世傳之非李子曰大期之期止當如字讀不當音基期謂生產時限耳今音基而解作十二月甚與本文相戾渭上翁長于史學者也所著公論誠公不誣但此段可削去

晉書王獻之爲謝安長史太極殿新修成欲使獻之題其牓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牓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猶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㊀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書法錄云魏明帝淩雲臺初成令韋誕題牓高下異好就點正之因危懼以戒子孫無爲大字楷法王僧虔名書錄云魏明帝起淩雲臺誤先釘牓而未之題籠盛韋誕虎盧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李子曰魏明帝之爲人人主中俊健者也興工造事必不孟浪況淩雲殿非小小營構其爲匠氏者必極天下之工其爲將作者亦必極當時之選樓觀題牓以人情度之宜必先定豈有大殿已成而使匠石輩遽挂白牓哉誤釘後書之說萬無此理而名書錄載之晉史又載之是皆好事者之過也名書錄又謂去地二十五丈以籠盛誕鹿盧引上書之事果可信耶晉書雖引此事而復著獻之語謂㊀有此事則亦自不信也書法錄言高下異好令就點定誕因危懼以戒子孫則此說其或有之晉書又稱誕書比訖鬚髮盡白此尤不可信者前人記

周興嗣一夕次子文成鬚髮變白已屬繆妄而誕之書牓特其頂耳危懼雖甚安能遽白乎

世本云奚仲作車或謂虞書云車服以庸奚仲乃在唐虞之後何以謂之始作車乎予以爲不然蓋奚仲以前雖已有車殆皆椎輪制至奚仲則加改而新之亦得謂之作也

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金石竹匏土革木七音乃世間自有之物惟絲不然必蠶於桑者之手而後成焉世本及桓譚許慎皆云神農作琴而蔡伯喈琴操云伏羲作琴夫有琴則必有弦有弦則必有絲絲之爲用當不專於弦索蓋以織縑帛製衣服而爲之主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說者曰軒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則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然則羲農之世其無絲也審矣此時無絲又焉得以爲弦索者予吾謂蔡邕及世本諸家之說皆妄也弦索之音必自夫黃帝時有之或者難予曰羲農之世果無絲則易胡云乎庖羲氏作結繩而爲網罟曰遂古悠遠是之與非非我輩所能悉大概曩之所爲繩非若今之所爲繩也營繕之類皆得爲之豈可以網罟而擬弦索哉

相如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鄠鎬潦滻紆餘委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瀺乎滇滇東注太湖在吳縣尚書所謂震澤也沈存中駁之曰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入震澤渭上老人蕭公復爲辨云此自賦客誇大之辭廣張瑰瑋奇怪之說以動蕩人心然後列其諫諷之言耳固非法度之言也安可以圖經地志責其

物產所生成山川所終始哉沈存中譏相如亦自强解事也李子曰沈存中雖似强作解事相如亦自强爲文飾公亦與强出理文人誇誕固其常態然要不可以悖理賦雖主于華掞何至使秦川之水曲折滓南王先生病淵明歸去來辭樂琴書以消憂謂既云樂琴書矣復何憂之可消乎王先生亦過論矣語述而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自言樂以忘憂自謂樂道以忘憂也孔子樂道以忘憂淵明樂琴書以消憂豈惡乎不可爲政篇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疏云衆星共尊之故釋文其音去聲鄭㊂作拱俱勇反鄭說實優故學者皆讀

從上聲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疏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治曰孔注是邪疏非此益謂先德行而後言語也先行斷句其言而後從之者猶云而後其言從之邪乃謂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殊無義理

奚其爲爲政疏云此外有何事其爲爲政乎依疏此說是二爲字俱平音也予謂不然奚其爲爲政者此言孝友便是爲政之實何必爲人復爲政乎上爲字于僞反

述而篇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言當時貴文章而賤德行文莫吾猶人也猶言文章吾不能如當時之人身行君子之道者則吾未之有得也未之有得猶言未之見也

史記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從湯以爲相李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然則必有道而不肯以輕出者謂之處士可也中無所有而尸處士之名者索隱而行怪者也故杜牧之送僧處士序云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其在山也非頑如木石也其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㊂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論人若牧之則所謂不失名實者矣而今也畫工鏤師人人得而稱之人人得而與之彼其畫工鏤師果皆伊尹之徒哉

前人辨開元通寶錢爲高祖時鑄歐陽詢書後來無再鑄者此放鄭之不精也案唐食貨志云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又云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兩賈不通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又云開元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諸道置監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是則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高祖時已置此錢高宗時又鑄之㊃宗時又鑄之不得獨云高祖時鑄此錢也錢又舊有三等曰八分曰篆曰隸不得獨云歐陽詢書之也今所存止見詢書者蓋爲分篆二體者甚少耳

漢書李廣傳元狩四年大將軍等大擊匈奴廣爲前將軍大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幷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少水草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毋令廣當單于廣固辭大將軍勿聽令長史

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慍怒又廣與右將軍食其趙卜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後大將軍還使長史持精醪遺廣因問其失道狀廣未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曰諸校尉亡罪乃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之莫府三字凡兩見顏師古注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顏說非也之語佐此廣之莫府謂李廣之莫府也若以之爲往以莫府爲衛青莫府則何爲曰急詣部如書也其下文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其意與此不殊廣以長史責其莫府上簿因拒之曰諸校尉亡罪乃自我失道吾今自上簿已而

廣身至已莫府中乃謂其麾下云云前以廣不從故令急詣部後以廣失道故令急上簿長史之責廣者此二事耳俱非使廣親往大將軍府也莫府雖將軍所居其下諸校尉幷參佐等皆得言之上文莫府省文書是也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媪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衛媪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霍去病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婁史又云子夫幸有身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李子曰衛霍皆淫婦人所生賤緣中宮爲侍中至封侯乃知功名之來初無分于君子小人而恆在夫逢與不逢之間世之人有

少才力輒抗志自負必期一日攫取富貴于霄漢之表以致敗衂者多矣㊟知運有通塞數有奇偶者乎故孟堅備錄二子始終之事云青爲平陽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嘗至甘泉居室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覩史筆所著則二子之所遭遇槩可見矣

衛青傳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爲一級治曰生獲不當言級此顧上斬字爲文而顏顧捕字爲解誤也既言斬復言捕者先捕得而後斬耳

霍去病傳爲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摇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

鷁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師古雖破服音然依服音讀其義亦通而顏直不取者正用荀紀文耳此二字集韻亦皆收入去聲蓋與顏意同也老杜詩悉作平聲則實用服注也驃騎之驃今世皆作去聲讀又不作飄音而直作票音則又異于服音矣

又捕斬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師古兩說俱通然當字不舊音切後人無所適從據當字亦有兩音平聲讀者謂其過相當之數則師古之後說也去聲讀者猶今世俗言其太甚者則師古之前說也又下文殺傷太當師古曰各大相殺傷治以爲不然殺傷太當止是殺傷大率相當此當字乃從平聲讀

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十七師古曰祭天金人今之佛像是也屠音儲師率減十七者言其破敵故剋如之師十滅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蘇曰捷捷報也首虜言級者言虜得而斬之師率減十七言漢兵少而匈奴兵多也去病能以少勝眾故嘉之師古謂師爲匈奴之師史法匈奴兵不得言師又謂所滅爲漢兵失亡之數武帝此語本欲褒賞去病之功不宜復言漢兵有失亡也二說俱不安

渾邪王等謀歸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爲要約來言之於邊界蘇曰道音導使人先要約令漢軍導引入邊界

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驌種馬于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治曰今回紇人善畜驌驦有日行七八百里不必驌種耳其驌生時須剖母腹亦有不剖而生者然其力不及殺母者單于所乘必此類也以驌堅耐馬易乏故不乘馬而但乘驌也

羸字按韻作羸或者羸與裸字同音羸羸聲又相近故借用之不爾乃印本之誤

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邱呂反以是推之去病之去亦應上聲讀而音發不著蓋闕

約經齊絕大幕治曰絕字李廣傳南絕幕師古曰絕渡也

去病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穴蹋鞠也服虔曰穿地築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臧踘而戲也蹋音徒臘反鞠音鉅六反蘇曰鞠今之氣毬也古質朴不解蓄氣故但實之以毛穿穴蹋

鞠者穿地築作場穴蹴蹋毛毬其中蓋古軍中之戲非若今世築毬之巧也

師古曰最亦凡也此說不通下連言大將軍青凡七出則最不得爲凡最者功最之最言功之最大者也上文曰詔青尚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曰于此云字下發注又以最字獨爲一句恐不合班固意愚以爲云字當下屬不當上屬云最者云功之最大者也故前最最大將軍後最最票騎將軍

隋志云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蓋西晉未有此法也于南渡後始有之今世定稅錢則每三十分中取一與古不同隋志云萬錢估四百是三萬錢估一千二百也據今法三萬止取錢千是今輕於古六分之一也隋志又云賣者三百買者一百今法亦與此不同今則應有市易而湏稅者有契坐買主無契不知賣者爲不足且無所事券劑故不當輸而買者已費錢故輸少殊古法意謂賣者得錢故輸多買者不足且無所事券劑故不當輸而買者已費錢故輸少殊坐賣主則今之法課之於古大爲緩密而詳盡也蓋爲有餘且文契須在手故當輸至其買賣而無文契書匿物不稅則自是賣者之罪此豈不爲緩密而詳盡于古乎

楊子雲謂餘耳光初寶灌凶終此語頗不類于雲所謂光初者謂有昧於卒也所謂凶終者則必謂有吉於始也皆指交友之難而言之餘耳初相與爲劾頸交可不先爲光乎其後迭相魚肉是於卒甚昧昧也若王孫仲孺則有異爲是矣始嬰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夫亦得嬰逼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是其始相得甚驩也厥後夫

爲嬰故遂怒武安侯蚡罵臨汝侯賢灌至眾辱程將軍不識夫既繫居室蚡遣吏分曹逐諸灌氏嬰姻爲資使賓客請嬰之夫人諫嬰毋銳救夫恐併得罪嬰曰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盛推夫善且言蚡短卒與俱棄市是二人始終之閒交友之分無一毫之不盡也若嬰之不知時變夫之無術不避取禍之道甚於自戕則子雲謂之凶終亦宜矣然是言也特以答或者之問交也不主爲修身慎行而發前既言餘耳則後不當以竇灌承之竊謂竇灌之問當爲田竇之問則其言有緒可抽矣蓋嬰爲大將軍方盛蚡纔爲諸曹郎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丞相綰病議置丞相太尉蚡又從繒福之說讓魏其爲相而已爲太尉又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以禮爲服制以興一太平此其

始吉也已而嬰一斥不復墨墨不得意蚡起爲丞相驕橫日甚而灌夫粗疏使氣日以益甚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宅事誣之復因言丞相短武安迺言魏其灌夫日夜招聚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心謗不仰視天則俯畫地辟睨兩宮閒幸天下有變欲有大功而嬰竟以蒙顯戮蚡竟以被鬼誅此所謂田竇之凶終也雄著書以竇灌比餘耳誤矣

素問說精食氣則謂精從氣中來道家言精生氣則謂氣從精中來究竟論之精氣自是一物正因變化不常遂復判而爲二有能練是二者復歸於一本非古眞人而何

道家三一說上一中一下一是謂三丹田達道者能使三復爲一一復爲三蓋三丹田精氣神之舍也曰下

丹田關元精之舍中丹田絳宮神之舍則上丹田泥丸爲氣之舍也而上丹田果非氣之舍也曰下丹田爲氣海可爲氣之舍則精之舍安在哉以精舍諸中丹田固不可若以舍諸上丹田尤不可者也乃知下丹田雖名氣海實精舍也況下丹田不專在氣海蓋在脾臍與兩腎之閒以臍腎爲人受命之始則下丹田脾臍與兩腎之閒以三丹田爲精氣神之舍而不著所處故爲別白之

黃太史莊子內篇論不取向郭以爲二子陷莊周爲齊物之書其爲黃幾復墓志亦云莊周雖名老氏訓傳其斬伐俗學以尊黃帝堯舜孔子自楊雄不足以知之又曰予嘗問以消遙游幾復曰嘗恨魏晉以來誤隨向郭陷莊周爲齊物至謂尺鷃與海鵬之二蟲又何知是則魯直之得莊旨者深矣然其內篇論首云鵬鵬之大鳩鷃之細均爲有累於物則此言反與向郭輩同之是又何耶蓋將取彼以證此舉粗以及精而用意過差賓主不明遂使前後之辭自相爲戾耳讀者不可以不審思之

歐陽永叔作詩少小時頗類李白中年全學退之至于暮年則甚似樂天矣夫李白韓愈白居易之詩其詞句格律各有體而歐公詩乃具之但歲時老少差不同故其文字亦從而化之耳

歐詩歡時雖榮窶得酒便豪橫老蘇詩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酒中來二老詩意正同

歐公黃楊樹賦首云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疑此以前別有語古人文字無有鑿空便云若夫者禮記曲禮於疑事勿質直而勿有下卽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齋禮從宜使從俗鄭氏釋若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原鄭氏於此注釋者意謂上下文本不相屬無用此句相發故別引先儒語以夫爲丈夫鄭之此說亦强爲解耳其實若夫二字況歐賦聲律文字專以華藻鏤有語尚不須此二字況歐賦聲律文字專以華藻鏤鏘爲美前無一言遽以若夫一言爲喚句豈爲文之體哉歐公一代儒宗定無此失故予謂此賦其若夫之前必別有語也

又準詔言事書論禦戎之策曰契丹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安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動耳今若救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此策前既言中國頻爲元昊所敗而後云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軍威大振何其言之戾耶此殆繫鈴卻貓之說爲可哂也而公言之者知西北二敵通謀急於窺壞兩國之勢不覺言之之失也又以此爲上兵伐謀亦非是此乃伐交者也

就吏有二說蕭望之傳㊀石建白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厚恩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此就吏謂從有司追攝繫囚也晉阮籍傳太尉蔣濟辟之籍詣都亭奏記云乙回繆恩以光清舉濟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鄉親共喻之乃就吏此就吏謂入仕也

石林過庭錄第四卷說虞仲有三而其第九卷論語虞仲乃仲雍也仲雍初本隱者然則虞仲止有二人矣

益貪論議之多所以前後自相亂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王溥南辨而有二字美文此說甚善然有此二字亦通益二有字皆繫上一不字爲義鮀之佞巧言也朝之美令色也苟無祝鮀之巧言宋朝之令色在於今世必不能免益言時世濁亂莫不惡君子而喜小人而邢昺云子魚有才故時世貴之朝美人而善淫故時世疾之如是則苟有祝鮀之佞者便可以爲子朝之淫矣因文攷事大害義理

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福亦有無妄之禍楊雄法言論淳于越曰仕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分无妄之撓吳志王樓賀韋華傳評曰此數子處无妄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爲幸朱英所謂無望與易不同楊雄所謂无妄正用卦名尋既辨之矣而陳壽所謂无妄之世則當爲傳寫之繆王樓等當孫皓昏酗之際豈得爲无妄之世哉此正無望之時也范曄博達之士苟以無望爲无妄是進昏皓於三代令王之列也宋有是理乎以無望爲无妄其爲傳寫之誤較然可知矣

乾卦利見大人者二此謂天下利見之也以其龍見群故天下得以利見之或者以爲二與五相見非其說也

詩序哀窈窕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謂中心忽之鄭康成箋詩其所改字多矣無如此說之疏

關關雎鳩傳云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雄雌情意至而有別按釋鳥注郭

璞曰鵰類今江東呼之爲鵰陸機云幽州人謂之鷲而楊雄許愼皆曰似鷹尾上白數家說雖不同而俱以爲搏擊之鳥也摯鷙古字通用鷙鳥以搏鷙爲雋正雕鷹之屬也今鄭轉以鷙爲至言雌雄情意至而有別然則亦穿鑿甚矣決不可從

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以爲后妃既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此正合詩人之旨及此篇之序也鄭乃謂善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之說殊無巴鼻序言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則是窈窕淑女宜爲君子之嘉配也毛傳極爲明白而鄭以三夫人九嬪化后妃之德又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仇怨此其爲辭無乃太宛轉而不明乎且君子好逑一句何緣該此數節後之言詩者復不當致疑於其間也

又左右流之流者流之於水中也荇菜流在水中可以爲薦宗廟如淑女居幽閒之處可以配君子故后妃寤寐之時常且求之毛義直以流爲水無此義又思服之服悠哉之悠毛俱釋之爲思非也悠遠也悠哉悠哉者言所思之遠又遠而莫之得焉悠蓋思之意而非思也鄭說寤寐思服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此說是

敬齋先生古今黈卷之七

近世宋九嘉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說不出于孔氏前二恨詞學之士多好譯經潤文三恨大才而攻異端佛老異端固所當恨至于學士大夫譯經潤文雖有異于顏子之若愚曾子之一唯本諸故訓開釋奧義是亦儒學之所先務又何足訾乎今飛卿一切以此爲恨殆見世之爲文之士大意短篇略無自己一字第剗削詩書中一二語重摹而複寫之以爲文之至則此誠可恨耳所見有疑似所恨有當否吾恐後生輩泥飛卿之說便以爲準繩則必有棄經之實而專從事于詞藻之華者故爲別白之

陶淵明夏日臥北窗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羲皇上人謂宓羲以上人杜子美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

林詩云看君用幽意自日日到羲皇益用陶語也杜詩本或作白日到羲皇黃帝時意亦同之近世劉迎無黨題歸去來圖云餘子風流空魏晉上人談笑自羲皇劉所謂上人者果何等語耶又以羲皇對魏晉則亦疏矣編纂時有如此者便可削去

四氣調神大論曰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王砅注云聖人心合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故佩服而已砅說非也佩背也古字通用果能佩服于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安得謂之愚哉

景帝子傳河閒獻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薛曰爲朝廷立之又被服儒術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薛曰被服其身衣被之也非居處又對三雍宮及語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薛曰應劭于三雍宮下注云云據書傳意句

當于三十餘事下注釋

又中山靖王勝傳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精微也薛曰幼音窈眇如字幼眇猶言幽咽也

家語本姓解云叔梁紇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二女莫對惟徵在曰從父所制已而生孔子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于防而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聖人也紇則聖人之父也徵在則聖人之母也其始成婚家語載之如此其詳司馬遷輕以所聞誣之其罪大矣

又孔子十九娶于宋之幷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王肅注云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伯魚死時孔子且七十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以爲誤李子曰此非誤也後人誤解論語耳顏回死時鯉實未死孔子因路之請車遂設言之設使鯉死將葬我但作棺而已不必有椁也孔子之志亦未必然但拒路之辭云然

春秋穀梁傳曰雩之必待其時窮人盡力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古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常也旱而雩大也請道去讓也蓋云四時之雩禮之常也旱而雩大之情也以請爲去讓是賤雨而貴旱也穀梁子之言何若是迂耶果以請爲去讓則雲漢之靡愛斯牲噫之祈穀上帝孔子不當錄之于詩也凡祀事有三曰告曰祈曰報今以祈請爲非禮則告之與報之者舉皆棄之可也借曰告則示其所以尊敬之至報則示其所以酬賽之勤若請則近于鬼于褻于貪是以

爲不可也以是言之理愈乖矣夫人事盡廢惟怪之
依則鬼也朝夕巫覡男女雜沓則褻也妄意徼覬
非其福則貪也今而膜旱極矣齋心滌慮而請命于
天何爲而不可也郘穀梁以爲人之所以爲人者讓
也請道去讓有是其迂哉于是乎不取
三山書解序曰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
霸之徒所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晉齊之閒
眞古文漸出至隋開皇二年求遺書然後始大備而
霸書遂廢蘇曰按漢書儒林傳云世所傳百兩篇者
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
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或數閒文意淺陋成帝
時求其古文者霸以爲能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
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儒林傳

雖云其文淺陋與中書不合然霸所造書初非鑿空
敢爲臆說要是綴緝諸家之言以成之雖不得爲純
是亦不得爲純非故平當劉敞勸上存之徒以樊並
謀反迺黜其書況其後眞古文復出乎眞古文既出
則此書廢之可也而直與之以僞造之名霸亦屈矣
政以壁書未出霸說先傳一旦壁書復行則此書不
免爲僞也春秋三傳董仲舒劉向治公穀至向子歆
始治左氏左氏復立學官而公穀二傳曾不以爲僞
而黜之也三家至今幸以並行于世何霸書泯歿而
無傳而公穀竟與左氏鼎峙于今郘亦幸不幸存乎
其閒耳始霸書以樊並反故黜之而其學者無或廢
之也何以驗之趙岐之注孟子杜預之注左傳韋昭
之注國語至若劉歆之博聞賈馬鄭服之通經未嘗
有以一言僞霸者迨乎壁書再耀眾口囂囂而因以

僞之則霸之書豈眞爲僞哉第見而知之聞而知之
聞于所聞而知之閒有異同及純駁而已彼公穀兩
家繆誤皦然而世希復言之者初不敢以訾公穀大
率畏舒向之名而不敢以議之也班固藝文志云仲
尼以載籍殘缺思存先世之舊故與左邱明觀魯史
記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
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
以失其眞故論本事以作傳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
公羊穀梁鄒夾之傳然則公穀乃道聽之學也道聽
之學而鼓行幾何而不爲僞也以霸則未必僞而廢
以公穀則道聽而與左氏並此豈非幸不幸存乎其
閒哉

政和本草盧會條下本經云俗呼爲象膽以其味苦如
膽故也雷公云凡使勿用雜膽其象膽乾了上有青

竹艾班此物是胡人殺得白象取膽乾入漢中是也
而藥譜云盧會樹脂也本草不細委之謂之象膽殊
非也藥譜破本草不細委謂盧會爲象膽爲非此說
不明本草正言俗以盧會味苦如膽故呼象膽則本
草非指此物是象膽特名象膽耳其言盧會本胡人
殺象取膽乾入漢中是也雷公之謬也而
藥譜不專指雷公之謬而但言本草之非無別白甚
矣

東坡論黃霸以鵾爲神爵云黃霸本尚教化乃復用烏
攫小數陋誠潁川鳳凰葢可疑也治以爲不然夫兩
漢風俗經歷五霸之雜七雄之詐孤秦之暴仰望文
武成康之世猶之霄漢之邈況欲求如堯舜於變之
時就有能以利和義以智行仁以權濟道者君子所
不棄也班固云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

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漢世親民之吏以爲治若黃次公者蓋無幾必謂化民成俗不應用小小之智數眞過論矣盡亦思夫霸之時得爲稷契之時乎潁川之民得爲堯舜之民乎以時則五霸七雄孤秦之後以民則率皆爭訟分異猾亂之俗將以變而化之使人人而爲善人不用小數以引以翼何以抑其獷驁之氣易其視聽之習哉小數之假所以爲大道之歸也蘇子以此陋霸至以疑潁川之鳳幾何其不爲洗垢求痕歟

嚶嚶草蟲趯趯阜螽注云興也嚶嚶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疏曰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螽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李子曰草蟲正言草中蟲耳阜螽卽蝗類草蟲嚶嚶而鳴阜螽躍而從之蓋以類相求也說者既以草蟲爲螽又以螽爲蝗又雜以常羊負蠜螣蝗子之屬卒無定名師說相承五經大抵如此學者止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則卓矣又中華古今注曰結草蟲一名結草好于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又小星詩云三五在東注云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疏云柳五星釋天昧謂之柳天文志云柳謂鳥喙鳥喙者柳星也以其爲星之口故謂之喙李子曰三五者言其星或三或五耳天星三五者多矣定以爲心噣非也

左思吳都賦猿父哀吟猩子長嘯李善曰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猩治曰山海經曰猩見人則笑而賦言猩子長嘯當是常笑而賦作長嘯者板本錯

又吳都賦云其竹則篔簹林箖桂箭射筒劉逵曰箖是猿公越女所與試劍者也賦曰林箖劉止解箖而不解箖字箖箖必一物或單稱箖或單稱箖而此賦枚本誤以箖爲林耳

左傳僖公六年許僖公見楚于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乃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又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而孔穎達疏尚書

子微子之命不信史記以爲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子後故曰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余又謂持祭器造于軍門所謂祭器者雖不必備計不一而足亦當令從者持之喪服櫬柩鹽鼓之類皆屬諸從者則左牽羊右把茅亦從者之事決非微子兩手牽把之顯達以手縛不能爲用爲司馬遷之失此非遷之失乃孔氏之失也然史記與左傳所載不同者蓋其所采錄有或詳或略云耳

上古天眞論曰男子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八八天癸竭形體皆極此謂古今之人皆然也然復云上古之眞人爲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故壽敝天地中古之

至人爲能去世離俗積精全神亦歸于眞人其次有
聖人者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則亦可以百數前
說男子四十已衰六十已老後說古之人皆壽是豈
古人之形神精氣其所稟受者與今人異耶何壽夭
相懸之甚也竊嘗放自黃帝堯舜以降至于周之文
武之時其君臣無不壽者益皆如彖問所論知道而
能行者也不惟壽考康寧又其創功造事以利于生
民者若與元化語若與鬼神接非後世人耳目心智
所能彷彿者是又何哉余以謂惟精與明能壽惟得
壽故精者愈精明者愈明耳今之人一切反是亦
可哀也已

濟南先生李鷹方叔將心論曰白起爲將以詐攻之不
盲斬首坑卒者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
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蔽曰兵固有實

一而號十者若起殺敵之類恐皆計其所號者書之
敵始張虛名以待我我既勝之矣我又從而大吾之
功是以若此甚也雖然就使以十爲百以百爲千起
之所殺猶近子十萬人則亦酷矣況其中亦有以實
書者乎詩人有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之句以起言之萬骨之枯斯固無足卹者也伐國不
問仁人仁人不可以伐國乎伐人之國雖曰能之要
非仁者之心也俗人以材論將方叔以心論將方叔
其仁哉

許渾瀟上逢元處士東歸詩云何人更結王生襪此客
空彈禹貢冠辭逢上崔相公云公車未結王生襪客
路空彈禹貢冠二人所對皆同然許語似暢于辭
唐德宗嘗自謂本好推誠亦能納諫及與李泌語則云
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雖之則應對

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氣色粗惡難之則輒
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發憤餘人則
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
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惟與卿言使朕中懷已盡
而屈服不能不從然李泌所論與回紇可汗合骨咄
祿和親終不許因乞骸骨上乃曰朕非拒諫但欲與
卿較理耳事在貞元三年蘇曰誠德宗之爲君也自謂好
推誠而喜折難以察察爲明自謂能納諫而喜
人之從已以諧諧爲小心既不誠矣既慢諫矣復自
謂與人較量理體夫理所以定國是也體所以正朝
端也欲定國是而正朝端乃以非理而奪人之理以
非體而屈人之體何如是悖乎自古人君拒諫飾非
者代皆有之未有如德宗之甚者也

張文潛書鄒陽傳云鄒陽傳稱梁孝王用羊勝公孫詭

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
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王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
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
王殺袁盎事也而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
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
者弗見按責梁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
公主具以語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
爲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
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
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梁王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
也明矣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爲今事
耳李子曰凡人行事有主之者有遵從者有遂事者
據二傳所載益安國兩見長公主但所以見之者不
同也其救游戲事必主安國在他人無所與故獨見

于本傳其求解殺登事必主鄒陽而安國特遂事喬故安國之見長公主不具于本傳而略附于鄒陽傳中也宛邱以此爲班固之誤治以爲不然二事較然明白班固良史不應遺忘至此

陳後山送趙承議德麟云林湖更覺追隨盡巾帽猶堪笑語頻此更字意恰如近世李屏山所謂更道劉王量如海怎生容得倖陽侯

儒翟先生碑其篆文作隸歐陽公疑之以爲隸字無所出治謂隸乃學字之誤故又轉而爲翟也爲儒不得爲翟不得爲儒豈以先生兼是二者而當世從學者推美而稱之歟無是理也故予以學字爲斷

陶穀詩尖簷帽子卑凡厮短鞘鞞兒末厮兵歐公云末厮亦當時語予景祐閒已聞此語時去陶公未遠人皆莫曉其意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于世最爲多識

前言者亦云不知爲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治曰末厮蓋俗語也歐公雖以此爲當時語亦自不知爲何義大抵末厮者猶今俚語俗言木厮云耳木厮者木强刁厮之謂

歐公所撰王德用神道碑康邦煩人衛議皆同押又晏元獻碑氏喬洛學詔後皆同押歐公去今纔百餘年其文律寬簡猶有古人風氣今世作文稍涉此等便有議議乃知律度益嚴而其骨格益以弱也

卦有六爻初二三四五上也卦有六德剛柔仁義陽陰也自下而上以之相配則初爻剛二爻柔三爻仁四爻義五爻陽六爻陰也只以乾一卦推之便盡此理乾卦具四德四德元亨利貞雖云四德然元亨者又合而爲一事也故爲文言前事之幹也而後段則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坤之彖云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亦以此四德析之爲兩事也

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注曰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疏云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憾矣蚌曰聞道謂身自聞道耳舊說以聞道爲聞世有道舛矣然舊說云然者意謂孔子天縱將聖秉生知之質豈不聞道乎出此言者蓋因衰世貶俗發之殊不知孔子之言其爲人者多其爲己者少此實教人者之言也而說者以爲疾世非也

子美送韋書記赴安西云白頭無籍在朱紱有哀憐舊注云無籍謂無籍在朝列也籍如通籍之籍此說殊繆蓋籍在顧賴之意子美自言身已衰老無所顧籍矣而韋書記有哀矜于我也籍在之籍音去聲若言

無籍在爲無籍在朝列則何得以有哀憐爲對耶

子美夔府書懷云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宛轉滿座涕漣洏披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然則弟子所傳者乃天寶曲非開元曲也而子美謂爲開元曲者意以爲其曲雖盛于天寶而原其所自來則開元時已有之矣故雖天寶之曲命爲開元亦自無傷也

陸賈傳名聲籍甚注云狼籍甚盛非是籍甚謂若編籍然甚隆盛也狼籍則猥亂之意故孟子謂狼籍人也

于其名聲言之非所以爲美矣

內經言腎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技雖不至于道亦游于藝者之所貴巧雖未至于神亦妙萬物而爲言不作强則何以得之故知作强者乃精力之謂

唐藝文志次第絕無法式甲部經錄禮類中載周禮儀

聰自可以類推而于樂類中乃載崔令欽教坊記南卓羯鼓錄夫教坊羯鼓何得與雅樂同科乙部史錄雜傳記類中載圖稱陳留風俗傳三卷而于地理類中亦載之崔豹古今注于儀注類中言一卷于雜家類中言二卷世說則小說之屬也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世說十卷既載之小說類中矣而王方慶續世說十卷復載諸雜家類中是不可曉也丙部子錄道家類中既載神仙三十五家又載釋氏二十五家無乃太汎濫歟此等自合各立一類收之又道家類中既載神仙然于神仙類中復載列莊文庾四輔等書以符咒修攝靈驗變化等爲神仙生老子道德要義五卷賈參寥莊子通眞論三卷此又雜之甚者也又道家類中載張志和玄眞子十二卷而于神仙類中載之則云二卷而已張志和一人之身也一人之口也豈十二卷者惟說清淨無爲而此二卷者多說金丹大藥飛昇隱化事皆不可得而攻之也

豐卦彖曰豐大也注云大音闓大之大大止一音耳至于是發音爲闓大之大豈大小之大別有反切乎疏云凡物之大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二者由人之闓

(弘)使大原孔疏意祇是附王注云爲之說耳夫訓詁與音韻不同王立此說孔申此說固無不可者余但不知王所謂音者何音也東坡志林誑曰稽康賦琴自說琴德必不得說琴病耳嵇旨必不其病若謂音瘖爲敝撥則正是說琴病耳嵇旨必不得說琴然窮意聞遣爲徽外音瘖爲聲緩其或近之

旅卦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王輔嗣以懷爲來以童僕貞爲得童僕之正不同初六賤役皆未爲得伊川以懷爲蓄以得童僕貞爲童僕亦盡其忠信誠得之矣于羈旅之中懷蓄資貨苟不有忠信之僕則害或及之惟得童僕之貞故終無咎

又九四得其資斧輔嗣謂客于所處不得其次而得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是也伊川以爲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則其義似短既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則我心奚爲而不快乎又以資斧爲二字大是牽强資斧不相爲對

又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輔嗣謂旅于外艱苦備嘗其志意無所稱遂是將射雉而忘其矢也然六五有文明之德每事居中則其爲矢也多矣射雉而但亡一矢餘矢尚多故雖少詘志不能伸而終以譽而獲其爵命焉旅于外艱苦備嘗其志意無所稱遂是將射雉而忘其矢也然六五有文明之德每事居中則其爲矢也多矣射雉而但亡一矢餘矢尚多故雖少詘志不能伸而終以譽而獲其爵命焉晉重耳在外者十九年而卒以得國蓋類此文也

又上逮也疏謂羈旅不可處盛位然處文明之內能照此又始小亡而終大獲也

又上逮也疏謂羈旅不可處盛位然處文明之內能照禍福之幾不乘下以侵權而承上以自保故終得美譽而見爵命此說解釋王注甚明而伊川以爲逮與也上逮則上下與之且經止言上逮初無及下之文不知伊川何以發上下之義軋必不可從

又上九象曰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輔嗣謂喪稼穡之資不在于難而無有一言以告之者伊川謂喪順德於疎易而終不自聞知程說喪順德於疎易誠優於王但以爲終不自聞知則與本文不合其終莫之聞此一句蓋對終以譽命爲辭六五上九俱在羈旅之時但六五則以柔處中故終以見譽上九則用剛過亢故終以莫聞上九言以童僕貞爲得童僕之貞王輔嗣以懷爲來凶而六五不言吉者互文

巽卦利見大人王氏以爲大人用選其道愈隆程氏以爲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于陽剛中正大人則爲利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于大人未必不爲過如王說則是利在于大人如程說則是利在于見者二說程氏爲長大人之號不一或聖人或君子或長者或王公皆得稱之

又六四悔亡王氏乘剛悔也程氏云陰柔無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李子曰巽順之時能乘乎剛未必有悔但此六四乘三之剛故有悔爲二說王氏爲長

又田獲三品王氏云三品乾豆賓客之庖程氏云一爲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李子曰三品具見于王制蓋一如王氏之說而程氏乃于乾豆之外併以賓客充庖爲一品又以徒御爲一品夫頒賚徒御自當在獲禽之始已而分爲三品若復以徒御參之爲品則是有四品也恐不宜然

又九五悔亡之悔王謂以陽居陽損于謙巽故有悔程謂巽順之道所利在貞此戒五也程說長

又无初有終王云卒以剛直用加于物故初皆不說終于中正弗道以消故有終程云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盡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何用更乎此說甚好蓋盼下文先庚後庚之語

又上九喪其資斧疏謂所用之斧是也程氏資所有也斧以斷也是以資斧爲二物矣蓋程于旅卦已解于貨財器用于此不得不爲是說耳

又貞凶象曰正乎凶也王謂失其威斷是正之凶程謂過極于巽至于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李子曰程于爻辭已注正道爲凶則是與王意脗合于象辭乃再改爲疑而斷之之辭蓋止因乎字而發

巽之九二以陽處陰故曰巽在牀下巽之上九過極于巽亦曰巽在牀下是皆以不得其位雖于巽順不能無過故其象如此

獲其罪者也但二以履正居中故用巫而終吉而上以損威失斷故喪斧而貞凶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云寡能及之故希言是也罕言非絕口不言但希及之耳三千之徒惟顏子爲能知十曾子能悟一貫雖子貢猶自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則夫羣弟子之中可與言極而語至者蓋已少矣性命之事宜子言之罕也然其于仁利亦復罕言者何哉蓋利有二有便利之利二者雖不同而莫逃于聖人之至道仁有二有愛人之仁有克己之仁二者雖不同而莫外于聖人之至德子罕言利與仁者非罕言利與仁也正罕言其道德云耳而說者乃曰利謂利益萬物仁謂愛人及物則夫利與仁者一而已矣安得而爲二事乎因知利者欲利周于天下易所謂顯道仁者克己復禮以爲萬善之長易所謂神德行

晉書天文志說天徑者凡數家皆言不及三十六萬里而又有云日徑千里夫以天體之廣不應東西相直不能容三百六十日也攷之度數足知說者之妄

敬齋先生古今黈卷之八

孔安國尚書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此家語所謂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也然予讀史記孔子世家及班固漢書則有少疑焉世家云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子慎子慎生鮒及子襄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卒西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生更眾且大耀于世哉自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則此時子襄藏書于屋壁爲歲已久亦曷嘗一日而不欲復已可以發顯國家萬事草創日不暇給而挾書之禁猶存焉則不敢以輕舉者良有以也逮孝惠時挾書之律既除矣學校庠序既興矣天下名士既聘矣身而既爲博士矣子襄自合出其所藏之書就使子襄未及是而死則繼之爲文景之世于雖莘莘天下文明又非孝惠時比其爲子襄之子孫者亦合出之何待景帝之子魯恭王餘壞孔子宅然後有傳也豈藏書之時雖其子孫亦不使之知耶豈子孫雖復知之時移代換恐爲勢家所有不敢以自陳耶豈以歲月緜邈不敢必其有無而故不言耶抑懲秦禍難姑欲存書壁中庶幾得以傳遠故不廢也夫爲聖人之子孫幸遇文治蔚興之時埋沒祖先之光澤使帝王之遺書泯泯焉而莫之卹者豈人之情也哉予竊疑焉

博洽君子當有以辨之

又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穎達解前叟籍云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謂之典籍然則經籍者其六經之籍歟漢書言尺籍通籍籍以竹爲之蓋簡策之類穎達謂爲古書之大名亦隨文解之耳用不復以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同用由也言由此也如若一也然有時而爲異彼如是吾亦如是因之以爲往如棠覩魚之類是也彼若是吾亦若是因之以若爲順欽若昊天之類是也是以讀書者貴反覆求之

復卦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王輔嗣云陽氣始剝至來時凡七日王解至甚簡徑而孔穎達復引鄭康成所取易緯六日七分之說以謂陽氣剝復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故云七日來復又云以六十卦當六日外餘有五日四分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合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謂每卦得六日七分易固象數之學然亦不必如此其拘也繫辭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其五日四分之一亦自略而不言則六十卦分期之日是每卦只得六日也始爲純乾之體三陰氣漸長一變而爲遘三三再變而爲遯三三三變而爲否三三四變而爲觀三三五變而爲剝三三六變而爲坤三三七變而爲復三三也由是而言則輔嗣之解豈不至甚簡徑乎又何必傍取易緯之數以附會之也易緯猶不足取若楮氏莊氏改日爲目謂觀注之意亦用易緯細究王旨實與易緯不同穎達此意取爲康成所拘而不覺從其說耳康成深于數者也然過泥算

數每每如此故其說多不能通

坎卦彖辭水流而不盈第五爻辭坎不盈王輔嗣以前爲險陷之極以後爲險難未盡雖彖爻各爲之說而中閒自有條貫不可亂也知此水流而不盈專指九二言之

爾雅釋詁云初哉首基肇祖元殆俶落權輿始也是皆以一字爲一義自初至落固不必論夫所謂權輿者何爲而爲始也蓋五量皆生于權衡故謂權爲始若與則載也運行莫先于此故謂與亦爲始孟子云朕載自亳意出于此然攷之經史必權輿二字雙舉者以初哉俶落等皆見始意而權與外無所發故連屬鄰韻而協者詩家閒用之謂之轆轤格又謂之出入格或以爲朱人始非也此自有詩以來有之蓋古人文

體寬簡不專以聲病爲工拙也然爲律詩則其格有二有前後相錯者有前後兩疊者如李賀詠竹云入水文光動抽空絲影香露花生筍徑苔色拂霜根織可承香汗裁堪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飽奉王孫則其相錯者也如示弟云別弟三年後還家十日餘絲醞今日醉細帙去時書病骨獨能在人閒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衆廬則其兩疊者也

晁迥法藏碎金秦人帶劍彼人相笑人當作楚虜羅鄴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濃華過一春韓令謂韓弘也弘嘗除去所居牡丹故云濃華當作穠華詩何彼穠矣穠如容切毛云穠猶戎戎也按廣韻穠穠同音醲又而容切穠衣厚貌穠華多貌然詩既言棠棣杕杜桃李則自當作穠而作穠者蓋古字通用

楚郊敖左氏則名之麇公彀則名之卷司馬遷則名之員其名之也且如是其跡安可盡信哉

左傳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言若之何不弔所以致不敢不弔之意耳以文勢觀之其旨自見杜注不弔乃云不爲天所愍弔謀矣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曰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下執事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厚成叔所謂若之何不弔與弔宋之語其意一也杜于衛獻公無所釋而于宋則遽謂不爲天所愍弔者豈以爲莊公之傳已有此解而襄公之傳不煩複說歟以爲衛獻播越乃其自取而宋之大水天實爲之故獨謂宋公不爲天所弔歟求之二說俱

不可得而通也跡夫弔宋之語至于若之何一句則止容有天不愍弔之義而厚成叔既云若之何不弔而其下方致弔辭則不弔之語必不主於天也且客主人必先指彼事次道己懇以相慰諭然後弔禮成焉謂天作淫雨害于粢盛指彼事也謂若之何不弔道己懇也今俱以爲指彼事無乃闕乎哉若曰淫雨由天降災上天所當愍悼若之何天不弔宋播越由人失德上天不當垂卹若之何曾不弔衛宜事異而辭同此又兒童之見也夫天降災害所以警人君也播越固由于失德而天作淫雨安知其不由于宋君之失德乎論事初不當如此但因天作淫雨輒以不弔主天徵之事則有望審之文則不完故爲辨之今人以不達權變者爲慕古蓋謂古而不今也左氏傳曰君于以爲古書無逸曰昔之人無聞知皆是意也

李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倚倚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魯直和和甫得竹云陰雨打葉時曲肱自曼息心游萬物初何處尋蹤迹竹雖一草木而二公賞詠乃如此因知不可一日無此君非徒一時語也

王逸離騷章句本文雖復倒覆較然迄不敢去取一語鄭氏注禮記刪竄改革惟意所如純于爲逸則似大拘純于爲(乞)則似不讓不讓則師也之過太拘則商也之不及二子苟能抑所長而進所短則可以無憾矣

世以三命推運行者謂過值本命及相衝之宮則凶咎不祥是不然相衝而凶固自其宜也我以木而處夫木之位我以水而行夫水之時當有大來之吉又奚凶咎爲哉究其大旨亦所以儆戒乎太盛云耳夫憂善相尋吉凶同域禍或基于危駭之中禍或胎于遍達之會庸庸者誠不足以及此惟明智之士于是乎深致力焉夕惕若厲雖休勿休故能安而益安尊而益尊蔑有一朝之患也本命之說出于此

禮少儀尊壺者面其鼻蓋推敬嚮仰之義卑者之于尊者所當如是而今俚俗無問老幼無擇實主悉以爲不當然卑者輒爲尊者背之曰自有耳以來人以爲尊者背之曰自有耳以來人以爲不當然此甚可鄙也予每深求其故此亦有所自來尊壺者面其鼻本以敬尊者然客有執謙者不敢擅居尊者之禮因以爲之辭曰不敢當此盛意後生不悟轉相傳承遂以面鼻爲不當焉

高祖隆準龍顏漢書注準音拙今韻中準字亦兩音果兩音俱通漢書注自當重出今不重出而單發拙音是亦好異之蔽也舊如閉門之閉本讀音舉又方結切苟與人語專以閉門爲入聲不惟他人不省亦未有不笑者矣字類此者甚多正可隨俗呼之

老杜送高三十五書記師字韻詩言意娓娓不盡予嘗欲作一篇自顧淺陋不敢措手人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予謂此詩百尺竿頭更進百尺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帝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然放之司馬遷史記則云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于其後皆有天下某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也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嚳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至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高辛于顓頊爲族于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又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面所謂少昊者絕不稱道甚可疑也按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之子青陽是也又春秋左氏傳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注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則黃帝崩後少昊卽位爲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爲三皇之末以少昊爲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而次及高陽高辛氏也今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崩帝嚳立帝嚳崩而摯立摯立是黃帝歿後殊無名少昊者也則諸書何爲備數以爲五帝乎蓋(玄)囂卽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

㊀韻是爲青陽降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既不以㊀韻爲少昊謬謂青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鑑舉要㊁云黃帝在位六十五年謐又云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舉要㊁云顓頊在位一十八年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黃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頊一十八年之前也耶

陶弼詩冬日喜許陟見過云扁舟興盡且休去五嶺以南皆洞庭按五嶺橫列于虔郴桂道之間北望洞庭甚遠弼謂五嶺以南皆洞庭何耶大抵詩家立意貴縱奪造語貴激昂弼之此意亦以見一時相慕戀云耳

絜矩之道鄭云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釋文絜音結其注中挈也之挈皆

結反晦菴則復援引莊子荀子之注云絜圍束也謂以物圍束爲之則也音戶結反李子曰鄭朱兩說俱未爲得絜直當作挈字讀之矩者方正之具物有四隅吾挈矩以度之于此而得一隅則彼之三隅猶是也故曰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也鄭說本甚明白而益以絜結矩法之說遂有蛇足之患晦菴乃引莊荀以絜爲圍束圍束其矩是何等語耶借曰以物圍束爲則而其則矩二字亦不可相屬借又曰絜爲則而矩爲法例言之以爲法則而其法則之道亦不成語也

晦菴語錄或問大學知止節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李子曰知止則知事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則知事之所謂知止而后有定知至則所謂物格而后知至兩者意不得以相通不惟意不相通其語亦不相類蓋知止者謂知其所止也若知至則吾之所當知者自至耳且知止云者猶泊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格物之辭也知至云者猶物格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之辭也此其語又安得以一類推之大抵晦菴之論佳處極多然望凝處亦不可以毛舉也學者正當反覆與奪之若乾卦之知至則又別矣

宣和畫譜載李公麟作畫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爲次蓋深得杜甫作詩體製甫作茅屋爲秋風所破歎雖衣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公麟作陽關圖以別離慘恨爲人之常情而設釣者于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于其意其他種種類此予姪壻張于敬云公麟此筆當取杜牧齊安郡晚秋詩意

蓋其詩末句云可憐赤壁爭雄渡惟有蓑翁坐釣魚此論甚好

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呂延濟云巾飾也周禮註云巾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巾其車也或者以爲小車非也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或者以爲舉子以小本文字著巾幘中謂以巾幘如箱篋然非也

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移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雖聖人之知未能偻指楊氏云偻疾也言雖聖亦不可疾速指陳偻力主反楊氏又引公羊傳曰夫人不偻何休曰偻疾也齊人言也李于曰楊說宛轉不著明大抵偻曲也未能偻指言未能以偻縷古字通用謂不能礭縷而指數之也楊氏以偻指謂爲疾速指陳者特辱何休之說耳

李陵詩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李周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翰說非是弦則月半之明也望則月滿之時朔則日月相合也李陵意謂今雖相別各出相思之言安知人生之離合非若日月之有離合乎日月之弦望有時人生之聚散亦自有時也但當期遠久耳故下云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云不誣方將庶必賢于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今日爾方將猶方來及將來也謂丕自以爲不敢妄欺方來必期後世追議今日之事使言實主風流賢于昔日也而張銑以爲所述不作誣誣庶使後代以

我爲賢誤矣

兩都賦序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呂延濟曰夷平也隆盛也言代有平盛學者隨時精麤不可齊也李子曰平

非對盛之辭夷言陵夷也

衛國風碩人手如柔荑音啼毛傳云如荑之新生正義曰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又邶風靜女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毛傳曰牧田官也荑茅之始也本之于荑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荑茅潔白之物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共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又文選郭景純游仙詩云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善曰掇拾也丹荑赤芝也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荑又顏延年和謝監靈運云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眇荑尚曰眇遠香草緒風相續不斷之風善曰眇荑香草也又車舝幸楚辭畦留荑與揭車王逸曰留香草也又車舝幸京口侍游蒜山云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茵銑曰荑茵初生草也又梁邱遲希範侍晏樂游苑送張徐州

應詔云輕荑承玉輦細草籍龍騎良曰荑草之初生者又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云心契九秋幹目玩三秋荑銑曰九秋榦松之類荑草之類又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云原隰荑綠柳墟圃散紅桃銑曰荑嫩枝也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者發乎也荑與稊同又易大過枯楊生稊王輔嗣云稊者楊之秀也疏云稊者楊柳之穗已上諸說大抵以爲草木之始生者皆得謂之荑而應邵風俗通乃云荑者茅始生纖嫩可愛手指纖柔亦如荑之初生可愛非取荑之碗折而不柔也應說爲非然細玫之應劭曰荑茅始熟中穰似無所據而蕭謂非取荑固爲非而蕭亦未爲純是也手如柔荑本謂如初生之草而應謂茅始熟中穰似是也應說爲非然細玫之碗折而不柔則是過論也應說曷嘗有取碗折之意乎

荀子修身篇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其神一好楊氏說云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楊說疏矣一好謂純一其好思慮不雜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神一好之說也

荀子勸學篇曰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待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楊倞注云致極也謂不學極誠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貴而能盡其欲也楊說非是荀卿本勸學者使純一而無雜言其致好之者謂其好學之極者也致好之

則譬如目之于五色耳之于五聲口之于五味心之有天下之富所以承上使目非是無欲見也等語故其下文繼云是故權利不能傾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如傳所釋則前後之文舉不類矣傳又云學成之後必受貴而能盡其欲也此尤害理覽者自當見之

杜牧晚晴賦睹八九之紅芰芰菱屬也菱花色黃而不紅杜既言紅又以比美女則當指芙渠也杜誤以芰爲蓮

左太沖三都賦其自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又云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爲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徵又自以爲所著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左序如此然自今觀之亦未能免此弊也于蜀都則云試水客濛輕舟娉江妃與神游又云吹洞簫發棹謳感驒魚動陽侯此與甘泉之玉樹西京之海若復何所異至于談吳都之賦則云亘鼇扈首冠靈山大鵬縝翻翼若垂天雖詞人之語詭激誇大可以理貸亦其秉筆之際遐探雄擢偶忘己之所稱也方之盧橘之誤比目之誕豈不更甚矣乎

蕭氏公論載魏晉郭祚謂李虎曰爾與宋弁心交豈能饒爾而獨忍我乎此則今人所云饒你饒人之所出也饒優也李子曰饒者相寬假之意今世俚語謂假寬前人則爲與些田地此甚有理

子貢方人或云以己比方人又人或今人或古人皆得言之

云文帝爲五官中郎將瑒爲文學瑒爲丕文學則必非碌碌者而靈運之文章沈約稱美以爲江左莫及

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辭綜曰淮南子曰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平子言狩辭綜引淮南言守其義亦同然左傳謂天子守在四夷而淮南謂天下無道守在四夷語不類者蓋淮南子道家者流誇言之也

曹子建公讌詩公子敬愛客終日不知疲應瑒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燕集詩云父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左太沖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爵卓不羣臨組不肯繫對珪㊎肯分謝靈運述祖德詩云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臨組乍不繫對珪㊎肯分按魏志

二君製作必不剏掠前人然㮈則全用子建語璽運則全用太沖語何也當是愛賞之極時時諷詠不覺誤爲己有耳謝詩復云惠物辭所賞屬志故絶人一篇之中押兩人字在古雖有此體終不免爲疵類此豈率爾而爲之耶陳述祖德固無率爾之理是又何哉

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云晝分而食夜分而寢分音扶問反張銑曰晝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分字別無他義此語亦甚易解字既不必發音語亦不必下注今加音注眞爲蛇讀足也若據此音則春秋二分亦合作去聲讀之無乃太僻耶

左太沖詠史云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善曰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東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侍中中常侍固珥貂矣然言七葉珥漢貂者乃金氏非張氏也舉其貴寵因連言之詩又云陳平無產業歸來窮負郭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其家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鄭玄禮記注之曰負之言背也李善以負郭爲背良是然亦不必援引鄭玄語也負大槩言其靠城郭爾

孫子荆涉陽侯亭詩云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又左太沖詠史詩云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落李善同注云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王弼周易注曰改石崇傳咄嗟而辦爲啐嗟而辦者强爲說耳

顏延年五君詠阮步兵末云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物故世故也一世之事舉不可論慣激之極理勢窘蹙不能無慟或云物故卽古人也前書音義謂人死爲物故顏以嗣宗謂古人不必論議所當論者惟在當世之事而魏晉之交一時人物又皆不足論故託跡獨駕不由逕路至子車跡所窮不能不慟哭也

開元閒呂延祚苦愛文選以李善注解徵引載籍陷于
末學述作之由未嘗措翰乃求得呂延濟劉良張銑
呂向李周翰再爲集注然則凡善所援理自不當參
舉今而夷考重複者至居十七殆有數百字前後不
易一語者僻劄兩費果何益乎延祚始嗤善注祇謂
攪心予竊嗤延祚徒知李善之攪心而不知五臣之
競攪也

徐仲車敬業酬到溉詩云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數音
所具反奇音居宜反按前漢謂李廣傳曰大將軍衛
青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
欲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何奴所敗詳史
所載此則天子語天子以廣連爲何奴所敗故不令

獨當單于所以言數奇也若以數字爲去聲則是連
數不耦耳豈有天子于將帥以命運敕之耶從如說
音爲所角反

子建之七哀主哀思婦仲宣之七哀主哀亂離孟陽之
七哀主哀邱墓呂向爲之說曰七哀者謂痛而哀義
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
而哀且哀之來也何者非感何者非怨何者非目見
而耳聞何者不嗟歎而痛悼呂向之說可謂疏矣大
抵人之七情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殊今而哀戚太
甚喜怒愛惡等悉皆無有情之所繫惟有一哀而已
故謂之七哀也不然何不云六云八而必曰七哀乎
陸士衡別士龍詩云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盼要
遐景傾耳玩餘聲謝靈運與從弟惠連詩云中流袂
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厄未悁河曲舟已隱東坡既

別子由復寄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
沒文章氣敓天機所到雖云古今一轍至其寫手足
之愛道違離之苦千載而下讀其詩則猶能使人酸
鼻此豈眞有物以觸之特詩人能道人情之所同然
者人易爲之感動耳

顏延年答鄭尚書詩云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桐固
可以言樹也絲亦可以言樹乎古人之文類此者不
可以枚舉大概古人爲文主意而不主辭辭散意渙
意至則已今人之文專以辭爲主少不緊密則芸嗤
點立法太苛求備太甚是以文彩煥發觀之可愛而
氣質萎索了無餘味也

范蔚宗樂游苑應詔詩末云問道雖已積年力互頹侵
探已謝丹腹感事懷長林又顏延年和謝監詩云仍
昔遊多幸秉鞏侍兩閨雖慚丹腹施未謂玄素陝呂

延濟呂向皆以丹腹爲榮祿而李善又以爲君恩皆
非也丹腹所以爲國家之光華也范意謂揣已空疏
不足以華國故感事思歸顏意謂雖無文章可以華
國爲慚亦未至始素終玄如絲之改色也

傅咸長虞贈何邵王濟詩云雙鸞游閑渚二離揚清暉
李善曰漢書注長離靈鳥也善既以離爲靈鳥矣而
又以爲日月何也揣咸詩意靈鳥爲得

謝惠連獻康樂詩云成裝候良辰儀舟陶嘉月善曰楚
辭陶嘉月兮總駕玉弢兮自修爾雅曰陶喜也又
靈運酬惠連詩云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濟曰言
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然陶之一字本出檀弓子游
之語子游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陶自暢說之意而
陸士衡赴洛詩云親友贈予道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

手永歎結遺音以陸詩言之則郤當音佳買反自爲
從巳字也或音胡罫反其義雖通然終不若前音
鮑明遠擬古云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劉良以兩說
爲本末之說言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非也兩說
者兩可之說也謂兩可之說能窮舌端而五車之讀
能摧筆鋒云者猶言禿千兎之毫者也李善又以舉
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爲兩說則益疏矣
又代君子有所思云蟻壤滿山阿絲泪毀金骨益謂事
有可憂者雖小可以喪生故下云器惡舍滿敝物忌
厚生沒而李善指讒邪之人似不類也按家語孔子
曰吾聞有坐之器虛則敧中則正滿則覆此詩當云
舍滿覆而謂舍滿敧者又明遠之誤也
杜子美秋雨歎云剛風伏雨秋紛紛或者謂剛風二字
無出處倘謂文選詩謝靈運初發都云逝賦期閑裔
涼風也一本閑作嗣古字通

用
杜牧皇風詩送暝巢空盡寒禮樂刑政皆弛張弛當
作施
古人文字多實■後世不可援以爲例古人胷中有全
學筆意所到隨卽發見故無奇無俗舉皆混然吾學
未力吾業未精苟復曰古之作者尚未免淺陋之病
其在我輩何所不可有若然者眞所謂不知其本者
矣張平子南都賦其說廚傳則曰酸甜滋味百種千
名退之之詩亦有蝦蟇跳過爵兒落及偶上城南土
骨堆之句諸若此類又豈可以爲例哉
草亦稱林楚辭曰游蘭皋與蓮林又陸士衡招隱詩云
結風伀蘭林蘭蓮皆草也

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疏麻神麻也棄捐逸民賦
曰沐甘露兮餘滋振春蘭兮祉芳謝靈運越嶺溪行
詩云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
莫贈又南樓遲客云瑤華未堪折蘭茗亦萎擿路阻
世寄柳折梅未必眞有實事也
戰國策劇辛諫楚頃襄王曰黃鵠其小者也蔡侯因
是已蔡聖侯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此與莊子
山木篇觀雕陵異鵲其說頗相類但立意殊別耳戰
國時縱橫之學盛家自爲師人自爲徒所趣雖各不
一而于言語譔著之閒遞相仿託故其辭旨雷同者
甚多不獨是事也此因是已三字亦見之于莊于齊
物論然語同而意二劇辛所謂因是已者謂由此事
遂至于如此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

有是也延論近之若莊子之所談則大異于是矣莊子以爲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遂有因是因非之說又繼之以指馬之喻荃蹏屨施之譬且舉狙公之賦芧而以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結之喻以指馬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矣譬以荃蹏屨施詼詭怪道遍爲一矣舉狙公之賦芧則以明夫聖人之所休終之以三子之無成以明夫聖人之所以能齊物乎秋水篇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小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非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正與齊物論相爲表裏蓋皆究竟言之初非劇辛之所能知也劇辛之徒徒借其語以賤

鼓云耳

莊子說佝僂丈人承蜩嘗試至此而疑之蜩蟬也佝僂者承之則亦安用而取之耶後讀禮記及荀子始得其說禮記內則數庶羞則有爵鷃蜩范等物鄭氏注云蜩蟬也范蜂也又荀子致仕云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楊倞注曰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則知承蜩者所以取供食用耳

決字俗皆作決蓋爲韻所誤此字正當作決而韻解決則謂水流行解決斷不知有何所據而別爲二義也易夬決也剛決柔也曲禮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決斷也乾肉堅宜用手不以齒決之古書中無有作決者顏元孫干祿字書分通正俗三等如決等字乃所謂俚俗相傳而非正者也學者不可不知

牛之子云云何其說之不倫也犁則犬之類毛色之雜者皆謂之黧古字少凡音相近者皆得通用而石林以駁雜之犁同之耕犁之犁是眞誤矣

詩采芑篇云其義以爲吾將采芑于首陽之顛人或爲言此山之有芑也當遽往之亦無苟信斯人之言爲有芑而遽往之必審其實有而後往之可也人或爲言此山之無芑也當舍之哉亦無苟然斯人之言爲無芑而遽舍之必審其實無而後舍之可也如是則人之爲無實之言者何得而至乎前乎苟猥也人之爲言復言之者上句通言言有無者下句言爲無實之言者此詩指切習獻公聽人之言虛亦信之故序謂好聽讒焉鄭以芑木有無爲似是而非乃贅辭也子本旨甚不緻密

班孟堅論六藝曰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聰智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原牧之班氏之說俱爲未允獨以春秋爲信之符似可附著然其意亦未能盡大抵詩之教主于溫柔敦厚則詩近于仁也書長于政爲政者惟斷乃克則書近于義也樂之爲物也廣博易良而入人也深則樂近于智也春秋屬辭比事可筆則筆可削則削所以明示萬世而無惑則春秋有近于信也今固以樂爲仁以詩爲義以書爲智而又以春秋斷事爲信之符則俱誤矣

舊唐書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奇士題鑑則云朕要乃爲張東之薪史則云文章則李嶠蘇味道崔融蘇頲者也奇士則愼材抱藝者一佳士佳士則風流蘊藉者也奇士則愼材抱藝者也皆不避好漢意然好漢字大爲涉俗非史書語但曰奇男子可也

曹彬伐江南還入見以勝子進曰句當江南公事回此舊說也宋實錄避高宗諱遂改句當爲幹當而東都事略則曰但奉勑江南幹事回然句當則本語也新唐書盧文紀盜庫財高宗以職主幹當自盜罪死諫議大夫蕭鈞諫上詔原死予以職主幹亦當止是句當字子京喜新奇故改之耳

史記載四凶事蓋本紀云舜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舜本紀則云流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于四裔以禦魑魅魑魅全引左氏語或曰欲其事互見予以爲非是春秋左氏傳及國語皆邱明筆中間事同而語異者幾半蓋當纂集之時其文字重複不能具載或具于此而闕于彼或著于彼而沒于此耳之爲春秋傳國語二書各自爲義所以一事二說爲互見也今史記一書而所載不同其意雖若互見然于文字實爲究稅此在史筆最關利害不可不深察也

書皐陶謨禽受敷施九德咸事孔氏以爲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史記夏本紀亦載此言曰禽受普施然則敷當訓普不當訓布

東坡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一時詞手多用此格如魯直云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蜺祇恐花深裏紅露溼人衣若用坡語也近世閒閒老亦云我欲騎鯨歸去只恐神仙官府媒我醉時眞

笑拍翠仙手幾度夢中身平價買物曰和買新唐書吳湊言宮市事曰宮市大抵強買民間物宜料中官年高謹信者爲宮市令平價和售按韻書買物出手曰售今云平和售則卻是以平價和賣非和買也

經史意一而體二經可言命而史自不可言之史雖不可言命至子家人相與之際一頌一笑小或係于女氏之貴賤大或係于邦國之盛衰是必有數存乎其間未能遽以人事斷也如漢姬一過而得子元后之享國六十餘年得非天歟史記外戚世家序及西漢外戚傳序論夫妃匹之合俱以爲在命則此誠爲得自餘皆不可以言命蓋作史之體務使閱之者知所勸戒而有以聳動之故前世謂史官權與宰相等苟一切以聽之命則褒貶之權輕褒貶之權輕則聳動

之具去矣又安用夫史筆爲哉

孟子自反而縮吾不惴焉者謂不使之恐懼我也古人爲文有此等語今詎能容耐耶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鄭云言可隱之節也費猶傾也道不費則仕釋文云費本又作拂同扶佛反猶傾也傾九委反鄭以費爲傾傾卽違拂之意謂世道相違則君子隱而不仕過庭錄說費卽顯也讀如惠而不費之費出而被乎外之名此所以爲闇然而日章意謂雖隱而能顯云爾康成則全屬上文故獨明隱操而改其字過庭則兩屬上下故推廣隱德而倒其語費費用今改讀拂音而訓之爲傾中庸本無此義君子之道費而隱不言隱而費又何以爲闇然而日章乎二說俱不得其當晦巷謂費用之廣也隱德之微也以首下意而爲之說曰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

室之間遠而至乎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若晦巷之說是眞得子思之旨者也易曰神无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信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理蓋與此同之

漢元帝時西域初置戊校尉已校尉說者或云戊己土也土無正位或云土居中央校尉亦居西域之中以治諸國李子曰前說非是後說近之而不得焉戊己居中政取中國之象以制四夷耳何但居西域之中

以治諸國乎

陳無已每登暨得句卽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金國初張斛德容作詩亦必以被蒙首須詩就乃起詩未成或比日不食

陳師錫云溪門叔冀無人到只有清風獨自來楊萬里詩云越王歌舞春風處今日春風獨自來皆本于李白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原壤夷俟謂其放蕩無禮也馬融說以夷俟爲踞待姑見其無禮之狀爾至那昺又以爲伸兩足箕踞以待孔子故孔子以、叩其脛令不踞此雖有理其實未必然也

中庸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鄭氏謂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傚之傚傚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傚譎以作後世名也班孟堅藝文志作索隱行怪顏師古注云求索隱暗之事石林先生以班鄭俱爲臆決云素當作素王之素謂無所爲而行怪也李子曰夫有所爲而行怪則固爲人也無所爲而行怪則直下愚耳安能使後世有述乎此素當同作索貧

分之素孔子曰隱居求志未見其人舉逸民天下歸心又曰作者七人說者以爲石門荷蕢之徒又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則隱逸者初非孔子之所擯也然而孔子之所與者非庸庸者也必也身有其德而退藏于密始得謂之隱者也彼無一德之可取而徒窮蹙于寒鄉凍谷之中是則素隱吾夫子之事庶乎後世之有傳焉宜吾夫子之弗爲也行怪者不主于傚譎誕幻之屬凡怪僻崖異有不近于人情者皆得以言之

宋齊邱化書德化中說聰明曰天下之主道德出于人理國之主仁義出于人亡國之主聰明出于人善本出于人皆作出于一人止較一字意思徒異今俗本皆脫此字

孟子云樂歲子弟多賴賴者有所恃而爲善者之稱也

漢高祖自言始大人常以臣亡賴張釋之傳言文帝謂上林尉亡賴乃不善之稱然今人反以凶惡無所顧籍者詆其人爲賴子是又不知何說也五代史南平世家云荆南地狹兵弱介于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高季興從誨父子常遮留其使掠取其物而前道以書貢誚或發兵加討卽復遮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謂稱臣益利其賜予俗俚語謂苟得無愧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從誨爲高賴子卽歐公所論以無賴爲賴予者當是俚俗訛言之耳非復本孟子所謂多賴之賴也許愼又謂賴利也無利入于家故云無賴此說乎所不取又老杜詩自高古後人求之過當往往反爲所累如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乃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

親下死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謂爲藩鎮跋扈朝多小人老婁記紙爲棋局椎予敲針作釣鉤謂爲經橫由婦人曲直在小兒如此等類又豈足與言詩耶

王漢南先生謂韓退之送李愿序其于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多御于字予思之此亦不妨前史多書其爲人云云大抵爲人云者謂其平生行事耳下于字其字自下必校文至于韓退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況文章之工拙初不在此乎

東坡云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目如曹參之治齊治齒如商鞅之治秦賢者韓義之曰東坡此語强爲說爾其實不然治目治齒自當有緩急時不可必也且治目者燒烙深浸鉤割針鎌無所不用又其所用藥如石膽石中黃雞子白銅青礜青硼砂白丁香之類性俱有毒豈謹如東坡所言乎竊謂韓說雖有理亦未敢以爲至論也比見張鍊師幾道道及此因舉其里中一農家嬰病月已不治適有客來過既去遺一銀藥餅子閒視其藥淪中或者試令病者點之或又謂嬰病已不治政復或以爲不知何藥不可點或又謂不效何傷遂試以少許點之痛不可忍然二三日後目似見物嬰困更點少許痛亦如前又三五日見物頗明乃連點數日其患良愈他日客還曰前用時遺一藥餅子曾收得否主人問是何藥客云此射生藥箭所用蓋取生烏頭汁雜諸毒物熬成者他無所施乞以見付予聞張言始知韓子之言爲可信

魏明帝大修宮室至使公卿負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既敗萃臣而使穿方負土遑尋上疏陳曰陛下了烏毀國之北以崇無益甚無謂也穿方許穿土爲方也黃帝九章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其術皆以立方定率穿土爲方則穿了烏當並穿去聲今世俗人謂腰背四支不相收拾者謂之了烏卽此語也音料掉

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云以此四獸爲軍陣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謂甲劒又盡招搖星于旌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疏云招招星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央之于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陣不差故云招搖在上也又云紐知招搖在北斗標端者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

第五玉第七爲標掖此搖光卽招搖也在下云端者
明魁以上爲首標以下爲端也又云急繕其怒者此
舉士卒之用也急堅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
行旣張四宿于四方標招搖于中上象天之行故軍
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齊明如天帝之威怒也李子
曰按諸星經無有招搖爲搖光之文但云招搖一星
在梗河北欲與天棟梗河北斗相直則切當來受命
于中國入氐三度去北辰四十一度又云梗河三星
在大角帝座北主天子鋒然則斗杓所建之方梗
河主天子之鋒而招搖在北斗梗河內明又主四夷
受命之象則是北斗一座七星招搖一座一星梗河
一座三星三座併以畫于一旗之上而高張于四獸
之中也所給者三所呼者一何也招搖一星不能單
畫梗河三星雖能單畫亦難遽曉而三座之名又不
能以併舉故併給三座以詳其狀獨稱招搖以略其
名也不然則招搖必搖光之誤云耳鄭求其說而不
能得乃徑以招搖爲搖光是亦未足憑也又以急繕
其怒爲堅勁士卒之怒是又誤之甚者古者君行師
從卿行旅從以行爲行軍則其說良是然以怒聚士
卒則過矣王肅斯怒發整其旅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此安可以士卒當之益怒者威也事有儀則故曰威
儀神明其德故曰威靈是故天子之事也夫所謂急
繕者在夫一動一止之間常居有所警戒急繕威猛
之容務使進退悉法度左右無于部分耳言
急則不敢慢也言繕則若繕修然則訓急爲堅改繕
作勁此何等語邪

晉語天文志云天棓五星在女泭北天子先驅也又七
曜中引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爲天棓又雜星氣中說
妖星其三曰天棓謂爲天子先驅者恆星也謂爲歲
星之精者歲星主福德流而爲天棓則吉凶特未定
也謂爲妖星則專主災異矣夫爲星者一而爲說者
三豈星家各自爲名而各自爲占耶不應天星一座
而善惡如是之頓乖也

陳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末云宴安酖毒不可恪
意謂宴安酖毒不可恪耶然不可恪三字太徑庭不
似詩家語不可當倒恪愼也可不恪則言不可不愼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云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
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張銑
曰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聞謂聞其美也謂其
所習穢濁一聞美事若洗滌其耳也此說大謬沐浴
所聞乃浸漬乎本國所聞之語也吳蜀之人沐浴所
聞不知中區之大故家自以爲土樂人自以爲民良
此甚易曉也而銑說乃爾不亦謬乎大抵文選之注
往往反累本文李善指明出處中閒雖有牴牾亦足
以發而銑誰諮人妄意箋釋乎背指意若是類者甚

可展也

魏文帝典論論班固小傅毅而無所取也故載其與弟
書所云則其小之之驗也說者以武仲下筆不休爲
文宣之美則既非孟堅之意而又與魏文之旨忤矣
大抵謂毅下筆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漫而無
所統云耳若果以下筆不休爲美之之辭則固之于
毅乃推重之也魏文何爲而有小之之言乎

後漢祭祀志云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挾方者言黃帝由
封禪而後仙于是欲封禪元封元年四月封泰山恐
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諱在漢書郊祀志似是牴牾
既舉漢書則前後幷包之矣但謂在前書可也

李白詩玳瑁筵中懷裏壞底奈君何朝共瑣玕
之綺食暮宿鴛鴦之錦衾已極淫媟矣至云秋草秋
蝶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若此等

類又可謂不可道者也其何以示子孫

詩人多用王粲依劉事按傳記所載粲避亂依荊州牧
劉表表以貌寢不甚禮焉是其于賓主俱不得爲美
事也然後人承用不改可笑

孟郊失志夜坐思歸楚江詩云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
羞青桂無直枝碧江思舊游又失意歸吳尚劉侍郎
云玉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喊俗外辭遠寄高天
鴻夫窮通得失此固有命郊一覽踣便爾忿懣欲死
又自以玉寶至音非人耳目所能及因之緐緐語言
布露當世則郊之爲丈夫也何其淺鄙人言郊及第
後有一日看盡長安花之句知其必不遠到然何待
已第時語但觀此未第時語已足以見其人矣

司馬溫公詩太白大如李東方三丈高又雨不成游布
路歸逢花值柳倍依依于李字路字下俱注云恐誤

此實不誤而云誤者本自裝板之時無人校讐偶不
知所出而便自以爲誤也

阮籍詠懷詩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翰曰三楚謂文
王都鄢昭王都鄢考烈王都壽春善曰孟康漢書注
云舊名江陵爲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東坡論三
楚亦據孟氏爲正按史記楚之先熊繹居丹陽徐廣
曰在南郡枝江縣至文王熊貲立始都鄢其後昭王
之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鄢北徙都都最後
考烈王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
徙都壽春命曰郢今翰以楚王徙都謂其所都爲三
楚似可通然數之以三者非指其都蓋主其地也翰
舍地取都又不論東西南之別則大與孟說異矣又
稱昭王北徙都而翰謂北徙鄢豈謂都卽鄢耶項羽
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以地里攷之則孟說良是

晉書山簡傳襄陽人歌曰日暮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騎駿馬倒著白接䍦人說倒載甚多俱不脫灑落以爲倒身于車中無疑也言倒卽倒臥車中比入城酒稍解遂能騎駿馬也蓋歸時以茗芋可知倒載來歸旣而復能騎駿馬也蓋歸時以茗芋之故倒臥車中比入城酒稍解遂能騎馬雖能騎馬終被酒困故倒著白接䍦也上倒上聲下倒去聲著

入聲

太白詩寄遠云三鳥別王母銜書來相過又云念此送短書願同雙飛鴻又云本作一行書殷勤坐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瑤臺有黃鶴爲報青樓人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又云寄書白鷴鵝西海慰離居代內云安得泰吉了爲人道寸心寄內云非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代別云天涯有度鳥莫經瘴帳音各元丹邱云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字爲我忽飛去酬岑勛云黃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倘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此皆以爲鳥寄書見意其原出于蘇子卿上林雁及漢武帝故事蓋以爲相思契闊無由寄聲而行空度遠莫若飛鳥之疾願託勁翮猶或可以致我萬一之心焉是故詩人陶寫性情言歎不足之餘旨也

春秋左傳鄭人畏其又遷也承或以承爲語佐非也古字通用蓋承卽懲也懲義雖近于畏然所畏者在後而所懲者在前故兩言之讀者當以承一字爲句

料理之語見于世說者三韓康伯母聞吳隱之兄弟居喪孝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王子猷爲桓溫車騎參軍溫謂子猷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投之都不料理料理者蓋營護之義猶今俚俗所謂照顧覷當耳石林以爲料理衛展在江州知舊投之都不料理料理者蓋營猶言誰何料料多作平音當作平音石林固是其言誰何則非也誰何乃訶嗚禁禦之謂

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石林先生引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察當爲殺字之誤此說非是孟子之意以不能其大而謹其小謂之不知務非以論隆殺也禮之隆殺自各有所宜當隆而殺固禮之失當殺而隆又豈禮之得歟察之爲言正類問無菌決之問不煩更改

本字

海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沈佺期詩也黃魯直極愛此詩以爲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而石林乃云今(曆)家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旣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石林此說左矣沈詩止述南北風俗之異及夫遠客思歸之意今以爲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一何所見之僻耶

柳公權與文宗聯句文宗云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東坡以爲君臣用心太偏俱爲未得乃續云一葛一裘各自足願言均此施清陰及四方如此則其意足矣一本云一爲居氣移苦樂永相忘願言施此心清陰均四方此其所傳視前本劣矣

過庭錄云孟子辨孔子于衛不謝子路曰至有命不知此語亦好事者之爲之也孔子雖三尺童子其猶知之子不以衛卿之故而主癰疽是已而引瓘子子路乃受其言以告是疑孔子之或從也孰謂子路不知孔子乃如是乎李子曰子路以所問告孔子直以其言告之耳非以有疑而卜其從與否也今夫人

因其所過以彼言而語此者多矣其閒亦自有以上之亦自有以直之豈必其皆有以上之歟過矣此論

置之可也

天城田氏室呂病寒日昔率取十數石以燔之迭著懷中少選須臾不爾即內疠紋不可任平定趙氏室尚病熱日昔取十數石以冰之迭著懷中少選須臾易不爾即內煩慈不可任田氏尹姻婭趙氏余往還人之所稟既自千萬所感所變遂至如此醫家者流診候之際一切以同之則中間天閼者曷勝數耶

予寓趙在攝府事李君座坐客談詩或曰必經此境則始能道此語余曰不然此自其中下者言之彼其能者則異于是不一舉武六合之外無不至到不一換眼秋毫之末無不照了是以謂之才才也者猶之三才益人所以與天地並也使必經此境能到此

語則其爲才也陋矣子美詠馬則云所向無空闊眞堪託死生子美未必曾跨此馬也長吉狀李憑箜篌則云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長吉豈果親造其處乎惟其不經此境能道此語故子美所以爲長吉一坐爲之嘿然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孔曰冕綢布冠也古者績麻以三十升布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按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爲升升三十計爲縷二千四百此布之極細者也古以此布爲冕故謂之麻冕當孔子之時其冕務爲純質儉約而已所用之布不必如古孔子尚純儉故違古而從衆也孔氏以純爲絲不知別有所出否

莊子養生篇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毋爲惡以取刑近親附之謂

歐公五代史李存孝傳云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事雖可見語殊不甚明蓋存信傳云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歐公因存信傳己用交惡二字故疊用之以爲閒無他事但舉二人則知其爲存信與存孝其實二人各自爲傳文勢不當如此

李白酬別送十六云我非東牀人令姊喬齊眉齊眉必別有所出若用孟光字則全不成語

述而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鄭曰無是行于我我獨有之疏曰它人無是行于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晦庵語錄又曰何有于我哉此語雖說是聖人

白謂我不曾有此數者南軒曰汲郡呂氏曰言我之道合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于文義爲順子罕篇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于我哉疏與述而同更無別說晦庵曰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語錄又曰問不爲酒困何有于我哉曰語有兩處此說皆不可曉諄諄有三般說話一以爲上事我皆無有一說此數事外我皆復何有一說云于我何有然皆未安意今問之南軒曰此直觀之若易能然行之而無憾則未易也蓋于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子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之有行而有至則存乎其人充實則聖矣李子曰于我何有哉一句凡有四說其一鄭說淺陋不足論其二晦

庵云謙而又謙之辭也說似顯而幽且如前三事夫子過謙以爲不敢當已涉迂疏如不爲酒困夫子爲嘗爲酒所困而自謂不敢當乎又子子罕篇言事愈卑而意愈切如事公卿勉喪事猶不得卑之如事父與兄庸安得謂之卑乎晦庵自是其說不勘故子問答之際既謂此語難說又云義皆未得煞今聞之其三語鉄最後說云于我何有此說似純而駁所謂于我何有者猶云于我何難耳意者謂不爲酒困等皆所當行之事吾行所當行之事則于我又何有哉此似有理然施之于子罕篇意或可通施之于默而識之則理又相違矣其四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似是而非據呂氏意當謂孔子謂我祇此是耳南軒既從呂說于述而篇略爲解釋復于子罕篇深致其意晦庵語錄所舉第二說卽呂說

也晦庵舉之而不與之者亦以與已頗異故也以予觀之呂說雖云近理其實不能盡理朱先生謂此爲過謙之辭詳呂意亦以此爲謙辭過爲謙退自聖人之常事但于謙退之中言動各自有主初不敢以一切論也據此雖主謙辭亦主諸弟子言之益謂有人能爲此等數事足矣在我更復何求猶俚語曰恁麼儘得我更要甚夫聖人之道如登天然于此數者之外大有可爲之事而孔子謂如此足矣者疾時人于數者皆不能以行之也

俄之蚩蚩以蚩蚩爲敦厚之貌此殊害義且此篇序云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棄背敎其詩則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及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皆指言奔誘棄背之事也夫其人

也又豈有敦厚者哉若曰俄之始來也詐爲是敦厚之貌而實相誑誘意或可通然按宇書蚩蟲名亦輕侮也則蚩蚩者乃薄賤嫰淫之態非敦樸謹厚之容也是故事之可鄙者曰嗤貌之至陋者曰媸又古無敦窮奇檮杌饕餮之比毛氏乃以蚩蚩爲敦厚則眞道之君有蚩尤者而名之如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之比毛氏乃以蚩蚩爲敦厚則眞臆說耳不足據也

宋明帝好爲慘毒周順不敢顯諫但請因緣罪福事亦爲之小止耶律德光入汴馮道見之且曰天下百姓佛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故所賴全活者多破執化愚有力也如此吾但懼其燎原耳

靜生于動而復歸于動則所謂靜者特須臾之靜耳性動亦然味者不知作力以止動刻意以求靜然後是非相繆動靜兩失甚者或喪其心或亡其身孝義有

北生者宗邱劉學主太原城西一民家也坐聚語者幾十年主氏翁媼奉事日益勤爲庚子春正月望日道人來乃詣識生者請生暫出生不可主氏強之生又不得已出少閒急來歸環堵中主人又強之生不得已留坐一室旣張鐙道人者辭去獨翁與生坐坐久翁倒寢其傍丙夜生遽收案上菜刀亂斫翁死媼駭愕起救生又斫殺之有婢竊視噤不敢動生復瞑目端坐鄰者怪有爭鬬聲而尋復無聞噭問翁媼翁媼莫應踰門入視鐙火煌煌生坐兀然而翁媼二屍狼籍于血中矣鄰者縛生生始開目曰汝何事收我鄰者曰汝殺主氏翁媼復何言生曰我適夢中見一偷將害我主翁我倉卒以菜刀斫去又有一偷來我亦斫之仆便謂無事乃復坐靜殊不知有他鄰者執詣有司府掾范貞之始謂曰汝善人㊣有害物心恐

鄰者殺是翁媼而以汝當之可實語我我有以解釋汝生曰我固殺翁媼雖夢中不知所爲尚能記其髣髴此殆宿債豈可濫及無辜其亟刑我竟棄市其徒皆以爲生本非道者與媼前有私冀再逅故坐環堵俟其便久而不得滿所欲遂怨媼殺之而及其翁或曰先殺翁將遍媼媼不從故又殺之是皆非生之情也蓋其徒恥其醜聲而故爲是說以詿外人耳此生雖愚豈有苦心冗體如是之久而圖通一媼耶又豈有十年之閒略無斯須之隙而遽發惡意于此時耶又既殺翁媼時何爲不即逃去顧乃瞑目端坐而待縛也又當有司透問之際何爲不妄抵罔而乃斬速死也然則此生竟何爲者耶就道家之說照此生之心則得其實矣此生本自昏愚擇善不能了了蝱坐成頑陰魔來舍強制情欲常若夢寐乍出諸幻悟若

殊境既見鉦火滿室精爽交亂又驚人物在側猜忍百至及其妄動云滅妄靜復來動靜往來總非由己揮刀袖手俱一妄中此與老子或名耳或名聃吾意老子名聃而聃之名行於並作吾以觀其復無異但老子于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來又知其所以去時動時靜莫不在我故能觀萬物之復若生等罔罔然舍靜求動排動索靜沈冥于妄動妄靜之坎雖未至于殺人也其去殺人能較幾何又豈可以殺人爲有罪而以不殺人爲無罪也哉世傳筆詩使盡好心無所用只因鬧管得人憎又蚤知今日成閒管痛悔當時用好心又自從蒙管束轉覺用心勞此三聯語雖不甚婉格雖不甚高而皆以心對管其意各有所主亦以見風人託物寓不至到公穀謂春秋日之者皆有事窮未敢必春秋雖經其實史耳史固有應日而不得不日者有不應日而自不

須日之者亦有二事而俱在一日者有事大而非日所能攝之者固不可一概論之況年世寖遠簡編蠹壞不無脫逸重複又安可詰以日與不日執爲春秋大旨乎

聃字韻注他酣切耳漫無論又老氏名也耽字韻注丁含切耳垂也又好也樂也今畫塑家作老子像視長其耳或以過項或以被肩甚則至有爲數尺而以兩手承之者是則不得號爲老聃當以號爲老耽也然古今傳聞並作聃而無爲耽者獨畫塑家爲之長其耳垂至以兩手承之蓋世俗無知喜爲怪誕以老于上聖當有此奇表云爾按史記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則此說又與矣古人以謚易名取其平生所詣善惡以爲目必不取其相表妍媸短長也今老子謚之爲聃不知謚法果主何義豈非謚法不再

於善惡而又兼以狀貌目之耶史載老子名耳韻注老子名聃吾意老子或名耳或名聃而聃之名行於世當時史書所錄不見聃名惟見耳名故馬遷定名爲耳而以行於世者爲之謚也

王羲之蘭亭詩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闊無涯觀萬殊莫不均羣賴須參差適我無非親陶淵明雜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趣欲辯已忘言李太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作云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頗從唐生訣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洒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柳子厚晨詣超師

院讀禪經云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
步出東齋讀異源了無取妄跡世所捐遺言冀可冥
緒性何由染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
青松如膏沐瀟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予謂四詩同
一機杼所謂機杼者非文章之機直天機耳
千令升晉武革命論云內禪體文德外禪順大名內禪
一出於心外禪勢不得已云耳而謝惠連以無兵戈
有翦伐當之義雖相近亦自不必兵戎翦伐論也
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二先生解養音去聲誤也上言無野人莫
養君子養固去聲此言同養公田何待野人供
養乎止合作上聲讀之養則種蒔也今人謂治田爲
養種未聞有供養云者
後漢杜林傳論曰旭孟懷忠匹夫成其人杜林行義烈

士假其命以曰天之所助者順信此非魏誤後人傳寫者之誤
詞人多用劃字杜甫詩久居夔府將適江陵云勞心依
愚息聊縱劃昭蘇荊南述懷云得喪初雖失榮枯劃
易乖退之聽穎師彈琴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
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東坡後赤壁賦劃然長嘯
草木振動劃之一字蓋出于莊子內篇養生主內庖
丁解牛者嚮然霍然砉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劃然騞劃雖不同而

古字音聲相近者皆通用
名字之立一以成身一以辨等成身則貴乎美稱辨等
則貴乎易別漢賈徽字元伯而其子逵字景伯晉王
義之生五之父子之嚴而如是其濶則亦偏乎兄弟
矣近世縉紳之家多用一單一複使昭穆互見雖年
世寖遠不相糅雜法似拘而意則通事似疏而理則

按莊子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莽蒼並側聲
前人詩句亦多有用此二字者蒼茫蓋本莽蒼但以
茫易莽而倒之耳此亦何足致疑
古今刪法所以參差不齊且不能以行遠者無他蓋由
布算之時不論分秒之多寡悉蒭棄之定位之時不
察入宮之淺深遽強命之積微成著所以寖久而寖
外耳前軌既差後車復繼而曾不知悟也乃更過求
小巧以取捷七政何由而齊乎
前漢董仲舒傳制曰虞舜之時游於嚴廊之上文穎曰
嚴廊殿下小屋也晉灼廊堂邊無嚴廊謂嚴峻之廊
也師古曰晉說是案後漢百官志武帝選六廊良家
子爲羽林郎掌宿衛侍從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嚴
下室中文穎以嚴廊爲殿下小屋必奉於此殿陛嚴
室而爲之說也因殿陛嚴下作室自是武帝時事堯

舜豈復有此且巖穴小屋可與於巖穎說誠誤至於晉灼謂爲巖峻之廊亦未爲得也堯舜時茅茨不剪土階三尺亦豈有所謂巖廊者哉然師古以晉說爲是者特以其隨文解說爲堯舜之時世質民㊦雖三尺之階已得謂之高明故云巖廊也

東坡詩九萬里風安稅鶤雲鵬今侮不卑飛盪出於阮嗣宗詠懷云㊧與燕雀羣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莊子至樂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謂條達而福持福當作幅木之有條其氣足以達之布帛有幅在人足以持之

敬齋先生古今黈卷之十一

晉書王沈有四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九卷其一亦自有傳見文苑其一爲劉聰中常侍奢僭貪殘賊害良善與斯準同用事其一慕容寶將寶出奔沈降魏孫秀有三其一權弟匡之孫而歸命侯皓之從弟也爲吳夏口將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秀驚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時泰始六年也其一見潘岳傳初爲琅琊王文學遷太傅主簿轉尚書郎出爲長廣太守遷給事黃門侍郎張華謂宜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徐邈有二其一與宣帝同時其一見于簡文宣鄭太后傳其事在孝武太元十九年韓壽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一爲慕容皝別駕王渾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二卷其一爲涼州刺史貞陵亭侯卽戎之父也李陽有二其一上黨武鄉人與石勒鄰居歲荐與爭麻池迭相毆擊者其一爲幽州刺史京師大俠也王衍患妻郭剛傻貪戾不能禁固謂之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少損衍傳又謂石季龍擊斬之其一與之子爲劉琨領兵路逕烏桓賊戰沒王鑒有三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四十一卷以文章著稱其一爲劉聰尚書令其一爲涼州牧張軌之子而寇之弟也其一載之丁潭傳中字偉康與孔愉救袁琇于壽春者張茂有三其一涼州牧軌之子敬康丁潭傳中字世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茂少貧賤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後爲吳興內史沈充反與三子並遇害其一見石季龍傳季龍殺其太子宣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季龍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赦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成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遊還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張華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六卷其一亦見慕容德傳德既據滑臺置百官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趙思召慕容鍾來迎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閤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陛下若蹈匹婦之仁舍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又慕容超時姚興拘超母妻貴超褥蓐超遣羣臣計議張華謂宜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徐邈有二其一與宣帝同時其一見于簡文宣鄭太后傳其事在孝武太元十九年韓壽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一爲慕容皝別駕王渾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二卷其一爲涼州刺史貞陵亭侯卽戎之父也李陽有二其一上黨武鄉人與石勒鄰居歲荐與爭麻池迭相毆擊者其一爲幽州刺史京師大俠也王衍患妻郭剛傻貪戾不能禁固謂之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少損衍傳又謂石季龍擊斬之其一與之子爲劉琨領兵路逕烏桓賊戰沒王鑒有三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四十一卷以文章著稱其一爲劉聰尚書令其一爲涼州牧張軌之子而寇之弟也其一載之丁潭傳中字偉康與孔愉救袁琇于壽春者張茂有三其一涼州牧軌之子敬康丁潭傳中字世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茂少貧賤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後爲吳興內史沈充反與三子並遇害其一見石季龍傳季龍殺其太子宣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季龍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赦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成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遊還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張華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六卷其一亦見慕容德傳德既據滑臺置百官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趙思召慕容鍾來迎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閤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陛下若蹈匹婦之仁舍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又慕容超時姚興拘超母妻貴超褥蓐超遣羣臣計議張華謂宜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徐邈有二其一與宣帝同時其一見于簡文宣鄭太后傳其事在孝武太元十九年韓壽

中見辨且惡之者其一見陶璜傳璜爲吳將破晉九
眞太守董元于交阯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
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軺車鼓吹導從而
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吳因用
璜爲交州刺史　王輿有二其一趙王倫欲篡位諸
王公卿士咸勸進左衛王輿入殿譬諭三部司馬示
以威賞及三王舉義河北悉收輿乃收倫而殺許
超士猗孫弼謝恢殷渾孫秀等後與東萊王瀛謀殺
齊王冏伏法死其一成都王穎與張方伐京都時常
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長沙王乂被執共鬻
與斬輿降　劉毅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
五卷其一亦自有傳見列傳第五十五卷　王愷有
二其一見外戚傳愔之弟也卽與石崇競侈廁者其
一見簡文七子會稽王道子傳時有人爲雲中詩以

指斥朝廷曰王愷守常國寶馳競又桓㊁殷仲堪等
復至石頭元顯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
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者卽坦之之子也　王
濬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二卷其一在王
鑒傳堂邑人鑒之父也仕至御史中丞　王脩有三
其一濛之子也字敬仁明秀有美稱善隸書年十二
作賢全論爲琅邪王文學卒其一見石勒傳劉曜斬
石勒使王脩又劉裕克長安殺姚泓留子義眞守長
安使王脩王鎭惡沈田子輔之而還　王祥有二其
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卷其一與郭麐叛呂光者
石苞有二其一自有傳在列傳第三卷其一季龍子
　劉裕有二其一元海之子也元海還都平陽汾水
中得玉璽改年河瑞封裕爲齊王及爲顧託之計以
爲大司徒後爲呼延攸所殺其一討桓㊁者　王瑜

有二其一爲李勢中書監其一爲劉聰弟乂太師爲
二其一欽之從孫見欽傳其一爲劉聰所誅　劉宣有二其一元海從祖也元海卽王位
皆宣之謀其一青州刺史曾疑執建威劉宣而齊魯
之閒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見劉聰傳　劉㊂有
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十六卷爲鎭南將軍其
一京兆人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鐙懸鏡于山
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見張寔傳
王衍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一十三卷其一石
鑒時爲侍中冉閔僭位後誅之　王敦有二其一自
有傳見列傳第六十八卷其一見李特傳特攻成都
趙廞死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爲益州刺史督牙門
將王敦等七千餘人入蜀　周撫有二其一訪之子
破范賨斬蕭敬文者其一爲彭城內史殺周默以降

石勒詔劉遐蔡豹徐龕其討撫太元二年破斬于琅
山　苻㊂有二其一堅之子其一　王皮有
二其一劉聰時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其一秦丞相王
猛之子　張平有二其一流民在譙爲陽主祖逖誘
其部將使殺之其一苻堅所破者　文鴦有二其一
欽之子年十八勇冠三軍欽叛敗同奔吳事在景帝
末年其一姓段者鮮卑人匹磾之弟也永嘉四年石
勒陷襄城遂至宛王浚遣鮮卑人文鴦帥騎救之勒
退又㊂帝時救邵續于厥坎擄勒三千餘家其後又
嘗與匹磾攻敗勒于襄國及匹磾殺劉琨喪晉兩怨
叛迷帥其徒依邵續續毓爲石季龍所得匹磾等嬰
城拒寇戰守疲苦不能自立匹磾及鴦等悉見獲至
襄國匹磾被害文鴦遇鴆而死事詳見段匹磾傳
張駿有二其一涼州牧張駿卽耽之孫而寔之子也

其一姚萇故將殺江州都護趙毗焚武昌略府藏以叛者爲江州刺史桓沖討斬之事在哀帝興寧元年
王遐有二其一在外戚傳卽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迷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其一睢陵公
祥之曾孫始平太守肇之孫永世侯俊之子也仕至
鬱林太守　高柔有二其一宣帝將誅曹爽假柔節
行大將軍事領爽營其一見王沒傳沒將僭號司馬
掾高柔與劉搏切諫沒怒誅之　王濟有二其一自
有傳見列傳第十二卷其一元帝時慕容廆遣其
長史王濟浮海勸進　段勤有二其一鮮卑人勤初
附于慕容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垂討勤子繹幕及
慕容恪進據常山勤始懼而請降其一常山樹根下
得珪璽慕容儁遣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卽段勤
俱見儁傳　郭敬有二其一見石勒傳卽人貧給糾

者其一見苻健傳永和十年桓溫率眾四萬趨長安
遣別將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　王述有二其
一湛之孫承之子而坦之之父也其一簡順皇后父
遐之從子　郭文有二其一見隱逸傳其一見呂光
傳王穆單騎奔驛馬驛馬令郭文斬首送之光　王
澄有二其一字道深辨慧有才藻歷位清顯卽京陵
公渾之子而驃騎濟之弟也其一字平子卽平北將
軍乂之子而太尉衍之弟衍使澄爲荊州刺史族弟
敦爲青州以備三窟　余蕭讀史次錄其間不無謬誤
尚冀博雅君子見其遺佚者補之舛錯者改之重複
者削之

孟子不下帶而道存焉趙臺卿以爲帶近于心意謂道
不離心心不離道云耳然而道之在人心也使孟氏
而雖不言其誰不知此乎道几視上于面則敎下于

之序有云臣舞象之年鼓篋鱣序按禮記內則云十
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鄭玄云成
童十五以上又云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又
後漢楊震傳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鱣音善然
則璠自謂年十五始入學也
魯直喜見八叔父詩云稍詢耆舊閒大半歸山邱小兒
攜婦于襁褓皆裹頭東坡詩有云當時襁褓皆七尺
而我安得謂康強蘇黃所狀皆一類而黃不若蘇之
簡而詣理也
俗語作不露樸此出馬援傳曰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
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
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
田牧況曰汝大才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不示
人以樸謂不令他人見其短長也況此語謂援齒雖

少而才器遠大不能窺其際今雖不好學而欲就田
牧然將來或不可測以故從所請
孟子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釋文行如字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諸己則音下孟反二字旨意果同音否論語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先王之遺文能行已上諸事即在身之
行去聲也治以爲論孟此三字皆偕從下孟反
靜言庸違靜言安靜有理之言也靜則對亂言之庸用
也書中庸字皆爲用義言則甚美及用之則常自違
之
東坡赤壁賦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
食一本作共樂當以食爲正賦本韻語此賦自以月
色竭食籍白爲協若作樂字則是取下客哀而笑洗
盞更酌爲協不特文勢萎薾而又段絡叢雜東坡大

節必不應爾所謂食者乃自己之眞味受用之正地
非他人之所與知者也今蘇子有得乎此則其開至
樂蓋不可以容聲矣又何必言樂而後始爲樂哉素
問云精食氣形食味故㊀子爲之說曰氣化則精生
味和則形長又云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故云壯火食氣少火滋氣故云氣食
說曰氣生壯火故云壯火食氣少火東坡賦意正與此同
少火東坡賦意正與此同
後漢光武紀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
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
異焉南頓君名欽雖見于光武紀而此論初無有也
此論方敘南頓君事而據以稱欽則欽謂誰乎止云
君異焉可也
葛稚川西京雜記或問楊子雲欲爲賦何如子雲曰讀
賦千首乃能之以予思之亦不待如是之多也果僻

瞬所以知政靜以養㊁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
胸中而不藏茲瞬也祇其所以爲達也歟趙禮部語
雖出于歐蘇然歐蘇大旨一本于易易之明夷曰明
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繫辭曰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元稹苦樂相倚曲前云漢皇眼瞥飛燕時可憐班女恩
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得半年佯暖熱轉將深意
愉旁人綴綴疵瑕遣幾說後云白首宮人前再拜願
將日月相揮解苦樂相尋晝夜閒鐙光邪得天明在
主今被奪心應苦妾奪深恩初爲主欲知妾意恨主
時主令爲妾思量取班姬收淚抱妾身我曾排擯無
恨人詩人之口夫亦何所不有此作雖借班姬以命
意褒貶初不主姬然謂姬曾排擯無恨人則誣亦甚
矣按漢書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子上上嘗游後

庭欲與倢伃同輦倢伃力辭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又嘗進待者李平得幸亦爲倢伃又趙飛燕姊妹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倢伃皆失寵于是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咒詛後宮詈及主上許后廢黜昭臺宮后姊謁等皆誅死考問班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乃求供養太后于長信宮婦人中爲人如倢伃者古今罕儔昭儀卒後倢伃悲思感傷不能自勝作賦以哀之其辭曰

承祖考之遺德兮竊庶幾乎貞良雖不敢望古之人兮願窮年而悉心執巾櫛以事兮誠婢妾之所樂願賜清燕之閒官兮得蠲除乎衰絰奉虞祀之烝嘗兮永終譽乎無窮

其辭哀而有理善敘事者也

漢順帝時梁冀爲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如規所言則利害任于羣臣而無繫于其君君正當云國者舟

朱彔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鬼正當同猥讀之按韻鬼五罪反猥烏賄反其在十賄中同也古人用字且朱彔非有過高之行寬雖它韻猶得叶況一韻乎且乎不當以險爲譏謂猥瑣蒸得其實猥瑣者鄙猥瑣屑猥瑣楊倞又引周禮傀字說之贅矣又一說鬼太高不平然以鬼配瑣言之乃細碎之義故謂溫公詩瞑目云瞑目思千古飄然一笑塵山川宛如搆多少未來人舊傳云多少未歸人然公又有道遠四章其三云閉目念前古飄然一笑塵兩儀仍似舊萬物互爭新詩後詩意則前詩作未來人爲正

公孫丑下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于人心獨無恔乎比因親比之比比化謂親其死者釋爲及亦通謂比及變化銷鑠晦棄解比爲鬼一時之瑣也又非十二子荀子正論朱彔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使天下混云傚邪說文姦言以彔亂天下鬼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注云禹與諝同宇大也放蕩恢大也鬼謂狂險之行也瑣謂姦細之行也說文云鬼高不平也今此言鬼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大司樂云大傀裁則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詩言傀行自謹于飢寒命之曰狂僻之民鬼當爲傀義同五每反彼反李子曰鬼配瑣言之乃細碎之義故謂

孟子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時子因陳子而先已告孟子矣或孟子無以

語之或陳子適不在側既而陳子又以時子之言告
孟子也觀其文勢義自可見翹氏謂時子因陳子使
告孟子其意固順但其文謂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則
是自告之也非使告之也若使陳子告之當云時子
因陳子使以告孟子今直云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其
為先已自告無可疑者
又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翹說謂自不隱其賢意旨頗乖
祇是不蔽賢才耳惟于其進也能不蔽賢故于其退
也能不怨不憾
又兒戴嵓疁萬鍾戴嵓祇是乘軒
史記大宛傳黎軒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善眩後又云
安息國以黎軒善眩人獻于漢應邵曰眩相詐惑從
應說則眩字止當正讀然作幻音讀之亦通張平子
西京賦云奇幻儵忽易兒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

畫地成川流消通溼此正指眩人之屬列子稱西極
之國有化人來亦此類
李長吉歌詩編金銅僊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五
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
置前殿挾通鑑云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鍾簴銅人
銅人承露盤于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
致留于灞城二說年載不同者青龍止有四年無五
年其五年即景初元年也長吉言五年當是據未改
元時言之長吉又云宮宮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潸然
淚下此未必實設其事實亦無它利害祇為異事耳
通鑑不取良為得體
蜀志劉焉傳評曰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听相
者之言則求婚吳氏相者事本傳及全書俱不載而
遂以引論似疏

黃魯直作東坡墨戲賦云筆力跌宕于風煙無人之境
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難又其他詩多喜用跌
一宕二字此出于嵇志簡雜傳云雍優游風儀性簡傲
跌宕風儀疑作風議
檀弓上孔子合葬于防云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
問焉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
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石林先生疑此事云墓之
崇幾四尺葬之日雨至而崩何如是之簡也既崩而
不得修將遂仍之可乎又謂葬不旋踵而崩崩又不
得修其何能久而識之乎石林之疑誠有由來然其
墓新封遇甚雨而崩初亦不足訝也本不足訝而孔
子為之流涕者其意必以為葬貴堅固窀窆甫畢而
有所摧剝中必戚焉故不得不為之法也也且弟子
所謂崩者夫豈謂墓壞而無餘哉但聚其土封少少

摧落耳孔子所謂古不脩墓者夫豈謂墓壞而不許
重脩哉但謂窀窆之事欲其安穩一定毋或苟簡而
使至於重修耳後人因其弟于有墓崩之語便以為
防墓累壞而無餘因孔子繼有古不修墓之語便以
為古者墓壞則不得重修也誠使防墓大崩崩而不
許再修則是孔子非孝子而古人教人之忘其親也
無乃悖理甚歟庾蔚之又以為防守其墓備擬其崩
孔穎達雖破蔚之終執舊聞皆昧夫雨甚土落之義
而強為辭也余悉不取
史記太倉公淳于意傳詔召問所以為治病死生驗者
幾何人主名為誰又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其
有書無有皆安受學學受學幾何歲而由史記盡具所對
云冶謂史筆不當如此政當云意所對凡數十條皆
詣理可以為人法則足矣自不必廣錄而備書之史

經之亞也煩震則不足以傳久且事之有可倚者猶須倚之況言乎其有文賦篇翰之富贍者亦當載其目而略其辭惟有功於天下國家之大利害者如董仲舒之三策賈誼政事疏過秦論之文雖多亦不可以不盡錄也

莊子曰道術之爲天下裂又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烏乎在曰無乎不在道術云者謂衆人之所由也故從所由言之則道卽術術卽道也若從大小言之則道固不得以爲術術固不得以爲道也趙岐序孟子云治儒術之道似不成語

莊子山木篇少私而寡欲私或思字誤少思寡欲固老子語然私之一字亦不爲無理

馬季長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以效其聲而文選音義者今註十二

不見羌人羌人故得截竹吹之以效其聲而文選音注大與此別不見之見音胡練反張銑注云龍吟水中不見其身李善注云已謂龍也皆謂龍在水中不顯現其身實違馬旨

離爲火爲日爲電自是文明之象皇極經世不取附著之說當矣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皆文彩著見之意王以附著爲主蓋古說

東坡云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陳平以四萬斤間楚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慮日金爲何往哉顏疑賓賃神變不可知其復歸山澤也耶李子曰人雖號爲大聰明者亦必有所敝夫金古多而今少自是今世糜耗者衆東坡乃謂實貨神變復歸山澤此亦與顏慢之謂妙盡通靈何以異

武珪燕北雜記云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于白羊琵琶骨正炙破便出軍不破卽不出李子曰炙琵琶骨不獨契丹凡蠻貊皆爲之番鳥記載備表占卜甚多有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牛卜鼠米卜雀卜幾卜乃知四夷尙鬼遇物皆得以爲卜也今北方炙琵琶骨者與珪記特異所炙之法盡有可人不可人作疾病飲食一動一止悉有條理則專謂炙破便出軍不破卽不出蓋當時所見適然自以爲說耳

敬齋古今黈卷之十二

共八千二百三十字

伊川易傳曰下愚而能革而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
長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
非性之罪也孝子曰下愚畏威而寡罪爲與人同而
知其非性之罪則聖人之克知賢人之克已亦非性
之功也由是言之性無與於賢愚惟盡性者有能與
不能耳

屋甚巢庭甚除拱兩手而閒居何樂如之顧無所事於
閒乃伐屋而潴之犁庭而茨之扣扣焉斂筋骨而胝
手足我既無廬人且無以途是人也是果何爲者也

詩皇皇者華云每懷靡及止言常恐不及
賚辭贊則又若上林子虛之誇甚非所以開明禮經
之旨也獨意漢儒雜采周禮燕饗所用及當時飲食
所尙遵合曲禮王制揖讓酬酢竹帛以射時取貢耳

閒而潴屋茨庭者乎鄭雖引春秋外傳以爲說吾以
爲外傳亦各自爲說耳

古者登車有和鑾之音詩馬動則鑾鳴車動則和應也
鑾或作鸞其義皆同鸞以其有聲鑾以其金爲之也
杜預左傳注云鸞在鑣和在衡而毛氏詩傳云在軾
曰和在鑣曰鸞軾乃車內所憑之物和在於軾車動
未必能鳴衡軛之間與馬相比動則有聲此當以杜
說爲正

左傳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曰鋌而走險急何能擇社
注鋌急走貌孔疏云鋌文連走故爲疾走貌治曰鋌
之爲文安得爲疾走之貌乎孔說以連文言之曲矣
鋌挺古字通用挺勁健也勁捷卽疾走之貌
昧爽丕顯後世猶怠解者以爲昧旦未明之時已大明
其德此說恐非盍古先明主憂勞政治當其昧爽之
時曰大明其德又有
時乎
修身莫大乎事親事親莫大乎致養致養莫大乎養志
盡天地之精微塞水陸之多品而或不得其所欲者
祇以養口腹耳養之下也怡聲順色先意承志雖復
枝水之約而有以得其歡心是則養之至也孔孟之
言詳矣內則言事親則歷數饘酏酒醴棗栗飴蜜薑
桂枌榆兔薨滑笔脂膏之屬及夫羹濟醬醢之目膳
羞調和之宜脫肉作魚膾桃攢柤之名麋腒軒辟
雞宛脾之別其事卑郮煩猥大類世所傳食纂而辭
費辭贅則又若上林子虛之誇甚非所以開明禮經
之旨也獨意漢儒雜采周禮燕饗所用及當時飲食
所尙遵合曲禮王制揖讓酬酢竹帛以射時取貢耳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史記云孔
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
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或以加假聲得相
借或以五十作卒皆無然之說也大抵論語所載則
是未繫易時語而司馬遷所記則作十翼時言之也
言本不同乃欲强比而同之宜乎若是之紛紛也二
說雖不同然而謙抑之詞則一焉耳夫聖人生知安
復有大過耶盍復有不至於彬彬者耶猶有是言者
所以爲學者法也張籍書與韓退之曰吾子所論排
釋老之說不若著書退之答曰化當時莫若口傳來
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至而不能也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
至固有所不能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
也退之於二家攘斥之切曾不肯以聖舍而顧待五

大十然後爲之其亦善學孔子者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萬物之中不有至惡者存乎動心忍性則焉知一性之內不有不善者存乎此與性善之說殆若胡越焉者何也葢謂萬物皆有效善之質一心獨爲持性之主云耳不深探孟子之旨而徒爲性善之說是誤父之而不知其氏者雖終身學而吾以爲未嘗學也

左右二字從上聲則爲兩實從去聲則爲從已此甚易辨者也今人皆混而爲一不惟不辨其聲音之當否至於禮數儀制亦復倒錯而世俗悠悠皆不恤也爲禮之家欲以左爲上則左之欲以右爲上則右之原其所以然亦從來遠矣

一飛沖天志在沖天鸞鳳沖霄沖舉沖本蟲音古

漢元字前書一見後書三見前書則平帝元始五年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敎訓焉後書則安帝時耿宋閻氏貴盛翟酺上疏曰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又桓帝時郭泰常舉有道不就同郡宋沖素服其德以爲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常勸其仕又靈帝時資武白太后欲悉誅宦官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元始也漢元以來謂漢始得天下以至於今也其後書三見略皆一時語其前書所見則爭竊有少疑焉高祖卽位元年乙未至元始五年乙丑總二百一十一年古今以三十年爲世此纔七世耳而宗室子至十有餘萬人支庶蕃衍一何如是之多耶豈天家子孫有異於凡人歟不然何爲六七世之閒而生息之夥至十有餘萬也物窮則變數極則反新芽閒起九服雲擾卯金之裔百不一存葢亦理勢之極焉耳

漢書刑法志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臏刑也師古曰鑽鑽去其臏骨也鑽音子端反

近然非在坐不能自禁也只是比及飯畢三次登溷一耳誣其老而氣弱臟腑虛滑云

父命子亦得謂公晁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誼譁錯父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錯時爲禦史大夫三公官也錯父謂錯爲公豈以子貴而呼之歟抑公亦而汝之類也

今人悉用充音二字古必通用不然則前人旣誤後人不加省察狃而承之耳卷二

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一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其象與圜丘等全不相干

老子佛若君子得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累者謂逐隊而趨若蓬顆然隨風積聚而東西也一曰累平聲讀謂累累然累累亦積累之意說者或以爲戴笠而行亦何糺繆之甚

廉頗三遺矢或謂所挾之箭三度遺之或謂矢陳也欲有所陳三度遺忘或謂矢卽矢溺之矢一卽之中凡三遺矢言在坐不能自禁其污穢狼藉三說皆謬廉頗智將非鬬將時方閒處兼同使者餐飯不應三遺前也皋陶矢厥謀矢雖訓陳要之史筆貴於辭達三遺陳已不成語況以矢轉訓陳乎惟矢溺之說爲最

亏鐫鑿二物皆施之於顯也韋以鑿爲顯刑誤矣
顯復何事於鑿又顓讀鐫爲平聲亦誤志所陳刀鋸
鐫鑿等莫非指器物而言鐫作平聲讀則非器也乃
用器耳鐫去聲讀之爲是
溝洫志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上自臨決河令
羣臣從宮自將軍以下負薪填之是時東郡燒草以
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卽上所說下淇園之
竹以爲楗也石蕭者謂爾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
也蕭亦爾耳音側其反義與插同又史記河渠書云
顓林竹兮楗石蕭如淳曰河決楗不能禁故言蕭草
昭曰楗柱也木立死曰蕭治曰楗誠如如淳之注如
復云有石以石爲之謂以石爲楗也楗字前漢作揵
史記作楗古字通用無所不可然作楗者爲優按韻
書楗閉鍵同音乃關閉之義今填塞河決以竹爲楗
正與此意相應故韋昭以楗爲柱也蕭有三說師古
以爲苗韋昭以爲木立死如淳雖無說而謂河決楗
不能禁故言蕭是作災字讀也如說亦長顏韋俱短
歌所謂林竹者卽上竹楗也所謂隤者卽竹楗爲水
所推倒竹楗既倒而石楗亦被災也來字又與災字
協此說爲長顏意以隤爲頹伐伐得此竹以爲楗且
爾石焉此意雖通而楗石爾之辭既不可得而通兼
蕭字實不訓爾韋意亦以爲伐竹作楗楗閒著石如
立橛然來字音离橛字亦得爲協此義雖通而石字

則贅矣故亏以爲二說俱短
司馬長卿揚子雲皆蜀人能文而吃玉壘銅梁之氣於
玆二人獨厚之以游夏之才而又吾何歎美之所鍾吝於其際雖聖智無得而兼之卿
雲而有亏賜之辨則溝物必不復亏之以言卜之學
矣曰吾爲游夏乎吾爲亏賜乎曰其亦游夏而已矣
晉世太叔以辨洽稱摯仲以辭翰聞每至公坐叔談
仲不能對退著文難叔復不能荅相與紛然叔也
無可紀而仲也多所錄於是仲爲勝由叔仲論之卿
雲之吶吶雖無取於一時而輔獻河漢固無廢於千
萬祀之文章也
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定計遣脫與煎鞮黃柢
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志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
奏可京房爲魏郡太守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今
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匿
塞滿水之奧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充國房皆有
自詭語白詭妄意也揵謙辭
漢延熹三年所立孫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儉字叔敖
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都南郢南郢卽南
郡江陵縣也又云莊王欲加封其子子辭父有命如
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溼塉埴
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卽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嗣廢
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就其故祠爲架廟屋立石銘
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祚卽歲遷長後太守案卽歲二字據碑文增
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
賢體德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
通攷籍祭祠祗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葬枯廟
之愛育黎烝討掃醜類經算是矜杜僞養善顯忠表

仁感想孫君乃發嘉詢興起立壇勤勤懇懇念恩自
然刻石銘碑又云福祐期思縣興士熾如碑所言則
是孫叔敖生於期思而其子孫居於固始也按後漢
郡國志期思固始皆屬汝南郡志又曰期思有蔣鄉
故蔣國又云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
邱注引史記曰楚莊王以封孫叔敖子此白與碑相
合然碑中前言卽其故祠築廟銘碑後云福祐期思
則此當在期思而不在固始也碑稱段君以固始介
遷某郡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云云語句似不相貫
又碑載孫君讓饒按左傳叔敖乃為賈伯嬴之子又
謂之為艾獵而此謂諱饒則必他有所據當於博雅
君子問之

為言不難而文為難為文不難而作史為尤難史仃體
有要憒要具而後史成焉體要不具而徒文之煩史

乎史乎而非千萬世之法也篇翰流傳鏘耳鏗目可
以入文苑矣而不可以入儒林經術精洞貫古今
可以入儒林矣不可以入儒行班固則凡仃文字者
悉載之本傳之中別以明經者入儒林范蔚宗則既
傳儒林而後文苑繼之皆得其體要者也雖然吾猶
恨其不為儒行一篇以為儒林文苑之首焉能尊其
書而不能尊其身行之人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實也
吾窮居陋處固不在筆削之位而輒為是說冀乎後
之人知尊其為儒之身有愈於知尊其為儒之書耳

魏杜恕為散騎黃門侍郎在朝八年出為㠯農太守數
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為河中太守又傳嘏為黃
門侍郎何晏等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
榮陽太守又王基為安豐太守以疾徵還起家為河
南尹起家者蓋在家中奉復而起為此職也
士大夫大節不必觀其所為但觀其所言則
貴鄉公欲去司馬昭夜召王沈王業入議
業詣以示之戒厥伏旦沈業馳告於昭昭召賈充等
為之備遂弒高貴鄉公夫晉魏之賊也凡為晉之忠
臣者皆魏之賊也當髦之國昭之際使沈業如經之
不言則髦必當得志昭必先誅魏祚必不傾司馬氏
亦無自而王也成敗之機在於呼吸而沈業二鼠子
背國佐賊賊因得以肆其毒焉反覆變詐若沈業者
真二國之賊也沈業以泄謀為姦賊則王經之不洩
信為有魏之忠臣矣昭是以恨經而殺之則是賊殺
魏之忠臣也夫忠臣之死於賊則死於王事者也於
勒時也魏之國如綴旒魏之主如委裘誠不暇於甄
錄已死之人也然其乘董狐之筆者可不特為一傳

列子前淮南子數百年但列子作九方皐淮南子作九方堙耳今裴松之解郗文專據淮南子而不誡列子非也

孫權傳黃龍元年注權告天文末云謹擇元日登壇燔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冀之爾汝后帝殆失文字之體豈吳無一人耶其後與漢爲盟文亦曰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胙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此雖泛及山川終是先言上帝蓋與前告文同出一手云或曰書武成云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其下云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上併陳皇天后土名山大川後併舉惟爾有神則雖天亦得以爾之子何獨病子吳之文耶曰武成與此不同武成在前併數天地山川而其下先言天休震動乃復言惟爾有神則有神者正謂山川之屬不謂天也若又云無作神羞若以此神爲天天固不得以言羞況武成一篇先儒咸謂本經脫誤文無次第又豈可全以爲據乎

吳志張昭子承能甄識人物勸于長進篤于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又顧雍子邵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讌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二傳中皆用庶幾字庶幾者所謂凡有可以成材者皆是也

晉天文志荊州占載妖星凡二十一其十九曰長庚如一匹帛著天見則兵起詩大東云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毛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猶也毛不謂長庚爲妖星然則長庚自有二星也但同名耳志又云瑞星有四其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其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銳然妖星如火而下大上銳者甚多今而格澤似之古今史書中所載星變爲凶災者莫過于彗今而含譽似之諸若此類其果爲瑞耶其果爲妖耶

晉惠帝時劉頌上疏云法欲必奉故令有守文理有窮塞故令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使人主權斷又熊遠上疏于琅琊王睿曰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二子之言相合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故表而出之

晉書宋繇傳劉曜入長安時三秦人尹桓等數千人家盜發繇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繇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繇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滅半于今猶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應劭風俗通義城霸陵發掘而其陵中物乃與前書本紀絕不同據劭繇之言知霸陵所謂薄葬者乃特比餘陵差少耳劭說與前書不同者前書蓋從史筆劭說蓋從所聞見容有一誤然質諸晉書劭說爲得其實

商洋時能委任楊惜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既昏矣政安得而清乎吾但聞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未聞主昏子上政清于下也此乃當時史官曲筆巧譽柄臣後人信以爲然耳明主正當於此時察之北齊高緯時穆提婆韓長鸞閭浮陽陷掘架不報曰木是彼物從其去所遍鑑注云梁雖得

為長孺答言之齊事則非此益基槩之樂長行局所
用之馬也長行局即今之雙陸
李白子伯禽為嘉興徐浦鹽官慢侮廟神以死伯禽之
汪序有以誠白自一生蹇傲視禮法如木梁任放浪
為特達然氣豪才壯有所為而然則尚可言也彼伯
禽者何為者也狃習所見強吾之所無而亦為是幾
何其不自絕于天耶吾謂慢神而得死非神殊之其
所以取之者蓋已久矣夫為人之子也得為白也後
則人之大幸也不肖之子反以得大不幸悲夫
通鑑魏明帝太和三年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初魏大侯
師李悝著法經六篇漢何定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
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
損錯糅無常後人各為章句以至于魏所當用者合
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言晉尚書顧

于定奪請罷律博士從之此云漢何定律為九篇而
前漢刑法志則云漢何增律博士從之此云漢何定律為九篇而
紀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說者謂一條為一章今何作
律九章亦當為九條而已一則以為九篇一則以為
九章則其數相懸遠矣豈當時所作律九章與所定
法經九篇各自為書耶決不得以一章為一篇也
郡守官府亦得稱朝劉寵為會稽守徵為將作大匠山
陰縣有五六老叟人贈百錢以送寵曰未嘗識郡朝
又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
岑晊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激清朝府
夫朝者天子諸侯王之所居也而郡守亦得以稱之
者一郡之君主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凡
臣屬者謂守寺為朝無嫌也益古者不獨於府寺為
朝雖私家亦得言之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酲

三臧其口謂臧其口者凡三處也故今人多以三臧連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斷句則指三人也亦通

蠏入足而二螯天下人無不識者而荀卿子謂蠏六跪而二螯楊倞云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爲刖跪螯蠏首上如鉞者許慎說文亦云蠏六足而二螯荀卿趙人仕齊三爲祭酒後適楚爲蘭陵令趙齊皆有蠏而楚又蠏之鄉也荀子大儒而謂蠏六跪何耶許叔重嘗之不知所以安之是眞愛子而賊之者也撰五經異義當時號爲博物而亦以蠏爲六足者非聖人之心如日賢人之心如燭又其次燭燭中微明耳不識蠏螯術荀子之說而惑其所以爲誤耳蠏之爲物至賤而甚廣者也荀說之誤至損六足而六之乃知彼許坊州察社若者未足多諭也

王荊公論曰小兒多病優于飽又曰哺乳多則生痟其以小兒氣血未完其大腸如慈其小腸如筋食飲稍過度易致病癖也然荊公此言但知節食耳不知衣食之豐亦受病之源也俗諺有之小兒欲得安無過飢與寒飢寒之者非故以將而損之所以將節之而已亦非謂飢之可保其無疾也但將節之則疾必差少也是故富家兒多病貧家兒多安豈富家之養不及于貧素皆哉正以所奉者病之耳近世一醫師謂貧兒誤得安樂法誠良言也貧兒誤安則是富兒誤求病也慈幼者可不知此言乎曲禮曰童子不衣裘鄭云裘太溫消陰氣使不堪苦衣不裘而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褶袴鄭云不用帛爲褶袴爲太溫傷陰氣謂童子則已逾于髫齔矣謂童子則已望于成人矣猶不敢以成人之體裔之者凡以爲安樂法也必待二十而後聽與長者均焉愼之至也故今人多以三臧連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斷句則指三人也亦通

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孔穎達云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損傷故可以衣裘帛也古人之慈幼者如此魏明帝屢失皇子王朗上疏有云人少小時常恐被褥寒溫則不能便梁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令少小之繈袍不至于甚厚則必感保金玉之性而比壽于南山矣夫朝廷之尊君臣之嚴獻替之際猶且以此爲深慮則夫有子者徒知養之不知所以安之是眞愛子而賊之者也

聖人之心如日賢人之心如燭又其次燭燭中微明耳日中照天下片雲翳之曖然以昏燭煌煌青風滅之離婁無所睹焉爲日而曖然以昏燭煌煌而無所睹其日與燭之罪歟有物以賊之雖有六龍之駕十圖之燭顧不如燭燼之中之微明也蘊微明于燭燼之中似有而若無也似無而若有也是固無所取者有能推而廣之或可以燎原或可以亙天此莊生所謂滑疑之曜聖人之所圖者也聖人則知所以圖之衆人則惟有任之而已任之之久必將以堅白之昧終吾如微明焉何哉

大抵人不能常動亦不能常靜常動則勝于陽而有以失于陰常靜則勝于陰而有以失于陽陰陽偏勝則傷之者至矣流俗蚩蚩乃欲制動以求靜靜者未至而動者先與吾敵則其病又豈止于偏勝也耶吾將見百骸之不理四體之不舉也吾能持一靜于萬動之中寓萬動于一靜之中是終日動而未嘗動終日靜而未嘗靜也而又何病焉司馬子微有言曰束心太急令人發狂東坡題靜勝軒亦云鳥囚不忘飛馬繫不忘馳靜若不自勝不如聽所之皆所以斥偏勝猶不敢以成人之體裔之者凡以爲安樂法也必待

之患也然東心太急則所謂揠苗者也揠其所之則所謂不耘苗者也若夫交相爲養則所謂與時偕行者矣至其終日動靜而未嘗動靜則又非時之所能囿也其乾道變化者乎其鼓之舞之以盡神乎

注力自陳懇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而司馬溫公亦然一起居注非貴仕也而二公退避如此此果僞也而非歟後之君子當必有辨之者

天下之病莫病于似然而實不然則天下之病不病不仁病在于似夫仁者之害吾仁不病不義病在于似夫義者之害吾義不仁不義人得而砭之似仁似義者既自不受和扁之砭而和扁之精亦未以易窺見醫砭之處

健羨健忘健倒健者敏速絕甚之謂莊生之屏健羨則

孟子之寡欲老子之弱其志也健羨非必爲惡凡有所甚欲皆謂之健羨也

商鞅爲秦築冀闕宮庭于咸陽徙都之令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同室內息謂同居一家家中有子息而無所務者有刑其所務者則必兵農二者而已近觀商子之書則又得其詳焉商子賞刑篇曰聖人爲教也一賞一刑一教一教者雖曰聖智巧佞厚樸皆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父于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戰而已矣故壯者務戰老弱務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然則商鞅之禁特主兵事言之兵事畢足然後及于農也

西清詩話辨癡鶴銘華陽眞逸撰爲陶隱居無疑而以爲歐陽公謂爲顧況道號及蘇子美謂爲右軍書皆非予美論其書爲右軍筆恐自出一時所見歐陽公博古謂華陽眞逸顧況道號語必不妄古人名稱同者甚多豈陶顧二公偶同此號耶

予家舊藏米帖四十有五裝爲大看策其中一幅載荀簡法甚妙大概每一簡用荀葉兩片雜膠鰾綵漆等黏連其背復用漆押其邊又一幅前有圖書印章十餘枚皆古文或玉箸篆有曰天水米芾者有曰米芾及單芾字者有元章者有曰火宋米芾者有曰米芾及癸酉者後有曰辛卯者有曰甲寅者有曰丙午丁未及癸酉者後有數十語云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于所紀歲時亦莫不正前有水米故以火宋別之

日者李君顯道號稱鹿山人嘗而慧論人間事極有理致因歎風俗之偷乃曰吾欲使天下無目之人有靈識略依任古皆習爲樂師伶人其少壯有力而不屑爲伶倫者可官給碓碨使自食其力不必如我輩以日舌爲衣食此亦正風俗之一端也李嘗憶人

湖泉穴在足心之上涇氣皆從此大日夕之間常以兩足赤內更次用一手握指一手摩擦數目多時覺足心熱即將腳指略略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終不若自擦爲佳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所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則嫻每臥時祇令人擦至熟睡即止亦覺得力向來鄉人鄭彥和自太府丞出爲江東宿使足弱不能陛辭檻兿黃繼道教以此法數月即能拜跪又見雪人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牀泗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即愈偶記憶得因筆于冊用告病者豈曰小補之哉

江南野錄載韓熙載服朮食桃李瀉十數朮人長寸餘而卒此未必然予友人張君者服蒼朮幾三十年朮

嗜食桃李未聞有此異也熙載之敗此自根本不固耳李後主疑北人往往賜死鞭縱酒多蓄婢妾常隨後房歌伎乞丐此其所以來尤人也多食桃李何損于朮耶嘉蔚本草蒼白二朮不別出但于蒼朮條下引業性論云白朮非蒼朮而然

黃庭經含漱金醴吞玉英保灌玉廬以自貿玉廬一身也保保養也灌澆灌也言脾胃爲倉廩之宮能保灌一身使之安樂而遲以自貿耳自貿者謂養身亦所以自養也卷六段

文選云乘茵步輦惟所忌宴晉曰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嬪妃乘輦餘皆以步茵四人輿以行劉良以爲後宮或行于茵或載于輦如良所說則乘茵前行茵褥之上如應劭之說于餘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輿以行則

茵亦輦輿之屬詩文茵暢轂前漢周陽由與同車未嘗敢均茵憑茵藉車中之物或因之以取名也吐茵亦同

阮籍詠懷云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張銑曰蘇秦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故黃魯直送顏子敦爲河北轉運詩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謂河南河東通爲三河也阮又云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市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又魯直劉明仲畧竹賦云三河少年稟生勁剛眷服楚楚游俠專場亦用阮語也是則河南洛陽河東河南河北皆得稱之爲三河也然沈約注云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

而張銑亦承沈說謂三川爲三河則謬矣凡近河者皆呼水爲河猶近江者皆呼水爲江固也今取三川以釋三河毋乃疏乎按史記秦惠王時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又曰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迫王莊襄王之元年卒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皐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鞏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如史遷所記鞏昭所解三川之與三河大不相類者謂伊水洛水幷河爲三耳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又嘗素琴一張弦索不具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此二事正是此老自得處俗子不知便謂淵明眞不諳意此亦何足與語不求解則如勿讀不用聲則如勿嘗蓋不求甚解者謂得意忘言不若老生惛儒爲章句細碎耳何勞謂當時弦索備不具因之以爲得趣則初不在聲亦如孔子論樂于鐘鼓之外耳今觀其平生詩文可概見矣答龐參軍云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歸去來辭云說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與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閒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使果不求甚解不取弦上之聲則何爲載彈載詠以自娛耶何憂耶何爲自少學之以至于欣然而忘不得說夢若俗子輩又烏知此老之所自得者哉

李白詩堯祠送別云朝策犁眉騙舉鞭力不堪犂牛駭也騙黃馬黑喙也然則犁眉騙者黃馬黑喙而眉斑者耳

李太白送李女真歸盧山詩云一往屏風疊乘鶯者玉
鞭謂其地形疊疊然也
顏眞卿放生池碑銘序云謹緣皐陶奚斯歌虞頌魯之
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所用奚斯蓋承班固之
誤也班固兩都賦序云皐陶奚斯頌魯同見采
于孔氏按魯頌閟宮云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
奕奚斯所作奚斯乃作新廟者也而非作頌之人也
班固何得以與皐陶爲亂乎此雖班固之失蓋又先
承揚雄之誤也法言學行篇曰正考父常脩尹吉甫
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父矣按大雅崧高云吉甫作
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詩云吉甫作
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又商頌那序云
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
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爲首吉甫固作頌者非正
考父者但爲得頌之人奚斯則但爲頌中所稱之人
三人了不相關揚雄之失蓋又先承太史公之誤也史記謂商頌爲
揚雄之誤復誤以奚斯亦爲作
正考父所作雄既承馬遷之誤以奚斯爲作
詩之人也司馬遷揚雄班固號稱漢大儒而謬誤若
此況後之學者乎
退之論三子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然卽韓之言而求韓之情所謂荀揚之疵亦自不免
退之平生挺特力以周孔之學爲學故著原道等篇
退之以諫迎佛骨雖獲戾一斥幾萬里而不
厭排異端至以
悔斯亦足以爲大醇矣奈何惡其爲人而日與之親
又作爲歌詩語言以光大其徒且示已所以相愛慕
之深有是心則有是言言既如是則與平生所素蓄
者豈不大相反耶若送惠師詩云惠師浮屠者乃是

仲知其不可窮以解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閒三脊茅以爲藉此乃拒桓公耳非荆州所有也鄭玄又以菁茅爲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據前諸說孔安國以菁茅爲二物鄭康成以爲一物則不說莫其意亦以其菁則不說茅說菁茅爲一物然鄭說菁爲菁與菁茅爲二物也是則子厚詩所用菁茅豈鄭玄所謂茅之有毛刺者歟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謹秦忍使黔婁生殷尸無衣巾東坡云詳味此詩則謹秦當時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李子曰盧仝以黔婁對謹秦則初不論功但論其德之何如耳東坡乃謂秦號勇有戰功無乃失評甚歟忠臣之節度淮西也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狀貌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于其父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因眾心怨怒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之所爲如此歲星主福德乃以官爵奉之玉川子所以深泗而訟之天也玉川之詞直而東坡曲之其亦誤矣然則有功如秦者不當官耶非也以有功而官之爲當則國家之權也以無德而祿之爲不當則君子不易之論也二者各自有道而妄欲一之則非其道也東坡稱忠臣頗知忠義始終有功意以爲大㊀中君父在難不擇日而行爲可尚也此爲可尚獨不念建中之變乎建中末朱泚僭逆乘輿播越忠臣久懷觖望望風投泚其不可窮以解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閒三脊茅以爲藉此乃拒桓公耳非荆州所有也鄭玄又以菁茅爲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據前諸說孔安國以菁茅爲二物鄭康成以爲一物則不說茅說菁茅爲一物然鄭說菁爲菁與菁茅爲二物也是則子厚詩所用菁茅豈鄭玄所謂茅之有毛刺者歟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謹秦忍使黔婁生殷尸無衣巾東坡云詳味此詩則謹秦當時無功而享厚祿者謹秦李忠臣也天寶末號將屢立戰功雖麗官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致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李子曰盧仝以黔婁對謹秦則初不論功但論其德之何如耳東坡乃謂秦號勇有戰功無乃失評甚歟忠臣之節度淮西也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狀貌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于其父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因眾心怨怒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之所爲如此歲星主福德乃以官爵奉之玉川子所以深泗而訟之天也玉川之詞直而東坡曲之其亦誤矣然則有功如秦者不當官耶非也以有功而官之爲當則國家之權也以無德而祿之爲不當則君子不易之論也二者各自有道而妄欲一之則非其道也東坡稱忠臣頗知忠義始終有功意以爲大㊀中君父在難不擇日而行爲可尚也此爲可尚獨不念建中之變乎建中末朱泚僭逆乘輿播越忠臣久懷觖望望風投泚

投泚其所謂知忠義而始終有功者果安在哉且舍功而論德德則殘賊矣舍德而議功功則叛人矣兩無所取而東坡猶深惜之殆見埱而不見空者也莫細于埱莫大于空見莫細而不見其莫大者有物蔽之而然耳㊁

司空表聖詩喜用韻字春晚云瀟高憐酒韻引滿未能已漫題云率怕人書謹閒宜酒韻高以韻與酒前人不道也又光啟四年春云小欄花韻午晴初撫事寄同游云春添茶韻時過寺紅茶花云豈憐高韻說紅茶又王宮云風荷似醉和風舞沙鳥無情伴客閑是物此中皆有韻更堪微雨半遮山

皮日休鹿門隱書曰舟之有佁猶人之有道也佁不安也舟之行匪佁不進是不安而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佁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氏佁於項遺佁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其所不安也其白注云佁五勃反舟動貌按韻書及尚書注釋皆云佁佁壯勇貌佁許乞魚乙二切音訓俱與皮說不同又徧尋字書俱無音五勃反而解爲舟動貌者此必扤字之誤詩云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傳曰扤動也五忽反

韓偓詩安貧云窗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又劉師道詩歎世云野馬飛窗日醯雞舞甕天所用野馬字皆不當按莊子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乃澤中之氣耳今二

重脩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侍郎韓愈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于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倾陊者再三吏執詣飾虞使愚以聞天子方以東北諸侯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于碑下孝忠伺吏殺之天子怒使送闕下四召見孝忠孝忠頓首曰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見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愈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愈摘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臣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與丞相而愈第下與元濟同尸顧義而赦之賞罪人爲烈士又用其兄尺寸之地而奪乃父乃祖之天也蓋磔之獨柳之其名與光顏重脩西其將略如愈者復皆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雖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非以明愈之功且將爲陛下正賞罰也臣不推碑無以爲吏

摘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多其意遂赦之因號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今韓段二碑具在其敘李愈入蔡據孝忠之憤不得不大爲鋪張誇詡也然細攷韓筆其三十餘字與段之三百言者大略亦不異但文昌所作稍加絢麗而已李義山稱退之謂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朱世詩人亦有云千載斷碑人肝炙祇今誰數段文昌則二公文字之優劣不難判也憲宗亦何爲以卒隸之一言遽命刻磨舊作再更新製乎予以退之之平生攷之蓋有由焉李漢序昌黎先生文曰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遂以定先生亦自以爲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歿前寵後動輒得咎退之所爲每爲世所阻抑當淮西之平鴻功鉅業歌頌洋溢世而無敎事體之重譬之九鼎而先生獨以一手扛之當時必有以私意指摘者羣篇隊譟之舌眾煦所漂泰山一羽其勢無足怪者然則爲愚宗者當如何哉要察所聞之言爲何如耳如其言可諒韓筆不能以盡偏裨士卒之勞自應別錄名氏列之碑陰足矣亦不可以輕信人語劉然而改竄也如其事無甚遺逸而孝忠以一介抗天子而殺人蔑王法以暴狠求雄名曰吾欲勸天下之爲人下者是爲乎後則于春秋之義乖矣

東坡書墨

東坡漱茶帖云茶性暗中損人爲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頗膩既去而脾胃不知此說亦未盡得茶性固多損漱茶則牙齒固利脾胃固不傷然不如齒自屬腎茶入齒鋒氣味之所蒸仝歸腎經脾胃雖不覺而腎則覺之消陽助陰漱啜無異或謂啜之爲力甚多而漱之爲力甚少漱漉之損之與漱啜之爲力甚多而漱之爲力甚少漱漉之損終輕于啜此亦不然飲啜則氣歸于脾胃而後始傳于餘腑今而漱之則其氣獨歸于腎是其力多少適相等耳若脾胃則漱實勝于啜也

東坡書墨墨文有文公檜鼯臙墨六字者且自言不知其所謂予以爲此亦易曉文公檜當是作者之姓名耳鼯臙則所造之歲月鼯鼠也當是歲陽值子臙則十二月也

王就晉卿建寶繪堂以前後所得法書名畫盡貯其中東坡爲作記云桓靈寶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置意之禍也東坡又嘗謂其弟子由之達自幼而然每覽書畫漠然不甚經意若坡所論眞所謂寓物而不留物者也然烏臺詩話所載狀與晉卿往還者多以詩律如提十萬兵東坡直欲避時名須知筆墨渾閒事猶與先生抵死爭周深于文若此詩亦以世俗之口量前人之心也閒讀周集因爲此說以喻世之不知山谷者

介甫詠韓退之詩云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詮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又集唐百家選其自序云廢目力于此良足惜此其爲言可以爲達矣求其用心可以爲遠矣然撰著字說及三經新義前人論議皆斥去不用一出新義必使天下學者皆吾之徒顧不知自謂費精神費目力否也文字固不足道觀其得君柄國專以財賦爲己任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卒以召朋黨相煽之禍此豈非言語自爲一人而其事業又自爲一人乎

陳無已詩寄晁以道云十年作吏仍僦口兩地爲鄰闕皆吾之徒顧不知自謂費精神費目力否也文字固不足道觀其得君柄國專以財賦爲己任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卒以召朋黨相煽之禍此豈非言語自爲一人而其事業又自爲一人乎

陳無已詩寄晁以道云十年作吏仍僦口兩地爲鄰闕寄聲注云顏魯公帖曰閭門百口幾至僦口則其意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僦其口於四方杜預云僦賃也粥乃貧家所食陳詩自謂仕久而貧因用鄭莊公語而顏眞卿謂其家幾至僦口則其意與左氏異豈以僦口謂都無所食乎

宋元豈治第澗所有小軒面西山用王徽之朝來致有爽氣語名致爽石林先生以爲世以致字爲學以致字爲學以惡聲者也賈者必珍其貨而後市小人則惡其聲而後市一罔之市厥有如此

其道之致非也魏晉以來多以致爲語助似是誤甚
李子曰以致爽之致爲致其道之致固謬又云似是
訓甚則其言義含糊模稜手耳致自爲甚致爽自得
以名軒此亦何必深論若以致爲語助則大段乖刺
矣

張本孝叔爲孔毅夫雜說序云其言漢景免笞人背明
皇親擇守令宣宗立太子不委宰相而屬宦官至言
祥瑞風鑒不可憑議論甚趫其引父命亦得爲勑母
亦可稱大人傳或有之不可爲後世法則近贅言焉
孝叔謂後二事不可爲後世法非也毅夫錄此者蓋
見前史有此語因而表出之初不定以爲後世法也
而孝叔以此爲贅何不量己之贅耶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
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爲一卷名之
爲什今人以詩爲篇什或稱舉他人所作爲佳什非
也

古文用韻鄭儉上下凡聲音之近似者俱得相與爲協
若東冬江爲協旨有韶協歌麻陽庚蒼馬屋角之類
皆得通用至入聲則有兼用五六韻者蓋古人因事
爲文不拘聲病而專以意爲主雖其音韻不諧不恤
也後人則專以浮聲切響論文文之骨格安得不弱
諸樂有拍惟琴無拍祇有節奏節奏雖似拍而非拍也
前賢論今琴曲已是鄭衛若又作拍則淫哇之聲有
甚于鄭衛者矣故琴家謂遲亦不妨疾亦不妨所最
忌者惟其作拍而能改齋漫錄論胡笳十八拍引謝
希逸琴論云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
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開慈明君九拍蜀調明君十二
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七曲皆言
拍果是希逸語否在琴操其實不當言拍止可言
奏也今琴譜載大小胡笳十八拍或十九拍者乃後
世琴工相傳云爾(下缺)

附錄

內翰李文正公（名昉天聞元事略）

公名冶字仁卿眞定欒城人金正大末登進士第王辰北渡居太原藩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林學士明年以疾辭歸居元氏之封龍山十六年卒年八十八

公幼讀書手不釋卷性穎悟有成人之風既長與河中李欽叔龍山冀京甫平晉李長源爲同年友屏山李先生令代作墓銘數篇一夕而就屏山大加賞異正大七年登詞賦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從大臣辟權知鈞州事時調度方殷公掌出納無規撮之誤壬辰正月城潰公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人所不能堪公處之自若也先生才大而雅識遠而明閎於中而肆於外蓋將以斯文爲斯道者也在河南時文聲已大振及壬辰北渡隱于崞山之桐川聚書環堵中閉關卻埽以涵泳先王之道爲樂雖飢寒不能自存亦不卹也是後由崞而之太原之平定之元氏流離頓挫亦未嘗一日廢其業手不停披日不絕誦如是者幾五十年先生之於學其勤至矣人品既高眞積之力斯久所以優柔饜飫深造自得兼眾人之所獨經爲通儒文爲名家其名德雅望又爲一時衣冠之龍門也退然自以爲不足嘗曰名爲吾眼中之昧鑒先生性喜退密恥於近名所學所行切於爲己而非以爲人也（公門生集賈焦公撰文集序）

世祖方居潛邸歲丁巳五月遣按忒木兒宣文用虢傳來召北上素聞仁卿學贍才優潛德不耀久欲一見之切切他辭既至帝問汝在河南居官者誰最佳公對曰百餘年間人才未易數在今日論之其險夷一節則完顏仲德甚可嘉尙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論進士觀其以國忘家以主忘身實自讀書中來又問完顏合答及蒲元何如對曰二人將略俱短少帝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實爲唐朝名臣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當在方叔召虎之列韓白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居官之人有如魏徵者否對曰今之人側媚成風欲比魏徵實多愧矣又問人材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廷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可用之材又曰賢王之所素知已嘗聘問者也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夫四海之內曷止此數子哉誠能廣延於外將見雲集輻湊於朝廷矣又問回鶻之人川否對曰漢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鶻人亦有君子小人但其人貪財喈利廉謹者少在國家擇而用之耳又問天下當何如而治對曰夫治天下欲難則難於登天欲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民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不變亂已爲幸獨能是無賞罰也法度隳紀綱壞天下不亂何如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動爲陰矣又問昨者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動爲陰有餘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矣今之震動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弘多或刑獄失中或征伐黷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然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出此以

嘗之苟能辨森那去女謁屏謁愿減刑獄止征伐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則可變咎證爲休徵矣王庭凱劉先生平生愛山嗜書餘無所好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以供饘粥學者稍稍從之歲久從游者日益多所居不能容鄉人相與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昉謝菁堂故基兵革以來荆棘堙廢不治若茨而葺之令先生時憩杖履而栖生徒豈不爲吾鄉之盛事哉以告先生先生欣然從之則相與聚材鳩工日增月積講堂齋舍以次成就舊有大成殿弊漏傾敧又重新之未幾朝廷聞先生賢安車聘之既至奏對稱旨遷先生起就珓纔期月又以老病辭歸齊老病非所堪也惡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年詔立翰林院於燕京再以學士召仍勑賜定宣慰司驛騎齊遣先生起就珓纔期月又以老病辭歸齊老病非所堪也惡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年詔立翰林院於燕京再以學士召仍勑賜定宣慰司驛騎齊遣先生起就珓纔期月又以老病辭歸齊老病非所堪也惡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年詔立翰林院於燕京再以學士召仍勑賜定宣慰司驛騎齊遣先生起就珓纔期月又以老病辭歸齊老病非所堪也惡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年詔立翰林院於燕京再以學士召仍勑賜定宣慰司驛騎齊遣先生起就珓纔期月又以老病辭歸齊老病非所堪也惡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年詔立翰林院於燕京再以學士召仍勑賜定宣慰司

（原貫誤偶及亦後與吹字之部律以叢瓦爲幾不遑卹公恐我龍昏敎我不遑暇容我寢名玉堂之署日夕相與剡往講古訂辨文字不卽晚出覆露之德隱蔽少忘我但翰林非病叟所處寵祿非庸夫所貪宿諾可幸而得請投劾山木石與居麋鹿與游斯亦老物無用者之所便也）

翰林視草惟天子命之史館秉筆以宰相監之特書佐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專而非非是也今者猶以翰林史館爲高選是工訣窘而善緣飾者爲高選也吾恐識者羞之（歐蘇說）

吾聞文章有不當爲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蠱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矣不以爲所不當者之爲患惟無是五者之爲患（歐蘇說）

或問學李子曰學有三積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之精不若得之之深（此說○公著述自文集四十卷陸書叢刊十卷泛說四十卷古今註四十卷測圓海鏡十二卷益古衍段三卷其他雜書又十餘卷）

李子年二十以來知作爲文章之可樂以爲外是無樂也四十以來知窒取聲華之可樂以爲外是無樂也今五十矣稍取二十以前所讀論孟六經等書讀之乃知堪諸所樂會夏蟲之不若焉尙未卜自今以往又有樂於此也以否之說

初聶侯珪以士豪歸國帥平定者最久雅親文儒閭敬齋李公之名而賢之虧至郡舍會遺山元公還太原過之爲數日留困追憶閒閑文獻二老作詩云百年喬木變蒼蒼者舊風流超與楊爲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聶侯起謝曰此珪志也方經始而請係卒至元二年劉侯天祿繼守是州爲屋數楹置趙楊元李四公像其中以事之惟閑閑文獻以道德文章爲一代宗師昔在禮部翰林對持文柄時號趙楊遺山敬齋皆二公門下客自兩都時才名已相埒北渡後當往來酒州寓志於文字間歷唱迭和世亦謂之元李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往往誦其詩讀其書敬仰其人蓋所謂聞而不得見見而不得親者獨是一郡閭閑之桐鄉文獻之梓里也人歌詩靜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又接見遺山敬齋凡僚吏士庶每話及中州耆舊必以四賢爲稱首堂而

（閻氏詩錄）

（原貫院記○按公與翰苑諸公書云請公以某官賜歸完性之學高顯業清慎元化固自其所而集也居者

穆盛梓行者核其目計四百五十八則取聚珍版校之僅得十之六尙遺其四至所引文中前後頗亂遺脫不少其脫前者三則（三卷馬援上人字卷通鑑大上脫後者十一則（一卷三百下又卷三百下又卷國風下二卷漢下二卷又大宛下五卷又石林下六卷前後俱脫者一則（帖筆）前後俱脫者三則（一卷曠園下又卷中原下又中脫者三則（一卷曠園下又卷都賦下又卷長發傳三卷其誤皆自大典非大不同者一則（一卷問脫者三則（一卷曠園卷應劭傳七卷其誤皆自大典非聚珍之過因勘訂庵將足本校而刻之終以仁卿生於閻代祇見諸元遺山桐川太白等詩其行事罕詳李文正事甚備且攷其名而重有慨焉仁卿生於大定庚子至正大庚寅登收世科（同榜有孟攀鱗字翔甫高昌雅琥字德輝之任已五十有一歲授高陵主簿辟推勾州金亡北渡講學著書祕演算術獨能以道德文章確然自守至老不試即其中統召拜後與翰林諸公書云云其本意大可見蓋在金則爲收科之後勁在元則占改（韓）之先幾生則與王滹南李莊靖同爲一代道民沒則與楊文獻趙閑閑並列四賢祠祀嗚呼其學術如是其操履又如是何後人不察謬改其名呼治爲治乃與形雌意蕩之女道士李季蘭相涸呼可悲已今其言具在其名亦正倘能付諸剞劂傳示當世庶使抱殘守缺者得見全璧豈非大忠

後學戴望謹撰

武英殿木敬齋古今韌八卷輯自永樂大典者爲世間未見之書道光甲申張月霄復購得士禮居所藏舊鈔李氏原書十二卷首尾俱完惟十一卷後卽接十二卷終而誌刊刻年月姓氏二行疑此二卷兩有殘闕一失其尾一失其首遂誤連爲一卷耳是書今本復出雖少有殘闕得大典本補之遂成完書並知此書之卷帙止有此數而不必致嘅於明代而全書復顯佚過半也蓋沈晦幾五百年至　昭代而後始獲睹李氏之亡於世夫豈偶然不可謂非藝林中增一快事也緣袁年日晷手鈍艱於繕寫祇取　殿本所闕者按卷錄爲二冊復卽原書篇次輯爲總目附後俾異日可合　殿本依目重錄以還舊規或謹依成約編附　殿本之末願以俟後之君子讀是書者

道光丁亥閏月下澣海虞後學黃廷鑑書

元儒李仁卿治敬齋古今韌一書館臣從永樂大典輯成八卷編入　四庫又交　武英殿以聚珍版印行久已風行海內後兒愛日精廬藏書志有此書十一卷足本心爲慕之戊子冬日在滬肆收得仁和勞季言手鈔黃琴六本爲明萬（麻）庚子武陵書室蔣德

盛梓行者前後無序跋校其目計四百五十八則乙未在武昌刻入叢書而輯聚珍所存原書所缺爲補遺二卷已亥又獲愛日精廬所藏明鈔本卽黃本所自出細心讐校聚珍版之譌施北研跋詳言之黃本之誤卷一熊爽之一字一則已見卷四張祜詠薛薇花下脫家語觀周篇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三緘其口謂緘其口者凡三處也故今人多以三緘連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斷句則指三人也亦通一則今聚珍本脫家語至愼言人也卷六約輕齎絕大幕下脫師古曰輕齎者公以輜重自隨而所齎糧食少也一曰齎字與資同謂資裝也三十字卷八兩都賦一則衷言陵夷也下脫又賦云乘菌步輦惟所息衷溝曰嘘劭漢官儀曰皇后嫏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見以爲後宮或行于茵或載于輦如良所說則乘茵謂行茵褥之上如應劭之說于餘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輿以行則茵亦輦輳之屬詩文茵暢轂前漢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憑茵之以取名也此茵亦同一百二十字卷九阮嗣宗下脫阮籍詠懷云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張銑曰蘇秦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故黃魯直送顧子敦爲河北轉運詩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謂河南河東通爲三河也阮又云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市遊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晻暮三河向日晉文王河內人躑躅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內人故託稱三河又魯直劉明仲墨竹賦云三河少年棄生勁剛春服楚楚游俠專場亦用阮語也是則河南洛陽河東河內皆得稱之爲三河也然沈約注本紀絕不同晉書索紞傳劉曜入長安時三秦人伊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紞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滅半于今猶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據劭紞之言知霸陵所謂藏葬者乃特比餘陵差少耳劭說與前書不同者前書蓋從史筆劭說蓋從所聞見容有一誤然質諸晉書劭說爲得其實一則卷十詩曰人涉卬否下脫曰者李君顯道號稱鹿山人讀而慧論人間事極有理致因歎風俗之偷乃曰吾欲使天下無曰之人有識識略依在古皆習爲樂師伶人其少壯有力而不屑爲伶倫者可官給稚礎使自食其力不必如我

輩以口舌爲衣食此亦正風俗之一端也李覃懷人
一則卷十一後漢光武紀下衍葛稚川一則葉已刻
成識誤於此此書蘇天爵名臣事略作四十卷元史
因之黃琴六以十二卷爲足本以大典所收在此本
外者疑爲十一卷之尾十二卷之首脫文之中然此
書每卷止十四五葉十一十二并卷亦十四葉補遺
兩卷共二十八葉似非兩半卷所能容荃孫疑四十
爲十四之誤則多寡相稱明刻缺後兩卷又無序跋
似非完本傳鈔時又誤合十一十二卷爲一耳施北
研跋以爲李治非李冶荃孫考元王惲中堂紀事卷
三徵君李治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人前進士）金少中大夫程震碑欒城李治題額石本作治
爲北研得兩佳證可訂諸書傳寫之失光緒壬寅上
元後一日江陰繆荃孫跋

又案元遺山集寄庵碑先生子男三人曰澈方山
抽分窯治官次曰治正大中收世科微仕鄆高陵主
簿次曰滋兄澈弟滋偏旁皆从水則仁軍名台與無
可疑者癸卯春三荃孫再跋

光緒三年春二月

書局校刊

吾友胡元瑞工詩善屬文有少室山房稿賈其餘勇著書數百卷如經籍會通史書佔畢九流緒論四部正譌三墳補逸二酉綴遺華陽博議莊嶽委譚丹鉛新錄秘林學山自題爲筆叢海內爭傳幾於紙貴問序于不佞陳子曰大畜象天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達巷黨人知足以知聖人者顏子嘆夫子循循善誘人而曰博我以文益吾儒之學有博有約猶佛氏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說曰必有實際而後眞空實則攬長河爲酥酪空則納須彌于芥子當時楚有左氏倚相鄭有公孫僑吳有季子札號稱多聞而未有若孔子者故天縱之聖又多能也太史公傳世家而曰當年不能究其禮

累世不能殫其學夫非以博耶秦漢而後六籍煨燼唐晉糠粃宋元支離士生其間而汲古之綆短矣壯哉元瑞崛起于數千載之後而尙論數千載之前索諸九仜之遠論于六合之外稱文小而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辨往詁之屈筆聞者頤解反先代之成案令人心服劉子玄謂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有學無才猶貧田萬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鮮能貨殖有才而無學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柯斧斤難成宮室矣元瑞才高識高而充之以學者乎竊謂元瑞爲今之良史餘稿其一斑矣昔劉孔才有皇覽陸士衡有要覽王勰有要略葉廷珪有海錄吳枋有野乘非不博也而今皆不傳或者挂一漏萬未能詳說而反約也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者其元瑞之謂乎題數語弁焉以俟後之知元瑞者河陽陳文燭撰

甲部四卷　經籍會通　筆叢一至四
續甲部八卷　丹鉛新錄　筆叢五至十二
乙部六卷　史書佔畢　筆叢十三至十八
續乙部八卷　藝林學山　筆叢十九至二十六
丙部三卷　九流緒論　筆叢二十七至二十九
丁部三卷　四部正譌　筆叢三十至三十二
戊部二卷　三墳補逸　筆叢三十三至三十四
己部三卷　二酉綴遺　筆叢三十五至三十七
庚部二卷　華陽國議　筆叢三十八至三十九
辛部二卷　莊嶽委談　筆叢四十至四十一
壬部四卷　玉壺遐覽　筆叢四十二至四十五
癸部三卷　雙樹幻鈔　筆叢四十六至四十八
大凡四十八卷

廣雅書局采

凡前代校綜墳典之書漢有略晉有部唐有錄宋有目元有錄志則諸史共之肇自西京迄於勝國紀列纂脩彬彬備矣夫其淵源六籍藪澤九流細繹百家溯洄千古固文明之盛集鴻碩之大觀也昭代基隆鉅儒輩出諸所撰造比迹黃虞惟是經籍一塗編摩尚缺槩以義非要切體實迂繁筆研靡資歲月徒曠耳夫以霸閩之朝草莽之士猶或拮据墳素忝竊雌黃矧大明日揭萬象維新豈其獨盛述鴻裁彪炳宇宙而胜談宂輯闕略曩時哉輒不自揆掇拾補苴間以管窺加之梘藻稍銓梗槩命曰會通匪直寄大方之噸笑抑以爲博雅之前驅云萬厤己丑孟秋朔廣應麟識

明東越胡應麟撰

填籍之始

肇自義黃盛於周漢衍於梁晉極於隋唐一燼於秦再厄於莽三災於繹四蕩於巢宋氏徵求力倍功半元人裔夷事軼言湮聚散廢興槩可見矣述源流第一

六經刪脩尼父授受孔門卷軸篇章類崇簡要三墳丘索湮汲不傳以大易尚書較之其體制居可識也益古文峻潔迥異浮靡聖筆淵玄亡資藻飾故卷之不盈篋笥而擴之函冒乾坤春秋而降諸子百家興而道術離楚漢以還騷人才士作而文學盛此其盈縮之大都也然泰山封禪文字萬家合雒禪通治洄十紀槩徵此例則古人文籍不必盡滅今時顧世

類弗傳者良由洪荒始判楮墨未遑竹簡韋編既非易致靈文祕檢又率難窺重以祖龍烈焰煨燼之中僅存如綷漢世諸儒稍加綴拾劉氏七略遂至三萬餘卷攷諸班氏藝文西京制作纔十二三耳世以皋夔稷契何書可讀然乎否邪

歷朝諸史志藝文者五家前漢也舊唐也新唐也隋也宋也班氏規模七略劉昫沿襲隋書新唐校益舊唐而宋史所因則崇文四庫等目也中壘父子奕葉青緗紀例編摩故應窾密第遺書絕寡攷訂靡從隋志簡編亦多散佚而類次可觀論辯多美舊唐之錄本朝大爲疏略新書間增所缺頗自精詳歐陽宋志紊亂錯雜元人製作亡足深譏大率史氏精神全寓紀傳論序次之表志之流便落二義至於經籍尤匪所先

且人靡博極業謝專門聊具故事而已

自餘正史之外奉命纂修類例足徵卷軸可攷若劉歆之略荀勖之部王儉之志孝緒之錄竝軼不傳宋自慶厤嘉定諸目外薦紳文士宋尤李葉竝富青緗今惟文簡目存亦多闕漏鄭氏樵文一略該括甚鉅剖核彌精良堪省閱第通志前朝失標本代有無多寡混爲一途番陽通攷以四部分門實因舊史而支流派別條理井然且究極旨歸推明得失百代填籍燈如指掌儻更因當時所有例及亡篇咸著品題稍存故實則庶幾盡善矣

歷朝墳籍裒聚之多亡如隋世篇目之盛僅見唐時案向歆七略卷三萬餘班氏東京僅覩其半荐卓之亂尺簡不存晉荀勖欽毋煚劉彥貞王灣劉仲等重修成羣書四部錄二百卷右

勖李充游加鳩集宋元嘉中謝靈運校讎至六萬卷齊王儉王亮謝朏梁殷鈞任昉阮孝緒等繼造目錄率不過三萬卷蓋宋初祕閣所藏重複相揉靈運繁加裒錄諸人頗事芟除雖其數僅半於前或其實反增於舊隋文父子鶩尚斯文訪輯蒐求不遺餘力名山奧壁捆載盈庭嘉則殿書遂至三十七萬餘卷書契以來特爲浩瀚尋其正本亦止三萬七千隋志近九萬卷至開元帝累葉承平異書間出一時纂集及唐學者自著八萬餘卷古今藏書莫盛於此趙宋諸帝雅意文墨慶厤間崇文總目所載三萬餘卷累朝增益卷不盈萬宣和北狩散亡略盡至淳熙嘉定間書目乃得五萬餘卷蓋歷代帝王圖籍興廢聚散之由大都具矣夫以萬乘南面之尊

士更日宿直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據是時尚未改武德年號也太宗甫定內難卽留意經籍如此而馬氏通攷獨遜茲事故詳載之案弘文館書至二十萬卷則自隋三十七萬外僅再覩耳唐藝文志序稱武德中收隋遺書僅八萬卷餘蓋一時哀益之書校其正本當兵火勤勒之後決不能過三萬也此條載資治通鑑陸氏所序通攷亦不收蓋但據經籍攷也文皇初年亦似留意經籍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繕寫藏於內庫俾宮人掌之以文皇總之於上虞魏董之於下應者宜響然迄貞觀中未聞增益諸臣亦絕無日錄之修何也蓋太宗所騁志文詞所鍾嗜翰墨於經籍蓋浮慕焉未必如隋宋之竭力搏之亂爲一厄周師入鄧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略者爲書凡三萬三千九百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複猥雜張其數耳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羣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爲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倘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貯巢之祕閣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南齊王亮謝朏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宋兵火延燒祕閣書籍燼燼梁元帝克平侯景收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凡七萬餘卷蓋佛老之書雜於其間及周師入郢咸自焚蕩周武保定之中纔盈萬卷平齊所得數止五千及隋氏平陳南北一統祕書監牛弘奏請搜訪遺逸著定書目凡三萬餘卷案此序記累世藏書卷軸多與隋書不同槩當從此爲正通攷於諸史藝文序目纂輯靡遺獨此不錄蓋舊唐書或宋少傳端臨所未覩也通攷諸部之首亦但據漢隋新唐俱不及舊唐雲間陸子淵家多藏書所著別集中有統論一則云自古典籍興廢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略者爲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複猥雜張其數耳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羣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爲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倘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貯巢之祕閣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

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厤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耶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六十種書十亡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固以爲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由此開出見於著錄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紹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籍兼之至於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右子淵所紀古今書籍梗槩頗爲簡明大都本馬氏通攷所載而節略之然隋書三十七萬柳顧言等除去猥複止得三萬七千見通攷甚詳而此以爲七萬餘卷梁任昉阮孝緒等目錄大約不過三萬雖云釋典在外要不過二萬餘元帝收集煨燼乃得七萬未必無重複也唐志開元書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學者自爲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八萬餘陸所言釋老之編雜出者三萬餘迄不詳何所指攷新舊唐書咸不合宋嘉定中續得一萬八千餘卷陸亦未及載也漫識其後

牛弘所論五厄皆六代前事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幾皆燼於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蕭代二宗淳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於慶厤再盛於宣和而女眞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爲十厄矣

江鄧記此外他無所攷

厄而論之則古今書籍盛聚之時大厄之會各有八焉春秋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厤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時也祖龍也新莽也蕭繹也隋煬也安史也黃巢也女眞也蒙古也皆大厄之會也東京之季纂輯無聞

班志李西漢東京並

希他無校集者

魏晉之間採摭未備卓曜諸兒擢類餘燼於聚於厄俱未足云

夫古今墳籍之厄秦固誅首莽卽次之蓋秦所焚率三代上書西漢稍稍鳩集莽又繼之故靡尺簡也唐之厄厄於叛賊宋之厄厄於夷彼非有意於焚兵燹所經玉石俱燬況書宜火物也獨湘東以文士甘心焉罪浮政矣煬雖雅尙卒以不道禍延薄乎云爾

大抵歷朝墳籍自唐以前槩見隋志宋興而後通攷爲詳第其卷帙之數往往異同緣諸家輯錄或但紀當時或通志一代或因仍重複或節略猥凡故劉班接迹鑿鑿頓殊三謝並興多寡懸絕卽博洽之流勤於論覈而疑似之迹未易精詳今細繹羣言旁參各代推尋事勢攷定異同錄其灼然者于左

西漢三萬三千九十卷　劉歆七略總目舊唐書九十作九百非是據班志所省十家三百餘篇而所增又數十篇僅得後數與此不合然他無可攷

東漢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班固藝文志本劉氏七略入
劉向揚雄等儒術三家此據原注然尚有杜
類十家亦據原注然所省又有劉
向太史公及淮南王數家　省伊尹墨子兵
林甘忠眭弘鮑二三家　東漢無增者
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荀勗四部總目書不存見隋志
序舊唐書作二萬七千九百五十四卷
東晉三千一十四卷　李充校定止此惠懷之亂故也
東晉孝武增益三萬餘卷　徐廣校定見崇文總目序
宋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謝靈運所校隋志以爲六萬案六
代間書尚難得晉渡江才得三千孝武時三萬恐亦重複宋
初何遠能爾當以舊唐書爲正阮氏七類數同
齊萬五千七百四卷　王儉校脩隋志作一萬五千七百四卷
梁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任昉部集凡釋氏書不與
梁普通增集三萬餘卷　阮孝緒七錄總目蓋梁世藏紳家藏
併在其中祕書則或因任昉之舊然釋道二典竝存其間則
所增亦才數千而梁世之書盡此矣此據隋志紫阮本錄四
釋道與焉然亦非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
七萬也見弘明集
隋初一萬五千餘卷　見牛弘進書表此時合正副本僅三萬
餘湘東煨燼所存什平陳所得也
隋大業中三萬七千餘卷　柳謇等校定總三十七萬卷正本
目八萬九千餘卷蓋柳氏校定之後或
有所增或唐諸人據前代舊目芟除猥雜會爲此編也諸史
藝文皆草草惟隋志盛欲備一家言追劉王阮氏諸書序意
可見大都
唐開元中八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　新唐書序總舊唐書止
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蓋釋道二家不與及唐人自著不
全入也
唐開成中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　舊唐志序所載是時搜
錄未必如前之盛蓋釋道本朝具錄矣
宋慶厤中三萬六百六十九卷　王堯臣崇文總目後屢增益
至四萬餘卷
宋淳熙中四萬四千八十六卷　陳騤等四庫書目後屢增益
至五萬九十餘卷
攷諸史藝文志往往與當時書目相左隋三萬七千而志八萬
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唐八萬二千而舊唐後序十二萬五千
九百六卷宋崇文目四萬中興目五萬而史十一萬九千九
百七十二卷蓋史或會萃一代志但紀錄一時故不無異同
而宋史則深可疑也
前代書但計卷帙重複未分者隋嘉則殿三十七萬唐弘文館
二十萬開元中一十二萬唐武德初宋興國初各八萬梁湘
東王所收者七萬宋謝康樂所校者六萬鄴紳先生惟葉少
蘊稱十萬餘則皆爲實錄矣
古今書籍人知其厄於火而不知其厄於水者二焉隋嘉則殿
進御僅此然隋志總目八萬九千餘卷蓋柳氏校定之後或

書寇亂亡軼武德初尚八萬卷王世充平命司農少卿宋遵貴以舟載之行經砥柱漂沒風浪十僅二三見隋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後序俱云存者無幾新唐志以註亡其書蓋信筆不攷之過也次則漢蘭臺石室諸書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罹寇盜沈溺河中僅數船存此一事他書不載獨舊唐經籍志後序記此攷光武遷都書籍二千餘兩諸家以爲三倍於前固非實錄而時無纂輯尺簡不傳惜哉

凡前代書籍之厄史皆備書獨隋世篇籍最盛而諸志不言所終攷隋世諸書咸在東都煬幸廣陵東都守禦獨完自王世充降唐盡收其圖史僅八萬卷中間未嘗被火向之藏蓄之盛竟何在耶惟杜寶大業江都記云隋書籍三十七萬悉焚於廣陵當是實錄蓋隋煬經典既欲徙都廣陵必盡載諸書自從洛陽八萬意當時副本耳宋書籍紹定間復災所存者尚眾德祐航海蒙古之難又蕩然矣觀此則圖籍廢興大槩關係國家氣運豈小小哉

世共傳劉氏七略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苟謝任殷四部外諸史藝文所載又有晉義熙已來新集目錄三卷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四卷梁東宮四部目錄四卷梁文德殿四部目錄四卷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錄四卷陳德教殿四部目錄二卷隋開皇四年四部目錄四卷陳承香殿五經史記目錄一卷隋開皇二十年書目四卷香廚四部目錄四卷隋大業正御書目錄九卷唐羣書四錄二百卷古今書錄四十卷唐集賢書目一卷唐四庫搜訪圖書目一卷開元四庫書目四十卷唐祕閣書目四卷僞蜀王建書目一卷紫微樓書目一卷崇文總目六十六卷祕閣四庫書目十卷史館書目二卷太學書目一卷據此則前代目錄甚多不止盛唐一二今並不傳然前史所載惟謝王任阮諸錄尚存全數其餘多寡繫不可得詳矣

前代懸購遺書咸著條目隋有閱書錄唐有訪書錄宋有求書錄異時人主留意若此隋文父子所以能致三十七萬於一時者蓋民間獻書無所不納也

書目第記書名卷軸繫不能廣唐羣書四錄乃至二百餘卷何以浩繁若此蓋各書之下必有論列著款向所編者宋王堯臣總目六十六卷亦然然但經史二部子集則闕如也晁逈廣川書跋則又特主說經而已自餘諸家僅存卷數尤氏書目則并卷數不存文簡在宋頗負博洽稱疏略乃爾或陶氏說郛所節也唐毋煚有古今書錄四十卷又節略羣書四錄而成即體製居然可見惜並不存鄭略有劉歆七略別錄二十卷並七卷者目別錄乃論列與

累朝中祕所蓄外薦紳文獻名藏書家代有其人漢則劉向桓譚晉則張華束晳齊則王儉陸澄梁則任昉沈約唐則李泌蘇弁皆灼灼者自餘尚眾而世不甚稱宋則李淑宋綬尤袤晁逈葉夢得晁公武等大率人間所藏卷軸不過三萬若任昉四萬極矣宋又有濡須秦氏莆田鄭氏漳南吳氏荊州田

氏竝著目錄盛於前朝蓋由印本易得故儲蓄者多其數故不能溢也通志有吳兢西齋等目則唐世非無編錄但不存爾（通志又蔣彧目錄各一卷亦當唐人又李正議沈少卿吳良嗣李衡公歐陽參政俱有目錄則皆宋人也）葉少蘊云本朝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郟鄴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等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餘卷其閒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獻家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校讎詳審皆勝諸家吾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得也案葉所紀諸家俱有書目行世載文獻通攷今竝不存觀此梗槩可見其論諸家所藏多猥雜不務銓擇切中歷朝館閣之病不特宋世而已餘語咸實錄錄之

揮麈錄云承平士大夫藏書如南都晁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俱有名當世今皆散逸近所至郡府多藏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然多失於讎校也案此則葉氏論列外又有此五家宋時文獻之盛乃爾揮麈錄又云葉少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置雪川山居建書樓以處之極爲華煥丁卯年其宅與書俱蕩一燎李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豈厄運所遘耶盧山李氏鄧子瞻作記者藏書僅九千卷則餘所列未必皆書家倚頓惟葉語可憑

唐馮贄雲仙散錄序稱家藏九世之書二十餘萬卷案唐時雕本甚稀故蘇舟家藏二萬侔於祕閣開元之盛僅八萬卷文皇二十萬卷自是重複然唐時即重複之書亦不易得贄何人乃能有此世稱雲仙多誕此開卷一（然必不計重複乃可若正本雖三萬而可易得乎唐世士民藏書迄無過三萬者）大噱也宋元世欲致此卽不爲難

家之書不減中祕而元符中萬爲煙埃晁文元猶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斯理也殆有不可曉者案此記宋世諸藏書家尤詳而皆不能久有良足慨也

齊東埜語云世間凡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隋牛弘疏請開獻書之路極論廢興述五厄之說則書之厄也久矣今姑摭其槩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勝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至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今可攷者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予不能具數南渡以來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

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總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於官府耳若士大夫之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聚書萬卷鄴侯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承平時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于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莊輿皆號藏書之富邯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洽博若太平御覽之類復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然鮮有不厄於兵火者至若吾鄉故家如石林葉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多至十萬卷其後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家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餘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緣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做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近亦散失至如秀巖東窗鳳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號爲史家所藏做書尤多今亦已無餘矣吾家三世積累先君子酷嗜至鬻負郭之田以供筆札之用冥搜極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度置書種志雅二堂日事校讎居然籯金之富余小子遭時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書一旦掃地因放今昔有感斯文爲之流涕因書以識吾過且以示子孫焉右周密所紀宋諸藏書家最爲詳盡續攷得之因

猶最吳中也其謂江右書皆自北方攜至則都下昔固多書矣陶宗儀談數百家今傳僅十二三則宋世元末必盡有也胜國尚多於今然古書出於今者元末未必盡有也隋文父子以天下之力收書僅三十七萬遂冠古今元遜帥子罄一家之產鏤得三十萬卷亦宇宙奇事然但欲其多而不計重複則在今甚不難顧正本不知幾何耳古今書籍統計一代前後之藏往往無過十萬統計一朝公私之蓄往往不能十萬所謂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也況元時板本尚希又非文明之世紬氏子三十萬卷豈其重複政恐不能三萬耳

案唐以前藏書之籍惟史志中得諸祕閣者可徵自餘民間薦紳所儲槩不可攷如漢梁子初楊子林手錄萬卷梁任昉四萬唐蘇弁二萬李泌三萬梁楊二氏並見桓譚新論今載困學紀聞紀聞又云鄴侯之書乃其

父所蓄非祕始有之皆僅存總目獨阮孝緒之四萬類例足徵然非必其家藏也宋世藏書家至眾目率不存尤延之遂初堂目今傳余閱之亦多不備推之宋葉諸家當亦爾竝惟晁陳二氏最有條理可觀陳所藏至五萬餘足爲宋世藏書第一家據野語乃宦中盡得五姓之書故能至是豈易易哉

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學於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家本有岳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糜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帙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帙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爲不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右見洪景盧隨筆第宋世三館所藏不過四萬以上況英宗時尚在宋初其時板本未盛卽重複通計亦未能遽至此隨筆所計謬無疑

輟耕錄云莊夢塘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鎭嘗爲宋祕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鈔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夢塘既沒子孫不知保惜或爲蠹鼠蝕嚙或爲鄰識盜竊或供飲博之需或應糊覆之用編帙散亂所存無幾至正六年朝廷開局脩宋遼金三史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子一官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樸特來選取其家慮恐兵遁圖讖干犯禁條悉付祝融氏及收拾燼餘存者又無幾矣其孫羣玉悉載入京覬頒恩澤寧知日久仍布衣歸書之不幸如此案元世諸藏書家傳記罕載據陶所稱江南藏書三家其二不著姓氏惜亡從攷其何人然莊氏既沒後人隨復失之古今藏書同一慨也

馬端臨文獻通攷經籍類甚詳蓋必富於家藏廷鷺傳末不著端臨固以其入元故乃元史亦不爲立傳以若人撰述之勤有功千古泯沒若斯良可扼腕然此書自足永久何籍史臣也

凡書籍時代近者勢易流傳而人多喪擲時代遠者迹多湮沒而世率珍藏然夷攷昔人書目參以余所校讎往往漢多於周唐多於漢而宋多於唐何耶周尚辈編漢始側理唐猶傳錄宋則印摹難易之辨也其詳具末卷中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

益陽蔡　芳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經史子集區分爲四九流百氏咸類附焉一定之體也第時代盛衰製作繁簡分門建例往往各殊唐宋以還始定於一今稍掇拾諸家撮其大略以著於篇述類例第二

夏商以前經卽史也尙書春秋是已至漢而人不任經矣於是乎作史繼之魏晉其業浸微而其書浸盛史遂析而別於經而經之名禪於佛老矣周秦之際子卽集也孟軻荀況是已至漢而人不專子矣於是乎有集繼之唐宋其體愈備而其製愈繁子遂折而入於集而子之體衷於詩騷矣

尙書經之史也春秋史之經也中庸孟氏子也而其理經故陟、而經也道德沖虛經也而其理子故降而子也三者皆可以互名惟其實也集則迥不同矣

史之體遠矣董狐南史其人也晉宋楚檮杌也然而弗傳焉春秋之前左國國語國策三家而已集之名昉於楚乎屈宋唐景皆楚也非騷賦無以有集

廣朝書目若謝客王充殷鈞祖暅蕭繹輩則幷其卷數類例其大數尙存也至李充殷鈞祖暅蕭繹輩則幷其卷數皆不得而知矣惟劉氏七略大槩存漢書中荀勖王儉阮孝緒七錄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四文集五伎術六佛七道又本王氏而加紀傳幷諸子兵書爲子兵陰陽術藝爲伎術又益以佛道二家史書至是漸盛與經子並列而佛道二家之言大行中國矣

書之分四部也實魏荀勖始之一曰甲部紀六藝小學等書一曰乙部紀諸子一曰丙部紀詩賦一曰丁部紀兵書一曰術數

劉歆七略一曰六藝一曰諸子一曰詩賦一曰兵書一曰術數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一　廣雅書局栞

王儉七志一經典二諸子三文翰四軍書五陰陽六術藝七圖譜前六志咸本劉氏六略但易其名而益以圖譜及佛道二家名雖曰七實九志也然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係例編於卷首蓋亦輯略之意按經不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二　廣雅書局栞

阮孝緒七錄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四文集五伎術六佛七道又本王氏而加紀傳幷諸子兵書爲子兵陰陽術藝爲伎術又益以佛道二家史書至是漸盛與經子並列而佛道二家之言大行中國矣

書之分四部也實魏荀勖始之一曰甲部紀六藝小學等書一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三　廣雅書局栞

曰乙部紀諸子兵術等書一曰丙部紀史記皇覽等書一曰丁部紀詩賦圖讚等書此時史集二部尚希故王阮二目更從劉氏分七類至唐大盛於是史居子上次經佛老附子次史而終之以集定爲四部宋氏以還遞相沿襲而作者之意未有所明馬氏始倣劉向前規論其大旨體製駸駸備矣

馬懷素傳云開元中祕書省典籍散落條流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以前墳典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續王儉七志藏之祕府上於是召涉學之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又褚無量傳云無量以舊庫內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玄宗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縱觀焉開元六年駕還又敕無量於麗正殿以續成前功又元行沖傳云祕書監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七志左散騎常侍褚無量於麗正殿校寫四部書事未就而懷素無量卒詔行沖總代其職於是行沖表請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命學士毋嬰韋述殷踐猷余欽等分部脩檢歲餘書成奏上之右三則俱舊唐書通考所未載夫以一目錄之微更三賢之手積十載之勤始就豈易易哉其類例諸傳不載故唐藝文志皆以經史子集爲次云

前史所述魏晉諸家書目條流僅舉銓次靡詳惟阮氏七錄始末備載弘明集中余覩其分門創義損益前規綜核之功勤且力矣隋唐志率沿此因節錄之經典錄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樂六春秋七論語八孝經九小學凡四千七百一十卷　紀傳錄一國史二注厤三舊事四職官五儀典六法制七偽史八雜傳九鬼神十土地十譜狀十簿錄凡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一儒二道三陰陽四法五名六墨七縱橫八雜九農家十小說十兵家凡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一楚辭二別集三總集四雜文凡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伎錄一天文二讖緯三厤算四五行五卜筮六雜占七刑法八醫經九經方十雜藝凡三千七百五十六卷　佛法錄一戒律二禪定三智慧四疑似五論記凡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一經戒二服餌三房中四符圖凡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右分類大槩與通攷合惟析伎術置四部外而兵家尚半諸子蓋秦漢軍書最盛故劉王特列兵家而術數方伎條流繁衍至析爲二梁世稍減因以子兵同條術數共貫唐宋以後益微遂皆統於子矣（隋唐宋志具諸史中不詳錄）

宋世諸家雖咸有書目載於文獻通攷其類例悉不能詳卽通攷亦第據晁陳二志未必盡自端臨也惟鄱陽鄱之李莆田之鄭二家類例大略可攷并識下方李淑獻臣鄱陽圖書志載其家所藏圖書五十七類經史子集通記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卷其外又有兵術志道書志書志書畫志一類分爲二門有道書而無釋典不可曉也

鄭氏書目七卷莆田鄭寅子敬列所藏書爲七錄曰經曰史曰子曰藝曰方伎曰文曰類案唐以後不分四部而仍七錄之名惟鄭氏一家然伎術阮氏已合而鄭仍分之大率李鄭二家但據所藏多寡爲類不求合前人也宋公垂葉少藴益筠而弗讀棄於經學最精詩比外未聞

尤延之遂初堂書目凡經九類史十八類子十二類集六類今全載陶宗儀說郛晁陳馬氏三家義例大抵同此第尤時失之疏而三家較精密耳晁讀書志陳書錄解題益全載馬通攷中持論各有可觀

鄭漁仲藝文略凡十二類一經類九家八十八種二禮類七家十種六語子十一家四十八種七星數三家十五種八五行三十家三十三種九藝術一家十七種十醫方一家二十六種十一類書一家二種十二文三家六十六種其一百家四百二十二種一十二萬餘卷案鄭之析類頗極苦心第自唐以後四部卷數相當總之經史子集而細分之乃爲得體今藝術等書僅數百卷亦爲一類可乎

馬氏經籍攷經史子集仍分四部經十三類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春秋六論語七孟子八孝經九樂十讖緯十一儀注十二小學史十三類一正史二編年三起居注四雜史五傳記六故事七職官八地理九刑法十時令十一譜錄十二史鈔十三史評子二十一類一儒家二道家三法家四名家五墨家六縱橫家七雜家八小說家九農家十天文家十一厤算家十二五行十三占筮十四刑法十五兵書十六醫家十七神仙十八佛家十九類書二十雜藝集四類一別集二詩集三歌集四總集

陸文裕藏書目序云余家學時喜收書然矚矚屑屑不能舉羣有也壯遊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羣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戊辰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痾新起命僮出曝既乃次第於寓樓數年之積與一時長老朋舊所遺歷歷在目顧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慮放失是故錄而存之各繫所得儻後益焉將以類續入焉深識夫書莫尚於經經聖人之書也後有作焉凡切於經咸得附矣故錄經第一理性之書倡於宋而盛之然經之流亞也故錄理性第二語曰經載道史載事故錄史第三書作於經史間而非經史可附者槩曰古書故錄古書第四聖轍既逝諸子競趨故錄諸子第五質漸趨華而文集興焉故錄文集第六四詩既刪體裁益衍案厥世代考高下焉故錄詩集第七山包海匯各適厥用然妍媸錯焉類書之謂也故錄類書第八紀見聞次時事而掌不在官通謂之史可也故錄雜史第九山經地志具險易敘貢賦寓王政矣故錄諸志第十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而禮樂所由出也故錄韻書第十一不幼敝者不懋成不早醫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故錄小學醫藥第十二

方技伎術故有成書者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故錄雜流第十三聖作物覩一代彰矣宣聖從周遵一統故也特爲一錄以次宸章令甲示不敢瀆云目曰制書（陸所類書諸家略倘惟不及二典豈類置諸子中耶攷文徵目粗史尚別正史決不以二典置諸子中或此時偶未得故也）案子淵之目亦以經史子集爲次而特尊本朝聖製分門另敘亦似合宜但宋世理性之書自有儒術類列於子家諸志皆史也雜技皆子也韻書即經也似不應更爲類小學即韻類也醫學即伎類也二者絕不相蒙尤不應混列一塗惜余生晚不獲起前輩而質之惟類書另錄最當與余山房書目同子淵別錄古書不過三墳汲冢之流當析而附之經史子下眞者以作之時爲次僞者以出之時爲次似不必別類也余生平好鳩集經子而限於力收殘綴軼大類於淵序中所云文裕貴人也且猶若是況余寒士哉然良工苦心非同好不易識也

陰符之文高簡非先秦漢人莫能爲也三墳之文淺陋非晚宋唐人莫能爲也鄭氏以三墳列六籍之首固可大笑諸家以陰符李筌出之而列於唐則亦不詳其體矣況陰符言或類兵或類道三墳體或類易或類書尤難定例余意欲取此類及緯候等書亢倉鶡冠等子總爲僞書一類另附四部之末亦千古經籍家一快第前人絕無此目恐好古之士或不免於顧惜耳逸周書穆天子等雖多誇誕然文字殊古且未嘗有所依託自當入傳注中（穆傳舊列起居注中）

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者於胸中則顚倒是非雖巨山之鉅目睫之近有蔽不自知者鄭漁仲平生不喜班固其論已過不已則嘗其胸中全無倫類不當取場屋太立法言樂記三書總列儒家余攷固藝文志雄之前劉向六十七篇則七略舊目也下注新序世說說苑列女傳四家亦不分析固正沿其舊耳乃以固步趨劉氏尙可撥入七略所無便失之然則向書新序說苑子類也世說列女史類也必嘗其失當歸於獻固何與耶

凡經籍緣起皆至簡也而其流歸於至繁經解昉自毛韓馬融鄭玄浸盛至梁武三通質疑一千卷極矣編年昉自春秋荀悅袁宏浸盛至李燾長編一千六十三卷極矣世史昉自尙書浸盛至梁唐浸盛至王僧孺十八州譜七百十二卷極矣地志昉自山海陸澄任昉浸盛至薛德音等五百五十五卷極矣字學昉自三蒼許愼周研浸盛至顏眞卿字海鏡源三百六十五卷極矣字法昉自四體晉衛恒撰周越袁昂浸盛至唐文皇晉人書蹟一千五百一十卷極矣方書昉自張機葛洪褚澄浸盛至隋煬帝類聚方二千六百卷極矣文選昉自摯虞孔逭虞綽浸盛至許敬宗文館詞林一千卷極矣文集昉自屈原蕭衍沈約浸盛至樊宗師總集二百九十三卷極矣小說昉自燕丹東方朔郭憲浸盛至洪邁夷堅志四百二十卷

極夾類書助自皇覽歐陽虞氏浸盛至孟利貞君玉方林四
千五十卷極矣（舊唐志作四百五十卷近今從通志然三朝珠英同時亦一千三百也）
凡道家之書始於周盛於漢極於晉唐凡釋氏之書始於漢盛
於梁極於隋唐而皆少殺於宋之南渡而釋氏之教復極盛
於元道亦應焉至明又皆左次矣劉歆七略無所謂釋氏王
儉任昉釋典皆自爲類阮孝緒七錄亦另錄釋道二家隋志
略同惟新唐志附子家末通考因之蓋以道家本列九流釋
典不宜更出余意二藏篇帙既多且本方外之說分門另錄
似無不可第如唐志通效亦未爲不宜也（舊唐書釋典不錄）
唐開元中道藏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其後殘缺宋王欽若等
刊補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

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
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凡四千三百五
十九卷（六部三百十一缺）
釋藏唐開元中五千四十八卷嗣後屢增幾千餘卷陸子淵謂
今藏不應尚仍舊數蓋其間或有所裒益也然以西天經目
較之才千百之一耳第隋志六千餘卷今反數減於前足徵
釋教盛於六朝至唐宋間禪說勝而經與稍左次矣（二藏余單行釋道書數千卷四通效例附子家末子部書目亦似未得一書）
古今書籍盛衰絕不侔班氏所錄九流曰儒曰道曰墨曰名曰
法曰雜曰農曰陰陽曰縱橫曰小說而道家外別出神仙房
中陰陽外別出天文五行縱橫外別出兵家而兵家又自分

四類蓋漢時數家極盛致然實則一也後世雜家及神仙小
說日繁故神仙自與釋典並列小說雜家幾半九流儒道二
家遞相出入不失舊物兵家漸寖遂合於縱橫視舊不能什七名法開見
三陰陽與五行天文並合於伎術視舊不能什七名法開見
一二罣述絕矣
神仙本道家似不應別出然老關莊列皆譚理之書自張道陵
寇謙之杜光庭輩盛演其教欲與釋藏相抗故以柱下爲道
君又創立元始天尊而姓之曰樂名之曰靜信亡論太始以
前即漢秦開姓名絕少此類蓋魏晉六朝假託宛然今讀度
人大洞靈寶太清等經大槩規模釋氏之形骸以誕誑流俗
玄旨眇論邈如也道德沖虛南華而外言煉養服食黃庭參
同足充案俎他如稚川貞白何難盡信況謙之光庭輩耶
爲典章經制之學者唐杜氏宋鄭氏元馬氏三書皆與經史相
出入非他類書比也然通典僅唐以前未爲詳備通志殊有
絕到而持論過當力不副言通效既該且覈規模意制足稱
完書而挂漏出入時或不免世代遠涉猶廣見未易也作者
固自苦心
鄭氏文略外另有圖譜一略蓋因王儉七志而廣之其論亦精
到可喜謂隋家書籍當於古今而圖譜無所係遂至蕩然圖
譜自難傳非以無所係也宋世一二尚存今漫無可效矣馬
氏通效以譜錄入子類圖存者間亦係焉似未爲不可也
鄭漁仲謂班孟堅漢武以前盡竊司馬遷書不以爲慚此不足

爲班病子長於左傳國策固有全錄舊文者要在各成厥體耳鄭作通志禮略全襲通典藝文略率本唐書亦以來後人之訕第中間攷索精到處眞有漢唐議論未及者不可誣也通攷譏漁仲鈔謄杜氏原書而唐中葉後事不復增入案宋初李宗諤等嘗奉旨續此書二百卷起唐至德止周顯德末通志尙有此目今不傳杜鄭馬三書或以列典故類然音韻經籍等皆類書也通典鄭以入類書馬以入典故陳同鄭漁仲於文史攷核最精經籍略後別著校讎略一卷皆前人未發後學當熟參者然其失往往多自韶之加詩集類崔曙以盛唐置之晚唐許渾以晚唐置初唐此例不一又段成式酉陽雜俎有玉格一卷所記鬼神祥異而類之譜錄中蓋以爲品玉之書元撰樹萱錄一卷入草木類蓋以爲種樹之書皆可絕倒其過在誤錄前志原文不復精核故爾踳臨通攷雖多襲晁陳而持論折衷咸自中的間有重出或類例未精然大體得之篇首會萃諸錄統論尤詳密可喜也

晁子靈之宋也而劉氏七略列於儒之首董子儒之傑也而鄭氏通志列於雜之終皆類例之大病也又通志有崔光百國詩四十三卷檢光傳乃知光荅李彪百三郡國詩國爲一卷通志書名卷數皆誤此或因仍前史然光傳失攷亦鄭之疏也

鄭又有羣書會記三十六卷今不傳陳振孫云會記大略世間所有之書非必盡出其家余以爲或即藝文略草本則宋世亦未必皆有也如子書儒家一類唐志僅存曾子子思公孫尼而通志仍有宓子等可見

阮氏古今書錄記漢藝文志書五百九十六家僅四十四家存之訕第中間攷索精到處眞有漢唐議論未及者不可誣也據今傳漢以前書大約五十餘家然鵾冠子等後世僞爲撰雜其中不下十餘則所存之數政與阮合蓋漢以前書盡喪於東京之末梁後未嘗亡也

阮錄又有後漢藝文志目若干卷第云八十七家亡而不著存數案范志無藝文一類蓋謝承書也晉中經簿一千百十九家僅七百六十家存亡三之一至宋以後書不紀亡數蓋世近大槩存也

凡書唐以前皆爲卷軸蓋今所謂一卷即古之一軸至裝輯成帙疑皆出於雕板之後然六朝已有之阮孝緒七錄大抵五卷以上爲一帙前代書帙之製僅此足徵因錄於左雖頗無關涉亦博雅所必知也

經典錄七百二帙 紀傳錄二千二百四十八帙 子兵錄五百五十三帙 佛法錄四百九帙 文集錄一千三百七十五帙 伎術錄六百六帙 仙道錄二千五百九十五帙 共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萬四千五百餘卷

阮自著書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二卷附七錄末今無一傳惜其用力之勤幷識此餘見隋志詳具弘明集中

今世代錄雜文譜緯幷諸序錄序例共七種合所錄七錄共八種

宋王堯臣崇文總目今世當有傳本余求之尙未獲第覩其長睿辨駁一十七條如張萬福中唐名將陸脩靜東晉高流德

山青原家嫡臨濟同時皆灼灼世人覩記絕目至謂不詳何人又以文選李善注在五臣後其疏淺不學幾於王侍書題閣帖矣然長睿所駁亦有可議葛仙公道家舊稱葛玄非稚川明甚黃正駁之可也乃自狐疑其說豈二子稱謂尚未洞然耶謂蔡融來鵬皆唐人見丹陽集案二子俱晚唐人融集見通志略鵬集今世尚傳丹陽集殷璠所輯一十八人皆盛唐高岑先後編次之時二子蓋未生也長睿書家者流詩人譜系故非所悉第茲僅數十條耳餘攷證碑帖甚夥雖辨論多美未必一一中程也黃又謂鄭炎集不當置後余嘗閱鄭通志見五代有鄭炎集一卷大謂鄭誤然漢人集中又有鄭炎三卷或五代姓名同者不可知又五代王仁裕有西江集以嗜書故有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而酬之古今恐無此盛惟宋陸放翁亦然

百卷鄭志及通攷俱不收見陸子淵外集今仁裕所著王堂閒話等又間載其詩雖卑弱頗自清旨陸謂西江集詩萬首書之有目體製雖同詳厥品流實分三種吳尤諸氏但錄一官之藏者也隋唐諸史通志一代之有者也古今書錄羣書會記竝收往籍之遺者也薦紳雅士鳩集以廣見聞館閣詞臣讎校以存故實目錄之纂例不可無第中祕盡籠天下之書故匪一家之力而故家上世之傳帳中之祕亦往往內府所無其目可以互稽難於偏舉鄭氏古今竝載本屬大觀而讀者眩於名實代之有無家之藏畜反不可知然亦各有長也鄭氏通志槩徵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亡所發明馬氏通攷獨之可以當夷施愛藉以釋忿藉以平痾藉以起色而是三楹

紀存書而異時閱逸之篇靡從攷究且自勝國而後未之及也余自總卬之歲溺志斯途南北東西訪求餘二十載經史子集類次贏三萬編誦讀滋深犁然有會間以暇日會萃二書并四代藝文諸家目錄以及儒先月旦文士雜蕘續附勝國

皇朝製作稍以己意列其指歸析類分門總爲一集庶千載簡帙之廢興百氏編摩之得失一日可以盡其大都而卷軸繁猥殆至百數尚未能脫藁云

二酉山房記王長公爲余藏書室作者今附錄此云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書籍少從其父憲使君京師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書故有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而酬之

者無他貯所貯亦獨書書之外一榻一几一博山一蒲團一筆一研一丹鉛之缶而已性既畏客客亦見畏門屏之間剝啄都盡亭午深夜坐榻隱几焚香展卷就筆於研取丹鉛而讎之倦則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故人聚惟攸以古隸扁其榻曰二酉藏書山房而屬余爲之記案古所稱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文有云訪酉陽之逸典見荊州記甚詳一曰藏書之所有大酉小酉二山在楚蜀間今宣撫之所由名而段成式之著書謂之酉陽雜俎者也惟敬之所標當亦云是余因以慨夫七雄之前蓋不惟周之藏史爲老聃之所掌者而名山奧窟如宛委石簣禹穴洞庭之類其靈文祕檢往往有之第既爲造物

之所惡惜而人間之蹟困於漆書竹簡而未易廣蓋自七雄而後一燼於秦火再潰於莽三燹於卓傕四燬於湘東五佚於巢六窟於宣和雖隨散隨聚而周之藏史其所餘能幾何況闔闔之淺而責之守匹夫之力而望之致也夫以劉向之七略僅三萬六千卷任昉又減其三之一隋之嘉則殿名爲三十七萬餘卷而正本亦僅三萬七千而止耳開元之際最爲極盛至八萬卷然亦多一時之所蓄而宋崇文之目又減其大半後之益者積數十年而增纂不過萬卷今元瑞以匹夫之致而闔闔之守僅十餘年而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不亦難哉雖然世有勤於聚而倦於讀者卽所聚窮天下書猶亡聚也有侈於讀而儉於辭者卽所讀窮天下書猶亡讀也元瑞既負高世之才竭三餘之暑窮四部之籍以勒成乎一家之言上而皇王帝霸之猷賢哲聖神之統下及乎九流百氏亡所不討覈以藏之乎名山大川間以餘力游刃發之乎詩若文又以紙貴乎通邑大都不脛而馳乎四裔之內其爲力之難殆不啻百倍於前代之藏書者蓋必如元瑞而後可謂之聚如元瑞而後可謂之讀也噫元瑞於書聚而讀之幾盡矣屠龍之伎殫而世亦無所用子矣壺亦舍而從我遊乎玉京人烏須彌之頂有祖龍之火不能燔而仲尼之博姑存之弗論者吾將發其一二以窺子焉卽二酉之藏與子讀於二酉之所得皆糟粕矣弁州老友王世貞撰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
益陽蔡芳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古書歷世兵革淪亡更閒有殘編斷簡僅以空名寓於載籍輯錄之家存而不論博雅之流論而不議鈎奇之士顧有取焉編摩之暇辨駁誣謬聯絡遺亡與癖古者共之述遺軼第三

甚矣秦火之烈也皇王帝霸之道聖神賢哲之謨蕩爲烟埃所存占卜術數而已漢興六藝始出於屋壁冢墓之中劉向父子綴拾七略孔氏之外無復他編自餘儒墨兵農班史藝文所志大抵春秋戰國之作夏商以前僅數十種率皆誕幻不經當時具悉其僞今俱摘錄類列篇中卽不耳目其書大都可槩見矣至於占卜術數劭稱黃農以上反闕秦漢之文蓋以贏焰所遺故盛相依託其爲誣矯尤不可言世所洞曉不復贅疣云

班氏文志所錄次序頗淆今稍據時代列之漢以兵取天下故論兵書特盛楊僕任宏所輯二百八十二家固取不過數十家其目尚多依託自餘可知

神農二十篇農家　又兵法一篇兵家　黃帝十六篇兵家　又經四篇　又銘六篇　又君臣十篇　又祿五十八篇俱道家　又說四十篇小說家　蚩尤二篇兵形勢家　太乙兵法一篇　天乙兵法三十五篇　封胡五篇　風后十三篇　力牧十五篇　鵕冶子一篇　鬼容區三篇俱兵陰陽大禹二十七篇農家　天乙三篇謂卽成湯非前太乙也小說家　務成子十一篇小說家　伊尹五十一篇小說家　又二十七篇　辛甲二十九篇　鬻熊二十二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俱道家　尹佚二篇墨家　師曠八篇　萇弘十五篇俱兵陰陽家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

凡依託不經之甚者莫如黃帝三王房中二十三卷湯盤庚房中二十卷皆極野俚褻誕可詠班氏自謂芟除猥雜猥雜孰加此者筆之正史何也第劉氏亦不應收醫方等錄雖亦稱述黃岐然文字古奧語致玄眇蓋周秦之際上士哲人之作其徒欲以驚世竊附黃岐耳今醫方但知內經等攷班志有黃帝外經十八卷又扁鵲有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或卽難經也三皇惟伏羲差免誣岐而亦有案摩一家大是笑資

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漢初去古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道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吾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材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人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凡十餘語多史記同不錄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大夫以寡人爲汰

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其辟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辟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辟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其辟若下淵乎是以君子愼其與而聖主愼其舉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樂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目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問鬻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遷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能收博士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尚其盡心於斯案紀聞所載今見賈誼新書中意古必尚有其書紀錄帝王格言者或散見雜家如鬻子之類今其名不可得矣

紀聞又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斷圭碎璧足爲匣櫝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夷狄之義安在哉

六經惟春秋纘述尤盛李槩戰國春秋二十卷趙曄吳越春秋十二卷皇甫遵吳越春秋傳十卷楊方吳越春秋閒繫五卷孔衍春秋國語十卷春秋後國語十卷劉允濟魯後春秋十卷何承天春秋前傳十卷春秋後傳三十卷劉孝標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九州春秋陸賈楚漢春秋九卷司馬彪九州春秋十卷劉芳九州春秋鈔一卷胡旦漢春秋一百卷漢春秋閒荅一卷袁曄漢獻春秋十卷孔衍後漢春秋六卷孔舒元漢魏春秋九卷孫盛擬易者揚雄太玄經閻朗洞極眞經衛元嵩元包張志和太易

無述焉今稍類列於篇

魏氏春秋二十五卷孫壽魏陽秋異同八卷習鑿齒漢晉陽秋五十四卷孫盛晉陽秋三十卷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十卷杜延壽晉春秋略二十卷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十六國春秋略二卷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三十國春秋鈔二卷武敏之三十國春秋一百卷皇甫謐玄晏春秋三卷王珍宋春秋二十卷魏衡卿宋春秋二十卷吳均齊春秋三十卷藏嚴栖鳳春秋五卷蔡允恭後梁春秋十卷吳競唐春秋三十卷韋述唐春秋二十卷陸長源唐春秋六十卷尹洙五代春秋一卷總之皆漢紀唐厤之類今傳者百無一二而偏記小史若越絕陽說等書輒十傳六七聖神經典卽其名不易當如此況其實哉

又如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李氏春秋之類今惟晏呂氏傳蓋子書雜家非紀載褒貶也虞李二書當亦此類至如曹大家有女孝經宋尚宮有女論語今傳女孝經乃唐人借名杜嵩有任子春秋辛邕之有博揚春秋俱非諸文葛立方韻語陽秋是詩話明崔氏文苑春秋是文選並取義而已六朝人棲鳳春秋蓋以配獲麟可笑宋史無玄晏春秋而有皇甫帝王世紀

大家然前志並有曹書今亡逸矣

孔鮒有小爾雅劉伯莊有續爾雅張揖有廣雅曹憲有博雅李商隱有蜀爾雅羌爾雅陸佃有埤雅羅願有爾雅翼林慎思有續孟馮休有刪孟劉軻陸筠並有翼孟司馬光有疑孟余允文有尊孟辨陳方之有刪荀吳申有非荀劉李二爾雅今不傳蓋宋末已亡逸矣有此因附會也唐志無孔叢子景濂太史以注者宋咸所纂大槩得之

吾夫子裔傳尚書者安國注尚書者穎達然梁孔衍有漢尚書

魏尚書則續書不始文中子也衍所著又有春秋數種
戰國諸子往往有姓存名缺者西京諸子又往往有名在姓亡
者今皆不可攷因錄左方該洽之士或旁參曲證得其姓名
以冠作者則不啻遇之旦暮矣

景子三篇儒家兵家又十三篇　羊子四篇儒家

侔子一篇同上　宮孫子二篇

鄒公九篇名家　吳子一篇雜家

尹都尉十四篇農家　王氏六篇同上

李子十篇　丁子一篇

鮑子十篇　苗子五篇

魏氏六篇以上俱兵家　白氏三十八篇醫家

臣彭四篇儒家　郎中嬰齊十二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　伯象先生一篇

臣說三篇又賦九篇　臣賢一篇以上雜家

臣饒二十五篇　臣安成一篇

臣壽七篇以上小說家　倢一篇兵家

臣晉十八篇　孫子氷四篇

臣昌市六篇　臣義二篇俱詞賦家

臣瓚見漢書注

先秦兩漢間子書名同者甚眾蓋皆以姓爲稱故爾然其書僞
自甚希又非文義所急故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雖博雅之
上或知其二未必知其三四也今據劉氏七略鄭氏通志及

御覽元龜等類書條載十數類於左自倫忘云爾非示諸
大方也

雨孟子一鄒人孟軻七篇　一陰陽家一篇又易孟氏十一篇

雨荀子一趙人荀況三十三篇　荀悅申鑒亦號荀子

雨董子一戰國董無心一篇　一漢董仲舒百二十篇

三賈子一賈誼五十八篇　一賈山八篇　唐藍田尉賈某撰見通志一志

雨莊子一莊周五十二篇　一莊助四篇又莊安一篇

雨景子一宏子弟子三篇　一兵家十三篇

五孫子一道家十六篇　一孫武八十二篇　一孫臏八十九篇　一孫軫九篇又

吳子一吳起四十八篇　一雜家一篇

晉孫綽十卷

二徐子 一儒家四十二篇宋人 一徐樂一篇
二墨子 一墨家十五卷程一兵家班志所省卷數未詳
二毛公 一毛萇詩訓故三十卷一道家九篇自趙陸博徒者
七公孫子 一公孫尼一公孫固一公孫渾邪又汲冢有公孫段
一公孫弘一公孫龍一公孫發
二王孫子 一王孫巧心一儒家一篇 一兵形勢家十六篇
二容成子 一陰陽家十四篇 一房中二十六卷
二鶡冠子 一道家一篇 一兵家班氏宏所錄氏省之
三務成子 一小說十一篇 一五行十四卷 一房中三十六卷
二尉繚子 一雜家三十一篇 一兵家三十九篇一至此疑皆一人
三淮南子 一雜家五十四篇 一兵家班氏茂自容成

筆叢卷三 甲部 經籍會通三 九 廣雅書局栞

二平原君 一儒家七篇漢朱建撰 一戰國趙公子勝
二太玄經 一揚雄十九篇 一楊泉撰見唐書及通志略隋藝文志作太元經
先秦子書之名有甚奇怪者其書什九不傳因緣此爲好事談柄後世以奇怪稱者間附焉

我子一篇墨家 處子九篇趙人法家
世子二十二篇儒家 兒子一篇名良兵家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道家 尸子二十篇名佼商鞅師雜家
閭子一篇縱橫家梁武有補闕子當補此
捷子二篇齊人道家 楚子三篇道家
芊子十八篇滿家 髮子見楊用修集道家見藝文略
朝子見御覽又繩子見意林 寨子

筆叢卷三 甲部 經籍會通三 十 廣雅書局栞

少子齊張融道家 臣君子一篇蜀人道家
將詎子五篇陰陽家六國 國筮子十七篇兵法家班志所省卷數未詳
乘丘子五篇陰陽家六國人 宮孫子一篇名氏家陸博徒者
長盧子九篇道家楚人 鶡冶子一篇兵法家
游棋子一篇法家 鄭長者一篇道家時人鄭人風
衛侯官十二篇陰陽家 杜文公五篇陰陽家
魁紀公三十卷唐樊宗師 徛仟子三卷雜家元結撰
炙轂子五卷唐工嗽 聚希子唐徐靈府道家
甘脫子小說家 陶汝鈞 陶求子二十卷杜虞道家
贅隅子宋王晰

筆叢卷三 甲部 經籍會通三 十一 廣雅書局栞

史記處子作劇子捷子作接子弭子作吁子涓淵作環淵幷識
庾仲容子鈔今世不傳僅馬總意林行世案宋晁氏讀書志凡
百七家三卷余所得本卷五而所引僅六十餘家蓋又亡其
半矣其書多裁割前人言語洪景盧據所引疑古孟子與今
不同非也案景盧稱世不傳書三十餘家今意林亦僅存半
其書名則諸史藝文諸家目錄往往可徵因錄景盧語而攷
列其下作者大都亦因槩見云
容齋隨筆云居世未知尊孟子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
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他所引
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
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
唐滔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

書袁準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論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矣

攷見下條

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並見漢藝文志注皆云墨翟弟子也纏子不載漢志而意林引用二條皆與董無心論難語無心戰國人著書闕墨子纏子蓋亦戰國墨之徒也王孫子一篇見漢志儒家注名巧心劉勰雕龍末所稱王孫巧心即此公孫尼七十子門人其書兩見漢志一儒家二十八篇一雜家一篇今意林所引但有公孫文子而無公孫尼不知其儒家雜家也阮子書名政論魏濤河太守阮撰姚信書名士緯梁人信又有新書二卷並見鄭氏通志藝文略沉法家姚名

家也通語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正部論八卷後漢侍中王逸撰並見隋志雜家傳子注中梅子一卷中言阮子注皆梁時目錄有者隋世已亡故因類附之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鄭志同列儒家今載弘明集者非也周生烈魏人三國志有傳隋志作周生子要論亦見儒家潛夫論注中秦子三卷吳秦菁撰見隋志雜家傳子注中梅子一卷中言阮步兵意林以爲晉人或近之隋志作梅子新論附桓譚下魏朗三卷後漢會稽人見隋志儒家唐子十卷吳唐滂撰見隋志道家鄒子漢志有三戰國術兼漢鄒陽據意林所引百餘言不類戰國或當是陽書也孫氏成敗志三卷吳孫敞撰見隋志儒家正論下蔣子者魏蔣濟萬機論八卷見雜家譙子者蜀譙周法訓八卷見儒家鍾會刱義論五卷附蔣濟萬機論下嘿記三卷吳

大鴻臚張儼撰新言五卷吳大鴻臚裴元撰析言論三十卷晉議郎張顯撰並隋志雜家傳子注下顯又有古今訓十二卷亦見雜家正論十九卷正書二十五卷並袁準撰見儒家蘇子者七卷晉征北參軍蘇彥撰陸子者十卷晉淸河守陸雲撰並附道家唐滂子下然雜家又有蘇道立言六卷陸澄政論十三卷不知意林所引果道家雜家也干子十八卷晉干寶撰顧子十卷晉楊州主簿顧夷撰並附見儒家志林下然吳太常顧譚有新語十二卷亦稱顧子諸葛子五卷吳太傅諸葛恪撰見雜家然儒家又有武侯集誡二卷亦諸葛也陳子要言十二卷吳揉章太守陳融撰見法家符子二十卷東晉員外郎符朗撰見道家惟任奕子未得攷而道家有魏河東太守任

嘏撰道論十二卷或字之譌也漢志外篇見隋唐史鄭志俱同案景盧謂諸書今皆不傳於世此殊失攷諸書非至宋始不傳自隋世已湮汝隋經籍志洪所列三十餘家存者惟魏朗唐滂蔣濟譙周袁準符朗顧譚任嘏十餘家隋巢一卷胡非公孫尼亦各一卷蓋不過十之三自餘皆梁世所有隋一不存修史者附見其目列注自明鄭漁仲一槩鈔入不復辨其有亡大誤後學若馬氏意林所錄自是從仲容子鈔纂出諸子本書雖亡其引用于子鈔者博世故在洪雅名博洽然於諸史藝文志不甚究心故有此誤政與論太平御覽書目同科

今意林六十家洪所列外尙有一二僻者化清經十卷蔡洪撰

論四卷杜恕撰物理論十六卷楊泉撰並隋世已亡附見
諸子注中又體論四卷亦杜恕撰傅子百二十卷傅玄撰並
隋世尚存者此外有湖東王鴻烈十卷楊偉桑丘先生書二
卷陸澄缺文十三卷張顯古今訓十一卷盧辯稱謂五卷桓
子一卷何子五卷郭子三卷隋世或存或亡今率湮沒無攷
大抵唐以前子書僻者略盡此矣
蔵文志儒家有荀無心一卷注稱雜墨子歷朝諸志咸有其目
宋吳祕嘗爲注釋見通攷晁氏所紀蓋南渡尚存而今不甚
傳其言行亦不少槩觀獨馬總意林引纏子云纏子修墨子
之業以救於世儒有荀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缺一字而庸
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專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

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子重之
右皆纏子中語荀與人同時纏罢者幾荀自尊其放固不足
憑余獨慨夫戰國之世聖翟之教大行聲稱積滿至與儒並
以莊周之恣橫其教道術特冠羣於諸家之首而三致意焉
自餘咸可例見無心生戰國世獨奮然起闢之計其度越當
時詎在漢世仲舒之下荀孟子與氏後一人而已而後之儒
者絕口不道其功鄭漁仲精覈蔵文至謂無心爲墨氏弟子
冤哉余曷能弗詳爲辯也
班氏蔵文於戰國諸子亦有不能盡錄者如墨家無纏子而見
於意林蓋或出於後世而實戰國之書非僞撰也第今亦亡
從攷矣

原夫蔵文之爲志也雖義例仍乎前史實紀述咸本當時往代
之書存汝非此無以徵故今代之書多寡非此無以徵故魏晉
迭興盛衰迴絕齊梁接踵貯積懸殊且前人製作世日以寡
後人著述世日以增德詒歷朝諸志卷軸簡編靡有同者豈
自晉唐而下懿君賢辯亡弗究心考文大典意在斯乎劉知
幾史通以爲附贅懸疣雷同一律而大議隋史之非此疏鹵
之譚匪綜核之論即後漢一書蔵文無志而東京一代典籍
茫然他可槩矣劉史通論史諸體甚覈僅論表志其疏鄙猶仲所以譏范曄也
甚矣前代之墨神典籍也華嶠漢書軼矣然隋得一十七卷存

焉唐得三十一卷存焉即殘闕僻緩之書弗忍棄也隋十七
卷蓋重贋所致唐顧倍之則承平日久屋壁之下巖石之中
有時而出也蕭子雲晉書一百一卷至唐僅得九卷王智深
宋書六十一卷至唐僅三十卷干寶晉書止二十卷朱鳳晉
書止十四卷皆不如原數寶則散逸亡緒鳳則編綴未成亦
錄之弗忍棄也前代于典籍如此後世非直殘缺者不可得
見即全帙以飽蠹魚可勝嘆哉
陸子淵云宋王景文有詩總聞嘗借鈔於李伯華家其說詩頗
與文公異案景文名質蘇子瞻同時人而此書端臨通攷亦
載第卷數不同恐廣作也
一友人云嘉靖中籍沒分宜有晏元獻集一部二十餘帙鈔本
也玉其事者亦博雅之士當時深欲借鈔慮生謗議遂止余
間深爲惜之因記里中有元人肖嬰圖繪本載元獻跋語幾

七百言其文甚莊雅而書法殊有晉唐風世但名元獻詩詞
罕知其文翰者
張文潛柯山集一百卷余所得卷僅十三蓋鈔合類書以刻非
其舊也余嘗於臨安僻巷中見鈔本書一十六帙閱之乃文
潛集卷數正同書紙半已燼燄而印記奇古裝飾都雅蓋必
名流所藏子孫以鬻市人余目之驚喜時方報謁臬長不持
一錢顧奚囊有綠羅二匹代盖雁者私計不足償廿解所衣
烏絲直投青蜀錦半臂馨歸之其人亦苦於書之不售得直
慨然適官中以他事句喚因約明旦余返寓通夕不寐黎明
不巾櫛訪之則夜來鄰火殃燒此書俟燼燼矣余大悵惋彌
月因識此冀博雅君子其訪或與還云

南渡以還書多陰隔通攷所未載者余所見小說家如西溪叢
語癸辛雜識等不下數十種蓋馬氏所據大率本晁陳二家
自餘宋未諸人所著或未及行世逮攷雖成於元世其時兵
革勤勤無緣投拾今承平日久故漸出人間不得以爲僞也
永樂中命胡廣王洪等輯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
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其表文載螭精倩中蓋古今創
見書也惜卷帙繁重未付剞劂云見七修類稿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

益陽蔡　芳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古今墳籍梗槩略陳然率綜覈陳編未逕近蹟余九齡入燕往來吳越垂三十載涉歷賓游胜言鄙事時有足存輒綴大都附於簡末後之博雅徵求故實萬一在焉述見聞第四

宋世書千卷不能當唐世百唐世書千卷不能當三代一難易之辨也然今世書萬卷亦不能當宋千

魏晉以還藏書家至寡讀南北史但數千卷率載其人傳中至唐書所載稍稍萬卷以上而數萬者尙希宋世驟盛葉石林輩弁山之藏遂至十萬蓋雖本始唐中葉至宋盛行薦紳士民有力之家但篤好則無不可致往往宋世書十卷其直僅可當六朝一至功力難易則六朝之一足以當宋世百矣

終宋世書目無十萬者葉嘗自言備見諸家皆不過四萬而甚多猥雜惟宋宣獻獨精其難者已不能盡致則弁山之藏亦祕本百無二三蓋殘編短帙筐篋所遺羔雁弗列位高責究者又無暇掇拾之名常有餘而實遠不副也

今欲購書又差易於宋何也經則一十三家注疏遞梓於諸方史則二十一代類頒於太學合之便可三千餘卷宋初諸大類書合之又可三千餘合之又可三千餘余自髫歲夙嬰書癖稍長從家大人宦遊諸省徧歷燕吳齊趙魯衛之墟補綴拮据垂三十載近輯山房書目前諸書外自餘所獲纔二萬餘大率窮蒐委巷廣乞名流緣之故家求諸所急者宋世諸書大約數百家弘雅之流稍加博焉緣經之閒者史之支者子之胜者集之副者又無慮數百家悉世所恆有好而且力則無弗至也然而未也過此則絕不易言矣山巖屋壁之藏牧豎之所間值丹鉛星麻之語方技之所共珍晉梁隱怪之譚好事之所掇拾唐宋浮沈之業遺裔之所世藏往往鈔緣傳摹人所吝惜間有刻本率寡完篇摧殘市肆蠹嚙民家展轉流亡什九煨燼又如朝署典章都邑簿記地多遐僻用絕迂繁仕宦僅攜商賈希嚮諸家悉備此可缺如又如畸流洽客領異拔新時出一編人所未覩非其知曏偷遺何繇凡此數端皆極難致必多方爲好庶幾逢之不然貲鉅程隃權壓梁竇他可力强此未易云

今宦塗率以書爲贄惟上之人好焉則諸經史類書卷帙叢重者不逾時集矣朝貴達官多有數萬以上者往往猥複相揉芟之不能萬餘精綾錦標連窗委棟朝夕以享羣臣而異書祕本百無二三蓋殘編短帙筐篋所遺羔雁弗列位高責究者又無暇掇拾之名常有餘而實遠不副也

牛弘之主購書勤矣力矣鄭樵之論求書之說窮極苦心計鄭藏所以盛絕古今奇章力也漁仲求書備矣精矣隋之書籍所急者宋世諸書大約數百家弘雅之流稍加博焉緣經之閒者史之支者子之胜者集之副者又無慮數百家悉世所恆有好而且力則無弗至也然而未也過此則絕不易言矣山巖屋壁之藏牧豎之所間值丹鉛星麻之語方技之所共珍晉梁隱怪之譚好事之所掇拾唐宋浮沈之業遺裔之所世藏往往鈔緣傳摹人所吝惜間有刻本率寡完篇摧殘市肆蠹嚙民家展轉流亡什九煨燼又如朝署典章都邑簿記地多遐僻用絕迂繁仕宦僅攜商賈希嚮諸家悉備此可缺如又如畸流洽客領異拔新時出一編人所未覩非其知曏偷遺何繇凡此數端皆極難致必多方爲好庶幾逢之不然貲鉅程隃權壓梁竇他可力强此未易云

絕域中間解衣縮食衙慮囷心體膚筋骨靡所不憊收集僅茲至繹道二藏竟以非力所及未能致也

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閭閻也臨安也閩楚滇黔則余閒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芻諏歷閱大槩非四方比矣兩都吳越皆余足跡所歷其賈人世業者往往識其姓名聊紀梗槩於後

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內舟車輻輳篋篚走趨巨賈所攜故家之藏錯出其間故特盛於他處第其直至重諸方所集者每一當越中三紙貴故也

當吳中二道遠故也韋下所雕者每一當越中三紙貴故也

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七閩典籍萃焉故家有儲蓄而子姓不才者以衒鉤致或就其家獵取之此蓋海內皆然楚蜀交廣便道所攜間得新異閩洛燕秦仕宦橐裝所挾往往寄鬻市中省試之歲甚可觀也

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帙類書咸會萃焉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弟與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雖連楹麗棟蒐其奇祕百不二三蓋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薦紳博雅勝士韻流好古之稱藉藉海內其藏蓄當甲諸方矣

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如東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麤劣刻又舛誤品最下面直最廉余筐篋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

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如東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麤劣刻又舛誤品最下面直最廉余筐篋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每朔望幷下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

近閩中則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異於常而其堅數倍於昔其邊幅寬廣亦遠勝之價迺既廉而卷軸輕省海內利之順昌廢不售矣

餘他省各有產紙余弗能備知大率閩越燕吳所用刷書不出此數者燕中自有一種紙理粗麤質攏腫而最弱久則魚爛尤在順昌下惟燕中刷書則用之

惟滇中紙最堅家君宦滇得張愈光楊用修等集其堅乃與絹素敵而色理疏慢蒼雜遠不如越中高麗璽絕佳純白滑膩如舒雪如勻粉如鋪玉惟印記用之

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譌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直之等定矣

凡本刻者十不當鈔一鈔者十不當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精粗久近紙之美惡用之緩急爲差

凡刻閩中十不當越中七越中七不當吳中五吳中五不當燕中三此以地論閩吳越閩燕中刻也燕中三不當內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其紙其印其裝爲差

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誼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凡板漶滅則以初印之本爲優凡裝有綾者有錦者有絹者有護以函者有標以號者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

閩多不裝

有裝印紙刻絕精而十不當凡本一者固不適於用或用而不適於時也有摧殘斷裂而直倍於全者有模糊漫漶而價廻於善者必代之所無與地之遠也夫不適於時者遇遇則重不適於用而精焉亦遇也噫

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滇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譌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校始付梓人卽未必皆善尙得十之六七而鈔錄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東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鈔本咸廢不售矣今書貴宋本以無譌則宋之刻本尚矣刻本當又譌於宋鄒余所見宋本譌者不少以非所習不論

葉又云天下印書以杭爲上蜀次之閩最下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爲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欲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諸方與宋世同葉以閩本多訛而不精今杭本雕刻時義亦用白楊木他方或以烏桕板皆易就之故也

葉少藴云世言雕板始自馮道此不然但監本始馮道耳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監本則唐固有之陸子淵豫章漫鈔引揮麈錄云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爲與馮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玭後也載聞陸河汾燕閒錄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板此印書之始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馮道毋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本矣唐文皇胡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何邪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經像蓋六朝崇奉猶敬致然未及槧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

其法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於今而極矣活板始以葉夢得之見沈氏筆談十八卷甚詳宋畢昇

偏綜前論則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此余參酌諸家確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時刻本尚希蘇長公李氏山房記謂國初薦紳即史漢二書不人有揮麈錄謂當時仕宦多傳鈔諸書他可見矣

今世欲急於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筆談云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與籍皆爲板本慶厤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

爲一板待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案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黏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碟不沾污界死後藥印爲其羣從所得至寶藏之右倶筆談所載今無以藥泥爲之者惟用木稱活字云

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簡究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浸知鈔錄楮墨之功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爲印摹卷軸一變而爲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過而上之至於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後此類未爲不厚幸也又前代篆隸與今楷書工亦有難易也

洪景盧云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蕩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網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能具錄以今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此論未然太平御覽同襲唐諸類

書文思博要三敎珠英等仍其前引書目非必宋初盡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時往往迭出者又以鈔拾舊書得之此皆余所自驗故知之最眞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華或未曉此曲折諸家亦鮮論及漫爾識之

博洽必資記誦記誦必藉詩書然率有富於青緗而貧於問學勤於訪輯而怠於鑽研者好事家如宋秦田等氏弗論唐李鄴侯何如人天才絕世插架三萬而史無稱不若賈耽輩之多識也揚雄杜甫詩賦咸徵博極而不聞蓄書雄猶校讎天祿甫僦居草堂拾橡栗何書可讀當是幼時父祖遺編長笥胸腹耳至家無尺楮藉他人書史成名者甚眾挾累世之庋而弗能讀散爲烏有者又比比皆然可嘆也若劉氏父子張

陸諸人庶幾兼之矣

畫家有賞鑒有好事藏書亦有二家列架連窗牙標錦軸務爲觀美觸手如新好事家類也枕席經史沈湎青緗卻掃閉閣蠹魚歲月賞鑒家類也至收羅宋刻一卷數金列於圖繪者雅尚可耳豈所謂藏書哉

陸文裕深著史通會要辨論甚該獨謂經籍不必志於義未盡經籍朝廷之大典累朝人主無不究心豈容無志但作史者當專記本朝所有前人亡逸則宜闕之四代史俱有志僭不事詩書故然者六朝五季偏閏劻勷魏遼金元夷狄僭竊不事詩書故而出於今民間者古文尚書

音唐世至宋朝益無今出於漳州之吳氏陸機正訓隋唐二志益無而今出於荊州之田氏三墳自是一種古書至熙豐間始出於野堂村校案漳州吳氏書目算術一家有數件古書皆三館四庫所無者臣已收入求書類矣又師春二卷甘氏星經二卷漢官典義十卷京房易鈔一卷今世之所傳者皆出吳氏應知古書散落人間者不勝計求之未至耳案漁仲之言其意甚美然三墳自是毛漸僞作師春是宋人集左傳卜筮事爲之甘氏星經要亦天官家後人所補正訓自是辛德源作宋人因其目補之而謬題以陸機蓋藏書者好事之過務多得以侈異聞而僞者得乘隙欺之不可不辨

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卽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謂曲盡求書之道非沈湎典籍者不能知然可籍以求唐宋以下之書秦漢而上亦難致也今唐人書亦難得宋

元差足訪求

中和堂隨筆云隋煬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辭迄大業共五千卷此恐未然自六朝文選靡過五百卷者非必當時選擇之歲實以文字尚希故也至唐許敬宗文館詞林一千卷可謂古今極盛宋文苑英華加以唐一代文亦不能過千卷隋煬以前何得如許之多唐類書惟孟利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類書事迹本繁非文章比然余猶疑非一人所辦舊唐孟書止四百五十卷蓋鄭氏通志之誤今世南所

遜不見諸藝文志中大率紀載之謬也

胡鴻臚侍墅談云近代士大夫積書之富莫過於尤延之喈書之篤莫過於尤延之嘗謂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余博雅雖遠不及延之而亦酷有嗜書之癖三世之積書頗不少辛未之夏不戒於火皆爲煨燼迄今勁搜徧括尚未半於舊藏關中非無積書之家往往束置庋閣以飽蠹魚既不假人又不觸目至舁之窟下以代烝薪余每自恨蠹魚之不若也鴻臚閣中人此論蓋尤延之喈書之篤而所自稱嗜書之篤至發喚蠹魚亦足占雅尚矣且吾家故事也因錄於此云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率公晨夕所翻閱者雖累數十年皆完好若未觸手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閒視天氣晴明日卽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案潔淨籍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熱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層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謹誌之又趙子昂書跋曰聚書藏書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閒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幷奉贈此法右二公之言眞謂先得我心非巨工勝流未易識也因並錄此以貽世之同余好者

宋淶水語見梁溪漫志趙語蓋祖述之見楊用修集中

國初之博學者無如宋文憲且該通內典自云青雘山房有書萬餘卷蓋勝國兵火致書故不易也文憲於諸史百家靡不淹貫至蟲魚草木脞說稗官似不甚究心昔茂先景純並以名世此學恐未可全棄也

成弘間館閣鉅公頗尙該洽北地諸君嗣起一切掃除詩文之盛光絕前後而博雅之風稍稍漸謝矣中間惟王子衡蒐經術何子元治子史楊用修特號多聞云多米元祕籍第不知他書若何陸子淵最爲好古江東藏書目類例可見惜卷帙無傳

嘉隆間焦汝言藝詩紀甚精詳時李伯華號畜書人有談者焉笑曰是嘗假吾書八部今未歸也陳晦伯亦嘉隆間人所爲正楊珠博覈可觀

王長公小酉館在弇州園涼風堂後藏書凡三萬卷二與不與楊慎經閣貯焉爾雅樓庋宋刻書皆絕精余每讀丸友歌輒洒然作天際眞人想

次公亦多宋梓一日燕汪司馬盡出堂中抎諸古帖甚卷列左右坐客應接不暇司馬謂此山陰道上行也司馬公尤好古彙刻壙雅諸書今盛傳於世云

鄴下宗正灌父最蓄書饒著述窗客傾四方嘗餉余祕籍數種

并五言八韻寄余余時尚十五六今廿載餘憶不能萬一副也頃聞已逝因錄其詩志余感云北郡詞林冠申陽英蕤英人誰繼美之子獨成名氣揖香山秀才如濾水清鏡盤然同謝朓邊笑遇陰鏗綺麗風騷遠沈冥思更精建安那用數大厤誰堪評著作千秋事流傳里調焉敢應同聲

黎惟敬博雅好古嘗罄祕書俸入刻劉夢得集中多是正較他傳本爲精余有元人陳君采柳文肅二集黎過濾水竝攜去約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木燬滅因舉贈俾完此舉不三載惟敬下世遂并二書失之

龍丘童子鳴家藏書二萬五千卷余嘗得其目頗多祕帙而猥雜亦十三四至諸大類書則盡鈔焉當時未有雕本而鈔帙故非韋布所辦且亦不易遇也

里中友人祝鳴皐束髮與余同志書無弗窺每撫中朔望日拉余往書市競鬃所無賣文錢悉輸賈人諸子啼號凍餒罔顧惜年僅四十而夭每念輒損神也

右四君俱余生平同志余筮所藏往往與互易者今相率游岱故稍記其略以識余懷自餘交親中雅尚甚眾幸俱健匕著未敢槩及云

國朝開基紹統大綱萬目靡不度越前朝至表章六籍統壹聖眞則巍然上揖夏商埒周而四漢唐以降無足云也惟是儲畜一端前代英君哲弼往往係心似亦在文之世不容後者

國初高皇帝首命頒刻六經繼之文皇帝躬修永樂大典草創之晨勤思載籍尚爾矧今日棊隆之極邪近年楚試發策以蒐集遺書爲問一時雅士多題其言竊惟我國家汎逐腥膻肇建區宇文明之象際地極天中祕所畜簡編固應倍蓰

任昔重以累朝史局鴻鉅肩摩詎乏劉班王虞等輩而藝文一錄尚似缺如是眞有待於今日也況今雕本盛行異書迭出較之漢唐難易萬萬相懸誠略倣前史志書遺意稍示向方事半昔人功必百之俟以三年之力盡括四海之藏然後大出石渠東觀累葉祕書分命儒臣編摩論次勒成一代弘文之典俾百世後知皇朝儲蓄之富冠古絕今實宇宙之極觀生人之殊際也時不可失芹曝之念恆眷眷於斯云

歐陽永叔集古錄序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疆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

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奸奸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眞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子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右歐蘇二文皆關涉經籍故錄之永叔謂好而能一則力雖不足猶能致之余竊有深味焉而猶惜公之不以金石之好聚於墳典也子瞻所論較之今則書愈易求而讀者愈寡矣

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而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讀書於廬山白石巷之僧舍藏書凡九千餘卷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發於文詞見於行事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蘇子瞻李氏山房記略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博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雖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

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訛
舛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虜犯京師既長物
不能盡載乃先棄書之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卷之無款識者
已又棄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
車連艫渡淮江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
吏部所存書一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
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爲雲烟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
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幅洎鼎彝十數歸然獨存庚
戌春官軍收拾卒悉取去入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
有五七簏挈家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簏去盡爲吳說
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冊數種忽閱此書如見
故人因記始末焉時紹興四年也

右李氏夫婦雅尚具見篇中始余以明誠所癖金石而已讀此
乃知其於書無弗聚而亦無弗讀也亡軼之餘尚存萬卷則
當其盛時又何如耶李於文稍愧雅馴第其好而能專專而
能博博而能讀殆有過於歐蘇兩公所謂晉因頗采摭其語
舊於篇

胡應麟曰夫書好而弗力猶亡好也故錄廬陵集古序夫書聚
而弗讀猶無聚也故錄眉山藏書記夫書好而聚聚而必散
勢也幽士諱之達人齊之益愈見聚者之弗可亡讀也故錄
易安金石志終焉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

益陽蔡　芳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丹鉛新錄引　少室山房筆叢續甲部凡八卷

楊子用脩拮据墳典摘抉隱微白首丹鉛厥功偉矣今所撰諸書盛行海內大而穹宇細入肖翹耳目八埏靡不該綜即惠施黃繚之辯未足侈也然而世之學士咸有異同若以得失瑜瑕僅足相補何以故哉余嘗窺楊子之癖大槩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論太果太高則迂惟之情合故有於前人之說澡也鑿而深之明也汨而晦之太果則滅裂之釁開故有於前人之說疑也駁而信之是也駁而非之至剽竊陳言盾矛故帙世人率以訾楊子則又非也楊子蚤歲成滇罕攜載籍細諸腹笥千慮而一勢則宜然以余讀楊子遺文即前修往哲隻字中窾咸極表章而層層是也睥伯曰楊子之言間多蕪翳當由傳錄偶乏盡臣鄙人於楊子業忻慕爲執鞭輒於佔俾之暇稍爲是正竢天鑒海亡當大方異日耆求忠臣於楊子之門或爲余屈其一指也夫庚寅人日識

丹鉛新錄引

少室山房筆叢卷五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一

明東越胡應麟撰

丹鉛錄序

王融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幣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慎執鞭古昔頗合軌轍王自束髮以來手所鈔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擇其菁華百分以爲丹鉛四錄云

南史齊王融字元長少有儁才三十內即覩公輔武帝崩欲擁立竟陵王不遂伏法余始讀序每疑融早年盛氣功名旋爲覊縲誅僅二十七安得言老然猶未敢以用脩爲誤及讀王筠傳自序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幣觀皆即疏記後重覽權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再鈔子史諸集皆一徧大小百餘卷以備遺忘云云乃知楊以元禮爲元長此丹鉛開卷錯處非記憶之譌則傳錄之舛第或致誤後學故謹識之後倣此

史稱筠卒時六十九平生著述一官爲一集凡百卷云

五行

洪範五行兆於龍馬之圖列於禹箕之書鴻胡據中土黃冠譏噫經以符名既已異矣符以陰名抑增異矣天其可以名賊乎見賊乎其可以昌乎非寇讎之讐徒妖讐其孰爲此言乎有聖王出

揚不以造言亂民之罔誅之而世號傳統繼聖之儒乃取而注之噫若亭之門何其無忠臣矣乎

案陰符已見國策蘇秦讀之以說諸侯取相印其文固非秦漢以後唐褚遂良寶泰勃窣一百本至李筌始厲託軒后以欺人謂傳誦之者筌敘云爾六代前固未聞也若亭語錄曰陰符經傳黃帝聖賢文自平正御無疑蹊如許噫斯言也可以蔽陰符之得失矣取而注之者誰耶益若亭嘗注參同用脩誤憶爲陰符故因黃氏曰鈔而有斯說匪實錄也列有說名誰德

克符班志有泰階六符御子房有占符符者合也豈道家符水之符耶貞

黃東發云經以符言既異矣符以陰言愈異矣首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之道可觀天之行其可執耶謂五行爲五賊謂三才爲三盜五行豈可言賊三才豈可言盜又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賊豈所以爲昌盜豈所以爲安至若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此本老聃可道非道之說後世有僞爲道書者曰常清淨經有僞爲佛書者曰般若經千變萬化皆不出反常一語初非異事乃雷同語耳言用兵而不能明其所以用兵言修煉而不能明其所以修煉言鬼神而不能明其所以鬼神蓋異端之士掇拾異說而本無所定見者豈此其所以爲陰符歟唐永徽五年嘗勑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不知果然否近世大儒亦加品題則事之不可曉者右見黃氏曰鈔用脩全襲其語黃以近世大儒亦加品題未嘗謂注解也凡先秦文字名目如聖賢仁義之類皆與僞書不同無論異端即忠臣孝子屑然可見今欲以儒家禦之彼其能輸服哉

又

陰符經之文李筌僞作或信以爲黃帝無目者也其文尚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敝家之萬一而以爲軒岐有目者如是乎

此書過韜略遠甚以擬素問敝家則奇險有加而韻質悕異大槩戰國先秦之作非周非漢高似孫執以爲黃帝楊用脩執以爲李筌皆影響之見不必深辨

又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惟吳武陵上韓舍人有舍之制在氣一語梁譙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一語馮用之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噫一陰符耳俄以爲六代俄以爲唐人又俄以爲後漢何無定見如此蓋既心喜曰鈔之說則曰議之又得五勝之說則曰李筌又得吳武陵之文則曰東京惟務博好奇故隨所見筆之不忍舍然使後人何所適從哉

東京末諸書今行世者如吳越春秋論衡潛夫桓譚應劭等作其文皆弱很繁宂與西京氣骨絕殊用脩顧以陰符歟唐永徽五時胡大弗類也或以陰符不見藝文志似非先秦此則有說素問靈樞皆漢志所無而王冰以朗內經遂令無復異論者信其文非先秦弗能也漢藝文志黃書稱黃帝風后不下十

餘種安知非先秦遺製後世易名以爲陰符乎余嘗謂鬼谷
即儀秦越絕即子胥陰符即太公
流緒論四部
正譌二書
楊謂唐人惟三子引用陰符此外絕無及之者案高似孫子
略載皮日休陸龜蒙各有讀陰符詩皮云三百八十言出自
伊耆氏中引其語甚詳陸亦五言長古用脩似未覩子略也
今猶刻百川學海中
又杜哭鄭司戶蘇少監云從容詢舊學慘淡閱陰符
又錢起詩有仙籙猶牀間不厭陰符在匣老羞看之句見鼓吹
連山
連山藏於閼蒼歸藏藏於太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

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
山歸藏則僞作取賞者耳
右二書據孔安國語周末已亡此桓君山脒論或東漢人僞
作者耳用脩何遽信之劉炫隋世嘗僞作連山以取賞非歸
藏也
考隋志有歸藏二卷稱子夏傳或以爲杜鄴子夏非卜商也
案鄴西漢末人與杜欽同時俱字子夏君山所謂歸藏必鄴
所撰東京收合新莽燼餘譌誤其字爲卜商故太卜藏之而桓
不考耳第連山終不可知也
語林
語林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遊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
往王右軍駐之云云支遂止
此世說所記考六朝惟裴啟處有語林宋世已亡楊何從見
之當誤憶唐語林也六朝雜說有會林對林見隋志又類林
辨林笑林見通志今率不存
老子
佛經三敎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蓋述而不作
又案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

矣老子述而不作此亦其一證也
案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容成一十四篇房中類又有容成
二十篇益壽類不有此書第伯陽所說則未必此也用脩以
證之而不作之語故曲信之說者又有以彭爲彭祖者彭述
而不作之語故曲信之說者又有以彭爲彭祖者彭述
而不作之語故曲信之說者又有以彭爲彭祖者彭述
而不作之語故曲信之說者又有以彭爲彭祖者彭述
而不作之語故曲信之說者又有以彭爲彭祖者彭述
而不作之語故曲信之說者又有以彭爲彭祖者彭述
而不作將何據哉
文子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
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爲
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
柳河東謂文子乃後人聚斂而成蓋書本秦漢人摸而六朝
唐人如李蓮徐靈府等潤益之其書雜取經子諸家語以
解道德經凡稱老子皆假借之詞楊反謂漢儒取入禮記非
也
漢書注
辭瓚注漢書引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苦以賜大夫原氏蓋是

爲持叔又引翟章救鄭次於南屈又引梁惠王發逢忌之鼓以賜民今汲儀有逢陂忌澤是也案此數條今汲冢書不載與今之汲冢書非發冢所得明矣汲冢古文者通逸周書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言之以皆出於汲郡故也此三條竹書紀年體謂之逸周書非也

考竹書紀年桓王十三年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點是爲持叔顯王四年發逢忌之鼓以賜民此王指周天子凡年皆繫之撫年體例自明

慎靚王元年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案右漢書注三事今紀年並存第小異耳用衍但見逸周書而未見紀年故以爲不載非也洪頤煊云太平御覽引竹書紀年凡十二條傷蠡得之御覽者考所引倘祇二書之目並載隋志中

泰子曰王孟必求其所以盛干將必求其所以斷無盛之危難赤堇碧琉無貴也不斷之劒難合影承光無取也荀子曰大公

逸周書序

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

武帝紀咸寧五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太康及安釐並楊誤

公孫龍

史記載公孫龍爲孔子弟子其論白馬非馬亦自附於仲尼楚人亡弓之說

周有兩公孫龍一春秋仲尼門人一戰國平原辯士據孔穿其書隋世已亡荀子名副傳見晉史

王長公云荀子今收道藏中余嘗讀之豈僻人僻書也荀堅載記後有副傳麟案荀子隋志列道家稱二十卷今載藏經恐非其全詩家所用變童承唾即副事也楊益未讀道藏其曰意林不載則今之節本八十家者非馬氏本書也秦漢間子書自有僻甚者如鬼谷子之類余詳考列經籍會通九流緒論二書

夏侯湛

宋史

宋史爲卷六百文百萬言又議論多而成功少見宋史表

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元人進史表云論建多而成效少今

俱誤與楊語同

古書不知名考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嚴助作漢有

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誰著考後漢注始知

博物記爲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稽含南方

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攷焉未

可遽仔之不知也

案嚴助唐蒙陸賈俱西京人楊所引之書班志並無其目且

其體非西京所有蓋如神異經十洲記之屬大抵六朝贋作

者此種自是一家學問若阮孝緒馬端臨諸人庶得其要領

用俗故未了然難罄論也隋志有張公雜記注云似博物志

而廣記引博物記有魏宮人事蓋漢注即引此書

相貝經乃朱仲上嚴助者諸書罕載僅見緯略云顗曉有含

經浮丘公有鶴經雖相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

龜經魚經唯朱仲所傳貝經惟奇今錄於此朱仲受經於琴

高嚴助爲會稽太守仲遣之以徑尺之貝并致貝經口皇帝

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祕寶其有實此者貝盈尺狀

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紫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

綏貝黑文黃蓋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月綏清氣障霞伏蛆

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又下此者鷹喙蟬脊以

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得大泰貝徑半尋穆王

得其殼懸於觀秦穆公以遺燕昭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

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駮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寤

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溫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

脣點齒有赤駮是也雖貝使病瘡黑鼻無皮是也曬貝使胎

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蠹貝使人語忘勿以近人赤

臧內殼赤絡是也鶯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

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纓句脣是也雨則重霧則輕委貝使

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霧則重

此文奇甚故錄之楊以爲嚴作謬矣

初學記蟲魚類無貝屬寶玉類亦無之考藝文類聚乃有之

不列於蟲魚而列於寶玉其朱仲一篇正與緯略大同用脩

蓋誤憶藝文爲初學也

楊方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世所行方

耶曄耶

案隋唐諸志楊方所撰名吳越春秋倒繫南渡尚存見通考

蓋以曄所撰太繁故芟削之若劉孝標九州春秋鈔之類耳

天東京六代文體迥異即二書並行豈能惑貝眼哉方所撰

又有五經鉤沈亦見諸書目中

不借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鞍也言價賤不須借也

陸詩穿林雙不借楊作遊山誤見瀛奎律髓山嶽類又履亦名不借

母昭裔

母昭裔孟蜀時人其子母與藏書最富云云

母昭裔孟蜀人少寒微借文選不得發憤曰吾他日貴當鏤板行之卒如其言母與聞元時人與校秘書有墓書四六行世見唐藝文志甚明今以與爲昭裔子豈聞元後於五代耶

史無藏書最富之文益以校讐誤記耳

王起 唸符非王起注已辨正楊惟泰門二字今見穆天子傳非八駿名雲溪友議誤也

唸符經云會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鳥食蛤飛鼠斷猿狼齕鼈

書要食虎皆以小物大書在氣不在形也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

案王起中唐後人履與文柄爲一時儒宗武宗嘗戲製芳字二字以試之起曰三教書中臣所不識者惟周穆王傳蓼門二字耳見唐詩紀事中又一雜說述起語作八駿圖與楊所引同惟楊以起爲貞觀時人又以字爲太宗所撰則大誤也

灰釘

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小說謂灰釘用杜篤論都賦婚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鑾近燕泉何子元餘冬緒錄中證其非謂是書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於司馬懿事其事本不解也

案王凌傳請灰釘於司馬懿懿即遣與之凌因自殺此云曹爽用脩之誤蓋因爽禁獄乞食於懿懿遂饋致大臣等物遂憶爲凌也何餘冬錄先出於楊此楊引誤何正指王凌耳

蕃馬胡兒

宋柳如京詩鳴騶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正乾碧限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拘雲看好事者多圖於屏障間

唐李益詩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柳詩全倣此格易其語耳然唐宋界限斬然又李何樂嶧前一絕本不勝此唐人競繪爲圖而此首不聞如京倫其格用之乃特爲好事玩賞固宋人易欺亦

詩有遲不遲哉 卽此二語唐人何等自然宋人倒等費力作詩三昧可見然柳詩亦自佳

唐人好畫蕃馬於屏花開詞云細共平沙蕃馬小是也又曲名梁州伊州其後亦有緣由吐蕃之亂宋人愛圖鳴騶胡兒亦有金元之禍元曲有入破急煞之名非來歟而亂

凡一代氣運盛衰率有先兆用脩之說未爲無理第所引三事殊不類花開詞出晚唐其時藩由已泳吐蕃事絕矣宋人圖鳴騶胡兒諸書譜無灼灼者是圖不盛行於宋可知入破乃唐曲調非元人也前人已嘗論之

詩話總龜雅什門載柳彥塗塞上云鳴騶直上幾千尺云云楊作鳴騶又作一千丈並誤第云好事者畫爲圖蓋亦宋初一時事以金元爲應亦遠矣

筆叢卷五 經籍部 丹鉛新錄二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廣雅書局栞

明東越胡應麟撰

鍾離權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嵒同時聞淵泉遊唐詩絕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人稱漢鍾離益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流傳之誤遂附會以鍾離權爲漢將鍾離昧矣可發一笑也

大麓

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於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茅山道士之鬬法哉

孟子言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亦黃冠之竟醮巫覡之降神乎

鬼方

高宗伐鬼方之事惟見於易鬼方極遠之國卽莫靡之屬也蒼頡篇曰鬼之爲言遠也世本黃帝娶於鬼方氏漢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內屬於式圍之中而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書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

鬼方事見竹書高宗三十四年伐鬼方次於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甚明鬼戎之語絕無所出史稱陸終氏娶於鬼方生六子卽昆吾大彭五霸迭王者見鄭氏通志略以爲女仙者獨李全宋大盛其妻楊妙眞者楊安兒妹有勇力能用矛與全同爲宋忠十數載後全死新塘楊集羣下謂曰三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已矣宋史全傳紀錄甚詳齊東野語始末尤備悉不言其有道術楊氏珙劉綱妻並舉以證塗糜之謬殊不倫豈堯女亦劒仙耶

劉根妻亦稱仙女唐小說太白救張遵言事坐中數婦人一自云根妻用脩胡不幷及之詳太平廣記

可證楊云極遠恐未然又一說以卽貴州黔中然秦始置黔中周世何能至此蓋當時楚地亦極爲蠻落春秋始會盟中國耳以鬼方爲楚見蔡介夫蒙引

女媧

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閿鄉縣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灝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上有巨石雙柳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

補天之說五尺童子皆知之古聖賢遺迹自有靈異者如孔堂絲竹之音闕里荊棘之闘亦可證其生前乎案女媧又有持雙鯉專兒酉陽雜俎使用脩憶此將益信補天之說矣

羲帝

項羽立楚懷王孫心爲帝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其放弒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

案立心者項梁非羽意也當時固以爲楚懷王至義帝則羽既稱霸尊之云爾楊以在如約之前大謬夫孟子固言義之於君臣也莊周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二子以義言君臣亦主於放弒乎

鹽澤酺溝

唐岑參詩雁塞通鹽澤龍堆接酺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酺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此言以拖後人耳考闕駰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高踰淵又東北酺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澤見漢書

鹽澤見穆天子傳戊子天子至於鹽註云鹽鹽池也今在河東解縣及竹書紀年王觀於鹽澤是也漢書遠出其後且酺溝方但言未知未嘗自以爲知也用脩逆採譏之得無以已度人乎

茶訣

陸龜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茶經陸季疵撰疵卽陸羽也羽字鴻漸季疵或其別字

羽一名疾字季疵非季庇也見本傳又見皮日休文

天魔隊

宣和書譜佛林圖蓋如唐人胡旋舞元未天魔隊耳

天魔舞亦唐時樂王建宮詞十六天魔舞袖長不始元未也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冤死後高宗納大學士程宏圖之奏昭雪光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爲都督俊爲樞密劉豫遣子麟姪猊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章頴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爲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爲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竭取劉璋病孔明蓋言二事皆涉厚誣也舉世憒然失於不攷余故詳著之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攷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盆歎今人之不知學也

蘇案用脩沿沿此解若以辨二張爲獲一眞珠船者可大爲捧腹也第浚亦有

與秦檜同陷岳飛者張俊也浚因靡瓊之軍與岳異同久矣

一全無關涉者哉本傳自明楊不攻

陳詩綮傾武穆緣張俊非浚字其結句云萬古此冤誰洗得

老夫無計挽東瀛蓋以武穆孔明為被冤非楊所見也崔子
以岳為浚所忌致禍蓋弘
正間諸公史學率草草也

握槩

胡祭酒儼以角詩陳思王製其詞云為君難為臣難難又難案
事物紀原文獻通考皆無說恐胡公之言亦俚俗傳耳未足信
也又如握槩世以子建製及閻洪氏謂雙云謂握槩起陳思者
非乃知史傳不載皆俗談不足信也

少時讀一雜說記陳思所製云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凡
今角聲將閭有鳴鳴之韻者皆難字叟聲也胡公說或本此
楊諸無所出恐未然 惟以陳思製則誠可笑云

握槩續事始謂陳思製高承事物紀原同非不見故典者也
惟洪遵譜雙謂考之北史胡王之弟為握槩之戲而不詳其
始末讀北史四夷傳絕無此說後閱藝術類薄少游傳始得
之幷記於左傳云胡王有弟一人犯罪下獄將殺之弟從獄
中上此戲意以孤則易亡也元魏流入中華宣武後大行於
世據此則握槩入中國正齊梁間三國時迴未聞洪以中華
始創或自陳思不然也陳思窘於子桓以煮豆獲生事固有
相類者後人因傳之又子桓亦魏文耳果陳思製胡集中絕
不言及耶

又北史吐谷渾酋阿豺命母弟慕利延取箭一枝折之更命
取箭十九雙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等知之慕利延
拉汝曹知之 此亦握槩之意益出六朝時

洪以握槩長行波羅雙陸四名為一恐未然唐人小說云近
有長行之戲生於握槩變於雙陸則握槩名當最先雙陸次
之長行最後也劉禹錫觀博云主人陳握槩之器於廡下有
博齒其製用骨瓠稜四均鏤以朱墨櫚而合數取應日月視
其轉止依以爭道案劉以投子為博齒其名甚新序識之

象經

世傳象棋為周武帝製案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成殿上
集百寮講說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
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
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決非今之象戲車馬之
類也若如今之象戲芸夫牧豎俄頃可解豈煩文人之注百寮
之講哉

案象經之製載太平御覽甚詳用脩似未覩也今象棋唐世
亦已有之見廣記岑順下意周武所制不行於時唐世所行
自是今象戲耳

周武所造象戲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陰陽四曰時令五
曰算數六曰律呂七曰八卦八曰忠孝九曰君臣十曰文武
十一曰禮儀十二曰 御覽缺此二字與今俗象戲迥不同亦無楊所

謂孤虛衝破也

事物紀原引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云足下燕則圍象棋疑戰國時已有此御覽不引而以周武所造當之亦疏略然古戲如圍彈棊博之屬魏晉史書幷詞人題咏亡弗具獨象戲絕無聞僅唐玄惟錄足徵余已詳載莊岳委談今閱紀原亦載茲錄玄惟本據當時戲劇作此玩世若毛穎革華耳紀原遂以眞古家物又夢中說夢也

古所謂象戲者如易象之象耳周武天日月星皆取譬之義玄惟錄所言金象將軍蓋以戲名譎撰中但有車馬卒將等絕無象也今有象當起於宋世又因棋名而增設之非前代命名之意矣

司馬溫公七國棋例云雖名象戲而無象及車者車卽將及偏裨所乘象不可用於中國故也溫公蓋以當時象戲有象及車故爲此說而不知古名象戲以取象之義本無象也宋世棋有象卽溫公語可徵蓋與今大略同矣

晁無咎廣象戲序云象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爲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棋之有象起宋世此亦可徵晁序蓋文士筆端不攷事實且未別命名之義也溫公七國棋雖名象戲實圍棋局也今傳於世縱橫各十九路特周處中幷四路爲一小異耳晁無咎廣象戲圖亦各十九路而碁用九十八世但知溫公七國而晁戲絕無知者因幷後魏侍中游雲肇製儒棋其名智一禮二仁三義四信五善六敬七德八忠九順十以投子二靚彩而行蓋其製類於握槊打馬而其義類於周武象經皆以退讓爲節不先鬬爭今俱泯弗傳而圍棋獨盛行千載不少廢末世所尙卽戲劇亦可占矣

簸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簸便易持李善注謂簸馬箠也裁笛以當馬簸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古人謂樂之管爲簸潘岳笙賦云脩簸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簸者餘器多裁衆簸成音此笛但裁一簸五音皆具皆簸之工不假繁倕所以便而易持也

此沈存中說也用脩引之失言所自出耳中頗誤數字當是傳錄之譌案西溪叢語駁沈云凡說文韻書並不言簸爲樂管潘岳笙賦自是棬字注修長棬大關開也自與簸字不同言羌人裁之以當馬策易執持而復可吹也沈說殊牽強無義理麟案用脩似未見姚說者益叢語近始有刻本也第姚所引選注亦誤攷潘笙賦修棬內辟善云修棬長管也辟開也則善注固以棬爲管矣姚云簸棬益音張爪反筆也夫二字既曰通用則皆可爲管亦皆可爲管奚疑之有融賦比七字乃亂中語今以爲馬策則平易而近俗以爲樂管則緻繞而難通卽季長復生尙費口舌也

王介甫書

王荊公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
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荊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
壁有荊公書數百字惜未見嘗音者何荊公字在當時無一人
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麟案謂荊公作字似忙者見說郛
所鈔宋人雜記乃嚴語非評書也
米芾書史云楊凝式書王荊公嘗學之余與語及此公大嘗
嘆曰無人知之其後與余書簡皆此類字
又海岳名言云半山莊嘗士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
楊凝式書人尠知之余語其故公大嘗其鑒據右二條非極
許可語然出岑嘉州之口其推服介甫甚矣謂無一人賞音可
乎今停雲館有王書然不
類楊景度恐非真跡
又書史云王文公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則王書當時崇尚
可見楊不深攻耳夫書畫詣絕者必傳無疑纔落第二義後
世事便屬茫昧即書史所稱劉瑗滕中趙霆沈遼及唐庸誠
許渾今博極之士罕能知其略者丁卯自以詩見介甫之罕傳亦何
惟哉

墨池編曰天聖景祐以來天下人士精於書學者稍復興起
如周子發石曼卿蘇子美蔡君謨之儔人亡迹存皆著在篇
中矣今列於廊廟而復有數公有若韓魏公忠力壯
偉文路公風格英爽介甫相國筆老不俗王大參質沈厚
邵與完筆思快銳宋次道陸子履碑刻遒麗滕元發王樂道
尺牘流便王才叔以婉美稱蘇子瞻以淳古重及蔡仲遠沈
睿達之徒皆彬彬可觀子固未量其所至安敢品之然金閨

玉堂之士布衣韋帶之流豈易之能者哉子病且隱罕與縉紳
接固不得而知也後之與我同志者固當搜而次之右宋人
朱長文之說據此則介甫之書當時固已推其與文韓二公
並驅楊顧謂無一人稱之皆妄嘉祐末精立論太驟之過長文作傳
編中所稱王大參樂道才叔之類今皆無遺迹可攷魏公碑
刻行世潞公尺牘載停雲館者殊佳睿達即沈遼朱與米
芾交而此殊不列又嘗直少游並亡稱益嘗時未甚重也

古詩後人妄改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嘗牛嶠楊柳
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忽錢唐蘇小小引
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
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用俗此意自佳然不如枝字本色一涉松字便着議論知樂
府體者可與語

關山一點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仙歌云一點
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書坊本
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一照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哉
草堂詩餘注可證

案草堂詩餘蘇子瞻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

風來暗香滿牀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
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
三更金波淡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
中偷換杜詩非點字余已詳辨詩藪中第楊引坡詞一點明
月窺人乃牀簾開一點點字句絕者讀本詞楊之誤不辨自
明

李泰伯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
知之曰攷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有經界始云云由是言
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事當奇偉夙駕追雄
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爲無根
之楊誤憶賈山耳

阮籍

阮籍登廣武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傷
時無劉項也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

案秦漢事體懸絕賈治安正病文帝威不克愛豈容以秦諭
之楊誤憶賈山耳

阮籍

阮籍登廣武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傷
時無劉項也

竹書紀周穆王大起九師架黿鼉以爲梁此云秦始恐誤論
擬過秦實宋人場屋體而此段又本唐人阿房宮賦然小杜
首四語甚奇而楊四語之中再用畢字殊失檢點用脩自謂
弱冠時作蓋其後未嘗刪潤也

璨語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

案秦漢事體懸絕賈治安正病文帝威不克愛豈容以秦諭
之楊誤憶賈山耳

阮籍

阮籍登廣武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傷
時無劉項也

竹書紀周穆王大起九師架黿鼉以爲梁此云秦始恐誤論
擬過秦實宋人場屋體而此段又本唐人阿房宮賦然小杜
首四語甚奇而楊四語之中再用畢字殊失檢點用脩自謂
弱冠時作蓋其後未嘗刪潤也

璨語

過秦論

擬過秦論云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
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平
四極云云

過秦論

擬過秦論云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
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平
四極云云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皋陶有後

左傳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皋陶眞不祀而蔓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案張平子思玄賦云咎繇遘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即皋陶子也以是參考之皋陶何嘗無後乎

史記禹本紀云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而後舉益授之政夫益爲皋陶子則皋陶之後即益也何以封其後於英六而復舉益乎皋益五臣同列虞世益爲皋子史傳蔑聞不祀忽諸之談蓋春秋時或其後中絕如宣孟之忠而無後之義非謂皋陶之身也考英布封九江王都六乃項羽時嗣封者以布自謂皋陶後故都六以襲舊邦非謂禹時所封英六二國秦世尚存楚末乃滅也

陳心叔名疑引路史云皋陶父大業娶少典氏之女名華生陶封於皋故稱皋陶帝王紀云皋陶生於偃故賜姓偃皋陶長子費是爲大費秦之祖也次子顓是爲仲顓封於六秦本紀云大業娶女華生大費索隱曰此即秦趙之先尚書謂之伯益是也據此則伯益之父大業而嬀嬴秦也謂大業爲皋陶則嬴秦即英六耶用脩欲以證皋陶之多男不適以証伯益之二父耶

陽虎

晉書明帝紀云王敦將謀篡下屯於湖帝乃乘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陰字當屬察字爲句以上文湖下元

無陰字而下句陰察與微行相應也自溫庭筠作湖陰曲後人往往承譌惟王懋讀書得之因錄諸右又明帝自湖遁歸遇旅媼與七實鞭此云遁歸湖者尤非敦既屯兵於湖帝自湖歸則歸於石頭耳

井公六博

古樂府井公能六博玉女善投壺蓋因井星形如博局而附會之亦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也曹子建詩仙人攬六著對博泰山陽齊陸瑜詩九仙會微賞六博具娛神戲谷陽餘地名山憶舊泰周王子深詩誰能攬六著還須訪井公庾子山詩藏書凡幾代看博已千年陳張正見詩已見玉女投壺復覩仙童欣六博

井公事見穆天子傳楊以井星形如博局當之臆說之絕可笑者蓋未見汲冢書也案穆天子傳第五卷記王與隱士井公博三日而決一卷中凡兩見井公必當時有道之士致周穆以萬乘之尊屢從博戲亦奇矣古博奕事殆創見於此王子深誰能攬六著還須訪井公正用周穆訪隱士事若天上井星從何訪之庾子山藏書凡幾代看博已千年二語亦正用周穆事圖經稱穆天子藏書於大酉山小酉山庾詩本之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視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蔚亦未嘗見此論也寘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眞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酉搜來祕檢疏注中

王僑王子喬

案此論載俞文豹吹劍錄乃其兄文龍所作嘗用是說取解

史記封禪書宋毋忌王伯僑充尚羨門子高索隱注司馬相如云王伯僑古仙人下復引裴秀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云余案史記王伯僑自是一仙人名注再引王喬已誤然裴記王喬喬字偏傍無立人用脩作僑字從人蓋因史文王伯僑而誤也

藝苑卮言云仙人有兩王喬其一柏人令天子脅其一柏人令降玉棺者也此與用脩說同但楊誤加偏傍耳余意王僑爲太子者汲冢書師曠稱爲王子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別名惟爲葉縣令而飛鳧與爲柏人令而食芝者則名姓俱同又同爲令同顯迹於令時最易相亂非精加考核未易得之王子喬斷當從余此說余鄉以爲三王喬亦從舊說未安

俞豹論諸葛

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於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爲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視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蔚亦未嘗見此論也寘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眞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案此論載俞文豹吹劍錄乃其兄文龍所作嘗用是說取解

於同文館楊以文豹爲俞豹又以論爲文豹之訛益誤輟耕錄首末自明宋鄭如幾嘗作魏春秋其說與俞相出入見兩山墨談

唐五書僧

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話以懷素比王羲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坡瑯亞栖比水晶案九僧乃宋初人與唐邈不及余載之詩數甚詳唐僧能書者尚衆如太宗時辨才其一也

蕭方等

佛氏有方等經猶云平等世界也故蕭氏取爲名方等嘗著三十國春秋胡三省注通鑑不知此義牆方下去一等字似今人目不知盧鴻一爲雙名而去一字爲盧鴻也

胡氏注辨方等不當以死節自任初未嘗去等字此乃綱目之誤已見王伯厚困學紀聞用脩采其說而譌者也

盧鴻一

唐人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尸子云鴻飛天首高遠難明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鴻常一爾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鴻下脫一字蓋誤以鴻爲單名而削去一字也

盧鴻一見舊唐書新唐書作虛鴻誤也通鑑采摘止據新唐書故亦作盧鴻綱目本通鑑之誤而通鑑又本新唐書之誤

楊前則幷此皆歸咎於綱目蓋快於指摘紫陽又不熟史學之故

中潭之戰

胡致堂云中潭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而勝之使郭子儀相與掎角賊可平矣余謂非也豈有二將共事能成大功者乎意曰耐公多舟必破四公子奕棋必不勝相州九節度之敗子儀光弼俱在焉以勢相埒而不相下也儒者紙上之語使之當國豈不誤蒼生乎或問予曰郭李之將齊名使子儀當中潭之戰何如未可知也子儀之持重光弼之勁捷各有所長以詩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韓李如柳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持倚馬千言昭陵迫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李郭合狹而成嘉山之功安史由是奪氣二將議擒范陽賊幾成擒哥舒翰敗遂旋軍相州之師子儀與光弼已有成議以魚朝恩不從而潰此皆史冊大故昭昭竹簡者用脩不熟史學信矣矣安都周文育並禽於王琳耿弇吳漢十二將咸劒於隗囂將不必多右有然者惟相州之役不得以此例論

詳李郭本傳及通鑑肅宗紀

岳武穆

岳武穆之世金國方興而兀术幹離不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遏糓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宋之君臣皆庸主臣皆姦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貨沈於海非不幸也

武穆用兵時粘罕幹離不皆亡獨兀术在楊荒誤以撒離喝

爲幹離不也粘罕幹離不二酋可當韓劉輩非武穆敵兀朮撒離喝才又下二酋是時武穆百勝之師乘之如拉朽耳宋子鍾引李郭敗於思明爲證舛矣安史李郭蓋迭爲勝負其人逆順固天淵其才不甚遼絕迺武穆於兀朮自朱仙以前能少抗乎冥厥之彊李靖縛之如拾芥詎可執一而論替虞允文采后之戰正猶謝玄之破苻堅玄破秦兵不能越江以復尺寸之中原其時秦土瓜分勢易爲力僅僅若斯正以玄之材力非元子容奴比也迺亮既亡完蜀易主大定之治冠絕無倫雍公將略何如錡玠而欲乘一日之勝拓累葉之基難矣哉

郭汾陽衂於安守忠李臨淮衂於史思明李郭又同濮於相州若子儀之戰新店光弼之戰中渾皆遽智畢命又藉回紇之帥僅克之故知安史二益未易也若宗弼巴蜀則大創於吳玠順昌則折北於劉錡越江則膽奪於韓世忠其才不能勝三將而與武穆同年乎兒金人全力非安史崛越指比也邱仲深精究史學而有詣飛未必能恢復之論竊所未解近日鉅公頗亦采之吾不可以不辯詳讀史餘論中李郭平安史事熟參唐書通鑑自見邱山之役思明垂滅復振他可知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瀚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伐國之女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嬀芈堅之清河公主陳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輿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尤詳云云

楚成王滅息以息嬀歸後莊王滅陳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止曰夏姬之楚遂滅巫臣家然則非亡楚也又息嬀亦未嘗亡楚與晉獻秦堅事不合桂娘是李希烈妾後以計授陳仙奇

殺希烈楊誤合二人姓名爲一也陳希烈是玄宗相遜陷安祿山伏法者相去亦不遠几此類姓名偶誤或傳錄者之譌似不必遣喙第用脩之語後必信之余恐致累學人不敢避也隋之亡當由獨孤后陷太子勇於陳氏無與陳雖爲廣所

商務印書館藏

孫然非毀所由起漂陽當侯景死嘗食其肉然景之亡不由之

孝孝寬辭仁貴

後周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薛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唐薛氏文士最眾周易注見鄭氏藝文略唐書藝文志薛別有其人非爲將者也唐書仁貴傳並不言其涉獵經史即史

傳中不識字者遽然仁貴以武人有此斷所不遺今新舊唐書無及此者則此語非其親述無疑也孝寬雖爲名將未嘗以勇力聞仁貴雖以勇聞然將略亦自超楚用脩說似之宋人畧池編有辭仁貴碑云名禮字仁貴其人在天寶間則非唐初將帥明矣

六朝名將如韋叡者世信知其功名據南史叡子棱世稱該洽叡每坐使棱說書其所發摘尤精於棱又羊侃少愛文史梁武製武寧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中應詔上大賞之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船中失火延燒七十艘侃問略不介懷世但知侃忠勇絕人至風流蕩達辭翰若所應詔詩必可觀惜世不傳諸武人能文事者俱詳見詩藪中此二子茹梁將僞辭故少拈及者故因用脩語附記之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閻黃崇嘏也

崇嘏非女狀元余已辨於詩藪雜編中用脩之誤蓋因元人女狀元春桃記而誤也元人春桃記今不傳僅載耕錄有其目大槩如琵琶等劇幻設狀元之名耳王屋言酉作豚司戶參軍黃崇嘏最得之陳氏名疑亦仍用脩之誤似未詳考黃詩及其事始末也

屈言又云女校書乃稱謂之詞妙玉宋女童應試卦孺人楊說未確

麟案女子有官位者庶言采摭幾盡覩用脩所錄殆數倍然尚遺一二女侍中有陸令萱卽齊陸太姬掌國事者見北史齊書通鑑綱目等陳心叔名疑亦遺之又樂府雜錄有鄭中丞乃宮中教歌舞者女子教歌舞而爲中丞尤奇且僻也魏安釐王幸姬號龍陽君見名疑今以爲男子非是或別有一人耶以其奇僻錄之

孔北海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竝稱駢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孔明不取文皐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羣過於孔文舉此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淸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既謂北海大志直節不當以文章末技掩之又謂名過其實後人只以才學稱之一文舉也驟以其善表而出之於前驟以其過表而出之於後與建安七子竝稱且不可而與李平廖立同罰其可乎

大破賊

謝安聞淝水之捷對奕客云小兒輩大破賊晉書云兒輩遂以破賊晉書所紀不及世說太字之勝

大破賊大字是晉唐口語如寇哥大解事萬彼大健兒之類

新舊唐書通鑑綱目四書竝載非僻典也

朱氏綱目云上御五鳳樓酺宴命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云云尊山合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蔦上曰懷州之人其望岑乎立命刺史爲散官楊以數人爲數十人不明著懷州刺史俱未安

短人

孔子家語僬僥長三尺短之極也而莊子注云脩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志張仲師長尺二寸近於誣矣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雞窠鶴髮翁亦縮如嬰孺此非常理所格也

李子敖遊鳴鶴嗉中長三寸三分張仲師長一尺二寸見劉

杳傳但云出論衡楊以為何承天纂文未知何據案何承天有皇覽至宋已不傳

古今語言

江芈羈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故謂嵇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生得�doc馨兒斯益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世人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為魯朴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也已古即謂之文猶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勿效昔言不亦惑乎

此劉子玄史通之論用脩喜而錄之失記所自出耳盦馨二字今亦為雅談史通之說驗矣

銑鋭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摩訶逝鄒銑鋭正中其額應手而斃鋭音簡唐秦瓊尤善用之

摩訶鄒銑鋭中西域胡綱目注云短兵也形如小鑿今以為簡未之前聞秦瓊用簡與尉遲鬪鞭乃委巷小說平話中事

考瓊本傳但言躍馬挺鎗取人舊眾中無不如意鄂國傳敬德善馬箭嘗與齊王元吉戰三奪其兵是鄂國所善者箭而胡公所善者鎗鞭簡之說絕為不根自宋元編演小說加以傳奇雜劇今人童稚見之沁入脾肺既長又不解精讀正史信筆為其惑亂誤用而不自知余見數文章名家往往皆之

鑼不云宰相櫻笋廚也今雜俎刻多誤韻語陽秋十九卷引之可證

李獻吉乃勸人勿讀六代後書何其隘耶閻若璩說附記此考史

畢羅

朱文公刊參詩霞觴幸自誇眞一垂缽何須問畢羅集韻畢羅修食也案小說唐宰相有櫻笋廚食之精者櫻桃饌饌今北人呼為波波南人譌為麽麽

畢羅注云修食當作活字元人琵琶記以秕糠饌饌充饑其義可參唐世櫻桃饌饌是借此二字為食物名非本旨也今北人所謂波波乃麪為之者南人宰能修治文公時南北絕不通焉可據為是物也

酉陽雜俎衣冠食之精者蕭家餛飩庾家餲子韓約櫻桃饌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治狗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焉余案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死名妒婦津伯玉遂終身不娶秋胡妻可爲貞烈則當祠於妒婦津以劉妻配享可也

子玄之論善正詞嚴聖人復起弗能易矣用脩以劉妻配享未愜當名胡妻所投水曰悍婦川可也

妒婦乘騾牛

元制婦人妒者乘騾牛徇部中北齊制妒婦賣箒及阜笑

唐文皇以藥酒賜房玄齡婦我太祖爲徐中山易夫人卽此

廟前豈神仙亦畏妒耶

知婦人妒者必不容於聖王之世非特乘騾牛賣阜笑而已

諺皆不著令甲中

六朝人有妒記唐人有補妒記今亡余嘗欲更補此書惜不獲用脩商之

南齊書劉休傳云明帝惻婦人妒尙書右丞樂彥遠以善棋見親婦妒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應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王氏亦妒帝聞之赦休妻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脯鬻阜笑以辱之右見南齊書列傳十五卷用脩以爲北齊制中語恐一時信筆不檢故北齊神武娶蠕蠕女至因事跪拜之豈辦此哉

妒女廟

妒女廟者介子推妹也在汾州壽陽縣妒婦津在洛水

朝野僉載云汾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妒女泉神廟在焉濮水深沈潔澈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妒女者介子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許斷火至今尙然女錦衣鮮裙裝束甚都凡有人取仙丹（疑有誤字）百合經過者必雷風電雹以震之右見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一卷近雲間類刻僉載無此文蓋陶氏節本也

述異記曰妒女泉在汾州婦人不得靚粧彩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是介推妹麟案張果傳武后召果果卒死於妒女廟前豈神仙亦畏妒耶

酉陽雜俎曰妒婦津相傳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妒忌伯玉常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婢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其夜乃自沈而死後七日託夢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儀衣枉橈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因名曰妒婦津案二事古今相類有若此者婦人之惡極矣夷堅志又有治妒龍事以龍王夫人殺其妾囚置獄正其罪誅之嗚呼安得天帝盡獄此輩以爲牧悍之戒哉

少室山房筆叢卷八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李白出處

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於縣南之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爲匡廬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歸來乎

正楊曰容齋二筆云杜贈李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爲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內辨誤一卷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蜀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太康山有讀書堂見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墓碣也魏馬李陽冰序言白本隴西父家於綿身既生揚繼以授鍊於齊白蜀郡人者范傳正碑也新唐書也劉全白碑也元微之杜詩序也晁氏讀書志也以爲新書也舊唐書傳也元微之杜詩序也晁氏讀書志也以爲舊書也舊唐書傳正碑也新唐書也劉全白碑也魏馬李陽冰序言白本隴西父家於綿身既生揚繼以授鍊於齊白子於魯云陽冰序則言白本隴西成紀人中葉非罪謫徙神龍之始逃歸於蜀遂指李樹生伯陽繼亦言授鍊於齊紫極宮云云新書傳則言白系武昭王孫謫神初潛還廣漢遂爲郡人長客任城與孔巢父等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云云曾子固序則言白蜀郡人出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遊梁最久復入齊魯云云合諸說而訂之則廬言所謂白本隴西人產於蜀流寓山東其說最完而紀事未所謂或曰蜀或曰齊或曰隴俱不爲無據也況白但生於蜀一出後未常返其故居隴西以其本宗山東以其流寓志白終不宜首用脩欲專

太白於其鄉凡諸方有據者一槩汝之非通論也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
魯一婦人生子日頗黎終又娶於宋間搖昭陽金陵之奴迹
類謝康樂世號李東山駿馬美妾所至三千后鄰迎云云據
此則太白益四易妻再育子然李華墓志及他記獨稱白子
伯禽豈白有三子耶魏萬即白送之還王屋者其契分特深
序中所言得之日擊觀陽冰傳正輩故應不俾後之攻白履
歷當以此序爲準用脩謂白擬謝安后撫誤憶康樂又誤認
東山也揭後名額又李陽冰序亦載東山事

楊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補令於此窮徑
學士大夫求問逸事聞唐李白本邑人徵時故知心勞日拙實繁有徒矣
代樂史舊序吾子復作僞今時故知心勞日拙實繁有徒矣
麟案南部新書云白歌咏之際屢稱東山李白子美所謂放
與東山李白好當本於此樂史序無此文用脩益誤憶不考
非僞作欺人也杜田注亦非僞作是引宋楊天惠彰明逸事
而誤爲范傳正碑其病正與用脩一類今並載下爲二子解
嘲然彰明逸事天惠似得之墊人傳聞中間附會匡山隴西
穿鑿可笑之甚豈可引以證杜詩乎南部新書東山事又本
魏萬碑萬與太白游處宜可信第白流寓山東甚久況值唐
歲餘去遊成都賦春感詩云荏苒南與北道直事猶湏愉葵
錢生樹楊花玉瘢衔鹿蔡遊子
西蝶弄美人釵御憶益州刺史蘇頲見而奇之時太白齒方
青山上雲門庵竹齋益州刺史蘇頲見而奇之時太白齒方
少英氣溢發諸爲詩文甚多微頲宮中行樂詞懼今邑人所

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雖頗體弱然短羽翮徒已有雛鳳態

涪化中縣令楊遂爲之引謂爲少作是也遂江南人自名徙

詩累謫爲令云始太白與杜甫相遇梁宋間結交歡甚久乃

去客居魯徂徠山杜甫從嚴武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歸蜀

甫詩又云匡山讀書處頗白有歸來學者多疑太白爲山東人又以匡山

爲匡廬皆非也今大匡山猶有讀書臺而清廉鄉故居遺地

尚在廢爲寺名隴西院有唐梓州刺史碑

案右彰明逸事與杜田注中所引亡一不合田蓋援逸事以

注杜詩非本傳正碣也景盧用脩晦伯三君俱似未考此此

文載計氏唐詩紀事其傳會之迹灼然因父尉任城白有詞

題應事遂傳彰明令等詩因杜匡山讀書之句遂傅大匡山

因白自序隴西遂傳以隴西院因白自號青蓮遂傳以清廉

鄉考魏萬李華李陽冰傳傳正諸文無一合者大抵白既生

其地則流傳附會自應亡所不至亡足詬也清廉鄉陽冰作

叢語引圖經亦稱綿州大康山等總之附會也又此文稱所收太白少作百餘篇案

晁公武云太白全集未載少作六十首皆淺近不類青蓮蓋

即彰明令所收今不傳姑孰十咏之類又非此也

李詩題詞

五代劉昫脩唐書以白爲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

與山東李白好樂史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

美所云乃是東山後人倒讀爲山東元稹之序又由於倒讀杜

詩也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東魯豈自

誣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遂信其說乃曰

太白自敘及詩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已之族姓已自迷之而傍

取他證乎新唐書知其誤乃更之爲唐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爲

標也善乎劉子玄之言曰作史者爲人立傳皆取舊號施之於

今爲王氏傳必曰瑯琊臨沂人爲李氏傳必曰隴西成紀人欲

求實錄不亦難乎

諸辨悉見前則此又以新唐書爲誤尤不然新書白傳首言

白爲涼武昭王孫其先徙西域神龍初逃還巴西白生於此

長隱岷山蘇頲爲益州守異之非以白爲蜀人而何李陽冰

范傳正俱以白本隴西生於蜀新書蓋博參之楊不略考下

文謬哉

李姓非一

姓氏譜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爲第一唐時重族系雖帝系之

貴亦自屈居第三而讓隴西第一則隴西之李與唐室之李不

同族明矣

藝苑卮言別錄貞觀中上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撰氏族志

上之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

皆起閭閻布衣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高氏偏據山

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恭何足言今欲釐正差訛捨名

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

情也乃更命刊定事以今朝品秩爲高下於是以皇族爲首

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爲第三云云據此則族望當時自以崔

爲第一文皇怒始更定以皇族第一楊說竝辨誤也

楊云唐人姓氏譜隴西李氏與王家不同族是也廣記隴西李氏恐不入望以橐駝云因號橐駝李又詔禁隴西李氏諸姓不得自相婚配可見非唐宗室矣

又

據唐人姓譜則隴西與唐室了不相干而李氏稱隴西者往往冒爲唐宗室又矛盾矣唐自高祖卽位太宗高宗繼之武后殺唐子孫殆盡至開元天四十年而太白詩云我李酒葅葉柯條布中州是又可疑益唐人十三望之李皆冒稱宗室旣不封以祿位惟虛名誇人曰天潢仙派而已唐帝亦樂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眞僞也觀太白自敘之書云白家世本金陵此其自狀

明甚而詩中贈九姓李者皆曰吾宗則又可疑唐之先仕於後周豈有金陵之籍哉

唐隴西之李自六朝爲巨族非宗室之李也然李嵩都西涼亦與隴西相近益其望雖異其地則同太白之自稱隴西以地言不以望言也乃太白旣唐同宗當時竝不以王孫稱之視李賀李約諸若不倫者稱約乃高祖文皇之後太白則唐始祖李昞之後其時偏處一隅後又爲周隋臣太白之先又得罪轉竄入蜀其同祖在唐未一海宇之先固不得謂譜牒稱王孫也楊謂唐之李姓皆冒爲帝家此殊失究唐李姓十三望其無顯迹者難以盡徵相則李義府李逢吉李絳李泌諸人將則李光弼李抱眞李晟李愬諸人文詞則李翰李翔

諸人詩賦則李端李益諸人紛紜史傳旁午簡編不啻數十百攷其自稱與人稱之無一以爲宗室者楊謂冒濫者務虛名以誇人唐帝亦樂其天潢之繁衍而不問眞僞殆與兒童之見亡異唐書新舊宗支年表具存易覽以隴西趙郡等李攙入其中也如適之林甫果係王孫族屬則史傳已亟書之至如長吉才江等一列詞場諸交游稱謂一則曰王孫二則曰王孫蕭蕭商隱集中有一於此者耶凡詩人信筆遣詞率難拘拘太白所言吾宗及我李益通海內李姓言非特指皇室及隴西也

又案用脩斷以太白爲蜀人此乃據自序書而信其家世金陵之語何也涼武昭王之世南北瓜分已久卽云先世金陵後遷隴蜀亦萬萬不通益後人因白僑寓白門而僞作此書益信晁公武之精詳而孟浪二言用脩卽躬自蹈也

又

小說云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年父母以衰盛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婁者是其自高者乃所以自辱也

藝苑卮言云高宗王戌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等子孫不得自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數然族望爲時所向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眞異姓爲婚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返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云觀此楊說之誤不辨自明 庶言諸說出唐史及廣記御覽等書原文多不能備載

少室山房筆叢卷九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廣雅書局聚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　經甲部　丹鉛新錄六

明東越胡應麟撰

朱文公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其得志其禍甚於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遠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貽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末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悍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厮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盜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頭往來之書壁彈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嗟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哉氣象邪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一至此歟

名卽不至如介甫之大壞吾知其不能爲呂文穆李文靖審
也朱亦數稱子瞻才氣評論類巾
朱子語類云沈僩問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
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爲勝然飛亦橫只是
他猶欲斯殺秦此門人沈僩所問之詞也向前斷殺言諸將
大抵欲和猶武穆主戰耳今作文公語且以向前斷殺爲議
何耶

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關究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云
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
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案此乃朱語見語類百
三十二卷文公固極贊岳之忠勇耳嘗議之首以汾陽爲言
蓋深悼其壯憤激烈明哲未遑若汾陽與時逶迤卒建大業
則尤美也當枪亡孝立武穆尚存中原計日唾手而時亡良
將張德遠用李邵二小子卒致大奔考亭所爲痛惜哉若武
穆自處至矣盡矣又奚論焉李白岳公一流人物何得與邵並稱小人
性理錄文公語云岳飛也橫只要向前斷殺云云直是忠勇
故也蓋當時篹集舊疏漏誤合二條爲一則而又誤幷二說
爲一人楊但讀性理宜如此奈語錄了然何岳被陷當時公論尙不甚明故
語類云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斁壞
豈夫子自道耶

王安石

弘治中餘杭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
昏惑合報亥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爲一
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朱子以安石爲名臣與司馬溫列可乎
周名理字德恭所著有綱目發明深陋曲士也余以安石者
謂爲誤國則可謂爲姦人則不可朱固未嘗以爲姦人亦未
嘗不以爲誤國也熟攷文公集議論自明名臣錄辨已見前
似未嘗讀宋世一書者余無譏焉

東坡

東坡伊川戲語相失門人遂分川洛之黨非二公意也朱子學程之學故其毀垢東坡甚至云盜取荊公不用蘇氏吁惟哉予嘗以此事如王后蕭妃爭寵進武曌以間之荊公猶魂尙在必將胎骨碎之禍於朱矣

紫陽嵎山學術元大不相謀非黨程氏也考亭生平嚴閫陛之辨而切規陳同父亦黨程乎二蝟骨醉武曌之言今以爲碎何也且語類稱子瞻長處凡十餘條楊豈皆未覩耶

笨字義

笨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麤笨之語今俗諺亦然朱子語錄云諸葛亮豈笨者耶字尙不能識而欲譏評諸葛乎

語錄者朱子之語而門人錄之豈出自朱子筆乎用脩以考亭不識字而妄譏諸葛余亦以用脩不識字而妄譏考亭也考亭論三代而下儒者氣象曰張良諸葛亮只是太粗蔡以顏孟律之故有此說夫論儒者於三代之下考亭僅舉二子則粗之一字豈易易哉

據楊所引語錄本文元無笨字用脩當誤記考亭論伐吳事耳先主伐吳無功孔明嘆曰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也考亭曰孔明雖正然益法孝直輕使必有術以止之觀孔明生平議論皆明白正大與詩書相表裏當關羽事蓋有難言者法正輩則疏遠矣故或可以諫諫止之噫此未易識也

凡讀古人文字務須平心易氣熟察上下語脈得其立言本

意乃可況語錄出之信口記之門人非文字銖兩稱停者而毛擿片詞傳會胸臆可乎繹朱語二條皆推服武鄉而揚以爲譏議難矣哉

羊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能食爲最伯豫章太守史疇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狡妄爲猾伯而聃狠戾爲琅伯蓋擬古四凶也以語類附錄

孔明淵明

朱子云孔明之學出於申韓淵明之學出於莊老未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孔明治蜀不專主寬蓋以劉璋昏暗故稍以法紀振之所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至矣夫蚩尤五兵湯武莫能廢卽孔明有取申韓亦奚損萬一耶朱子自據一節言其他如三顧隆中六出隴右大書綱目冏以後世無比矣淵明詩詞沖澹玄遠誠老莊意味相近文公嘗謂古逸民亦何負哉

感遇詩

或謂子曰朱子感興詩比陳子感遇詩有理致予曰譬之壽君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袨服之宮娥爭妍取憐埒材角妙不取笑勞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彼以擬招續楚辭感興續文選無兒於此矣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要有契予言者

宋世五言古惟感興三十八章尙有拾遺風格雖多作儒流

見解其體製實高出一時梅蘇黃陳諸子各以詩名世無此調也苟律以唐人奚俟用脩即五尺童子今皆能道矣夫盛興本咏懷者也伯玉唐人不能追嗣宗元晦宋人責以屑伯玉不已舛乎（楚詞末附疑招乃呂大臨作考亭爲題詞今便據爲朱與盛興並稱亦誤）考亭本意愛拾遺詩以溺於方外故取而矯之未嘗欲與塲材角妙也夫感遇在唐未爲絕出而感興在宋實自逈然謂不當竝論則有之耳至孔雀東南飛一篇本宇宙間孤唱而楊以邯鄲才人擬之得無侮闔而歸耶（邯鄲才人一條陳氏正楊有辨其詞見南

朱子岔懥

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懥又云某之質失之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愼案朱子平日與人論辯多奮發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爲剛毅至於問呂子約之死嘆曰子約竟齎了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聞陸象山死哭之亘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劘在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耶孔子於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死則歎曰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太相背矣（子約之死朱蓋惜之語意自明余不復辯像詳下方）

朱子語類記陸子靜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亘久曰可惜死了告子（此說得之文卿）右朱子門人胡泳所記然不謂耳聞而云此說得之文卿蓋益記者亦有所疑也凡語類中門人雜記皆箋所自聞未嘗假借他人而此云爾則其說之譌可

知竊意朱門好事惡陸氏者設爲此言考亭必萬萬不然而楊執以爲奇貨因家語而波及仲尼可乎

新安平日議論嘗謂陸氏執拗似告子此大眾所聞也苟其死而爲斯言何異劉貢父關漢卿乎蓋理之必不可信者無庸可成岑罔情傳注翻榛塞蕃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子壽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子靜德

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文公方萬里云文公於二陸輩行仕宦皆先今陸氏兄弟詩題乃云示同志又有榛塞陸沈等語不遜甚矣而文公和之詞意渾厚反以邃密深沈奚借之翼其自悟二家氣象居然可見案方非論學者而其言如此所謂塗人皆知也楊以爲忿懥然乎否乎

又

放朱子他日又錄安石爲名臣而齒之韓范富歐之等若此豈亦有激於他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損又於半山乎何益獨可爲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讀孔孟平日之論曷嘗窹驪兜

而取元凱平朱子嘗譏誚陳同甫謂漢唐於三代是全精頑鐵作一鍋銷也朱子以安石與韓范齊名何不分別金鐵之其也辯已見前不復贅凡用脩此等議論皆不讀本書之過也宋名臣錄自大姦慝外凡在是非間者皆不遺如趙普呂夷簡陳執中類凡例可知

筆叢卷十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六

南海羅崇齡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鋒沅再覆校

廣雅書局栞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一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七

明東越胡應麟撰

瓊花

楊州有蕃釐觀觀中有瓊花即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曲云瓊樹朝朝新也其花後菱好奇者云瓊花無種過矣宋傅子容詩云比瑒如黍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注云唐楊汝士云唐昌觀玉蕊以少故貴王汝玉名為玉蕊王介甫名為瑒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其可以供染也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薝蔔花木草名越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云云張文昌云五色雲中紫鳳車云云王建詩一樹瓏璁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仙女來遊取數枝飄然而去余謂此說未必然蓋因劉張詩有玉女雲車飛輪回首之句遂傳會其說又因仙女取花飄然而去遂傳會天下無種之說不知詩人詠物託言也滇雲處處有之

麟攷瓊花玉蕊山礬梔子四種迥異用脩合而一之大為面目混淆容齋隨筆野客叢書俱失之惟韻語陽秋辨析精當今並錄其文而稍為折衷於後

楚客叢書云容齋隨筆野客叢書俱失之惟韻語陽秋辨析精當今並錄其文而稍為折衷於後

瓊花惟楊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也鮮于子俊賦題詩云百蛮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僊冠羣芳一株臨鶴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

呼為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揔公欲作詩而隘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以成色故以名之恐未必然爾玉蕊佳處惟見堦前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蕊花盛開有名曰也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即唐昌玉蕊花所謂一樹瓏璁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爾玉蕊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蕊得名不應舍玉蕊而呼瑒魯直亦不應捨玉蕊而名山礬也豈端伯別有所據耶介甫

事類引黃詩作染紫不云染黃

云瓊花一名玉蕊案唐朝唐昌觀有玉蕊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塔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蕊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苑亦有玉蕊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玩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蕊花豈二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蕊之句者非謂玉蕊花止謂瓊花如玉蕊耳

麟總諸家之說校之瓊花者揚州后土觀中之物世無別種相類又有聚八仙最近似而亦非見合璧事類甚詳者也玉蕊者長安唐昌觀中之物仙女來遊折花以赴玉峯之期者也山礬者本瑒花而魯直易名山礬者也梔子者佛書所謂薝蔔者也四花皆色白而有香然貴賤若天壤之懸梔子今江南絕多皆夏間四五月開而瑒花自是春開梔子染黃以花而山礬染黃以葉二物迥殊又梔子之名見於本草世所共悉不應復作他稱而薝蔔之名出自佛經涪老尤不應他有更易此二花之不同明甚者也玉蕊既僅見唐昌及禁苑數處而瑒花紛布野中且既曰玉蕊名甚古而至俚山谷何苦易之卽土人不識玉蕊之名山谷淹洽多聞寧有弗洞曉者此瑒花之非玉蕊明甚者也玉蕊自顯於唐昌而瓊花獨鍾於后土廣陵長安道里懸絕瓊花世無別本而玉蕊纔見詩詞又玉蕊旣卽瓊花諸題玉蕊者不應絕口不及

瓊花之名又唐昌去吳誠遠招隱在京口去廣陵咫尺間吳人旣絕重瓊花謂無二木不應招隱有此惜然不知侯德裕之至而知此玉蕊之非瓊花明甚者也緣瓊花之名與玉蕊相亂后土祠名與唐昌觀名又相亂瓊花無二本而玉蕊亦僅數處有之瓊花謂種出仙苑而玉蕊亦仙女經遊遂致詩人文士往往合爲一種如宋子京劉原父博洽號爲宋世之冠亦爾承譌而子瞻子容輩之誤又不必論者也用脩以卽陳後主玉樹後庭花尤爲鹵莽瓊花相傳唐人所植六朝何自知之如止據玉樹之名何不引甘泉賦中所云也與此花相類又有聚八仙最近似而亦非見合璧事類甚詳

唐詩紀事嚴休復玉蕊花詩自云楊州唐昌觀有玉蕊花大誤也唐昌觀在長安光業坊明皇女唐昌公主下降故以爲名其花乃公主手植者也康駢劇談錄云唐昌觀玉蕊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三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戴羃羅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娩迴出於眾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者皆緋頭黃衫端麗無比旣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視伫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黃冠者曰曩有玉蕊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霏鶴唳雲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休復禹錫各有詩王建宮詞女冠夜覓香來處云云卽追咏唐昌觀在長安無疑也蓋唐昌觀玉蕊者不應絕口不及

所謂長安觀者蔕以王建詩爲長安觀之玉蘂而禹錫詩題唐昌亦謬也計氏紀事之誤乃沿尤延之全唐詩話尤號博洽多識此亦相承劉宋率爾紀載不及精詳也

始讀楊所引傅子容詩疑唐人有遺帖爲證及閱周平園題記乃知宋世僞作唐人帖以致謬誤紛紛平園辯玉蘂非瓊花得之目擊最詳幷錄於此云唐人甚重玉蘂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親舊自鎭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棻蘼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枯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條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開出鬚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箔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莖出衆鬚上散爲衆蘂猶刻玉然花名玉蘂乃在於玉蘂伺胡以有何水之疑耶

此羣芳所無也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爲瓊花元之知揚州但言未詳何本俗呼爲瓊花子京何以証元之蔡君又引晏同叔之言以爲證甚無謂劉夢得雪蘂瓊絲之句最爲中的何必拘李善之注也山谷始創山礬之名然二詩序初未嘗及玉蘂止因好事者僞作唐人帖故曾端伯洪景盧信之其實諸公猶未見此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

用脩以仙女之說爲附會似止據王建詩注言之未讀太平廣記合璧事類雞跖劇談諸書也夫仙女事誠荒渺難信然嚴劉諸人之詩實因此事發不可以事爲附會詩也蕃釐觀后土別名漢郊祀詩媼神蕃釐此祠后土故以爲名其花後

爲金虜揭去根復發榮用脩以爲其後花萎亦非也此花聚訟案不啻數十用脩於諸書一不之攷直據胸臆合而一之謬矣哉

用脩以玉樹後庭花卽瓊花是徒知瓊與玉同也又引曲中瓊樹朝新爲證以曲有瓊字也吾則以爲叔寶詞名本於楊之玉樹壽慈謝之林挺瓊樹不尤脗合無隙耶楊好爲傅會往往如此而動譽昔人姑識以當捧腹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此劉賓客和嚴給舍詩也劉又有楊州瓊花詩序止言后土廟瓊花一株潔白可愛不知實何木也使誠與玉蘂同

歷攷以瓊花爲玉蘂其誤蓋始於二宋劉原父不能是正從而和之三子皆博極羣書舊所見若此故世人無復異議而晏元獻蘇文忠悉承其誤然失之未遠猶可言也洪景盧曾端伯蔡寬夫傅子容以山礬爲玉蘂則失之頓遠矣然其誤猶本之唐人僞帖也用脩直以山礬爲瓟子舊既無所因又靡所攷吾弗能知之矣

噫一瓊花也以子京原父次道景盧延之用脩之淹該同叔元之子瞻僞直之鴻鉅相承而胥失焉餘子蓋亡足深論名物之學其易言哉

鄭興裔瓊花辨瓊花天下無雙昨因虜騎侵軼或謂所存非舊疑黃冠謹以聚八仙花種其處余細視熟玩不同者有三

瓊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黃聚八仙花小而瓣薄其色微青不
同者一也瓊花葉柔平營澤聚八仙葉粗而有芒不同者二
也瓊花蘂與花平不結子而香聚八仙蘂低於花結子而不
香不同者三也余尚未敢自信嘗取二花以試兒輩輒能辨
之（右辨聚八仙異於瓊花處最明確附錄此項）
合璧事類辨四花形色甚詳今並錄於此智者讀之不俟見
花瞭然矣論瓊花云瓊花天下無雙惟揚州后土祠一株耳
世傳此花乃唐人所植樹大而花繁清馥異常潔白可愛獨
殿春芳冠絕羣品唐賢多題咏之昨因紹興辛巳之變虜騎
侵軼或謂今所存者非其舊使非老道士唐大寧者力言其
不然鮮不以八仙名之矣益此花雖遭虜人之狼籍然其盤
根非他所比似有神物爲之遮護不然靈苗不絕生意復回
既翦而終盛孰使之然哉麟案事類所記此花宋末猶無恙
今不可見矣
論玉蘂云玉蘂花所傳不一有以爲瑒花者曾端伯有以爲
瓊花者李衞公有以爲山礬者黃山谷有以爲米蘂者其說
皆非也益此花條蔓而生狀如茶蘼柘葉紫莖冬凋春茂花
鬚出始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筒房鬚膽瓶其中別
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蘂猶刻玉然名爲玉蘂乃在於
此羣芳所未有也今長安唐昌觀所植存否不可知惟潤州
招隱寺之花識者鮮不爲之嘆賞云
論蔷薇云蔷薇花一名薾子花樹高二三尺葉厚深綠如兔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一

南海羅崇齡初校
樓宇烈再校
順德李肇亨三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二　經籍甲部　丹鉛新錄八

明東越胡應麟撰

周禮屨人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噫王后之屨而使人造之不亦褻乎古之婦工何所用也夫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周之所以興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亡也曾謂周公制禮而設一官爲婦女作屨乎曹操猶使妾賣屨周公不如曹操乎

案周禮太宰有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九嬪八人凡王后之六服皆掌之蓋王有外司服而后則有內司服也首服則弁人追師分掌猶屨人王與后其意頗疑之既歷攷漢唐五代得婦人纔足所自始載籍記周禮屨人所掌王與后及命夫命婦異者屨人並掌職此之由且古人屨以配冠其階級斬然非內飾下裳比也揚不深考以晚近世弓纖狀律之故極言其褻而周公不免矣今錄周禮原文并攷各代屨制於後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疏外內命夫命婦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用之蓋古者婦人屨與男子同自后妃以至命婦制度質朱咸有等差不得踰僭故成周特設官掌之後世騎寵恣行倡優后飾以此職廢也昔人以周禮爲致太平之書即此可見

豈淺識所窺哉史記男女同席屨舄交錯不甚別也餘詳後條

又追師掌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疏曰掌后首服對弁師

婦屨名號形色俱同因釋然頓悟三代以前男女屨舄無大異者屨人並掌職此之由且古人屨以配冠其階級斬然非內飾下裳比也揚不深考以晚近世弓纖狀律之故極言其褻而周公不免矣今錄周禮原文并攷各代屨制於後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疏外內命夫命婦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用之蓋古者婦人屨與男子同自后妃以至命婦制度質朱咸有等差不得踰僭故成周特設官掌之後世騎寵恣行倡優后飾以此職廢也昔人以周禮爲致太平之書即此可見

語意明甚攷御覽屨詩云足躡承雲屨雙跌嬌春綿夫足跌不言小而言雙則古婦人不纏札可決千載之疑矣

杜牧之詩織織玉筍裹春雲見合璧事類楊作碧琉璃滑誤

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綉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滅四分碧琉璃滑褻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裡幾侵魚子纈彰纏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開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飾不始於五代也

樂府雙行纏蓋婦人以裹襪中者即今俗談裹腳也唐以前婦人未知札足勢必用此與男子同男子以帛之加文繡爲美觀以蔽於襪中故他人不言好獨所僅知之語意明甚攷御覽屨詩云足躡承雲屨雙跌嬌春綿夫足跌不言小而言雙則古婦人不纏札可決千載之疑矣

杜牧之詩織織玉筍裹春雲見合璧事類楊作碧琉璃滑誤

也婦人纏足實當起於此時幷楊所引花間詞商隱絕句證然合璧引杜詩乃入襪類恐唐人自以足指爲玉筍非必以弓纖也牧之集亦作詠襪詩楊談

自鄴莊漫錄以纏足始五代諸小說所見皆同余嘗頗疑之因攷古昔詩詞如蜨首蛾眉犀齒蟬鬢桃顋杏臉櫻口柳肢凡婦人一身摩頂放踵亡不極意形容而足者當今自而且外便爲第一義宋元間咏婦人聚筆關涉六朝前文士詎容全置弗言宋玉登徒賦婦人之陋極矣而不云其足之丑陳思甄后賦婦人之妍極矣而不云其足之纖又史傳所載古今美婦人必有大異於眾者果六代前知纏足則積習之久其創意出奇豈無一二殊絕而史傳杳不聞又楚宮之腰漢

宮之髻皆以風俗崇尚昭灼簡書至足之弓小今五尺童子咸知豔羨當時密無一對好者而靈運太白詰詰素足之女俾千載風流之案迨老鐵而發耶觀木蘭歌始終改服足具變革之大者而俱置之餘可槩見矣

唐以前婦人足與男子無異則足之服製可知予建所稱羅襪成式所賦錦鞾大槩與男子同或加文繡耳今世纏足已久不爾則眾揶揄之當六代前不以爲人妖乎莊周云四者孰知正色誠然哉自昔人以羅襪詠女子六代相承唐詩尤眾至楊妃馬嵬所遺足微凡世婦人皆著襪無疑也然今婦人纏足其上亦有半襪單之謂之膝褲恐古羅襪或此類歟

閒詔詔不可得荅云可憐誰家郎滌流洗素足明月在雲就雲中覓太白令祖之而注不知引

攷唐人雜說云崔彥昭與王凝中表有隙後彥昭相其母救

婷多製襪履曰吾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因不敢爲恐夫男子之襪行多則散使如今之膝褲即遠行何以多爲據崔母所言則唐世婦人之襪誠與男子無異而兩京六代皆瞭然矣玉堦生白露夜久侵羅襪淚水不沾衣香塵惜羅襪皆唐詩餘尚眾

曹子建賦踐遠遊之文履又繁欽詩足下雙遠遊蓋魏晉間遊名履藉以名婦人其之繁詩曹賦因寄之題詠耳

又御覽云昔製履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別男女也太康婦人皆方頭履男子無異案今婦人履與男子絕殊即欲爲方頭與男子同何可得前御覽之言若此則六代前婦人之履斷可識矣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以帛繞腳屈上如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以此知札腳五代以來方有之如熙甯元豐前猶爲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爲者爲恥也右靈莊漫錄所引據此則宋初婦人尚多不纏足若益至勝國而詩詞曲劇亡不以此爲言於今而極然美色愈無間矣

素足女

李白詩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案謝靈運有東陽道中詩云可憐誰家婦淥流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荅云可憐誰家郎淥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爲月

案謝李之題素足又皆本陶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也卽此知晉唐婦人不纏足無疑夫足素則不纏纏則不素未有旣纏之足濯諸滌流者也

昔題婦人足不曰素潔則曰豐妍豐趺隱春錦足趺如春妍是也夫今婦人纏足美觀則可其體質乾枯腥穢特甚使謝李輩舍其弓纖而誣以潔素一何舛哉

浣紗女

太白浣紗女詩一雙金履齒兩足白如霜又曰履上足如霜不著雅頭襪予嘗戲謂太白何遇盼此素足女再三張僉光云李可謂能書不擇筆矣

禹山戲語

張僉光晚年好縱筆草書不師法帖嘗題所書後曰野花鬱目不必牡丹酴酒酣人何須蟻綠太白詩越女濯素足行人解金蓮始六朝裝漸近自然奚事金蓮玉弓乎可謂善謔

綦楊兩引太白素足女詩而訝其回盼張又有野花酴酒金蓮玉弓之說益皆未悉唐初女子不纏足故也金蓮始六朝蓮花事然非言曠履也後世相承皆失攷

古今制度創革誠有大不同者如書籍之雕板婦人之纏足皆唐末五代始之盛於宋極於元而又極盛於今二事顛末絕相類纏足本閨幃瑣屑故學者多忽之因歷考其說如右

履玉殷彎靴金華遠遊花文重臺諸製竝男子同無一及於弓纖者當時婦人足可槩見雖鳳頭牡丹等號頻今女子所爲然率是履上加以文繡花鳥作此名耳惟義山詩較似

近之實溫杜一時事也焦仲卿樂府本云足下躡絲履卒章又有絲履與前相應楊作花文履誤又御覽未引陳思七啟云金華之舄動止遺光非張衡也

唐以前言婦人履舄尚有可考者補綴下方其製作無大異於丈夫亦隨代足證云

周禮曰履人掌王及后服履爲赤舄黑舄

又曰王后翠衣玄舄瑜翟赤舄

又曰命婦之履功履散屨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履玄瑤文鳳之舄又拾遺記云王母

夷丹玉之履

列仙傳曰昭帝葬鉤弋夫人空棺但絲履存

趙后外傳曰后順風揚音帝令馮無方持后履恐遂仙去

西京雜記云趙飛燕立爲后女弟合德進同心寶綦履

風俗通曰婦女始嫁作漆畫履五色綵爲絲

東宮舊事曰太子妃有紵地文履一兩

搜神記曰宮亭湖有賈客見一女子曰可爲買兩絲履

崔浩女儀曰婦以冬至進履襪於舅姑

齊書曰高帝性儉素宮人皆著紫履

梁書曰江妃寶屨直千萬又西施響屧廊在吳中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女布裝木履

交州記曰趙嫗者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著金鞮履

異苑曰尸陽縣梅姑者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

炙轂子曰菲絲爲屩宮中妃嬪皆著見合璧事類

南史東昏紀云每出遊宮人皆露裸著綠絲屩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綵靴

太眞外傳云妃子死馬嵬媪得錦襪一隻

玄怪錄曰橘中一叟云君輸我王母女龍綃襪八兩

右皆用脩所遺然無一語及弓織也韓詩一婢赤腳老無齒自言赤腳無襪非以纏札言

履考

古篆舄字象鵲形以爲履飾也履象取諸鵲鵲知太歲欲人行履知方也古易履舄然敬之無咎今文改舄作錯不識古文也

禮注絇履頭飾也周禮貴總皆絇字一作句正如王莽傳句履注其形岐頭周禮又有鞮鞻氏舞四夷之樂故以革爲履取其舞蹈之便至漢世總章伶人服之唐世名鸞靴故妓人從良詩有便脫鸞靴人鳳幃之句崔豹云古履絇總皆畫五色泰始皇令宮人靸金泥飛頭鞾徐陵詩所謂步步生香薄履也漢有伏虎頭履也

鞾加以錦飾曰繡鴛鴦履東晉以青木織成有鳳頭履聚雲履

五朵履宋有重臺履梁有分稍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隋煬帝令宮人靸瑞鳩頭履謂之仙飛履又甄琛齊記曰青州有一種桃花盛開時採之煉以松脂遞相纏織成鞾履寄往都下人皆不辨爲何物稽含南方草木狀云晉太康中扶南國進抱香履以抱香木爲之木輕而堅韌風至則隨飄而動

案婦人履但見前則餘從諸經緝綴攷得者補下方用脩止信

筆紀錄宜多失之乃太平御覽合璧事類等亦往往疏闕遺漏即一履推其餘馬端臨所以嘆著述之不易也以下止錄履名及履事餘屬履鳥等悉不錄楊本言履也

說文云履足所依也

又云鞮小兒履也韋革履也麤草履也綦采履也古今注云履屨之不帶者

急就章云麋麈麋鹿皮給履

又云履鳥鞜袁紱緄顏師古注鞜生革之履也緄履舃之帖也緄緣履之圖緣也

又云鞮鞮刁角褐襪巾顏注鞮謂韋履頭深而兌平底也今俗呼謂跣子鞮薄革小履也刁角屐上施也如今木履黃氏

補云下邳謂漆履有齒者曰斬角徐氏云鞮亦履今胡人履

連脞謂之絡鞮

又云履屬綦麮贏簣貧顏注綦圓頭掩上之履也廣韻云綦

兒履也皮爲之麮者麻枲雜履之名也又云旃裘鞮鞨蠻夷

民顏注鞮鞨胡履之缺前雍者是也黃氏云鞮鞨胡履也王

氏云新唐書西域傳言史鞮鞨履也

事物紀原云世本曰于則作扉屨宋衷注黃帝臣草曰扉麻

皮曰履實錄曰三代皆以皮爲之單底曰履複底曰舃古今

注曰舃以木置履下乾蠟不畏泥溼履乃屨之不帶者蓋祭

服曰舃朝服曰履燕服曰屨也

又云唐韻曰扉草屨黃帝臣于則所造宋衷云草屨爲扉實

人妻以緣履

詩云糾糾葛履可以履霜

方言云履謂之不借朝鮮洌水之上謂之卬角南方江淮之

間總謂之麮良徐土郊派之間謂之卬角二字疑衍御覽

之間曰屣關之東西曰緬

六韜曰舜王天下敝衣絓履

拾遺記曰西王母納丹豹文履於穆王

莊子曰儒者冠冕方履

晏子曰齊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約其

長尺

國策曰春申君上客三千皆躡珠履

賈子曰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
楚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惜一畸履哉呂氏春秋云畸奇也
漢書曰鄭崇每朝見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麤菲草履今者富人韋沓絲履
西京雜記曰度安世爲侍郎常著輕絲履
魏遺令曰可學作組履賣之
後魏書曰王遵業嘗著穿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紹可
林宗墜巾相對赴類
遊任履穿或本此
禮記云披衣跋履
又云鄉長者而履跪而進履俯而納履
又云君子之飲酒三爵而退則坐取履隱避而後履
又云君子之飲酒三爵而退則坐取履隱避而後履

荀卿曰麤絲之履可以養體又大布之衣麤紺之履
東平王蒼傳云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盛德光曜之遠也漢書
原憲曳杖拖履行歌頌事文類聚
舊不疑傳云暴勝之屣履起迎見漢書屣履謂納履未正也
皇甫規聞王符至屣履迎之後漢書
北齊書云始安王遵光有膂疾餉履者以爲謾已大恨之
事文類聚云高帝顓東府衆僚傾下虞玩之躡履造席如平時南史
漢書云文帝常履革舄以臨朝周
學齋佔畢云古有履無靴趙武靈王乃繡履爲靴微宋世當

變靴爲履高宗世又變履爲靴冠履二事反使今道流得竊其似云節文
韓非云晉文公與楚王戰至鳳凰之陸絲履墜因自結之
史記云東郭先生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踐地
又云黃石公墮履令張良取之
又云蕭何賜劒履上殿
高士傳云陳仲子織履以爲食
列仙傳云嘯父在冀州市中補履數十年
三國志云先主少孤織履曹公罵云賣履舍長
高文惠妻書云余奉織成履一兩愿若之動與福幷
晉陽秋云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潛潛無履弘從人脫履給之

弘令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潛於坐伸腳較之
五燈會元云達摩既逝後三歲魏使遇於葱嶺持隻履翩翩西歸門人啟其壙空棺惟一隻革履存焉
唐書云滕王元嬰戲與鐵妻鄭鄭以履抵面血流
又云元德秀家惟枕履
神仙通鑑張氳傳云人贈以孔子木履
又仙鑑張氳傳云郭翰贈以孔子二儀履一雙後於晉州尸解與里人劇飲留衣履而別
後漢南陽公主慕道入華陰山駙馬王咸追至嶺上見朱履一雙取之化爲石因名其山公主案同上
玉光八景經曰東元景道君冠七色耀天玉冠躡九色之履

見太平御覽道家類

又云東北始陽宮牛元景足躡五色履此條亦御覽疑有誤

葛仙公絳裙朱履於八月十五上昇神仙傳

洞冥記云董謁老少不常或乘牛或躡履日三百里

葛仙公跣足屈氏二女夜促成雙履獻之因得道劉諷仙去

託形杖履葬桑間神仙傳

葉法善入水衣履不濡云與河伯遊仙傳拾遺

劉平阿遇異人傳道託形履帽

袁允先生褐裘革履又何尊師衣敝履穿又嚴東衣敝履穿

惟齋一瓢

張道成葬後鶴穿墓出冠履留棺中仙鑑

洞神經曰學道之人敝衣草履

九眞經曰學道者勿令人犯履犯履有忌

玉光經曰有五色九色獅子之履

王喬每乘雙鳧至朝堂網得之乃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凡補遺所載不錄此有履字故存之杜羲君宜者王喬履出此眞一字不苟也

靈壽光年二百餘卒棺僅履存無他物晉後漢書

神仙傳云勳子訓卒後棺中惟隻履棺盡飛揚

仙傳拾遺云盧眢娘將葬舉棺覺輕徹蓋觀之惟舊履存太平廣記

王知微羽化後寄書回家家人發棺視惟衣履

劉玄和卒後尸逝柩空乃葬其履緇衣冠劒侍前仙鑑

張淡客死徐逢源家每七日遺令令人視之至四十九日惟敗履存仙鑑

葛仙公絳裙朱履於八月十五上昇神仙傳

翟天師乾祐卒後啟其棺僅雙履舒虛寂其弟子也卒後亦履解棺中酉陽雜俎

太平御覽云盧眢有仙術州守期會眢後至化鶴迴翔欲下爲威儀以節擲之得隻履眢遂飛去

雜仙傳云劉道成上昇處后上有隻履痕作白色

支盧志云燕道人尸解柩惟草履一雙

文賓覆草履爲業每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列仙傳

侯道華者木履上樹悉折去松枝曰他日碍吾飛昇

又云老君遣韓眞人下迎道華乃脫履松下上松之杪而昇

天

虬髯客傳云唐文皇不衫不履

又李衛公得紅拂窺戶者無停履

李伸見老叟知爲異人乃具衫履下拜之問姓名曰吾唐若山也以上並廣記

東陵聖母師劉綱嘗從獄中飛出遺所著履一緉

宋徽宗見前后主履異於常曰紫虛元君也仙鑑

女眞王妙想見仙官翦佩曳履升殿曰吾帝舜也今王九疑

山

陳惠虛好道衣敝履穿不以爲陋以上並仙傳拾遺

張殖善役六丁每日有天女著繡履緇衣冠劒侍前仙鑑

太玄女有仙術吐火張天噓之即滅坐炎火中衣履不燃女仙傳

桑俱鳳自稱白鹿洞道士每謁貴顯一足草履一足麻鞋仙鑑

王鼎麻衣草履遍遊名山又王十八破衣草履劉晏令妻子拜之又王四郎布衣草履謁王珣並仙傳

傳燈錄云南泉禪師舉斬猫兒語示趙州脫履安頭上而出泉曰子在即救得猫兒也

又云石霜禪師謁神鼎脫隻履而視之鼎曰汾州出此弟子

又大陽以直掇皮履示浮山浮山以大陽皮履付投俱見傳燈

志勤禪師問僧曰我有一信寄雪峯僧便請師脫雙履拋向

前僧至雪峯峯問靈雲安否僧脫履向峯前峯休去

法眞禪師巷側有一龜問一切衆生皮裏骨這衆生爲甚骨

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僧無語並同上

眞歇禪師命侍者易新履進正覺覺卻之曰吾爲鞋來耶侍者寶傳

悟新禪師聞知事捶行者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履謂晦堂曰

某禪是悟得的林間錄

禪宗正脈云靈澄禪師倚草履祇裁三箇耳麻衣曾補兩番

效之呼遵王履

唐實錄曰大麻中進五朵履

唐二儀錄云大麻中進五朵草履建中時進百合香履案五朵履

明辯禪師贊達摩云皮髓番成話靶隻履無處理藏又隻履

楊引作晉時或據他書俱改並見六帖

已歸西國遠此山空有老猿啼

詩文玉屑云病僧詩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

松脂遞相纏織成履寄都下人皆不辨何物楊引作齊記恐誤當更攷本桃花亞絲故可織履楊脫亞絲二字義遂難通見孔六帖

清異錄又曰曹翰性貪侈爲周世宗樞密承旨常著錦襪金線絲履有朝士某者託無名子作詩嘲之云不作錦衣裁作履爲十指倉干金包汗腳悪媿絡絲姬

李尤文履銘云乃製茲履文質武彬步此堤道絕彼埃塵晉傅玄亦有銘曰履正無邪正者吉之致邪者凶之徵又古詩曰瓜田不納履

劉楨魯都賦云織織絲履粲爛鮮新表以文綦綴以蠙珠蘇軾夢中見帝作履銘曰寒女之絲鍥積寸累步武所至雲蒸

霧起

梁宣帝履詩雙鳧政聲宣並飛時表異以上二則並初學記

李白送人云足下遠遊履凌波生素塵李集

杜甫大雲寺云細軟青絲履

茅亭客話云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紋如畫天尊狀毛髮纖目衣服鳥履纖悉具備說郛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冠係履以見魏王莊子

鄭虔履穿四明雪儼拾山陰橡杜甫八哀詩

郗超云謝玄在幕府使才必盡凡履履間皆得其任世說新語

博異志云王昌齡以黑草履獻馬當山神誤納金錯刀其中忽有赤鯉魚躍入舟取烹之金錯刀在魚腹焉說郛

朱文公晚年野服見客大帶方履卷老泰
衡州后室山有僧翦垂拂履杜陽親書
六朝前率草爲履古稱芒屩益賤者之服大抵皆然唐張志
和以櫚爲履至五代蒲履盛行九國志云江南李昇常履蒲
鞋是也然當時婦人履亦用蒲者劉克明嘗賦詩云吳江江
上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纖白繡窗離玉指便隨羅襪步
香塵后檻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鴛瓦上
不知拋擲是何人此詩通篇咏婦人履殊不見弓纖意知五
代女子尚不皆纏足也劉仕湖南馬氏此詩見郡閣雅談今
世補鞾盛行海內然皆男子服婦人以纏足故絕無用之者
矣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二

南海羅崇齡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元再覆校

余少而好史佔畢之暇有概於心輒書片楮投篋中曠日彌月
駸駸數十百條已丑北還養痾溪上稍以餘日檢括諸故書
顧向篋中塵壒滿焉亟取拂拭之積楮宛然而强半蠹嚙鼠
侵不可句矣因念昔之好事有什襲緘秘千金敝帚者而竊
慨余之有類乎是也輒稍銓擇離爲四篇內以辨體外以辨
時究以辨誣雜以辨惑於前人弗求異也亦弗能同也或曰
子與氏之辯弗得已也子是之辯其得已與其弗得已與毋
亦得已而弗已與余亡以荅因題曰史書佔畢而藏之秋望
應麟識

內篇

尙書春秋聖人之史也檀弓左傳賢人之史也史記漢書文人之史也後漢宋書亂人之史也三國元魏小人之史也遒宋遼金夷人之史也皐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

尙書史之善善者也春秋史之惡惡者也尙書弗詠殊尉乎然以明放伐也猶之乎善善也春秋弗進桓文乎然以防亂賊也猶之乎惡惡也劉知幾以馬班爲善善南董爲惡惡細矣三皇以前無眞史乎而孔甲之盤盂紀於班氏馬惜哉乎其弗傳也七國以前皆眞史乎而史遷之郛詞紀於左氏馬惜哉乎其遂傳也

左傳史記漢書後漢三國其文之以代降也若歷階而下也晉魏齊梁歷宂不稱史矣而有李延壽之六朝焉唐宋遼金僻澁不稱史矣而有歐陽氏之五代焉李唐之初也歐宋之盛也然而非雖壽比也

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倘作亡徵維公與直庶幾盡矣秦漢而下三長不乏二善靡間左馬恢恢差無異說班書陳志金粟交關長不乏一善靡間左馬恢恢差無異說班書陳志金粟交關

沈傳裴略家門互易史乎史乎

直則公公則直胡以別也而或有不盡符焉張湯杜周之酷附見他傳公矣而筆不能無曲也裴松沈璞之文相訐一時直

矣而心不能無私也
夫直有未盡則心雖公猶私也公有未盡則筆雖直猶曲也其
聖人乎彼子西不害其爲公禮昭公無損其爲直
甚矣史之不易也寸管之筆羅宇宙備焉非以萬人之識爲一
人之識不可也隻詞之褒貶天壤流焉非以萬人之衷爲一
人之衷不可也
史百代者蒐羅放軼難矣而其實易也史一代者耳目見聞易
矣而其實難也予奪褒貶之權異也
陳范有史才而無史學沈魏嬴史學而乏史才左馬班氏足稱
具美其識雖互有是非然創始之難百倍因也故匪後人之
所及也
尚書秦誓錄自新也而以爲周厥之終是尚書者識緯之靡也
春秋獲麟傷吾道也而以爲素王之瑞是春秋者符籙之首
也說經者胡可以弗慎也
春秋以字爲褒貶者也左傳以詞爲褒貶者也馬班以事爲褒
貶者也以事者繁於詞文人能之以詞者顯於字君子能之
以字者微而彰隱而顯非大聖大賢弗能也故左之後有荀
袁班之後有晉壽春秋之後微紫陽其孰繼之
謂國語出於左氏胡以徵也丘明作傳之後文或餘於紀載也
字或軼於編摩也附經弗蔇郢乎入傳弗贅疣乎故別創篇
名也翼春秋爲內傳稱國語爲外傳猶之子內篇外篇也文
內集外集也內外傳或矛盾焉兩存之以備考也或致疑焉

孟堅者以其駔駿也孟堅敘事尚剪裁故其詞簡於子長可也然而遜子長者以其剪裁也執前說可與槩諸史之是非通後說可與較二史之優劣
讀之閎肆沈雄浩乎司馬之氣矣而左規右矩一字增損末由也繹之精嚴簡奧淵乎左氏之法矣而長谷大川萬怪惶惑叵測也而其義律之乎春秋其旨合之乎尚書弗少悖也史之至也
司馬班氏人自爲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餘司馬班氏合而爲史其史也史一代而不足則史非專不可也馬氏不啻談遷也世爲太史矣遷而始成而猶少孫補也班氏不啻彪固也半因太史矣固而始成而猶大家續也則史非久不可也

晉梁陳齊周隋六史皆唐人撰也梁陳姚東北齊李百藥周令狐德棻學一家也文一手也中獨晉隋羣彥所脩而晉史大爲猥雜隋史差白精詳以委任異宜才用乖協故也

李延壽南北諸史出而沈約魏收不行歐陽氏新唐五代成而劉昫盧遵咸廢延壽刪沈魏之繁者也歐陽振劉盧之弱者也大槩彼善於此亦因襲易爲功也

舊唐書無論大義乖刺其離過俚而不文也其體過冗而靡簡也新書雖晦澁務奇二病則庶乎免也事增文減作史名言豈容以書廢哉

謂後漢書之文不若三國志之質也是不知質勝則野之說者也謂新唐書之簡不若舊唐書之贍也是不知贍而不穢之說者說者也然後漢非眞能文者眞能文者左氏也新唐非眞能簡者眞能簡也

簡之勝繁以簡之得者論也繁之遜簡以繁之失者論也要各有攸當焉繁之得者遇簡之得者則簡勝簡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則繁勝執是以論繁簡庶幾乎

合作則簡者贍而整不合作則繁者猥而冗簡者其重則任以太過而顛故史氏多厄且多刪夫詩以一字千秋者也史以千秋一字者也其達踰王公而詩計元會矣能簡俱得者也故左傳高而檀弓獨勝澁而枯檀弓左傳繁與簡俱失者也故新書僻而舊唐弗如也

昔人謂史記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似也而以一事之繁簡定三氏之等差則非也夫文固有簡者不必工而繁者不必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其有餘哀哉而不知後之爲唐爲宋者若劉若宋若二歐陽繼特甚矣

拙夫工與拙可以較等差而較之乎一事吾猶弗敢也矧一

唐而前之爲史皆其人輕而其史重宋而下之爲史者其人重而其史輕其人輕也而史重則輕者因以重其人重也而史輕則重者因以輕然以左遷生唐宋亦不能爲春秋史記也而唐宋史大弗類則以時乏左史馬遷故也

又一觀矣

唐以前史之人一而其業精故史無弗成而無弗善唐以後史之人二而其任重故史有弗善而無弗成唐之時史之人維氣衰焉子長列傳一人始末或述其名或稱其字或兼其姓而其秩輕其責小而其訪鉅故作者不必成成者不必善劉知幾之啟譏相韓吏部之荅柳州愈可想矣

夫史之論贊而豈苟哉終身履歷百代勘徵係焉子長諸傳不文之難在賦似矣而出於魏收之口則私也史記如廉藺貧田剌客貨殖數人合傳亦史變體班固始人自爲傳後世因之

餘大槩作者在前易於損益故也而出於鄭樵之口則私也收以賦惆嘆濫觴帶然以左馬較相如則文有不必賦樵以志卿檢陳范然以賦壽方沈約則史有不必志而收之能賦樵之能志與否吾未暇辯也夫選之賦不見於藝文志嚆之志不曰以法未終乎要不必以此論

盡廢此義也至稱羽重瞳紀信營墓無關大體頗近稗官矣

自漢而後歷代史臣壹規班氏詆皆瞢瞶要在適衷近時貴

亟子長不求大體專鶩奧僻詡爲神奇恐太史有靈不當一

笑也

史漢二書孰晉以還紛無定說爲班左袒蓋十七焉唐自韓柳

始一頌子長孟堅稍詆至宋鄭漁仲劉會孟又抑揚過甚不

足憑也至明諸論隱差得其衷

班馬之書晉隋以前習其義者不啻百家而於詞忽焉以

後習其詞者亦且百家而於義疏焉故史漢之學盛於六代

之前而其文貴於六代之後益至明而極矣六代至唐爲班

以舄豪毛筆之筆而馳驟古人奚患其不史也而順宗錄有取

舍之譏晉王碑多軋茁之譏柳以史筆推韓與書胡載至矣而韓弗任也段秀實傳一臠足珍他絕不概李習之粥鋭以史自居第唐一代詆止高楊兩女子哉宋王曾蘇氏重名居館職徒成故事隆平集今傳非苟袁匹也史有別才歷較唐宋諸子益信矣

用顏師古等於紀傳用李淳風等於表志唐任人可法者也而不必盡論其書也歐陽疏於事而表志子京僻於文而紀傳延壽嘗與修諸史矣胡以弗五代如也斯獨任之衡也

書矣胡以弗五代如也斯獨任之衡也

孔甲黃帝史也尹佚成王史也劉歆七略班志藝文昭昭載焉

而劉知幾以孔甲爲夏尹佚爲商得無勦夏帝之名傅有熊之佐乎尹佚曰周人也又成世也郎史佚無可疑者劉既誤於先而復稱於後遂使二孔甲合而爲一一史佚分而爲二皆不攷之故也

陳壽三國志魏吳蜀也而唐王悅三國與略則後周北齊南梁爲三國也歐陽修五代史梁唐晉漢周也而唐張詢古五代新說則梁陳北齊後周及隋爲五代也案五代之名實起太隋五史故當時謂之五代而晉書以御撰不與也楊用修以唐末五代當之固陋而止言詢古新說亦未盡也

裴松之注三國也劉孝標之注世說也偏記穢談旁收博采迨今藉以傳焉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諸家乎若其綜核精嚴繳駁平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

何法盛鎰之魁也許敬宗奸之首也世知郭象之剽莊而不知法盛之剽晉世知魏收之穢魏而不知敬宗之穢唐所以然者法盛書不盛行於後而敬宗書已夙毀於前也

柳宗元愛國語愛其文也非國語非其義也義詭辟則非文傑異則愛弗相掩也好而知惡宗元於國語有焉論者以柳操戈入室弗察者又翕然和之然則文之工者傷理倍道皆弗論乎

孟堅之推太史至矣其駁太史公矣前人製作瑜而掩之私也瑕而匿之亦私也孟堅法太史者也謂有競心吾弗敢信也

聖公藉新市之兵盆子憑赤眉之假其烏合同也聖公稱尊流汗浹背盆子建號宛縮欲啼其負乘同也光武之臣聖公亦堅之旨協矣子玄以爲聖公不當降光武不當先悖矣乎

史遷列羽紀也班氏列羽傳也各有當焉遷通史前代雖秦楚弗容貶也班獨史當代雖唐虞不得詳也

讀沈約魏收諸史而知李延壽之史之得也其浮詞簡也讀范曄陳壽二史而知李延壽之史之失也其瑣說詳也

晉史之文猥而穢宋梁陳之史猥而浮宋遼金之史猥而陋古今具史才而能兼及諸體者班氏乎賦與雜文靡弗善也遷勝矣壽自史外著作亡聞沈

詩亦有之左馬卿雲兼撮其勝矣壽自史外著作亡聞沈

魏著作間覩而史非其任永叔之於班也桓司馬於劉司空

退之之避史筆也柳州譏之是矣然其時故有說焉淮西碑則以爲失實而踏而段文昌改撰之順宗錄則以爲不稱而廢而韋處厚續撰之毛穎傳足繼太史遷當時諸其滑稽裴晉公書後世嘗其紕繆使退之而任史其諂媚當有甚此者柳

徒責韓而莫能自脅其時故不易也

唐文章近史者三焉退之毛穎之於太史也子厚逸事之於孟堅也紫微燕將之於國策也宋而下蔑聞矣

唐之才弗任史矣而治史者故不乏也顏師古之於漢也精矣司馬貞之於史也殿矣劉知幾之通辨矣魏玄成之志詭矣而亦皆不能無憾也

紀傳之史創於司馬氏而成於班氏也編年之史備於司馬氏而精於朱氏也司馬班氏出而漢以後之爲紀傳者靡矣司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爲編年者廢矣

李仁父之長編續涑水者也呂伯恭之大事翼紫陽者也盧陵氏之五代眉山氏之古史孫之翰范祖禹之鑑與諭宋視唐雖才情弗逮而製作頗有餘也

胡康侯之傳春秋也胡明仲之讀諸史也宋人敘事遠非漢時而其論事核於唐

觀綱目於既成亡足異也夷考厥初難言哉夫陳壽魏收不足言王仲淹續春秋而帝元魏司馬氏修通鑑而帝曹魏彼皆何人也黜曹氏於盆黜元氏於夷黜武曌書帝房州自餘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其有迂回難合瑣屑砂礫者求其變

略其粗可也毋詞費哉甫之平則全采王式家傳敘高駢之惑
顧公之於唐末也敘裴甫之平則全采王式家傳敘高駢之惑
則全錄羅隱廣陵較之通鑑體製迥不侔也且求之當日事
情頗不合也謂家乘貢諛野史脩郤誠然然顧公弗及詳亦
以流言故也文士筆讒夫舌武夫兵眞三端哉
文公綱目書楊子雲責之備也恕狄仁傑原其心也仲尼謂臧
孫不仁三不智三然春秋世遠出文仲下者夫子亟稱也而
以文仲之賢而弗爲少諱弗幾乎刻平噫未可以淺近論也
王文莊之續史綱也紫陽之法有所局焉未竟者引而伸之矣
有所蓄焉未發者曲而體之矣其矛盾之小者其符節之大
者也故吾嘗謂春秋之後有朱氏而綱目之後有王氏也

陸文裕之輔史通也因劉氏者十七續劉氏者十三繁者削之
謬者刊之俚者文之眞子玄蓋臣哉
自司馬之爲通鑑也漢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鑑之止司馬也宋
元而下泯泯焉間有續者數家而弗能詳也夫皇朝綱目續
矣而茲猶缺也若之何可後也
獻吉之論史欲槩蔚宗而下而筆且削焉元美之論史欲挈子
長而上而刪且潤焉識則偉矣亘千年而下而有若人乎吾
弗敢知也卽有若人而亡天於年乎毋困於日乎亡見忌於
造化乎鬼神乎吾弗敢必也噫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三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佔畢一 十三 廣雅書局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外篇

明東越胡應麟撰

創者羲農耶治者堯舜耶家者大禹耶征者湯武耶仙者廣成耶聖者尼父耶上古帝王兼總二三斯爲極盛而軒轅氏六者具焉神哉其德乎異哉其時乎

盛哉軒轅氏之時也而微有憾焉夫羲農欲治而未能堯舜能創而弗值也皆時也而有能適當之而際檢閱之衰也蚩尤之暴也征伐之功大於湯武而揖遜之迹滅於唐虞也亦時也葛洪曰古聖人有輕天下者有治天下者惟黃帝乘之而不知有能所兼者忘也

世知項羽八歲而師孔而不知蒲衣八歲而師舜也甘羅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歲掌火尤少也唐文十八創業少矣而放勳十六配天尤少也王融之豔鄧禹奚爲哉

三代而上享國之永者周也三代而下享國之永者漢也夫周積德累仁遠矣夫漢除殘伐暴正矣夏商湯禹崛起周則二聖相承也唐宋隋周重臣漢則匹夫無位也而周重之周公也漢重之光武也是三文王而再高祖也其享國之永宜也

皇帝王霸古今升降之會也其世有隆污故其號有等差其號係於世也其世弗係於號也稱而久焉熟焉於是乎號之差等爲世之污隆矣

虞夏商周奉天革命代自爲稱雕治襄也三代而下惟漢得之

魏晉六朝五季之君率緣舊號唐宋混一亦皆因之何耶夫漢之名猶地也

昭代稱名近無所因遠無所襲厥體冠裳厥義鴻遠偉哉光絕百代矣

三代而上之爲帝王者視其德三代而下之爲帝王者視其才漢高之才高光武之才密文皇之才俊項羽之才雄先主之才疏孟德之才狡

三代而下儒之用世者得二人焉漢光武蜀忠武也光武儒而帝者也忠武儒而相者也且俱能將也儒之用斯其烈也唐文皇之文也能將矣能帝矣成康之治所自致也是又能相也然才人非儒者也

帝王受命必有禎符芒碭之雲龍文五彩近之矣蛇當道魚腹之文乎嫗夜哭叢祠之嘯乎至良一策士滄海黃石胡紛紛也世祖洞達光明赤伏致累家法哉夫唐宋昭代之興也咸亦有聞矣而人無弗信者惟其足信也

高之輕上也武之雜霸也西漢之事功釀於此乎光之禮賢也明之養老也東京之節義釀於此乎唐文藝故唐一代鳴詩歌宋藝仁故宋一代言理學

漢文短喪而魏文終喪梁武佞佛而周武剗佛二文二武皆其主也而得失天壤也夫拓拔宇文豺夷狄也求王政於三代之後他二事足徵焉能無爲中國媿也

人知漢武之表章六經而不知梁武之訓釋六經尤勤且力也

二武帝才略同文藝同好方外同一仙佛漢武窮兵一念悔而
令終梁武寢兵一念淪而致亂
漢夷狄亡君矣而南北有魏文也周武也唐夷狄亡君矣而金
元有世宗也仁宗也其盛則宜
匹明以尹氏爲隱母公羊以尹氏爲世卿史記以共和爲相號
竹書以共和爲人名夫尹氏男子也而或謂婦人共和一人
也而或謂二相史之至矛盾大可笑者若此而將安聽哉夫
四書之文亡他籍可取證也其文義則順弗順昭昭也吾從
其順者已矣胡安國羅泌各有辨

楚莊秦穆矜矣宋襄亡之弗暇而霸云乎哉昆吾大彭豕韋異
代也若存若亡也亡已則悼以易襄猶庶乎其可也班固以
桓文五主之霸皆尊王也而皆挾詐也故皆稱霸也然霸有二
功與力也桓文功有餘而力未足也其蜚尤其工后羿秦政
楚羽乎五者霸之盛也古今之力靡以尚也

自楚之弱而吳始強吳之強也未幾而於越隨勁矣自遼之衰
而金始橫金之橫也未幾而蒙古浸盛矣天道可畏也哉
甚矣宋之可笑也襄圖霸於前而覆於楚偃圖霸於後而滅於
齊襄曰王道偃亦曰王政祖也孫也其一揆夫

春秋之世而眞能柔楚者悼也桓文弗與也戰國之世而稍能
抗秦者趙也齊楚無譏也
晉岸賈之夷趙宗其罪專也其意則張公室也而後世以費無

極班之魯行父之逐莒僕其詞正也其事則竊上權也而後
世以臧孫辰匹二漢翟方進搆陷陳咸等亦執斯語當文仲
之立言也豈以爲弈雄地哉
六國之世無君矣然弗盡爾也趙之武靈也惠文也燕之昭也
楚之威也齊之宣也皆能振也武靈之强國惠文之用人昭
之雪恥威之合從宣之禮賢其事可紀也而武靈殺身餘皆
早世天有意於秦乎人乎奚與也
戰國之世能與秦抗者趙而已主父微服入關有圖秦之心焉
弗死沙丘六國之勢未可知也惠文任頗服齊任奢救韓任
簡挫秦澠池之會卽昭之强無少懦也戰國之令主也頗奪
相如皆拔自微眇者也知而用用而弗疑而卒取效五霸之
戰國之超然者吾得二人焉曾連張孟談是已非范蠡謂也
夫蠡之事越也非不久矣闔廬之强弗聞以其君輯也夫差之
忿弗聞以其君釋也會稽之棲幸嚭在也弗爾計安出也以
美色盡人之國以陰謀劍人之社義仗言執者乎
吳之求成也句踐猶有心焉從而贊之報襄日焉可也援桴隨
之必滅迺已胡其忍也以烏喙目其君以貨財污其身至齊
復爲田常篡其國甚矣人之好亂也（蠡事與肯迺異吳弗可以釋越越弗可以弗釋）
吳
仲連義不帝秦甘蹈東海孟談奮身救主超然五湖彼非有所

畏也鑫之去越畏心耳三遷亡一善狀特以貨稱致子殺人而復救之其事汗其識悖

晉之衰也萌於屈建平晉卿大夫自衰而起亡非賢哲句爲政而名義淪一鞅繼之皆亂人也餘斗脅亡足算矣建袁甲以求諸侯楚圖蘷而甚之卒禍其國

戰國四君孰不藐平原平然秦人挾豺虎之勢握之平掌股之上以窺窮厄無歸之魏齊而卒弗予者則疇其人也長平之役在任趙括不在受馮亭令頗澈相拒武安空國而出諸侯乘覺以入視函谷猶大窾也春申是辯士非俠士孟嘗是俠士非義士信陵是義士非曲士

秦前後出兵惟長平最爲竭萬關中銳士盡矣若王翦攻楚力蓄攻趙之眾不下六十餘秦已得天下半不足言完國也

起翦頗牧班乎哀哉牧也扶弱趙卻強秦材優三子矣至忠而被戮則宋之武穆弗加也勝歇文忌班乎偉哉忌也振殘魏驅暴秦才絕三子矣至信而見疑則魏之陳思一律也牧死豈直惟亡趙忌死豈直惟亡魏并亡六國矣

鴟夷望諸皆舊臣也員留而戮殺去而生殺爲得乎淮陰酈侯皆功臣也信留而族良去而完良爲得乎噫難言也員與光君臣之暱手足腹心弗喻也目吳之沼而恝然外國情乎非以死殉亡可者殺之去則善矣漢以羽視信信一日在漢一日終北面之義乎曰季雖弗臣未必爲梯之舉也則秦之於掘魏之於献亦有辭乎夫淮陰彭越君臣之分已定也漢未嘗置之地上也況義帝其素所君也

高帝戰勝攻取經國致治事不如文皇然而文皇弗能爲高祖也以高神略懸斷平勃固其餘事默也顧亦能焉侯景彭樂

新則文信之藥而已悲夫

太史傳刺客五人其道皆亡足論也其志其事則得失難易差

庫狄干斛律金慕容紹宗若鑑而燭也文皇智籠一世終以勣失之知人豈曰易哉

文皇之出勣蓋有由焉英衛之才非遇文皇皆有以自立者文皇少於諸將其將終也一時征伐功臣誰矣勣催存而高屏文皇蓋有所慮也故出之以探其衷而因循則殺之蓋文皇不能無慮勣而又不欲爲高祖之殺韓彭勣行而太宗之疑釋且殺之無名矣厥景之事其必至者也武氏則全未形也文皇之出勣卽景之慮非紹宗之慮也蓋欲高以位結其心非冀其力也夫文皇豈區區趨步神武哉

將之道曰智曰勇而已古今聖於勇其項籍乎聖於智其韓信乎勇而困於智雖萬鈞猶匹夫也羽之勇無所事謀而敵之

謀亦無所施智而藉乎勇雖百勝猶恆技也信之智無所事力而敵之力亦無所用而漢高者又能使籍失其勇信失其智才愈高衷愈隱業愈盛德愈衰矣

垓下之戰楚事去矣非信之智能覆羽也然漢不得信未可知也以全智遇全勇必其勢皆全優劣庶幾定也夫其勢全者又必其關確夫劉曜擒於石勒高昂沒於宇文豈其勢有强弱哉鬬有確不確也

宋義之鬬秦趙也實畏邯欲觀成敗耳邯舉趙義凡棄軍走孰承其敝乎至不卹士卒置酒高會大言凌羽蓋以口舌得禍

妄庸豎子羽殺義羽汙矣凌敬規建德毋救鄭尤謬唐克鄭旦夕鄭克則夏望風靡矣

項王喑嗚叱咤千人皆廢然東城之役灌嬰以五千追之雖殺傷過當卒自到勢也垓下之戰漢兵亦六十萬非淮陰在軍鮮不爲靈壁矣第信亦非羽敵也楚之謀臣亞父而已然其謀得與失蓋相等焉其謀之失者一曰立義帝其謀之得者一曰圖沛公以隆沮之庸也大呼澤中從者百萬智如梁勇如籍乃使立楚懷而君之梁死籍苦戰以定天下於懷無尺寸假也雖然君之矣而弒之以成漢之名可乎其圖高祖也識天下之大勢雖羽弗如也世之俚儒堅執以爲笑端夫沛公死至今數千年無二沛公也當時可知也曰天將啟之矣其可廢與噫斯語也他人則可亞父則不可

沙中一擊子房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鹿失天下之勢非劉則項百韓成足輔乎以燒絕棧道爲爲韓者迂甚也則韓成而在奈何興漢而復韓故封良志也項滅信誅何辱良弗去將次及焉獨爲韓乎哉

良平皆策士之雄也夫三傑之目首留侯而六出之奇專曲逆何也良洞悉天下之幾乎巧濟一時之變夫捐金草具雲夢僞遊良弗屑也非乎也疇則能之昭烈伐吳孔明嘆曰孝直在不令主上及此達良平事者可與繹諸葛之言矣

淮陰登壇高密仗策武鄉分鼎懸斷未形毫髮不爽胡其異也

高舉平勃而呂后再問而高弗荅也亮與祺褘琬而李福再問而

異也

高荅呂后亮屬後主歡屬文襄懸斷身後毫髮不爽又胡其

亮弗荅也夫終平物而漢無事矣奚以荅也終禪琬而蜀幾亡矣奚以荅也智哉高平悲哉亮平

武鄉亟稱伯約論者以爲失焉觀亮遺言第皇禪琬而不及維料之審矣然維於亮要不負所知也以禪之庸暗之佞非維可知也彼其以囘自解哉淮陰墮其術而後世亦墮其術何哉

蜀久亡矣艾云乎哉

陳豨非黥布韓也征豨平陽絳灌之事而高卒自將淮陰之死而勳弗立楚之可當一面者且耳破九江救田橫他弗任也且死灘水羽始大懼遣人說信及越反梁無可使者自往擊之卒失成皋楚以亡故吾嘗謂增去而楚無大臣且沒而楚甚矣漢高之智也斬丁公使天下戒其爲臣是天下咸爲所欺也斬丁公使後世咸爲君是後世咸爲所欺也

夫荀吳之殺鼓人也吾與其義夫何踐之殺吳宰也吾與其公何也鼓人以城叛而吳未嘗受也語之存越也以貨其亡吳也以讒故語於越無親而於吳劇虐之宜也若丁公於漢高也爲利乎於項氏也爲讒乎季之脫於布之矢也觀光武太宗何如哉則挾詐者信有時而窮也

仇乎律之荀吳句踐無一合者也夫高之虐於刑也其淫於政矣夫

仲尼曰以直報怨雍齒之侯直乎以德報德丁公之殺德乎夫

假齒以示恩也假丁公以示法也假之而足以成其私則匿怨可也忍心可也夫高之末年叛者蜂九起焉而卒斃於黥布之矢也覩光武太宗何如哉則挾詐者信有時而窮也

夫項伯以私漢封誅不忠乎夫鄭君以名籍逐誅不忠乎夫項失天下其故多矣謂由丁公俾籍也都三秦任亞父雖無事漢可也夫季布忠楚者而戮夫丁公胡足惜也惜後世欺於漢也

百戰百勝而得天下者唐太宗也而項籍以勝而失之百戰百敗而得天下者漢高祖也而昭烈以敗而失之固人也亦天也

昭烈間關於袁紹呂布劉表曹操之間困矣而氣不衰也敗矣而望不挫也魏武以天下英雄推之魯肅以天下梟雄名之周瑜陸遜程昱郭嘉咸惴惴焉胡先聲之振如此也迹昭烈平生言論風旨益猶有帝王之度焉遠非孫曹等也雖其才弗逮亦炎德之將終與

魏武因弱爲強不階尺土幾一海寓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自守虎耳藉父兄之業亡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氏以劉不如孫非也

甚矣劇孟父子之勇於論也責昭烈不能死敵又謂棄荊州入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炎運灰人望絕曹氏之業已成非暴秦新莽比也而責以高光之事可乎劉虞不受帝號迺心王室其伐公孫也但令取瓚幾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濟

乎否也夫先主武侯人傑也而匹夫諒哉
漢之末造操所憚者備也不在權也權所憚者羽也不在操也
故昭烈不能有荊於先而壯繆不能保荊於後也
赤壁一戰之後吳君臣不憂操而憂備矣襄陽既克之後吳君
臣不憂操而憂羽矣而昭烈忘之壯繆忽之武鄉亦姑置焉
天乎
一軍宛洛一軍秦川諸葛初議曷嘗棄荊州哉然而其地彈丸
也其形四戰也進攻可也胡以守也必兼益部之饒挾漢川
之險庶進而攻可以復中原退而守可以堅鼎足此豪傑萬
全之識而後世顧紛紛焉司馬所以賤腐儒也
荊天下重地豪傑所急也然未有以荊取天下者無論劉表蕭

銑馬殷輩以楚成之强莊之伯鑾之貪玄之橫友諒之桀而
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誠一隅然秦得之輕諸侯矣漢得之
壹四海矣孔明自昭烈卒出祁山六焉曷謂欲長守蜀也司
馬徽所斥腐儒其詎溫蘇洵等哉而惜乎未有執余說以破
之者自餘瑣瑣胥能鄭如幾俞文龍輩吾何譏焉
亂漢之賊吾不曰董卓李傕而曰賈詡廣漢之賊吾不曰曹操
孫權而曰呂蒙當卓就誅也漢幾定矣詡策傕襲害王允而
漢紐瓦解及操議遷也漢幾復矣蒙策權襲害關羽而漢社
瓜分
復漢羽一人弗任也取襄樊扼操胸矣吳蜀兩臂夾而攻焉即
操能守關中原非魏有也復宋飛一人足任也捣汴洛覆术

覩矣韓吳諸帥苟而逐焉术能絕寨中國非金有也而蒙
也以詭襲之憍也以和尼之天乎酷哉
先之才勝羽十倍矣而困蜀攻魏則勢不便相萬也故六出而
身殉之沒之才下飛數等矣而以宋圖金則力不敵相百也
故三敗而國隨之
羽死踰月而蒙殲天欲亡漢故以蒙襲羽又爲羽滅蒙也羽精
忠大節而世有賛之備者蒙鼠迹狐踪而世有賛其能者吾
所爲廢書太息也
姜維之計賊偉哉中原難復也夫人辨之矣維竭一身以殉之
雖劒猶勝也李訓之誅閹强哉中晉難鋤也夫人辨之矣訓

出猶死以固之雖私猶公也
郁離子云六朝五季之君而遇漢祖不能與有越伍而況乎能
南面也青田本色語哉然其中亦有等焉劉裕材力錚錚孟
德伸達之亞處宋蕞祖地弗優爲乎齊梁陳氏下矣遁隋文
之經國撫世未易忽也五代諸主鼠竊之餘氣象施爲又齊
梁陳氏下矣惟柴氏意度頗自可觀
拓拔燾之力足以壹天下而南之世非叔寶也爾朱榮之才足
以壹天下而北之世非隋文也以隋文而遇叔寶雖欲天下
亡混壹弗可得也
秦堅之取晉以追失之隋堅之取陳以緩得之秦以六十萬而
奔可謂拙於用多隋以兩八千而勝可謂巧於用寡其故何
也隋有將秦無將晉有備陳無備

秦村堅之量也魏孝文之文也謂夷狄無君吾弗信也慕容恪之貞也斛律光之毅也謂夷狄無臣吾弗信也夫世之稱四子也以才吾之薦四子也以德

江左諸人風流籍籍視北雰壤也迥廟堂之上有王景略乎帷幄之中有崔伯深乎景略升孔明之堂伯深入子房之室者也夫豈直六朝屈以後絕未覩也

魏之有崔浩也豈直留侯哉其淹貫典墳研精翰墨曉暢星厤博習方書藝能之美幾諸葛矣然而超然之智弗若良廓然之量弗如鳥也大是以及也

浩之倫敘國書也紀實也排擯佛教也崇儒也自六代至唐史也而以子勝之劉武周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充皆弗如有弗虛飾乎儒有弗異端乎齊史書崔浩輒闢墨百代瞻仰有英雄之度而一敗弗能振建德故匪太宗敵然當救鄭有大頡利擒而太宗弗殺也然削以弗能救項劉文靜死且弗能而況數子也

唐高祖之謀之於李密勇之於竇建德誰之於王世充皆弗如也而以子勝之劉武周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充皆弗如必勝之勢何至如拾芥也帝王天命此可以觀焉

死盜手刃出腹中快哉有天道焉

文皇之於高麗也未嘗不旦夕留意焉遼左之歸練兵勵士史不絕書遲以期歲平壤必舉蓋蘇文必磔非若涉高之因於冒頓置之度外弗校也而儒生類以爲齟何也夫白司馬氏通鑑出而人之讀史者希矣

三代而下當大任而弗動者疇其人哉漢博陸也唐梁公也宋忠獻也若至公亡比盛德自然近於已正物正者若必以汾陽亞武鄉焉司馬粹乎其衷也希文廓乎其度也用皆未究

惜哉

論相於唐虞之後伊尹周公諸葛至矣漢蕭曹房杜姚宋宋李王文富韓范司馬其庶也漢之相以質勝唐之相以

才勝宋之相以體勝
西漢將才東漢將德高以才勝故將亡非才者光以德勝故將亡非德者蓋氣之感捷椓鼓哉夫西漢諸將多羣盜高之起亦三尺也東漢諸將多儒生光之起亦一經也德也才也咸有自也
唐之將以才勝近西漢而弗如其雄也宋之將以德勝近東漢而弗如其雅也太宗之才過其德藝祖之德過其才甚矣下之從上也
義兵不尚詐謀成安君死泜上矣諸葛氏之八陣一何堂堂正正也唐郭汾陽之御眾大而公宋岳鄂國之行師義而肅論兵於三代之下三君子其上乘乎論將於三代之下三君子其上乘乎
弗知魏之有馮氏而弗知魏有兩馮氏也兩武氏俱殺子矣甚矣女禍之易於襲也而襲之者皆弗終焉天之道一已甚矣
可再乎魯之兩姜氏也魏之兩馮氏也唐之兩武氏也姜之弗知為嬖也則誣非天哉夫亥之事微而何奴顯也固非始
皇所能逆也夫君姜何能為而嬖之為武為女昭昭也且漕風言在宮矣以太宗之英武明燭萬里而目睫弗能察也則誣非天哉

其至德乎
唐之林甫宋之檜宇宙大奸之首乎奸之誤國也有柄而弗才者有才而弗柄者有柄且才而弗久者林甫檜兼之故其為禍烈也林甫擅於朝而祿山懾弗敢動張韓諸帥之兵一旦解於檜而曾弗知也其才百盧杞什蔡京胡敢望也
漢之有卓也梁之有景也唐之有溫也略同也亂同也惡同也報同也古今大慝之尟乎操懿裕堅國之害重而民之害輕安史巢勳民之害大而國之害小莽也兼之而始猶飾也
惡之窮天地亙古今者誰乎武曌是已吾求其庶幾萬一者於數千年史冊之間商弗復覩也意者亙數千劫之前有之乎
吾知其惟曌獨也合諸尤商辛王莽董卓曹操朱溫誥鴞趙

高林甫秦檜而為一足以當曌乎惡未也曌武所製字後人尊之非也
魯之兩姜氏也人知之矣知唐之有武氏而弗知唐有兩武氏也知魏之有馮氏而弗知魏有兩馮氏也兩武氏俱殺子矣甚矣女禍之易於襲也而襲之者皆弗終焉天之道一已甚矣
兩馮氏幾再弒君矣武則折而馮則誅故弗彰也
甚矣女禍之易於襲也而襲之者皆弗終焉天之道一已甚矣
可再乎魯之兩姜氏也魏之兩馮氏也唐之兩武氏也姜之弗知為嬖也則誣非天哉夫亥之事微而何奴顯也固非始
弗知為嬖也則誣非天哉夫亥之事微而何奴顯也固非始
漢之后賢者與不賢者半乎呂之惡也馬鄧足以當之唐之后若武若韋亡弗數矣而長孫后弗臨朝也故其賢弗著也宋之后若高若曹亡弗懿矣而楊后弗臨朝也故其隱弗著也宋之創業中興其君皆弗漢唐若也而母后之賢獨盛焉宜仁之懿其猶在和熹上乎杜之金匱幾一言喪邦矣宋人止稱高曹向孟有以也
戰國之士之立言者何眾也而亡弗傳者彼埒物有意於言哉無論孟荀卽莊列潛商申韓韋翟彼所欲傳者其術也當

之乎言焉耳矣然而其術非傳者術偏也其言傳者言古也
春秋戰國齊魯晉鄭楚宋之間蔚乎其文也秦雖一焉卒以代
周文勝極而質反也夫一李斯也文於逐客而弗文於嶧山
噫可推矣
叔度閔冉之流也而世少其立言焉仲淹游夏之匹也而世多
其立言焉少者恨之多者惜之也夫漢末節義之區也仰雖
立言推者推矣挽者挽矣叔度雍容令舉其享則宜唐初功
利之藪也房杜諸人其無能詡揚師德審也無申說有仲淹
哉信言弗可已也
操之略過孫吳而兢以彷彿孫吳自之才過庾鮑矣而甫以
擬倫庾鮑古人虛心集哲故其號益高也後人慶覩前修故

其造益下也
文人無行信乎太史雪李陵少陵拯房琯臯夔平難哉陳思之
憂國薛愈之恪君無論白從永王疏矣然而非逆也柳黨叔
文躁矣然而非奸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四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究篇上

學者多譚五霸而不得其說於桓文之外於是取昆吾乎夏取豕韋取大彭乎商以合乎周之齊晉而五之自遷史夏商本紀既絕弗載而春秋秦漢雜傳子書又往往掇拾其一而軼其二三是以後世之惑滋甚益余讀汲冢紀年而始得其說焉夫霸之取稱其大旨一諸侯而有勞王室錫之茅土俾專征伐而人服之若文王之為西伯是其霸霸以功也諸侯而弗共王室恃其強大自專征伐而人畏之若其工之霸九州是其霸霸以力也曰徐偃宋襄攘竊仁義卒以削亡為天下笑而戰國之君盛以甲兵土地相凌於是乎孟軻氏出大明王道以辟之而霸之云者祇以為尚力之事槩之三代盛時之所謂霸迥不侔矣攷竹書所紀三事其始之霸也要皆得之於功而其末之亡皆失之於力者也夏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霸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於有蘇帝癸元年昆吾氏出居許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克昆吾此昆吾氏之始末紀於竹書者也夏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帝昊元年使豕韋氏復國商末弗詳惟汲冢紀年差備復夏之事第言伯靡自帝相斟灌之師以伐混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少康自綸歸於夏邑其事雖不可詳攷要皆王者正正之師至如離騷所謂羿澆女岐縱田大則絕不見於簡編也離

騷所問蓋齊東里社鬼巫墟墓之談屈子放逐無聊感而筆之以問後世世儒不能辯斥而好奇如沈約者又引之以釋紀年遂使少康靡艾萬古中興之績下同孟嘗郭解之儔余不得不辯之

三代而上史書名氏之譌衆矣其最大而可疑可疑而弗可弗辯者亡若伯翳之與伯益自史以伯益佐禹以伯翳先秦司馬貞張守節等竝疑其謬而莫能援明證以折衷之故歷世紛紛迄於今伯翳伯益爲二也夫使伯翳伯益若共工蒼頡栗陸容成鴻蒙雲將齧缺之屬荒忽昧而不足有亡則可誠禹之佐舜之輔而秦之先則其人所係世道何如者而可弗定於一也史遷秦本紀云大業娶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柏翳爲秦之先夫禹作司空天下之大任佐禹濬川天下之大功藉令非伯益而別一人則尚書載之當參咎陶伍稷卨矣今攷虞廷臣庶四岳九官十二牧輩歷不具載於書而伯翳之文獨不經見以史所稱平水土者質之平書則偕奏鑱食益事也以史所謂馴鳥獸者質之平書則掌火作虞益官也然則尚書所云伯益非柏翳而誰耶秦紀所云柏翳非伯益之譌耶

益伯與柏其音同秦本紀作柏益與翳其聲近故史記誤以一人析而爲二猶幸乎其人雖二而其事則一也然而大費之云又胡以稱也則吾嘗讀汲冢紀年而得之竹書紀啟卽位之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夫史記先稱大費復稱伯翳伯翳爲

膠革之言直以戡黎繫之於武而文之心始暴白於天下矣
世然膠革之言足以證西伯之爲武而不足以證戡黎之爲
武也余攷汲冢竹書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
伯發受丹書於呂尙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自武王之立以
至克殷始終西伯之外無別稱焉於是始信戡黎之舉灼然
出於武王而文之以服事殷沒崇飾無繼芥可以刷百代之
疑矣金氏前編多引竹書獨茲事關係非眇而紀年所載彰
明較著特爲媕妸人心而偶未之引豈放亦有所未至耶
甚哉三代而上史氏之說之不足憑也司馬遷列傳七十而首
伯夷而其傳伯夷也始之以逃堯之文卒之以伐紂之諫蓋
歷數百千年未有核其實者也夫逃堯之謬有識傑能辨之
獨伐紂之諫其所關涉甚鉅宜其所紀載特詳乃遷所取證
茫亡一焉而世之儒者萬喙一詞即博涉自信如宋羅泌之
流亦僅啟其端而其說迄靡竟也夫三代之書遷所取證者
六經孔孟之外國語短長莊荀韓呂數子已爾孔子於夷則
賢之矣孟子於夷則聖之矣而未嘗概叩馬之事也孔子於
夷稱其餓矣孟子於夷述其清矣而未嘗概叩馬之言也采
薇一歌足發明武未盡善而孔則刪之倉粟之恥有大於不
聽惡聲而孟則置之揆之事理胡舛謬也先秦之文詳於識
文武者宜莫踰左氏勇於非湯武者宜莫踰莊周而左國諸
書言者弗引莊列諸書引而弗言書出於漢之後而足以證
周之前者汲冢而汲冢說一篇又始終亡一語及也然則叩馬

之諫太史氏所采據果何書也夫三代之書其傳於後世常
寡而三代之迹其軼於上古常多至聖賢大節未有不具載
於六經而互見於子史者若之何合六經諸子諸史而茫亡
一證也故吾斷以爲夷齊無叩馬之說也然斯語非遷創之
蓋戰國遊談之口而遷信之太果也夫戰國之談其起於見
夷齊之遜位而遂疑武王之有爭閒夷齊之居周而遂疑伐
紂之當阻因委曲傳會而爲是與夫叩馬一節在夷齊誠優
爲而君臣父子一言足以樹天地古今之大防願以之垂訓
則偉而以之紀實則疏也則君子之讀斯傳者尙亦取其言
而姑略其事也哉

仲尼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餓之云者蓋以夷齊遜國而
貧弗若景公之擁國而富昌嘗謂餓而死也夫孔子餓於陳
蔡靈輒餓於翳桑而皆未嘗死胡爲乎首陽之下夷齊獨死
於餓也倉粟采薇其因餓之一言而附會歟夫武王非慢諫
者二子之難難遜國弗難叩馬難無怨弗難采薇莊周稱夷
齊之咸陽見武伐殷曰天下亂周德衰不若避之北至於首
陽之山遂餓而死此太史之說所從出然莊生口也而亦可
以證其無叩馬之事矣

夫春秋之世之亂也而忍言哉蓋君臣之義絕矣晉欒書中行
偃執厲公召韓厥厥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齊崔杼
弒莊公人謂晏嬰死乎曰君死社稷則死之若爲己死非親
暱誰敢任之韓厥晏嬰夫非春秋所謂賢者哉或君父之仇義

不共天臣弒君子弒父殺無赦亡論其職大小也二子身爲大夫聚問君父之難當率先有衆奉大義而討之誅元惡以靖國家上也苟不能則死之又不能則去之舍是無可言者方厲公之執而書偃之召也厥挺然力爭尙庶幾萬一挽回必不得已猶當致命畢力於嗣主之世而始焉則爲克之中立以觀其變繼焉則爲盾之同黨以遂其奸晉尙爲有人乎蓋厥也弗臣而悼也弗子矣夫人臣之義食焉弗避其難嬰之食誰之食也莊弒而弗從猶之可也方莊之未弒弗當諫與迨莊之既弒弗當討與諫而弗行與討而弗遂弗俱當去與四者之義與亡一焉生食其祿死而置之臣焉用哉夫春秋之世君臣道絕矣以二子之事如彼而世以爲賢後世亦時凜然義之後世亦翕然義之至蘇氏胡氏直以爲聖賢大學之道甚矣宋人之陋也余以爲讓特刺客之好名者非惟弗知義殆近於弗知恥其所言正以教人臣之懷二心而胡以愧也夫君臣父子一也父有弗子子無弗父君有弗臣臣無弗君孟軻氏論手足腹心報施之道至矣而其言可以訓天下之爲君不可以訓天下之爲臣可以陳於唐虞桀紂之前不可以譚於春秋戰國之世以故言出於孟氏而豪傑猶或非之然而曰犬馬曰土芥曰國人曰寇讎其輕重之等較若也夫范氏荀氏滅於知氏知氏滅於趙氏則知氏於范氏荀氏正趙氏之於知氏也讓以眾人報范氏荀氏則二氏之亡仕他姓可矣曷在乎仕其故主之仇之後而且爲之盡力也不幾於寇讎之報報犬馬之視乎夫瑤之未敗果知之讓擇而事之惡取其知瑤之將敗稀爭之讓默而成之惡取其賢瑤亡也可以死矣弗死襄執也可以死矣弗死至再刺而再執也猶弗死惡取其勇俾襄子而再釋焉將以刺終乎將以弗刺終乎刺而中胡以見襄子於身後刺而弗中胡以見襄子於生前終止而弗刺胡以自立於天下萬世故吾直以讓非惟弗知義而近於弗知恥也其屢屢焉惜其一死務以成其一刺之名而已於人臣於二心奚有也卽人臣二心將以讓耕口而又奚愧也夫爲讓計宜何如曰死范氏荀氏上臣之懷二心者難矣哉以知氏無人而讓無爲而爲者尤謬夫聶政尙不欲顯其名而要離致戮妻子奚爲也

自山東蹙秦禍諸侯之得志者三而蘇氏之合從弗與焉孟嘗之臨函谷也信陵之存大梁也趙奢之救閼與也孟嘗信陵俱貴公子率列國以攻秦獨奢起小吏提孤軍大破秦師其事甚偉功甚奇乃讀史者忽焉第知奢之勝而已而所以勝弗知也當秦之圍閼與也惠文以問廉頗頗以爲難救何哉閼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秦攻韓而移兵閼與蓋出趙之不意也而趙始發兵救之令秦也據險以拒救趙若魏太阻之

屯柴壁則趙師阻令秦也扼險以要趙若唐太宗之襲美良
則趙師殲二者皆曉兵所忌而頗位趙上將聲聞諸侯固不
肯輕用其名關成敗於鼠穴也奢則未嘗有戰伐之動一旦
欲翹然自樹勢不容不出死力以見其奇而奢方拔自細微
又易以愚秦耳目於是頓兵邯鄲增壘以示吾弱而弛敵之
防堅壁以蓄吾威而俟敵之間至於二十八日之久彼師已
老而我師方壯然後乘秦諜之往而卷甲以趨之秦欲拒吾
於險之外而吾已入欲邀吾於險之內而吾已出比秦人悉
甲來攻而吾壁壘已成士有必死之志以久蓄之鋒乘初至
之銳勵必死之勇以馳乎疲勞暴露之師此其廟勝之勢在
趙在秦不待智者而決矣或曰奢之勝歷之謀也歷所謂厚

集其陣先據北山皆兵家之常偶合於奢而奢用之蓋奢之
勝而非所以勝也奢受命出師勝秦固燭鑑焉而待歷乎哉
然則廉頗之議失與頗秦所忌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
弗疑頗將則敵疑而弗信故奢之事頗雖勇有弗能行頗之
言奢雖勝有弗能奪也夫道遠險狹頗之言誠未為失而長
平之役亦奢也有以狃之悲夫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玄以為庶幾湯武何其陋哉河汾氏從而
與之曲為之辭不亦過乎毅之不取而未嘗熟察古今攻守之大勢也以吾論之即墨之守不必智如田單
而後全而二城之拔非特毅有所不能即力與材倍蓰於毅
者未可必也胡不以戰國推之燕視秦闕士孰銳毅視武安

君起將略孰優下齊七十餘城抗趙四十餘
之圖即墨視秦之圖邯鄲孰急平原安平之應變孰短孰長
智者所了也然起以百戰之威挾秦國之眾乘長平之勢豎
垂亡之趙一圍而不能舉再命而不肯行三迫而甘伏杜郵
之劒觀其力拒應侯之請即未必盡然而邯鄲之不易克固
昭昭矣獨於毅焉疑之可乎夫齊之與燕勢相軋也單之與
毅略相等也然而主客異勢怠奮異心重以嗣主狐疑鄰國
反間亡臣合力戰士思歸騎劫之代蓋毅有天幸焉不然其
能成師返哉故吾謂即墨之守非單亦全二城之拔非毅所
及而論事者必灼見古今攻守之大勢而後可也
甚矣攻守之勢之相懸絕也故守者將有不必才兵有不必眾
而攻者將之才有無所用而兵之眾有無所施夫王莽以百
萬圍昆陽也而殲陽煬以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
莫眾矣則曰將非才也孔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孫權以
十萬圍合肥而幾擒此其將莫才矣則曰兵非眾也光武悉
漢將之良以圖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圖金墉而
損身此將非弗才兵非弗眾矣則猶曰敵堅也拓拔英楊大
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弼以六十萬
圍相州而九帥盡奔此將非不才兵非不眾敵非不脆矣則
猶曰故至也至魏太武屯百萬於宋唐太宗聚天下於遼則
不惟將之才絕古今而且帝矣不惟兵之眾極海宇而且精
矣（王莽隋煬兵未必精）加以盱眙小城安市夷帥敵非勁也義隆破膽

延壽望風救已絕也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懸絕甚也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況乎樂毅之將燕昭之兵而攻平田單之守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而夏侯氏以庶幾湯武然乎否哉

白起阬長平四十萬古今以罪趙括括輕躁寡謀可罪也而長平之事則大有難言者世襲故常類以括爲安厝豎子則弗攻之甚也何者四十餘萬之衆匪易御之師也四十餘日之圍匪易支之困也使括也而果安厝豎子若宋義劉秩李元平輩將鋒交卽潰曷能以其衆戰耶將伏發卽殲曷能以其衆守耶以四十萬之兵陷必死之地壁四十餘日之久而亡一叛者至括死而後降則括之爲括可知也括當時所與援趙之拙而括之愚也當孝成之受上黨也議之平原平原以廉頗當起其策之亦審矣及頗失亡堅壁孝成讓之而秦間之入直以頗爲易與且降頗也將四十萬之衆外創於敵而內迫於君是章邯鉅鹿之勢也縱頗之才足以堅守趙之君臣而間斯語其能無變然動哉而當其時孰可以代頗者馬服死安平亡李牧方保塞未知名益六國之將舉亡任此不特趙也獨括素喜兵時亦以能將歸之而先是父奢又嘗代頗徇秦故孝成平原驟舉之而不惑也夫秦之利在去頗不在任括趙之失不在任括在廢頗頗代而四十餘萬之命已懸於白起之手矣方是時趙之夙將頗外樂乘龐煖二子而已趙不將括而將二子未必不爲芒卯尉繚之續而其敗或速於括未可知也括堅守四旬而救弗至而卒以身死敵雖不足以贖其債軍之罪較之誤國而降者猶有間也而世之罪括甚於趙葱騎劫而孝成平原夷於王遷郭開余是以悲之

趙之拙而括之愚也當孝成之受上黨也議之平原平原以廉頗當起其策之亦審矣及頗失亡堅壁孝成讓之而秦間之入直以頗爲易與且降頗也將四十萬之衆外創於敵而內迫於君是章邯鉅鹿之勢也縱頗之才足以堅守趙之君臣而間斯語其能無變然動哉而當其時孰可以代頗者馬服死安平亡李牧方保塞未知名益六國之將舉亡任此不特趙也獨括素喜兵時亦以能將歸之而先是父奢又嘗代頗徇秦故孝成平原驟舉之而不惑也夫秦之利在去頗不在任括趙之失不在任括在廢頗頗代而四十餘萬之命已懸於白起之手矣方是時趙之夙將頗外樂乘龐煖二子而已趙不將括而將二子未必不爲芒卯尉繚之續而其敗或速於括未可知也括堅守四旬而救弗至而卒以身死敵雖不足以贖其債軍之罪較之誤國而降者猶有間也而世之罪括甚於趙葱騎劫而孝成平原夷於王遷郭開余是以悲之

秦之縱反間也第欲將括趙卒將之而括卒覆其軍胡秦之巧庸豎子也審矣

是久也惟將而必起而必用衆而必用奇而括之不得爲妄

趙長卿封禪貢訣信乎弗貢於生前而貢於死日彼欲以奚冀焉謂子雲美新漁進信乎弗漁於少日而漁於暮途彼欲以奚爲焉夫封禪見謂名高而弗知聖王弗縣也夫美新見謂明哲而弗知節士弗慕也是二子之所蔽也夫漢俗急功利躁而獲者夥矣獨二子恬然而宋人以文士故加惡聲而弗原其衷論其世悲夫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冗篇下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名樊已姓封於衛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周時爲夬國楚滅之三曰彭祖名鏗彭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卽彭城也四曰會人妘姓封於鄭五曰安曹姓封於邾六曰季連芈姓其後爲楚昆吾氏爲夏伯湯伐桀滅之彭祖氏爲商伯商之末世始亡干寶曰先儒多疑此事譙周作古史放以爲妄記廢而不論然六子之世子孫有國數千年間迭爲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若夫前志所傳十卷專辨前十數事通放有此目惜今未見果爾未可謂秦無人也

武侯自擬管樂管九合一匡才誠不世而所輔桓公所用齊國俛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汝南屈雍妻王氏男從右胳下水腹生而和平自若足相證明案劉胸裂背古有斯文品體駢胎近所恆覩然未有二脇竝開六子具顯者古今迂怪之文亡甚於此譙周所駁允矣干氏舉一端以蔽之是欲以毫末槩丘山也謬哉

劉知幾史通云汲冢瑣語稱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其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受爲疑又云汲冢書稱舜放堯於平陽益爲啟所誅又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信也案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大惟百世之上故人亡異詞亮嶓起三代之後故家肆臆喙杜工部云伯仲之間見伊呂益千載論孔明者至是始定孰謂文益與伊尹受戮益於正書猶無其證摧而論之如啟之誅益

人筆端迂遠情事亡足重輕哉

抱朴子逸民篇云魏武帝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自陳不樂出仕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宜矣稚川去魏未遙孔明傳註俱不載姑記此

漢末諸葛氏分處三國並著忠誠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並自篤論至魏迺曲爲訾訾此晉人訣上之詞耳瑾子恪孫亮子暢孫尚誕子靚孫恢奕葉知名諸葛之才一何盛也恪以材誕以簡俱覆宗族禍害略同瑾以喬延息於蜀誕以靚續嗣於吳天之不絕賢哲又何其巧相似也瞻則死君尚則死父懿說武鄉其有後矣恪材辨英英照耀一世伐魏之舉乘其釁隙豈曰佳兵觀其論眾之書胡異厥叔世率以成敗者當塗高春秋識也自西京末茲語盛傳光武與公孫述書嘗稱及而竟無驗及曹氏僭號譙周以問杜瓊瓊曰魏關雖大事遂去炎爐以灰蒙者千古亡漢之賊也不足與張承業爲奴論深不欲取關羽評本傳中當塗爲魏與午爲晉世率知之而意義出處或未明了案代漢也當塗而高識驗矣然安知非老瞞擅國之日故封魏以應讖言耶識不足信此益可見典司也午馬也見周所爲識文後果驗史謂周有他數術假識爲言耳

世傳天策府十八學士以唐一代人才盡此然當時隱太子及齊王元吉各延攬相傾秦邸不能兼得也案史武德初太子建成與秦齊二王勢位相軋爭致名流以自助太子則詹事李綱竇毓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謨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瑰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辜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虞世南顏思魯之被致死者數百人詎不偉哉

三國時人才盡入曹氏彀中吳揚智計之士往往不乏而文學何寥寥也禰正平自文舉德祖外略不挂齒乃顧及張子布

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戴胄
閻立德參軍事辭元敬蔡允恭主簿辭收李道玄典籤蘇幹
文學姚思廉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
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
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
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戶曹武氏逸典籤
裴宣儼文學袁朗及從弟承序然則秦邸幾有雲臺之數亦
不止十八也內顏思魯師古相時父子兄弟褚亮遂良父子
辭收元超淹如晦叔姪一時同與盛矣

天策十八學士像閻立本寫今藏兵科中原在大內相傳永樂
中收付兵科每詹翰諸臣供事廷試者必晉飲科中索一玩

以爲故事萬厤初周公瑕遊燕中得摹本知卷爲沈存中家
物而跋尾書迹不遠因爲補錄之瑯琊兩王公俱有跋大學
士淮南李公介弟子繁刻之后嘗以一本遺家君余及見之
存中跋謂圖中名字官秩與史多不合如姚東字思廉史作
姚思廉東之蘇壹陸元朗辭莊史皆以字爲名李玄道益文
達于志寧許敬宗蔡允恭史皆不字房玄齡字喬年史以房
喬字玄齡孔穎達字仲達史以爲字穎達避唐諱成於後人
之手此皆當時紀實者也右皆存中跋語然以余所見閻中
最可疑者莫如顏相時圖載相時字師古案史師古相時兄
弟也師古字籀相時字睿師古亦爲秦王府文學聲實出相
時上而天策之選不與相時傳新舊唐書皆云武德中與玄
齡等爲秦府學士舊唐書瀛洲事未復言相時有兄師古紀
載甚明當時在選決相時無疑而以師古爲字存中博極羣
書諸學士官名同異悉攷列跋中此其大矛盾者胡絕口不
及嘗意摹本非存中之舊後人因筆談所載案其名字與史
異者厪作斯圖而不知相時何人以爲卽師古也第存中所
攷史傳亦自多互異唐書辭收傳以爲圖像而思收存中以
爲思收而圖像案收四年入館至七年卒以劉孝孫補之未
圖像之先孝孫已召入爲學士不因思收始以孝孫補也新
舊唐書褚亮傳俱以贊亮作杜如晦傳亦云而存中以爲于
志寧攷志寧傳不言此然亮及志寧各有贊其語殊不類自
爲耕如傳及存中言則二人必居其一竝可疑也存中引蘇

世長召對玄武門上識其名長意短以蘇爲學士日改名案
史世長入唐高祖責爲屯監辭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因調
之曰何名之長而意之短此時世長未嘗入秦卽存中蓋誤
以高祖爲太宗唐書孔穎達元字仲達不云字穎達也存中
素名不妄而所取證咸牴牾若是蓋全憑記憶不檢冊書攷
之前輩往往有此病也惟諸人史不載字者王太常謂可補
當時之闕誠然第以相時律之政恐不皆寔

道字元陽蔡允恭字克讓許敬宗字
延族劉孝孫字德襃益文達字文達

武墨以淫牝穢亂唐室實曠劫所無之變而一代英才傑士俯
首臣伏無敢聲其罪者獨駱賓王廣陵一檄詞嚴義正足寒
猾賊之膽蓋唐初第一流人物也而生長遠躁之譏死罹怨

望之詘史氏因循置於文苑仍其字失之遂令邑中祀典千載寥寥往余籍弟子員日嘗以白督學建安滕公滕公急材甚業舉行會擢任去不果蘇觀察君禹繼至雅是余論即移文祀駱於鄉此舉不特爲當時節士伸冤亦爲萬古詞場吐氣也

唐郇雲卿云賓王仕高宗至侍御史天后臨朝數上書諷諫得罪貶臨海丞遂與李敬業起義廣陵然則賓王勁氣直節始終無毫髮可議自裴行儉惑衆於先魏元忠助桀於後致忠義之操久湮不白自是人間世一大缺陷余不得不明目張膽言之匪以同里故也

唐人稱賓王上書諷諫武氏得罪必責其復辟廬陵之故不然何以稱諷諫何以致得罪而賓王又何以遂與敬業起兵也用脩云孔北海大志直節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義舉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慨也君子當表而出之楊氏此論甚公然謂大閑掩於末技恐不應爾妖牝竊唐臣子頌德恐後自賓王一檄痛責其姦大聲其惡罄雖漏網千載下罪擘歷歷即轘磔都市不過何云末技且當時從敬業起事詎止賓王一二今皆湮沒無聞而賓王以一檄故名流天壤謂文章傳氣節乎氣節重文章乎

賓王起義人所其知而不知其奉母至孝集中三與上官啟皆以捧檄負米爲言至裴行儉辟爲記室則辭以母老不堪遠

行情致酸楚詞旨眞篤字字滴淚即李令伯表不過也道王命以自陳則抗言不荅半干論以干進則守道不迴凡賓王操履類出唐文士上遡集班班學者徒泥裴語何哉

駱荅裴書云義士期於壯夫忠臣出於孝子既不能推心奉母亦焉能死節事人駱之器識如此而裴以爲浮躁淺露彼方陳力牝朝詎相入哉裴雖死高宗末賓武后用事世

凡稱知人者知其人臧否耶正耳窮達修短則姑布子平小術君子不道也裴行儉以器識短王楊四子幸而偶中至今傖者樂道之庖言云裴所稱王劇王勔蘇味道皆覆身竄籍何以優劣四子余謂此不必辨使劇勔果有奇節卓行即裴言不中吾猶以爲確論今徒以位遇通塞爲驗則裴所見眞姑方萬里云裴儉以富貴骨相取人而文以器識之說吾未見其能合於四子也賓王一檄氣蓋萬古雖敗何傷杜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旨哉

史稱駱賓王失職鞅鞅遂與徐敬業起兵夫孽后臨朝羅織萬態卽狄仁傑輩尙誣以反況賓王倡義殺身欲加以罪寧足據乎且文人失意憤懣其常屈平懷沙賈生夭折後世咸悼其忠賓王首倡大義庸可以此詆之駱集十卷今存自疇昔書憤二章外無一棘鞅語至忠孝氣誼淳懿諸製作間有足

異者詳見別條

萬厤戊子秋蘇君禹行部婺中余特爲賓王上事云藉見故唐臨海縣丞義烏駱賓王勁氣高風瑰材絕行文詞冠代志業超羣挺生景龍垂拱之辰驟揭天寶開元之軌雕章繪句則霧卷霞舒授簡揮毫則星流電掃楊盧遜其渾博沈宋範以馳驅逃榮上爵行儉之書陸沈靡悔潔已拒員半千之請壁立難攀至孝篤於平生孤忠竭於始仕微官奉母任武功簿而不辭直道事人謫臨海丞而愈奮值牝晨之司國三綱斁而九法淪偕勤胄以勤王片檄呼而大眾集慨一坏之黃壤問六尺之遺孤歷數屠兒殺子之姦元凶覥魄亟發酖母弒君之惡巨猾寒心既已首建義旗將裂渠魁於七廟不幸身

膏逆刃尚飛靈爽於千秋偉哉國士無雙詎謂文人寡行痛史氏因循弗旌羅於誼烈酒邦人寡陋迄罷享於烝嘗誠萬古不白之沈冤實一代當興之鉅典伏惟褒錄遺忠闡揚大節亟修廢墜廣勵風猷俾乾坤壯氣昌明於崇正之朝海甸英魂振勵於右文之日云云以論賓王事附載此今賓于已祀郡城余嘗集駱詩文關涉者仟肯人遺論爲駱侍御忠孝辯有他刻

益陽蔡　芳初校

太倉錢清貽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雜篇上

明東越胡應麟撰

玄黃之間事變胎合者古今實繁遒前人之採述一何寡也自明諸薦紳先生博雅君子稍稍留意若餘冬序錄藝苑卮言詳矣然率異代也余偶讀六朝諸史得事之符節者若干條漫錄於左以資談噱其已見二書及世說語林一門並載者不與夫事同代異者咸置弗收至於諸代當以次漸及焉小說家同者并附

齊武帝子巴東王子響要直閤將軍蕫鑾同行帝為易名仲舒因戲曰今仲舒何如昔仲舒對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扇障何益淵怒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焉免寒士謝

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梁武帝子西昌侯藻遣蜀人李膺奉使入都帝戲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曰今勝問之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大為擊節

晉桓溫有大志不時就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溫尋卒融亦被十急欲為公輔嘗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溫尋卒融亦被收

宋顏師伯與孝武樗蒲孝武擲得雉謂必勝師伯次得盧亟取子斂之曰幾作盧遂輸直百萬梁羣僚與曹景宗樗蒲景宗擲得雉僚次得盧遂取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亦輸直百萬

僚錢出昌義之稍異

晉王弼數侮鄭康成忽夜間履聲見一人入閤中自稱鄭玄數

吳孫皓勸晉武帝酒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盃酒
願汝壽萬春宋王歆之贈劉邕歌曰昔與汝爲臣今與汝比
肩既不願汝酒亦不願汝年
宋中書舍人狄當周赴詣張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
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赴等失色而去齊中書舍人
紀僧眞以武帝命詣江斅發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移吾牀
讓客僧眞喪氣而退又王僧達焚路太后弟所坐牀亦類
齊侯景出鎭河南謂神武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皆
乞加微點神武卒世子澄以書徵之書背無點遂不至發兵
反隋高祖與漢王諒約凡賜書徵召敕字傍別加一點高祖
崩太子廣以書徵之以敕字無點遂不至發兵反
齊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
不可得也阮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罷之晉石崇妾綠珠美
孫秀命使求之崇悉出諸妾數十使者曰奉命求綠珠他非
所欲崇勃然曰此人不可得也秀遂以事害崇
宋范曄作和香方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
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妒自餘
外國無取於中土又裹胥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
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
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裹胥昏鈍比羊
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彗琳道人沈實易和
自況又卞彬爲禽獸決錄曰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
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請呂文
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見秀義不傳於世

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傚謂潘傚狗險出謂呂文度其險詖如此又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閤水爲令史也

湘東王徐妃以王眇一目常作半面粧其臣暨季江語人云蕭深陽馬雖老猶駿可騎徐娘雖老猶尚多情齊祖斑乘老馬常自號驅駒又與寡婦某通常令左右呼娘子其友人誚之曰老馬十歲尚號驅駒一妻百順强呼娘子 李獻吉徐娘老去風情在用此事見梁元徐妃傳

齊范元琰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荅母問盜者爲誰荅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三刀痕現因奏獲免 案吳地名菰亦六朝人也 仍後俱出太平廣記相類頗衆以方外恐不皆實略舉二條

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荅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后魏范陽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改葬骸骨竝枯唯舌不壞又雍州有僧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共給及死道屍嚴下餘骸竝枯唯舌不朽此例頗衆第舉二事槩之

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令於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人云吾兒七歲墮井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驗祜前身東

鄰子也又何靖有一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又產一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在靖曰可更取數刀子合置一處試之女見大喜卽取先者（又廣記文瀋事絕與羊類以唐人故不錄）晉干寶父墜有寵婢母甚妬之及瑩亡遂生持婢葬於墓隧兄弟尚幼不知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恩情如舊既而嫁之生子又義熙四年琅琊人陳朗婢死已葬府史夏假歸行家前聞土中有人聲怪視之婢曰我今更活爲我報家其日已暮旦方開土取之彊健如常又漢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

尙生問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冢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又博物記載漢一宮人事同已載二酉綴遺中此事與前切類第非六朝故錄後）

宋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覺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覺詣京咸傳視焉乃驗龜繇古冢已八百年矣（見水經）東京豐都市掘得冢得銘云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朝野僉載）又梁任昉得古墓銘云龜言止蓍言水何服黃鍾啟靈趾痊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歷代無知者至唐鄭欽悅始辨之詳載別刻右見異聞集雖唐事實出六朝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得冢得志云我死後傳子孫二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鍾磬皆投於河（史系後魏高流之爲徐州刺史滂滸沱河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爲造棺槨衣物取其柩而改葬焉（朝野僉載又廣記開元中江南大水侍御史鄔載見道傍古墓水漬其穴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銘云爾後一子年此地化爲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校其年果千歲矣（此酷與高流之事類以唐時故附後）

晉皇甫謐隱居不仕耽翫典籍至忘寢與食時人方之好色謂之書淫梁劉峻從桑乾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宋劉穆之日覽詞訟手荅牋牘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隋劉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曰數耳聽五事同舉無遺失二事人多不信然亦未必盡誣或傳之太甚耳

晉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直結陰望道左人居因往投宿見一竿少置易投壺與機談機無以抗既曉便去稅驂迹旅問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正是山陽王家冢墓耳機還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又陸雲獨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又陸雲獨行偃師中忽見一家牆院整峻雲時儀衛甚盛雲因而請前見一年少二十餘風姿可嘉論敘平生不異於人尋其說老子極有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山陽王輔嗣也雲出門還望向處正是一冢比至家已經三日右二事俱出異苑不應陸氏兄弟

同時見鬼當是一事記者譌作二人耳

陳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其後後主嗣位譏爲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堅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救取松枝手以屬譏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卽張譏後事

梁劉之遴在告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某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旣而追與此郡晉羊祜葬親遇術者云墓於法當出天子祜惡之遂掘損其墓術者再過之云尙當出折臂三公祜後墮馬折臂果至三公

晉謝玄與苻堅相拒淝水玄使謂堅請退軍濟師以決勝負諸將不可堅曰俟彼半渡我以鐵騎蹙之蔑不濟矣軍旣退不可止遂大敗秦由是亡後周尉遲迥伐楊堅使子惇與韋孝寬相拒沁水惇布陳二十餘里塵兵小卻欲俟孝寬衆半渡而擊之孝寬等乘其兵卻鳴鼓齊進士皆一當百惇衆大敗迴由是遂亡

苻堅伐晉至淝水大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齊沈攸之率衆東下戰敗其子元琰奔還聞城外鶴唳皆以爲軍聲

曾桓溫伐李勢戰於笮橋不利將退兵適軍中訛鳴進鼓士殊死鬬遂克之宋世祖伐元凶劭戰不利適劭將邕秀訛鳴退鼓遂克之

益陽蔡 芳初校
太倉錢清貽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晉干寶搜神記時人稱之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元魏使李寮入梁見佛寺傍執板筆者謂之屍頭騫曰此僧之董狐也又六朝人撰酒經時謂酒之南董黃長睿號書之董狐

吳孫皓寵姬張氏死思其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像常置坐側隋煬帝愛柳誓刻木作其形每飲酒必置坐隅（孫皓時晉亦遂亡故附此）（已革命矣）

晉武帝太子閒弱衛瓘因會燕凌雲臺託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言帝問之瓘欲言中止者三第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賈后由是怨瓘周武帝太子昏暴王軌因內燕侍帝髮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窮宜帝由是怨軌

雜篇下

明東越胡應麟撰

漢唐而下史籍所書有一事譌而二之者有二事混而一之者有一事傳而餘悉泯泯者有一事實而餘皆虛者有二事類而無一實者卽更僕未易悉數漫衆數則以例其餘

魏時殿前鐘忽大鳴震駭省署華曰此蜀銅山崩故鐘鳴應之也蜀尋上事果云銅山崩時日皆如華言又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恆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鑪令聾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卽不復鳴案此必一事記者譌而二之

吳東陽樵夫入山遇大龜作人言因縛之獻孫權龜路與老桑共語旣至權命烹之焚柴旣車如故諸葛恪曰當以老桑煮之如言立爛又張華斑貍事貍亦與華表其語雷煥識之遂得貍本形二事不應絕肖格或近實華當由博識附會耶

漢武遊上林兒一好樹間東方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鶵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又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扈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案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案朔以蟲爲怪哉卽名樹爲善哉意也滑稽之旨卽事可知卽蟲或秦獄冤氣所結而怪哉之名則朔詭撰欺帝無疑使異時再遇此蟲不知易何名號矣又漢武故事東都獻短人名巨靈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實此兒已三偷之而洞冥記記一女人愛幸於帝名巨靈常出入唾壺中朔見之巨靈遂飛去二巨靈一男子一婦人迹俱詭異又竝與朔狎或謂必有一僞余直以皆烏有耳

朝野僉載云唐初兵部尚書任環救賜宮女二女皆國色妻妒燗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尚宮齎金錠酒賜之云飲之若妒卽飲柳氏立死環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妒不須飲之若妒卽飲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環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也卽陲醒帝謂環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子其奈何固敕二姬令於別宅中安置又國史異纂云房玄齡夫人至妒太宗將賜美人屢辭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語以勝妾之流令有常制且司空年近遲暮帝欲有優崇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曰盜不妒而生盜妒而死曰妾盜妒而死乃遺酌一巵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一酖一舉使盡無所留雖帝曰我尚畏卿何況於玄齡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又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右二事絕類不應太宗屢賜大臣侍姬又屢以藥酒鴆其妻而其妻又俱飲之也玄齡妻盧氏嘗房病困嘗別目以白

誓而晚節至斯可謂生平盡廢若此事則余迺以虛有姬聲好事遂因環婦嫁名房妻耳不然太宗之術弗效於柳而復試於盧何不憚煩哉

後漢書云孝女叔先雄健爲人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尸喪不歸雄感念號泣心不圖存常有自沈計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按此事與曹娥同出後漢范史同傳今曹娥以邯鄲蔡氏賞識盛傳而此事絕無知者故特詳之

諒輔字漢儒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出祈禱山川連日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期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此亦與藏封同世而人罕知幷錄之輔時爲掾尤難也

漢末劉平遇盜扶持其母奔走逃難兒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遂去不顧此事亦見後漢書列傳在鄧攸先其失則甚之矣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涉自舉日試萬言詔中書省試陟合善書者二十人各操紙執筆就席環庭而坐但占題目身自巡歷依題口授言訖卽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宰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敕賜緋

儒者唐希仁六用竝行者宋穆之五事同舉者隋光伯皆劉姓也而百藥藥師二李咸寧楊素之姬士衡士龍二陸互見王弼之鬼尤爲可笑至武與膺竝善兵著書竝曰孫子而孫綽書亦曰鄒子而鄒陽書亦曰孫子而孫盛變姓名咸著聲績又古今字號之同尤有奇者幷識之

號浮休之張前有文成後有芸叟（唐張鷟宋張舜民竝號浮休子見史）稱紫芝之俞前有秀老後有玉吾（宋詩人俞秀老元文士俞珍竝紫芝）中山之劉前焉居仁後伯恭（一初一孫竝以東萊名祖）後子儀（一唐一宋竝名劉中山集東萊之呂前居仁後子儀）少室山人之李有布衣有拾遺（李泰隱居不仕李淪徵爲拾遺竝有斯號）石林居士之葉有尚書有少保（一吳縣人位至執政見宋史一松陽人官至尚書見一統志皆名夢得皆）

雉湖州皆博學者書）集花萼之李前尚正後子大（唐李尚正兄弟三人宋李洪五人俱有花萼封花蕊之徐前衍後赦妃（俱爲蜀人見郡齋讀書志）或云後花蕊費姓俟改至李義府呼李猫李德柔亦呼李猫尤可笑也（見商隱事）漢兩子夏又同姓且同時兩子雲（杜欽杜鄴俱字子夏竝能文楊雄谷永俱字子雲竝能詩）也宋兩方叔兩功父（一方叔李彖字定孫一方叔李茂一功父張南湖一功父郭祥正）二方叔又同姓且同時也宋又有兩張子野（俱名先俱吳中人亦梁進士寄居仁詩話是吳中人亦梁進士）

又皆易姓（始皆莊姓避諱易姓見傳）皆二名（君平一名尊子陵一名遵見傳中兩樊崇俱賊帥一亦眉一尤來兩李育俱賊將一王郎一公孫又皆一歸附一滅亡唐兩李光進一光弼弟一光顏兄皆爲將皆假

婦人事九有酷類異常者弒君之姜前有文後有哀殺子之武前有嬖後有惠淫亂之馮前有文明后後有孝文后皆同代二馮二姜又同族也春秋事人共知二武殺子俱見傳惡妃之惡不減驪姬非玉環可望以早夭人罕知二馮各見魏書然蜀有兩花蘂夫人一王衍母隨衍入唐一孟昶妃隨昶入宋皆徐姓皆能詩皆亡國皆不善終竊合乃若此哉（花蘂詳蜀類稿一云費氏）

古今事酷類更有甚者漢兩嚴遵一字君平一字子陵皆高士又皆易姓（始皆莊姓避諱易姓見傳）皆二名（君平一名尊子陵一名遵見傳中）兩樊崇俱賊帥一亦眉一尤來兩李育俱賊將一王郎一公孫又皆一歸附一滅亡唐兩李光進一光弼弟一光顏兄皆爲將皆假身後可作一確對也

節皆兄弟有戰功又皆名爲兄弟所掩宋雨李定一彈子美
一彈子贍所害皆文士皆正人皆蘇姓又皆下獄幾死此數
人者其世代同名姓同人品同事實同一至於是何其異哉
李定劾蘇舜欽見朱子語錄甚詳筆談又有夷將李定亦熙寧時又見劉斧摭遺李通傳共五李定
世知馮婦之男子而不知許負之婦人也見三國志劉馬傳
知王聖之婦人而不知孟光之男子也王聖漢安乳母抱襍常時宮官有王聖然
不甚著孟光梁鴻妻外
蜀孟光見三國志有傳三李平一婦人二男子俱貴顯一漢成帝
捷好一劉蜀大
臣一元魏名將四巨靈二男子二婦人俱恠神一仙掌巨人
一漢武宮妃一九
元眞母見路史
宋制科題有堯舜湯禹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謁者趙堯舉春
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禹
世知仲尼文宣王而蒲子亦長孫稚亦皆文宣王也延岑號武
安王在壯繆前劉嘉封漢中王在昭烈前今但知玄德雲長
劉仲論魯哀公朱建稱平原君皆在後尤僻也文宣見路史
書又李光弼岳飛俱謚武穆岳與諸葛又俱謚忠武
先仲尼稱聖於魯者臧紇後仲尼稱聖於魯者展禽又楊震在
漢稱夫子而李固弟子亦七十二人蕭頴士在唐稱夫子而
權德輿門生亦七十二人展禽至孟始以聖稱
西京雜記有杜陵杜夫子三十國春秋有舞陽杜孔子稱名之
又七賢過關是李白張九齡王維鄭虔張說李斐孟浩然又
類一至於此記謂杜奕棋天下第一蓋其徒尊之若抱朴子
所稱棋聖之類然拾遺記稱詩聖又稱集大成又自稱杜陵
曷若奪此稱還吾子美不尤稱悄耶又非品稱夫子是字
顏回爲羌帥曾參爲市人已見前載稱顏子者黃憲外謝尚徐
陵周續之皆六代人也稱曾子者張霸外宗元卿綦毋邈滕
曇恭皆一時人也南齊人俱見南史列傳又陸雲亦稱顏子
兵家有十哲僧家亦有十哲皆能詩者畫家亦有十哲皆散見
諸書人多不備錄又唐翠場有十哲又權德輿門生七十二
中十人登輔相爲十哲尤可笑也
三傑有三漢諸人外唐吳少微富嘉謨谷倚皆文人張說源乾
曜宋璟皆宰執三君亦三一郎陳蕃等三高有二何點及范鎮等三
少有四已見名疑
四友有四周文王外吳太子孫登四友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
晉王敦王澄庾敳胡毋輔之唐李嶠杜審言崔融蘇味道四
皓亦有二商山外六朝徐伯珍兄弟四人皓首相對號四皓
四公子二一戰國梁時四豪外有四英諸葛瑾克等四傑外有四俊員半千等
見史及唐詩紀事
五老有二唐曹松等五人登第皆年七十餘號五老楊在宋者
英前五侯二俱東漢一王氏一宦官
七子不始建安鄭公孫熙强與六大夫盟謂之七子七賢不始
竹林後漢書袁祕等七人以身扞刃救郡守皆死袁曰七賢
又七賢過關是李白張九齡王維鄭虔張說李斐孟浩然又
七貴亦二已見名疑

唐虞八元八愷周八士晉八王外漢八俊八顧八及各二詳鍾傳

晉則八達有三並見名疑然晉又有八伯郗鑒爲方伯阮孝爲宏伯卞壼爲裁伯蔡謨爲勰伯胡毋輔之爲達伯阮孚爲誕伯劉綏爲委伯羊曼爲黯伯見晉傳顧厨俊及猥八厨不再見

著書名姓相類如三孫子三鄒子皆世所共知又名各不同不足相亂然有不可不辯者二孔甲一黃帝史一仲尼孫俱著書俱名盤盂一載漢藝文志一附孔叢子中今藝文志之盤盂傳世遂以後之盤盂傳前之孔甲非也二牟融一漢太尉一漢布衣俱著書俱名牟子一載隋藝文志一附弘明集中今藝文志之牟子不傳意林所載而倘伯僚言而弘明集之牟子傳世遂以釋之牟子傳倫之牟融亦非也又夏鼎名盤盂一載漢藝文志一附孔叢子中今藝文志之盤盂傳世遂以後之盤盂傳前之孔甲非也二牟融一漢太尉一漢布衣俱著書俱名牟子一載隋藝文志一附弘明集中今藝文志之牟子不傳意林所載而倘伯僚言而弘明集之牟子傳世遂以釋之牟子傳倫之牟融亦非也又夏

帝名孔甲而唐詩人有牟融尤奇孔叢之盤盂疑崇文目誤而弘明牟子余疑僞言俱有辯

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人二雷公一黃帝時人一趙宋時人案戰國秦越人明堂鍼道世以其與黃帝時扁鵲類因以爲號今所傳難經乃秦越人作非扁鵲也宋雷敩據炮炙三卷人多不知其名但以素問有雷公爲黃帝弟子遂以炮炙即黃帝時雷公撰其人與事酷類有如此者今二書盛行黃帝時扁鵲宋之雷公殊沒沒因詳識此以例其餘案隋志有雷公注神農本草四卷此當是僞託黃帝時者非宋人也漢志經方類有秦始黃帝扁鵲俞跗方三十卷此當是黃帝時扁鵲然亦依託未必眞也

世卒以東漢無二名者亦不盡爾第以不甚顯故人罕知余讀

後漢書及通鑑得數十人識於後

西門君惠王莽時勃對　王靈舉字季和見王柔傳注徐二名者多字

力子都亦莽時臺　劉文伯仰盧訪也

劉子輿仰王郎也　劉侯卿劉盆子資爲

邳仲覽建武五年　遲昭平平原女子見鑑

儲大伯光武大夫說鮑永者　焦仲卿見樂府

彭子厚彭寵姪　彭龐卿亦彭寵姪並見後漢書龐傳

劉盆子　蘇不韋見後漢書蘇章同傳

費長房後漢書方術傳　薊子訓

胡夫吾　樊志張

計子勳　王和平自費長房至此六人皆見方術諸傳

曹世叔曹大家夫　劉長卿妻見列女

陳文矩見列女類　衞仲道蔡珍先適夫見爭訛妻傳

劉騊駼見文苑劉珍傳　卿仲遊見黃香傳

叔孫無忌見方術趙彥偉　魯女生附華陀傳末

冷壽光附華陀傳末　劉景宗見華陀漢書陀傳注中

東郭延年見甘始傳道術士也　封君達同上

侯子道見嚴光傳注　韓怡休韓伯休名見侯傳

謝季孝見戴良傳　虞郡尉漁陽人姓見馮衍傳

韓仲伯見李遠傳　李子春同上

曹破后節弟見傳　李少卿謁命者見王記傳

董次仲梴鄉賊帥並下俱見光武紀注　士師郎獲索賊帥

梁安國統孫附傳　梁伯玉冀子附傳　梁不疑真弟　鄭居業衆之曾孫附傳　謝曼卿見賈逵傳　桓元卿見桓榮傳　劉能卿見更始傳　李子雲見逢萌傳　馬伯濟武兄附傳　成翊世見杜根傳　徐匡鈞吳良傳　伏無忌見後漢書序　令狐子伯王霸妻傳　楊光憲鄭弘傳　叔先泥和列女叔先雄父　韓伯高見儒林薛漢傳　濟臺破伯同上　孔長彥見孔僖傳又弟季彥　任文公見方術傳又父文孫

張伯路見左雄傳　劉文松同上　解奴辜方術有傳並下三人俱附見　壽光矦注壽姓也則光矦當爲名　嚴彭祖見儒林董鈞傳　顏安樂同上　鄧盲意　麴聖卿　甄豐見孫文考賦　王延壽靈光者　馬日磾與蔡邕同時　蔡少公鄧晨傳　鄭安世來歙傳　劉少公劉永弟見傳首　樊巨公見劉綯傳　駿馬少伯見盧芳傳夷人也常疑此類爲字卽此如其爲名且謝夷吾等史皆載字甚明

東漢諸王矦無表故宗室二名者無考紀傳附見者得數人

劉延平見清河王傳又有常保虎威二人　劉子張更始父見傳　劉萬歲廣宗與王有傳　劉元壽見明帝十四年　劉德然以下並見先主傳　劉弘世先主父　劉子敬　劉元起　劉安國見濟北王傳　婦人二名者

曹豐生見曹大家傳　劉賢得陰城公主見順帝五年注　友通期梁冀妻見傳　王伯榮王昇女見楊震傳　陳心叔名疑放據殊精洽然亦謂東漢三國無二名者蓋因漢前人之說余讀三國諸紀傳二名者頗不乏之第多東漢末人至鼎足之後則諸罕覩而傳有周生烈朱建平等同不盡無也又陳壽多以字爲名今錄其灼然者周生烈朱建平並魏志有傳三國志傳中二名者惟二人

曹安民操姪征張繡亡　婁子伯見魏武紀破馬超附裴注中　吳子蘭同上　劉子平附見先主傳注中　石廣元　嚴白虎見孫策傳　馬元義張角與見皇甫嵩傳　劉奉林同上　鮑子春　薄義渠見袁紹傳　張世平見先主傳　王子服同吳子蘭皆與先主謀誅操者　崔州平　徐季龍字開明見管輅傳　單子春

王弘惠　陳承祐

華長駿　楊阿若見閻溫傳注　管孝國以上俱見管輅傳注　祝公道同上又孫賓碩　趙君安龐烈婦父　龐娥英婦人即樂府龐烈婦名附注甚悉　龐子夏並附龐淯傳注龐烈婦夫也　戲志材魏謀臣見荀彧傳

大抵東漢三國帝王將相皆單名二名者百中無一故雖以王延壽之才名馬日磾之職位而思慮往往耶及若精心以求則紀傳之中此倘未能盡也

厄言謂漢諸侯王同名甚衆而唐世尤繁聊撮大都於後但什之六七耳不能窮其詳也姨人以宗正失職故唐之宗正豈亦皆失職耶其與士庶同者計當數倍昭代宗室命名悉用

奇字皆哉至於爾李迫同行密邇而俱封延德郡王尤不可曉非史誤則傳刻之譌也

此未熟唐史故以一二鴻哉編考之即宗室同名可勝計哉

五李恪一鬱林王一建王一威孫一東平郡王一趙王孫　四李琛一襄武王一靜王子一許王子一趙王了　三李晟一越王孫一紀王孫一財封西平王皆非宗室也　三李琮一玄宗子一讓王孫一義陽王　三李滋一宋王一夔王一馬湖郡王　三李瓘一許王子一趙王孫一紀王孫　三李紳一袁王二俱靜王孫一史有傳非宗室下同　三李璋一趙王孫一靜王子一紀王孫一參軍一　四李準一紀王孫一參軍一王城尉一大鄧王孫　三李璿一涼王一晉國公子　四李頊一汝州刺史一蔡王孫一蔣王孫一紀王孫　三李琳一安德郡公一讓王子一許王子　三李係一越王一蔣王孫一威王子　三李珪一安棗郡公一陳王一趙王孫　三李絢一衡王一霍王孫一南昌郡公　三李詡一信安郡公一江王孫一鴻臚卿　二李寬一太宗子一晉陽丞　二李愔一太宗子一宣春郡王　二李侗一信州刺史一趙王孫　二李澤一滁王一滁王　二李絢一南陽王一蔣王孫又一唐書有傳　二李訓一潁川郡公一趙王孫一史有傳　二李悅一瓊王一趙王孫　二李紘一安定郡王一蔣王孫　二李瑤一玄宗子一許王孫　二李嶠一武宗子　二李倩一憲宗子　二李鳳一太宗子一江王孫　二李琚一玄宗子一許王孫　二李禮一江王孫一折王　三李侠一許王孫一員外一國子祭酒　三李愈一岐王孫一江王孫又一同　三李琳一安德郡公一讓王子一許王子　三李係一越王一蔣王孫一威王子　三李珪一安棗郡公一陳王一趙王孫　三李絢一衡王一霍王孫一南昌郡公　三李詡一信安郡公一江王孫一鴻臚卿　二李寬一太宗子一晉陽丞　二李愔一宣春郡王　二李侗一信州刺史一趙王孫　二李澤一滁王一滁王　二李絢一南陽王一蔣王孫又一唐書有傳　二李訓一潁川郡公一趙王孫一史有傳　二李悅一瓊王一趙王孫　二李紘一安定郡王一蔣王孫　二李瑤一玄宗子一許王孫　二李嶠一武宗子　二李倩一憲宗子　二李鳳一太宗子一江王孫　二李琚一玄宗子一許王孫　二李禮一江王孫一折王　三李侠一許王孫一員外一國子祭酒　三李愈一岐王孫一江王孫又一同

四李頊一汝州刺史一蔡王孫一蔣王孫一紀王孫　三李璿一涼王一晉國公子　三李琿一涼王一晉國公子　二李垂一紀王孫一參軍一　三李準一紀王孫一參軍一王城尉一大鄧王孫　二李垂一紀王孫　三李璿一涼王一晉國公子　三李琿一涼王一晉國公子　三李燧一桂府少監一檮　三李良一桂府少監一檮　二李禮一江王孫　三李侠一許王孫一員外一國子祭酒　三李愈一岐王孫一江王孫又一同　二李琚一許王孫　二李琚一許王孫　二李嶠一武宗子　二李嶠一武宗子　三李良一桂府少監一檮州刺史一江王孫　二李禮一江王孫　三李燧一桂府少監一檮　二李琚一許王孫　二李嶠一武宗子

二李顒一紀王孫一江王孫
二李逸一岐王孫一雅王
二李瑒一許王子
二李湯一群王子
二李璘一玄宗子一同州司馬
二李皋一曹王主簿
三李俊一濟南王一零陵王一趙王孫
二李伸一玄宗孫一潁王子
二李涉一密縣郡王一晉平郡王
二李緯一均王一鄆王一豐王一六孫一蔣王孫
二李琪一豐王一六孫一安郡王孫
二李纁一蔣王孫一會王
二李琚一舒王一武陵郡公
四李逌一江王子一蜀王孫一
二李偲一邢王子一趙王孫一
二李崇一江王八世一江王九世一施州刺史一共原郡王
二李漢一清懷太子一東平郡王
二李諒一虔王一南康郡公
二李謙上黨郡公一蜀王孫一
二李倓一廣平郡王一肅宗一
二李琨一宗閨子一嗣吳王一申王嗣一郡
二李鋭一申王嗣一郡一州參軍
二李元裕一高祖諸王一太常諫禮一隴西郡王一嗣濮王一
二李紹宗一江王孫一蔣王孫
二李約一江王孫一邵王一兵部員外
二李綽一東平郡王一江王孫
二李建一隱太子一宣州參軍
二李宗閔一蔡王孫一唐相
二李方叔一蔡王孫一紀王孫
二李孝逸一給事中一武后將
二李友諒一蜀王一益王孫
三李平一蔡王八世一十二世一蜀人又元魏將又漢宮人亦名李平
二李福一和王一趙王一定州刺史又一唐書有傳
又二見太平廣記又一宋李全兄共六人
三李福一蜀王孫一太宗子一昭宗子一申王孫
六李郁一嘉王一新平郡王一蔡王又一常山郡公又一淮西將共唐書有七
二李清一李登子見傳一隋宮人遇仙二見廣記再出類
二李逌一鄧王孫一江王孫
二李偲一趙王子
二李琨一宗閨吳王一鄭王子
二李璟一信都王
二李珙一江王孫
二李綽一東平郡王
二李約一江王孫一邵王一兵部員外
二李煒一鄆王一蔣王
二李儀一信都郡王一武陽郡王一祭酒
二李偓一平陽郡王
二李綽一蔣王孫
二李逌一德陽郡王
二李偁一秘書監
二李賢一章懷太子
二李琚一義王一
二李珣一太子詹事
二李宗一樂安郡王
二李傑一昆山令
三李繁一節愍廟令一蔣王又一李泌子
三李紹一蜀王孫一趙王
四李遏一鄭王孫一端王一蔡王子又五代時
三李渾一蜀王孫一蔣王孫一錢王孫一蔡王孫
二李程一塘丞一唐相
二李實一雍王孫一京兆尹

半榻僅唐史一編案頭日取閱之見其中姓字相同者頗自不少而世第共傳李益韓翃數人因益取稗官雜說凡唐二代名姓相同者數十百人類而錄之以爲廣見洽聞之助其異代姓氏同者不可勝紀將別有編錄不列此中其已見王長公藝苑卮言附錄及陳心叔名疑者亦不復入名疑引載盧貞五人卮言及鄧氏類纂略同僅李光進

兩辟仁貴一武將見唐書一文人注周易見唐書藝文志次第在王勃前陸德明後葢亦高宗時人當與征遼建功者相去

唐書

兩張昌宗一昌齡兄與昌齡俱才顯一易之弟與易之俱色稱兩呂太乙一中宗朝文士以才稱一代宗朝宦者以反覆二條並見

不遠而傳絕不言其能文著書攷之唐世河東之辭文學最盛蓋一時名姓相同決非爲將之仁貴也楊用脩執此以仁貴爲文武兼才與韋孝寬益稱案唐書張仁愿傳云唐初才兼文武僅郭元振唐休璟裴行儉及仁愿未嘗一歯仁貴則注周易者非其人必矣藉令史傳中於著述或不盡載亦當稍稍及其文義大端而仁貴本傳第稱其力田起家傳末竟不略槩好文博雅等語用脩之誤瞭然無疑

續攷宋朱長文墨池編第八卷碑刻類有唐薛仁貴碑注云天寶二年名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案新舊唐書薛傳並無此文惟通鑑有之以辨甚附記此

兩陳商一見昌黎集一會昌五年進士見通考孟達集下

三張萬福一德宗朝救陽城人所共知者一與柳芳同時見酉陽雜俎第七卷末以鑒名非武將也一撰五等朝儀見通志略乃道家者流

兩李商隱一玄宗朝太子賓客見舊唐書明皇本紀一晚唐詩八

兩施肩吾一中唐元和間進士見唐詩品彙紀事等書一撰鍾呂傳道集在晚唐間年代相去差遠故陳振孫以爲二人見文獻通考神仙家余別有辨詳玉壺遐覽中

兩楊復恭一晚唐宦者見唐書一晚唐詞人有詩集或即一人未可知俟續攷藝文志有復恭行朝詩一卷

兩李惟岳一元德秀門人一李寶臣子俱附見唐書傳中

兩李文悅一見安史叛時一見憲宗修麟德殿時通鑑所載又今說海趙令畤有李文悅益卽安史叛時者

兩劉延祐一藏器兄見唐書一守文子見通鑑

兩劉從諫一許权襲將降史思明一劉悟子益見通鑑

兩李抱眞一李抱玉弟史有傳一李匡威窘屬附見傳中

兩李克寧一李澄子見本傳一克用弟見莊宗記

兩李伯禽一太白子一嘉興監與神昏見通幽記

兩王景崇一晚唐鎭將一後唐牙將各有傳

兩李昌符一唐末詩人見全唐詩話一唐末叛將見通鑑等書

兩李行言一中宗給事見祝欽明傳一宣宗刺史見通鑑等書

兩郭震一代國公字元振一御史劾趙彥昭見紀事

兩王睃一侍御方慶子一邊將唐史有傳又見百將傳綱目等

兩韋溫一韋后族禮部尚書一韋綬子集賢學士見史

兩李珏一淮南使相一江陽富民已見名疑又隋道士李珏見龍城錄趙晟下

兩吉頊一武后酷吏一大厪詩人見紀事十才子下

兩王適一初唐詩人一見韓昌黎集墓志中

兩李乂一初唐詞人一陳敬瑄參謀見僖宗光啟三年

兩裴迪一與王維唱和一唐末纂官五代史有傳

兩韓弘一見高祖紀王世充僕射一憲宗郡統

兩張祜一晚唐詩人一見新唐書孝友傳敘前張祜作陌

兩王翰一初唐詩人一太和間邠州人見廣記一百八十九卷
再生類
兩杜確一見鶯鶯傳一爲岑參集序見文獻通考見公武讀書
志
兩李翰一唐文人一石晉時學士見五代史又欲傳
兩李福一李石弟見唐詩一南唐將見唐餘紀傳
三李淸一天寶進士見唐詩紀事一興元鎭將李澄子見本傳
一隋末富人遇仙至唐存又一李淸仕晉爲桓溫參軍嘗死
再生與隋李淸頗類共見太平廣記
兩無可一見酉陽雜俎諸皇記一詩僧見品彙紀事
兩高蟾俱唐末進士見唐詩品彙蟾字里下
四澄觀詩話總龜云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
伽者洛中之澄觀也參元名太師爲華嚴疏主譯經潤文者
會稽之澄觀也傳燈錄有鎭國大師澄觀又有曹谿別出第
二世五臺山華嚴澄觀大師
諸人外如李涉李淸李遠李洞李頻李諺俱詩人李邕李漢李
繁李郃李程李紳俱文士李綱李絳李晟李福李祐等俱名
臣攷之宗室並有同者羅泌謂張巨有九王吉十八今唐才
三百年而有八李祐六李淸五李福五李洛四李晟李紳以異
代錯綜之可勝數哉
兩張曇一成德軍將見憲宗紀一天平鎭將見僖宗三年又注
史記者亦同名
兩吳迥一龐勛將見懿宗紀一舒州盜見僖宗四年

兩李觀一李勉將有傳一韓愈友以文名有集又一李觀刺血
寫金剛經見法苑珠林
兩趙昌俱見姓譜一憲宗時尙書一刺史又宋有畫工趙昌
兩李祐一元和詩人見紀事一元和武將見唐史又宗室有大
李祐共八人詩人或卽宗室之一不可知然紀事無明文可
攷
兩劉憲一唐初詞人見唐書一唐末牙將見廣記
兩李紹一觀察以文名一刺史嘗以詩勒石鄭州
兩劉威一晚唐詩人有集一唐末淮南將至刺史
兩高蟾俱唐末進士見唐詩品彙蟾字里下
三王建一晚唐詩人一唐末僞蜀王一石晉棣州刺史見唐餘
紀皇甫暉傳
兩張鋋一彭澤令伐妖鳥巢一盧谿尉巨猿穴俱見廣記
兩張劾一王建將見建傳一賊帥遇陰兵戰者見太平廣記

用修生平纂述亡慮數十百種丹鉛諸錄其一曰余少癖用修書求之未盡獲已稍稍獲又病未能悉窺其盛行於世而人尤誦習無若藝林伐山等十數篇則不佞錄丹鉛外以次卒業焉其特見罔弗厭余衷而微辭耶論亦間有未易懸解者因更掇拾異同纂爲錄命之曰藝林學山客規不佞子之說則誠辯矣獨不聞之蒙莊之言乎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昔河東氏非國語而非非國語傳成都氏反離騷而反反離騷作用修之言世方社而稷之而且嘵嘵焉數以辯譁其後後起者藉爲子其窮矣夫巨陵學山而卑至於山蹊子之謂也余曰唯唯竊聞之孔魚詰墨司馬疑孟方之間旬侮伯正

楊古今其然亡取苟合不佞於用修盡心焉耳矣千慮而得間有異同即就正大方方茲藉手而奚容目睫談也夫用修之可柳下也不佞之不可縶魯人也師柳下世或以不佞善學用修無亦迺然聽哉庚寅七夕麟識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九　續乙部　藝林學山一

東越胡應麟撰

錦城絲管　詩話上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爲李太白爲多杜子美七言絕近百當時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所謂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也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哉杜子美詩諸體皆有絕妙者獨絕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廢諸家是其眞識冥契猶在唐世妓人之下乎（唐絕體增奇取此者入妙品）

花卿蜀小將耳雖恃功驕橫然非有輦轂武之權王建孟

美余不敢謂然

用脩唐絕增奇序以龍標太白爲冠而謂工部不當學論自卓然然實本高廷禮品彙語高曰盛唐絕句太白高於諸人其次則王少伯二公篇什亦盛少陵制作雖多理趣甚異僅取數章至正聲則杜七言絕無復選者噫宋元而下有能明曰張膽首洩此機者乎余不敢以用修爲陰襲陽訾然二君書必皆傳于後世讀者當自有公論也

李羣玉 見江平不流下

李羣玉樂府云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

此李端古別離詩見本集及英華品彙甚明且羣玉晚唐亦必不辨此也 楊慎引李端全篇亦載二語此當是一時誤記

太白子厚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一二語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有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刻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攷子美不但虛心太白卽高岑輩無所不傾倒然二子詩推轂杜者亦無幾遂謂子美出高岑下可乎文人相輕尚矣子美揖讓諸公正其卓爾難及處後世驚奇之士遂爲口實柰

坡改之作瘦馬瓦殘夢便見無味矣

此晚唐小巧語何絕唱爲入玄恉錄可耳

賈島佳句

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全集不載僅見於東坡詩注所引

二語殊不類閬仙似許渾姚合語坡注未足憑

梁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十二牒李白詩屏風九疊雲錦張牒卽疊也

牒卽案牒之牒子雲所書意如今圖屏十二扇者以文翰故借牒爲言耳太白屏風九疊自詠廬山楊曲引以證余戲謂子雲誠善書然必以天池爲研五老爲筆庶可逞尋丈之勢又恐爲飛瀑所侵也

石城樂

石城樂宋臧質作碧玉歌晉孫綽作慕容攀牆視慕容垂作樂府皆失其名

慕容攀牆視三首今載樂府殊不類垂自作蓋當時童謠耳

廣記錄唐文帝過垂墓見一人因問之荅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榮華各異代何用苦追尋此則垂之鬼所作然當垂偏霸之日文皇不知竟何狀耶漫書發一笑

金雌詩

隋經籍志郭文薯金雄記金雌詩

隋志緯書小注有金雄記無所謂金雌詩也麟按南齊書引郭文舉金雄記云當複有作肅入草見高帝紀末并諸讖甚詳

江陵

盛弘之荊州記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太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扁舟已過萬重山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今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太憒憒

此寸木岑樓鉤金輿羽之說也於荅是也何有李杜並有岳陽樓詩錄左方以質用修

太白岳陽樓詩云樓觀岳陽盡川迴洞庭開雁引愁心去山卿好月來雲間連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迴右李作亦五言律視杜吳楚東南乾坤日夜等句何如亡論二公敵國卽李之鳳凰何如崔顥杜之五夜何如王維耶二公製作他不必多論止據自相酬和之篇杜贈李二十韻眞可驚風雨泣鬼神而李飯顆山頭四語殊近鄙猥豈止兩岸猿聲江陵白帝之相去哉然以此定李杜優劣誠坐井窺天也右俱長語其詳具詩藪中

羊腸熊耳

庾開府詩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峰鮑照詩二崤虎口九折羊腸可謂工矣比之杜工部高鳳聚螢驟子營歌之句則杜覺偏枯矣

羊腸熊耳六代尋常開府之工不在此

工部之偏不在此

楊又謂杜白白江魚入饌來語粗不若韋長江釣白魚江平不肯流語拙不若李水深難急流則皆近之然杜前句意自工後句意過苦耳

評李杜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然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余謂太白詩仙翁劒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

二楊語皆爲李左袒者也其說非更僕可明大略具見詩藪第二子所引古人擬倫俱似亡當余嘗以李猶莊周杜猶左氏庶幾近之

詩史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訐訕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爲已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謂之詩易可乎

按以杜爲詩史其說出孟啟本事詩話非宋人也若詩史二字所出又本鍾嶸直舉胷臆非衒詩史之言蓋亦未嘗始於

宋也楊生平不喜宋人但見諸說所載則以爲始於宋世漫不更考恐宋人有知揶揄地下矣明人囿甚至此

韓翃詩

唐人評韓翃詩謂比興深於劉長卿筋節減於皇甫冉比興景也筋節情也

此高仲武中興間氣評語比興情也筋節骨也楊解殊誤然高評亦未當余謂君平之詩比興不深於長卿筋節不減於皇甫也

杜詩

韓石溪延延語余曰杜子美登白帝最高樓詩云峽坼雲霾龍虎臥江清日抱蘁蹏遊此乃登高臨深形容疑似之狀耳雲霾龍

坼峽山木蟠拏有似龍虎之臥日抱清江灘石波盪有若蘁蹏之遊余因悟舊注之非其云雲氣陰黯龍虎所伏日光圍抱蘁蹏出曝眞以爲四物矣

峽坼蘁蹏作形似之狀亦詩家當行未爲無見然下云扶桑西枝封斷石則上當作實景不然兄矣

月黃昏

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韋航紀談云黃昏以對淸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黃昏謂夜深香動月爲之黃而昏也

疎影橫斜於水波淸淺之處暗香浮動於月色黃昏之時二語盡故宋人一代尙之然其格卑其調

淺其語苦未足大方也仲言含霜映雪御月凌風二十字韻度天然五千年咏梅亡及者六朝人可易忽哉用修似亦有此見第此解

黃昏引

宋人謬

麟按二句全出唐人林易二字然實勝之

又

午後陰氣川事而花敷蘁散香凡花皆然不獨梅也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宋人梔子花詞惱人惟是夜深時亦是此理

花之香於晚者惟梅蓮茉莉爲甚若蘭蕙之屬則不然矣高燒銀燭照紅粧自言花色非言香也且海棠世謂無香而楊引之以證花之香於夜者尤可絕倒

坡詩題海棠也次句言香霧雖不主海棠言亦詩之病詩家不必深忌亦不可不知

澁浪

蔡衡仲舉溫庭筠詩澁浪二字問予予曰宮牆基盤石凹入多作水文謂之澁浪衡仲歎曰不通水經知澁浪何等語耶因曰古人賦景福靈光含元者一一皆通水經以郭熙界畫樓閣知之

一雅謔最可解頤錄於後 見松窗雜錄

唐玄宗欲求良馬伶人黃翻綽遽對曰三丞相皆通馬經帝怪問之黃曰臣見三丞相所乘皆良馬非通馬經而何夫所乘騎駿則丞相皆通馬經所作賦工則詞人皆通水經又奚

綠沈

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兩拋金鎖甲苔臥綠沈鎗竹坡周少隱詩話云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爲綠所沈有將軍不好武之意此瞽者之言也辭氏補遺云綠沈精鐵也引隋書文帝賜張渊綠沈之甲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沈爲竹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沈森奇冥雖少有據然亦非也予攷之綠沈乃畫工色之名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沈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鬱金色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管見遺皆可名之或言鐵或言漆或言竹或言瓜惟所遇耳工部意自當主鐵然謂綠沈之鐵則可謂綠沈即鐵則不可也

南史梁武帝西園食綠沈瓜是綠沈即西瓜皮色也梁簡文詩紀謂王懋讓書論綠沈乃知古人已先得矣王曰杜之綠沈鎗與杜少陵之句同皆謂以綠沈漆飾鎗柄耳

此說本姚寬叢語余謂綠沈當有二隋書所載鐵名也王帖所云漆色也老杜或以鐵名對金鎖漆色雖意義可通然古人之槍往往有純鐵者如王彥章之屬詎皆漆柄又杜以鎗對甲則所重在刃不在柄安得據以漆色爲是鐵名爲非耶如據楊說鐵與竹不可爲弓絃則據隋書漆亦詎堪爲甲耶若周趙二子之見誠可嗤也

西溪叢語云杜甫詩兩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薛倉舒注引用綠沈扇是亦有綠沈之說豈可專指一物爲綠沈哉侯鯖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沈爲竹見亦未廣前此鄭樂詩管曰亭

車穎秦書苻堅造金銀綠沈細鎧金爲綖以綠之綠沈精鐵

亭孤筍綠沈鎗則知謝蒙之言不爲無自然則綠沈又不可專謂精鐵蓋有物色之深者爲綠沈也右王說自當但云物色深者爲綠沈稍未安不若言綠色深者爲綠沈也

裴迪詩

湖廣景陵縣西塔寺有陸羽茶泉裴迪有詩云景陵西塔寺蹤跡尚空虛不獨支公在曾經陸羽居草堂荒產蛤茶井冷生魚一汲清泠水高風味有餘迴與王維同時其詩自輞川倡和外無傳此詩予見之石刻云

陸鴻漸與皇甫曾權德輿李季卿輩遊似是大厤元和人唐書及紀事竝同傳雖稱羽天寶中爲州伶師然其時固未嘗以茗芽著也而裴迪右丞輞川酬倡自當爲盛唐人去陸頗遠即迪視維稍晚出後或及羽周旋亦當年行懸絕今此詩仍似羽爲前輩而迪咏其故居者必非裴作甚明蓋用修誤記或後人僞撰若李赤之題姑熟耳

幽怪錄

幽怪錄載唐人三句詩云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云云（按此鬼詩也見對諷條下初不言爲唐人）牛僧孺所撰本名玄怪錄近時乃競刻爲幽怪不知始於何時觀用修所引則弘正間已誤矣

御梨

文選魏都賦中山出御梨王昌齡詩霜飛天苑御梨秋此李頎七言律句非昌齡詩詳其聲調自得之今李集有此而王集無可攷也出天苑故曰御梨意自聯屬必以文選爲證亦太拘也

方澤

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詩人中名姓不顯而詩句驚人今惟存華清宮一首孫公談圃亦爲宋人近注三體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

三體選杜常華清宮一首壓卷而方澤自有武昌阻風一首今云惟存一首誤也二子唐諸集皆無自是周伯弜誤釋天隱注已明言之

凝音佞

詩膚如凝脂凝音佞唐詩日照凝紅香白樂天落絮無風遊不飛云云

楊所引唐宋人用者十餘然俱落何遜梅花詩後也

劣唐詩

學詩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爲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如辭逢戎昱乃盛唐之晚唐

戎昱是中唐辭逢是晚唐皆非盛唐

劉元濟詩

近覽廬山舊志見唐人劉元濟經廬嶽迴望江州想洛陽有作云

此詩英華紀事品彙諸選竝載非不甚流傳者元濟當作允濟其人文名灼灼景龍間讀唐書者自能識之二十四學士

之一也

寄衣曲

長孫佐輔盛唐人詩集亡逸此詩英華亦不載故謹錄之

按佐輔中唐人見紀事及品彙謂盛唐誤

嚴光

余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

按徐道暉詩梅福神仙者新知是婦翁最明可證

徘徊

宋賞花釣魚詩徘徊無別押者優人有太多之譏余思相如傳安翔徐徊昭帝廟號從徊楊雄賦徊徊徨唐松陵詩有遲徊

庾信文有徘徊當時諸公未精思耳

數語惟遲徊當行徐徊稍可餘率非詩家語余謂上五字誠

工卽徘徊百押不妨愈出愈奇不爾卽徊字百易所謂多多

益醜也唐詩有車馬縈遲徊

楊雄甘泉賦云徒回回以徨徨兮見漢書及文選俱非此徊

字其末又有徘徊招搖之語楊誤無疑

季隨

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季隨謳遐軌季隨卽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問也

八士季隨迄今不能定其何世蒙山隱迹誰則傳之奇聞哉

米顛謂鶴卽杜荀鶴卽章得也

韓詩

韓昌黎贈張曙詩久欽江總文章妙自嘆虞翻骨相屯以邪佞比人而忠直自許此昌黎一生病痛也

樓船敗將也杜送武臣用之昭陽禍水也李賦行樂引之律以楊說則長卿子雲太白摩詰盡當高閣東之而楊馬李王也惟恐不得當者則何以故哉

益陽蔡 芳初校
江陰陳行恒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古字窺作闚 詩話下

古字窺作闚論語闚見室家之好易闚觀利女貞史記以管闚天莊子上闚青天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闚天文潘岳秋興賦闚天文之祕奧杜詩天闚象緯逼正用上數語不識古字者改爲天闕王安石云天闚黃山公亟贊其是東坡云只是怕他

末句是張文潛語作子瞻誤天闕本龍門故事珊瑚鉤之論確矣介甫之闚用修之闚一而二二而一者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吾末如之何也已

游景仁黃鶴樓詩

游景仁黃鶴樓詩長江巨浪拍天浮城郭招望萬景收漢水北吞雲夢入蜀江西帶洞庭流角聲交送千家月帆影中分兩岸秋黃鶴樓高人不見御隨鸚鵡過汀洲景仁名侶廣安人南渡四賢相之一也文集今不傳獨此詩見楚志

宋七言律可追老杜者僅此篇然詩人玉屑以爲游儀伯莊楊作景仁恐誤此詩余已錄詩藪中玉屑帆影作野色不如帆影之工也

蓮花詩

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鬬紅妝輕步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荷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

檀粉不勻香汗濕一陣風來碧浪翻眞珠零落雅收拾此二詩絕妙又劉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炯炯垂鸞結爛學宮槐勻膩雪風吹涼鬢影蕭蕭一抹疎雲對斜月寇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莫時衆情不斷如春水亡友何仲默嘗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余一日書此四詩訊之曰此何人詩荅曰唐詩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觀宋人之詩也仲默沈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可謂倔強矣

杜祁公以厚德稱而絕句精工乃爾詩鼓雜編搜輯殆無餘力復遺此因錄之仲默故匪讀書者適其人溫然長者以爲倔強冤矣細看不佳乃老頑進王晉卿語楊以事相類強移附之吾不可不爲雪

休洗紅

余於蜀棧古壁見無名氏號泝者書古樂府一首云休洗紅洗多顏色淡輕卿騎少年昨夜殷橋見封侯早歸來莫作弦上箭視前詩何啻千里乎

此詩二首不著時代詳其聲調在六代前建安下詩紀附晉人後大概得之其前首云休洗紅洗多紅色淡不惜故縫衣記得初按茜人壽百年能幾何後來新婦今爲婆殊近東西京然非漢詩也郭茂倩在嚴羽卿前嚴詩評往往引之今曰元人誤矣

金海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嗣興撰千字文隋滿徽撰萬字文

齊張融集名玉海在梁武帝前王伯厚蓋祖之非始創也

緜知一 緜音蒙

緜知一蜀之巫山人贈白樂天詩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過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辭樂天見之遂緜生同舟且曰巫山有王無競沈佺期皇甫冉李端四詩竟不肯作古人之服善無我如此況與皇甫李端詩人多知之王無競一首罕傳今錄於此神女下高唐巫山正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襄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暮殿鬱蒼蒼

不應類此矣

讀書叢卷二十

樂天取此在佺期三子之上信哉

王無競初唐人沈佺期初盛間人皇甫冉李端並中唐人樂天四詩蓋以時代言非次第優劣也四詩以全首論當是佺期無競俱景聯佳而沈之起語頗生澀王之頷詞略偏枯未若王李二子之調美也但王沈詩讀之自是初唐而李作盡露中唐而目惟皇甫全篇合作渾成流麗優入盛唐右丞嘉州莫能過也

辭徐州過巫山讀前人詩悉刻去獨留李作不知三子詩已經劉去耶或壁間不列辭未及知耶

隱書

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今不可見大抵歡謔幽奧之辭書言無微而可略此之謂也至於東方朔郭舍人之問對直俳優之雄耳

漢藝文志隱書十八篇在詩賦類恐不得如楊所稱考唐皮日休亦有隱書其辭乃山林之士假著述以自見者非隱語也余意以藝文志例合唐人所著推之必漢時棲遁之流所作詩賦如考槃逸民等篇耳據楊所說此書當入子類雜家不應類此矣

十樣蠻箋

韓浦詩十樣蠻箋出益州云云

蠻諸書悉作鷰此蓋傳錄之誤非用修意也

木客吟詩

山魈一足之怪家語所謂山之怪夔罔兩王肅云夔罔兩似夔而非夔也夔亦一足罔兩字一作魍魎唐小說有一足曳自稱太上隱者作詩云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即指此詩

太上隱者詩云偶來松樹下閒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見萬首唐絕甚明用修所引自是木客詩然非太上隱者也木客乃秦時伐木者若毛女之類見廣記

鐃歌曲

漢鐃歌十八曲自朱鷺至石留古今樂錄謂其聲辭相襍不復可分是也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此說卓矣近世有好奇者擬之韻取不協字用難訓亦好古之弊矣

此說似是而非鐃歌聲文相亂處誠有之然如妃呼豨收中吾之類亦不多見其他句字嶢屼自是一時體格如此觀繆襲所擬其時去漢不遠其體格大率相同卽漢人本詞可知詳見詩藪

五雲太甲

杜出瞿塘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擾搏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謫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邃於星厤張燕公段柯古之博識闕疑以俟博識

右一則全錄王伯厚困學紀聞語或用修喜此說信筆鈔之耳

琦丹鉛者不審混載楊集非必有意剽王也王楊諸子世知其巧麗而不知王之學術有大過人者星厤尤其所邃華蓋以下語斷有所出非杜撰之文惜不獲起子政光伯輩問之

嚴羽卿云太甲疑是太乙之誤然杜已全用王語不得爲字訛第未知杜於此出處能洞然否也

唐詩翻三百篇意

唐劉采春詩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此本詩疏何斯違斯一句其疏云君子旣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適居此一處今復乃去此更轉遠於餘方指蘇州詩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此本於詩況彼柏舟一句其疏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其餘尙多類是三百篇爲後世詩人之祖信矣

用修之說則然第恐劉郎興到成章無暇讀三百篇注疏耳又仁人不見用等解尤謬詩家切忌道着并舉似後人

黃眉黑糍

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黑糍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蘂黃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畫鴉黃半未成又鴉黃粉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黃罷其證也然溫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鵝間黃之句王荊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以爲漢已有之詳語意乃是額間事已起於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藝苑卮言云丹鉛錄稱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糍云引蘆黃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語爲證謂唐尙然又引荊公詩漢宮嬌額半塗黃以爲漢已有之詳語意乃是額間小黃靨耳非黃眉也若周天元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糍蓋眉不用黛而止用黃不欲其飾之

美上等宮掖百全非額黃意也亦非靜帝

麟按介甫題梅又有額黃映日明飛燕之句詩家用漢宮猶長安字面非必謂其時有之也 智瓊事見廣記

張安貧兒鏤臂文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 鏤臂或謂之劉青狹斜游人與娼狎多爲此態

此事見酉陽雜俎張安是長安字楊非誤乃傳刻訛也唐宋間惡少競刺其身恣爲不法雜俎此類甚衆非狹斜故也宋至南渡尙多此俗水滸傳至不足信然亦可徵當時俗習若斯國朝此風遂絕惟洛遊兒與倡伎密或劉刺名號以互相思憶斯用修所見者耶

社南社北

韋述開元譜云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社南者呼社南氏社北者呼社北氏子美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不知改爲舍耳按杜舍南舍北皆春水盡在蜀草堂詩也花溪僻地何得有倡優居之且此詩上以舍字引起下用羣鷗而花徑逢門意脈直貫若改爲社則竝不沾帶矣且既曰倡優所居必酒食豐濃之地而杜詩下有盤飧市遠之句何耶又既曰倡優取媚酒食而杜之遺杯殘瀝不以及之迺與鄰翁對酌何耶杜他日絕句云雲生舍北泥豈亦社北耶攷杜集他本絕無社字之訛特用修讀書偶得此遂白頭少陵耳

眞珠船

王應麟嘗言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眞珠船見陸農師正楊云王徽之嘗謂讀書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見廣記也詩注

麟按此實王徽之語然困學紀聞嘗引之故用修云

唐詩人鄭仲賢

余弟姚安太守未巷愾字用能酒邊誦一絕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載將離恨過江南兒以爲何人詩余曰按宋文鑑是張文潛詩也未巷取草堂詩餘周美成尉遲杯注云唐鄭仲賢詩余因歎唐之詩人姓名隱而不傳者何限或文潛愛而書之遂以爲文潛作耳

按唐詩人竝無所謂鄭仲賢者恐草堂注誤此詩亦類文潛當是其作侯續攷之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
益陽蔡 芳初校
江陰陳名愼覆校
順德李肇亨元再覆校

草堂詞品

昔宋人選填詞曰草堂詩餘其曰草堂者太白詩名草堂集見鄭樵書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懷故國之意也曰詩餘者憶秦娥菩薩蠻二首爲詩之餘而百代詞曲之祖也今士林多傳其書而昧其名故於余所著詞品首揭之云

此用修詞品中第一誤處蜀草堂始自子美李於杜牢行俱先詆肯以其草堂名集蓋楊以李爲蜀人故傅會其說雁所不至夫草堂所選太白止二首余嘗疑非其作余詳辯於莊岳委談李集名草堂見唐藝文志惟有西江月一作太白今執爲衛萬恐未然製安得盡系於李之草堂哉二詞世非太白作余詳辯於莊岳委談李集名草堂見唐藝文志惟有西江月一作太白今執爲衛萬恐未然

菩薩蠻古西域女蠻國其人皆危髻金冠瓔珞被體謂之菩薩蠻非專指婦髻也且浮屠未有婦人爲菩薩者女蠻國亦未必皆婦人唐宣宗時來貢因寫其事取此名而後人以詞始太白絕無謂詳見別編女蠻國者蓋以粧飾類婦人故名女蠻使果皆女子何能萬里入貢唐朝乎

當自他有取義

又

詩聖如杜子美而填詞若菩薩蠻憶秦娥者集中絕無云云

菩薩蠻起宣宗世杜何緣預知其調楊硬遣太白承當故娓娓不已且波及少陵一小詞累二鉅公可笑

詞名多取詩句

詞名多取詩句如蝶戀花則取梁元帝翻階蜨蝶戀花情滿庭芳則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則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則取鄭嵎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則取太白賦語浣溪沙則取少陵詩意青玉案則取四愁詩語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西域婦帽也尉遲杯尉遲敬德大杯效本傳及唐人雜劇功臣燕耶并譏以俟博攷

上江虹

唐人宴音錄曲名上江虹即滿江紅云云

宴音錄今見太平廣記中古今樂府多有名同曲異者如唐

人清平調與宋人清平樂迥不同太白清平樂蓋五代人僞作因李有清平調故厲作此詞傳之至宋人黃鶯兒桂枝香二郎神高陽臺好事近醉花陰八聲甘州之類與元人毫無相似若菩薩蠻西江月一剪梅鷓鴣天元人雖用悉不可按腔況宮音所載一字偶同者乎

十三樓

漢書五城十二樓仙人居也詩家多用之東坡詞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用杜牧詩婷婷嫋嫋十三餘之句也永樂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四樓人多不知其事蓋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烟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於南京以處官妓蓋時未禁緇紳用妓也

按坡遊人都上十三樓或其地自有此樓名坡直用之如綠衣公言之類非故事也婷婷嫋嫋之句杜牧本咏婦人於樓何與楊以十三餘即為十三樓大可笑十四樓語近出足為詩家新料并識之

辛稼軒

辛稼軒詞泛菊盃深吹梅角暖蓋用易安染柳烟輕吹梅笛怨也然稼軒改數字更工不妨襲用不然豈盜狐白裘手耶

辛李皆南渡前後人相去不遠又二人皆詞手安得謂辛剽李語耶

孫洙

孫洙字巨源嘗注杜詩今注中洙曰者是也元豐問為翰林學士與李太尉往還尤數嘗飲李氏時新納妾琵琶會中使宣召促行因作詞投李云云或傳以為孫覿非也余按孫覿字仲益與周平原同時所著內簡尺牘鴻慶集皆行世余益有之

注杜詩者王洙原叔今序載杜集中謂孫洙誤唐亦有進士王洙字學源見東陽夜怍錄

拊掌錄云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為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以身之取其髯為別吏曰皆翁莫能分也劉曰既皆翁何不以大小為別於是館中以莘老為大翁孫學士巨源為小翁孫學士按漢杜欽杜鄴並字子夏而欽盲人呼為盲子夏欽因所奪何一姓一名觸處不利耶聞者大笑

眞丹

王半山和俞秀老禪師詞曰茫然不肯住材閒有處即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眞丹○漿水價匹如閙也須還何如直截余戲謂巨源生前之墨既為莘老所留死後之詞復為原叔踢倒軍持贏取漫山此詞意勸秀老純歸於禪住山不出遊也眞丹即震旦也軍持取水瓶也行腳之具踢倒軍持勸其勿事行腳也漫山和尚欲謀住山曰此山名骨山和尚是肉人骨肉不相離言人不當離山也皆用佛書語漿水價也須還則用列子五漿先饋事

此全用靈祐和尙賭潙山踢倒軍持事出處甚明楊語皆臆度也今錄左方

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潙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尙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尙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益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警欬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與座一見乃曰此正是潙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勵曰吾化緣在此潙山勝景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與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卽右見五燈會元潙山靈祐禪師下用修所解竝誤惟骨山肉人語見前本意自謂百丈不當住潙山耳楊云骨肉不相離亦誤會也又以骨人爲骨山肉山爲肉人總之皆出處未眞

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麽林曰不可喚作木桉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笑曰第一坐輸卻山子也

影撰之語

日幕

南史王晞詩日幕當歸去魚鳥見留連俗本改幕作暮淺矣孟蜀牛嶠詞日驀天碧波浪急正用晞語

此語宋人已用如魚鳥留連不覺日暮之類今改爲驀未詳

昔蘇長公詩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魯直與文潛語定以白爲日字張後語蘇笑曰黃九要改作日字也

無奈他何用修謂哉

戴石屏

戴石屏名復古字式之能詩江湖四靈之一也

按晚宋四靈俱永嘉人故亦號永嘉四靈一趙師秀一徐道暉一翁卷舒一徐致中戴雖與同時自是天台人與四靈絕無與赤城集瀛至律髓甚詳又詩家開襟詩人玉屑俱可證

紇石烈子仁

元將紇石烈子仁上平西詞云蘸鉸搖螳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搞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禹績樂用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半全迅掃之天柱折而地維陷矣

此金將詞載齊東野語曰元將何也當在張浚用兵荐離時故有首三句紇石烈姓金最多元將此絕少子仁破宋兵大書史鑑楊誤乃附王長公謂用修詳於稗史而忽於正史覺稗史亦未詳也

蠲字音義

東坡醉翁操琅然清蠲云云

蘇詞金石刻載甲秀堂帖曰琅然清圓非蠲字也楊解蠲字爲明潔之義不知琴譜有蠲調二指後先齊下也坡詞必

用鐲字亦當出此楊所解失之

鬧裝

京師鬧裝帶其名始於唐樂天詩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鬧裝辭田詩九苞綰就佳人髻三鬧裝成子弟鞾曲有角帶鬧黃裎今作傲非也

按樂天寄翰林學士詩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白集及文獻通考翰林院類引此詩非帶字也辭田九苞綰就佳人髻三鬧裝成子弟鞾正用樂天語鞾與轡互證自明楊因近有鬧裝帶之名遂改白詩轡字爲帶以附會之又改元調傲黃爲鬧黃噫亦大橫矣傲黃蓋顏色之名如楊說則裝可鬧黃亦可鬧帶可鬧裝裎亦鬧裝耶

鬧裝帶余遊燕日嘗見於東市中合衆寶雜綴而成故曰鬧裝帶

裝白詩之轡辭詩之鞾蓋皆此類

醉公子

唐人醉公子詞云門外猧兒吠知是蕭郎至刻鵭下香堦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帷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還勝獨睡時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詠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如此詞題曰醉公子即詠公子醉也

按諸詞所詠固即詞名然詞家亦間如此不盡泥也如菩薩蠻稱唐世諸調之祖昔人制作最衆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他可類推

近世論樂府必欲求合本事者自蓮而下咸罹訕譏余謂樂府之題即詞曲之名也其聲調即詞曲音節也今不按醉公子之腔而但咏公子之醉不按河瀆神之腔而但賦河瀆之神可以爲二曲否乎攷宋人塡詞絕唱如流水孤鄰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詞名了不關涉而王晉卿八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祭祭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斷可見矣

人月圓

李後主搗練子云深院靜小庭空斷續聲隨斷續風無奈夜深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詞名搗練子即咏搗練乃唐詞本調也

人月圓

王晉卿詞小桃枝上春來早初試羅衣年年此夜華燈盛照人月圓時人月圓即咏人月圓猶是唐人餘意

乾荷葉

劉秉忠乾荷葉曲云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云此秉忠自度曲亦唐人餘意也

按此類余嘗疑其先有調而後命名非先命名而後製曲也如憶秦娥本自名秦樓月乃曲中有此三字摘以爲名與醉公子等覺微不類他如唐莊宗如夢令毛澤民粉蝶兒皆然又宋人得舊詞不知曲名因摘末四字名之曰魚遊春水後遂相沿又蘇長公百字令以末有酹江月語易名酹江月云又一說論今曲謂黃鶯兒泰帶兒亦咏鶯咏帶者尤非曲名

與詞不同鶯以喻聲帶以寓情耳

鷓鴣天

唐鄭嵎詩春遊雜鹿寨家在鷓鴣天詞名鷓鴣天本此

鷓鴣天本寓思歸意故曰家在鷓鴣天今以曲名始此則雜鹿寨又入何調耶黃鶯兒水底魚鬬鵪鶉混江龍等又本何人詩耶

益陽蔡　芳初校
江陰陳名愼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廣雅書局栞

鍾馗 楊子屃言

東越胡應麟撰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葵爲名其後訛爲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首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傅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尤爲無稽按逖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無其人也俗立石於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眞有其人矣

又

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由也愼按硯以鍾馗名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了不相關又安知大圭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審思精考乎

陳心叔曰鍾馗武德中應舉不第觸堦死後見夢明皇曰臣終南進士鍾馗願除天下虛耗之孽事見逸史唐書不載或云北史堯暄字辟邪本名鍾葵馗葵音同見續博物志又按周禮考工記云大圭首終葵注云終葵椎也正韻云葵亦作揆楊子屃言卽以鍾馗之訛本於此似無確據若以字音相同則左傳殷人七族有終葵氏爾雅釋草篇有終葵中馗二草名豈可曲引爲證或云鍾馗當作終夔謂六書本義終窮極畢死之義古文夔一作馗集韻馗夔逵暀通用夔山鬼孔叢子所謂土石之怪夔罔兩是也窮治邪鬼故稱終夔耳此亦意撰也若然則作鍾馗亦可鍾有收聚之義何必改鍾爲終俗繪鍾馗執鬼以衛宅韻府云鍾馗府云鍾馗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則鍾馗之名不始於開元時矣

麟按鍾馗之名當起於六朝蓋習俗相傳鬼神名號固有不可致詰者必求其人出處以實之非穿鑿則附會耳楊謂鍾馗傳爲文人戲作最爲卓識其謂大圭之首爲終葵者本以起下文晉宋間人名終葵後因人名而訛爲鍾馗非卽以大圭之似未深會楊意然楊亦本金石錄堯暄字辟邪之說而堯暄乃北朝元魏人非晉宋人也又暄本名鍾馗而以辟邪爲字辟邪固哉鬼之訛所自出求之鍾葵義了不相關又安知堯暄本名非出於左傳爾雅而出於考工耶此類俱荒忽誕溘起自閭閻匪若本諸史傳記志者雖瑣屑隱微有考必得也用修心叔俱以鍾馗不始開元時第據孫逖張說謝表言余考鍾馗傳明皇因得夢而召吳道子圖其形正與孫張二子同時蓋文士因謝表有之而戲作此傳以爲明皇時也傳中本稱武德進士楊以爲開元亦誤宣和畫譜楊棨傳下稱六朝古碣有鍾馗字則不但不始開元亦不始武德矣余意

鍾馗之說必漢魏以來有之如神荼鬱壘之屬載記徧亡無從攷訂後人但見孫張謝表而戲作此傳世遂以爲開元人不必深致辨也

畫家鍾馗嫁妹圖亦有因沈氏筆談云歲首畫鍾馗於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冢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說亦遠矣按沈說最似可笑豈有婦人名鍾馗即以爲啖鬼之鍾馗耶第六朝人好用佛家語及鬼神名以爲小字或當時已有此畫因以名其女子亦未可知如柳達摩蘇摩訶之屬或因婦人貌陋而以鍾馗名之亦未可知今俗嘲女子醜然則存亡弗可究也研名鍾馗或同斯稱

名其傳在六朝之前非以婦人名鍾馗即以爲世所畫鍾馗籍不覺洞然信古今事方冊第存亡弗可究也研名鍾馗或如今研上所刻魁斗之形楊以研形如圭當之亦大附會胡不云如椎耶附笑

續讀龍舒淨土文有唐人張鍾馗蓋亦借鬼神爲名若堯暄及宗懋妹彼此互證益信余所見不誣不衷則鍾馗已見武德開元際豈復襲此人名耶堯暄舊名馗作葵當是音同致訛不必深辯

書解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爲可怪之石若後世靈璧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是禹爲牛倘孺米元章也

牛倘孺不聞有好石事李德裕平泉醒酒石恐楊因牛李誤舉之俟攷

綿繼夫人

張本也存中負能攷訂而此竟缺焉豈亦以無確證耶乃畫家所傳鍾馗嫁妹必因此而譌矣董逌畫跋亦以鍾馗爲唐人俱誤

續攷北史及魏書堯暄傳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本名鍾葵後賜名暄聰了美容貌以武功至大司農云云然則暄名正作鍾非終也暄以美容貌宗氏以婦人而竝得鍾馗之稱可謂枉儘無辜考暄在魏文時而宗懋當梁世其時相去頗不遠固宜爲兄妹耳聞者噴飯大噱

按暄本名鍾葵而以辟邪爲字辟邪於暄字義既絕不相蒙於葵義又了不相涉則所謂辟邪何指也金石錄徒見名鍾葵而有辟邪之字便以爲啖鬼之說所自起後人求之弗得惟此說僅似可信故靡然從之即不以暄爲鍾馗鮮不以鍾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緻寶幢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謚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繡夫人

繡旗女將見宋史李全傳止云繡旗女將馬上衝擊未審何人此云金史攷李全未嘗降金當是楊誤洗氏六朝人見史鑑綱目等書婦人知大義者不止倫智勇謚也

鏡殿

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為白晝祕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其中劉仁軌奏事入驚走下堦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臣見四壁有數天子不辨莫大焉帝立命剔去后聞之不悅帝崩后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祕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

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滾滾波

按此本隋煬故事迷樓記帝設銅屏四周殿上白晝與宮人戲樂纖毫皆入屏中高宗時武曌用事中外謂之二聖劉仁軌蓋假此以諷故武聞之不悅也老鐵詩六郎謂昌宗明空即墨字耳

春宵祕戲圖

徐陵與周弘讓書歸來天日得肆開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遊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虛盈盡軒皇之圖勢則宋人畫苑春宵祕戲圖有自來矣張平子樂府素女為我師天老教軒皇抑又古矣

按漢書藝文志有黃帝養陽方二十六卷堯舜陰道二十六卷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二十六卷湯盤庚陰道二十四卷三家二十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天一陰道二十卷張衡同聲歌天老教軒皇蓋出於此後內房有子方十七卷世房中淫邪之說其來遠矣郎仁寶云漢成畫紂踞妲己於屏此春畫所自始也凡房中稱帝王皆假託者然足見其來之遠泰漢已然矣

周昉畫

坡詩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愜周昉肥畫譜亦言周昉書美人多肥蓋當時宮禁貴戚所尚予謂不然觀楚辭云豐肉微骨體便娟便是畫佳麗之譜與畫工也肉豐一生色骸骨不微田家新婦耳

廣畧用修論色似左祖豐腴者亦自得此中眞趣他日與陸

子淵論書又有不豐不豔之說其意居然可觀第周生馳與丹青正當開寶後先是玉環以豐腴傾動六宮虢秦諸姊妹繼用體貌親幸宮禁貴戚習以相高積漸入於繪工之筆書譜所云非無謂也東坡書尚肥於畫家宜有此論余雖不及覩朝雲知其必以肌勝矣附笑

清溪五曲

琴麻云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竝宮調也蔡氏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弄中曲即鬼谷子所居深遠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故作坐愁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

曲成出示馬融融甚異之

埜客叢書嘗載此說亦失於辯正楊復引之而無所發明豈其以爲實耶(浦溪于伊徐乃郭璞遊仙詩魏晉前無此說不必辯)

琴譜所傳曲此類彌眾琴麻今不傳此亦誠於類書者有名而無曲若今琴譜五弄曲又僞之僞也

張僧繇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蓋絕藝必審觀而後論定也

此閻立本事非吳生也書家亦有酷嗜茲事者楊引庾翼不甚切何若歐陽率更觀索靖碑耶

殷子當在魏晉間與挹婁相先後古云起自陳思不必盡然

六幺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幺也曲名有六幺序義取六博之采

六博其時未有骰子也

疑漢以前未有也六朝盛習樗蒲以五木行之其采曰盧曰雉曰犢曰梟其制如銀杏仁僅二面程氏演繁露攷訂最爲精詳儼然六朝遺制在目其彩初無幺二三四五六等稱今乃以梟爲幺實所未諭且五木止用木五枚故曰五木詎得六彩之幺耶晉書謝艾無傳附見張重華傳中古投於制不可知今制未有以幺爲勝者顧所值何如耳非若盧雉類有定程也演繁露曰經之梟名甚多鄧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艾因牙上有梟安眾之言耳(麟按演繁露論盧雉最爲精詳獨梟不審何采攷六代諸人擲五木但呼盧而梟之勝敵獨見艾傳未足徵也(鄧當作謝程誤)

碧雞漫志云六幺一名綠腰元微之琵琶歌云遂巡彈得六

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乘記云合韻秦聲又誌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秦涼州胡渭綠腰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曾急絃繁拍漸栩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軀未免愁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琶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腰作么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指無過六者故曰六么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六么者即霓裳羽衣之曲按霓裳羽衣曲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關士大夫論議當思諭之未詳率然而發事與理違孝有正之者不過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此嘖嘖或遺禍於天下樂曲不足道也

按此說則六么本綠腰之譌篇末數言恍若預爲楊發者錄之

小梁州

賈逵曰梁米出於蜀漢香美愈於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燉煌之間亦產梁米土沃類蜀號小梁州曲名有小梁州爲西音也

梁州本邊境唐人寫其意爲絕句歌之故號小梁州凡稱小曲名中例有此字今必求出處以梁米當之則小伊州豈亦稻名耶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二 經籍部 藝林彙山四 十 廣雅書局刊

東越胡應麟撰

孟子注 譚苑

孟子注疏非禮之禮注云陳質娶妻而長拜之西子蒙不潔注云西施越之美女過市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此二事不見於他書若質者古今畏內之最若西施事尤可笑亦後世搖錢樹之比也

長字當讀爲長少之長凡年長禮當拜妻長則無拜之理故曰非禮之禮也不然人長拜其妻尚可言禮哉用修以爲古今畏內之最當是誤讀長短之長且古今畏內更有劇甚者質之拜妻詎足當首席耶錢(錢樹出唐小說某妓女死其子謂母之阿母錢樹子倒矣)

隋志孟子有鄭玄注七卷劉熙注七卷綦毋邃注九卷並考並無之蓋宋世皆亡惟趙岐注存今人亦罕讀矣

又丹鉛錄載馮婦章句讀云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句士則之句野有眾逐虎云云按此說士字前後相應文理暢然過前人所定者不可沒也幷錄之

二唐書

五代時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故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漫錄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歐爲宋一代文人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所著絕懸如此今載二書之文於左歐爲宋以下論十事要說

南園漫錄漢人張志淳撰張舍父也又有續錄十卷家君宦滇俱得之余衙閤絕無論唐書語蓋用修則有之余謂二書得失猶齊楚魯衛與其爲舊史之僻也

十事要說舊唐書所無見吳競昇平源所述晦伯辯已明若新唐書乃列傳中語傳皆宋撰而破賈於歐陽何也

橘柄

張無垢云橘柄入手則改頭換面隨宜說去今講學者悉用此語而不知所自出也

宗杲謂張無垢云門下既得此橘柄可改頭換面說向儒家用修亦未知張語所自出也

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曰龐明與王偁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撫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曾中高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壘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鶻後生之指點流傳安哉

此等語皆用修大偏處子安誠俊才第此文之工詎在此事杜陵用事之妙絕出千古卽子安生開元間亦當退舍何以云不能追也都緣四字稍僻楊讀六朝人語偶得之便自手舞足蹈亦子安有緣耳

三國典略已悅撰以江南關中鄰下爲三國此蕭明與偁辯

書蓋卽蕭淵明唐人避
唐似過右丞而遠韻不及終是弱於李杜若其學術殊有足
稱非浮華士也見史

晁公武讀書志

晁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里多誤如云李太白爲山東人不知
樂府所序謂太白攜妓遊山慕謝安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
部已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而俗士不知倒之爲山東也太
白之生則在蜀本其胄則在隴西與山東風馬之不相及也又
以張唐英與張君房合爲一人尤可笑張君房太宗時人唐英
乃商英之兄字次功蜀之新津人何得爲一人乎其疏略如此
且安知二兒之云非卽子母二兒也若卽子母二兒亦可爲隨
書稱殺隨兒不出三月既能爲人禍禍必爰居羅列之屬非

謂晁氏多誤是放飯流歠而譏人齒決也楊執以太白爲蜀
產者必峻其搏擊
晁不幸適當之
劉向七略別錄阮孝緒毋煚書錄近世俱不傳獨晁全編載
文獻通考所持論甚有可觀楊似未深考者博雅士自能識
之

恆有物也此類無他注釋可考與其鑿也毋寧闕之果子母
相隨不可殺則昔人射斷腸之猿行毒蚊之術者詎無一禍
福耶

許渾

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而俗喜傳之至今不廢高棅編唐詩品
彙取至百餘首誤矣棅之無目也棅不足言而楊仲弘選唐音
自謂詳於盛唐而略於晚唐不知渾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
極多仲弘之賞鑒亦羊質而虎皮乎陳後山云近世選高棅不
俗愛許渾斯卓識矣孫光憲云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做當時
已有公論惜乎伯謙諸之憎於此也

丁卯詩淺隨誠有之而俊語亦自不減在晚唐敎錚錚矣陋

品彙博采唐詩固不得盡廢也至正聲則渾之近體無復一篇意可見矣用修不詳攷第據方回律髓之語而臆譏之非通論也楊載仲弘詩名元世選唐音者自是楊士弘字伯謙合而爲一果有目者耶

又按稱渾詩遠賦不如不作乃唐人語下復云非謂不工謂無益風教耳則唐人固匪論其詩也

無已學杜與許絕不同言自應爾然亦趁渾字韻不然區區一丁卯何苦發此機耶方引陳詩作誰云學許渾

許渾詩

劉巨濟收許渾手書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本烟作山細思之之事也審如此則是石勒之鄴宮煬帝之江都矣渾非有意於誣前代但曾中無學目不親書徒弄聲律以僥倖一第機關用之既熟不覺於懷古之作亦發之而後之淺學如楊仲弘高棅

山字勝烟字非也雲盡而山出語意自然易以烟不啻平觀下句對巴蜀雪消春水來氣脈可見即烟字果渾手書吾弗許也

方萬里評下句最佳上句不及亦非是然總之晚唐境界耳渾烏絲襴手書詩見海岳書史米顛盛稱之世遂亡一知者古人道迹泯沒不傳何限惜哉

坡詩

東坡春事闌刪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述韻非也唐劉瑤詩瑤草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鄭王眞眞詩燕拆鶯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

芳草亦未歇謝康樂詩也坡當祖此楊所引誤

詩句相犯

徐鉉鄰舍詩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而梅堂俞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

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正鉉詩上聯乃梅作也

凌敵臺詩

許渾凌敵臺詩曰宋祖凌敵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儉寡欲儉於布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也審如此則是石勒之鄴宮煬帝之江都矣渾非有意於誣前代但曾中無學目不親書徒弄聲律以僥倖一第機關用之既熟不覺於懷古之作亦發之而後之淺學如楊仲弘高棅

郝天挺之徒選以爲警策故至今不廢耳

此本瀛奎律髓語楊劉以劇罵鄠州耳丁卯詩誠爲雕窮其佳處亦何可掩如殘雲歸太華疏雨過中條樹色連關迥河聲入海遙楸梧遠近千官家禾黍高低六代宮山翠萬重當檻出水光千里抱城來夜戰桑乾北秦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寄征衣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之類選唐詩者可盡遺乎高廷禮品彙以渾爲正變之首而正聲則但錄絕句數篇此深合取舍之宜非楊所解也

詩人語豈可以事實拘用修引程泰之論上林賦似得此意者今欲鬻鄠州則又主方萬里之言何謂耶此詩佳句如湘潭雲盡暮山出

巴蜀雪消春水來雖脫唐格調而清新自得未易輕也

還唐音者楊士弘選鼓吹者元好問用修自以工攷訂饒問最當見唐音評點為閻撫餘余非右許以楊語太過中耳

學而仰弘天挺屢以無辜遭劇詆不亦冤哉論鄧州得失者顧華玉于敬美

佔客樂

佔客樂者齊武帝之所作也其辭曰昔經樊鄧後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敘今釋寶月被之管絃帝遂數乘龍舟遊江中以紵越布為帆綠絲為帆綆鍮石為篙足篙撓者悉著鄴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云按史稱齊武帝節儉嘗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然其從流忘返之奢如此貽厥孫謀何怪乎金蓮步地也

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齊高帝語也武帝繼高亦有節儉之稱南史齊書竝可考見楊劇詆許渾無學而高武二君之事彰明簡冊慣慣如此古人目睫之嘆有以哉此條渭宇正楊亦有辨

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愁哀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四字似複非複後人決雖下也東坡詩朝與烏鵲朝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亦祖沈意

夕夜晨曉通用自是六朝詩病老坡二句是文法尤遠於詩詳此條語意皆譏李獻吉好薦北學親批鱗書幾上山連夜

八詠各為詩題故篇中前六句皆時令語又夕行晨征解佩朗璈麈鹿上姑蘇戎馬豹虎白髮哀遲悉李詩也楊說甚拘而可笑然亦李勸人勿讀書有以致之子之所謂時無英雄朝市皆平頭也四聲八病起於休文此可為律祖耶

易爲王霸者哉

碧琳腴

碧琳腴

碧琳腴酒名見曾吉父詩可對江瑶柱江瑶柱蠣黃也

江瑶柱見鞏苑廻言甚詳與蠣黃殊不類楊令而一之誤

錄鞏苑廻言說於下方

蘇子瞻詩云金罍玉鉶飯炊雪海蓋江柱初脫泉人或問蘇

以荔枝風格云江瑶柱可敵之郭璞江賦云余甚豔羨其

味而不獲見問之人或云即瓦壟子稍大者也已已暗故奉

化令徐君獻忠始悉之云奉化四月間南風作起江瑶或一

再上可得三四百枚或連歲不上如蚌而稍大中肉腥而肥

不中口僅四肉牙佳耳長可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以嫩雞

汁熟過之一沸即起稍久則味盡矣甘鮮脆美不可名狀此

所謂柱也今海味不甚重江瑶柱實少故耳閩中西施舌蠣

黃靈波酒蚶遼東鰕魚爲最鰕腳鯉吐鐵黃螺之類次之以

上俱扈言說蠣黃余遇閩人每食之蓋類淡菜而差勝獨江

瑶未染指云

庾信

庾信詩爲梁之冠絕啟唐之先鞭史評之曰綺豔杜稱之曰清

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知之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

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詩

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

清新綺豔六代之常獨老成二字於庾爲合楊說是也綺多

傷質四語尤名言惟以庾爲梁冠則非江鮑諸人皆出庾上

置何地耶庾父有吾乃梁人信入周非顯梁世

王維詩

余嘗愛王維溫泉寄目贈崔五郎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

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選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豎樹裏行人

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還知獨有子雲才唐宮

室盛矣秦川八百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皆離宮也咨爾若

此而猶以惜露臺事比之可謂反面諷矣

右丞自紀景物露臺引韻耳楊解甚迂知詩者不待辨余笑

右丞用便極贊賞若丁卯川而秦川一半之語又不知何等諸青矣

前人詩自有託風者如沈佺期漢文宜惜露臺費武帝須焚

前殿裴李商隱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之類意皆顯然註

可一律自世人酷好附會遂使池塘春草宮殿微風氣韻風

神盡入烏有至有以落霞爲飛蛾者斯文之厄至是余敢嘿

益陽蔡　芳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順德李肇元再覆校

越絕當作越紐跋 升菴文集

東越胡應麟撰

越絕一書或以爲子貢作又云子胥皆妄說也而越絕二字尤非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內能約己外能絕人故曰越絕又曰聖文絕於此辯士絕於彼故曰越絕二說似亦歷證語不止齊東野人之類而已王充論衡校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皆即其人乎又曰吳君高作越紐錄紐即絕字之誤書以紐名猶漢儁之例也絕字曲迂不通而千年之誤無人證之袁康吳平之姓名著在卷末無人知之蓋觀書者鹵莽閱未數簡已欠伸思睡而束之高閣矣

越絕書名解今在篇首其文字灼然東漢末人與著書者相去不遠蓋其書東漢人本伍子胥而潤色之者也即所解絕字未暢不得以爲紐字之誤嗣是隋唐宋藝文志馬鄭諸家書目竝無作紐字者況紐字文義曲迂又甚於絕乎

越絕書跋云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誡譏惡爲誡泊後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諭來今等語則子胥舊有是書述吳越雜事而後人溫其故典而暢敘之以傳於世意旨甚明其云更始之元當是西京之末而此書文氣全不類其時蓋袁康先述此書於東漢初而吳平者復爲之屬文定辭於東漢之季故云百歲一賢猶爲比肩也其云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末又云覆之以庚兵絕之也豈袁非越人更始間爲亂兵狀於越地因而葬與吳平則自是越人成此書者故云文屬詞定自于邦賢也此書閱世數千年至用修始發作者姓名而來及究其顛末之悉

余不敏實首竊窺豈書之顯晦自有時與庸錄諸此俟異時

博綜之士 漢藝文志兵家有子胥

山海經序

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於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於黃帝姚姒盤盂之銘訾訾之以爲書

孔甲者黃帝史官見漢藝文志夏帝亦曰孔甲非史官也終古在履癸世見竹書盤盂者書名列班志小說類師古無注其義不可知今以爲黃帝姚姒盤盂之銘豈附會湯之盤銘耶又孔鮒亦名孔甲亦著書名盤盂余有辯見九流緒論

檀弓叢訓序

楊慎曰鑒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斟諸明高赤德又羣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犁然有當於人之心也經猶招也注疏射者也一人射之未若眾人射之之多中也

檀弓之文當在左傳考工公穀遠所不侔楊合而一之未當經猶招也數語可謂名喻矣

大易詩書春秋文之神檀孟左國策史文之聖班氏下逮韓蘇其文工陳思以訖盧駱其文巧此古今文章高下大槩也無已品文爲三獲麟西漢其說亦公至於莊列宜登逸品列之於巧竊所未安公穀傳注之文又當別論

補石鼓異號錄序

史記云孔子數稱介山子而不著姓名豈隱而不彰乎抑當世則彰而世遠則隱乎若論語所載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荷條荷蕢皆不得其姓名而因事號之也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寇黍子注云秦處士之號抑亦介山之流乎若甘茂號楊里子范蠡自稱鴟夷子計然自號渚濱漁父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

汎溺或自是姓名未可知楚狂姓陸名通或出後人撰造海濱漁父神仙傳以爲范蠡號見孔安國傳中今曰計然未詳范蠡自稱鴟夷子皮此缺皮字疑刻本遺誤然楊慎西施一則亦缺皮字何也楊里疾號楊里子疾甘茂宜陽事故用修訣而一之已見陳晦伯辯伍員范蠡甘茂楊里疾生世大不相能死復左右一號

可笑也

古文參同契序

按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書名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眞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

按參同契文字極古漢人所著無疑其隋唐經籍志不列者蓋二史於道藏釋典皆不分疏羣書之目惟統紀部數卷帙而參同契在道藏中故用修以爲不載而實非也自鄭氏始文略始分疏羣書焉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

又

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

篇敘一篇徐景休箋注亦三篇後敘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既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敘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僞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惰已見云云

用修所敘本今已刻行然未可遽信爲古書也此書歷世相承雖不無淆亂安得古文驟出於千載之下若汲冢竹書乎

楊所云作僞者稱
雲岩道人杜一誠

水經序

余近得水經惜其紙敝墨曖乃重爲授梓止存本文若酈氏注衍爲四十卷厭其枝葉太繁頗無關涉首注河水二字況引佛經怪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已今之史傳類又引用例稱爲道元水經遂使欽之用心與其姓名俱泯焉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噫得吾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已

用脩酷重水經注嘗欲鈔其精語以洗臥遊錄之陋此序雖尊題當爾亦檢點之疎也

西溪叢語云水經世以爲桑欽撰予讀易水注云易水經其東南合流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濡自下濡楊縣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恐非桑欽撰又別有書也右姚說未可盡憑然足爲水經補遺竝錄之

古豔詩注

后氏二美女茗華刻名琬琰珍玉茗是琬華是珍見汲冢瑣語

按汲冢紀年沈注有此文非瑣語亦非本文也瑣語宋世已不傳用修何從見之或散見諸類書耳恐用修自誤記竹書注爲瑣語也

筆叢卷二十四
順德李肇亨沅甫覆校
益陽蔡芳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東越胡應麟撰

鬼谷子 正楊上

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即鬼臾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云云注即鬼容區臾聲相近今按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正楊曰史記注鄭玄云鬼臾區黃帝佐也

史記云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之師也今以爲谷區豈見鬼即儀秦亦豈黃帝時人耶

拾遺記鬼谷子云吾生於歸谷亦曰鬼谷鬼者歸也又曰歸谷名也

柳子云漢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妄言亂世難信今諸子略柳子亦未見耶以上俱正楊

麟按揚子法言云儀秦師鬼谷習縱橫家言注引應劭語則漢世已盛傳其人矣若其書之僞余已詳辯於四部正訛中楊以鬼容爲鬼谷直當一粲耳今剛本漢書眞有以鬼容誤引以爲證九可一掬掌也

女匽

大戴禮帝嚳篇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列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漢地理志陳倉有皇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葬典

獨云二女而禮乃有五妃之文或謂女匽與皇英爲三未知是否俊即古舜字

山海經帝舜妻比登氏生宵明燭光一日登北氏檀弓注疏集說引之並二妃爲三

山海經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今以俊即古舜字止云帝俊妻而不言羲和是欲指爲女匽耳不又爲五妃乎

又云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郭璞注云俊即舜字假借音也不云古字

又云帝俊生后稷又云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若云古字后稷便是舜子常羲又其一妻耶

拾遺記鬼谷子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而史帝紀注及郭璞山海注引禮止云舜葬蒼梧二妃蓋世遠傳訛陶陰人誤必欲求其人以實之夏五郭公意耶 思玄賦李善注引禮亦云二妃

麟按山海經所載帝王如皇帝顓頊之類皆古望人無創撰異名若鴻蒙醜鼓類者獨帝俊求之史傳絕無其名郭氏按文義參考謂即帝舜是矣第此書所載帝王名號則實其事則往往無稽其尤甚者羲和生十日常羲生月十有二雖夷堅齊諧之誕不至是也說者政當付之一笑遁楊陳皆以爲事實而引之辯之故用修謂舜有三妃而晦伯謂俊非帝舜何異蕉中之鹿哉余讀山海經頗得其解郭氏注中時發新義亦似稍有見者漫因舜妃及此兩君聞余說當絕倒於九

京也

晦伯又謂世遠傳訛云云此說極得之後人可無語矣夫書固明稱二女卽禮經匪諼吾猶未敢從也李善博核羣書必見禮經善本其引注文選者尤足證明

陳心叔名疑云舜二妃帝堯之子一娥皇一女英紀載紛然不一皇一作媓一作黃英一作磐列女傳云堯三女也史記正義云娥皇爲后女英爲妃或云卽楚詞湘君湘夫人然禮記又云舜葬於蒼梧之野益三妃未之從也堯與舜云禪降二女而禮有三妃之文鄭氏不得其實乃云舜但二妃其云三妃寔其貴耳此臆說也大戴禮云帝舜娶堯之女匡氏或謂女匡與娥皇女英爲三路史云舜元妃娥皇育虞子次妃女英生子二人三妃登比氏生女二人庶勝生子九人登比姓簪作癸比山海經又作登北豈卽大戴禮所謂女匡者邪尸子云堯徵舜妻之以媓勝之以娥無女英名豈女英卽女匡耶

麟按女英與女匡音甚相近名疑以爲匡卽英字之訛當矣書又孟子俱言堯降二女於舜禮記後出雜以漢儒穿鑿或謂之玉樹揚子甘泉賦云玉樹青葱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眾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僕按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槐樹根榦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卽揚甘泉賦所謂玉樹珊瑚爲枝碧葉璚蕤者也（三輔黃圖亦載）又按登比與女匡竝出山海經羅氏路史顧以登比皇英爲三妃而不及女匡者蓋亦以女匡爲女英也皆由傅會禮經

故耳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揚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眾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正楊云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璧馬犀言作馬及犀爲璧飾也此已見選注似無煩贅辭爲也

王褒雲陽宮記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爲玉槐樹根榦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咸以此樹卽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也（三輔黃圖亦載）

國史纂異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珍惟蓋未解也（隋唐嘉話長安記亦載以上俱正楊）

麟按晦伯並引諸說而不頌言玉樹爲何物然墊客箸書之說尤詳惜未及引之今備錄左方而訂以鄙見於後

野客叢書云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眾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僕按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榦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卽揚甘泉賦所謂玉樹珊瑚爲枝碧葉璚蕤者也又按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亦以槐爲玉樹知晉人所謂芝

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在神宮中本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美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爲言者何邪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層曹植詩緣蘿緣玉樹得非卽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葱按此事辯者紛拏獨議書最詳核故錄之但玉樹如楊所引亦可通而王陳未有以破之余謂賦中本言翠玉樹之青葱使果珊瑚衆寶爲之可言翠及青葱乎余此辯自謂足破千古之疑博識者定焉

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於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卽常儀氏之後裔後訛爲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羲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凶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注音羲船作俄漢碑凡蔘莪皆作蔘儀則嫦娥爲嫦儀之誤無疑矣

正楊曰此史繩祖學齋佔畢緒論耳歸藏云常娥奔月是爲月精非始淮南也

麟按史氏之說得之而未盡山海經云常羲帝俊妻生月十有二月中嫦娥其誤常始此山海經之謬則本之常儀淮南

之誤又本之山海非常儀占月則常羲生月之說亡由附會也非常羲爲帝俊妻則嫦娥爲羿妻亡由附會也

晦伯謂歸藏有嫦娥之說此不足憑歸藏六朝僞書蓋又竊淮南之說因此說又益見歸藏爲僞書也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太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敷太極之泉以福撫方之外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後閱西陽雜俎續有太極泉蓋神漿益漿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好用僻事例如此

正楊云禮含文嘉曰禮人千變萬變爲萬物獲福撫方之源沼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根西陽雜俎仙藥有太極井泉此唐段柯古所著也南宋安得預讀其書耶既謂其虛誕又取之以證者何耶

麟按楊引證此類卻無妨蓋襍俎雖唐人采摭然所記大率本諸前代遺書如任昉述異記二卷皆雜錄古書奇事非作者自撰也西陽所摭書近率不存故讀者以爲成式自撰今考其所引道釋二典及山海經博物志者往往本書具存卽其他可見楊所引太極泉或成式襍俎錄往事爲知非出於六代之書乎惟唐事多段自紀熟玩襍俎自當得之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書曰此吳亡之後

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正楊曰陸廣微吳地記云嘉興縣一百里有女兒亭何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於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囚泛五湖而去觀此則逸篇寔非影撰耶

藝苑巵言云用修證西施之沉江與陳晦伯證西施隨范蠡以去俱各有所出難以臆斷第陳引吳記何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此大可笑按記亭在嘉興縣南一百里爲吳地范蠡爲越成大事豈肯作此無賴事未有奉使進女三年於數百里間而不露露而越王不怒蠡吳王不怒越者也

麟按長公所駁陳引吳地志當矣然越絕書載女陽亭事云句踐入臣於吳夫人道中產一女於此亭句踐勝吳名亭曰之後成名畏禍舍其孽育阱祿而載麗冶以適他邦固其計所必出也蘇詩又有他年一舸鴟夷去正用杜牧詩而王銍所解之謬益微矣蘇又有更憐夫子得西施之句今詩家萬口相承卽蠡無此事雅平免矣

六赤打葉子

李洞集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因以詩上其

詩云紅臘香烟撲畫樞梅花落盡庾樓清光輝闥靚衙山冷彩鍰方牙著腕輕賓帖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微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印成六赤者古之瑣略今之骰子也葉子如今之紙酒牌令鄭氏書曰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今少傳

正楊曰咸定錄云唐李郃爲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連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不知正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子乃二十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歸田錄云葉子格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子青者撰此格因以爲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紙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而人無知者昔楊大年好之仲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余少時亦有此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爲名耳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宋初猶然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

房千里骰子選格序云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奕棋又止可容二人獨彩選打馬特爲閨房襍戲當恨采選譏繁勞於檢閱能通者少難遇勍敵打馬簡要又苦無文云云據此則葉子與采選迥然不同葉子宋世已無能者采選宋晚尚能爲之然李稱采選譏繁難遇勍敵則此戲政未易豐貴而約賤卒局有爲尉掾而上者有貴爲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欻升於上位者大凡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 此戲鄙今陞官圖

麟按洞詩六赤卽今之骰子是也葉子形製或如今酒牌然今之酒牌不用骰子唐之葉子詳洞詩意或以骰子行之楊以爲卽今酒牌誤矣歐公以爲偏檢亦非今韻固有作葉子者以便分拈故耳第今韻書從帙故便於檢閱歐公時印冊尚稀或以偏檢未可知也彩選格久不傳據房序絕類近陞官圖與葉子全不類云

鄭氏經籍目編金葉子格一卷新定偏金葉子格一卷俱不題撰人又有擊蒙小葉子格一卷題李煜妃周氏撰楊以偏金爲編金又以編金格爲周氏撰俱誤鄭書曰又有小葉子格一卷亦不題撰人

鄭書曰彩選格九卷并錄於左方以資傳聞之士骰子選格二卷漢官儀彩選三卷新彩選一卷文武彩選一卷春秋彩選一卷元豐官制彩選一卷慶厤彩選圖一卷尋仙彩選七卷選仙格一卷選佛圖

李所舉當時戲劇又有打禍大小猪窩族鬼胡書數倉賠伙等今絕不知何狀又稱選仙加減插關火質曾任命無所施人巧智按選仙圖見鄭氏書目與彩選連類而此以爲質魯任命者詳之正與今選官圖類蓋與彩選形製相似而實不同也亦猶序中所舉長行樗蒲雙三戲相類而實不同國史補云今世盛行長行之戲生於握槊變於雙陸是也打馬圖今尚傳吳中好事習之邇年頗有能者

仲尼登泰山

宋景文筆記云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其事甚新但未詳其所出

韓詩外傳云孔子登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也（以上正楊語）

陳心叔荒史引莊周云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整塿者千八百餘所韓嬰亦云自古封禪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云

麟按陳所引韓語見意林并所引莊語足破用修之惑王楊援証不若是之切也

韓子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也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

賈誼新書曰有連語而韓非子無之恐楊誤記當攷（韓非書外儲等篇皆先列其目爲經而傳以解之然體與連珠不甚類）

筆叢卷二十五 經乙部 經籍學四七 十二 順德李氏藏書局校

益陽蔡 芳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天祿下揚下

漢靈帝脩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路天祿卽大蝦蟆伯樂之子按圖索駿以蝦蟆爲馬卽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所謂天祿辟邪眠莓苔也

陳晦伯曰天廩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

漢書靈帝紀鑄黃鍾四天祿蝦蟆注天祿獸也今南陽縣有宗資墓前有兩石獸其高八尺角而麟分鬣曳尾過壯大左曰天祿右曰辟邪字皆刻脅上漢有天祿閣亦因此獸立名

右見瑞應圖伯樂子執馬經畫樣求馬蓋尹神童戲語也乃卽謂蝦蟆爲天祿何哉以上俱正揚語

麟按天祿宋時嘗入貢見夢溪筆談余已詳辯華陽博議中所引詩見韻語陽秋云黃庶字亞夫嘗咏假山曰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殿前私語心對口曾見漢家池館來蓋以天祿辟邪譬假山耳語意甚明楊謂古詩題墓前石獸誤也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遊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嘗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攷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不免失之況下此者耶

陳云谷永傳成帝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風永等因天變切諫云云

又云敘傳成帝自大將軍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

據此則阮所引者正趙飛燕也且小臣趙李句讀俱差何用笑延之乎

麟按永傳疏云許班之貴傾動前朝今之後起天所不享十倍於前如淳注曰謂趙李從卑賤起也絕無小臣二語而晦伯不引豈以上無小臣字卽如蓋會下文入註耳疏後稱成帝數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暫寵參以如說則小臣從上爲句甚明用脩以卽從帝微行者殊自可笑第李平班姬以德進今與趙氏姊妹等列何哉

顏注趙飛燕李夫人固不倫楊謂趙李從卑賤起亦非朱家郭解輩步兵何取而稱述之劉辰翁以實有此人不必泥者差得之然余意亦不知何等人高岑珠緩步之類使常侍嘉州二集不傳今亦不知何等人矣又杜孟子論文更不疑非白注孟雲卿則孰不以孟軻泥

承上李陵蘇武耶用修以王右丞日夜經過趙李家駁剽不知王正引用阮事豈必唐有此人

晦伯所引康樂語亦是祖襲嗣宗下屬程鄭似是一人姓名然以相字推之當作二人爲是或康樂但據嗣宗未詳訂也

大顛書

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耶愚攷韓與大顛書刻石於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爲出於韓何哉李白作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頭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乃乘瑕蹈隙翻也

正楊曰韓郁外集考誤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但稱吏部耳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耶

又引陳氏曰晦菴韓文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晦翁識高一世而所定若此殆不可解按前人但已辯明姑寘勿論可也 已上俱正楊語

麟按用脩謂昌黎僞書乃外集所載三尺牘也文公所言昌黎死款自是與孟簡書中語語類載之甚明惜晦伯未及引之以推五鹿之角今錄左方

語類百三十一卷云退之晚年所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僧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如答孟簡書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死款楊以答孟簡書爲答大顛書又改死款二字爲死案二字不知前人文卷亦曾否審詳耶 又懷素歌固應作然非宋撰也 攷自敘帖載名士詩李無一辭

語類又云退之與大顛書歐公謂實退之語集古錄有一跋說此書甚詳東坡蓋未見耳然則考亭之先議論已然楊獨謂朱何耶

考亭上下千古三代以還所推僅王通韓愈然王之中說略加品藻而已惟韓集參會諸家精爲校釋蓋六經論孟外獨肆力於此書其視昌黎何等人物也所執大顛三書以退之忍沒其文也而楊以朱忌而毀之豈以已之心度人之腹乎又文公昌黎傳注引皇甫湜所撰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云云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爲後世法而譜不載蓋不以爲然也以上俱考亭注中語今韓集皆有之麟謂考亭誠欲擠韓晚惑釋教則於皇甫此碑當據大顛書以指斥其不然何至引皇甫碑以證洪譜之漏逸且極稱其自信之篤至死不

變可爲後世師法也楊則又謂文公反覆鍛鍊必使昌黎不爲全人而後已且謂文公忌韓必欲自賢一蓍諦觀斯說皆不攻自破矣

傳燈錄載韓公訪道大顚以軍州事繁欲求入處大顚不正荅而使侍者三平授之先以動定後用智拔二言此則僧徒偽撰以自尊其道用修不亟破此類而汲汲三書蓋其意本欲指摘考亭非爲昌黎也凡釋家所載諸文學士談禪理者率不可信如李翺杜衍之屬皆其徒僞撰居多

夷羊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惟物也飛鴻蠛蠓也張守節曰夷羊似麕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鴻喻君子放棄鄭玄曰蜚鴻雁也知避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愼按三說皆如眯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按晦伯正楊歷引諸證辯鹿臺非養麋鹿之所商辛非棄良馬之誤則屬用修耳見文獻通考商子下楊既以公武又鹽鐵論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爲秦致利成業則開塞俱實事也乃云第七篇塞矣開之不類

麟攷商子書實如楊語然是宋晁公武所言楊全錄之惟司索隱曰按商君書云今云未見妄說何耶

馬承禎之誤則屬用修耳見文獻通考商子下楊既以公武多誤此特引之而不著所出尤可笑也以小司馬爲承禎意若紈石烈子仁孫之煩則誤無疑

劉綺莊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云桂楫木蘭舟風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年夷羊見正與逸周書合蓋商羊類殷將亡之兆也

諸注略無及此者至引喻設譬尤迂而可笑因錄後云蜚鴻今周

無綱纂諸家書目並不載或揚誤記他書

陳晦伯云綺莊大厤時爲崑山尉作崑山編行於世見志及中吳紀聞麟按中吳紀聞宋南渡舊所之作而通考不載余有此書

又云綺莊集有上白敏中啟

麟按此詩聲調雖近初唐然實綺莊作據劉姓名見唐詩紀事及文獻通考甚明楊至以不知何人亦大鹵莽也紀事又亦五言律格殊相似但語不佳知前首劉作無疑也載一詩

劉氏集類一百卷宋藝文志鄭藝文略皆云綺莊撰通考載之

晁公武云綺莊毘陵人嘗爲蘇州崑山令家多異書采摭事類五十萬言上之朝萬希序云開元二十九年辛巳按綺莊有上白敏中啟疑非玄宗時當改陳晦伯所補崑山編旅中吳紀聞即此書也修拈出瑯琊伯仲亦多用之然俱以爲逆風耳余作六朝小樂府云帆權詩絲笮凌晨只欲開往風趁心趕四面石尤來石郵字殊勝近以用打頭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風作楊文公詩亦作郵石郵風惡容心愁以上俱王伯厚說余謂石尤之尤作郵字近得此忻然附錄以貽同好云

廣文選

近聞廣文選宋王微咏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咏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疎謬如此

蓋用宋武歌中意第尚從舊尤字近得此忻然附錄以貽同好

廣文選

郎士元留盧秦卿詩云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石尤風打頭逆風也

正楊云古樂府宋武帝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頭風也

麟按用修解本洪氏隨筆云石尤風不知其義意打頭逆風也唐人好用之陳子昂苦風云窅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人云知君未得去慚媿石尤風據唐人諸詩則以爲打頭風似無不可律以晦伯所引當是巨颶狂颱之類今江湖間飄風驟起揚沙折檣則往來往往遇之唐人語咸出六朝謂大風三小風七余過淮徐間往往遇之當以宋武歌爲據其云四面斷行旅正指此也以此意解唐人詩亦無不通若以爲打頭風則固有可行者矣安得尚有四面斷行旅之說哉

又按此詩容齋隨筆作司馬曙諸家皆同楊作士元誤

困學紀聞云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詩意其爲打頭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風作楊文公詩亦作郵石郵風惡容心愁以上俱王伯厚說余謂石尤之尤作郵字殊勝近以用修拈出瑯琊伯仲亦多用之然俱以爲逆風耳余作六朝小樂府云帆權詩絲笮凌晨只欲開往風趁心趕四面石尤來

用修諸撰述獨此無敘亦不言伐山字面所從出按王氏四六話云四六有伐山者有伐材者伐材者已成之柱略加繩削而已伐山則蒐山開荒自我取之伐山生事也伐材熟事也楊蓋出此

赤牘清裁

漢以前赤尺通用已見王長公厄言余所閱尚三數處自唐人下用者絕希惟米芾書史云朱長文收錦織諸佛闕四赤長五六赤正用此字用修本意印證益明余每以二君好恠相似卽此一字亦大是詞場佳噱也朱長文宋史有傳卽蒂有詩人朱長文同時撰墨池編者唐亦

據序用修自謂前人遺珠茲則綴拾以唐絕增奇爲標題以神妙能雜分卷帙云云然歷卷秦時明月一首唐詩品彙已收工部錦城絲管一章敖氏絕句亟取前人遺剩不過數篇耳至所差品第亦多未安不若總會唐絕以四品該之余蓋有志而力未逮云

談苑醍醐

此書首篇莊子注外餘盡載丹鉛錄中間有未見者不過數條而已疑是丹鉛錄中纂出單行者故自敘謂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入神非一蹴之力也所自許可謂至矣今讀之其疎略殆有甚焉如執吳競爲劉昫誤伯謙於仲弘至士會之氏張浚之名幾於戲矣豈醍醐之說亦方朔滑稽玩世哉諸辯詳厄言正楊中

升菴詩話

詩話今盡載丹鉛總錄庚集二卷中而辛集又有詩話二卷則藝林伐山事率具焉凡用修所輯諸書幾百種詳丹鉛雋序及藝苑厄言尚未能盡余所得近四十餘編然內多重複名有實亡者汰之僅三分一耳若其綴緝之勤嗜好之篤固不可誣也如罌池璅錄之類似未成書

韻林原訓

是編凡五卷藝苑厄言不錄余嘗疑爲贋書閱丹鉛錄序始信之用修饒字學所纂轉注古音等六種余悉有之中間與鄙見未合者略具他編

千里面談

楊所手書寄張愈光者張刻之滇中亦厄言所未載因識此首錄溫子昇等四章謂七言律所自出然末二句皆五言余編閱六朝得隋煬帝庾開府陳子良三首雖聲調未諧實七言律濫觴也惜無從質之楊子云

五言律祖

楊用修生平嗜古盤詰糾腹皆秦漢六朝而尤好纂集若金石古文風雅逸篇選詩外編古文韻語等手到輒拈指南來學標幟前聞厥功甚偉惜不無遺誤耳此編輯六朝近律者以明唐體所自出入門士熟習下手足可盡瀹晚近塵陋超而上之舍律而古當塗與牛始基在焉用修之識致足仰也

第中實合唐律僅三四篇余更蒐獵梁陳間得聲調大同者
者十數首其他近似已慮百餘暇當緝為一編續用修書庶
無遺憾云其旨略具詩藪中

益陽蔡　芳初校
江陰陳名愷覆校
順德李聲沅再覆校

廣雅書局刊

九流緒論引　筆叢丙部凡三卷

子書盛於秦漢而治子書者錯出於六朝唐宋之間其大要二焉獵華者纂其言翫實者綜其指纂其言者沈休文庾仲容各有鈔並軼弗傳僅馬氏意林行世略亦甚矣柳河東之辯高渤海之略宋太史王長公之論則皆序次其源流而參伍其得失者也余少閱諸子書輒思有所撰述以自附而恆苦一偏之見一曲之書周室既衰橫議塞路春秋戰國諸子各負偉才過絕於人而弗獲自試於是紛紛著書人以其言顯於世而九流之術興焉其言雖岐趣殊尚推原本始各有所承意皆將舉其術措之家國天下故班氏謂使遇明王折衷輔拂悉股肱之材非如後世文人藝士苟依託空談亡補實用者也今讀諸家之書若儒若墨名法縱橫亡論至道家者履歷之概會爲一編時自省閱第諸家外古今文人學士單詞片藻品隲尚繁并欲類從慮多遺漏或貽誚於大方已丑北還臥痾委頓呻吟藥物歲月若馳慨斯緒未能卒就輒裒拾其中諸家見解所遺百數十則捐諸劄氏備一家言凡前人業有定論者不復贅入淸和既望識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七　丙部　九流緒論上

明東越胡應麟撰

劉向七略敘諸子凡十家班氏取其有補世道者九而詆其一小說家九流之名所自昉也統曰諸子所以別於六經亦以六經所述古先哲皇大道歷世咸備學業源流揆諸一孔非一偏之見一曲之書周室既衰橫議塞路春秋戰國諸子各負偉才過絕於人而弗獲自試於是紛紛著書人以其言顯暴於世而九流之術興焉其言雖岐趣殊原本始各有所承意皆將舉其術措之家國天下故班氏謂使遇明王折衷輔拂悉股肱之材非如後世文人藝士苟依託空談亡補實用者也今讀諸家之書若儒若墨名法縱橫亡論至道家則泰素以五行稱黃帝田圃則許行以並耕稱神農當時九家者流其旨概如此第自儒術而外以概六經皆一偏一曲大道弗由鈞也（班氏以儒出司徒道出史官未當不若隋志以出周官九流曰師曰儒也）秦漢前諸子向歆類次其繁簡固適中以今較之殊有不合者夫兵書術數方技皆子也當時三家至眾殆四百餘部而九流若儒若雜多者不過數十編故兵書術伎向歆俱別爲一錄視七略幾半之後世三家雖代有其書而七略中存者十亡一二九流則名墨縱橫業皆澌泯陰陽農圃事率淺猥而儒及雜家漸增小說神仙釋梵卷以千計敘子書者猶以昔

九流概之其類次既多遺失（如兵刑一也而兵不列九流道釋一也而釋未入中國告當補）其繁簡又絕懸殊（如名墨縱橫書傳僅三數種今又無習之者不當獨爲家）余竊病焉暇日紬閱諸家輒據所見聞參酌今古稍以臆見更定其間所損五曰墨曰名曰法曰陰陽曰縱橫其說浸微術浸滅故總而類之於前示弗能儒抗也所益五曰兵曰術曰技曰道（神仙仟人）曰釋典其徒日廣教日蕃故別而類之於後示弗敢儒抗也首吾道以彰顯大源繼（繼諸氏以溯洄末學終方外以窮極異端其家逾百其篇溢萬其流仍九附諸孟堅於戲後世攻文之士有若阮孝緒輩覈繁簡之衷以悉類次之當必以余言爲隗始夫

余所更定九流一曰儒二曰雜（總名法諸家爲一故曰雜古雜家亦附焉）三曰兵四曰農五曰術六曰藝七曰說八曰道九曰釋儒主傳統翼教而碩士名賢之訓附之雜主飾治揉偏而侗（溪）未學之談附之兵主法制權略而縱橫占候之籍附之農主稼穡蠶桑而飲饌藥餌之方附之術主蓍龜厤算而禽星宅相諸技附之藝主書計射御而博奕繪畫諸工附之說主風刺箴規而浮誕恢迂之錄附之道主沖退恬愉而房中爐火符籙章醮附之釋主經典禪觀而論宗戒律梵唄機緣附之夫上聖哲王之治亡尚六經故首之以儒崇大道也異端襲世之觀咸徇一曲故次之以雜叢支流也國所重在戎故次兵以審大機民所天在食故次農以植大命術雖淺數神智工巧之規寓焉故次術藝雖末流弛張游息之務存焉故次藝說出稗官其言淫詭而失實至時用以洽見聞有足采也故次說道本柱下其言放蕩而難遵至齊物我達死生不可易也故次道釋本西方其言荒忽而亡據至明心性破塵幻不可誣也故次釋而九流之事終焉

昊嬰八篇漢志列儒家案輿謂仲尼之學累世不能窮當年莫能究其意趣迥異可知而偃然儒首非也劉班蓋仍太史之誤柳儀曹以爲墨家當矣（通攷亦列墨家）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顏云即今六弢也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案向所錄兵家自爲類不入九流豈容攙入儒術況本注或云惠襄間或云顯王時或云孔子問夫惠襄間當與孟氏同時顯王孔子俱去太公遠甚而唐世六韜自太公外無別書豈劉班類次乃爾混淆孚顏注誤無疑

道家有伊尹五十五篇太公二百三十三篇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管子八十六篇今獨管子存與道家言不類攷兵家亦有管子班氏省之豈今所傳而道家者不存與然伊尹太公皆不可深曉蓋秦漢所謂道家大率翕張取子之術非近世長生虛靜之謂故凡兵謀祕計悉附之伊尹太公諸書雖絕亡可攷意其中所稱佐輔商周誠定四海之術要必有近於柱下所云者太史以老韓同傳總之秦漢間見解大概略同不足怪也（凡漢志稱伊尹太公悉戰國人依託者）

楊朱學於老氏源流固自瞭然莊周天下歷敘道術而不及朱或謂以其淺陋不足比數謬也老聃關尹朱所自出周既敘

之豈容復贅如以跡而弗稱則南華平生尊事不敢毀斥者何如列禦寇耶禦寇不列道術亦老明關尹故也朱之弗列故應爾爾孰謂貶哉

或又以彭蒙田駢慎到之屬莊固有並舉數人者是又不然彼皆莊所同斥故多寡亡論老關則周極尊之朱既匪其論不容並列禦寇雖莊所自出或未躋於聃尹故以二子楔之（周所舉翟禽滑釐彭蒙田駢老聃關尹皆一師一弟宋鈃尹文蓋亦常然列與老不相及故舉關尹也）

劉向敘列子以鄭穆公同時柳子厚謂穆公前孔子百年當是繻公舉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子陽爲證當矣或謂向之誤當由古文以穆公爲繆公繻與繆字相近非魯穆公故也

余以中壘博極羣書不應乖錯至是當是向序本作繻公後

人不解因見秦魯二公皆諡繆遂改繻公爲繆公穆音義本同故繆再譌爲穆而與繻迥不同矣張湛注亦以穆公爲疑則知晉世已誤不始唐也

莊列二家譚者優劣往往異同柳子厚洪景盧左袒鄭圃者也高似孫林希逸左袒漆園者也然率舉一端未極二家之造大抵列之文法莊之文奇列猶巨明莊猶司馬列規矩馴而易入莊崖岸峻而難攀浚厲汪洋沓冥超忽乘風騎氣出鬼入神者莊簡勁宏妙平淡疏曠周鼎商彝朱絃疏越者列源流本始則列莊之胚胎震蕩波瀾則莊列之極致（亦以列敘事勝莊趙景仁以莊勝）

列溫純典厚尚有春秋前輩風莊全是戰國縱橫之習其文章（朝采太史王長公）則妙極矣讀其書二子氣象亦可見

太史於戰國於說取韓非於文取屈原皆深嗟極慕要以二子窮愁抑鬱辭殺身與己意相發故沾沾焉道家莊列二氏最傑出傳南華但言其文辭洸洋自恣而已絕不道其他而禦寇無傳蓋自劉向始表章太史當時或所未覩故不及傳其人高似孫以太史無傳而并疑爲鴻蒙韜鈐之類夫鴻蒙韜鈐莊氏不過一再言其寄寓瞭然其所稱禦寇果若是乎以列擯逃燦然而高特疑之弗置至捏奇鬼谷則極其尊信以眞出風后諸人大可哂也

莊周南華其文辭瑰崛橫放固獨行天地閒至掊擊聖神凌侮賢哲亦生民以來未有之變也眉山氏癖其文辭而謂盜跖隸之匪得已也隸之而足免於厄以爲得事主之權固宜若戰國之時仲尼雖汲汲六經之道燦如日星周能大聲疾呼以暴其教於天下若孟軻氏之著七篇即舉世莫宗侯之後聖足以不惑夫奚厄於己而又奚厄於仲尼者而奚取於陽擠之而陰助之也周方槌仁提義廢禮絕樂欲以一人私臆掃百代名教而空之爰自神農氏下至堯舜禹湯文武亡弗詆訶而仲尼當時特巍然爲仁義禮樂之宗故尤極意詆譏恣其脣吻蓋文固弗予夷攻其實則尤甚焉眞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求諸眉山氏所云竟南華一編邈未之覩也知道君

子讀是書若孟旃抵掌驟施騁姿揮之一笑而已藉以爲陽擠陰助吾恐後世之人將遂以其文扞既其實其爲禍也必不耑矣

晁公武云孔子沒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虛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掊擊者世之聖人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不忌其言可謂反道矣自荀卿揚雄以來諸儒莫不闢之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見其書末篇論天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列之爲一家而不及孔子竟以爲陽詆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老氏邪宗孔氏邪既曰宗老氏矣詎有陰助孔子之理也耶至其論道術而有是言蓋不得已耳夫盜之暴也又何嘗不知進之乎竊懼夫禍之過乎兩晉也案晁氏此論最得蘇說嘗主人之爲主人邪願可以其智及此遂以爲尊我開關揖而

言因備錄之

黃東發曰列子資穎逸而性沖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默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乎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爲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爲莊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其學蓋全類楊朱案東發言雖非知列之至者然大概得之余

併錄焉

余謂老聃莊周楊朱之學三者同源而實異流老聃滿弱以退爲進莊周誕慢遊方之外楊朱貴生毫末不捐故老流於深

紂摩頂放踵以爲天下而獨甘心置喙於吾聖人何哉蓋其意欲與吾儒角立並驅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統故肆言以震駭一世而冀其從而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致儒墨之稱雄然並立於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謂行僞而堅言好而辯者堇王肯作其無逃於橫議之刑必矣孟軻氏距楊墨放楊之言論指歸要以自爲不至如墨之恣無忌憚也貽禍之烈唐儒如韓愈者亦從而尊信之彼未深攷其言耳第窺其一二則誅之絕之豈佛老後哉

退之讀墨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余以退之未嘗讀墨也公孟子謂墨子曰昔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公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

禮樂詳於萬物若孔子當聖王豈不以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也凡翟與其徒擬議概如此使墨而遇孔必將爲桓魋之耍爲武叔之毀孔而遇墨兩觀之誅亡所事少正卯矣

墨曰子貢季路輔孔悝乎衛陽虎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不及而後已今子乎胡妄之甚也非儒一篇始末皆斥吾夫子姓名與莊周孔巨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蓋以陽虎佛肸皆仲尼弟之誕不至是也而諸家之論皆以近理亂眞爲辨而忘其僭

安之大者柳宗元掊擊百氏不遺餘力顧於墨闕焉豈昌黎氏故耶余故詳述其言著於篇

宋太史景濂諸子辨持論甚精讀墨亦以孔子所不棄皆溺於昌黎非深攷也惟黃東發馬端臨最得而非聖一端迄無及者故余特詳著焉孔卿有詰墨篇蓋以配非儒也

墨氏之學世以自翟倡之然劉氏七略有尹佚二篇注成康時人則遠在翟前豈墨亦有所自耶翟人室舍滑釐無著述傳世而韓非所稱有田俅劉向別錄有我子不止胡非隨巢也又意林有纏子亦墨家

晏子春秋宋諸目皆列墨家余初讀意以嬰尚儉墨節用故敘書者聯類合之非過也

柳以書非嬰自著墨之徒勦合而成或有然者然要爲有所本景公欲用孔子嬰騶沮止之亦墨之徒爲之耶

道家本長生之祖楊朱學於老氏而世罕依託墨氏摩頂放踵乃神仙家往往引之至幻形易貌之術亦率假其名號如墨子七變法枕中記靈奇經之類蓋又墨所不道者稚川神仙傳傳墨子不知何據漢志兵家有墨子則以墨善於城守故也

兵家秦漢至眾今傳於世而稱經者黃帝風后太公黃石諸葛李靖等率依託也孫吳尉繚當是戰國本書總之皆權謀形勢以概於三代之師亡萬一近似焉其明白正大廓然王者

之規司馬法一書而已齊威王末世之君而能使其臣追尊是編俾三代征伐大經僅存於積衰極亂之後功亦偉矣惜也附以穰苴縱橫詭誕之習參伍於仁義禮樂之中懸疣附贅特已甚焉其文義閎深蕭達者皎如日星固非策士所能亂第漢世百五十餘篇今存弗能什一惜哉

任宏所錄兵書凡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伎巧凡兵書五十三家班氏悉仍其舊獨出司馬法入禮類鄭漁仲大譏之余讀漢志及此未嘗不絕嘆孟堅之卓識而惜漁仲之妄譏也司馬法而爲兵書誰弗喻者第任氏所分四種皆後世行兵者流凡司馬法之言率據道依德本仁祖義將置之權謀乎形勢乎陰陽伎巧乎夫吉凶軍賓嘉兵固五禮之一而鄭以爲孟堅之誤奚若此書論兵孫武而下他亡與匹戰

司馬法之言壹與周官相出入是書弗置諸禮類將奚置焉

益以信堅之識非漁仲所窺也

孫武十三篇百代譚兵之祖攷漢藝文志有八十二篇杜牧以曹公芟其繁蕪筆其精粹以此成書然太史武傳固有十三篇之目而其文章之妙絕出古今非魏晉所能潤制意十三篇者如後世所稱卷軸而八十二者則其卷中之篇即始計用閒之類也後人不解太史所云或武書漢末篇次失亡故止存十三以合於太史而八十二篇之舊遂湮沒不可復覩

抑曹公因太史所云止存十三之目餘盡芟薙以入新書與摩時事以行其術外則挾諸侯強大之勢內則結羣小昵嬖之援恫疑恇喝激諷詭隨故捷若轉圜而亡悲起之前棄正則以左傳無之而乃欲一切剷剔而掃除之其與縱橫家言正如冰炭之反若

孫武之譚兵當在穰苴之後吳起之前棄正則以左傳無之而并疑其人則太過然武爲吳將入郢其說或未盡然巨明於

國人著無疑

時蹈海之風令人神往不已

余讀韓非書若孤憤五蠹八姦十過諸篇亡論文詞瑰偉其扶摘隱微燁如懸鏡實天下之奇作也大史悲其作說難而卒自罹於禍余以戰國所稱游說之士若儀秦雎衍之類率揣摩時事以行其術外則挾諸侯強大之勢內則結羣小昵嬖之援恫疑恇喝激諷詭隨故捷若轉圜而亡悲起之前棄正則以左傳無之而并疑其人則太過然武爲吳將入郢其說或未盡然巨明於乃欲一切剷剔而掃除之其與縱橫家言正如冰炭之反若

之何其弗至於殺其身也卽微斯賈之譖秦用非以取天下而相之亦必不免商君哭起是已夫又何疑焉

法家自商鞅鄧析韓非皆不得其死故後人以爲大戒要之三子咸有殺身之道其言固非可盡廢公孫僑諸葛孔明皆法家也仲尼以子產爲惠人武鄉之沒士至爲涕泣致死彼曷嘗沾沾煦煦哉子產謂太上以寬其次莫如猛其明於本末達於經權乎猶二之也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斯言故標而表之爲千古法家之準彼三子卽周孔亡以易矣吾

庸暇譏焉

名家最著者公孫龍龍戰國人孔穿同時書五篇傳於世魏牟惠施皆其流莊列荀卿太史並著其言爲道術之一足證當時盛行此學世大行今人讀之殆若兒戲耳余謂名家言雖極無謂要未可盡非者古人以臭爲香以亂爲治今尙用之至草可名木木可名草禽可名獸獸可名禽蓋紛然不勝舉第如莊周之齊物則得之龍欲正名適以亂名耳惡能治天下國家

農家有神農二十篇許行所謂神農之言蓋習此也尸子曰神農夫負妻戴以治天下正合於行之並耕陰陽亦有黃帝等書今二家夷於工技其言廢矣

呂氏春秋太史以遷蜀後作者一時信筆之詞傳固明稱不韋相秦慕平原信陵諸公子貿致游俠人慿所聞其說是也高後世遂有二書楊用脩據爲實然非是陰陽家又有干長忠臣論九篇五曹官制五篇蓋或主世運爲言及推五德所尙似孫子略謂始皇不好士不韋招英茂聚俊豪始皇甚惡書

耳不爾絕亡謂矣

鄒衍鄒奭俱辯士也而俱列陰陽家蓋所言五德主運終始大聖迂怪之變等篇近如後世元會之說耳大率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辯者也麗翟墨之辯者也牟施名之辯者也韓鄧法之辯者也儀秦縱橫之辯者也衍奭陰陽之辯者也髡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賦之辯者也今但知儀秦髡衍爲辯士孟氏有好辯之名而後世不得以辯而目之術可亡擇哉

竺乾之教漢明始入中國其徒往往主鄭圃西方之說以爭識者以後人攙入之文不足據也余嘗讀戰國諸子書竊謂西方之說大略已具斯時世第知老氏之致虛墨氏之博愛勝國劉之文非宋匹以鄰離視龍門則或相倍屬焉孝何方史與子皆文之一體也余嘗謂史有別才惟子亦然劉宋並興體氣高邁詞義閎深古色黝然駁駁乎進於漢矣

駕盛明何之文非李匹以大復視空同則大有徑庭焉夫龍門亟撰亟就而空同漫筆也鄧離大復則伯溫仲默生平寓焉茲所以異與

後世子書庶幾秦漢者文也若其理終不可到孟荀於儒莊列於道孫武於兵韓非於法彼皆以身爲其術終其身竭其力以殉其書故邪正不同同歸於弗可磨滅唐而後厥尚殊焉故諸子之言鮮矣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紫酩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漢子書見於七略者儒家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賈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賈誼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莊助四篇鉤盾宂從李步昌八篇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劉向六十七篇楊雄三十八篇道家則捷子二篇注云漢武帝時人曹羽二篇同武帝時陰陽則張蒼一十六篇公孫渾邪一十五篇于長忠臣傳九篇法家則鼂錯三十一篇縱橫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賸通五篇聊蒼三篇雜家則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東方朔二十篇解子三十五篇司馬相如等荊軻論共五篇農家則董安國十六篇氾勝之十八篇蔡癸氏一篇小說家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自餘無名姓者概不著錄

右漢世子書之盛如此然大概非戰國比也今惟陸賈賈誼十餘家傳而公孫主父等往往以文辭見餘或不知其時代閭里因錄其略焉

春秋繁露十七卷稱漢董仲舒撰自宋以來讀者咸以爲疑而莫能定其眞僞案劉氏七略春秋類惟公羊治獄十六篇稱仲舒而絕無繁露之目隋經籍志始有之或以卽公羊治獄十六篇非也余讀漢藝文志儒家有仲舒百二十三篇而東漢志不可攷隋志西京諸子凡賈誼桓寬揚雄劉向篇帙往往具存獨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著錄而春秋類忽出繁露十七篇今讀其書爲春秋發者僅僅十之四五自餘王道天道天容天辯等章率泛論性術治體至其他陰陽五行災勝生克之說尤眾口與春秋大不相蒙蓋不特繁露冠篇爲可疑併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實錄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卽漢志儒家百二十篇者仲舒之學究極天人且好明災異據諸篇見解其爲董氏居然必東京而後竟失傳歟脫簡殘編以公羊治獄十六篇合於此書又妄取班氏所記繁露之稱繫之而儒家之董子世遂無知者後人既不察百二十篇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從出徒紛紛聚訟篇目間故咸失之當析其論春秋者復其名曰董子可也

孔叢子稱孔鮒撰非也孔氏子孫雜記先世言行其文詞頗東京及間有魏晉手筆如孔臧與安國書是已宋咸嘗爲注訓詁景瀟遂以卽咸僞撰而體不甚類宋人或未必盡然也書七卷所記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及漢孔臧子琳十餘世至季彥與楊伯起皇甫威明同時政東漢之末則此書當是季彥輩裒集先世遺言軼行而成而宋人從溯節節之其小爾雅詁詁等篇皆鮒撰者爲多遂通謂鮒作其書胥不事奇詭而一循規矩不稍涉於異端故吾夫子家法也

漢藝文志及隋唐俱無孔叢子至宋中興書目始著錄故前輩往往疑之第其間詞義有非宋咸輩所辦者且其所敍家世孔臧後孔琳以迨季彥十餘傳不應全屬烏有攷漢志儒家

有太常孔臧十篇梁有太常孔臧集二卷至隋已亡而唐書藝文志仍有之蓋梁所謂孔臧集即漢志儒家十篇亡於隋而復出於唐宋咸因取其中雜記先代者傳以六經諸子所載厥宗言行綴緝而成此書孔琳迄季彥十餘世要皆臧原書集末所附若文中家傳例耳余此辯竊謂得之與前說并存以俟精識之士

漢世記事之博莫過太史公立言之博亡出淮南子故揚雄以淮南太史並論又以爲淮南之用弗如太史公知言哉淮南蓋效呂覽而作者其文詞奇麗宏放瑰目璨心謂挾風霜之氣良自不誣而詭辭袤說全溢篇中自戰國莊列二鄒縱談宇宙茅塵瀾倒舉世若狂漢興董賈諸人漸趨醇樸一代文章垂復古始淮南又羣集浮華網羅泛僻淵淳澤滌萃爲此大道也因題簡末云

淮南王招集奇士傾動四方說者咸以此書雜出賓客之手非也左吳雷被諸人著作絕無可見特附淮南而顯豈梁苑鄒枚鄴中劉阮等哉惟招隱士詞絕奇古雖稱小山卒不傳其名姓惜也

漢藝文志淮南所撰又有兵家一種又天文雜子星一十九篇又六藝有場訓二篇又賦類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漢賦之盛莫加於此計其才當與子建上下以弗傳世罕知者附識

此漢志無小山賦疏部淮南內作八十二篇之中若

編自以極天下之觀而不知好大喜奇之獎不亡國殺身有不已者余讀淮南既奇其才悲其遇又重惜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因題簡末云

淮南王招集奇士傾動四方說者咸以此書雜出賓客之手非也左吳雷被諸人著作絕無可見特附淮南而顯豈梁苑鄒枚鄴中劉阮等哉惟招隱士詞絕奇古雖稱小山卒不傳其名姓惜也

漢藝文志淮南所撰又有兵家一種又天文雜子星一十九篇又六藝有場訓二篇又賦類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漢賦之盛莫加於此計其才當與子建上下以弗傳世罕知者附識

此漢志無小山賦疏部淮南內作八十二篇之中若

一卷許翰玄解四卷玄麻一卷司馬光太玄經集注十卷吳秘太玄釋文一卷王長文通玄十卷張揆太玄淵旨一卷吳祕太玄攡一卷又陸凱太玄經注並見隋志今傳者尚十餘家

參同契東漢魏伯陽撰晁公武云神仙傳伯陽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詞博贍修真養志約周易爲此書以名其書皆不識攷唐殷注桓帝時以授淳于叔通四行於世隋唐書志俱東京諸子雜之

非後人能僞作也隋書本名大易參同契蓋東漢緯書之名多此類亡論隋唐志不載卽驟出於今吾豈以爲僞哉（世傳龍虎上經朱文公云僞書也因參同有此語故方士厭作之余讀之信然）又晁疑隋志不載參同契亦失攷案隋志倣漢書道家列於九流而神仙符籙列於二藏其名悉不著錄參同契神仙家蓋總之道藏故不列其名耳此書當在太平黃庭等經之前張平叔詩叔遜受學魏伯陽固爲葛古丹經王誠寶錄云舊唐書無釋道二藏之目新書志雖列神仙三十五家而有不著錄者六十二家蓋是書唐以前世寡知者故汨沒道藏中凡攷諸志此又當詳察云

王充氏論衡八十四篇其文猥宂蒭狗世所共輕而東漢曾唐之閒特爲貴重蔡邕祕弗視人葛洪贊弗容口劉子玄槩提班馬不遺餘力而獨尊信是書三子皆鴻生碩彥目無今古乃昌歜羊棗異代同心何哉秦漢以還聖道陸沈淫詞日熾莊周列禦寇衍劉安之屬捏怪興妖不可勝紀充生茅靡瀾倒之辰而獨晻然自信攘臂其間刻虛黜增訂訛斮僞詖淫之旨遏截邪行俾後世人人咸得藉爲口實不可謂非特立之士也故伯喈尚其新奇稚川大其宏洽子玄高其雜才特其偏愎自是放言不倫稱不當心上聖大賢咸在訶斥至於問孔刺孟等篇而闕耶之功不足以贖其橫議之罪矣近世諟充太甚若何氏沈氏諸說或未足以大服其衷故余稱爲次其功罪以折衷後之君子

中郎以論衡爲談助蓋目爲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編驟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祕之帳中如今人收錄異書文固非所論也自論衡不甚稱後世究竟舉主多歸咎中郎者余特爲一酒之

論衡之問孔序意自明以仲尼大聖其語言應迹有絕出常情者當時門弟子不能極問故設疑發難以待後人之荅藉在孔門固好學之一事第詞閒傷直旨或過求此充罪也劉子玄輩不能詳察遽從而效之以譏試聖人至堯舜禹湯咸弗能免猶李斯之學荀況矣

讀王氏論衡煩猥瑣屑之狀溢乎楮素之閒辯乎其所弗必辯疑乎其所弗當疑允矣其詞之費也至精見越識足以破戰國而過稱之近世以冗庸而劇詆之匪充書異昔也蹤出於秦漢之閒習聞於伊洛之後遇則殊哉而宋人窮理之功昭代

論衡謂仲尼爲素王桓譚爲素相又謂仲尼之道傳桓君山君山傳周長生何大僕劇罪之是也第秦漢閒聖賢稱謂與後世殊不同臧紇聖於春秋韓非聖於戰國揚雄張衡聖於東京彼何人哉推此則知孟稱夷惠未足盡憑（韓非仲尼孟子稱見孔叢子）

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撰曄會稽山陰人范史云曄少爲縣吏恥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

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畢卒業乃歸古人於學
其精勤一至於此而世鮮知者故具載之畢所著又有詩細
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
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今人但知論衡爲中郎所賞絕不聞
所謂詩細等案曹娥碑亦蔡至會稽賞識世遂盛傳此正其
同時事信有幸不幸也中郎虛懷樂善自非後世忌忮者所
及然論衡祕之而詩細傳於學者蓋趙主說經故也歷神淵
似亦倣緯候爲名其所言不可攷矣
論衡云會稽周長生作洞厤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
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
洞厤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案長生爲充所推
者

太元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鄭氏通志略作太玄蓋泉以子雲同
姓故此書亦擬太玄而作也今第馬氏意林所鈔百餘言存
馬氏注云望國楊泉字德淵而不言何時鄭樵文略及隋藝
文志俱云晉人惟舊唐書作唐人然唐人諱淵泉字德淵其
爲晉人無疑舊唐書字誤也馬氏意林又有物理論十六卷
所采頗衆而不題名氏案隋志亦泉所撰其云張蒼除肉刑
每歲所殺萬計鏁繇復肉刑歲生二千人又以漢文除肉刑
爲匹夫之仁蓋韓非鄧析流也
子書篇帙至曼衍者呂覽淮南論衡抱朴十餘馬氏意林乃有傅子百二十卷隋志云晉傅玄撰玄在晉以六名一時今製作尚故諸選此書當唐馬氏世必首未具存故意林仍其原數然所錄不過百數十言獨裴松之三國注楊泉物理論多掇之據其文義殊非高邈當繙一齒全鼎可知鄭志僅存五卷通攷卷同蓋末世所餘僅十之一耳夫子書概論理道卷曰數十已極繁侈而玄至百餘安能遠哉

王仲淹之著中說也唐宋以還知之者十而三罪之者十而七
疑之者十而九甚至以河汾有賊行史削之夫仲淹生隋季
世邏迹閭岩一時與游董常數子而外亡論房李魏王若風
馬牛絕不相及即嘗收杜淹識者疑焉而隋史成於武德貞
觀之間計中說當時潤飾於王氏諸子者尚未行世未必知
隋有若人史置弗錄胡怪也余讀仲淹書獨慨夫士之生於
三代之下者一壞於管商載靡於蘆翟三汩於申韓四湛於
黃老五淫於莊列六殉於曇摩下逮六朝南北即瑰偉絕特
蓋世之英亦將望是數者趨焉息焉其於周公仲尼之道蓋
邈不知其何物矣仲淹勃興衰運直欲駕揭而日月之今繼
其遺言源流洞如規模廓如詞義秩如溫如燁如即性命天
人之極彼或未窺是非大謬聖人者固已鮮矣藉令面命杏
壇詎出端木顓師之下若之何後世之知之者弗勝夫罪之
者之衆也至刻意顏曾步趨鄒魯福郊福時之爲囚無事辯

特其后任太弘論建太廣志意太駸相似有以啟其端者駸
陽所爲三唉而致惜歟
莊氏稱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文中子與莊絕不同然其中所列
諸弟子及老儒猶將問荅之言要皆當以莊之重言觀之取
其議論而弗計其人有亡可也
晁公武讀書志攷諸人與河汾絕不相值詳第亦無庸事此
讀中說卽瞭然李密李靖皆英雄氣呑一代劉炫生徒徧四
方薛道衡李德林之才名楊處道賀若弼之幹略當時聲與
烜赫俱遠出河汾上矧詩書禮樂概非六朝所急一處士談
周公仲尼諸人曰僕僕侯其門乎仲尼大聖微生歟直斥其
名葉公大宰之問卒孫詞以對以炫之矜弼之愎素之鉅姦
漫及若其人則卓卓矣

道衡之輕薄彼其於文中矣有甚矣阮逸輩之過勞其心也
房杜王魏尤無謂河汾諸子以乃公明王道述禮樂卒不一試
歷舉顯者文之故論文中者此類皆當置一邊其中傳會可
笑如黃常比顏子竟死文中子前王魏房杜人固多悉其妄
余恐黃常之死亦是後人橫加陳同甫氏概以阮氣增益然
劉賁在唐已峻斥擬經之罪則知出福郊二子爲多
崔銑子鍾嘗致定中說分內外篇序之曰內篇九篇義美文
馴外篇九篇文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出後人
所附潤爲雜篇然內篇所采楊素李密劉炫諸人問荅文既
爽實義亦非精凡此類仍當刪入雜篇可也
文中子不特房杜諸人可疑仲淹子福時福時六子勃勷勷

劼助皆盛有文名而勷勷位皆公輔乃迄無能爲厥祖闡揚
潛懿者殊自難曉又案勃傳稱祖通隋末大儒後世謂史全
不載亦非
元子十卷唐元結次山撰高似孫極稱其文英峭過柳州唐
文惟二公似不省昌黎何代者大概六代以還文尚俳偶至
唐李華蕭穎士及次山輩始解散爲古文論李文尚平典元
獨矯峻艱澀近於怪且迂矣一變而樊宗師諸人皆結之倡
也元自號琦玕子以山名琦玕中興頌世推大體然安史叛
臣臨文所當切齒而頌曰邊將聘兵殊失輕重至非老於文
學其誰宜爲不惟矜詭歷當豈穆如清風之致哉因論元子
玄眞子唐張志和撰志和吾黎人行誼甚高卓自號烟波釣徒
所著有太易等書及西塞山詩詞一二尙見襍說中蓋高才
遠識而鬱然塵壒之表者卽此書雖不越莊列餘言而恢譎
跌宕想見其人非元次山皮襲美下也說者以唐一代無史
才以余較觀三百年子書亦寥寥焉昌黎原道諸作名理俯
然出秦漢諸儒上至堯以是傳之舜數十言直接之孟軻氏
然子書體一變矣自餘浮猥瑣尾亡論西京求潛夫申論比
不易得子有別才非耶
唐又有劉崇遠著書號金華子猥淺不足言然非婺人也吾郡
宋元二李詞章學術冠天下獨子書蔑聞國朝郁離外有蘇
伯衡之贅說焉疑道外有宋景濂之燕書焉贅說幾亞郁離

燕書大過凝道皆娶中子書有秦漢風者足爲明興正始而
世罕稱述因附識云蘇亦號空同
子在獻吉前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今子書傳於世而最先者惟鬻子其書概舉脩身治國之術實雜家言也與柱下漆園宗旨迥異而漢志列於道家諸史藝文及諸家目錄靡不因之雖或以爲疑而迄莫能定余謂班氏義例咸規歆向不應謬誤若斯載讀漢志小說家有鬻子一十九篇乃釋然悟曰此今所傳鬻子乎蓋鬻子道家言者漢末已亡而小說家尚傳於後後人不能精覈遂以道家所列當之故歷世紛紛名實咸爽漢志故灼然明也輒記於此俟博洽君子定焉

漢藝文志所謂小說雖曰街談巷語實與後世博物志怪等書迥別蓋亦雜家者流稍錯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黃帝四十篇成湯三篇立義命名動依聖哲豈後世所謂小說乎又務成子一篇注稱堯問宋子十八篇注言黃老臣饒二十五篇注言心術臣成一篇注言養生皆非後世所謂小說也則今傳鬻子爲小說而非道家尚奚疑哉（又青史子五十七篇楊用脩所引青史氏見賈誼新書作青史氏）

（引較條皆雜論治道殊不類今小說）

青史子云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蓐宝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師撫樂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右見楊用脩丹鉛錄案青史子班氏所列小說家其文義傳者乃如此信鬻子之爲小說也葉夢得宋景濂並以此書兩見爲疑而不敢定其非道家者政小說二字所誤執余指以求之當瞭然矣（用脩所引青史氏誼新書作青史氏見賈）

王長公讀諸子云鬻熊僞書也攷班志鬻子注道家下以爲鬻子爲僞長熊小說下以爲後人所加則孟堅固以小說之鬻子爲僞長公之言益信而余說亦不誣矣

鬻子章次篇名前人論者咸以殘缺不可曉余初讀尤漫然載閱之覺其詞頗質奧雖非眞出熊手要爲秦漢前書因反覆紬繹之乃知此書之存眞舊繼十之一而篇名章次錯亂混淆之甚宜宋以來諸家未有得其要領者也蓋古鬻子本書篇名章次與韭列不同而絕與今傳關尹子頗所謂撰吏道符等目即關尹之一字二柱等篇也撰吏下有五帝等目道符下有三王等目即一柱篇之盆沼等章二柱篇之盤盂等章也關尹九篇而每篇章次少者六七多者十餘吏五閒發以竟一篇之義故每章之語雖極寥寥而不覺其簡鬻子二十二篇律以關尹則今傳短章總之當不下百數十（如今傳第五第八等目悉篇中章次非書中篇次細繹自明）而東京之後兵火殘逸至唐所在

僅此一十四條當時注者鹵莽苟欲庶幾前代全書遂以每章當其一篇而僅以爲缺其八故今讀之寥寥枯寂若本末略無足觀者又其篇章既混而先後復淆後人因益厭棄弗省余既幸得其說輒稍爲更定之雖缺者不可復完而章次篇名咸中舊解亦謂旦暮遇之者也 又賈說引十三章附

楊用修云醫無閭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贋本無疑也案賈誼新書所引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中敬其士非以禮飾則無以論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無之知爲僞書矣右楊氏丹鉛錄所載可補醫子之缺因錄此余攷諸大政篇所引倘有六條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醫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烏至於赤谷

詩話文評附見集類究其體裁實小說者流也至於子類雜家訓世箴勸善省心之類是也談叢雜錄二類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類多獨行不可攙入二類者至於志怪傳奇尤易出入或一書之中二事並載一事之內兩端具存姑舉其重而已

小說子書流也然談說理道或近於經又有類注疏者紀述事迹或通於史又有類志傳者他如孟啟本事盧環抒情例以詩話文評附見集類究其體裁實小說者流也至於子類雜家尤相出入鄭氏謂古今書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說也必備見簡編窮究底裏庶幾得之而究竟迂誕可笑故特表而出之後爲一編

暇當總輯合令傳十四篇稍次先後爲一編

子之爲類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說弗與焉然古

飛燕傳奇之首也洞冥雜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

陽之祖也魏晉好長生故多靈變之說齊梁弘釋典故多因果之譚

子虛上林不已而爲修竹大蘭侈竹大蘭不已而爲革華毛革華毛穎不已而爲后土南柯故夫莊列者詭誕之宗而屈宋者玄虛之首也後人不習其文而規其意卤莽其精而猶其粗毋惑乎其日下也

雲仙誕之誕也清異俳之俳也然其喻旨命詞往往如郁方回奴小有意焉亦滑稽之囿也其詭撰靡益見聞其雅言可資談噱不爲所欺可也夫成湯之問夏棘莊周之證齊諧果有其人乎哉

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論次多實而彩豔殊之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後率俚儒野老之談故也

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遊戲筆端或奇士洽人蒐羅寓外紀述見聞無所迴忌覃研理道務極幽深其善者足以備經解之異同存史官之討厥總之有補於世無害於時乃若私懷不逞假手鉛槧如周秦行紀東軒筆錄之類同於武夫之刃讒人之舌者此大奘也然天下萬世公論具在亦亡益焉

小說惟此當與後世同方士務爲迂怪以惑主心神異十洲

漢唐六代諸小說幾於無不傳者今單行刖梓雖寡太平廣記之中一目可盡御覽諸書往往概見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也宋人諸說雖間載百川學海諸家彙刻及單行夷堅程史之類盛於唐前然曾氏陶氏二書裨類各近千家今所存十不二三矣

唐人酉陽雜俎立怪等編今皆行世而太平廣記所載往往有諸刻所無者蓋諸書皆自廣記錄出而鈔集者卤莽脫略致然若觀晉六朝之書即廣記所載事亦寥寥蓋年代稍遠嘗宋人輯廣記日已不盡存故也

小說卷帙繁重者太平廣記之五百卷太史公書一百三十卷漢志作百三十篇然三代之書至繁不過百卷不應虞初之九百也秦漢之篇即唐宋之卷太史公書一百三十篇即尚書百篇之篇則九百篇者初卷多乃爾余恐虞初之篇即尚書百篇之篇則九百篇者不過九百事計以後世之卷不過數十倂耳今其說一不存案漢志虞初河南人武帝時方士號黃車使者蓋七略所稱之祖襲有自來矣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沈於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語之文束晳傳所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者推此可見蓋古今紀異之祖出虞初前而類書引者絕少攷隋唐尚有其目蓋至宋而亡矣因錄之 隋志梁顧協又有 琱語今亦不存

楊用脩謂唐小說不如漢而舉伶玄趙飛燕傳中一二語爲證

戊辰之歲余偶過燕中書肆得發刻十數紙題趙飛燕別集
閱之乃知卽說郛中陶氏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而未載梁武
荅昭儀化寵事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
第端臨通攷漁仲通志並無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間敘才
數事多俊語出伶玄右而淸質古健弗如偕全帖不可見也
別集稱昭儀方浴帝私覘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暗
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屈
鏤覘之蘭湯灩灩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淩明玉帝意飛
揚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有則立昭儀爲后矣右敘昭
儀浴事入畫蘭湯灩灩三語百世下讀之猶勃然興羨親炙
耶玄傳膚體光發
古燒燭七字佳

漢武故事稱班固撰諸家咸以王儉造攷其文頗衰赭不類孟
堅是六朝人作也史記公孫弘諫征伐不從自殺而劍弋夫
人以病終非武帝殺之皆與史大異吾以弘斷不能自殺知
鉤弋之說爲六朝之妄無疑也然仙傳亦有鉤弋事蓋祖此
云

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華博洽冠古今此書所載疏略淺狠亡
復倫次疑後世類書中錄出者然隋志亦僅十卷每用爲疑
近閱一雜說記唐人殷文圭云華原書四百卷武帝刪本至宋不
作十卷始信余見有脗合者蓋隋志乃武帝所刪本至宋不
無脫落後人又從廣記錄出雖十卷實二三存併非隋世之
舊故益寥寥耳隋志有張公雜記揚用脩所稱博物記蓋卽
此書殷文圭通攷作文圭非是其說詳洽遺

劉義慶世說十卷讀其語言皆晉人面目氣韻恍忽生動而簡約
玄澹眞致不窮古今絕唱也孝標之注博贍精覈客主映發
並絕古今攷隋唐志義慶又有小說十卷孝標又有續世說
十卷今皆不傳悵望江左風流令人扼腕云案宋書義慶傳
世說以玄韻爲宗非紀事比劉知幾譏非實錄不足病也唐人
修晉書凡世說語盡采之則似失詳愼云

義慶所著又有後漢書及文集八卷徐州先賢傳贊九卷江左
名士傳一卷幽明錄二十卷宣驗記十三卷集林二百卷獨
世說盛行嘉隆間尺牘詩詞靡不采掇乃不善用者毋揑雷
同亦往往厭觀云

洪景盧夷堅志四百二十卷今傳止五十卷他不可攷惟王景
文夷堅別志序尚可以知其纂輯之概因緣之序曰志堅之
書甚夥至鄱陽夷堅志出則盡超之余平生所書略類洪公
始讀左傳史記漢書稍得其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
之人之習熟調利滋溉玩不能釋開自觀覽要不爲無神於
世而古今文章之關鍵亦開有相通者不以是爲無益而中
晝愈衰所見聞益之事三百七十卷二十四今書之目也余
心尙未艾久之則將浸及於夷堅矣凡夷堅所有而復見者
刪之更生佛之類是也凡夷堅所有而未備者補之真元道
之類是也其名仍爲夷堅而別志之猶於鄱陽也得歲月者
紀歲月得其所者紀其所得其人者記其人三者幷書之備

矣閻一二亦書皆闕則弗書醜而不欲著姓名者婉見之如夷堅確夢之類是也其稱某人云某人得諸某人云若已所見人牛之類是也其稱某人云又某人云若已所見各識其所自來皆循夷堅之規弗易也其異也者筆力蹙乎其後矣觀此序則洪志義例可推其敘事當亦可喜今所傳甚微淺蓋殘缺之中又雜以僞矣

今世傳大類書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皆千卷可謂富矣然卓觀中編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金鍊朝編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簡帙皆多於宋又許敬宗編瑤山玉彩五百卷張太素編冊府五百八十二卷視今傳合璧事類等書亦皆過之其始蓋昉於六朝何承天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劉孝標類苑一百二十卷徐勉華林要略六百卷祖珽脩文御覽三百六十卷歟文類聚一百卷行世二書采摭頗精第不備耳中收錄詩文事迹往往出今史傳文集外使諸大部傳必各有可觀惜哉

卷然諸書惟孝標一出自獨創自餘皆聚集一時文學之士奉詔編輯者非一人手裁也今博要珠英等書俱久廢不傳惟唐人初學記三十卷歟文類聚一百卷行世二書采摭頗精第不備耳中收錄詩文事迹往往出今史傳文集外使諸大部傳必各有可觀惜哉

右類書頗末略紀於此案類書鄭志另錄通攷仍列子家蓋不欲四部之外別立門戶也然類書有數種如初學記藝文兼載詩詞則近於集御覽元龜事實咸備則鄰於史通典通志聲韻禮儀之屬又一二間涉於經專以屬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別錄二藏及贋古書及類書爲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

歐虞皆有類書今惟歐類聚傳元白皆有類書今惟白六帖傳元類集三百卷至宋已亡虞北堂書鈔見通攷閻今藏書家時有此本然非完書

白氏書見唐藝文志止名經史事類而不名六帖于立政乃有六帖三十卷而世不復傳孔氏書通志所無今合白刻然精不若徐歐備不如合璧也孔帖見馬氏通攷

世傳極淺陋書若錦繡萬花谷韻府羣玉羣書淵海之類其名亦起自前代唐孫翰有錦繡谷五卷是所居山名錢昌宗韻類題選一百卷陳鄂四庫韻對九十八卷武氏字海一百卷溫庭筠學海三十卷曹化史海十卷王博古脩文海千七卷王義方筆海十卷又北朝人有文海四十卷張融有玉海四十卷歟文類聚一百卷行世二書采摭頗精第不備耳中收錄詩文事迹往往出今史傳文集外使諸大部傳必各有可觀惜哉

十卷俱係已集與宋江氏文海王氏玉海名同而實異也

太宗以五代文人失職慮生意外故厚其廩祿俾編集諸類書文皇命高士廉等當亦此意武氏以二張故俾集羣彥編三教珠英而一時隸筆皆浮豔士貞欲蓋彌彰矣武氏又有古今內範百卷列女傳百卷窮古今可笑事當無若此二端高宗又有天訓四卷宇宙開信未嘗無對也

諸史藝文有道德經二卷題晉孫登注謂即嘯者無疑不爾亦是假託及閻孫綽傳乃知登綽子也又吳孫權太子亦名登又漢時識文代漢者名孫登銅馬諸賊因立孫登爲天子見光武紀是漢晉間有四孫登也又老子音一卷亦稱登撰當亦綽兒

道家有五等朝儀一卷題張萬福撰崇文總目云未詳何人案唐張萬福抗言救陽城卽世主謂江淮草木皆聞爾名者而崇文憒憒如此允宜長睿譏之然萬福武人著書或非其事酉陽雜俎又有名醫張萬福則此書固未知出誰手或更有一人不可知崇文誠足譏東觀亦未審也崇文於陸脩靜德福之來詳知其非疑誤也山皆不能知故萬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贋書之昉昉於西京乎六籍既焚眾言淆亂懸疣附贅假託實繁今其目存於劉氏七略班氏九流者亡慮什之六七嘻其甚矣然率弗傳於世世故莫得名之居宋以還贋書代作作者日傳大方之家第以揮之一笑乃衒奇之夫往往騶揭而深信之至或點聖經厠賢撰矯前哲溺後流厥係非耶淺也余不敏大爲此懼輒取其彰明較著扶誣摘僞例爲一編後之君子欲攷正百家統宗六籍庶幾噫矣卽我知我罪匪所計云丙戌春仲月晦識

廣雅書局

明東越胡應麟撰

凡贋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僞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僞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桂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鵩而有鵩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聞破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師春補竹杭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於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於自名而僞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襲取於人而僞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僞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有本非僞人託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僞人補之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

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眞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之類是也

又有非僞而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之類是也二說尚難羽流所述列子期與稽院諸文十友兩經不爲言始據前人載此信證事僅

又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

時記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潛虛司馬公屬草未成後人厚補行世見朱紫陽語錄其事發日鈔世以數學無辯其非是者

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

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

右諸僞書外又有此十餘種世或以非僞而信之或槩以僞而疑之皆弗深攷故也余故詳爲別白俾撰者弗湮其實非撰者弗蒙其聲於經籍或有補云

連山易十卷見唐藝文志案班氏六經首周易凡夏商之易絕不聞隋牛弘購求字內遺書至三十七萬卷魏玄成等脩隋史晉梁以降亡逸篇名無不具載皆不聞所謂連山者而至周易乾鑿度二卷又乾坤鑿度二卷今合爲一實二書也乾坤

鑿度稱黃帝撰而乾鑿度皆假孔子爲言其僞固無容辯說

唐始出可乎北史劉炫傳隋文苑訪圖籍炫因僞造連山及魯史記上之馬端臨據此以爲炫作或有然者蓋炫後事發除名故隋志不錄而其書尚傳於後開元中盛集羣書仍入詳之蓋哀平末其端已兆光武赤伏定基魏晉以還禪受亡不稽符命自隋文禁絕其日稍數十家宋世但七緯傳說者咸以好事掇拾類書補綴而成非漢魏之舊今七緯又僅

鑿度傳余讀之信矣王子充叢錄所見正同則亦未已亡久

也是書余尚疑爲近人掇拾者請黃氏日鈔詳載其言政與今傳本合乃信其爲宋世書

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當以太歲爲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卽至積部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千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算卽主歲之卦也案此條見後漢黃琬傳注中蓋非宋人僞撰者要之亦

魏晉之文也

又乾坤鑿度云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曰易也易變而爲二二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右俱鑿度中孔子所云實全寫列子天瑞一節稍增損數字遂不成語言又列子重濁者下爲地之後有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三語意乃完足今刻去後三語而以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書成乾接之文義頓斷缺可笑蓋元包洞極之類猶是稍能文者所爲此特荒陋俚儒僞撰耳然三墳又出此下矣

識緯之說蓋起於河洛圖書當西漢末符命盛行俗儒增益附譌日繁其學自隋文一二援引及諸家書目具名而已而往往紀載不一因參攷異同謹錄以資博雅且俾知書亡已久卽好事家藏祕本閒見皆僞中之僞無萬一足徵也易則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撰終倫乾坤鑿度京房易鈔乾元敘制書則尚書緯尚書中候璇璣鈐攷靈曜帝命驗運期授詩則含神霧推度災紀歷樞禮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禮記默房樂則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春秋則元命包演孔圖文耀均運斗樞威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巳說題辭論語則論語摘輔象撰攷讖孝經則孝經緯孝經雜緯孝經內事古祕援神契元命包左右契雌雄圖分野圖弟子圖口授圖瑞圖太平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歷序孝經威嬉拒等然陰陽易緯數種晁陳俱斥爲僞書世所存僅十之三馬氏通攷止易緯又幾盡矣

今惟乾坤鑿度行世蓋易緯又幾盡存緯書太平御覽又有易卦統通圖倘詭書鉤命決禮記稽命曜春秋命歷序又河圖括地象河圖稽命曜河圖挺輔佐河圖帝通紀河圖錄運法河圖真鉤河圖稽命河圖著命河圖天靈河圖視微河圖玉版洛書錄運法洛書稽命曜等尋其命名亦易緯之類第御覽所引用亦甚希而諸史藝文志馬鄭經籍略并其名皆無之蓋自唐已亡高士廉等編文思博要或綴拾於宋齊諸類書中御覽又得之博要諸書中決非宋初所有也

乾坤鑿度所載緯書太古文曰有元皇介次萬形經次乾文緯次乾鑿度坤鑿度次攷靈經次制靈圖次河圖八文次希夷名次含文嘉次稽命圖次填文次八文次元命包共一十四緯今見於類書者惟含文嘉元命包乾坤二鑿度而已垂皇策乾文緯乾坤二鑿度說易者也含文嘉則禮而元命包春秋孝經皆有之不知何者在先而衞元嵩易元包則又因是命名者也今乾坤鑿度全書存其理欲深而甚淺其文欲怪而甚庸其他雜見類書者往往不相遠也

坤鑿度又有地靈母經含靈孕 注見易靈緯經又洛書有靈準聽
又地形經又制靈經甚矣其名之眾也蓋此又宋世僞撰乾
坤鑿度者依彷御覽所存諸目創立新題故尤可笑近閻中
胡氏堅談首集諸緯書名僅十三二烏僞王氏叢錄直據陋
志及通攷亦不能詳余故備錄之以資好事噫昔之僞撰者
彼既已濫用其心而余又窮蒐其目得無以五十步笑百步
哉曾鞏氏曰欲使天下之毋惑其說莫如大明其說之非而
放之余之意其亦猶是已夫

緯書名義率不可通曉今據乾坤鑿度錄其一二有注釋者於
左自餘可以例推昔人云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但視其
名無事開卷矣有撰人者并附

乾坤鑿度 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庖犧著
鉤命決 天地失序必有洪泄用陰陽鉤治之也女媧著
乾鑿度 聖人體乾道浩大以天門爲名也
坤鑿度 太古變乾之後天坤鑿坤度作爲是書
地靈母經 女媧
易靈緯 炎帝其帝著又黃帝作易八墳

世率以識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
故自六經語孝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識之
依附六經者但論語有讖八卷餘不概見以爲僅此一種僞
文而稍增飾之而乾坤鑿度則又全錄沖虛天瑞之語者也
閻隱經籍志注附見十餘家乃知凡讖皆託古聖賢以名其
至其所列連山歸藏乾坤等象布置錯綜僅同兒戲其引物
書與緯體制迥別蓋其說尤誕妄故隋禁之後永絕煩書亦
連類取義稱名合於義慶之世者十無三四亡論六代以前
即眞出於炫豈淺陋至是極哉且伏羲爲天皇似矣神農而
曰人皇軒轅而曰地皇是故爲異說而固願其理之弗根也
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夏后所以出軒轅崖妄益

其時而弗知其命之弗順也又其所言二十二易草木等語
皆庸人孺子所繆胸而不肯言者是書蓋卽序者毛瀚所爲
余故劇論爲光泊解紛若三皇之說世自漁仲外亡信者葉
夢得馬端臨已極談鄭之好怪吾何暇爲辯哉案隋世牛弘
偽撰弘等案
可證欺也
天皇氏策辭云咨子上相共工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
咨告於民俾知甲厤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勿怠共
工曰工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我惟
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撫愛下民同力咨告於民俾知甲
厤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其勿怠桓曰居君臣之位
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粟陸子居我水龍之位主養草木開

道泉源無或失時子其勿怠陸曰竭力於民君其念哉皇曰
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之借力同構其居無或寒
凍庭曰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處無或漂流
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皇曰渾沌子居我降龍之位
惟主於民皇曰昆連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義虎之類傷殘
生民無俾同類大力之徒驅逐微弱子其伏之延曰尊主兵
事君無念哉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
則位不危皇曰子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子
其念哉案三墳此章全剽舜典而辭意淺陋殆類村學究語
詎曰庖羲之代預規虞世之文哉
王長公讀三墳書云伏羲畫連山而有民兵器陰兵炊陽兵讖

兵陽陣至策辭而曰主我屋室主我刃斧神農歸藏卦爻曰歸動乘舟神農之世未有舟楫也曰動歸乘牛神
藏暮此皆不知其時而妄爲說者也余執此更推之連山猶
或可解至歸藏乾坤強牛笑資因備錄後後之論三墳者觀
此足矣

鳥峪烟露川巖溪澗皆漢唐六代詞人語亡論三皇即六籍四詩固不盡見而昭明代明流光浮光成陰下溼沈西東浮等語或勦諸經典或取諸閒閒蓋亡一字類三代以上者故余嘗謂僞書之陋無陋於三墳也

皇曰岐伯天師云云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二語與脩征合夫脩征誓衆出師言固應爾岐伯變理陰陽而首戒以殺何也蓋僞者以黃帝首伐蚩尤故剽脩征二語以實之又於序中特援爲證而不知適以愈彰其僞心勞日拙誠然哉

孔穎達論古文尚書云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消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脩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廩王之誥及泰誓共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皆不見眞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內兄皇甫謐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泰誓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厤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出伏生口傳其引武成則好事勦爲此書而附諸大易云耳其文率學太玄用字奇僻過之而厥義則甚淺序稱楊元素由閣本錄行張昇者以授楊楫王長公謂卽楊撰或卽張昇余讀之絕嘆長公之言燭伏生無此篇必張霸僞作者也案張霸僞尚書今不傳而其

目備見於此因錄之然安國序世亦頗疑非西京文字云諸

日外傳傳又有
百兩篇錄於後

張霸傳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定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書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傳見之久人遂訓尚書本有百兩篇矣案孔穎達但言霸作僞書不及詳其始末今據後漢書錄於此與孔說亦小不同

漢張霸隋劉炫皆篤學之士也漢成徵古尚書而霸僞造舜典等百餘篇上之其後皆事發霸幾死而炫抵罪極相類可笑然漢成卒以第知炫造易而霸事不甚傳因錄此爲僞作之戒二子著述之勤亦因概覩云

元命包四卷後周衛元嵩述本緯書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故好事勦爲此書而附諸大易云耳其文率學太玄用字奇僻過之而厥義則甚淺序稱楊元素由閣本錄行張昇者以授楊楫王長公謂卽楊撰或卽張昇余讀之絕嘆長公之言燭伏生無此篇必張霸僞作者也案張霸僞尚書今不傳而其

鑒子載然其文頗雅馴字雖奇而旨不晦殆非昇楫所辦當出楊元素輩或唐文士撰述也其數卽火珠林與京房易懸合火珠林蓋宋時用以卜筮者云（唐藝文志有元包十卷撰人注者皆同此書恐不得爲僞）

此書崇文目稱唐衛元嵩通志通攷並因之案元嵩後周人所撰述有齊三教論七卷見通志又隋志釋氏類稱蜀郡沙門之書朱紫陽謂戴師愈作託名麻衣余觀其末有李濟序絕省書中所云蓋皆戴所作也而當時儒者若張廣漢輩亦頗信之余嘗所未喻矣

王氏元經十五卷稱王通撰薛收注宋世已艱得其本意今藏書家不復有之據通攷晁陳所論經傳皆阮逸也其書始晉太熙終陳亡陳振孫謂唐神堯謚淵其祖景皇謚虎故曾事

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乃亦云若思逸之心勞曰拙蓋不能自掩矣

右陳氏論甚精然不特經不當稱卽傳稱季龍若思亦足占其僞也何以故薛收河汾高弟文皇幷天下收與天策之選不數歲而卒當時偕諸學士運籌帷幄固無暇於著述藉令果傳元經當在河汾授受之際此時唐尚未興何緣預知其諱而改之耶亦有古書本不諱後人避本朝之諱而改者如山海經啓皆爲開之類此又各當求其故不可執泥一端若元經之僞則此足以盡概之矣

阮逸字天隱胡安定瑗門士也嘗爲府司理與瑗共定雅樂附見宋史瑗傳蓋亦宋初文學之士今閱子明傳等作其綴屬

有足觀者而獨以僞書問於後人惜哉術胡可弗慎也

楊用修談苑醍醐云湖廣一統志載劉有年於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一時廟堂諸公不聞表章傳布之請令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此書之不幸也世人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案儀禮篇亡者自漢已無從物色寧有歷唐至宋復出於今之理必劉氏連山僞史故事僞作欺世用俗好奇而信之非也余家藏有元吳幼清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經則取諸大小戴及鄭氏注傳則吳氏本紫陽遺意而纂次之其書名篇數與劉所上正合豈

即此書也耶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學鵬覆校
順德李肇元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今鬻子非道家言余既詳辯之矣然道家固實有鬻子列禦寇天瑞篇引其說云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生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髮隨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又力命楊朱二篇皆引其語其爲道家言居然可見蓋必古有此書如黃帝楊朱之屬列子稱之至漢尚存班氏以列道家亡怪也若其人文王所師與呂列所引爲文王所師之鬻子前輩去取殊不一宋太史謂其文質其義弘余讀之信然第如王長公所稱七大夫其名姓誠有可疑者決匪商末周人與呂恐無據不可信夫太公之事見於詩書東海之封傳於百世世尚疑之況不經見聖賢之口如鬻子乎列亦言鬻然每與老聃同列謂楚祖者非也

初文字黃東發以戰國依託近之

今所傳鬻子十四篇有文王問而及三監曲阜事人率疑之然伊尹太公年俱百數十歲攷竹書太公沒尚在康王世熊以九十遇西伯而管蔡之叛周公之薨俱在成王時律以太公則談及二事亡足怪但其書體兼儒雜既絕不類列子所引語而列所引語亦略不見篇中故知其決匪道家然亦未必小說家之舊大概後人掇拾殘剩而補苴綴緝之功亡萬一焉故其章次篇名皆混淆錯亂昨他子書特寥落無足觀自宋李仁父已疑之而王長公九極言其僞乃余則以不惟其書可疑熊之遇西伯亦僞也蓋因太公事傳會若列所引鬻熊自是當時有道者不必據文王言史記稱鬻熊事文王者蚤夭故封其子孫爲楚祖而此以九十遇文可笑至此蓋二高似孫謂子書起於鬻熊此不然漢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黃帝書四種共三十八篇列子所引黃帝書當出此四家力牧二十八篇雜家有孔甲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小說家有伊尹二十七篇皆鬻熊前子書率僞書也惟以子稱者似起於熊而小說有務成子亦熊前若今傳子書故當首此耳

陰符經稱黃帝唐李筌之僞也筌嗜道好著述得陰符注之而託於曠山老母以神其說楊用脩直云筌作非也或以唐永徽初褚遂良嘗寫一百本今墨迹尚存夫曰遂良書則既盛行當世筌何得託於軒轅意世無傳本遂良奉敕錄於祕書人不愜覩也余案國策蘇秦干諸侯不遂因讀陰符至刺股則此書自戰國以前有之而漢藝文志不載蓋燬於兵火故隋志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又周書陰符九卷未知孰是當居一於斯或疑季子所攻必權術而陰符兼養生夫陰符實兵家之祖非養生可概也此書固匪黃帝亦匪太公其爲蘇

子所讀則瞭然而前人無取證者故余首發之俟博雅士定焉

馬李亦稱少室山人與李濬同姓同號所著尚有闕外春秋中台志等

今六韜有太公陰符篇云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至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僞撰太公六韜者不識陰符之義以爲符節之符也此雖五尺童子一目可竟其說秦何至刺股以讀之世有執六韜陰符爲太公所撰季子所攻者味吾言如破竹矣

宋世以孫吳司馬韜略尉繚李衛公爲兵家七書孫武尉繚亡可疑者吳起或未必起自著要亦戰國人掇其議論成編非後世僞作也三略稱黃石公中如柔能制剛動而輒隨等語似有見於道德者以即圮上老人授子房書則不可前輩固多以傅會疑之六韜稱太公厥僞瞭然攷漢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蓋其書亡於東京之末魏晉下談兵之士掇拾剩餘爲此即隋志六韜也天下天下讀者亟稱要之策士浮談睽丹書敬義之規何啻倍蓰至文伐陰書等篇尤孫吳尉繚不屑道者太公以告文武乎

尚父六韜葉正則謂出孫吳後近之而舉南華所引九徵以韭周不悟其僞則非也蓋此書正引用南華猶亢倉鶵冠所本鬼谷縱橫之書也余讀之淺而陋矣即儀秦之師其術宜不至猥下如是柳宗元謂劉氏七略所無蓋後世僞爲之者舉者耳周氏涉筆并太公疑焉則過太公文王相遇固難盡信然詩人與孟氏已亟稱之矣國朝李獻吉謂將有別材周伐紂宜其不道而高似孫輩輒取而尊信之近世之耽好之者又不以周召必以太公王元美謂管仲難太公易周不得太公往往而是也甚矣耶說之易於人人也宋景濂氏曰鬼谷所言捭闔鈐箱揣摩等術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而周召閎散行師紂之徒詎弗倒戈者二公語相反而質皆

用之則國儻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等語亦庸言耳學士大夫所宜唾去而宋人愛且慕之何也其論甚卓足破千古之謬

楊用修云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卽鬼臾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云云注卽鬼容區容臾聲相近今案鬼谷卽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案鬼臾區黃帝之臣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鬼容區三篇與風后力牧連類說者謂卽鬼臾區以臾容聲相近是矣而楊以爲鬼谷則區字安頓何所乎此其可笑正與方城作萬城切對證筆之以當解頤(案林注鬼谷者謂無其人猶無是公云爾斯說得之意)

鬼谷子漢志絕無其書文體亦不類戰國晉皇甫謐序傳之案隋志縱橫家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隋經籍志已亡蓋東漢人本二書之言會萃附益爲此或卽謐手所成而託名鬼谷若子虛亡是云耳隋志占氣家又有鬼谷一卷今不傳又闕尹傳亦稱鬼谷見隋志

伍子胥兩見漢志一雜家八篇一兵家十篇今皆不傳而越絕書稱子胥撰蓋東漢人手裁故與戰國異凡班志所無本之其文詞氣法出東漢人據二書潤飾爲此其遺言逸事大率而驟見六朝後者往往多因戰國子書殘軼者補綴之而易其名以爲眞則僞莫掩以爲僞則眞間存尤難辯自前輩少論及此余不敏實竊窃之觀素問靈樞之卽內經則余言可

概見矣素問亦稱內經然隋志止名素問著五十五卷六朝已逸故後人綴緝而易其名耳

秦漢間兵家稱述名流大都游俠之筆耳孫吳無忌外葺弘註蠡大夫(案孫鞅膺武君韓信率依託也神農黃帝風后力牧崇尤封胡鬼臾區等尤荒唐又有項王一卷彼六年間大小百戰喑嗚叱咤盈睫此乎武侯十六策亦僞撰者近世有武侯心書亦通攷所無者尤僞

鶡冠子漢藝文志有二一道家一兵家兵家任宏所錄班氏省之則今所傳蓋僞託道家者爾然道家所列鶡冠子僅一篇而唐韓愈所讀有十九篇宋四庫書目乃三十六篇晁氏讀書志則稱八卷與漢志俱不合而唐宋又自相矛盾晁顧謂四庫篇目與昌黎所讀同何也說者以鶡冠亢倉子華皆因之若子華既無其書又無其文特好事者因傾蓋一言而僞撰以欺世耳

鶡冠之僞與亢倉不同蓋賈誼鵩賦所云初非出鶡冠子後世僞鶡冠者剿誼賦中語以文飾其陋唐人不能辯以鶡冠在誼前遂指爲誼所引河東之說極得之昌黎嚴於二氏而恕於百家凡子書若荀卿揚雄皆極褒美猶之可也甚而墨翟之邪鶡冠之璅亦標顯其所長蓋其衷寬然長者若挾邪摘僞判別妄眞子厚之裁鑒良不可誣所論國語列禦寇晏嬰鬼谷鶡冠皆洞見肝膈厥有功斯文亦不細矣

鶡冠韓柳二說自相紛拏晁公武陳振孫並主柳說周氏涉筆
在疑信間獨宋景濂以非僞撰謂其書本晦澀後人復雜以
鄙淺故讀者厭之不復詳悉其旨余以此書蕪累不馴誠難
據爲戰國文字然詞氣瑰特渾奧時時有之似非東京後人
所辦蓋其書殘逸斷缺後人之鄙淺者以己意增益傅之故
文義多不可訓句讀者遂益不復究心景濂之論卓矣世兵
篇始終皆論用兵而中雜以貿賦殊不類正昧者勦入如南
華盜跖四篇推此餘可例見余篇首謂貿生賦鵬而有鶡冠亦舊說也
陸佃解鶡冠謂此書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無家者
然奇言奧旨亦往往而有也此論甚公而覈蓋此書本道家
流入於刑名固無足怪而近迭世兵天權兵政等篇始終皆

論兵語攷七略兵家有鶡冠子雖班氏省之而漢世尚傳後
人混而爲一又雜以五行家故駁然無統陸氏不詳攷藝文
志因云爾爾
藝文志兵家有龐煖三篇鶡冠子兵政稱龐煖問而世賢武靈
等篇直稱煖語豈煖學於鶡冠而此二篇自是煖書後人因
鶡冠與煖問答因取以附之與
關尹子九篇以卽老聃弟子而莊周稱之者案七略道家有其
目自隋志絕不載則是書之亡久矣今所傳云徐藏子禮得
於永嘉孫定者陳振孫疑定所受不知何人宋景濂以卽定
撰皆有理余則以藏定二子尚非如阮逸宋咸輩實有其人
或俱孑黑烏有未可知也篇首劉向序稱渾質崖戾汪洋大

一孟篇云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
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揑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
契以下皆取其文句之類其理出釋氏者附十之六七不止此也
二柱篇云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置之火則熱置之水則寒呵
之卽溫吹之卽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
三極篇云蛇食卽且卽且食蛇蛇食蛙互相食也聖人言亦然
言有無之獎又言非有非無之獎又言去非有非無之獎如
引娠然惟善聖者不酳一言莊引在已無居章附此篇
四符篇云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
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

又譬如化人篇已見
前辯皆全倣佛經語

五鑑篇云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
彼眞月初不在角胸中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
內不見情
六七篇云有人問我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
僕我時默然不得已而應之曰尙自不見我將何爲我
七七篇云人之力有可奪天地皆如冬起雷夏造冰豆中搖鬼
杯中釣魚枯木能彈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此此
附
八籌篇云卽吾心可作萬物盡心有所慕則愛從之愛從之則
情從之嬰兒姪女金縷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此章
倉子洞靈眞經菜菔獲而王士元取庾桑塑篇雜引道家以
補之士元襄陽人見孟浩然集序及晁公武論甚悉河宗之
歟允矣失不攷其實事今猶紛紛以爲厲書

劉子新論諸家咸以劉晝孔昭案北史晝傳晝好學而文辭俚
拙嘗作賦名六合以示魏收收調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
及觀其賦又思於名晝不服又示那劭劭曰君此賦似扮路
駝伏而無媚態收輕薄吻流不足深據劭非誣誰人者此書
雖無甚高論而詞頗清旨意非晝所能也宋景濂謂劉勰撰
者近之然唐志篇目不同安知卽此蓋漢魏六朝文士劉姓
九藥篇云昔論道家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晦冥
愼勿過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知非言非意在彼
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以上俱關尹語
讀石公素書宋張商英僞撰皆商英自號無盡居士學浮屠於
釋子從恢其後宗杲嘗亟稱以勵張九成九成亦號無垢豈
有慕商英與九成學佛則失之而其人明白俊偉非商英等
也今讀此書所稱仁義道德皆剽拾老莊之膚語傅合周孔
之扇言而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等詞又仙經佛典
之絕淺近者使商英不爲此書或爲之而匿其姓名亦未知
其學之陋一至是也若序稱子房以殉墓中自諸葛孔明而
下皆不得聞則三尺童子業能呵斥之矣

者甚多若論以新名者甚衆若此書體制決在齊梁之間袁孝政云時人疑爲劉歆宋承旨直謂袁誤蓋未詳察也

晉傳北史甚明又嘗爲高才不遇傳袁孝政序正據晉傳言之陳振孫謂終不知晉何代人殊失攷黃東發直以袁孝政作託名于晉則亦未然凡依託之書必前代聖賢增緝冀以取重廣傳晉之聲價在六朝甚泯泯即孝政何苦託之拙僞書者此義又當察也

孫子十卷陳氏解題曰稱晉孫綽撰唐志及中興目皆無之恐依託也案隋志有此書意林所纂百餘語頗佳當是綽撰第唐志不錄至南度復傳蓋本書亡逸而後人補之者陳氏并其初疑之亦失攷也

子華子稱程本而前代絕無其目蓋宋人假託玩世故與阮逸宋咸輩牽合源流者小異其書瑰致膚近而持論不甚詭於道文字亦春容雅則至宋世一時盛傳紫陽諸公辯之悉矣今亦亡弗論其僞者以文故世不忍廢之於戲秦漢名流之作湮沒何限是書獨巍然存又本託于華乃子華反託以傳而撰者姓名邈無從攷書之傳與人之遇固各有幸不幸哉

宋咸輩牽合源流者小異其書瑰致膚近而持論不甚詭於道文字亦春容雅則至宋世一時盛傳紫陽諸公辯之悉矣今亦亡弗論其僞者以文故世不忍廢之於戲秦漢名流之作湮沒何限是書獨巍然存又本託于華乃子華反託以傳而撰者姓名邈無從攷書之傳與人之遇固各有幸不幸哉

子華子全剽百氏成文至章法起伏嗚應宛然宋世塲屋文字且多用王氏字說故晁公武謂元豐巢子所作周氏涉筆又舉人壽幾何等語爲紹述時人皆近之然雜名州里絕不可攷朱考亭以書始出會稽疑越人王銍姚寬又疑非二子所辨余嘗參酌諸家意此書必元豐間越中巢子姓程名本而實閒其言筆之以詔萬世哉

化書六卷稱宋齊丘撰宋景濂曰齊丘子六卷言道術德仁食

儉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嵩作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乙耳其文高簡固微有見於道德者非淺機小數比也案此書張文潛眞東發俱以爲齊丘撰而景濂歸之譚峭因攷諸仙傳得其人錄於後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碎穀養氣之術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袍或臥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愾愾然固遊三茅經建康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乎貪埃稠人遂出所著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齊丘因奪爲已有而傳之厥後不得其死宜哉景濂之言蓋出於此然齊丘仕南唐而南唐又有金陵羽客譚紫霄者能劾召鬼神四方道流從學百餘人於三教書皆所洞曉嘗教其徒講莊列深以爲合於釋氏則於今傳化書意旨尤若相類二譚並與齊丘同時一人耶二人耶吾不得而知也因景濂語幷及之

蘇長公有廣成子解一卷獨取莊周書黃帝問道一章爲之訓釋晁景迂嘗難之其書不傳然隋志道家有廣成子十三卷題商洛公撰而張太衡注攷漢書七略道家神仙二類依託甚衆若黃帝伊尹太公兵書陰陽則務成容成不勝數獨廣成不經見而隋志駕出之本注亦以近人所託攷道家張太衡又有無名子一卷蓋卽張所撰而自注之其書自唐後絕不傳無復辯其是非者因長公所注及之

南海桂銘琭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元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黃帝內傳一卷晁公武云稱簽鑒得之衡山石室中陳振孫曰誕妄不經方士輩依託也余案神仙丹汞之籍大都依託上古帝王漢志方技中紛紛可見第秦漢人書即僞撰猶倍蓰後世眞若如素問靈樞之類咸假軒岐亡論其術百代尊守其文辭稚川眞白能薄一乎惜二書外餘絕不傳而唐宋以還怪談陋說坌布域中若此書今尙行世漫識以例其餘

穆天子傳六卷其文典則渟古宛然三代范型蓋周穆史官所記雖與竹書紀年逸周書並出汲冢第二書所載皆訖周末

蓋不無戰國語參之獨此書東遷前故奇字特多缺文特甚近或以爲僞書殊可笑也

晉乘疑卽竹書余詳記之矣元人有僞作晉史乘楚檮杌者吾衍子行序謂一日併得之其書乃雜取左傳國語新序說苑中論文莊二伯事節約成編宋景濂王子充謂卽衍撰蓋耶

入作此玩世而元士之淺陋亦可見矣近又有妄人僞作黃笑本無可辯以二書陋頗相近漫及之叔度書者尤極大可

列子稱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騄駬而左驂赤驥而左白燊主車則造父爲御驊騮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驅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詔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案列子此段全錄穆天子傳文足證列子所稱黃帝等書咸有所本昔人謂楊朱篇卽古楊朱之書此篇引穆天子傳卽以周穆王名篇則楊朱之說信矣或曰鶡冠子庚桑子成據莊周賈誼足成以欺後世穆天子傳庸知非此類耶曰彼二書自莊賈引外絕不足覩穆天子傳與列子體制不同各極古雅此篇奇字皆列本書所無信知列子引穆傳非穆傳本列子也斯又

辨厘書者所當知

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劉歆謂夏后伯翳撰無論其事卽其文與典謨禹貢迥不類也余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圃之寓言以成此書而其敘述高簡詞義淸質名號偉詭絕自成家故雖本會萃諸書而讀之反若諸書之取證乎此者而實弗然也穆天子傳至晉始出而此書漢世獨完繇是前代文人率未能定其先後余首發之於此俟大雅君子商焉

山海經本書不言禹益撰劉歆校定以爲禹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蓋億度疑似之言趙曄吳越春秋因禹登會稽遂撰爲金簡玉字之說曄東漢人在劉歆後其僞無

疑讀者但以禹益治水不當至海外而怪誕之詞聖人所不道以破之而不據其大書案經稱夏后啟事者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文王墓凡商周之事不一而足晁氏但疑長沙桂陵數郡名及縣湮息壤等文夫縣事固禹益所視商周易從知之哉此謂蓋周末文人因禹鑄九鼎圖象百物使民入山於禹爲特詳林川澤備知神姦之說故所記多魑魅魍魎之類而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穆天子傳雜錄離騷莊列傳會以成者然以出於先秦未敢自信載讀楚辭辨證云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攷之疑此二書皆緣天問而作則紫陽已先得矣然經所紀山川神鬼凡離騷九歌遠遊二招中稍涉奇怪者悉爲說以實之不獨天問也而其文不可底極而一時能文之士因假稱天子傳之體縱橫附會以

體特類穆天子傳故余斷以爲戰國好奇之士取穆王傳雜錄莊列離騷周書晉乘以成者自非孰讀諸書及此經本末不易信也後世必有以余爲知言者

經載叔均方耕讙兜方捕魚長臂人兩手各操一魚竪亥右手把算狡執弓矢鑿齒執盾此類皆與紀事之詞大異近世坊間戲取山海經怪物爲圖意古先有斯圖撰者因而紀之故其文義應爾及讀王伯厚王會補傳引朱子曰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余意頓爾釋然甚矣紫陽之善讀書也卽此文義之間古今博雅所未究而獨能察之況乎生精力萃於經傳者可淺窺乎陶淀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則知此經古有圖也宋刻稱

古人著書卽幻設必有所本山海經之稱禹也名山大川逕方絕域固本治水作貢之文王異禽詭獸鬼蜮之狀充斥簡編雖戰國浮誇之習乃禹貢則亡一焉而胡以傳合也偶讀左傳王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不見洒然驚飾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書也其用意一根於怪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則若魑魅魍魎之屬也攷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之談若其所稱圖象百物之說必有所本至於周末離騷莊列輩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文之士因假稱天子傳之體縱橫附會

勒成此書以傳於圖象百物之說意將以禹益掇天下後世而適以誣之也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謂非出大禹而已而未有辨其本於穆滿之文者尤未有察其本於王孫之對者區區名義之末誠非大體所關然亦可見古今事理第痴精索之卽千載以上無弗可窮也作者有靈其將爲余絕倒於九京也哉

古岳瀆經第八卷李公佐元和九年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之奇字蠹毀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水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授命夔龍桐柏等山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彰商氏兜氏盧氏犂婁氏乃使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

對言語辯江淮之深淺原隰之遠近形若猴猱縮鼻高額青
軀白面金目霹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趠疾利倏忽
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
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
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以戰逐去頸項大械鼻穿金鈴徙之
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案此文出唐小說蓋卽六朝人
踵山海經體而曆作者或唐文士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岳瀆
可見以其說頗詭異故後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稽
括集中總之以文爲戲耳羅泌路史辯有無支祈世又譌禹
事爲泗洲大聖皆可笑近衡岳禹碑盛傳其文體稍古然與
虞夏諸書迥不類恐亦好事所遺也

燕丹子三卷當是古今小說雜傳之祖然漢藝文志無之周氏
涉筆謂太史荊軻傳本此宋承旨亦以決秦漢人所作余讀
之其文彩誠有足觀而詞氣頗與東京類蓋漢末文士因太
史慶卿傳增益怪誕爲此書正如越絕等編掇拾前人遺軼
而託於子胥子貢云耳周氏謂烏頭白馬生角膾千里馬肝
截美人手皆太史削之非也惟首二事出遷贊語自餘雖廣
劭王充嘗言悉不可信吾景濂亦似未深攷且書果太史事
本漢藝文志乃遺之乎漢志有荊軻論五篇燕丹必據此增
損成書者

隋志有宋玉子一卷亦列小說家并燕丹子皆漢志所無二書
必一時同出僞無疑也唐尙存今不傳

神異經十洲記俱題東方朔撰悉假託也其事實詭誕亡論卽
西漢人文章有此類乎漢志有東方朔二十篇列雜家今不
傳而二書傳甚矣世好奇者眾也

趙飛燕外傳稱河東都尉伶玄撰宋人或謂爲僞書以史無所
見也然文體頗渾朴不類六朝禍水滅火事司馬公載之通
鑑誠怪如以詩文士引用爲疑則非懸解語也玄本傳自言
見誌史氏嘗是後人所加

越絕書十五卷稱子貢亦曰子胥並依託也楊用脩據後序以
去爲姓得衣乃成等語謂東漢人袁康作案魏伯陽參同契
後序鄒國鄒夫等句亦寓會稽魏某姓名而孔文舉漁父屈
節十六言亦離合魯國孔融四字蓋東漢末盛爲此體用脩
集古文而名善文謝靈運采輯眾詩而直云詩集又釋典維
摩詰所說經雖書並不刊其名總之不可法也

劉炫魯史記今不傳炫經術冠絕史筆或非其任而博學強識
時莫與倫且隋世古書存者尙夥炫所采錄必多可補前史
之缺惜亡從見之矣

西京穆記世以葛洪僞撰余詳辯之矣或又以爲吳均者無他
據止酉陽雜俎記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旣而中止曰此
吳均語恐不足用然洪序篇末甚明安知非雜俎誤又述異
記晁公武謂任昉作而唐志稱祖同晁以爲非然隋志無昉

書而有祖沖之撰者十卷竟未知孰是也

列仙傳三卷陳振孫云傳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余案漢書藝文志劉向所敘六十七篇止

肩銀海爲眼以起粟生花視之遂墮千古惡道學詩者不可

不知

拾遺記稱王嘉子年蕭綺傳錄蓋卽綺撰而託之王嘉中所記無一事實者皇娥等歌浮豔淺薄然詞人往往用之以境界相近故又名山記亦贋作今不傳

梁四公記今載太平廣記中撰人或曰張說又稱梁

載言余攷隋志無此書蓋唐人僞撰託之沈約張說者也案名疑據姓諱以梁爲七國之梁四公子皆公族也四公記以皆沙門

隋遺錄一名南部烟花錄文絕鄙俗而稱顏師古殊可笑也傳

者蓋僅十二三云

開元天寶遺事稱王仁裕容齋隨筆辯之詳矣余案仁裕爲僞蜀學士所著有玉堂閒話今尚載廣記中而閒開元遺事絕不經見其書淺俗鄙陋蓋效陶氏清異錄而愈不足觀者仁裕能詩西江集至萬首今一二散見閒話中雖卑弱尚可吟諷書事亦清婉但乏氣骨不應至是第以淺陋故世或好之今尚傳云

廣陵妖亂志陳振孫云唐鄭廷誨撰余記一雜說云羅隱昭諫嘗謁高千里不得志故極言詆毀與駢始末太不相倫此言或自有謂駢釋賊不擊誠可誅志中述其惑於諸呂若喪心之極者未必盡爾也溫公通鑑全據此書蓋宋世用事羣小

以史事詬竦水故唐末五代不及致詳耶又唐人評隱以落魄故好訕詬之詞此說蓋有自來

瀟湘錄唐人志怪中最鄙誕者諸家或以爲李隱或以爲柳詳其書本諸謔不必辨

牛羊日厪諸家悉以劉軻撰其書記牛僧孺楊虞卿等事故以此命名案軻本浮屠中歲慕孟軻爲人遂長髮以文鳴一時即紀載時事命名詎應乃爾必贊皇之黨且惡軻者爲之也

案通鑑注引作皇甫松松有恨僧孺見傳或當近之

龍城錄宋王銍性之撰嫁名柳河東銍本意假重行其書耳今其書竟行而子厚受誣千載余嘗笑河東生平抉駁僞書如鬼谷鶡冠等千百載上無遁情眞漢庭老吏日後乃身爲宋

人誣衊不能辨大是笑資然亦亡足欺識者也

銍又有續樹萱錄凡三事曰元撰曰全若虛曰賈博諭據洪氏隨筆元撰一事全錄秦少游詩則二事可例推銍所自撰又有默記等略載陶氏說邪銍能力辯魏泰碧雲騢之誣不可謂非端士而躬自蹈之然游戲筆端差彼善也朱紫陽曰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贋書見文公子華子辯案姚氏贋書今不可見惟西溪叢語尚行樹萱錄本見直齋志宋世不存面劉燾無言者補之蓋亦僞書也

白猿傳唐人以誇歐陽詢者詢狀頗瘦削類猿猱故當時無名子造言以誇之此書本題補江總白猿傳蓋僞撰者託總爲讀其前六卷所引諸雜說無一實者蓋僞撰其事又僞撰書名實之至末二卷所引則諸書大半倘存於今胡以云悉誣也第二卷外書名雖誕所記率俊事雅談於朝廷政事人士其忠孝節義學問文章皆唐初冠冕至今瞭然史策豈此輩能污哉率更子通亦矯矯父風而皆僞書名所掩余所惜歐

周秦行紀李德裕門人僞撰以搆牛奇章者也中有沈婆兒作天子等語所爲根蒂者不淺獨怪思黯罹此巨誣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黨曲直大都魯衛間牛撰玄怪等錄亡隻詞構李李之徒顧作此以危之於戲二子者用心視矢牛迄功名終而子孫累葉貴盛李挾高世之才振代之績卒淪海島非忌克忮害之報耶祖因是書播告夫世之工譖慝者

撰

碧雲騢撰稱梅堯臣實魏泰也晁公武云泰襄陽人無行有口

見矣又王銍云魏泰場屋不得志喜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游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出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私喜怒誣衊前人最後作碧雲騢議及范仲淹而天下駭然不服矣余嘗笑唐人作僞書而其名隱宋人作僞書而其名彰然無益於僞則一也宋人好作僞經者阮逸僞子荅宋咸僞說荅惠洪諸人皆無害於名教世猶以僞訾之而以泰之頗倒白黑而碧雲騢迄今傳何也

雲仙散錄題馮贄撰其八卷昔人皆以爲僞洪景盧尤斥之余讀其前六卷所引諸雜說無一實者蓋僞撰其事又僞撰書名實之至末二卷所引則諸書大半倘存於今胡以云悉誣也名雖誕所記率俊事雅談於朝廷政事人士

品流一無干預創撰書名亦皆以文爲戲如脩竹大蘭杜康毛穎耳非有害於世及誣誤後學若碧雲騢老杜事實等書也

清異錄二卷陶穀撰或以文不類宋初者恐未然此書命名造語皆頗入工恐非穀不能但雲仙間有紀事志怪處此則全主滑稽耳擬諸李商隱之雜纂亦何減也近時文章大家間亦用之若髭聖之號王長公以題哀冊文矣

艾子世傳蘇長公作子瞻生平善俳謔故此類率附之宋人劄坡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豈筆之於書淺俚若是乎然此書已見文獻通攷蓋亦出於宋世非後人所託也何語林記坡調者鶡冠僞而時有眞者以二書全僞非也素問精深陰符奇與雖非軒后非泰後書

僞書多怪字者亢倉元包乾坤鑿度而穆天子多怪字而弗害其爲古書僞書多傳文者洞極子華三墳黃石而列禦寇多傳文而弗害其爲古書惟其非僞則愈遠愈近愈離愈合惟其僞則愈近愈遠愈合愈離王長公云僞者多援少倍多拘

少鐵

元經出阮逸世以卽阮逸也孔叢出宋咸人以卽宋咸也朱紫陽以麻衣出戴師愈黃東發以文子出徐靈府宋景濂以闕尹子出孫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張昇獨三墳亡謂出毛漸者余知其漸出無疑也漸所作三墳序其詞實淺陋與書合香奩集沈存中尤延之並以和凝作凝少日爲此詩後貴盛故嫁名韓偓偓又不欲自沒故於他文中見之今其詞與韓不類

僞託安國平仲書出汲冢世以僞姻東晳乎列子過江始傳世以爲張湛僞乎惟其是而已

凡覈僞書之道覈之七略以觀其源覈之羣志以觀其緒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覈之撰者以觀其託覈之傳者以觀其人覈茲八者而古今贋籍亡隱情矣

凡四部書之僞者子爲盛經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經之僞易爲盛緯候次之凡史之僞雜傳記爲盛瑣說次之凡子之僞道爲盛兵及諸家次之凡集全僞者寡而單篇列什借名竄揑甚於別編詳之

大率秦漢以還書若干易連山歸藏子夏三墳六韜七緯關尹子華秀子列禦寇司馬法通乏經眞錯以僞者也黃石公鶡冠子燕丹子僞錯以眞者也管仲晏嬰文中眞僞錯者也元包孔叢潛虛眞僞疑者也醫能殘也元倉補也繁露譌也齊不得言僞也素問揖奇陰符山海其名譌也其書非僞也穆天子傳周書紀年其出晚也其書非僞也郎以僞乎非戰國後也餘亡足辯矣（黃石附冠燕丹蓋後人雜取戰國他書之文易其名號爲此非謂眞三子作也）

朱黃長睿辯閻帖僞者幾半於眞余讀秦漢諸古非覈其僞幾十七焉世之論書者或以長睿爲刻而不能不服其精余爲此辯後世得無以罪長睿者罪予也然余率本前人遺議稍加詳密間折其衷耳且夫人之始撰也慮其書弗傳也而託

三墳太上之典也自仲尼贊易敘書刪詩而三墳不經見則春秋戰國之書亡於秦漢而出於晉之汲冢而傳於後者厥有所傳也淺陋弗根惡覩所謂三墳者乎夫書出於三代者時有先後文無古今義有精麤文無踳粹晉紀年周逸書穆天子傳皆三代典也作於春秋戰國燼於秦軼於漢顯於晉之太康其書竹簡其文科斗其出巳墓經而參之史而伍之蕪鄙而說之凡以弼之於墳亡弗協也質諸倚相所嘗讀吾弗敢知以較隋宋之僞書匪什伯而千萬矣夫祈招數言不足當穆天子傳之一倕而楚臣且以窮倚相矧汲冢其斐然若是也吾舉而躋之於墳以補其亡者而革其僞者奚不可也

夫三書之文世亡有弗偉之而三書之事世亡有弗悖之顧余之所槩於三書則弗惟其文惟其事也因稍輯其略俟好古之士商焉甲申夏五識

東越胡應麟誤

春秋戰國之書亡於秦漢而出於晉之汲冢而傳於後者厥有所傳也紀年合乎魯史逸周三焉魏紀年也逸周書也穆天子傳也紀年合乎夫書出於三代者時有先後文無古今義有精麤文無踳粹晉紀年周逸書穆天子傳合乎山海經匪其事之合已也其文其義其體其合者往往如一手而粹者往往足以破千古之疑世以伊尹季歷而置紀年以世俘王會而置逸周以西王母崑崙玄圃而置穆天子是謂舉一而廢其百夫周書迄於太子晉紀年迄於愼靚王皆春秋之末戰國之衰也浮誇之議其時卽左氏且弗免乃史遷之採上古其淫誕怪恢益不可勝道也以二書較之乎丘明司馬吾以爲駁者猶未若彼之衆而其粹者可與暴聖賢之心迹覩皇王之軌度昭昭乎弗可掩矣穆天子雖非二書比而其敘傍而法其謠雅而風其事修而核視山海經之語怪窘壤也錄之以資閎洽已盧佥於神異洞冥之隨哉故余爲詳次其可信者而稍曰其可疑者讀者將亦以余爲好奇也

按束晳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殤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其中與經傳大異者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

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厤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譖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前書拆壞不識名題皆校勘其指歸以今文寫之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等滅獨記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奭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其時卜筮盛行焉知非素有此書左氏取傳句讀上下最易混淆絲書多不存故讀者難審今詳考點定之杜預文多見左傳後據右東晳傳杜預序則汲冢諸書大略具載於此然晳傳所稱益干啟殺益事汲冢紀年沈約周書孔晁穆天子郭璞竝不足覽觀沈注紀年春秋史記不能引孔注周書亦然郭注差詳然景純之釋山海經玄論博議錯出其間穆天子傳亡一也三子皆六朝名勝胡以疏漏若斯余嘗欲爲之會萃箋解并裒其語之逸於本書而存於他籍者及瑣語諸篇本書全逸而他籍僅存者合爲一編以貽同好此稍論其槩云以上通論

楊用修逸周書跋云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用修以冢爲安釐蓋據宋陳氏李氏所云而二氏則又本之隋唐諸志也余攷穆天子傳晉荀勗序云按所得紀年出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於世本蓋襄王也其言實與今竹書合而束晳傳敘汲冢事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迄魏安釐王二十年據諸家史傳惠王子襄王襄王子哀王哀王子昭王昭王子安釐相去世次甚遠而紀年載周愼靚王而終以今王二十年詳攷竹書前後凡不稱國而稱王者皆周天子則所謂今王實指愼靚王斃此時魏安釐王尚未生也自晉書誤載隋唐宋志及用修遂竝因之而穆天子傳序洎本書明甚反不詳攷甚可笑也

杜預所稱竹書終哀王二十年較之晉書差近然亦非也竹書所謂二十年者直接惠王之後當爲襄王襄王止十六年安得二十耶如以哀王哀王立於十六年之後距惠王薨二十年才四年耳又安得二十耶注史記者皆從杜說不深考也

或以愼靚王止六年爲疑亦非也竹書所紀世代年數多與史記相左不獨愼靚爲然

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楚檮杌今不可見而汲冢紀年所載事於晉獨詳其文與春秋頗豈即孟子所謂晉乘者自三晉之分此書入魏史氏遂以魏事繫之晉末與書載齊魏戰馬陵事而終於惠成王之薨蓋惠王之史所記而孟子應聘入大梁所見晉乘必此無疑夫古書歷滅百不一存況戰國先秦詎容懸斷第其文體時代無一不合詎偶然哉因識史

末俟博雅君子定焉

春秋書趙盾弒其君而紀年書晉靈公爲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於周立之夫趙盾書弒董狐筆也今書穿果晉史乎曰此所以爲晉也董狐一時之筆盾知其不可弒也姑釋之以示有容夫趙氏世爲上卿終襲晉國若武若鞅無恤能令厥祖終被斯名而靦然人面大惡之後乎孫盛直書晉事曾不崇朝而晉之史氏能世執董狐之筆哉故吾於其易盾以穿而決其晉國之史無惑也至屬公之弒則幷沒其事直以卒書又有甚於靈者其爲晉國之史益彰彰矣他國則第仍董狐之舊故魯史書盾弒而仲尼從之蓋他國於趙亡所忌而趙氏子孫亦第能改其本國而已晉弒其君州蒲文義皆非後人所能至其曰入於某地曰至自某地之類皆嚴然春秋無異足徵魯史同時爲孟氏所稱晉乘無惑也獨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二事舛謬杜預春秋後序疑伏生尚書忽忘可謂執末議本沈約以後人攙入則亦未然余謂竹書出於周末義政在此當時處士橫議好事縱談何所弗至使後人臆作必穿鑿傅合務訓古經不若是梏鑿矣

而入之而劉知幾據爲實有至反以孔孟不足憑則大愚矣

他如啟殺益事本文所無杜預當竹書始出視記最眞但言

伊尹歷而不及啟益居然可證晉書唐人雜輯野史以成
皆傳不知何據蓋六朝舛謬之譚傳之汲冢也季歷事沈約
以爲囚諸質塞功高不賞或有之第非殺耳自餘往往實錄
如伯翳之爲伯益西伯之爲武王趙穿之弒靈公皆足以滌
千載之訛補諸志之闕今稱列十數則於左以見大都考亭
辯證云史記燕人說禹崩益行天子事啟率其徒攻益奪之
汲冢書至云啟殺益蓋史記本國策妄談而考亭以殺益爲
竹書亦不改也

唐堯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周書王會渠搜以馭犬穆天子傳
王乘八駿至於巨搜氏之國是也

二十九年僬僥氏來朝貢沒羽　僬僥見山海經蓋亦祖此韓
詩外傳以長僅三尺竹書無此說也

唐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此在鯀先蓋共工績用弗成故改而
用鯀足以見當時治水之難鯀用於六十一年而黜於六十
九年至七十五年始用禹中間遴擇訪求越六載始得其人

吁其易哉

虞九年西王母來朝沈約注西王母來朝貢白環玉玦　西王
母已見於此不始周穆也以余攷之蓋亦外國之君若上文
渠蒐僬僥及下息愼玄都類耳穆天子傳所交外國之君甚
衆不止一西王母山海經但言蓬髮虎齒有尾如陸吾泰逢
之屬余別有辯山海經但言有人曰西王母似非如後世所
謂女仙者自東方朔謂西王母爲東王公妻後世遂咸配之不若汲冢之言似或可信云

虞二十五年息愼氏貢弓矢　周稱肅愼氏之矢息肅音相近
古字多通豈其苗裔耶

二十九年命子義鈞封於商　注謂封於商故稱商鈞則丹朱
亦以封於丹故非放也堯五十八年放子朱於丹水或舜封之

夏后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是年王師伐有扈大戰於甘六
年伯益薨祠之　益封費蓋舜禹之世非啟始封也史記以
大費爲伯翳名其誤由此正猶虞夏紀重華文命爲舜禹名
耳伯翳伯益非二人據此明甚余別有辯孟子曰益遊禹之
子於箕山之陰觀費侯就國之文足證子與氏所云未必實
事也竹書紀大臣之祠者惟伊尹周公此稱啟之祠益則亦
以王禮事之矣而東晉傳謂竹書言益干啟位啟殺之何謬
戾一至是即有扈之征即係費侯就國之下或當時諸侯之
殺益亦本天問之詞因竹書有伊尹事遂以附之千秋之下
實余爲雪此誣

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昆吾始見此其後滅於湯而至周
復爲楚沈約云己姓樊名當仲康時后羿擅國昆吾必有王
室之動故錫之爲伯然是時肩侯統六師而后相被弒亦不
聞昆吾之毅力也

后相二十年寒浞滅戈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潍覆其舟滅之　論語奡盪舟
即此事也竹書至晉始出故漢儒以爲陸地行舟可笑

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后緡歸於有仍伯靡出奔有鬲夏
世子少康生少康自仍奔虞伯靡自有鬲帥斟灌之師以
伐浞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伯靡殺寒浞
少康自綸歸於夏按少康靡有鬲經營恢復之迹不可攷矣據
左氏能布其德以兆其謀則決匪用譎行險之謂也紀年明
書伯靡帥二斟之師以伐浞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
帥師滅戈皆聲罪致討正正之師而沈注牽合離騷以澆淫
於嫂而艾襲之誤斟女岐之首乃因田獵仰以犬噬澆夫澆
既父子竊國必所居擬於王者豈得潛身下里自同細人且
既女岐顛越在澆豈無戒心而復捐生一犬耶此其說皆一
義所在耳非定以爲五也紀年稱十七年湯使伊尹來朝二
十年尹歸於湯二十一年商遂征洛二十二年夏因湯次年

書胡其戾耶
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洛伯河伯皆國名也用與
馮夷諸侯名也世率以馮夷爲水神賴此折之余別有辯少康
十六年商侯冥死於河後世遂以水神爲玄冥亦本竹書而附會其說也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
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注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
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
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殷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
人報焉按此則河伯爲當時諸侯觀注文益明或以爲治河
之官亦近之然治河之官不得有師旅假人或以諸侯治其
事而封之爲河伯也然則馮夷非諸侯之名何哉山海經附
會王亥有

易事極可笑此非竹書有此
文後世莫能覺其僞也
二十五年殷滅皮氏皮氏之亡事見周書史記篇信不行義不
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然亦殷之先世非成
湯也孔氏不注
八年天有妖孽十日竝出　十日竝出不見堯時而見此羿稱
射九日落以此事附會也蓋羿篡於夏相之世此適夏事故
耳
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於商
孟柄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惟
義所在耳非定以爲五也紀年稱十七年湯使伊尹來朝二
十年尹歸於湯二十一年商遂征洛二十二年夏因湯次年

釋之自後商連歲征伐以迄於三十一年滅夏尹豈復有仕
夏之理哉蓋尹之事桀實三年耳始湯進之欲以正桀尹待
之且三年桀不改故輔湯以征之若必如孟子所稱何尹之
不憚煩哉且桀於末年即龍逢已殺之矣何難於殺尹也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　注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
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斷其名於若華之玉若是琬
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於傾宮飾瑤臺居之桀此
則妹喜桀所棄也然與史記不同存以備攷
二十八年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商史見竹書者僅此蓋賢人
也
二十九年費伯昌出奔商　即益之後見史記

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荊降二十六年商滅溫二
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
征顧三十年商師征昆吾按有洛見逸周書昔者有洛氏宮
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宮無常池圃廣
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載史記篇末孟子稱湯十一
征沈約以爲九征攻竹書湯所征國有洛也荊也溫也昆吾
也韋也顧也夏邑也三朡也幷葛爲九余疑下文陾亦國名
然亦不及十一之數或以昆吾韋顧桓文爲五霸今攻竹書
昆吾大彭豕韋之先皆勤勞王室列於五伯似有可信至後
嗣咸以跋扈不恭爲湯武丁所滅雖一時負固然與厥先異
矣韋顧二邦僅見此疑與昆吾皆輔桀爲虐者豈桓文比哉
三十一年商自陾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於鳴條夏師敗績

桀出奔三朡商師征三朡戰於虢獲桀於焦門放之南巢
書升自陾注者謂出其不意陾矣然其誤實由升之一字蓋
古文陾與後人以耳目求之宜其謬戾若斯也竹書但云自
陾夏邑上無升字自明
商湯二十年夏桀卒於亭山禁弦歌舞　桀失天下二十年始
卒湯遏之猶若此也而謂武王有黃鉞之事哉
祖乙元年王卽位自相遷於耿命彭伯韋伯　彭伯韋伯卽大
彭豕韋也錫命爲伯當在此時沈謂夏衰昆吾豕韋相繼爲
伯攷夏帝昊元年但言豕韋氏復國而已非伯於夏也裴駰引賈
逵謂武丁滅豕韋以劉累代之大誤謂
累豢龍於夏后之世豕韋中廢復興
帝辛二十二年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於周按此則二
子歸周信矣使果有扣馬之事竹書胡弗及耶余別有辯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他書云辛甲七十五諫而奔周夫
紂之愎也其能容甲之驟諫如此哉蓋戰國之文大槩如此
以其語奇附錄於此
四十七年內史向摯出奔周　太史終古奔商而夏亡內史向
摯奔周而商滅史氏所係其重如此
四十八年夷羊見　周書云夷羊在牧正與此同史記牒牒誤
矣楊用修引鹿臺作證陳晦伯歷舉羣說以破之第亦未及
此也
四十一年西伯昌號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尙四十四
年西伯發伐黎　按此文載黎之西伯爲武王而非文王可
以折千古之疑而自漢至宋諸儒先不決之於坶野王親俞
無容一喙矣余謂竹書大有功於聖門者此也
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於坶野王親俞
受於南單之亳據此則逸周書與史記所稱武王以黃鉞斬
紂之文皆妄也夫太甲殺尹文丁殺歷書有明文卽竹書之
詘不足以惑後人而證西伯之伐黎紀武王之克紂有功史
學詎淺淺哉　坶野蓋卽牧野音近也
穆王八年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騄耳十二年王北巡狩遂
征犬戎十三年徐戎侵洛造父御王入於宗周十七年西征
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於昭宮按此文則穆
王北征犬戎而徐夷侵洛造父御王歸宗周乃復西征見

西王母與史記不同未詳孰是西王母來朝亦穆天子傳所未載

十四年作虎牢十五年作重璧臺冬王觀於盬澤　三事俱見穆天子傳五卷云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六卷盛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乃遂西南戊子至於盬注云盬盬池也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二事俱見逸周書凡山穆天子逸周書者沈注但不引夫春秋史記人所共習不引可也二書不引而引雜鈔識緯何哉

厲王七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於朝　見逸周書芮良夫

解

十三年王在鑫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大旱王陟於堯

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此竹書與史記大不相同處今無文字可憑難以臆斷但竹書始末明甚而史記以二相協理爲共和則文義誠似未通且前史絕無斯例羅泌路史辯頗得之讀者詳焉

宣王三十年有兔舞於鎬京　六字奇甚與春秋石言於晉同

桓王元年王戊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苟叔軫追之至於家谷　此類與春秋書法正同足徵春秋之文多尊史舊不必盡聖裁也公子萬十四字與孟子子濯孺子文體大類下條復有此十四字則重出矣

匡王六年晉靈公爲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於周立之　書盾使穿則弒君之事盾不知猶爲戎首屠岸賈之言當矣歐陽以盾實弒其說甚辯非此文無以折之

定王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此文與史記同攷之他子書謂編也若身首殊何能蘇耶然諸小說所載往往有臨陣首爲敵人所得身能乘騎以歸者又有被法斬首而項中能進湯粥者宇宙之大信無弗有第不可爲常也

烈王元年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　沈約注云邯鄲趙地名非也凡竹書稱邯鄲卽趙也如顯王六年我師伐邯鄲取列八七年我與邯鄲檢矣陽邑十六年邯鄲敗我師於桂陵皆

謂趙也此蓋魏緩奔趙引趙師作亂耳不然邯鄲趙都豈緩所據哉

顯王元年癸丑鄭城鄭邑　注云自此韓改稱鄭麟按竹書周安王元年韓疾鄭哀侯入於鄭此後烈王元年書晉桓公邑哀侯於鄭蓋韓始定都於鄭而是年書韓山堅賊其君哀侯六年書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於屯留又書趙成侯偪韓懿侯若伐我葵七年書魏大夫王錯出奔韓蓋自韓滅鄭取其邑爲都國尙稱韓至是而改稱鄭亦猶趙改稱邯鄲也是後書公子景賈伐鄭三年書王會鄭釐侯於巫沙七年書秦師伐鄭次於懷九年書鄭取屯留長子十年書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十一年書鄭釐侯來朝十二年書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十四年書

東周與鄭高都鄭釐侯來朝中陽十五年　書穰疵帥師及鄭孔
夜戰於梁赫鄭師敗逋二十六年書秦胡蘇伐鄭三十一年書鄭威侯
與邯鄲圍襄陵三十三年書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三十五年
書王會鄭威侯於巫沙三十八年皆韓也至愼靚王十六年竹書
末箇復書王與齊王會於韓豈至是復改稱韓與惟顯王十
以韓師諸侯師戰於襄陵二十四年書魏敗
韓馬陵二事仍稱韓不可曉或傳錄之誤
元王四年於越滅吳　按竹書不紀吳事而越始見此自是後
記越之世次特詳殆無一遺漏者雖魏其本國不如是之密
也因類識於左以補史記吳越等書之誤
貞定王元年癸酉於越徙都鄪琅　按吳越春秋文頗與此合
然非齊之琅琊或吳越間地名有偶同者

四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爲菼執次鹿郢立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不壽立　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爲
盲姑次句朱立　威烈王十一年於越滅滕　十四年於越
子句朱卒子翳立　二十三年於越遷於吳　二十六年七
月於越太子諸咎弒其君翳　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潛吳人
立孚枝錯爲君　烈王元年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
余是曰莽安　顯王三年於越寺區第思弒其莽安次無顓
立　十二年於越子無顓卒是爲菼蜩卯次無彊立　三十
四年於越子無彊伐楚三十六年楚圍齊於徐州遂伐於越
殺無彊以上竹書越世次最爲詳明蓋自句踐至無彊凡十
世自滅吳之後滅滕滅鄒十一年於越子句朱滅鄒以鄒子鴟歸　最後無彊伐
楚而滅於楚威王自後臣服於楚不復見竹書
史記索隱注引紀年載於越子句朱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
年滅鄒與今紀年殊不合疑索隱唐人所鈔或當見竹書舊
本然其他年月率同不可臆斷又索隱注謂紀年止載越子
無顓卒後十年楚伐徐州無彊之文然今本甚明
當是小司馬誤也
顯王二十八年秦封衛鞅於商號曰商君　按秦封鞅於商號
商君尚恐商字之誤考史記竝無封商之文
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於酸水注云不知
何年附此按烈王二年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
於酸水蓋卽此事重出顯王之世耳緣前策云秦將胡蘇而

此云蘇胡當以胡蘇爲正
愼靚王十三年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趙武靈命
國人胡服蓋卽此事貂胡地所產當時無肯服者後世極貴
重之實始周末云　以上紀年

益陽蔡　芳初校
長沙張百均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東越胡應麟譔

穆天子傳紀年瑣語逸周書皆汲冢皆竹書皆古文也世以汲冢周書竹書冠紀年古文冠瑣語而穆天子第仍初出之稱者互見之文耳晉史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古文束晳校定以今文寫之即諸書並同可見後人以周書上不應有重出字故以汲冢冠之而竹書冠於紀年二書互見已備而穆天子傳本四字題名故直仍其舊耳瑣語冠以古文見太平廣記或仍舉汲冢冠之而師春亦題汲冢藍俱可互稱世率未精其故而諸書名紛拏舛迕特詳之

李太白遠別離云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綿綿皆相似君失

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等語人多不甚領會實本劉知幾史通引用瑣語事皆紀年周書中所不道者余辯見此前後及他書中備詳世或以伊尹事譌爲紀年又或因竹書字譌爲周書愈失實矣

楊用修周書後序云據束晳荀勗傳武帝紀汲冢書七十五卷其目並無所謂周書者蓋此書即漢魏文志逸周書未初諸臣編太平御覽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此七十篇充之用修持論似中有獨見而實非也今周書名七十篇實十卷耳晉以前所謂篇多如後世之所謂卷則今周書十卷不過當時十篇晳傳瑣語等目之後稱又雜書十九篇記周食田法一十八字悉刪去之遂以此書非出汲冢大可笑也又杜預序止稱七十五卷則不言篇則周書十卷復何疑哉漢藝文志史記百三十篇即今百三十卷此篇與卷同也尚書四十六卷實五十七篇此篇統於卷也衛恆四體序云太康元年得汲冢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楚事者最工始余以十九篇周書字爲證尚微以句讀爲疑及閱此乃知論楚事自爲一書與上周書字絕不相蒙余意始洞然自信又晳傳止言篇而此云楚事一卷益證篇與卷文義相通而余說不妄也

汲冢周書所載克殷度邑等篇采於史遷時訓明堂等篇錄於

禮記蓋或仲尼刪削之餘戰國文士綴輯遺亡益以縱橫武大武稱誇世俘王之屬誇誕世俘王會之屬而成此書漢藝文志七十一篇注引劉向云今存者四十五篇則當時脫軼幾半若子長所采蓋存於四十五篇之中者而其餘篇至汲冢之發而復完也徐氏楊氏以書不當係汲冢固失攷李濤以此書漢世已入中祕其後稍隱晉時盜發始出雖頗得之而不知此書出於漢世至汲冢而復完必余說庶幾盡也然則此書係汲冢亦可不係汲冢亦可而謂非出於汲冢則好奇之過矣王伯厚王會補傳亦謂此書非至汲冢始出然不云非出汲冢自用修刪去

案逸周書共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卷其七十

篇之目並存而缺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
箕子耆德月令十二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其
六十篇蓋亦非完書也
漢書藝文志逸周書七十一篇今目其七十篇宋人謂缺其一
不知并後序一篇正七十一篇則汲冢所出當爲漢世所存
無疑矣
劉大謨云若度訓命訓常訓文酌允文大武等解而盡謂之周
書可乎若和寤克殷商誓度邑時訓明堂等解而盡謂之非
周書可乎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裨於性命道德文
武政教者恐無以踰於此序亦頗盡周書得失因節錄之
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爲文王作而本解絕無明據且語

與書體不倫蓋戰國纂集此書者所作攙入之冠於篇首也
至大武武稱等解尤爲乖謬近於孫吳變詐矣攷周書終太
子晉實當靈王之世其爲周末策士之言毋惑也至大匡以
後章首率有序詞氣儼與誥誓相侔間小弗純或出後人參
雜非春秋下所能也
大匡解有二其第十一篇後序以爲穆王按周書七十篇自文
王始至太子晉終穆王止祭公史記二篇見第九卷此書在
武王先當是文王無疑其第三十二篇亦云大匡則武王之
作也
小明武解通篇皆韻語文多奇古然不類書體類戰國諸子書
大明武解亦多韻語凡下字皆叶戶韻

克殷解史記全錄所稱武王手太白以
之商庶百姓咸俟於郊羣賓俞進曰
王答拜蓋諸侯畢拜之時武王方在
郊羣賓俞進稽首武王乃答拜汲冢之文自明其答拜者蓋
前諸侯及商臣皆在其中史記但言商人再拜注遂謂武王
不應止揖諸侯而答拜商人蓋史記固訛注者亦失攷也
汲冢世俘解讀者咸疑誕誑以孟氏所取成不過二三策
而血流漂杵且以爲疑何至如汲冢之甚乃余卽證以孟氏
而知逸書所云不全妄也孟稱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
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世俘所謂武王遂征四方凡憝
國九十有九則滅國五十之說也其過於孟氏僅半然未嘗

狩獵以祀宗廟餘則驅而遠之矣以商紂之囿而獲麋鹿數
千詎云多卽至俘馘億萬有餘則戮國張大之辭不必辯也
文傳解引夏箴云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
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注以夏箴之箴
未必然夏一代之興今所存尚書者僅數篇商周之際必存
者尚多至仲尼之世蓋寥寥無幾矣
周書多論紀綱制度敘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惟王會職方
二解皆典則有法而王會雜以怪誕之文職方敘規模體制足可遵之夏商也

王會怪鳥奇獸多出入山海經其稱區陽以鬻封鬻封者若旋
前後有首孔氏無注王伯厚補云盛弘之記武陵郡西有獸
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然不言名鬻封玫以山
海經第七卷幷封在巫咸東其狀如鹿前後皆有首蓋卽此
物也
祭公解稱祭文公病穆王訪之作此書按紀年祭文公穆王廿
一年薨書當於是歲作
史記解左史戎夫作竹書穆二十四年王命戎夫左史作記章
首所稱皮氏乃夏諸侯滅於殷者太史公書名先見於此
史記解云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
孔氏注云禁信義則亂生非也言信義不立則奸雄之士得
乘閒以操國柄君不忿而欲禁之奸雄必起而爲亂國之所
由亡也哲士猶言智士卽狙詐之謂凡戰國先秦稱賢人君
子非必皆盛美之詞也
紀年愼靚王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翟章帥師救皮氏
圍疾西風又九年書城皮氏皆魏事也此皮氏或卽古皮氏
國名國亡而以爲郡邑第地名多相類未可知也
王伯厚云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於遂事之要戒言皮
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
氏曲集有巢有鄒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
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不載
可以補史氏之缺文

獸畜亦奇蜚以補眞爲授眞嬴人爲穢人樂浪之夷爲良夷
姑蔑爲姑妹東甌爲且甌渠搜爲渠叟高句麗爲高夷唐太
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顏師古詁圖以示
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爲
權首將受其咎以爲逸周書今本無之然則非全書也按洪
說王長公周書論取之第以俘商寶玉億有百萬爲王會篇
中語則非蓋世俘解中語也
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唯周允讓武寤解云尹士八
士太師三公克殷解云乃命南宮伯遷遷九鼎三巫乃命南
宮忽散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則八士正武王之世與十亂先
後造周者其姓尹氏其官或太師或三公或南宮克殷在武

末年謂成王時倘近之而曰宣王者不足信也

芮良夫解通章俱格言軌論而詞氣絕類成宣間非戰國時人筆也序稱芮伯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為此書按紀年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於朝書詞所云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又云賢智辯口小人鼓舌為王之患其惟國人皆與監謗意合所謂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詭為事不勤德以備難苟安爵以毀成下民胥怨於是靡措正指榮夷公罔至瞋禍斁災未知王之所定等語隱然若預知流放之事者國語但稱良夫諫厲王用榮夷公而監謗獨載召公之語非竹書紀此幾不知所謂矣

王佩解及第十卷三解亦俱不稱誰作文類戰國子書

太子晉事甚詭誕蓋戰國人以晉早慧而夭為此說以神之其文雜以佛謊金氏以為淺陋不馴然詞氣類戰國非漢以後作也後之言神仙者復以上賓之說展轉傅合而浮巨廣成黃緣而入不可勝紀矣國語記晉諫靈王壅穀洛誠絕世之識使得位中興之績詎數周宣而竟夭此天之弗造周也叔向諷平公反侵地而師曠以箕止之果爾瞽人亦可誅哉

殷祝解孔晁注謂不然其說誠迂然亦有所本竹書紀桀放後二十年乃死於亭山湯禁民歌舞蓋猶以故君禮之也其讓於諸侯或有然者豈遽皆虛邪

度邑篇史記但取一二簡餘俱不同夷羊在牧徐廣注夷羊怪物也案竹書紂四十八年夷羊見薛羭羊商羊之類史記謳

為麋鹿在牧楊用修遂以鹿臺等事實之殊自可笑竹書甚明而注史記者皆不引疏略甚矣陳晦伯正楊據發鹿臺之財等語以闢用修然亦不引竹書夫紀年周書同出汲冢二事絕可互證而沈約孔晁注俱弗及他書尚何怪哉以上周書

穆天子傳諸家皆稱六卷余讀之前五卷皆紀穆王行游第六卷獨敘王葬盛姬事文實出一人手而體製不類為疑及讀束晳傳載穆天子傳五篇而盛姬自為一篇乃知本非一書以穆王附合耳

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迹致徐夷作亂幾失成周然太子晉稱周無道者四君曰夷厲幽宣而弗及穆何也豈以穆之汲冢諸書穆王視周制之衰則詢祭祖求讜言感克艱之訓則命戎夫作史記歌黃竹之詩以卹徒御納祈招之諫以戒淫心其樂語喜聞悆如弗及享國百年卒以令終宜也

穆天子傳序所稱穆王遊行天下惟七萃之士從焉非如秦漢之君千乘萬騎空國而出其見西王母登崑崙涉縣圃皆以極其游觀之迹非如秦漢之君封泰山禪梁父期羨門安期之屬求仙樂以冀長生也自始皇武帝好言神仙一時術流方士張大其說文士又從和之遂以穆王為厲階戎首而不知穆天子傳所記山川草木鳥獸皆目所有如山海經怪誕之文百無一二也今稍列其大者於篇

穆天子傳文絕類山海經而事實大不同自景純取山海經以注穆天子而穆天子傳殘缺不易讀好古之士率先熟山海

經胷中驟讀穆天子而景純之注又分列其下故祇以爲同而弗以爲異試尋其本文覈之則二書之旨有天壤之懸者矣

山海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與人類殊別攷穆天子傳云天子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天子執白圭玄璧及獻錦組百純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語言絕與常人無異並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也山海經偏好語怪所記人物率禽獸其形以駭俗獨王母幸免深文然猶異之以虎齒益之以豹尾其矣其無稽也竹書紀虞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玉環玦則西王母不始見於周時莊列俱言西王母亦不言其詭形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

豹尾虎齒之說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哉因讀穆天子傳漫識此爲西華解嘲倘大荒之外果有其人當命三鳥使邀不佞閶風之頂浮大白三百賞余知言也

列子周穆一段

化人外全節此傳之文莊言西王母坐乎少廣此後世長生之說所本與

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赤烏氏赤烏之人獻酒食馬牛羊稼麥天子乃賜赤烏之人黃金貝帶赤烏之人獻好女於天子列爲婁人辛巳入於曹奴之人戲觴天子於陽水之上天子乃賜曹奴之人黃金貝帶戲乃膜拜而受丁酉天子西征至於鴟韓氏鴟韓之人無處乃獻良馬牛羊稼麥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罌貝帶無處乃膜拜而受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錦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觀此文前後序西王母事與赤烏諸人無大異余嘗疑爲異域君長也離騷南華並有河伯之文然皆寓言也山海經以竹書所謂河伯當之於是馮夷易曰氷夷博物志又以人首魚身擬之遂益誕漫無稽據竹書河伯自爲諸侯而馮夷爲諸侯姓名余別有辯而傳載河宗柏夭尤詳蓋穆王登春山觀崑崙玄圃則柏夭爲之前導又乘穆王副車馳驅千里使其來人首魚身穆王將畏避不暇而能與之同載極西土而後返即傳稱柏夭爲河伯之孫蓋馮夷之後世爲諸侯以職河任者於離騷南葬之河伯迴不佯也

穆天子作無夷則竹書馮當如字山海經作氷夷蓋誤以馬作憑音

百里卬卬距虛走百里鵸雞飛八百里野馬走五百里鵸雞飛八百里野馬走五百里卬卬距虛走百里

餘狻猊麋鹿等獸文不載傳載天子犬馬鳥獸不過如此不惟視山海之怪迴不相倫即如王會所記九尾之狐兩首之蛫比翼之鳥亦絕未見孰謂穆天子傳怪誕哉

天子之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天子之犬走百里食虎豹景純但注云勇力猛壯余攷周書王會渠叟以黑犬黑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孔晁注渠叟西戎別名是時天子方西征至於柏夭之邦蓋即此犬也

黑水之阿爰有埜麥爰有荅僮西漢之所謂木禾嘉穀生之草木禾顆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於中國珠澤之數爰有荏菽蕪菁蒹葭右傳所紀草木或中國所有或中國所無然皆五穀百卉之類非如若木扶桑蟠桃仙樹之屬也

仙樹見西陽雜俎

天子之璆玉果璇珠爝銀黃金之膏爰有采石之山亘鎚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瑰瑤琅玕琳琪瑴琁瑰尼璵玕琪徽尾右傳所紀寶玉奇石雖其名字瓌異然亦非所謂怪若醴酒石如意珠也

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癸亥天子具蠲齋牲牷以禋崑崙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於珠澤以釣於流水珠澤之藪方三十里按傳紀崑崙珠澤如此初不言其高廣幾何止言黃帝之宮並無所謂絳闕瓊樓者自淮南子謂崑崙去地一萬一千里旁有四百四十門神仙家又以絳闕瓊樓傅之而崑崙遂爲怪誕之祖不知穆天子所紀崑崙不過衡岱岳屬耳何詭異之有哉

丁卯天子北舉於春山之上以望四埜是惟天下之高山也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先王所謂縣圃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獸食虎豹如麋爰有赤豹白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青鵰白鳥執犬羊食豕鹿天子三日觀於春山之上乃爲銘迹於縣圃以詔來世按春山之名後世不甚傳而立圃神仙家所盛依託以爲數倍崑崙據此先王所謂縣圃之文不過如秦漢所謂上林胡苑所記鳥獸雖衆皆人世所嘗有求如山海經九首八足食人之怪固無一也則二書詎可同日語哉春山山海經作鍾山見景純注

傳本五卷前四卷敘穆王自宗周瀍水以西至於陽紆之山歷西夏珠余以至崑崙之巨皆竝河以行而河伯柏夭爲之前導至於崑崙而止實後世河源之說也又自春山以西至赤烏氏自羣玉之山至西王母之邦雕中有東南北之文皆就西方言之則穆王所歷名山絕境靡非西方也北第載曠原之埜飛鳥解羽而東南絕不言蓋東南皆海穆王乘八駿日行千里勢固不得極東南之境也

第五卷所紀遊行皆中國四封非大荒之外也諸侯載於傳許男祭公霍侯其詩則黃竹黃澤而逢公之筮止鼓澤蒼蒼五句餘缺文不可讀而兩與隱士井公博亦奇事也

周天子好文者蓋亡過穆王東夏之吟僅二十餘字而敦大鴻遠居然萬乘氣象自虞氏卿雲之後未見有若斯者也縣圃弇山皆勒銘記惜其文逐弗傳至讀詩紀丘綦書羽林雅書

皇漢武而盧敖向平顧以此取後世稱富貴貧賤其重誠各有在哉

竹書紀年云穆天子傳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騮八曰騄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御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飄羽三名奔宵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飛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未知何書爲當按趙與時以二說互異爲疑非也傳中八駿之名已見引於列子況拾遺記王嘉所載皆一時私意詭撰曷足徵哉

穆天子傳八駿乙義同字異者華騮作驊騮赤驥作赤驩白義

作白儀蓋亦注者因上一字會意解之非本誠其字也

傳四卷云癸酉天子命驁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騄耳右驂赤驥而左白儀天子主車造父爲御薗薗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云云按此文則八駿或駕二車不專爲天子乘而其日行千里蓋亦有時而然非每日必行千里也李商隱詩八駿日行三萬里乃詩人信筆之語不足證也

天子自西王母之山還歸升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與烏通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滂施施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此亦周詩詩詞義頗古而雜有書體不若白雲之詳無若此者然頗爲小說濫觴矣

在天二章玄遠簡奧意中間必有脫誤按景純山海經注引白雲二章俱合而此章獨云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羣鳥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予吹笙鼓簧下三句同此或景純以其脫誤稍爲穩括故不甚類也

辛卯天子北征癸巳至於羣玉之山山阿平無險明輬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郭注云古帝以爲藏書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按圖經云穆王藏異書於大酉小酉二山而本傳不載豈即此地與

以佩玉一雙柏夭稽首再拜送天子至於嗣人第他書少用此字以上穆天子傳

六卷載淑人盛姬葬哭事非穆天子本書後人以其文出一手且穆王事故附之據錄姬盛柏之子也從王東征於濘中得寒疾死乃殯於羣玉之陵以伊扈爲喪宗叔姬爲喪主大陳哭葬之禮盡後世所未有也盛姬以殤卒又妃妾之屬而穆王爲之極哀盡慕亦過於用情矣其文疑於太侈然晉史所載西涼呂篡寵姬死篡至爲行斬衰之服其既殯猶出諸棺與同寢且合葬宇宙之異願有若此甚者則穆王之事又特其小小耳茲篇獨寫脫簡文極膽縟有法可觀三代前敘事之詳無若此者然頗爲小說濫觴矣

穆天子傳二卷天子飲於溫山考鳥郭注引紀年云穆王見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鵲人今紀年無此語且與竹書文體大不同又王長公謂景純注弇山爲弇茲非是余意此注大率非景純筆也又注六師之人至於曠原引紀年云王北征流沙積羽千里按此語乃沈約引他書爲注者景純在沈前何從見之益知此注之僞不待言也然沈注余亦疑僞而孔晁注周書九淺陋余嘗疑三注皆僞也景純本傳有穆天子注蓋郝視山海經晉壞也元注已亡後人補之不然

黃伯思跋汲冢師春云按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家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冩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

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幷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象繫又有紀年記三代幷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去必盡出汲冢也以上俱黃跋師春語與通考陳氏說同然紀

年卽今冠以竹書者而黃以師春當之亦大鹵莽也陳氏說

幷錄下方

瑣臨通考有汲冢師春一卷陳氏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僧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敘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爲圖又雜錄讖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周書有太子晉解紀年終愼靚王惟汲冢三書大率衰周之撰

穆天子當是東遷前作列禦寇嘗引可知

春秋戰國殉葬之風大行秦穆公號賢主而殺三良餘可槩已

益陽蔡 芳初校
長沙張百均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周穆王藏異書於大酉山小酉山此二酉之義所由昉也儒家者流修
者流求其地而實之故荆州記有小酉之穴焉道家者流修其地而名之故洞天志有大酉之文焉而總之皆亡當也夫
穆天子駕八駿驂六龍飄然霞舉瘞靈檢乎大荒之外二酉云者蓋崑崙閬風縣圃屬耳而區區武陵辰沅耳目間哉自
梁湘東之聚書而二酉微於賦自段太常之著書而二酉冠於編自余不佞之搆山房而二酉顏於室夫以方丈之室數
乘之書而寫比乎崑崙閬風縣圃之藏即余之亡當弗九甚哉夫蛙之陷井也而海蝨之渾也而九州其海九州則非所
以爲海九州則是也況宇宙之大非海九州已也則余之以

方丈之室而當乎崑崙閬風縣圃也余之意尚猶有所未盡
也因以讀於其中而有得者係之且并著其說焉胡應麟識

東越胡應麟撰

世率以二酉爲藏書之府而不詳所出按洞天福地志第二十
六大酉山洞周迴一百里名大酉華妙之天而不言藏書盛
弘之荆州記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秦人嘗於此學因
酉之湘東王賦訪酉陽之逸典是也據此則大小酉皆當在
楚中一統志楚辰州有大酉山小酉山其說正據二書第洞
天福地志既不言小酉荆州記又無大酉之文且秦方燒經
籍坑儒生桃源避世至晉才通安得藏書小酉之穴即荔楚
中或別有茲山而好事者以藏書事傅之且地與武陵接壤
故又傅之秦人而大酉華妙之文則又道家者流創撰其名
挺注引圖經云周穆王藏異書於小酉山大酉山圖經宋初
李昉等纂輯其時古書多存必別有據然亦寄託之談若閬
風玄圃之屬豈荆楚耳目間哉
段成式酉陽雜俎所列目天咫玉格壺史具編等宋人以下亡
弗駭其異而未有得其說者蓋必以出處求之而不知段氏
本書謂之酉陽雜俎夫諸目之義吾未能詳至雜俎必係酉
陽則五車之中斷可自信矣又如目中忠志禮異等詞皆文
人口語揭嘗拘拘出處耶今攷天咫所談七曜事則天關之
義也玉格所談二典事則玉檢之文也壺史悉紀道術非壺

中之史耶貝編咸錄釋門非貝葉之編耶郎仝語未見所出
意義咸自可尋後人徒以虛名爲其愚弄故拈及之成式子
安節著樂府雜錄今傳安節娶溫庭筠女庭筠著甘膜子序
謂語怪說賓僚甘膜悅口與雜俎義正同然前人無此說也
非庭筠自序至今不知何謂亦以爲天咫貝編矣
雜俎編末肉搜部皆鳥獸事末併言水居者腥肉搜者臊草
居者羶也見雜俎第七卷
諾皐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皐事以駁晁氏非也抱朴子諸
皐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詳見陶氏說郛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按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
諾皐記之外更出此條猶今類書者以甲乙丙丁乾兌離巽等
皐之曰又有支動支植二目因悟支者干支之支蓋雜俎諾
皐記又有支諾皐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

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時伐齊夢與厲公戰弗勝公以戈擊
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以走見梗陽人巫皐他日見於
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
此事也晁伯道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
取寄生本三寸呪曰諾皐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
爲大帝使者急急如律令仍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聳置髻
中可以隱形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裴語未盡得之嗑
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皐而獻子諾之亦
自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
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天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
而行三呪曰諾皐太陰將星見甲者以爲東薪不見甲者以

洪景盧容齋四筆云黃魯直和王定國詩問子由病臥績溪云
前被瘴霧婆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咫不違顏咫尺
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皙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
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

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能幾孤蒲之中江湖之深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據洪說似得天咫字面段或本此未可知因並錄之

又二筆十六卷云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也按前二說則景盧已確據爲國語所出第終覺牽強於他日不盡同云

鄭漁仲通志略寶貨類有玉格一卷似錢譜香譜之屬而下題段成式撰徧攷諸家書目無所謂玉格者意非出段氏而別有撰人第注成式姓名甚確則謂雜俎目中所列審定攻雜俎玉格一門皆談二藏事絕非品玉之書蓋亦因段氏門目而誤也

山海經專以前人陳迹附會怪神而讀者往往不能察今略記數則以例其餘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此本離騷天問二章之說而譌者離騷曰啟九辯與九歌分夏康娛以自娛九辯九歌皆禹樂也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注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古文相似而訛是也據天問之意但謂啟夢賓於天得二樂而山海經乃以爲上三嬪於天又以西南海之外有人曰夏后開珥蛇乘龍詭誕如此豈足辯哉經雖怪誕而足證商爲天字之誤始讀是經當疑紫陽不引及閻後語乃知夢天二字正得之此也

有易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按竹書紀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淫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師於河伯伐有易遂殺其君綿臣據此蓋商上世之王子有賓於他國者爲其君所殺商侯因微師河伯滅之其文甚明而山海經之言遞詭誕如此可發一大噱也

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按二女之辨歷世紛紛純獨謂天帝之女似爲有見第云湘川不及四瀆堯女既爲舜妻安得下降小水而爲夫人此又首尾衡決之論夫堯女舜妻不當下降小水適天帝之女不尤貴乎余意山海經第因舜葬九疑離騷九歌事附益之所言帝之二女實本堯女而又不指堯女也

十二卷云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方百里則不惟舜妻曰二女而舜女亦自有二女也堯二女江神舜二女爲河神亦豈死於水耶伏羲女爲洛神何帝王之女皆爲水神耶

大荒南經云東南海之外有國曰羲和有女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妻是生十日大荒西經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按此則羲和常羲皆女子又皆舜妻一生日十一生月十二絕可爲振履之資漫爾筆之義和者蓋因堯興命官之誤而常羲則常儀占月之譌後世婦娥之說所

由本也

山海經頭頂高辛之類皆絕域殊稱與史傳全別惟黃帝堯舜等稍無異詞至稱葬於某山某地則什九該妄也他如舜生三身顓頊生三面近於戲矣其工驩兜窮奇饕餮古之四凶實人類也經率以爲怪鳥異獸按三皇伏羲神農女媧史傳類以獸面鳥身四凶之象或有所傳要以影響恍忽而已非眞鳥獸也且其人已誅而以今在某國憑然一物當之非景純所謂寄託之旨聊餘外夷奇產六合之大詎曰盡誣而浮夸泰甚世幷疑之悲夫

海內西經云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窳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梏反縛兩手與頸繫之山上木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然太荒北經又云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據前貳負之臣木文但言帝梏之疏屬之山不言殺也但言繫之於樹不言石室也則子政之對當曰相顧之尸不當曰貳負之臣也然而上郡所得豈鄧斯人哉姑識此與中壘景純作小劇耳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爲韓王冶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入詩文用誤人不勘廣記稍前刻於錫山談中丞談於此書頗肆力讎校又藏書家有宋本故雖間有舛訛視御覽則天

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然太荒北經又云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據前貳負之臣木文但言帝梏之疏屬之山不言殺也但言繫之於樹不言石室也則子政之對當曰相顧之尸不當曰貳負之臣也然而上郡所得豈鄧斯人哉姑識此與中壘景純作小劇耳

太平御覽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非必宋初盡存大率皆宋以前得之脩文御覽齊梁以後得之文思博要而唐人事蹟則得之本書者也廣記引用書凡三百四十餘種前此靡所因襲當是采集眾小說爲之蓋小說本易傳中唐後稍稍知印刻而引用之書又僅得御覽五中之一足證本書具存然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郛尚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筆談百餘家而已餘大半湮沒矣

御覽向行鈔本十年來始有刻而譌謬特甚非老宿師儒即一篇半簡莫能句讀至姓名顯舛世魯魚初學士讀之或取入詩文用誤人不勘廣記稍前刻於錫山談中丞談於此書頗肆力讎校又藏書家有宋本故雖間有舛訛視御覽則天

淵第中闕嗤鄙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醜暴闕
胡渭等五事婦女闕李誕等七事談謂徧閱諸藏書家悉然
疑宋世已亡余讀新唐書尚有數事得之廣記者如宋之愍
輩皆舊唐書所無蓋或闕於元世或近代失之耳輕薄類劉祥許敬宗等皆見六朝諸史及唐書雜說談己攷補餘日中有名姓者尚多互見諸書惟出小說中而其書今亡者難悉究矣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
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
章起其弟之悌以跨勇聞之愍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
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劒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
蠻陷雟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
動卽死城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愍爲連州參軍刺

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
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有賞賜
雖拔山拽牛之力不能過也右三人皆唐世以勇聞者節之
神力尤爲驚絕而世罕知其名姓因讀唐言載前代力人事
附識此然三人者或當太宗或當德宗之世俱不聞武功顯
信將有別材也
文士之力者宋令文外元賈雲石亦驍悍然將家子也唐言所
載元人鄧弼舞劒墮壯士馬首事見宋景濂傳中以稍僻世
罕知因錄此鄧弼身長七尺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
力雄人鄰牛方鬬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
弗能舉兩手持之行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千
言袖謁之問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

賠數人聲聞於王王命入歷問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劒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彌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彌至眾槊竝進彌虎吼而奪人馬辟易五十步而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劒飛舞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壯士壯士命勻酒勞彌彌立飲不拜伯是名振一時按彌不特有力蓋精劒術者觀雜俎所載黃冠叟及旅店老人等事可見又唐裴旻一日射虎三十六爲吳道子舞劒擲劒空中數千丈以室承之萬眾辟易然旻爲將又開寶亂離亦不聞戰功也此時高暉李日月達奚少俊竝稱萬人敵亡一振者惟僕固懷恩差不負耳

兄弟形貌同者史傳甚眾而夫婦相類者絕希廣記載一事奇甚今錄此貞元末張頗自渭北入城止旅店見有一媼年可六十衣黃袖大裘烏幘跨門坐焉顧左衞李胄曹廣問其何官廣具答之媼曰此四衞耳大好官廣曰何以言之媼曰吾年二十六嫁張謇爲妻謇爲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謇爲汾陽所任請給衣賜常在汾陽左右謇之貌酷相類吾謇卒汾陽傷之吾因僞丈夫衣冠投名爲謇弟請事汾陽大喜令吾代謇職遂寘居二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煢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按此則此媼四十餘代夫任職至御史大夫七十

季弘以勇氣聞於時一日贊文牒往州郡募投旅店覩其母子相對悲愁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其勇淩侮吾母子無不至季弘笑謂他非吾所辦此易耳卽相爲除之母子劇喜俄婦人自外至狀無異常人季弘取騾鞭置坐下呼語曰吾聞汝倚有勇力不伏姑壻使嗅臭有此否婦再拜曰新婦敢爾自是大家憎嫌過甚因引季弘手至大石上歷數平日事輒曰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掐一畫每掐輒入寸餘季弘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其夜不能寐翌日亟行

枝山前聞所謂惡新婦卽此其戚王昌女盥舟事差足亞之

孟賁見公孫丑所引世但名其勇而事不能詳按後漢書鄧太傅注引許愼云孟賁衛人說苑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

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撾其頭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船中人盡播入河又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右二事魏將楊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沖典選征官大眼求焉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爲尚書出一技以繩長三丈擊譬飛行繩直如矢見者莫不歎絕沖曰千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者王肅初歸國謂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飛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車輪世以關張不過也

五丁或謂五人或以一人名五丁紀載不一攷之當是一人廣記稱五丁每遇蜀君卒輒獨立巨石十數丈基前悶王遣取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賓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當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颶風四起雲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氷柱高五丈四圍如之中丹鉛錄載文安縣水忽僵立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四圍如之中空而旁穴後數日流城過鄉民入穴中避之頗賴以全此事

金牛牛奔入岩穴五丁執其尾拽之山遂崩壓五丁死非五人明矣廣記又一說擲五人同以拽牛壓死互異

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婆夷藤橋前畢而吐蕃救至婆夷即弱水不能勝革芥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畢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按此則征勃律乃仙芝是役固全軍返並無屠城及冰霄等事蓋以傳有術士韓履冰及婆勒川婆夷河遂詭以爲虜中術士言天大風雪四萬人俱死於冰其荒忽誕妄絕與山海經所載夏啟王亥相類大可笑也夫窮山僻壤委巷之談無從攷訂筆之可耳征伐朝廷大政乃爾傳訛世以成式博通而本朝故典迷昧若此他可信哉

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水猶峥嶸如山隔氷見兵士屍立者坐者攣徹可數中使將返氷忽消釋衆屍亦不復見右事載西陽雜俎蓋附會之極可笑者攷玄宗紀林甫傳天寶年間並無王天運伐勃律事惟高仙芝傳云小勃律王爲吐蕃所招及其宥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通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夫蒙靈詧累討不捷玄宗特敕仙芝將馬步萬人討之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西安行百餘日至連雲堡適婆勒川水漲仙芝以牲祭遂度擊大破之玄宗使術士韓履冰往視囚懼不欲前仙芝詐同令誠城守自引餘兵進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間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網帛稱救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婆夷藤橋前畢而吐蕃救至婆夷即弱水不能勝革芥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畢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按此則征勃律乃仙芝是役固全軍返並無屠城及冰霄等事蓋以傳有術士韓履冰及婆勒川婆夷河遂詭以爲虜中術士言天大風雪四萬人俱死於冰其荒忽誕妄絕與山海經所載夏啟王亥相類大可笑也夫窮山僻壤委巷之談無從攷訂筆之可耳征伐朝廷大政乃爾傳訛世以成式博通而本朝故典迷昧若此他可信哉

攷誤已辯之并附錄爲笑資云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十卷今世行本余嘗得三刻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於廣記中錄出然不能十卷而前集漏軼殊多因併錄續集中以完十卷之舊俟好事博雅者刻之

益陽蔡　芳初校

長沙張百均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古今志怪小說率以祖東堅齊諧然齊諧卽莊周堅卽列耳二書固極談詭第寓言爲近紀事爲遠汲冢瑣語十一篇當在莊列前束晳傳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益古今小說之祖惜今不傳太平廣記有其目而引用殊寡余嘗欲雜據左國（國語）國策紀年周穆等書之語怪者及南華冲虛離騷山海之近實者燕丹墨翟鄒衍韓非之遠誣者及太史淮南新序說苑之載戰國者凡瑣異之事彙爲一編以補汲冢之舊雖非學者所急其文與事之可喜當百倍於後世小說家云

今瑣語文惟劉氏史通可見疑古好奇之士往往採摭其說詭誕不根固不待辯至所記諸國怪事得諸耳目或匪盡誣且文出汲冢必奇古惜無從備見之

太平御覽第三百七十七卷形體類引瑣語一則云齊景公伐其地有城曰囚聾又云益爲啟所誅太甲殺伊尹與紀年合餘並歷以上劉通稱汲冢書今攷惟太甲殺伊尹文王殺伯邑考小說稱徐鉉好言怪竇客之不能自通者與失意見斥絕者皆託言以求合洪邁好志怪晚成急於成書客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別爲名字以投之至有數卷者洪不復溯尋皆入夷堅然二子尙爲人欺也獻賦好談鬼客至使談有不能者輒云姑妄言之則又導之以妄然二子竟爲所欺城狐社鼠稗戲劇末當形筆端也鉉所著稽神錄其中必有誰於賓客如夷堅所得者豈皆實哉

洪夷堅四百二十卷不勝眾矣而王質景文又有別志二十四卷何古今怪事盡出於南渡之世也太平廣記雖五百卷然自洪荒至宋已數千年又合眾小說數百家而成而洪直以

東越胡應麟撰

一代之事當之不亦宜哉余嘗欲取宋太平興國後及遜金元氏以迄於明凡小說中涉怪者分門析類續成廣記之書殆亦五百餘卷其誣誕瞭然洎好奇勦掇文士俳謔槩棄莫之或不致後來之誚云此書卷帙繁重尚未成編其辭駁大都畧見茲集

幼嘗戲輯諸小說爲百家異苑今錄其序云自漢人臚名東方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異傳繼之六朝唐宋凡小說以異名者甚眾攷太平御覽廣記及曾氏陶氏諸編有述異記二卷甄異錄三卷廣異記一卷旌異記十五卷古異傳二卷近異錄二卷獨異志十卷窺異記一卷靈異記十卷祥異記一卷續異記一卷集異記三卷博異志三卷括異記一卷紀異錄一卷祖異記一卷宋異記一卷摭異記一卷賢異錄一卷此外如異苑異聞異述異誡諸集大槩近及魏郭后恐非漢人所撰意以記爲志字誤而今傳茂先博物志又無此事姑識此以俟再攷其說云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人猶活既出容色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內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郭崩哭泣過禮遂死

人死而復甦者竹書秦謀可謂絕奇然他書謂之縊非斬首也余讀諸志怪小說所載某人臨陣被殺而乘騎以歸問其眾云有首無首孰佳帥曰汝不知無首亦佳又一人被刑斬首而復生一首視前弟稍細耳信然則秦謀之甦不足異矣然五行記一事尤怪幷錄此清河崔贊宗犯法梟首家人舁其體歸每飢即盡地作飢字家人遂屑食於頸言蓋千古未聞之異於理恐必無也

孔中飽既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於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宜備凶具如其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冢中後開冢女復活聞之曰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諄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按此書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因識此凡千寶所記冢中婢事皆出此後又三國吳志某人死六日復甦穿土而出與秦謀大同稚川自有集異傳十卷亦諸家書目所無見本傳蘇長公佹池筆記一事絕類太平廣記目無此書僅再生類一事稱出博物記而內言亦談者欺之耶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以刀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冢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者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叔父淸河太守說淸河陸雲也按此書蓋吳人士龍猶子撰者而諸家絕無此目僅見三國志鍾繇傳注中因錄此

列異傳三卷通志稱魏文撰而通考及宋志書目皆無之蓋自宋已亡矣惟裴松之所引一事附蔣濟傳注中魏文與濟同時當是濟自語魏文者今錄此云蔣濟婦夢見亡兒曰死生異路我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白庾屬阿令轉我得樂處母驚悟白濟曰夢耳不足怪也明日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不復得歸永辭於此庾氣體難感悟故訴於母願重啟庾何惜不一驗之遂道阿形狀甚悉天明母重啟濟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

博異志稱谷神子纂而無名姓或曰名還古此通考晁氏說非本書舊文也刻此書於谷神子下注此三字蓋本晁氏說

序稱有所指託故匿其姓名今刻本纔十事起敬元顏上馬侍中余讀之詞頗雕飾蓋亦晚唐稍能文者視牛氏玄怪等錄覺勝之然語意亡所刺譏於序文殊不合後語廣記御覽諸書迺知刻本鈔集所遺甚衆僅得此書之半耳第其所謂指託者尙未得之當續攷陳氏但言名還古竟亡其姓唐有詩人鄭還古嘗爲殿七七作傳其人正與晚唐而殷傳文與事皆類是書蓋其作也

集異記河東薛用弱撰中載王之渙酒樓畫壁事大非實錄且昌齡

適榮中絕少與之渙倡酬詩又蕭穎士遊二少年謂似鄱陽忠烈王穎士實八世孫聞信大駭後會昌時始長勘發家盜乃知二少年實發鄱陽家忠烈貌如生因知穎士狀類此理或然而原化記稱穎士遇老翁迺旅中詔宮爲蕭八代祖書佐見穎士貌酷肖不覺咨嗟則集異所載誠有之而原化因附於母願重啟庾何惜不一驗之之遂會以爲神仙第茫挺身遇此事不自紀而人紀之何耶

白行簡三夢記云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掌泰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院落出其側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尺得睹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襍坐羅列盤饌環遶而共食之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

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鬻諸人遊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行者覩殿廡無皆無人寺扃如故劉訶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臲卼劉至及敘寒暄訖誤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訖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籍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與夢符合不爽毫髮云右載陶氏說鄂太平廣記夢類數事皆類此此蓋寶錄餘悉祖此假託也

其第二夢記元白梁州詩云花時同醉破春愁笑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與二公自紀悉同故知劉夢亦實事也其第三夢女巫事亦奇

稽神錄云漳州蘇猛子病狂請醫陳寨寨至蘇氏子見之戟手曰今日慕夜可宿此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不出門而去

大罵寨曰此病人心矣因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覩至夜取蘇氏子劈爲兩臠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爲犬食寨驚懼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謂其作法也食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披髮叱之其腹遂合蘇氏子遂悟連呼遽鋪家人莫測乃其日有驛吏手持公文死道傍盡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也右徐氏謬談多若此夫古有剖腹滌腸者然腹剖腸見本不至死史傳中如賈復彭寵輩往往皆然而俞跗華佗又神藥以傅之故非虛妄若劈之爲二而猶能活則宇宙之中斷無此事也宋人小說載鉉好語怪賓客率詭撰以欺之此事亦收廣記中使景盧賓客復撰以欺洪豈不更入夷堅哉漫書此博觀者一笑

諾皐記載景乙妻久病見夫回遽言牛身被砍去速逐之乙趨園見一物如嬰兒持竹筐見己驚走乙就視妻牛身在焉比返見妻髮際至胷有瘭如脂膜然病遂已按此蓋徐氏貨客攫酉陽以欺鉉耳

酉陽雜俎支諾皐一事云貞元中鄭花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檛於路成林搆第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於行人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四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禫矣將還馬嵬訪親求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不出門而去

爲妹倩其成衣數事緘縷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妹無他親能爲我家作新婦乎女笑曰身既無託願執井臼王申卽日賃衣貰酒爲兒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關門卽舉亘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妻驚欲看其子王申怒曰渠得好新婦喜極囈言耳妻復寢復夢如初申與妻燃燈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扣戶戶牢如揵乃壞門闥才開有物圓目鑿齒體面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面已按張鷟朝野僉載一事正同惟以爲周文足時泰州事在貞元前蓋好事者詭撰姓名以欺段耳

夷堅續志云醴泉尉崔汾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月色

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間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丰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入綉紅氈翠豔治絕世列坐月下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故爾逾率厲聲曰此處有地界無嶽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一傾間崔生父母及兄悉至衙者數十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泣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遞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鉤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

自理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詬仙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道士怒解拂衣由大門而去按此事續志所載余嘗疑其文不類宋末而酷類酉陽雜俎及近讀廣記乃知即雜俎事夷堅掇之耳（王長公刪方景武上帝曲來有戲臣亦用雜俎崔曙事襯此二地界三尺則不特帝臣侏儒也）

張雖陽保障之功日揭萬古獨守城食三萬人君子不能無疑昌黎辯之甚力後世談者如捫蝨新話等書猶數數焉近閻撫青襍說得六合縣陰兵事爲之擊節大快千載之疑一朝冰釋而世或寡知者因節錄之紹興辛巳虜南侵有何兼資者奉主將命將小隊遊奕至六合縣見大軍自西北來不類官兵又不類虜人須臾號令下寨召兼資入凡五門如至中軍二人廟坐冠服如天神一人面貌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東向貌亦俊爽兼資再拜問其姓名而貌英毅者曰吾張巡也指東向者曰此許遠也兼資少聞張許事因再拜頂禮曰某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大節今日邂逅得瞻風采然信史所載豈皆實乎巡曰史有何疑兼資因舉食三萬人事巡曰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者皆已死之人耳兼資又舉殺愛妾事巡曰亦非殺也吾妾見孤城危迫欲自殺以殉許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軍士之心耳又見雷萬春面止一瘢謂止中一箭理亦近之雖神怪之談君子所不道而此足以破千古之惑不可棄也

論衡辯夔一足然莊周載夔憐蚿山海經載黃帝以夔革冒鼓聲聞五百里皆以爲一足余嘗以莊周山海附會然古鍾鼎往往有夔龍之形則獸自有名夔者也論衡又辯汲井得人事然酉陽雜俎載獨孤叔牙家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載席帽攀欄大笑御墜井中眞有人矣（井中遇人事於原說脗合總之不若景陽宮井爲實也識此一笑）

吾意夔一足實因莊周跉踔之說訛爲后夔好事者撰爲仲尼之語以鬨之而好辯者又引好事之談以證之皆夢中說夢也（雜俎井中得人事或因昔人之辯更撰此以實之此非廣謂稗官不能得其要領也）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

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安博異記邢鳳傳有此事其詩正同但言得之夢中耳然則元和士人即鳳也或博異志因維俎此事而竄名於鳳亦未可知大抵稗官曲說附會百端其情變不可窮詰也博異作羅幔空度九秋霜當以維俎爲勝

石鼎聯句詩明是退之腳手蓋亦毛穎革華遺意至軒轅彌明影念又其不必言者及閻兩山證談以某處有軒轅彌明廟爲疑此極可大笑世間議論井祉如石鼎本居士之類前代毫無出處尙編天下況彌明韓公有詩後人因立爲廟復何所疑都緣不解韓公詩體彼其詼弄若眞知詩人一見便當了然余因此知許由善卷諸墓一切不足憑信每笑昌黎用爾許心力作此詩千年後不遇識者幾被軒轅氏誑去

也

唐人小說如柳毅傳謂洞庭事極鄙誕不根文士亟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如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誰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橫議可誅者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舊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鹵莽今特拈出爲學詩之鑒黎惟敬本學仲默詩而與余遊西山玉龍洞有封書誰識洞庭君之句時用柳毅而不露而語獨奇俊得詩家三昧總之不如不用爲善然二君用事偶經意不經意耳若因此安生分別相疑人前說夢也

六朝宋虞之有妒記一卷至唐不傳而宋王某補之今所補者又不存矣余生平二親極念而不幸際倣通之厄居常扼腕

弗堪每欲讀錄古今史傳中事迹以補二書之亡而未暇近讀吳堅志妒忌門一事絕奇因錄之於左方鄒二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即斂丁寧數四昭憂之尙未敢盡信及其無疾而逝心猶微溫奄奄有出入息十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娶一妾遭夫人妒忌以笪死恨訴天獄累年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泰山牒以上信宿當就刑是時必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駕潮漂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云據右所載事則不特人類爲然即異類且有之然龍妾以非命亡而帝爲正獄致刑今之炉婦之惡詎勝道哉唐書志後以戒世之甘妒忌者

宋何先異聞載碧鷄堂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蒲蒲玉釵直語亦頗工而不甚傳因錄此蘆花字與荷花相犯當是鈔錄之誤今說郛殊無善本余嘗得一部於王長公處多長公手所改定者惜此未經刊佾云異聞又載周某入兜離國事當是傳寫唐人南柯及兜玄國二則耳

唐人記返魂事有絕相類者如齊推女及鄭亞妻必有一譌又太平廣記神仙類田先生即救齊女者而所記又不同大率皆烏有耳

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陽夜怪錄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本朝新餘等話本出名流以皆幻設而時益以俚俗又在前數種下惟廣記所錄唐人閨閣事咸綽有情致詩詞亦大率可喜

益陽蔡 芳初校
長沙汪百均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唐人小說詩文有致佳者僻用弱集異記文彩尚出玄怪下而山玄卿一銘殊工蓋唐三百年如此銘者亦罕覩矣豈靜生能幻設乎余舊寄此作讀洪景盧隨筆亦以爲青蓮叔夜之流不覺欣然自快錄諸此貞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鐵雕嘗盤礎鑱檀竦棄碧瓦鱗差瑤堦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闕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鼉遐集聖日俯瞰大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眞班列仙翁鵠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幄牙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泠澈鳳歌諸律鶴舞會節夷堅志紫姑哦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刃不禁時攀楊柳弄春

上元章篆字若丹蛇遶勢如飛翔歸來問天老奧義不可量金刃割青紫靈文爛煌煌嚥服十二環奄有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粧贈我盤盤珠靡問明月光勸我穿絡纓壻作裾間襦挹予以詞去談笑間餘香元祐八年東坡帥定武李方叔送別於惠濟出示南岳典寶東華李眞人像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眞人作近有人於江上遇得之云卽太白也又一五言律云蛟室圍奇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於江心一小石刻此詩當是杜陵尼夐不異句與今集中小異夷堅志紫姑哦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刃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繡幕倫迴雙舞袖絲窗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時爲相思放御鋮詩雖卑弱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間也又齊東野語載女仙降箕賦三絕句其一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歸春寂寂小窗和雨夢梨花二云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三云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滴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園扇子知皆絕有風味可觀

野語又記一紫姑哦檜詩云寒崖雪壓松枝折班班剩盡青虯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劒脊半開魚尾銀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又哦筆

七言律云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試綆尖圍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聞掃似椽窗下玉蜍烟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二作皆奇警有意非漫然酬應者後一詩載楊用修集中

鬼詩極有佳者余嘗編蒐諸小說彙為一集不下數百篇時用以資談噱聊撮其尤

四言如王嫱金缸願陪君王郡鄴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綺縞繽紛翠眉紅糝王歡顧盼為王歌舞願得君身長無災苦右劉諷所遇鬼仙詩見玄怪錄此篇自曹氏後即六朝諸名世集中罕覩洪非牛奇章輩所辦第不知何代何人作也此詩一首其一已見四言

又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又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天齊壞慶流無疆皆去前作遠

五言如孤墳臨清江舜都白日晚松影搖長風蟾光落巖甸故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雲山哀哀淚如霰恨為泉臺客復此異鄉縣願言敘疇昔勿以棄疵賤全篇古意又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尊又清遠道士川光共燈微山影相凌亂白雲翳欲歸青松忽消半此自是鬼語謂仙者非又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為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賓又一徑人皆松飛流瀉晴綠道人晚歸來月色照彩服皆佳

五言絕如星漢縱復斜風霜淒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命嘯無人嘯含嬌徒自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可惜花時節依然獨自愁無端雨行淚長祇對花流花前始相見花下還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幽意鎖嬌豔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卜得上峽日秋天風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皆有六朝風致宋落花詩如流水難窮日斜陽易斷腸誰同砌光帽一曲舞山香形容工絕又雲來鴈頻動雲去天一色長嘯雨三聲空山秋月白又紅樹耿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七言絕如寒食家家盡禁煙野棠風墮小花鈿如今空有孤魂夢半在嘉陵半錦川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關于北斗橫于里辭家歸未得春風腸斷石頭城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去曉鶯啼斷綠楊枝侍燕黃昏曉未休玉階月色夜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矣倩傍人認繡裘湖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蘭坐芳草春至不知舸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城東城西舊居處城裏飛花亂如絮海燕乘春卻下來屋裏無人更飛去澗水潺潺聲不絕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長時惟對空山月惟七言律多猥冗無足采者

三句如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鑿簾斜卷千條入又涼風起兮驪山空長生殿鎖雲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

明記得開元中意味無窮絕可諷咏又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明月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三詩體格特新然眞鬼語也

品彙故臺城妓一絕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此首頗有大麻意然是耿將軍青衣作非臺城妓也（見廣記精怪類）妓詩云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內纖腰碧窗泣唯有春來雙燕雛猶傍朱簾玉鉤立亦風味可人又五原分袂眞胡越燕拆鶯離芳草汝年少煙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彈月夜清涼峰巒一一俱相似九處堪令九斷腸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豔擁朝天青溪猶有當時月曾照瓊花綻綺筵（俱女仙詩）

又慈恩寺女仙詩黃子陂頭好月明强踏華筵到曉行煙披山色翠節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其二云湖水圍園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曉移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二作俱工後篇遂不減作者第終不甚類人間語耳又雙竹齋女子詩晚雨簾纖梅子黃晚雲卷月雨侵廊天陰把酒不成飲識者無情更斷腸其二云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何處問祇餘古木記宣華（宣華孟蜀殿名）又太平廣記鬼詩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其二云浦口潮來初渺漫湖心蕩漾采花難芳心不慣空歸去會待潮平再折看又酉陽雜俎鬼詩流水涓涓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詩話總龜鬼詩惆悵金泥撲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致布施剛留得恰似相逢李少君又西去長沙東上船回頭此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梨花叫杜鵑又江上榜杆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老僧樓上看江上遙指榜杆笑殺儂俱奇詭足解頤

律詩諸小說罕載亦難於佳者樹萱錄記一女子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攜隱瓊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頗婉約可觀然樹萱是宋人僞作恐不足憑也又王生西施搗歌云西望吳王闕雲書人不傳烏篷牌連江張蕙幔擇士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臺春風何處到懷恨不勝懷此首亦類晚唐而韻用鹿盧格又正綿綿靈源夫人同題云高秋渾似水萬里正圓明玉兔步寒冰輪碾太清廣寒遊有路桂子落無聲此地無絃彈棲烏莫浪驚咏雨詩簾卷滕王閣盆翻白帝城兩用雨事甚新而奇又一女子爲鬼物所憑作金山詩二聯云濤頭風滾雪山腳石蟠虵亦佳錢仲文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是腸起名在第六今以爲解首非也（見王伯厚困學紀聞七言律聯如鸞聲不遜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腳流無全篇佳者

夢中作詩多鬼物所憑然有佳甚者如任復夢人武照宮中詩

唐宮秦苑皆離黍常遣詩人感倍增落日牛羊歸已盡朦朧
初月上乾陵其工不在唐人下又堂殿無人御苑空幽花盡
日度春風山鶯海燕依然在時復飛來入舊宮見翰府名談
夢類蓋五代人作也許渾登崑崙山詩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
惟見許飛瓊麈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王安國遊
靈芝殿詩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抽毫不似人
閒世長樂鐘聲夢裏時皆可觀
又長安女兒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卻羅帷
空度九秋霜酉陽雜俎遼東王堂下過蒲城城上清風酒半醒想得
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古今詩話天風吹起赤城霞染出
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傷人應笑忘還家詩文玉屑又焦
仲先夢一婦人誦詩哭王堂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又
咏裙百幅漪漪水縐六銖冉冉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
珮搖聲遍履寒女之絲鉢積寸累步武所臨雲蒸霞起二作
俱有警也見詩話總龜
元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庠日獨遊西湖憩孝欽焉將去題
壁間曰藥爐丹竈再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
去老御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云庚溪詩話謂
臨安鄔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為必神仙語彼不知為
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
鄭樵列於種樹家大為可笑其誠元撰夢中遇李長吉白樂
管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峰前是我家滿牀書史作生涯春深
戀酒不歸去老御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林外異

眞所謂夢中說夢者最盧撝爲秦少游詩得之矣然其詩亦頗有杜意今錄於此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瀟散作閑人西風有意吹蘆葉落日無情下水濱樹萱載止此全首見秦集中

餘冬序錄載一方士降紅梅懸谷播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登蚪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謁帝獨步天上瑤宮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按此詩王長公野史名誤謂方士謬作以欺喬公且以爲親兒其人矣則餘冬之誤可知第詩亦跌宕可觀因錄其語之近俗者而錄於此

餘冬序錄又記玉山一道者邀家詩云春色關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擎蓋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採蘭竹籬煙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此詩亦國朝人所述語雖纖瑣頗有風致又方士贈喬太師詩楊用修亦稱之并大賞其書法云

七脩類藁載箕仙二絕風露淒涼雨過天窗冷有月到牀前夜深不作紅塵夢注得南華四十篇又有人以芭蕉習神中乞詩賦云袖裏深藏半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窗雨欠滴請請一兩聲殊可解頤神靈當作神明凡箕仙詩亡出諱者或郎氏誤記也又古來花貌說仙娥白是仙娥薄命多一曲覓裘歌未闋金鈿零落馬嵬坡又天冷山城二鼓敲雲迷洞口路迢迢玉窗童子燒松火延我蘿輿下玉霄

又云一人召仙請作梅花詩箕遂書玉質亭亭清且幽一何其人云欲題紅杏即續曰杏些顏色點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雞冠花云雞冠花本是胭脂染洗御胭脂御雪樣其爲五更含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亦詩首句以其人欲題白雞冠前政也今復詩率以爲解大紳云

齊東野語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辭稜體大書一詞云風雨飄飄一劍橫光芒萬丈射秦城男兒未了平生志且把雕弓過江南野語又云衆士人爲七夕之飲打仙扣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士怪之漫說酒邊一士致仙扣詩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士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復請韻士指辨云以八絲爲韻意欲困之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鶯與初鴈半車齊發隱隱鵲橋卽軋軋雲鬟雨亂垂彩幄月明銀燭酸邪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絲亦警敏可喜錄之又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辭稜體大書一詞云風雨飄飄一劍橫光芒萬丈射秦城男兒未了平生志且把雕弓過江南

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去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劒寒無名氏

太乙峰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皆頗有方外風然假託甚衆若虞伯生酒樓之類是也

詩有俗流口語而實出古人者如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陳後主詩一朝權在手便是令行時朱灣詩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林寬詩今全篇並存可笑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七　益陽蔡　芳初校
長沙張百均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古今稱博識者公孫大夫東方待詔劉中壘張司空之流尚矣
彼皆書窮八索業擅三冬而世率詫其異聞標其徵事夫異
匪常經僻非習見俾實沈弗崇於周畢方弗集於漢貳負之
形弗徵上郡干將之氣弗燭斗牛諸君子生平遠幾泯泯乎
亦有巘工小學廣獵虞初宇宙恣陳蟲魚偶合而流徵裴皙
步武昔人者胡以稱也仲尼萬代博識之宗乃怪力亂神咸
斥弗語郎井羊庭隼聞出緒餘累世靡窮當年莫究惡乎在
耶以余所揆古今大學術概有數端命世通儒罕能偏悉輒
略而言之厥名實刻浮夸黜奇衰獎閎鉅掇遐逸抉隱幽權
鄉方樹懲勸作博議其曰華陽則取諸鄒氏談天之旨且以

明亡當之弗足貴云乙丑仲冬麟識

東越胡應麟撰

累世不能窮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仲尼之博也而以防風肅
慎商羊萍實諸淺事當之則仲尼索隱之宗而語怪之首也
秦漢以還家相沿囊荒庳悠謬此類甚繁神異洞冥拾遺雜
俎之屬率假託名流恣言六合要之莊列山海實始厲階浸
淫大洞竺乾諸部極矣
學問之途千岐萬軌約其大旨四部盡之曰經曰史曰子曰集
四者其綱也曰道曰事曰物曰文四者其撰也道多麗經事
多麗史物多麗子文多麗集經難於精史難於博子難於洽
集難於該四者之中各爲門戶古今鴻鉅罕得二三大都上

資天授下極人功織毫弗備尚屬望洋思尺未躋猶爲止質
此其難也經之流別爰有小學史之流別爰有諸志子之流
別爰有眾說集之流別爰有類書凡此數端蹊逕九廣昔人
專一往往終身閒遇兼長要非世用若貫穿玄宗融鏡內典
求之方外時有其人文士儒流涉獵而已
六經之學廣大閎深歷世名儒窮專其一有博於易者有博於
書者有博於詩者有博於禮者有博於春秋者有博於爾雅
者施孟梁京諸人博於易者也伏夏周劉諸人博於書者也
齊魯毛韓諸人博於詩者也戴曹賀貫諸人博於禮者也公
穀鄒夾諸人博於春秋者也劉郭張曹諸人博於爾雅者也
若馬融鄭玄賈逵王肅劉炫崔浩穎達德明數子諸經並釋

六籍兼該義或未精博斯稱極宋世鉅儒精於析理博匪所
先新安後出兼綜二家既精且博矣宋世博於經學亦不乏人此舉其重
諸史之文汪洋浩瀚材質所詣咸自名家有博於正史者有博
於雜史者有博於古史者有博於今史者左氏馬遷班固范
曄諸人博於正史者也劉向崔鴻高峻樂史諸人博於雜史
者也譙周蘇轍劉恕羅泌諸人博於古史者也蔣乂蘇冕王
珪李燾諸人博於今史者也治史則杜元凱之於春秋張守
節之於史記顏師古之於漢書裴松之之於三國子玄之通
君實之鑑伯恭之節元朂之綱綜兼諸史並以博稱他如兩
司馬貞劉氏父子顯臻弟兄歷世有人未易枚舉

者荀況揚雄諸人儒之博者也宋翟田俅諸人墨之博者也
管仲韓非諸人法之博者也公孫魏牟諸人名之博者也鄒
衍惠施諸人辯之博者也呂覽劉安諸人雜之博者也孫武
尉繚諸人兵之博者也氾勝眞觀諸人農之博者也張衡郭
璞諸人術之博者也京房管輅諸人數之博者也漆園之評
道術太史之論六家班氏之列九流任宏之錄四種稚川之
纂仲容之鈔克揩之林子原之辯皆博於子者與
集則有博於騷者賦者詩者文者屈宋唐景諸人騷之博者也
揚馬班張諸人賦之博者也曹陸杜韓諸人詩之博者也任
沈王駱諸人文之博者也彼皆目下十行劘羅萬卷勞蒐廣
摭集厥大成名世之稱良非襲取若劉勰之文心兼該體要
鍾嶸之詩品歷遡淵源蕭統之銓擇錙鑑古今李善之注釋

詳備顯宋以至虞世南之采輯詞章許敬宗之蒐羅記館李
明遠之英華郭茂倩之樂府大淪千卷小遡百軸其皆博於
集者與
經之纖瑣而難明者莫大於小學小學之中又有博於文者義
者音者蹟者攷者評者子雲叔重陽冰楚金博於文義音懷瓘永叔
甫農師元澤博於義野王德明休文才老博於音懷瓘永叔
景伯明誠博於蹟元章長睿世昌順伯博於攷嗣眞虞聰彥
遠九成博於評總之楊許顧陸褒字之源者也張李米黃研
字之用者也楊許不明八法張李靡達六書米黃固會七音
顧陸罕窺四體至徵奇辯怪若稽康東晉又自名家卽小學

語博於妖令昇元亮博於神之推成式博於鬼曼倩茂先博於物湘東魯望博於名義慶孝標博於言夢得務觀博於事李昉曾陸禹錫宗儀之屬又皆博於眾說者也總之胜談隱迹巨細兼該廣見洽聞驚心奪目而淫俳間出詭誕錯陳張掞諸子世推博極比僅一斑至郭憲王嘉全搆虛詞亡徵實學斯斑氏所以致譏子玄因之絕倒者也

集之龐冗而難周者莫大於類書類書之中又有博於名物者典故者經史者詞章者劉峻之類苑徐勉之華林博於名物者楊億之元龜李昉之御覽博於典故樂天之六帖景盧之法語博於經史敬宗之玉彩李嶠之珠英博於詞章總之則玉海之博於經方具僉論述者漢河上公張道陵陰長生王方平于吉宮崇劉政茅盈司馬季主滑稽之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於道之博於經方具僉論述者漢河上公張道陵陰長生王方平于吉宮崇劉政茅盈司馬季主滑稽之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於彩珠英六帖法語之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於典故者經史者詞章者劉峻之類苑徐勉之華林博於名物者楊億之元龜李昉之御覽博於典故樂天之六帖景盧之法語博於經史敬宗之玉彩李嶠之珠英博於詞章總之則玉海之博於經方具僉論述者漢河上公張道陵陰長生王方平于吉宮崇劉政茅盈司馬季主滑稽之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於彩珠英六帖法語之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於典故者經史者詞章者劉峻之類苑徐勉之華林博於名物者楊億之元龜李昉之御覽博於典故樂天之六帖景盧之法語博於經史敬宗之玉彩李嶠之珠英博於詞章總之則玉海之博於經方具僉論述者漢河上公張道陵陰長生王方平于吉宮崇劉政茅盈司馬季主滑稽之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於

左氏屈原司馬杜甫乎然左氏屈羅萬彙馬採千古杜總百家其學皆極博也至於宋文盛於儷儒壹於道矣左氏或云非倚相然左傳國語之宏富春秋博學之士當為首稱老氏所貴虛無靜默然周室明為藏史特富典墳至莊列諸篇恣談百氏柳何浩瀚亡際也釋氏掃除文字一切俱空而西天經教品目之繁不可億舉阿難獨以多聞為佛上首其人豈遂出唐宋諸禪下哉世恆以儒術寡要少功即今中國二藏之文總蹄駕卷彼其所謂空願安能離博也第吾儒所博者實二氏所博者虛弗可同年語矣

道之博於經方具僉論述者漢河上公張道陵陰長生王方平于吉宮崇劉政茅盈司馬季主滑稽之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於彩珠英六帖法語之屬博於典故者經史者詞章者劉峻之類苑徐勉之華林博於名物者楊億之元龜李昉之御覽博於典故樂天之六帖景盧之法語博於經史敬宗之玉彩李嶠之珠英博於詞章總之則玉海之博於經方具僉論述者漢河上公張道陵陰長生王方平于吉宮崇劉政茅盈司馬季主滑稽之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於

總百家其學皆極博也至於宋文盛於儷儒壹於道矣左氏或云非倚相然左傳國語之宏富春秋博學之士當為首稱老氏所貴虛無靜默然周室明為藏史特富典墳至莊列諸篇恣談百氏柳何浩瀚亡際也釋氏掃除文字一切俱空而西天經教品目之繁不可億舉阿難獨以多聞為佛上首其人豈遂出唐宋諸禪下哉世恆以儒術寡要少功即今中國二藏之文總蹄駕卷彼其所謂空願安能離博也第吾儒所博者實二氏所博者虛弗可同年語矣

脩靜齊陳顯明梁章處玄魏寇謙之後秦王嘉唐司馬承禎張果張氤葉靜能羅公遠王遠知徐靈府成玄英文如海鍾離權胡慧超呂巖馬湘蜀杜光庭宋陳摶張伯端薛道光白玉蟾林靈素王中孚元馬珏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方平漢時考

釋之博於經典且富辯才者漢攝摩騰竺法蘭吳康僧會晉支廉類於唐世

總之史出於春秋禮樂史則經也子出於大易論語子亦經也集出於尚書毛詩集又經也百家之學亡弗本於經也一以貫之古今仲尼而已

三代下儒術之顯有出荀況仲舒王通韓愈乎然荀述禮樂苗流支智猛僧伽提婆周靜鸞衛元嵩隋智果彥琮唐玄奘法琳惠琳玄琬玄暐一行宗密道宣道世慧忠智炬窺基流志究天人王擬六經韓起八代其學皆極博也文章之顯有出

玄覺志昇澄觀神邕杜順法藏智顗法海義淨務靜慧昇五代義楚贊寧宋惟白道通宗杲了元克勤契嵩延壽道成慧遠正受道顯宗永智圓道濟元明本眞慧如意念常諸方外傳記中有著述或以博洽名者惠能希運從諗義玄等雖或有經解以禪故不列詩詞顯者亦載別條

文士儒流博通二典者漢淮南王東方朔魏伯陽徐幹休劉向王褒嚴遵襄楷魏何晏王肅徐邈任嘏晉羊祜鍾會向秀稽康王弼王烈王衍王戎郭象郭璞孫綽孫登張湛張憑謝安謝尙樂廣衛玠劉惔蔡洪齊張融顧歡梁陶弘景周弘正唐孫思邈王方慶顏眞卿張志和樊宗師陸希聲施肩吾王松年李泌李荃羅隱沈汾劉商王叡宋歐陽脩侯王安石郭忠恕張君房蘇軾王鞏曾慥彭曉樂史劉涇呂惠卿葉夢得林希逸程大昌諸人皆綜覽道書者也諸人多據史傳及著述行世者下倣此

漢傅毅卓融桓譚竺融晉許詢殷浩孫綽習鑿齒宋范泰羅含宗炳雷次宗何尙之何承天顏延之劉澄之王儉儒劉義宣齊張融周顒蕭子良明僧紹梁沈約劉勰裴子野阮孝緒劉之遴徐孝克元魏崔敏北齊顏之推周甄鸞王巾陳徐陵江總隋盧思道盧世南唐褚亮蕭瑀王維王縉梁蕭李繁白居易柳宗元李通玄李師正裴休房融劉軻李儼宋楊億楊傑王古王隨晁迥井度蘇軾李邴王安石黃庭堅張方平李遵勗張商英張九成諸人皆覃研釋教者也

歷世文人學士有功經術者漢劉向劉歆杜欽杜鄴匡衡谷永班固蔡邕三國王粲劉楨何晏譙周韋昭陸績六代稽康陸機戴逵孫綽干寶傅玄葛洪徐廣何承天裴松之顧野王蕭子顯唐王勃顏籀韓愈李翺盧仝劉軻宋歐陽修司馬光三王安石三蘇洵軾轍劉敞劉攽二葉夢得李覯吳棫宋祁陸佃鄭樵晁回李清臣王回李廌三山二劉敞攽二葉夢得李覯吳棫宋祁陸佃鄭樵董逌陳傅良楊萬里元吳澄吳萊劉因柳貫黃溍趙汸胡長孺吳師道等雖淺深純駁造詣各殊皆著述可徵有功經學者也漢唐宋世文士通經術者尙眾此但據其名字炳爛著述盛行者臣明仲討訪雖文章名世而經術專門故不概列他倣此

古今人主才美之盛蓋無如梁武者陰陽算厤奕射琴書歷不冤代而賦詩譚道徵事綴文每出一長輒與專門名世者頡至著述之饒尤爲驚絕經則九經義疏二百餘卷三禮斷疑一千餘卷史則歷朝通史六百卷子則二氏經解數百卷集則自製詩文百二十卷其富皆古今未有而所命諸儒纂輯而志之余嘗就爲諸臣代筆然梁武素稱忌前窟指事託懶三禮斷疑出孝王帝斯其疑今諸書無一傳者湘東之亡付炬灰燼矣

歷朝諸史各有儒林文苑二傳儒林以紀經術文苑以奇藻文輕重本自較然然古今炬赫之士恆得之文苑至儒林所列類有不能舉名氏者蓋務華賤實今古共然政猶唐世用人進士顯列明經下僚耳則實與胡以弗衰而彌文胡以弗盛也

唐制以明經爲孝廉詞賦爲進士凡仕宦清華率進士得之孝

廣說而已以故唐人詩歌極盛而經學式微間有一二兼通蓋不數見唐初孔穎達徐文遠等各爲儒宗自是隋世之遺耳時繼起若三蔡二蓋彬彬足數高中嗣蓮尚聞郭覩說人此後頓寥寥也

唐語林云大厤已後學士蔡廣成周易强蒙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袁彝仲子陵韋彤裴茝講禮崔庭珪伯高徐閎通經地里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厤算則崔純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此所載中唐後經術士皆史所略者中惟啖趙賈杜蘇蔣稍見唐書餘大抵沒沒也漢魏六朝諸人儒林自有傳此不錄宋初那昺等尚多以注疏顯至洛閩諸理而經學迥別前代矣

古宋劉載劉均劉易劉敞劉攽劉恕劉義仲劉奉劉淸之元劉因劉霖此外詩文之士如梁劉孝綽一時鞏徙七十餘人亦古今絕異而博雅不著二三殆各有天授也六代文人類耽載籍故該洽之士往往有焉吾則張揖郭璞宋則袁豹陸澄齊則王摛何盡陳則虞荔姚察魏則崔浩高允齊則那劭魏收周則庾信王褒隋則劉炫蘇綽皆其著者餘人晉齊尚夥陳頗寥寥大都入北矣

梁自武帝好學諸子彬彬繼之故博洽之士彌眾任昉沈約江淹顧協僧孺子野孝綽之遊二周弘正弘讓二張緬緒諸劉峻類賀琛眉摩靡接競爽一時殆古今所罕也此外淹通經術又十數人盛哉六代經學盛於梁以武帝究心儒術故也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武城人博學

贍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麻律醫方藥
品卜論既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并百僚與談多屈於敏四
公進曰敏學問疏淺不足上聆沖襟臣賢敵之必死帝從之
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徵覈有中觀論以乘寄
譚然言名理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正宗禮有通諍
論借機破義敏總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
儒之與道破於末聞敏兼三教擅之頗有德色賢公嘗於五
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
理盡妙其日賢公與敏談論至若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
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厭數
韜略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

日辯揚六藝百氏與敏互爲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忘歸
然敏詞氣沮於賢不自得與疾北歸未達而卒案敏之學業
總兼三教咸極其精殆古今所未有雖廣記未足深信要不
爲盡誣也南北史儒林傳悉不錄敏因記此

自昔博學而擅文辭者公孫僑左丘明東方朔司馬遷劉向揚
雄曹植王勃杜甫韓愈十數人耳陸澄李善輩咸負書篋之
譏與作者幾絕纔矣漢桓譚蔡邕魏王粲劉楨晉郭璞張華
梁任昉沈約齊那劭魏收周庾信劉炫隋許善心李德林唐
虞世南許敬宗五代徐鉉徐鍇宋劉攽南渡洪邁尤袤元虞
集吳萊參之前人蓋其次也

魏略云潁川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太祖常遣詣陳思侯植植得

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
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劒誦俳優小說數
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耶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
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歷
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詩及當官政事宜
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
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還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案
植本傳但稱少能誦文賦數十萬言不謂博洽若此且事尤
俊爽可喜錄之史稱植經籍未嘗去手世以敏捷類以爲不讀書者故余特詳焉

爲詩六朝不以學爲賦而爲文故皆失之然賦中又自有本
色學問不可不知

陸澄著書力殫於經牢文爲學固也任昉屬辭才盡於晚歲詩
爲學困也東晳劉晝作賦並見譏甄士躋登詞場是又稟賦
所拘非必學問之累

王儉何憲齊之博者也而每屈於陸澄沈約任昉梁之博者也
而恆容於劉杳此專門之說也至茂先得竹簡以問廣微世
南談姚誄而畏李守乃一日之偶長或一曲之偏至孰此以
言張不如東李可並虞萱篤論非諍諍矣然澄爲左丞坐以糾
劾免官澄上章自理詔內外詳覈褚彥回檢宋興以來類例

甚衆竟以虜見譏聞白衣領秩峻作山棲志序以皇初平爲兩師蓋坐赤松子誤耳則劉於往事有所未詳而陸於近典憒憒甚矣博古通今儒名豈易稱哉

子産臺駘中壘貳負窫窳攸鼈鼠敬叔彭侯元遜侯冀逵神雀張華海鳧沈括天祿雖覩記殊常而簡籍具在案圖即事往往足徵多錄人不能詳耳第非洞徹心胷安得逢原左右三冬萬卷且不可誣至東方命酒怪哉滅諸葛伐薪元緒烹未必盡屬見聞要當得諸觸類若夫故宗姦徒贊盜詭釋閔操一得曷概他長段成式報時錢不明出自何書亦難信也

晉沖刻舟以稱巨象懸鏡以舞山雞此類皆性識所鍾歷陽學習可名夙慧不屬多聞

茂先燔枯木班貍現形元遜伐老桑巨龜潰體二事絕類四妖語同或有一訛非必皆實余謂貍既博識龜亦靈明張葛愛才何至粘苫遂令二木并喪天年惜哉漫書發讀者一笑

志載陳倉人獲得獸似氣過二童子名之曰嫻亦名二童曰陳寶與此頗同

楊脩黃絹李虎金鐘雖捷冠一時而義非玄妙至賈淵之辨墟葬東晉之誦古文則又無假思惟但憑質而已惟鄭欽悅推繹銘詁異哉淵思睿測一至是乎攷之當時任昉沈約劉杳諸人世稱博洽積數十年不解何語而鄭以頃刻徵之眞古今絕識也

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昇之五代祖仕梁爲太常初任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圮壍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著言水匈服黃鍾啟蟄在三上庚壹遇七申巳六千三百洟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後纔墮而獲即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孟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訾并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倖等之內遺文尚在足下學乃生知前賢不及近古未聞願採其旨要著之遺簡以成先志深所望焉數日欽悅即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庶在途路無所披求據候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寶爲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也謹稽諸厤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申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已巳是初圮墮之日是日已巳可知矣洟辰十二也從處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圮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洟辰交也二九爲十八重三爲六末言四百則六爲千十八爲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已巳初圮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圮也其所言者但記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甸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

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
於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厤計之無所
差也所言年歲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原卜者之意當
待僕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蓺業荒蕪古人之
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報焉李吉甫曰欽悅精思通玄
蓋僧一行所不逮方昇之貽書欽悅適授駕於長樂驛得銘
而繹之至三十里釋然而悟所云據鞍運思頗有所得者此
也案欽悅舊唐書不載新唐書特列於傳蓋異其人而知者
特寡故詳著焉

酉陽雜俎云賈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甚損因召大將二人
謂曰君可辱爲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緑經市出城可踪
之識其所滅處二將乃裹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映大冢
而滅遂壘石標識而返賈大喜令軍健偕往發之得粟數十
萬又芝田錄云賈相公耽退歸急召上東門卒至戒之曰明
日午有異色人入門必痛擊之死無妨門卒稟命至午果有
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施朱傅粉如倡人婦其內服殷紅
下飾亦紅卒計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撾痛擊之傷腦流血迈
走疾如奔馬旋擊之又傷其足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
樹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耽曰死否對傷腦折足痛楚殆
極但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歎曰然不免有小災矣翌
日東市蔡失火延袤百千家又耽見一病者謂惟欽黃龍浴
水可愈卒如其言亦見太平廣記唐三百年惟耽博識可方

東方朔張茂先而世絶無知者傳但稱耽入相與王叔文韋
執誼不合罷略不言其博物因叢輯其說於此又一小說載
耽好地理學每外夷入朝輒延致訪其出川土俗歷三十年
所得備盡因撰次爲華夷圖夫小說誠不足盡信而說者輒
轉如斯豈皆妄幻哉

宿松羅忠讓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峯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明東越胡應麟撰

漢倘經術故學問之士在經術唐倘詞章故學問之士在詞章六朝兼斯二者而皆弗如也而名物之學與焉兩宋兼斯三者而皆弗屑也而義理之學出焉世之變也亦足觀矣

兩漢以迄六朝所稱博洽之士於術數方技靡不淹通如東方曼平子景純崔敬崔浩劉焯劉炫之屬凡三辰七曜四氣五行九章六律皆窮極奧眇彼以爲學問中一事也唐宋以還詞章學盛此道頓微王子安劉原父諸子稍能旁及餘遂寥寥蓋技術雖非學問所急其業之難精殆有甚者信古人於詩蘇於書易皆有傳注世共推之亦前代文人所無介甫元晦自是學士不得以所長沒之

古今博洽之士有稱府者傳昭劉顯俱稱學府有稱庫者杜預號武庫房融遠號五經庫退之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似不屑屑茲途者乃唐之韓學韓獨爲冠又厭以奇字取稱何也歐蘇雖不以學顯然歐

古人之學有中絕弗傳者譜牒是也其學六朝最盛如王弘日對千賓不犯一諱梁武書成千卷偉紀數朝至唐李守林寧皆擅業專門老衙師儒莫敢與抗五代以還不崇門閥譜牒之學遂絕不傳宋惟鄭樵羅泌號能究心然率蔓羅遼遼增益見聞而已非專門擅業者比也鄭以員半千爲六朝大謬遂易此例見本傳中

凡譜系之學昉於漢衍於晉盛於齊極於梁唐稍左矣其學故不乏也鄭氏通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部端緒頗通放存者不過數家勝國以還殆絕此門閥之變亦古今興廢一大端也

漢之爲經者仲舒康成爲史者馬遷中壘爲子者子雲淮南爲

谷那律號九經庫有稱廚者王儉稱陸澄書廚隋濟號商腳書廚有稱笥者許懋號經史笥有稱篋者柳璨號柳篋子有任昉號五經笥有稱師者曹僧弟子稱曾俱稱學有稱庫者杜預號武庫房融遠號五經庫有稱聖者劉繇精漢曹師爲立祠有稱癡者晉世南呼李守爲人物志俱號書淫有稱痴者虞世南李善又有稱諸者李守又號肉諸有稱祕書者虞世南行祕書有稱總龜有稱海者何休號學海有稱苑者任末號經苑有稱倉者曹曾號五經總龜有稱樓者李破號李書樓傅迪見御覽讀書類負見拾遺記有稱廚亦此類

古今續學之士靡弗以勤致者尼父韋編三絕亡論即賢如仲舒聰如劉向穎如子建捷如孝標其勤敏自信於世之學者盛名所集弗虛也厥有旨下十行篇成萬字而終身沒沒莫木其年母亦此道未至與余生平鶩劣世事憒然獨癖嗜書

細遺於飲食凡史傳敘稱有同余好輒欣然傾會踴躍於衷
偶閱唐宋諸類書采摭前規漏遺泰甚因戲效昔人比事編
而錄之褒病耗忘目睫之譏自分不免異時同好尚或有當

余裒哉 中有一事數人者如不釋卷事有餘止錄稍異者餘映雪隨月等不具錄

絕糧 仲尼讀書韋編三絕鐵擿三折 滅漆 又漆文三滅 亦仲尼讀書割席 下帷 董仲舒崔烈鄭鮮之宋世 穿楊 魏收讀尚書坐一本結繩李充讀尚書景李密司馬光 穿楊 魏收讀尚書坐一本結繩李充讀尚書積久榻板中穿 結繩 腰係細繩十尋每一編作一結計數萬餘編 然糠 照書 代懶 朱倉 擁絮 江革 墜冠 朱穆讀書墜冠 負圖 董露又李充亦號負圖先生 掐笑 高允劉書 閉戶 劉坤劉焯諸葛穎各十年馮脩脩三十年餘陶弘景姚思廉裴行儉張裕魯 杜門 陸倕諸葛穎 悬梁 孫敬 鑿壁 匡衡 寄廡 劉峻少貧寄人 居樓 張建章所讀書 掘坎 游明根掘土坎 填坑 劉峻讀書其中 掌 火暨坑閉 掌 蘇秦張儀同學見異 丟耕 黃安 讀書

畫地成池又賀達事見拾遺記 舌學 董謂舒孤之掌為爛號舌學 等身 貫員中少聰悟父取書與身等合讀之號曰等合讀 刺股 蘇秦深讀書暨 損目 王錫讀書致損右目 荷鋤 孔安國常林張茲兒 引杖 沈峻以杖自擊又皇甫謐鑄研 桑雞 勉據 鑿壁 匡衡 寄廡 劉峻少貧寄人 居樓 張建章所讀書 掘坎 游明根掘土坎 填坑 劉峻讀書其中 掌 火暨坑閉 掌 蘇秦張儀同學見異 丟耕 黃安 讀書

南窗不思 郎茂劉恕謹周皇甫謐等 慶弔不行 荀爽 徵辟不就 褚陶 目不

窺園 董仲舒三年一云十年 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手不釋卷 馬懷素呂思禮于休烈李嶠杜審言皆手不釋卷劉昌魯諸崔林幸御軍旅不釋卷劉寬王起趙逸崔元翰耆耋不釋卷司馬光並推不釋卷裴垍亂離不釋卷皇甫謐裴漢疾病不釋卷餘不盡書

讀卮言所記古今博物事偶憶小說中有相類者并疏左方 中固多博極士然或由神解或以術推不專問學至偶中亦有之卮言大略同鄭公孫僑知寶沈臺駘知黃熊晉平公夢 魯辰禽知爰居 海鳥避風 漢傅毅知西域金人胡伯知昆池劫灰蔡邕知焦尾琴柯亭竹 魏嵇康知石髓晉葛洪知仙藥 魏劉劭知勞薪擊虞東晳並知曲水二子各證舊文東事覽稽古耳 張華知蛇化雉知洛鍾鳴知武庫火以積油故見太平御覽樂篇下 郭璞知驢鼠大如水牛 歐陽 寫肉王劭開皇初 梁武 灰色見景純傳 宋陸澄知崇禮門鼓齊徐之才知癌骨作刀柄見御覽 帝知海濱巨龜趙昭儀所化見飛燕別集 劉昏知張仲師長尺二寸知蜜罨王 楊 成獄中受書詩霸崔瑗 劉 峻窗讀官書 劉 藏火灰中 廣鈔異書 劉 峻家藏

武上林鹿也驗之果然見神仙通鑑張果傳中張氳知海蝦慕齒方圓二尺亦見仙鑑氳傳伊祁玄解知龍虎玉見太平廣記唐憲宗時異人伊祁玄解至賜解玄解對云圓者龍玉方者虎玉也詢諸賈者果云圓者漁人所得方者樵夫所致人始信服云尹拙知白馬祠舊典宋史本傳劉恕知五代別將行履本傳王介甫客知虹玉圍腰語見高氏緯略虹玉圍腰唐人常衮語也王介甫作謝玉帶表而偶缺一故實作對一門下客曰何不用虹之借門客名氏竟不傳楊問允河鮭原起何典楊檢驗二處信然始大服允之博洽呼之爲書廚云見說郛邵用允延之知河鮭原起楊延秀與允延之食河鮭所鈔坦齋筆衡中王仲行知天吳字音見談藪云李大異爲廣西帥客云吳當音華見山海經未知復見何書客莫對王獨云後漢書戴就被收獄吏燒鍛斧使就拽之注引何承天纂文鍛音華又詩不吳不敖不吳不楊亦皆音華李公稱善眾咸服其該洽云今刻說海無此事非也葉寘知玉柙坦齋筆談湯思退知生人婦出處本三國志事見說郛又六朝王筠知鼮字

音五代張策知僞鼎見合璧事類中徐鉉知象膽宋寶儀知乾德四年錢沈括知天祿元耶律楚材知角端並見史及諸稗說凡說郛載宋某人知酋耳知肉芝厄言引者悉不錄又古文奇字之難辯有甚於事物者別而錄之於後

五色而多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爲鳳蔡衡獨曰多青者乃鸞也余歷攷博識事自謂庶幾足補厄言之缺近讀此事遣數條學之難窮如是因續志之

叢書又云細素稟記云永叔敬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撰犁攷梁文徒自慚於愧散沈元用啟讀撰犁而靡識故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慚寡學撰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左曼春秋曰子讀何奴傳不識撰犁事案傷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撰犁天子也言匈奴稱撰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噱然則不識撰犁乃皇甫謐事歐公謂陸機者誤也案此書吳人王懋藉當紹興淳熙間成而不見端臨通攷

古書中奇字難識者已備載卮言中自餘傳記所錄字率不存
即博雅所徵徒存故實而已獨王穉編事所傳古鏡篆文十
二字尚見太平廣記然其說甚詭不足信也
六代文人之學有徵事有策事徵者其舉一物各疏見聞多者
爲勝如孝標對被王摘奪簟之類是也策者暗舉所知令人
射覆中者爲優如沈約得三劉顯失一之類是也齊梁之交
此風特盛亦猶晉之清言
大約徵者如祀不足徵之徵策者即漢世射策之策然梁武與
劉峻徵錦被事亦謂策者自上臨下之詞實非策也惟隸事
與徵義同

六朝策事唐宋校士悉其遺風惟徵事絕不復襯僅段成式溫
庭筠以一物傳節往來遂成卷軸又段嘗出獵得兔數十頭
遺父竪屬每頭疏事名千其下比僚屬傳觀無一重者又元
陳剛中呂徵之徵虛事數十條皆或有之惟徐氏兄弟徵猫
事非實錄非段呂學過二徐以驢及兔事頗衆也徵之見輟
耕錄其人快士第匪陶氏幾弗傳小說尚爾著述其可廢哉
南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自少至老惟好讀書
無他事以縈念今公少卽鞅掌王家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
卷帙未必勝僕儉不謂然後與何憲徵事咸服於澄乃服
其說余每讀澄言輒嘆其親切有味非身有之弗能道儉在
齊亦稱好學聞澄語便當了然顧驗面信卽此知儉徒豪舉
爲名高耳儉卒時年未四旬方身栖齊國又少負一時重望
諸名士咸出其門詎容有餘力廣讀異書今問崇禮門鼓事

尚載澄傳云
南部新書云大中好文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岐卿卽
筠也續之岐卿以玉跳脫應大中喜命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
所沮除方城尉綯嘗問某事於岐岐曰出南華眞經非僕書
也裴相公度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其後岐有詩曰悔讀南
華第二篇爲此也詩話總龜引宋某公謂南華經無玉跳脫
事不知當時何據案唐詩紀事令狐綯嘗以舊事訪溫對如
前非問跳脫也宋人誤而一之可笑北夢瑣言跳作條亦非
蓋跳脫乃與步搖相屬耳王懋云玉跳脫出崑崙當作華陽第二
梁沈約策劉顯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聊試
數事第毋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又韋載字德基年十二
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隨問輒對案顯於十事尚不能
全得而載獨舉對無餘者以漢書當時熟習者衆或載所專
精且顯或以童子易之事非甚僻故也若劉沈立策則廣商
闊於鼠穴各極所難勢自不能無得失凡評論古人文章學
問務以此意求庶得其實不爾則韋之學乃過於劉而沈遠
不及豈事實哉又六朝張緒受策百事得九十四第失六事四呼百六公
又韋纂仕齊爲記室沈約嘗稱於梁武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
時其學非臣輩也二韋一族載十二卽受策劉顯顯敏固已
絕人異時第以職任稱而不問學問著四知業廢於半途者
衆矣

何憲傳稱其直閤日諸文士雜取四部書質之略無遺失可謂該洽之任往往謙讓未遑竟人力固所難兼將造物陰爲限制耶然漢唐以上諸大家圖籍不博涉也其奚自宋開之而厖實不逾昉大概一事之短長耳必諸劉張陽輩斯無閒然

前唐徐鍇與兄鉉徵猫事至七十餘古今猫事有限即經史詩文單辭並舉亦不應若此之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狃爲實然耳梁武沈約徵瑞事僅十餘條則吾頗恨其寡卻自實錄藝文類聚初然李昉宋白及諸學士編御覽廣記所收猫事不過十餘條前世代差近事迹尚稀故也二徐雖宋

二書之輒鉉與其門胡不塵儲七十事實之也蓋古今故實或問蘇子瞻讀書之法蘇曰讀書如錢穀兵農及諸事物之類每一事作一次理會可以終身不忘子瞻非強記者即此可見以余論之長公所言實讀書要法第頗費工力耳子瞻嘗

載籍具存歷世類書咸可校覈或開有漏遺決非懸絕余斯議自謂老吏斷獄博洽君子幸更詳焉

唐武宗製芻冗二字以試王起起言臣於三教書所不識者惟周穆王傳謇門二字耳此二字羣書未見武宗笑曰向試卿耳二字實吾所自製案起謂二字羣書未見可也謂三教書所不識者惟謇門二字則大誣也即穆天子傳中字不可識景純無注者不下十數況窮三教書窟止此乎蓋古文自有可知隨筆摘東坡詩文與出處原者數十事坡仙大才製作不可識者前人既無訓釋後世易自推詳若僞撰之書目所未接博極之士固能辯之然亦必徧窺四部夙究三蒼庶幾斯語政恐非起所辦倘逢劉顯之策立見其窮矣

強記則博聞博聞必強記此常理而不盡然至博聞強記而不

劉原父兄弟皆博學窮經傲睨歐蘇王氏間而嫉作不甚傳沈

存中筆談持論精確然往往有輕發者正坐不檢出處故也
江鄰幾雜志宋人極推今不傳略見說郛
兩山墨談謂洪景盧深服蘇子瞻以老卒言不檢冊子故然子瞻用事多誤病正坐此洪素以博洽自居其推服子瞻當別有謂第洪所著隨筆事實矛盾處亦復不希古人所以嘆目睫也
宋人王介甫在當時諸文士中號為究心問學者耳亦篤才假以年詎可量徒以新法流弊并終身所善炎之歐好古於金石頗視一斑蘇赤壁二賦清空瀟洒大得盛唐景趣而詩反為事束兩失之云
庚溪詩話云曾子固為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璪作守歐公荐

公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書室謂曰人皆謂公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因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曰吾試為之即命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應荅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晁丈以道言劉斯立跋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劉貢父談論皆劉所未知以道又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庶補得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為屏障之類筆談所載某人見或同此存中特論多窾然未可廢乎
又宋子京嘗與李邯鄲飲酒隸僕事不勝者輒飲之坐客遂皆潦倒而出宋人隸事僅見此張安道世稱強記止劉貢父所紀黃巢一事然余以唐書較之殊不合則所謂強記安在并貢父亦失之不攷也詳二酉綴遺中
夢溪筆談云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揭歷貴近僧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為之記自書於壁開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閒敘畫水因曰設於廳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子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譏以屏為反坫耳麟謂反坫事出論語不應其人

疏陋至此案宋黃東發云反坫鄭注為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談耶案郊特牲旅樹反坫內則曰士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土虞禮僎於西坫上則累土而為之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鄭氏以坫之反異於經文矣汲冢書曰回阿反坫注曰外向室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反坫與回阿相連論語反坫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為宮室偕侈之事若東發之言蓋亦以反坫為屏障之類筆談所載某人見或同此存中特論多竅然未知以道又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為屏障之類筆談所載某人見或同此存中特論多竅然未可廢乎
朱元晦云程泰之演繁露其零碎小議論亦多可取如辨梁恩免有輒發者茲類是也
王蘇氏等而學又不及伯玉非庚溪筆之始同草木謂小說

之類某頃因看筆談中辯某人誤以屑爲反玷後看說文玷字下乃注云屑也因疑存中所辯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曰存中辯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右見語類所記近續謂得茲訊抒讓之然則文公固亦疑此蓋某公自本說文非誤憶也余所見竊謂不誣世人幼習傳注忽覩此大是駭聞洽自信故勇於讓之弟某公有知又將以沈爲不讀說文矣甚矣辯難不可不審而援引不必駭奇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妄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楠節沈香花雞舌葉藿膠藤陸此尤謬旃檀與沈香兩木元異雞舌卽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白是章葉南方至多藁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藁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根梗可謂漢庭吏筆然此機亦本山海經余攷成式所引書多出前代諸小說及釋道二藏者今本書大半不傳故沈謂成式之誕其傳者十九可徵也惟唐本朝多誕則段爲之

夢溪筆談云江南陳彭年博學善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於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案郎瑛類纂載武林張某者每縱談古今人詰其所出則厲聲曰太平廣記蓋其矣然首如飛蓬出於詩乃以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於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爲始若此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又引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疏作彼徂者

岐有夷之行今案後漢書朱浮傳無此語而西南夷傳朱輔疏中有之蓋沈誤以輔爲浮也滉程沈二氏宋世共稱博洽而猶若是攷訂可不審哉高似孫有緐露語見齊東野語今不傳

夢溪筆談云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文皆順天得一錢當時朝廷咸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余案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乃其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案此與寶儀乾德事相類而沈所徵叛臣年號尤僻世絕無傳之者固錄此乾德錢事石林燕語以爲盧多遜頃他傳記互異當攷

又云國史纂異載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懵然者之爲也扣其一安知是晉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假復案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案存中此辯甚精蓋記事者不能無溢詞耳

程泰之當廷中對事必援古引今倘極證據人主不悅而出之此又與梁武惡劉孝標異宋時人主直是憒然不解耳然程他日著北邊備對尚以鄉曰所對未詳爲恨可謂不負所學矣

困學紀聞云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曉胡明仲云荊楚有草譏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五臂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陽其唐多刺故

曰無傷吾行以上俱紀聞語近王長公與余書云詞場尺寸地迷陽習足大可怪也余時不解胃足之義讀此了然

紀聞又云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爲杖也見蔡順傳注案此可與迷陽作對扶老尤僻非伯厚不能知然亦讀漢書偶得之伯厚嘗引王徽之言謂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眞珠船此意非眞好學者未易驟領會也又古今注舊一名扶老老亦見太平御覽草木部

夢溪筆談云崔融瓦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通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瓦松殊不知昔耶自是垣衣瓦松乃名唯葉何成式亦自不識豈得詬崔融耶然唯葉何苧不見爾雅神農等書而第見陳藏器本草陳段俱唐人恐未足以難成式也清異錄載瓦松字爲一元本公

可笑

楊用脩藝林伐山云漢靈帝脩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路天祿卽大蝦蟆伯樂之子案圖索駿以蝦蟆爲馬卽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所謂天祿辟邪眠薤苔也案用脩每證一事必令阿平絕倒而此以天祿爲蝦蟆尤可笑陳晦伯但引瑞應圖以駁之似未明了余案沈氏筆談云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攷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後漢書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

碑旁兩獸鐫其脾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子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覩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據此則此獸宋時固已入貢沈存中辯之甚明用脩於筆談亦不點目耶夫天祿與蛤蟆並言卽爲蛤蟆墓與辟邪並言卽爲辟邪耶天祿辟邪眠蓐苔乃黃庶咏假山詩以天祿辟邪譬怪石耳豈巨墓謂哉詩載酒語陽秋乃宋人絕句耳

王性之鶯鶯傳跋云僕性喜討論攷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及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以斷之則是非相戾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攷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以上俱王語余每爲之擊節今去唐千餘載而微之事一經攷訂萬口同然學者誠博閱古今濫獵既廣識見自融而加以精心綜核卽前代之事信亡弗可攷者至如身履其間數言尤爲曲盡如宋洪景盧明楊用脩非不爲蒐廣涉正以輕於立論遺誚後人讀王氏此跋可謂良工苦心至於斯極而斯人在宋未嘗以博洽知名且徒得贋書之誣何耶余讀王所著樹萱錄默記等大都小說家流其所論辯自鶯鶯一傳及魏泰碧雲騢外絕不復見豈其徒能空言未竟行事耶或因一事之得偶合立言耶余酷有攷訂之癖視所稱瓦礫在懷等語不啻過之而證驗古今亦

時時有自得者漫錄其說以諗後之君子讀書大患在好詆訶昔人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昔人所見豈必皆長第文字烟堙紀籍淵藪引用出處時或參商意義重輕各有權度加以魯魚亥豕譌謬萬端凡遇此類當博稽典故細繹旨歸統會殊文釐正脫簡務成曩美毋薄前修力求弗合各申己見可也今偶擬一斑便爲奇貨恐後視今猶今視昔矣

昔人之說有當於吾心務著其出處而題之亡當於吾心務審其是非而駁之毋先入毋遷怒毋作好毋徇物名此稱物之衡而尙論之極也今明知其得而掩爲己有未竟其失而輒容譏彈壯夫不爲大雅當爾耶

宿松羅忠濟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元再覆校

莊嶽委談引　筆叢辛部卷二

仲尼贊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易云以言乎邇則靜而正遠言亡察可乎班氏所稱街談巷議道聽塗說其言之尤邇者乃秕穅瓦礫至道之精奚弗具焉自薦紳先生鄙其瑣猥存而莫論博雅君子齒齕天人拮据古始閎閎耳目或且未遑諼謬雲仍詖淫展轉稱名日戾取義日消余竊慨之殷憂暇日紬繹簡書採摭異同參伍今昨剗剔誣偽沂遡本眞彙爲一編僅將百則知言察邇匪敢自附附諸齊東之野云爾己丗陽月朔日識

廣雅書局栞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　辛部　莊嶽委談上

明東越胡應麟撰

大荒南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火處名曰西王母西山經云西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屬主癘及五殘右山海經所述西王母與竹書紀年穆天子傳殊不類蓋因二書有王母之文而詭撰其狀以實之余別辯於二書詳矣集仙傳則曰虎齒豹尾乃王母之使非眞形也是又因山海經而譌者經云三危之山青鳥居焉廣圓百里青鳥主爲王母取食又云柜巫之山一曰龜其南有三青鳥爲王母取食又言三足鳥主王母給使蓋豹尾虎齒自爲王母本形而三青鳥自爲王母使者集仙既以王母爲女仙而不得於豹尾虎齒之說故以三青鳥事當之皆夢中說夢也

廣雅書局栞

集仙傳言王母生於神州姓侯氏而西陽雜俎以王母姓楊名回字婉妙夫王母西華之氣所化而侯楊皆後世姓氏本無足辯聊識此當一噱云

觀音大士經不聞有婦人稱近王長公取楞嚴普門三章合刻爲大士本紀而著論以闢元僧之妄要爲不學者言耳初不足辯也余母宋宜人素善病中歲虔精奉大士每困迫輒夢大士化身輒愈又余邑葉氏婦病不知人數日亦夢大士救之而愈此皆余所目擊其他顯化靈異往往聞之四方余嘗

欲因長公本紀而彙集諸經中大士言行散見者及六朝以
還諸雜記小說中大士應迹較著者合爲一編蓋余母志云
今大士像作善財其脇亦無謂華嚴菩薩善財歷參諸善知
識但非觀音在其中然度善財者文殊也觀音變相雖觀音在其中然度善財者文殊也
今塑畫觀音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妍靚麗文殊普賢
悉爾不特觀世音也至冠飾以婦人之服則前此未聞攷宣
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云婦人服李龐董逌
畫跋所載諸觀音像亦然則婦人之像當自近代始蓋因大
士有化身之說而閨閣多崇奉者展轉流傳遂致稱謂皆譌
若塑像彀不能久前代無從證訂然太平廣記載一仕宦妻
爲神擄囚作觀音像其妻請夢一僧救之得避則唐以前塑
像固不作婦人也

楊用脩詞品記書江禪師詠魚籃觀音云深願弘慈無縫艙乘
時走入衆生界窈窕圭姿都沒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
清泠露溼金襴壞茜裙不把珠璣蓋特地掀來呈捏怪辜人
愛還盡許多菩薩債據此則宋元間觀音像亦有作婦人者
然是變相未必如近時稱謂可笑也今世女子多崇事魚籃
觀音蓋前代已有此像矣
又宋人小說載南渡甄龍友題觀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則宋時所塑大士像或已譌爲婦
人而觀世音之稱婦人亦當起於宋世元僧譚陁無識遂以
爲妙莊王女可一笑也
今觀世音像率作婦人故人間顯迹夢兆無復男子相者俗遂

眞以觀世音爲婦人不知蒙生於心兆徵於目心目注瞻皆
非男相則恍惚示現自當女身余攷法苑珠林宣驗冥祥等
記觀世音顯迹六朝至衆其相或菩薩或沙門或道流絕無
一作婦人者使當時崇事類今婦人像則顯迹繁夥若斯詎
容無一示現耶唐世亦然蓋誤起於宋無疑訂類譏數師以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罰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
爲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後
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鎖械自脫又宋張
興妻繫獄晝夜祈念觀音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蹋之
曰咄咄可起妻驚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
出乃卻自械又夢向沙門曰鎖已開矣妻遂馳出又王球在

獄至心念觀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
光明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既覺鎖皆斷脫又苻
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皇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騎
追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
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又晉
興寧中沙門法義得病惟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
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爲治之刳出腸胃洗濯畢還納之夢覺
眾患豁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象意者義公蘭其是乎又
東魏孫敬德亦夢沙門令念觀音經臨刑刀折爲三此類甚
衆竟無一夢見婦人者當時像可推矣
馮夷之爲河伯其說遠矣好奇之士譌張眩惑紀載實繁即特

立自信君子亦但斥言其妄而未嘗不以河伯爲水神也乃余獨於竹書紀年而得其說焉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夫洛與河國名也伯曾也用與馮夷人名也謂河伯河神則洛伯洛神耶夫洛伯能與河伯鬬矣胡用之爲神寥寥後世而馮夷獨盛稱耶觀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伯爲諸侯而馮夷非神鬼昭昭矣穆天子傳河宗柏夭爲穆王乘副車導之極於西土而後返則當時柏夭亦造父奔戎之屬護從穆王者藉如後世所謂魚身人首何以周旋天子之側哉夫九歌屈氏之寓言而魚水莊生之幻說本未嘗謂實有且絕不道馮夷之名而茂先博物成式酉陽從而爲說以實之吾不可以不辨亦幸而得之竹書也

段氏所引河伯姓名頗衆并識於後以廣異聞

酉陽雜俎云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又金匱言名馮循一作脩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昭月上庚日溺河案首所引山海河圖蓋緯書也

今世綴八仙爲圖不知起自何代蓋由杜陵有飲中八仙歌世俗不解何物語遂以道家者流當之起自元世王重陽敎盛行以鍾離爲正陽洞賓爲純陽何仙姑爲純陽弟子竇緣附會以成此目嘗觀前代書史若七賢過關四皓奕棋等圖淺誕不根者甚衆獨無聞此可知也攷其出處亦各有所本張果在諸人最先進明皇時顯迹甚著葉法善以爲混沌初分白蝙蝠精鍾離權呂巖俱唐中晚人鍾有二絕呂有一律見唐諸選中藍采和亦唐人有踏踏歌見沈汾續神仙傳以常衣藍袍故名韓湘文公之姪昌黎嘗贈以詩賈島亦有詩寄湘皆不言其道術獨酉陽雜俎記文公吏侍日偶江淮一族子訪之自云善幻文公令試其技頃刻間異花有雲擁秦嶺一聯乃錄文公舊作非預兆且非湘也何仙姑見純陽文宋人雜說以爲不飲食無漏而徐神翁宣和間海陵人見三仙傳頗詳其餘姓氏閒有相同然不可深攷總之不足深辨近閱元人慶壽詞有鍾呂二韓等八人信知起自元世也元詞有曹國舅攷諸仙傳曹姓外戚無得仙者據俗傳爲宋人檢宋史惟曹佾爲后弟見重於時年七十卒初不云得仙詞又有跛者李孔目藍郎圖中跛足柱杖者尤荒唐然必合此乃得八人之數攷諸傳記惟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與詞語殊不相蒙未審元人何據大都委巷之談耳劉跛子事出冷齋夜話雖說異然不曰仙仙鑑何以引之韓湘說尤不一并鍾離亦無定論詳

案通志有八仙圖又有八仙傳一卷注唐江精撰則此目唐時已似有之然徐神翁宋世甚明則唐時或他有其人如所謂五眞之屬且太平廣記收神仙類事迹殆盡而鍾呂顯著若斯絕不見采并唐諸小說亦罕談及則唐人所謂八仙傳者決非鍾呂之儔明矣

鍾呂傳道記稱唐施肩吾撰案肩吾晚唐詩人素不聞其有道

術而宋初編太平御覽蒐唐以前小說殆偏獨無所謂鍾呂傳道記者蓋必宋世方士譌撰託名唐人耳且呂一作見於鼓吹鍾二絕見於延之昌父所收而唐人所自選集皆無之恐俱不足憑也

宣和書譜云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圖出接物自謂生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有問答語及詩成集狀其貌者作偉岸丈夫或裳冠紺衣或虯髯蓬鬢不冠巾而頂雙髻袒文身跣足頹然而立睥睨物表自稱天下都散漢又稱散人嘗草其爲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得相從空書颯然有淩雲之氣非凡筆也元祐七年七月錄詩四草跋王定國多論神勑志學長生金丹之事豈醉可讀終自論其

書頗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卓見先知何以至斯據此傳則開頃刻花者又韓之翊然文公詩題甚明蓋江淮族子之說當得其實記者或因此詩而譌爲韓湘又或因江淮而譌爲外甥耳文公貶潮州歷歲始歸詩何得云歲仍親長安卒判故雅俗之說近之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寘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闕各三尺銀色莫不傾信有熟於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已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譚黃巢事甚悉因曰黃六晚節至此張安道尚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乎有見劉貢父詩話據呂純陽語則何仙姑當爲唐末人據此說則當是宋初人也安道以強記絕一代其博

識僕見此然舊唐書巢兄弟八人揆爲巢弟則巢非最小明矣道人固不足憑安道亦未爲得貢父該洽冠宋又從筆之甚矣綜核之難言也

夢蕉詩話云廣之增城有何仙姑者相傳爲邑民何泰之女生唐開耀間常欲絕俗去遊羅浮父母怪之將婚夕忽不知其所之惟研屏間遺題云麻姑怪我戀塵囂一隔仙凡道路遙去去滄洲弄明月到騎黃鶴聽鸞簫據此則何又當爲唐人然他無可據恐好事者爲之齊東野語亦載何及謝仙事當在慶曆間豈何顯於宋世但稱仙姑

世傳張仙像張弓挾彈若貴游公子以爲卽梓潼之神文昌之弟然梓潼自有像擎衣紗帽與張仙殊不類且道家言紀聞云張仙像是蜀王孟昶挾彈圖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謹祀之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詰焉花蕊詭荅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余案紀聞以此說得之蜀中士夫或類近實蓋以張弓爲張仙挾彈爲誕子而梓潼之神本蜀人且張姓因謬相傳今又以梓潼化身傳文昌耳

王長公勘書圖跋云宋初諸降王中獨孟昶有天人相見於花蘂夫人所供其童子爲玄喆武士爲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爲文昌耳然則孟昶之像一譌而爲梓潼又再譌而爲太宗皆可笑也孟昶嘗刻石經於蜀又有與花蘂納涼詞世但

梓潼出處謂文昌尚近之所嗣絕無干也偶閱陸文裕金臺紀聞云張仙像是蜀王孟昶挾彈圖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謹祀之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詰焉花蕊詭荅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余案紀聞以此說得之蜀中士夫或類近實蓋以張弓爲張仙挾彈爲誕子而梓潼之神本蜀人且張姓因謬相傳今又以梓潼化身傳文昌耳

王長公勘書圖跋云宋初諸降王中獨孟昶有天人相見於花蘂夫人所供其童子爲玄喆武士爲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爲文昌耳然則孟昶之像一譌而爲梓潼又再譌而爲太宗皆可笑也孟昶嘗刻石經於蜀又有與花蘂納涼詞世但知李重光景文雅殊不一也唐末名畫皆入蜀故應屢見於圖

世又謂張星之神爲張仙案西陽雜俎天翁姓張名素則天與日與星皆張姓宜海內張姓獨多也閩者莫不絕倒龍神亦姓張名單字子郭見雜俎梓潼神姓張名惡子見太平廣記俗傳灌口二郎漢唐前殊不經見偶閱朱氏語類云蜀中灌口二郎廟當時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開封爲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眞君遂改封爲眞君向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話云我向來封爲王有血食之奉故無威福用得行今號爲眞君雖奪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我封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復一時用兵託爲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數萬來頭羊酒錢利路又有梓潼君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矣見語類首鬼神類梓潼神有之今二祠香火徧海內不止蜀中矣見太平廣記蓋唐以前世所祀天地水三官祠宇幾遍海內然其顯迹前代傳記殊未聞攷通志惟三元醮儀一卷而不題撰者疑當起於宋世然南郊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頭稅錢利路又有梓潼君極宣和畫譜大厤中名畫周昉有三官像圖唐末范瓊孫位張玉長公勘書圖跋云宋初諸降王中獨孟昶有天人相見於花蘂夫人所供其童子爲玄喆武士爲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爲文昌耳然則孟昶之像一譌而爲梓潼又再譌而爲太宗皆可笑也孟昶嘗刻石經於蜀又有與花蘂納涼詞世但

今之戲具與古同而盛行於世者圍棊象戲握槊而已彈棊槫

清王初打彊采選葉子等似不傳今圖碁十九行三百六十一路子亦如之宋世同此然漢製十七道唐局或十八道不可不知也案程氏演繁露云今棋方十九道合枰爲碁子三百六十一案李善注韋昭博奕論枯棋三百引邯鄲淳藝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則漢棋製可知唐柳子厚記石棋局自然成紋十有八道可奕然唐詩詠棋有十九條平路之句則唐製固應十九道其十八道者或棋局稍異閒爲之耳又胡衞詩又有三百枯棋之句則自引用漢人語不足據也

今奕多以三六二四等起手然前此或不盡爾集異記王積薪避亂夜投一茅屋有姑婦暗中以口弈始云以東五南九置知仲尼已先道矣象戲格爲後出北周武帝有象經二十卷

子次東五南十二至三十六而止其說雖極詭誕然可以知唐世起手不盡類今也今鄒艾開西蜀圖奕家不復傳而通志有王積薪金谷園九局圖又鳳池一卷尙載諸譜中

神仙雖長生天地迴絕凡民至於伎倆藝能未必盡超人世余歷攷傳記所載神仙家詩文及書畫要自有一種超然方外意然擬之窗行作者終自不同止如奕棋自王質爛柯之後辭用爲又撰王積薪事以實之世遂以仙家奕棋人世無敵然傳記所載亦不盡然因憶唐人紀聞一事云段君幼慕清虛年十六辭父入名山遇一叟引之至一處有諸先生坐大磐石上對棋碁爲侍者輒先生棋皆不工因竊其形勢諸先生曰汝亦曉棋可坐因與叟對奕亦不敵於是有老先生謂曰欲習何藝乎碁言一路子亦如之宋世同此然漢製十七道唐局或十八道不可不知也案程氏演繁露云今棋方十九道合枰爲碁子三百六十一案李善注韋昭博奕論枯棋三百引邯鄲淳藝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則漢棋製可知唐柳子厚記石棋局自然成紋十有八道可奕然唐詩詠棋有十九條平路之句則唐製固應十九道其十八道者或棋局稍異閒爲之耳又胡衞詩又有三百枯棋之句則自引用漢人語不足據也

今奕多以三六二四等起手然前此或不盡爾集異記王積薪避亂夜投一茅屋有姑婦暗中以口弈始云以東五南九置知仲尼已先道矣象戲格爲後出北周武帝有象經二十卷

楊用脩疑非今象戲謂其卷數太多然今金鵬等譜往往有數十卷者何足異也第其序見御覽者絕不與今同而唐以後殊無可攷惟玄怪錄岑順一事可據戲錄之實應元年汝南岑順夢一人被甲報曰金象將軍傳語與天那賊會戰順明燭以觀之夜半後東壁鼠穴化爲城門有兩軍列陣相對部伍既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擊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須臾砲石亂下云云後家人覺其顏色慘悴因發掘東壁乃古家有象戲局車馬具焉案此或文士寓談然唐人象戲之製賴此可攷馬斜行三路卒橫行一路正與今同獨車直進不

迴則類於今之卒恐其他不盡合也又不云有象棊司馬溫公七國棋圖亦無象云象不可用於中國故名有實無也續通志周武象經止一卷王褒何妥各有注則云二十卷者又丹鉛錄之誤也

象戲亦有十九路者宋晁無咎廣象棋圖局十九路子九十八今溫公七國譜傳晁譜鮮知因錄其序云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爲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爲兒時無他弄見設局布棋爲此戲者縱橫出奇憮然莫測以爲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盡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亦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橫路十一棋三十二爲兩軍耳意苦而狹也嘗試以局縱橫路十九棋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

叢談卷四十 子部 藝術委談上 三 廣雅書局刊

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强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强弱可循環無窮飽食終日得五說而爲之則泳鹿之縱橫猶目前矣右序載馬端臨文獻通攷譜錄琴棋類據晁則宋時象棋縱橫皆十一路而今縱十路橫九路與宋時頗不合又宋人事物紀原亦載岑順事以爲與今正同則唐宋固無異而國朝或未盡同也

又今骰子製甚小大者不過三數分無至寸者而唐人骰子凡四點當加緋者或緑相思子其中溫庭筠詩云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相思子即今紅豆并四枚緑一面周

唐骰子將近方寸矣

骰子六面者不知起於何時余意正當與握槊先後以其數皆

限於六耳或謂列言投瓊孔稱博奕當起此時不知穆天子傳王兩與隱士井公博又在孔列之先然是五木之類非六面者投當如上字從瑒者以玉從骰者以骨皆後之變也五木之戲盛行六朝幼嘗讀劉毅等傳通不知爲何物長閱他書稍稍得其要領後讀程泰之演繁露證據精詳可謂竟髮無憾矣其文多不載獨謂投子即五木而六面者起於唐時恐未然蓋握槊晉世已行五木非握槊所用故當起於六代也

國史補云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六天后嘗夢雙六不勝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唐名臣而此事絕可供笑因志之

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玩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強各爭勝謂之撩搴假借分畫謂之曩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譚鎬崔師本首出圍棋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郁楊芃首出焉如彈棋之戲蓋古法雖設餅有爲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李肇所言則唐即今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之長行正與今雙陸合而李以爲生於握槊變於雙六則唐之雙陸或反與今不同而洪氏譜雙合而爲一尙假未安總緝攷後漢書簡傳簡弟晃越騎營五百妻有色從求之五百不敢違注引韋昭云五百字本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之三者亦小在同異之間非必相懸絕也至史補所言博徒囊家乞頭通宵破產等俗絕與今類蓋古昔其然矣乃唐人

明了余所謂二義兼者信矣

又禰衡傳黃祖怒衡不遜令五百將出杖之亦見後漢書則知二字漢世通用也今俗稱阜隸亦有所本阜人蓋古司收者隸則與隸不並言攻張湛列子注已見則疑起於晉然義未必同

今俗以新娶男稱新郎女稱新婦又婦之事公姑者例呼新婦案新婦之稱蓋六代已然而唐最爲通行見諸小說稗官家不可勝舉然自主翁姑言非主新嫁也新郎君唐人自稱新獲第者不問主新娶者言惟宋世詞有賀新郎或當起於此時大抵國朝世俗稱謂率循習宋元世近故也（娘子已見六朝祖瑯傳又唐初有娘子軍）

婦人纏足謂唐以前無之余歷攷未得其說古人風俗流傳如

墮馬愁眉等史傳尚未絕書此獨不著太白至以素足咏女子信或起於唐末至宋元而盛矣

又古言婦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纖指而不言纖足則陶宗儀之說未爲無見晉木蘭歌述婦人改服但稱雲鬢花黃略不言足誠似可疑第六朝前婦人之履不知與男子竟有別否此雖閨閣靡關涉然是古今變革之大者尚俟詳攷定之（諫謂纏足起李後主宮人窅娘見類稿）

宿松羅忠濟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世所盛行宋元詞曲咸以昉於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並富才情俱洒聲色所爲長短歌行率宋人詞中語也煬之春江玉樹等篇尤近至望江南諸闋唐宋元人沿襲至今詞曲濫觴實始斯際自文皇以鴻裁頗藻撥六朝餘習而力反之子昂太白相望並興遠少陵氏作出經入史刻絕淫靡有唐三百年之詩遂屹然羽翼商周驅駕漢魏藉令非數君子砥柱其間則花間草堂將踵接於武德開元之世詎宋元而後顯哉蓋六朝五代一也障其瀾而上則詩盛而下則詞盛而詞之所以代興者正以詩之所以日卑也

爲宋余因是知陳李少陵厥功於詩苑甚偉而歐陽王蘇黃秦諸君子弗能弗爲三嘆而致惜也宋諸君自秦外不稱當爲兩晉亦屬意斯道故他無識也

六朝五季始若不侔而末極相類陳隋二主固魯衛之政乃南唐孟蜀二後主於詞曲皆致工蜀則韋莊在景前唐則馮韓諸人唱酬煜世並宋元濫觴也

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實然余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卽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爲遑暇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颯於太白超然之致不啻宵壤藉令眞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有故草堂詞二詞出唐人而無名氏故僞題太白以冠斯編也

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案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屈眀霞錦其國人危鬢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

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案大中卽宣宗年號此詞新播故人君喜歌之余屢疑近褻飛卿至是釋然自信其隻眼也

太白詞

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儀謂唐爲傳奇宋爲戲諢元爲雜劇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小說書名裴鉶所撰中如藍橋等記詩詞家至今用之然什九妖妄寫言也裴晚厝人高駢

幕客以駢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其書頗事藻繪而體氣俳弱蓋晚唐文類爾然中絕無歌曲樂府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傳奇爲唐名或以中事迹相類後人取爲戲劇張本因展轉爲此稱不可知范文正記岳陽樓宋人識曰傳奇體則固以爲文也

今世俗搬演戲文蓋元人雜劇之變而元人雜劇之類戲文者又金人詞說之變也褋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西廂出金董解元然實絃唱小戲之類至元王關所撰乃可登場搬演高氏一變而爲南曲承平日久作者迭興古昔所謂褋劇院本幾於盡廢僅敎坊中存什二三耳諸野史稗官紀載率不能詳薦紳先生置而弗論暇嘗綜核諸家頗得其概漫識於後好事雅流或亡譏焉

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濫觴漢宦者傳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魏陳思傳粉墨堆髻胡舞誦俳優小說雖假以逞其豪俊爽邁之氣然當時優家者流糊衆因可概見而後世所爲副淨等色有自來矣唐制如霓裳等舞度數至多而名號糢糊不可深攷樂府雜錄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參軍卽後世副淨也見輟耕錄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三人弄假婦人假婦人卽後世裝旦也至後唐莊宗自傳粉墨稱李天下大率與近世同特所搬演多是褋劇短套非

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府褋錄敎坊記東京夢華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隊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蓋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度稍見淨旦之目其用無以大異前朝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旣富節奏彌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閭閻每奏一劇窮夕徹旦雖有衆樂亡暇褋陳此亦古今一大變革人不深攷耳

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顚倒而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顚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婿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荊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凡此咸以謬悠其事也餘勝國而迄國初一輒近爲傳奇者若艮史焉古意微矣古無外與丑蓋丑副淨外卽副末也今優伶輩呼子弟大率八人爲朋生旦淨丑副亦如之外卽副末丑卽副淨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目一曰副淨卽古之參軍也一曰副末可打副淨一曰末泥一曰孤裝見陶氏輟耕錄而無所謂生旦者蓋院本與褋劇不同也元褋劇旦有數色所謂裝旦卽今正旦也小旦卽今惟淨丑爲之而元

卽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爲之而元時名妓咸以此取稱如荊堅堅孔千金顧山山天然秀珠簾秀李嬌兒趙又妓李嬌兒

爲溫柔旦張奔兒爲風流旦蓋勝國褻劇裝旦多婦人爲之也元花旦必與今淨丑迥別故妓人多爲之末尼孤脚末知類今何色當續攷之

宋世褻劇名號惟武林舊事足徵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蓋旦之色目自宋已有之而未盛至元褻劇多用妓樂而變態紛紛矣以今億之所謂戲頭卽生也引戲卽末也副末卽外也副淨裝旦卽與今淨旦同蓋雜劇卽傳奇具體但短局未舒耳元院本無生旦者院本僅供調笑如唐弄參軍之類與歌曲無大相關也

樂府雜錄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塲輒八濁舞今爲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又末琵琶等南戲出而易此名觀關氏所撰諸雜劇緋衣夢等悉不立生名他可例矣青樓集又有駕頭恐卽引戲之稱俟武林舊事所記社會甚夥以雜劇爲緋綠社唱賙爲過雲社耍詞爲同文社清樂爲清音社小說爲雄辯社影戲爲絳蕚社撮弄爲雲機社吟叫爲律華社右八種皆駢集一處皆然當時唱賺之外又有吟叫耍詞之外又有小說不知何以別之撮弄蓋元人院本所從出也今自戲文外惟小說影戲社會尚有之

雜劇卷四十一　辛部　莊嚴委談下　六　廣雅書局栞

妓

世謂秀才爲措大元人以秀才爲細酸倘女離魂首摺末扮細酸爲王文舉是也細酸字面僅見此今俗尚有此稱武林舊事所記社會甚夥以雜劇爲緋綠社唱賙爲過雲社耍詞爲同文社清樂爲清音社小說爲雄辯社影戲爲絳蕚社撮弄爲雲機社吟叫爲律華社右八種皆駢集一處皆然當時唱賺之外又有吟叫耍詞之外又有小說不知何以別之撮弄蓋元人院本所從出也今自戲文外惟小說影戲社會尚有之

隋國詞人王賓甫高則誠聲價本出關鄭白馬下而今世盛行元曲僅西廂琵琶而已西廂本元微之前人辨論甚核獨蔡

爲牛堉絕無謂而莫知所本一日偶閱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八卷雜錄末引玉泉子云鄧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爲當相爲展力密一第耶時敞已堉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顧已寒賤未必能致媵蹄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紿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洎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輦直入卽出牛氏居常玩好幬帳雜物列庭廡閒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敞妻也又何夫人焉卽撫膺大哭牛氏至知其賣已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

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生相郎僧孺而鄧生登第再昏事皆符合姓氏稍異耳（敞後官至祕書職位悅忽類邑）

余嘗笑中郎有三不幸漢史垂成陷身縲紲一也生止一女復沒房庭二也頭白齒落制命囚渠千年後橫遭風流案誣巉日爲里婦唾譏三也閒者輒大噱不能已（或謂中郎流離逃匿慙苦一生汝有此誣致兒樂耳）

蓺苑卮言云高則成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誇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

怪不備錄

倩女離魂事亦出唐人小說雖怪甚然六朝此類甚多鄭德輝雜劇倘傳神俊大不及王然元世習尚頗殊所推闕下鄙鄭何元朗亟稱第一今倩女離魂四摺大概與闕出入豈元人以此當行耶要之公論百年後定若顧陸之謹耳

鄭聲相及而涵虛子記元詞手乃有莫解元等豈別一人或即金人以其北調之祖故引之耶惜其名字州里皆不可得稱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沈深逸宕而字字水色員妙且陶著書元末已謂董曲雖傳能習者少則金元腔調亦自絕古今矣百歲光陰意勝覺筋骨稍露長空萬里辭勝覺肌肉大豐俱讓一籌也

王實甫關漢卿大概同時第不詳元何帝代要皆世祖時人陶漢文唐詩宋詞元曲雖愈趨愈下要爲各極其工然勝國詩文絕不足言而虞楊范揭虞揭皆煊赫史書至樂府絕出古今如王關諸子亡論生平履歷即字里若存若亡故知詞曲游藝三百處名園一朱一簡空難道風流種號殺壽芳蜜蠟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攔過橋東由是名益著同時關漢卿亦高才風流人王嘗以譏謔加之關極意酬荅終不能勝王忽坐逝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唁詢其由眾對此玉筋也關曰是嗅百何玉筋爲眾大笑曰若被王和卿輕薄半世死後方還得一簪耳凡六畜勞傷鼻中流膿則謂之嗅也觀此關之爲人可見王所賦詞亦佳又以滑稽挑達與關善得非即所謂實甫者以先關卒故西廂記未成而關續之耶此事理極易推惜無他據

今王實甫西廂記爲傳奇冠北人以並司馬子長固可笑不妨作詞曲中思王太白也關漢卿自有城南柳緋衣夢賈娥冤

諸雜劇聲調絕與鄭恒問荅語類鄧亭夢後或當是其所補雖字字本色藻麗神俊大不及王然元世習尚頗殊所推關下鄙鄭何元朗亟稱第一今倩女離魂四摺大概與關出入豈元人以此當行耶要之公論百年後定若顧陸之謹耳

元曲傳於今者崔蔡二家外散套閒得三數佳篇如王長公所稱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沈深逸宕而字字水色員妙絕古今矣百歲光陰意勝覺筋骨稍露長空萬里辭勝覺肌肉大豐俱讓一籌也

漢文唐詩宋詞元曲雖愈趨愈下要爲各極其工然勝國詩文絕不足言而虞楊范揭虞揭皆煊赫史書至樂府絕出古今如王關諸子亡論生平履歷即字里若存若亡故知詞曲游藝涵虛子記元詞手百八十餘中能爲及詩文者貫雲石高則誠二三子耳自餘馬致遠輩樂府外他伎倆不展一籌信天授之未遂非不朽之前著也

高則誠在勝國詞人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傳奇故并沒之有定也（滕玉霄元好問薩天錫趙子昂馮海粟盧疏齋虞伯生揭曼碩皆有及詞集）

同時盧摯處道亦東甌人樂府聲價政與高埒而製作弗傳世遂以盧爲文士而高爲詞人信有幸有不幸也元文人以詞名者趙子昂貫雲石楊廉夫皆浙東西人元詞手與中原抗衡惟越而已

高詩律尚散見元人選中如題岳墳采蓮曲等篇雖格不甚超奚非傳奇中語文則烏寶一傳見輟耕錄小詞若琵琶諸引

亦多近宋蓋勝國才士涉學者

近時左袒琵琶或至品王閬上余以琵琶雖極天工人巧終是傳奇一家語當今家喻戶習故易於動人異時俗尚懸殊戲劇一變後世徒據紙上以文義摸索之不幾於齊東下里乎西廂雖饒本色然才情逸發處自是盧駱豔歌溫韋麗句恐將來永傳竟在彼不在此金董解元世幾不聞而花開草堂入口膾炙是其驗也（或謂戲曲無可廢理夫唐宋俊俏所習今絕不省何獨元非戲白西廂外亦殊少傳者矣）

西廂王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敘少陵之作也西廂本金元世習而琵琶特創規矩無古無今似尤難至才情雖琵琶大備故當讓彼一籌也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右見葉氏草木子葉元木人據此則傳奇始自永嘉人作之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爲今南曲首二事極相類大可笑也然葉當國初著書而云南戲遂絕豈是時琵琶尚未行世耶王魁事當在宋初今唐人小說載王魁事說者以爲宋人勦入之云

琵琶記崑山有良儔詩王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者非也案後漢書袁紹傳黃允字子別謂中發詔曰正是者明謂引用古人也今傳奇行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事實本搜神記非杜撰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

也記稱永父亡以葬乃自賣爲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遣之永行三年要畢欲還詣主供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君妻遂與俱至主家曰永雖小人蒙君恩德誓當服勤以報主曰婦人何能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匹於是永妻織十日而百匹具焉據此則永夫婦當在六代前或晉或魏不可知也李德武妻裴氏亦載隋史中

古今傳聞譌謬率不足埶有識惟關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乃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藍絲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羽守邳見執曹氏之文撰爲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攷而贊其大節遂致談者紛紛案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並無此文演義何所據哉

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劇雖幻妄然魯肅傳實有單刀俱會之文猶實於明燭也斬貂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啟曹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非全無所自也

吳志魯肅傳先主使關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皆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案今元人所撰單刀會雜劇本此蓋肅傳本實錄而司馬氏通鑑據吳書脩輯以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有變肅不從而往而所記羽語殊俚陋不類雲長蓋吳人蔡君恩德輩當服勤以報主錄也本肅邀羽相見故羽操刀起豈得云肅欲往疑羽有變乎裴松之辯駁最明獨此注引吳書而略無是正亦大憒憒司馬據之尤爲疏也

赤壁破曹立德功最大攷昭烈傳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操傳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而不言周瑜及魯肅傳俱言與備幷力陳壽書諸葛傳後亦言權遣兵三萬助備備得用與曹公交戰大破其軍則當日戰功可見今率歸重周瑜與陳壽志不甚合余別詳之

楊用脩云世傳馮商還妾余視氏族言行錄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傷遞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京父攷之此文京父所編當得其實世傳馮商還妾事以爲京父攷之非也右見談苑醍醐余攷宋史京傳不載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

父名亦無還妾事惟稱京常過外兄見其侍妾詢知同年某人女亟請嫁之蓋因此附會也楊本氏族錄謂爲正史亦非

用脩又云呂蒙正父寵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蹙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饒瓜亭亦緣此附會也陳晦伯駁云邵氏聞見錄載呂蒙正微時於洛陽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

舒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饋瓜名焉騰攷宋史呂實起寒素土室饋瓜當有之惟楊所引頗關涉而史不載恐未確也

蓮環亦本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槛銀瓶駒臼馬傳粉美人大旗下以爲郎呂布美人殊不知傳粉自說呂貌非姬妾也陶穀纂弱蘭事見宋士人供狀當不誣

繡編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文第傳止稱其父滎陽公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據此皆與今頗合又元人散套亦有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娃脫妝收李子僅足贖其棄背之罪傳者亟稱其賢大可哂也

王仙客亦唐人小說事大奇而不情蓋潤飾之過或烏有無是又始於宋時不始勝國東坡艾子小說云艾子好飲少醒日忽一日大飲而嘔門人密抽盆腸致嘔中持以示曰凡人具類不可知霍小玉事據李益傳或有所本

紅拂紅綃紅線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說又皆將家皆姬嫉皆兼氣俠然實無一信者衛公雖韓柱國甥絕不聞處道相值緣李百藥嘗盜素侍女素執將斬之覩百藥傑體俊秀因畀侍兒歸豪異祕纂遂嫁此事衛公而虬髯客之誕又不必辨者也紅線事冷朝陽有詩其始末不可攷甘澤謠未足憑據紅綃尤謬悠蓋以汾陽多妓樂詭爲此談又本紅拂而崑崙則又附會虬髯耳第所狀一品殊不類汾陽余嘗疑他有其人大都不必深辯今諸傳奇盛行駸駸欲追勝國安得臺榭事或有之唐人詩可證也

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猶可活況有四耶此雖戲語然宋世所稱可見蓋因唐僧不空號無畏三藏譌爲玄奘耳艾子疑非東坡然其自花間草堂之流也而極於西廂琵琶自玄怪樹萱之流也而極於翦燈秉燭然西廂琵琶雖詞場宗下伎倆在厥體中要爲絕到若今所傳新徐二話則鄙陋之甚者也二書驟謂之類村學究小知聲律者不足當大雅一噱秉攷其人實皆國朝名士手筆新話則稽虞文宗去徐話則李方伯昌祺也瞿國初錢塘人所著詩集詩話今傳格律卑弱亡論而才情縹緲工語絕多詞尤婉縟今詩詞附見新話者乃無復字句可

觀李詩律殊精詣宣成閒壹稱作手今皇明風雅所選十數篇氣骨錚錚儕流罕及而詩見餘話者亦絕不足言昔唐人嘗以南柯得名黃梁擅譽二書律之慚沮甚矣嶺南詩人孫蕡有朝雲集句亦此類

新餘二話本皆幻設然亦有一二實者秋香亭記乃宗吉自寓見田叔禾西湖志餘至正妓人行則昌祺自擊事以擬樂天商婦者也緣他多虛妄并二事實歷歷之李名德顯善坐是不得入賢祠效二書而益下者有秉燭清談等言之則點牙頰而撰人周禮嘗著綱目發明楊用修喜道之始余讀李方伯近體而善之以同時曾子啟不能過既復閱瞿詩詞每疑新餘話非二君筆及讀孤樹哀談得李不入鄉賢

事又西湖志餘云宗吉嘗著剪燈新話一編粉飾閨情假託冥報雖屬情妖麗遊戲翰墨之間而勸百諷一閒有可采秋香亭記乃其自寓桂孟平有題新話歌始知信二君作蓋一時游戲筆端不復經意耳田叔禾所摘瞿語西湖詞及妓鞋等曲皆多工語又和楊廉夫眉嬰黛色云恨從張敞畫端起春向梁鴻案上生殊不減勝國也

七脩集葉云翦燈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則瞿宗吉撰也其詞氣不類可知香匳集鄙褻者非廉夫乃韓致光吉撰也其詞氣不類可知香匳集鄙褻者非廉夫乃韓致光

詩三者非欲借重於人則一時刊誤惜至今未有知者案瞿是編與所著詩話語絕類特加以俳謔又詩詞不工爲生平蛇足耳楊廉夫以文名元末今其遺集皆嶄強怪奇筆端蘊

當有此都緣此老耽嗜聲色故好事遂舉歸之郎曲儒不辯詩文面目無怪其然第或致慊後世若龍城錄至今以爲柳也香匳是和簫公嫁名薛淵楊自有續匳等作遠出其後郎說尤誤

江湖紀聞載一士人狎倡供狀四六札通篇用故事成語頗極儇佻之工惜不知其名姓幸事之始末大槩是南渡時人耳惟荊釵布裙自說鄭玉之非倡女屢求其出處俱疑似閒偶閒說鄭錄撫青襜說一事乃知那氏女先與單氏子議婚後那父母遭亂皆遇害遂失身樂籍爲揚王面單氏子以廢爲其州司戶因問卿之詢其所生父母知爲幼所議妻遂告其父母娶之蓋誤那字爲鄭耳布裙短衾即那女告單子之言詳陶氏所錄中

唐人初登第絕句云楚澗相看別有情注但以楚澗爲妓之尤者而不詳所出案孫棨北里志楚兒者嘉爲三曲之尤晚以色衰嫁補盜官郭鍔以挑鄭光業爲郭鬼籍數十回貽鄭詩云娥眉常被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良可笑也潤娘字子美本名小潤王園兒女少時聲與嬉藉甚垂休卿之題記於詞髁上爲同年某人見之因戲贈一絕慈恩塔上新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髀上逞歐書俱可資笑云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雜劇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爲盛行世率以其鑿空無據要不盡爾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管入市肆細閱故書於敝篋中得宋張叔夜禽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

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木亦效之爲三國志演義絕淺陋可嗤也

楊用脩詞品云甕天脞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詞於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泉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般紲龍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　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辭盛於宋而劇賊亦工如此案此卽水滸詞楊謂甕天或有別據第以江嘗入洛則太憒憒也

水滸余嘗戲以擬琵琶謂皆不事文飾而曲盡人情耳然琵琶自本色外長空萬里等篇卽詞人中不妨翹楚而水滸所撰今世人耽嗜水滸傳至縉紳文士亦閒有好之者第此書中閒用意非倉卒可窺世但知其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輕纖毫不爽而中閒抑揚映帶回護咏嘆之工眞有超出語言之外者余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於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長政使讀書執筆未必成章也

此書所載四六語甚厖雜蓋主爲俗人說不得不爾余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尙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爲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閒遊詞餘韻神情寄寫處一概刪之遂幾不堪覆誦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余因嘆是編初出之日不知當更何如也

宋鄭叔厚以孫武子配論語易傳明韓苑洛以關漢卿配司馬子長皆大是詞場猛諢因論水滸得二事絕可作對嘉隆間一鉅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南華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又近一名士聽人說水滸作歌謂使有卞明太史之長二語本滑稽與前意稍不同然詞若符節信宇宙間未嘗無對也

世所傳宣和遺事極鄙俚然亦是勝國時閭閻俗說中有南儁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記宋江三十六人盧俊義作李俊義傷雄作王雄關勝作關必勝自餘俱小不同并花石綱等事皆似是水滸事水滸出水滸後必不更創新名又郎瑛類稿記點鬼簿中亦具有諸人事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然則施氏此書及三國並羅貫中撰大謬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理世傳施號耐菴名字竟不可攷友人王承父嘗戲謂是編南華太史合成余以非猾胥之魁則劇盜之

宿松羅思溥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亨再覆校

玉壺遐覽引　筆叢壬部凡四卷

方丈之宮周加璧焉一關如寶月光入四壁瑩然友入習道家言者顏其楣曰玉壺壺中空無長物僅左右二几几無長物僅道書數十弓石羊生既從赤松子游歸憩壺中日晷然几上寤則取道書讀之若漆園鄭圃輕天地細萬物揆諸大道允矣即放言六合要以明縣寓之無窮破牆面之骸識自泰漢諸君慨慕長生而弗繇其道願褰裳濡足於瀛海間於是方士家言襍然並興淮南厲炎以說張之句漏句曲以詞文之逮今所傳五城三山絳宮瑤樓諸仙聖儀衛章服一胡紛紛麗詭也余鄙且忘未必夙規於大道益之病塵濟勝資朝夕一壺如守五石瓢其於六合之外猶之坐井而閫又惡能

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眞皇人改轉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眞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元始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祕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近故今受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澹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懵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十丈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誦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金環一并諸錢幣以見於師師受其幣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

以爲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綿絳以爲帳城傍各開門皆有法受籙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綿絳之中魚貫而縛陳說意旨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而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綿絳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錢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醮脯麪餅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又能登刀入火及諸服御辟穀金丹玉漿雲英鑠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黃帝帝嚳夏禹之儒皆遐遊神人咸受道籙年代之文寖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志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文興高祖既遠經史無間焉推詳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脩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得錄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眞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歷代廢興不可勝紀竟無效焉右隋志敘道家源委興衰因節錄之所敘止於隋世其後復熾於唐之開元宋之宣和至金大定而全眞教出又一變矣

馬端臨經籍考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昔帝老子列御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煉

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
養而不言清淨虛生李少君樂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
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
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
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略不能知其
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宜然俱欲冒
以老氏爲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鄙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
如清淨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援則足以致
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
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稱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
公大儒壞乐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
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
說盡鄙淺之言蓋黃冠以此逐食嘗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
較粗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
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藥大李少君千古
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眞之徒以此禍人而李白
異其說張通玄孫思邈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
其處機力也其說頗類禪而稍巍獨可以破服金石事錫永
之誤人與符籙之怪誕而其徒不盡爾也重陽所爲說未嘗
引鍾呂而元世以正陽純陽追稱之蓋亦處機意所謂張大
其說而行之者重陽得無師智似六祖其應記似誌公顯迹
又似萬回異哉按長公說則北宗不重服食蓋專主煉養而
全眞之教兼用之全眞之教兼用之

書嚴灘錄云今鍊養服食其術具在而全眞之教兼用之全

南宗則兼主二家者也

符籙之說自寇謙之陶弘景後唐則明崇儼葉法善睿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靈素最顯科儀之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朝廷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度白玉蟾輩亦嘗爲人奏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眞人尙世襲封爵云道陵世次詳見仙鑑中不備錄錄其入本朝者漢第一代天師張道陵爲玄教宗繼張魯三國時據漢中其子盛魏封都亭侯復還龍虎山升壇授籙傳及五季代稱先生若貞靜處白葆眞虛靜之屬而玄教曰崇至宋而元賜以冲和眞人之號傳有正應先生守眞觀妙等歷宋而元賜以冲和眞人之號傳至正常爲四十二代即國初天師也六觀京師世領教事高廟易以玉印自漢迄今凡一千四百餘年相傳五十代蓋釋門所未有也隆慶間坐論龍封今復舊高皇帝之易天師號爲眞人可謂一洗萬古陋矣

宋三朝國史志曰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東漢往往道教始著而眞仙經訣別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爲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顧後亂離或至亡缺

本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釋志嘗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讎校去其重複者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大中祥符中命王欽若依詔若曰刊補闕洞眞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百三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玄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二卷合爲新錄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撰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祥符中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間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君房撮其精要爲雲笈七籤百二十卷宋鄧自和撰大藏目大洞眞部八十一帙靈寶洞玄部九十帙太上洞神部三十帙太眞部九十六帙太平部一十六帙正一部三十九帙凡六部三百一十一帙右宋世道藏卷數帙數載文獻通考中與今藏卷帙微異因并錄之

馬端臨曰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寂滅清淨無爲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寂滅蓋清淨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淨無爲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因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迭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但而高之鑿而深之遠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經反從而依倣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頗甚者蓋翟曇設教最久嘽衍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淵源色其髒語之所未備故其爲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力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於是就佛經廁

跟窮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
佛襲老之精微濟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膚淺沿而
下之其說愈麤淺矣右說見文獻通考評二家互相依襲得
失之致允矣因錄之

晁氏曰序九流者以謂皆出於先王之官各有所長及失其傳
故名有僞非道本然特學者之過也故品錄之又有醫卜技
藝亦先王之所不廢故附於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
教醫卜技藝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昔劉歆錄神仙
之書而王儉又錄釋氏今且亦循之者何哉自漢以後九流
浸微隋唐之間又尚辭章不復問義理之實雖以儒自名者
亦不知何等爲儒術矣況其次者哉百家寖底正塗之奚雖
息而神仙服食之說盛釋氏因果之教興雜然與儒者抗衡
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爲其所誤者鮮矣
則爲患又甚於漢孟彼八家皆有補於時而此二教皆無意
於世也八家本出於聖人有補於時特學者失之而莊老猶
足以亡晉申商猶足以滅秦況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
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故存之以爲世戒云

右宋晁公武之論載馬端臨經籍考仙釋類末蓋後世神仙之
說雖原本道家實與道家異至於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
也久矣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二
南海潘元枚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宛委餘編所錄古帝王賢哲沒爲明神及生有所自者暇讀二
典泊雜史小說家言復得若干條輒以奔州遺意補錄於左

明東越胡應麟撰

譚悠荒忽之譚誠達者所不道而弔詭之士不可不知也
盤古氏元始天尊應世也以一萬八千年爲一甲子見真一云
老君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眞仙通鑑
祝融氏爲火帝君南岳路史五龍氏乘雲登仙見荒史及水經
太昊伏羲氏應聲六十化身也見藏經一云寶厤菩薩下生世
間是曰伏羲造天地經
女媧氏古祥菩薩下生也造天地經伏羲女弟曰女媧一曰女希路史
補天斷鰲雍有顯迹周世酉陽雜俎
炎帝神農氏爲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酉陽雜俎
黃帝有熊氏得道上昇爲太乙君仙傳其神爲軒轅之宿荒史子玄
囂爲北方水神大子昌意得道居弱水又爲彊亦居北方爲
水神黃帝裔也山海經
帝堯陶唐氏長女娥皇爲湘君次女英爲湘夫人楚詞
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學時號錄圖子堯帝時號務成子
帝舜有虞氏得道居九疑山太平廣記帝舜以道德二經及
時號焚邑子武王時號育成子成王時號經成子周王時號
郭叔子漢時爲河上公右見眞仙通鑑及道經一云老子上
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郁華
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成子黃帝時爲廣成子
及仙傳拾遺

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豢圉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眞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右雜見太平廣記抱朴子等與前說稍不同又造天地經云摩訶迦葉往爲老子清淨法行經亦云

老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文立妙篇云初生時名立祿周武王時爲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帝昭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遷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鄰諸國復還中夏

尹喜字公文蓋史行第三孝弟明王名弘康字伯中洪崖先生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道於老君退有猶龍之歎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麻數遂出散關至顯王八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復出散關飛昇崑崙據此則過函關與出散關自是二事老尹喜傳悉同蓋過函關乃傳道尹喜出散關乃化服胡王過函關者僅一而出散關者三然過函關見史記其說要爲有徵出散關事漢前羣籍無載者必後世道流增益之以求勝

白鹿先生姓李名元洪崖子姓張名蘊字藏眞蜀才姓范名長生李少君字雲翼載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改刻名字成子帛衆字子高焉公昉一名房李八百名脫一名胡經稱老子投淨妙夫人體

爲釋迦則玄妙淨妙皆老子毋也

歲故名八百仙儕云不知其名此見廣記仙類

厄言所錄鬼神仙逸名姓未盡者補列下方淳屠氏可考者別見

何紫霄字仙良一云姓鄧清平吉姓衛名平許翽字道翔小名

玉斧李合光本姓弘蘭公名期許眞君僕許大改姓牛復改姓王名守一鍾離權改名覺字寂道一字雲房號和谷子一曰號雲房呂洞賓本名紹先洞賓弟子盧生名芝名疑藥王姓韋名古麒麟客姓王名瓊韓湘字清夫一字伯潛作北渚非

李玨後改名寬張志和本名龜齡侯道華上昇太上賜姓字名玄和殷七七名玄祥又名道全名疑羅公遠一名思遠眹希子姓徐名寶府廣成先生姓劉名元靖亦號廣成

東陵子姓杜名光庭本名愼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隱眞人名守堅海蟾子姓劉名操字宗成徐神翁名守信重陽子姓王名喆本名中孚海瓊玄女姓鮮名子華毛女名玉芝一云魚氏姊妹二人一西王母姓楊一曰藐氏一曰侯氏一曰嶌氏名回一曰婉妗第三女曰碧霞元君本居西嶽今爲泰山神聖母第四女名林字容眞號南極夫人又紫元夫人王母第十三女名媚蘭號雲林夫人第二十女名王清號紫微夫人一云名青娥字愈意第二十三女名瑤一云名瑤姬號雲華夫人太平廣記有傳云居亞山

王母小女名琬字羅敷號太眞夫人亦曰東嶽夫人上元夫人名阿環見太平廣記漢武內傳蒼王母書中名建謂侍女名阿環恐有訛誤

鑒照夫人李氏老君之姊中侯夫人王氏子喬之妹嫦娥字純

孤一曰鬱儀龍神蘇吉利妻王氏名摶類一曰龍君夫人姓王字卿忌女六人皆名蔡河伯夫人亦曰姓馮名夷織女星侍兒姓梁名玉清太白上公妻名女嫦陽翟夫人姓塗山即啓母也少室山少姨即塗山妹姓同太玄仙女姓西靈名子玄妙玉女姓尹氏老君母也一曰無上元君九華安妃上眞元君女也名鬱寬字靈蕭南嶽夫人姓魏名華存字賢安號紫虛元君時母姓許氏時烈之母也

左華九成夫人姓范名定英右嬪元姬姓趙名約羅北寒玉女姓宋名聯娟東華玉女姓燕名瑗珠林云玉女姓賈名屈庭飛玄玉女姓鮮名子華毛女名玉芝一云魚氏姊妹二人一名道超一名道遠秦時隱武夷山庖言止引前說益列女傳仙鑑以所隱地生毛竹故名爲毛女

女几姓陳氏麻姑姓王氏卽方平之妹見仙鑑與神仙傳王方平降蔡經家所述小異又宋靈宗物封麻姑虛寂神應眞人是女仙亦有眞人之號也東華王妃姓宿名文期見仙鑑女眞張微子傳卽劉仙姑名瓊靖玄天青童帝君妹也劉仙姑名瓊靖玄天淡捉淡又名瑤光洛神宓妃也一曰伏羲女太玄女姓顓頊名和智瓊神女姓成公弯緣華姓楊一曰羅氏名郁明香元君李氏名眞多卽八百妹樊夫人劉剛之妻名雲翹妹爲裴航妻名雲英東陵聖母姓杜名靈微何仙姑姓趙名何一名和姑花姑姓王名靈微何仙姑姓趙名何一名和姑見夷堅志清眞右夫人姓郭名雲蓋右夫人姓楊名玉華許穆夫

人陶成次名科斗馬鉅妻孫氏名不一彭祖妻潘氏名蓋珠
右雜見廣記御覽眞誥仙鑑等國朝蠻陽子王氏名壽眞謝
自然等名姓顯然者及
名姓不可攷者俱不錄
仙道姓名有特異者類此條
乞食公者五岳眞人焉延壽也見列仙傳宋來子下胡浮先生
姓施名存一號婉盆子即壺公也見眞誥東方朔本姓張氏
父名夷字少平一曰姓金氏見名
疑
朔母田氏生朔三日母亡鄰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故姓名曰
東方朔太平
廣記
侯道華將飛昇老君遣眞人韓眾下迎賜姓李名內芝審爾則
仙家亦賜姓若帝王之爲者奇事也

王梵志不知名字王德和者見林禽樹自瘦大如斗破之中得
小兒養至七歲能言自名曰林木梵天姓王氏後改名見廣
記又羅公遠被殺後易姓名爲
雜仙還本姓名姓而去首也
宋世有木先生名廣莫宣和帝以其道得林靈素之半故易姓
曰木木姓雍仙
鑑
王害風王重陽蹤跡詭異若病風者人以名之本傳
呂純陽幻名回虛中回道人呂元圭等谷客
無心昌老無上宮主同客人
漢武外傳女仙名有石公子范成君
仙鑑有稱號詭異而卒莫知其姓名者或得姓不得名者他非
此類者不錄
倒景君 無常先生 並漢
仙傳爲無子帝
赤須子 李穆公 主魚吏 祝雞翁 山圖 綠
稷丘君 服閭子 龍威丈人 仙
希子 驩陽子 見姜伯
眞傳 白羊公 上
黃先生 以上並
列仙傳 慧車子 前
見女 無英君 周義 山傳 掩耳道士 常掩耳
相錄 走故名 上帝戲臣長五尺謂婆
娑寓庵太宗時人 見胡氏筆 偃月子 仙 陰隱客 太平
鑑 吉暨馨 感庭秋二人俱無姓名一唱吉
阿仙 趙聖人 彭釘筋 二人俱見
鑑 廣記 落鬼仙 柳條青 一唱感庭秋改名劉無名 劉平
朱花頭常戴花三朵 天自在無姓名宿
見薛用弼詩註 灰袋 碧雞師 葫蘆生 並見
雜仙 僕僕先 白言姓僕名僕因
生 爲僕僕先生見廣記 模先生 無姓名人有疾以手
常賣花於市故 模之轉念號模先生陳花子
見眞仙通鑑 何簑衣 獸道僧 二人俱見程史一人衣簑
各以 仙 一似僧又似道而獸故
爲號混沌道士 鑑 趙瘸衣 趙縮手 行則縮兩手於
胷前見仙鑑
鐵冠道人 周顗仙 顗瑛之 鐵冠 雜仙
景相拜藏此像張
仙傳所載有名流人所共悉而不名其得仙者漫衍筆之其荒
誕不必深論其昭灼口耳若東方曼倩李長源龔亦不錄其
有沒而爲神者類別則中
王倪得道長生至堯舜時移光自沈復見商武丁世太公望棺
中止玉鈐六篇范蠡易號陶朱後復之蘭陵賣藥得仙於北
邙山墨翟遁仙長生漢武世尚存介子推逃晉後賣扇東海
邊楚狂接輿在弱峨眉山東園公唐時尚存命洪崖合神丹

川聖先生得道爲華子期師司馬季主幷男女皆得道居委
羽山漢武帝得道尸解以棺中箱杖賣市人韓榮入大霍山
尸解馮良奕世居鹿跡洞中鄧宗服胡麻得道居華山張魯
酅侯爵白日乘龍昇天夏馥從赤須先生得道龍伯高從刁
道林受道得仙仙經龍也姚後爲北海司命劉翊爲右理司監
劉寬遇青谷先生授杖解法得仙欒巴自殺乘風入林虛山
中李少君誅後人見之東海上自漢武而下其人益見漢書而不云得仙樊英誠
蜀中火災後漢書載此然同時著者鄧鑾得道居名山唐時尚
存有段碧者見之憲欒巴亦然恩有誅者姚泓失國入山得道編體生長毛亦見廣記仙傳
見太平廣記中
蕭子雲師杜元老授瞰爲元洲長史八十二口同仙徐之才以
陰功得道見女徐仙姑傳李衛公大厥麻尚存廣記仙類

馬周爲素靈宮仙官謫降李紳姓名預載仙籙中同上
顏眞卿歸葬惟空棺買昱以神解稱異人吳道元躍入畫中盧
鈞吞金丹得道王敞卒後人見之成都陳陶夫婦竝得仙姚
平仲騎青騾入終南蘇養直遇羅浮黃眞人羽化以上雜見
仙鑑酉陽雜俎一雙見廣記典
盧杞李林甫等部乃異
女仙則鉤弋夫人改葬棺中惟絲履一雙見史傳互異
王衍女進賢爲陰懷太子妃幷婢六出遭掠赴水遇韓西華救
度竝得仙韓太華乃韓安國妹李廣利妻貳師妹瓊英黃瓊
女景華竝得道居易邀宮以上竝見廣記
中岳眞人高巨子王仲甫
玄洲眞人姚旭
西岳眞人焦
王玄甫蘇林
王瓊兒玄怪
錄麒麟客傳
小有眞人馮長
紫府眞人韓琦兒宛
委儉編

大梁眞人 姓名未詳
○冢眞人 王道寅
岷山眞人 陰友宗
陸洲眞人 郭幼度
陽洛眞人 清于大玄
葛衍眞人 周季道
崇山眞人 范伯華
鬱絕眞人 裴玄仁以上並見眞仙通鑑
華陽眞人 王玄甫
太虛眞人 赤松子見
魏夫人傳
九疑眞人 韓偉遠見御覽引三洞珠囊
清盧眞人 裴玄仁見
三洞珠囊
紫陽眞人 周義山
張伯端
玄一眞人 范伯慈以下
並見仙鑑
九皇眞人 張伯端
黃庭眞人 王探
東極眞人 王太虛
南岳眞人 陳子微
潛山眞人 鮑靚兼傾
上清眞人 司馬承禎見謝自然傳又李少君趙伯
元張仲逸並見仙鑑又許謐見御覽
五嶽眞人 馮延壽見列
仙宋來子傳
青城眞人 洪崖先生見
仙鑑本傳
南極大明公 匡緝
太極右仙公 葛玄
太極左仙公 谷希子
上清仙公 許翽又翽子寧
北海公見御覽
九玄左仙公 封璋
逢萊右仙公 賈保安
紫陽左仙公 石路成見
青城眞人 洪崖先生見
仙鑑本傳
王眞上公 崔子文
王母傳
九疑山侯 張上貴
岱宗神侯 鄭元節又陶侃
爲西河侯庖言
水府仙官 郭璞
太極仙侯 張奉見
御覽
東源伯 張石生見仙
鑑下並同
華山仙伯 秦叔隱
潛山眞伯 趙昶
見仙鑑
蓬萊大仙伯 茅盈見仙傳
拾遺五嶽記
少室仙伯 王遠知又
吳筠虛
青城仙伯 洪崖子見
弁州文集
海伯 屈原見
庖言
監海伯 溫嶠見
庖言
太元仙伯 延嘉公見
王母傳
八元仙伯 柄元
見御覽又赤松
子傳
理禁伯 張玄賓又
爲昆林仙伯
太極上卿 馬成子
玄洲上卿 尹喜
上清左卿 許成巳上
並見仙鑑
玄眞大卿 服丘伸
見仙鑑
蓬萊左卿 葉淑茂
見仙鑑
東府左卿 白石生
同上
陽晨大夫 石叔興
見御覽
昆丘侍郎 鮑靚見
廣記
明晨侍郎 夏馥又
暢見數
碧落侍郎 沈義
周爰支傳
修文郎 樂子長小
字蔡圖見
都禁郎 賈商見
明期爲王
執蓋郎 虞仙見
右理中監 劉瑯
東華上清監 李白
蓬萊都水監 桓閎
太陽都錄大監 魏徵亦
見庖言

蓬萊仙馭　陶弘景庖言作上監王弼見宛
保命丞　茅衷見仙鑑下同　委儉錄
三官保命司　茅衷又樂良治爲保命丞
南岳司命　李奉仙
九宮右司保　展士公見列仙傳
都錄司命　郭璞見庖言下同
三天大法師　見上
嵓峨主司　杜光庭見仙傳拾遺
鬼官司命　周顒又姚俊爲北河司命
送迎使者　徐福見沈義傳
地下主曹司　沈文通見仙鑑下同
地下主者　鮑靚見神仙傳
繡衣使者　孟六奇又冷庾子期竝見御覽
南門亭長　郝隆見庖言下同
太清宮主者　虞喜期見仙鑑下同
北極判官　鄒宿見
北斗天門亭長　沈文通
泰山司馬　賈諸見庖言下同
紫府押衙　蘇軾
蓮花博士　楊廷秀見詩人玉屑
玄洲長史　蕭子雲見仙鑑又杜預蔡謨俱爲長史見宛委餘編又管條條爲左官御史見御覽
五雲書閣史　陳幼霞見容齋隨筆
文星典史　杜甫見庖言
中央鬼帝　嵇康見庖言下同
閻浮提王　寇準蔡襄
赤龍神王　伊用昌見仙鑑
西極總眞君　王遠見御覽傳授部
東華青童君　景林眞同上
蓬萊長生主　白樂天見仙鑑
華陽洞主　東方朔見庖言
海山院主　白樂天見庖記
芙蓉城主　石曼卿亦見庖言
東海青童君　延陵暘見漢武內傳
方丈宮主　九源丈人見列仙傳
塵世君　司馬生見沈義傳
王屋山君　龐籍見庖言
葉君　王喬見後漢書
八十二日白日上昇　許惟一僕射妻爲地仙張亦遵一女使
虛瓊爲土地道家好佛會乃爾又蕭子雲八十日同居洞中
尤奇僻也
靈芝館仙官　王安國見
三官保命司　茅衷又樂良馬周見
素靈宮仙官　馬周見廣記
三天大法師　馬成子並見庖言
太乙師　鬼谷子
太乙仙人　王向見
堅地仙人　同上
栴樹仙童　許邈見本傳
赤腳大仙　朱仁宗見野史
謫仙人　李白見歌見仙類
東海蟾精　徐仙常見廣記仙類
林屋仙人　王瑋玄見仙鑑下同
恒嶽仙人　田吾道榮見仙鑑下同
控鶴仙人　武夷君傳及山志
太上仙官　東方朔見
六甲大都統　馬總社佑
泰山老師　崔曙見酉陽雜俎
九華大仙　田先生見廣記
厍仙人　項蔓都見仙鑑
歲星精　東方朔見傳
混沌初分　白蝙蝠精張果
凡稱先生者　率當時及後世尊稱稱子者率自稱故皆不錄凡眞人係世主所封者不錄凡庖言所列有官號而無職司者不錄錄其當時受封號於太上者或前身爲某仙官者
許旌陽得道　贈遠祖甲玉虛僕射曾祖琰太微兵衛大夫先祖玉太極把業錄猶興者父肅中嶽仙官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右皆天帝所令今人但知旌陽救宅事不知許武仲遊蜀後復有此贈未審天上玉虛僕射較地下九州長何似耳

太眞科曰玉皇諸錄有百八道君羣仙隨業以補其職三善道者聖眞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眞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眞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大省宮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吏民率以聖呼之加聖皇聖帝之類是也男女貴賤各有次第上清有玄都玉京七寶紫微率以眞呼之太清有太極宮殿率以仙呼之其上清太清品位列男女次第之統數與玉清同麟按公卿大夫皆三代以還品秩唐虞尚未聞然則無始之前羣仙位號究竟何稱乎卽以此稱果出三代則人間仰法天上乎抑天上效人間乎凡道書可笑類如此昔人以赤明龍漢及詩詞體格逐代更變爲疑不知茲類之荒唐有彌甚者漫舉例之

登眞隱訣曰三清九宮竝有僚屬例左勝於右其高等稱曰道君次眞人眞公眞卿中有御史玉郎諸小號官位甚多也女眞則稱元君夫人仙之大小男女皆取治所以爲著號外又有仙伯仙丞仙監仙郎等右所列御史丞監諸郎屬又洪亮以下官稱矣

南海潘元敉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三

明東越胡應麟撰

神仙家名號相類者最易混淆赤松子本黃帝時雨師蓋止據列仙傳言初平得道後慕古赤松因易此名世遂以初平爲赤松子劉孝標博洽冠世亦以金華赤松子爲雨師蓋止據列仙傳言之而神仙傳或未稱也葛稚川當晉過江時與孝標相去不遠唐前書無刻本所慕神仙傳或未行於時故孝標未及覩之又唐張氳得仙慕古洪崖因自號洪崖子神仙通鑑遂以爲古洪崖姓張攷洪崖傳稱堯帝時已三千歲然則唐虞以前安得後世之姓耶此一事絕類可發一笑端

又初平兄初起後亦改名魯般蓋兄弟皆襲古神仙名魯般世知其匠巧而不知亦得仙者見神仙通鑑妙思通靈故附於至道未必長生也公輸班與墨翟競巧見戰國子書攷墨子絕不及神仙事然道家率以爲得仙太平廣記御覽皆載之抱朴子引墨子七變法諸幻化之術總之方士依託也又有杭中記攷見經籍攷

王喬尤易舛淆古今未有了此者楊用修王元美皆言俱以爲有二人余別攷得三人自謂足據近復憶之誤也仙家王子喬傳子喬卽太子晉字子喬一云名喬字子晉過浮丘公接以至道於緱山乘鶴上昇時人觀者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卽吾姓因遂稱王子喬幷葉縣爲令飛舄之王喬柏人爲令仓芝之王喬其爲三人無疑余舊嘗載之史書佔畢中然三代前以子系字者尚希而是時卽太子亦稱王子其謂王子喬者猶云太子晉爾未必字爲子喬也既周太子自應姬姓何得以爲氏王傳中王卽吾姓之云蓋不得王子爲茲說以傳會之耳今詩家稱子晉者亦非一王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爲尚書郎出爲葉縣令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之立廟號葉君祠吏人所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者立見禍云云

王喬健爲武陽人也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南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二百丈上有白鼈墓謂之肉芝仓者長生非仙材靈骨莫能致也喬好道望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感致因得仓之身輕力倍行及走馬後爲柏人令遂於東嶽山得道今武陽有喬仙祠王喬有三同姓名者太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仓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右見太平廣記其謂三人亦不詳攷王子喬非王姓也名疑云卽封禪書十仙僑皮封禪書作正伯僑非王姓

又御覽劒解門引道經云王子渤海之家劒鳴空梯王喬景陵之墓劒飛冲霄王子者曾誥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終營冢渤海山夏衰時有發王子墓者一劒在此寢上自作龍鳴人無敢近後亦失所之王子喬仙人適欲取視其劒墓在景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見一劒人忽然上飛去王子喬事舊說浮丘公攜以乘鴻其登嵩山此

事又不同解化時年正十五六云云按此子喬剏解事頗新
僻并著之此所稱王子不知何人其剏解亦與子喬相亂不
可不知路史云王子喬名超古字
閒白尤爲奇僻并附記
漢有二王褒一字子淵武帝時人即上聖主得賢臣頌者末謂
奚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嘘吁呼吸如喬松哉蓋諷武帝之學
仙其識趣非道家者流也一字子登武帝時人遇華山異人
得道治王屋山號清虛眞人又後周王褒字子淵唐人避高
祖諱易爲子深亦能十一字工詩是有三王褒也然後漢郊祀
志又有王褒姓名非武元二帝以文學道術顯者是漢自有
三王褒也又王母侍女王子登
亦仙人名與字同者
二張衡俱後漢人一字平子以文章名世而精心藝術作渾天

儀等世以爲聖人一字靈眞天師張陵長子靈帝徵爲黃門
侍郎不就與妻盧氏竝得道白日飛昇此二人亦易混淆一
昇仙一稱聖其時又酷相近然隋時又有張衡即楊廣遣害
文帝者總之有三與三王褒絕類云郊祀志中王褒乃帶劒入廟者亦妖妄之屬也
仙鑑注稱衡一字子平頗精玄象學道繼出事漢爲隴西刺史
還侍中此必後漢列傳中張衡道家者流不能辨而以爲張
陵之子也子平即平子倒之爲子平耳仙鑑又有宮嵩盖即後漢書千吉弟子宮
崇宗訛也
二王賈一從仙人胡毋仁力君服神芝得道見眞仙通鑑一幼
引諸父觀眞龍者見太平廣記右合今說海
二劉商一唐詩人作胡笳十八拍者見紀事品彙樂府諸書一

中山靖王後舉孝廉出仕固學道得仙見太平廣記神仙類
仙鑑以得仙者即唐詩人恐誤然廣記亦錄居劉商必有一誤
二馬自然一馬湘字自然一姓馬名自然見太平廣記及仙鑑
等又女仙有謝自然見續仙傳仙鑑又有眞自然
二朱孺子疑一人一服菊花一服枸杞俱得仙見仙鑑
三謝稚堅一與葛玄相隨一在鹿跡洞一服茯苓度世皆仙人
也眞誥注以爲一人三出世耳
二楚康王一名昭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卒見春秋一秦滅六國
後得仙今廬山康王谷是也周有二定王魯有二文公楚有
二懷王康王得仙者前懷王後也匡續居廬山匡俗字子希
居霍童山二字音相近今詩家互用非是

二曹休俱魏宗室一仕晉爲史官齊梁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
道多遊江湖間見神仙感應傳干寶下太平廣記四十二卷
引之以僻甚詳識此一即魏將然仙鑑又有曹德休見十九
卷注引王元芝傳云西晉太史蓋即此人也
二施肩吾一中晚唐間詩人一撰鍾呂傳道集仙鑑以爲即呂
弟子按呂晚唐人則其弟子未必能詩恐當爲二人
二張芝一漢張道陵女得仙者一草聖亦漢人道陵女見仙鑑
唐張碧欲配李白故字太碧已極可嗤眞仙通鑑又有張白字
虛白亦能詩天才敏贍數日間賦武陵春色詩三百餘首尤
可笑也然宋宣和時又有張致祥名虛白亦得仙謂即張白
後身益奇矣

二葫蘆生一見酉陽雜俎一見李鄴侯傳並異人並無姓名一人耶二人耶不可曉也

仙鑑有許鵬又有許碏非二人也卽一人誤爲二耳見唐詩紀事及詩話總龜

弇州五秩初度次公以洪崖移居圖來壽長公跋云此唐張氳先生非古青城仙伯也李鄴侯嘗稱洪崖先生過人皆笑之夫以爲古青城仙伯則誕以爲張氳先生不足誕也鄴侯自靈武功成後失不匿跡耳不然安知鄴侯不爲眞而先生不爲誕耶云云

按右皇公跋最有妙理眞仙通鑑氳傳末引太平廣記云唐憲宗時韓愈謫潮州行次商山有甥慕雲水得道久不知所之忽迎直馬前進至鄧州曰某師在此山玄廬倚帝峰爲東園公柔金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捨請從此辭問其師曰洪崖先生也

丹霞翁卽洪崖先生間於古洪崖子見於唐其爲二人明甚然洪崖子者玄宗亦嘗稱先生矣韓甥所遇果何人耶然則憲宗時氳尙隱商山緯甥從而師之況祕當肅代際與氳游往往而是時改號在唐前然則豫章固有茲山張氳隱焉而井何足怪若老氳傳尸解於天寶四年又八月復尸解於睘州祿山之亂以靈響助肅宗似在祕前然祕以童子見玄宗玄宗世氳於開元七年應召未始不相及也李肇國史補誣昌黎登華陰事又以此爲長源梁野史不可憑且可畏哉

傅又稱氳居豫章洪崖山有石磯曰洪崖釣臺石池曰洪崖硯池氳自稱洪崖子玄宗稱之曰洪崖先生其著耀當時若此鄴侯不應引古洪崖詩人亦不應疑雷宿者爲古洪崖仙人也緣祕始謂廬姑洗而繼有某侍郎繇金改時人傳以爲誤然安知非野史家潤飾爲此耶

洪崖先生傳云洪崖先生者或云黃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帝嚳時已三千歲矣陶弘景眞誥云洪崖先生今爲青城洞眞故青城山有洪崖司馬天師五嶽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回二千里青洪崖先生服瑣玕花隱去代爲青城眞人據此則古洪崖治青城山甚明然傳又云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有仙壇臨非上爲洪崖煉丹處五春日色渥如丹谷回深二尺餘爲洪崖煉藥處則又似言豫章何耶益青城爲古洪崖所理無疑而豫章則唐張氳先生隱處也或疑洪州是閒是時改號在唐前然則豫章固有茲山張氳隱焉而井曰則氳之遺跡無惑也設帝嚳前安有張姓其謂張姓者斷因唐之洪崖而訛矣

仙家好古者蓋莫如張洪崖盤桓天下名賢與氳游皆以古物爲贈閒國公李太子一號言曰僕嗣先生有好古之癖欽仰之久近有張生者曾司馬華九世孫不遠千里以孔子木履一枚見遺云傳寶已二百年觀其先聖所踐之物非敢匿之用是馳牒太子先馬田遊巖贈尹喜龜王戒如意杖侍御史郭翰贈王烈石髓孔子二儀履楊炯贈孔子石硯揚雄銕硯傅咸贈筆陰事又以此爲長源梁野史不可憑且可畏哉

儈惟恭贈筇竹杖楊齊哲贈稽康鍛鍾陳平秤儈元亨贈謝

靈運數蓮僧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刮藥篦俯然脫迦葉頭陀鉢秦莊贈河上公註五千言韋本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王藥曰杵周子恭贈古帝王圖一卷節度使張守珪贈海蝦蝻牙長一尺八寸魏鼎贈陶潛鳴琴芙蓉冠劉長新贈王喬笙云云據傳氳所得物其荒唐至不可言世人顧以鄴侯一盒爲誕何耶氳以道術動當時所交皆海內名流鄴侯少卽好道窟有不與游處者長公雖倜儻盛筆致之則鄴侯之眞氳之誕若符節合有是哉

寶暹錄云吳虎臣辯喜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非謂此呂翁非洞賓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曰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疑

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劒術時至陳摶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誰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谷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簷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祇擾擾指端變化又玄玄刀圭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劒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又唐逸史程鄉永樂浦縣連接有呂生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甚聞倉氣惟食黃精日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及人語率不忘

陽冥間廿膜之類往往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而呂之顯迹宋世婦人童子稔能傳述胡唐之小說無片詞及之僅傳道一集耶此其不得爲唐人一也（鍾呂顯迹宋世開國史及宣紛然備載和書譜及崇堅志諸家小說唐絕不聞）又太平廣記采摭累朝小說數百家至唐人撰述宋初存者什九亡弗備收如神仙一類卷至數十卽杜子春輩之無稽紀錄不遺乃鍾呂傳道集竟不見采攷之總目亦無其名其書雖見於文獻通攷而劉昫舊唐書志中不列則其僞作而託名肩吾無可疑者此其不得爲唐人二也（傳道宋人因呂顯著後託名肩吾姓氏或其人與施名姓相同揆述此書世人鑿妄傳唐世作通攷後出故也）

鍾之詩可見者惟二絕句呂之詩可見者僅一絕一律然尤延之所采竟不知得之何書趙昌父又因延之計敏夫紀事又

本之尤趙而元好問鼓吹一律又不審得之何書者也然則三絕一律庸知非鍾呂宋時之作諸公因其自稱唐人故從而彙之於唐耶庸知非當時因二公顯迹而好奇者託附其名好事者逐目爲其作耶（劉虞伯生旅店一詩滕玉霄詩友一詩當時皆以爲呂作則他可例見矣）

考呂之顯迹五代見於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鼈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見於詩話者其句有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襄煮山川似是本詩而朝遊北海暮蒼梧亦可信者然皆五代小說所載也傳燈謂見黃龍恐僧家附會不足信鍾之詩句可徵者莫厥追懽笑語類一首然僅宜和書譜及之也自餘呂之顯迹幾徧天下率宋南渡以前鍾之顯迹惟王定國一書及王老志爲

南海潘元枚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元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吾郡金華山道書爲三十六洞元之天世傳神仙窟宅今赤松
鹿田奇蹟至衆所盛稱者皇初平兄弟叱石成羊事餘以神
仙葛郡中則張玄眞其人合是洲不復聞郡乘紀載亡幾
余暇讀道書泊諸家傳記小說得其人與事之相類者凡涉
吾郡輒錄之末旬而駿成軸因附錄遐覽之末庶朝夕諷
咏如鄉觀之萬一異時爲邇近之階云

龍城錄云金華山即今隻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爲劉先生
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
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
海仙傳漢神爵元年東吳金華山世傳多地行仙有木客薪於

山中見兩黃冠基於松下木客偶坐而窺之黃冠基自若也
良久欠伸欲歸俄失黃冠所在而基殘之局在地未收舉手
中斧視之柄已爛壞大驚疾馳出山而陵谷已改國邑非舊
問路人今爲何時有對者曰宋元嘉十三年也於是木客太
息因隱於山中按茲事世傳爲王質在衢州爛柯山據此乃
在吾鄉而世絕不傳因錄之爲郡乘補逸

神仙通鑑云王質晉時東陽人也入山伐木至信安石室山
遇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基歌笑一云遇赤松子與安期生奕基質置柯觀
之童子以棗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饑渴童子云
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便歸家記已數百年親
舊零落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百餘年人往往見之後亦昇

天而去浙江信安有爛柯山即其地也今屬衢州西安縣按此乃爛柯之說然亦以爲東陽人而神仙傳事在漢世安知此說不因彼假託耶此赤松子當亦是牧羊君世但知皇氏兄弟今復得覩基事信吾郡多奇也

仙鑑云路大安一名光大寧軍內黃縣人也後徙居婺州乃漢路溫舒九世孫於順帝漢建安元年九月十五日子時誕生神清骨秀髮疎眼青襲學箕裘博通經史居華山以混元籙傳之丁義以混元經傳之郭璞以混元法傳之許旌陽以混元針灸傳之妙通朱仙大安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夢太上老君謂曰年與名同可以冲天遂於是歲羽化至今言混元者宗之稱眞人

孫遊嶽字穎達東陽人潛神希微嘗步赤松澗縉雲堂小終焉之地宋文帝太初中簡寂先生至廬嶽乃執籍事之遂授三洞法經及楊許三眞火墨跡其後茹芝御粒又專服穀仙九六十七年顏色精爽老而愈少以七年五月中忽沐浴安坐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惟陶弘景爲入室以三洞經及楊許墨跡餘相付後弘景因撰眞誥行於世麟接三平一爲旌陽祖一爲貞白師可謂吾郡羽流巨擘而世寡知者故特著之今惟遊岳尚見郡乘中大安生漢世在皇初平傳大士前又異教中第一開山祖也

眞誥云陳霤者東陽人幼出許長史門長史常使典其經書頗還家習篆書遒勁異常不復飲食太守異其事以爲神仙判加訓授兼得長史自步七元星圖長史去後因還東陽護照縣狀曰方得視篆有此嘉祥既彰懷道之階允協成功之兆

十三年與東陽太守任城魏欣之兄子二人共合丹丹成三人前後服服皆有神異託迹暫死化遁而去雷有孫名某號爲長樂今居永康橫江橋北撥魏欣之爲金華守仙去今無復知者陳霤出處尤僻也

唐紀聞云王賈覃懷人有道術年十七爲婺州參軍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遨賈到宅暫飯而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君有女病魅當爲去之因爲桃符令置所臥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貍腰斬死於牀下疾乃止時杜遵爲婺州參軍賈與同泛錢塘觀江潮入水底探大禹金匱玉符俄卒於道謂遵曰我三天人也以罪謫人間二十五年今期滿矣右見太平廣記三十二卷仙鑑又有一王賈非此人

續仙傳云玄眞子姓張名志和字子同會稽山陰人一云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對策不仕自號烟波釣徒得道羽化事甚著不備錄

陳簡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欵關忽逢道流行甚急簡不覺隨之行及一宮觀殿宇森嚴道流引之至一室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我書之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試按本書之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飲曰此金華神液飲之壽不可限因勞謝遣之曰世難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遒勁異常不復飲食太守異其事以爲神仙判

簡尋復入金華山莫知所終

葆光錄云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烟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仙鑑云梅眞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卽南昌尉梅福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知所在按皇初平叱石化羊事人共知者此乃仙化爲石尤奇仙家羊事頗衆左慈亦化羊城五仙騎五色羊老子期尹喜於青羊肆今青牛尊盛見援引青羊詩家亦間用之（又史建每逢行客寄羊數十口於人不收食又有白羊公子爲王煇師又葛由騎木羊見列仙傳）

成君平者長沙郡人也年十五兄使牧羝羊忽遇一仙翁將入東華山兄後尋至山中見君平因問所牧羝羊何在君平指白石曰此是也遂驅起令隨兄去旬日卻還山下復化爲石今猶存焉因名此山爲羝羊山此山在長沙縣北二十里本名東華亦謂之寶山上有仙壇山丹竈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煉丹尚留空竈鎮青山雲中雞犬仙應有山下羝羊石轉頑湘渚幾回滄海變遼城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遺飛騰上九關（按仙鑑此事全倣皇氏兄弟其傳無疑然世絕不傳因錄此）

黃野人葛僊之弟子也（或云葛仙之隸稚川棲山煉丹野人隨之葛旣仙去留丹於柱石之間野人自外至得一粒服之爲地行仙今肉身常在世間有緣者或遇之出羅浮後有人遊羅浮宿留嚴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嘯數聲響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

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即野人明矣
又宋度宗咸淳中客有戴烏方帽著鞾往來羅浮山中見人
則大笑反走三年不言姓名他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上云雲
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
書畢度海而去豈非野人之儔侶乎右二則見仙鑑蓋會萃
羣說合而爲一以皆係羅浮且前詩詩文玉屑嘗引之而不
言姓名後詩杜清碧谷音所載二作皆有致然未必即晉時
野人大槩宋人格調耳
楊用修錄古碣仙詩二句云遠岫出浮雲遨空沒歸翼以爲不
知名氏余謂此二語格頗類晉人及三謝非唐後語也
馬湘秦望山詩云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麻敷變人心九天日
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
高林秦王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右馬自然七言律
一首自然晚唐人稱得道者此詩句格崢嶸尚有大厤前意
景瞞居然作者仙家流未易辨茲亦古今羽客第一首也自
然又有一絕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羣仙拍
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殊豪宕可喜第與許碏詩頗相
亂碏亦晚唐視湘稍後云
許碏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游
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
茅山天臺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洞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
於懸崖峭壁題云許碏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

爲老氏之道者曰清靜爲釋氏之道者曰苦空由清靜而之於長生繇苦空而之於頓悟二氏之能事也清靜矣卽未能長生而足以亡擾於事物苦空矣卽未能頓悟而足以亡亂於去來學二氏之能事也自後世之爲老氏者之曰支也而猶舉之說長爲釋氏者之曰誕也而輪迴之證夥彼其以匪狎舉蔑繇鼓天下之羨心匪輪迴蔑繇作天下之畏心自秦漢以迄宋元宇宙之內雲合景從而二氏之本眞眇矣雖然猶舉輪迴二者均幻也幻之中厥有等焉四方上下之寥漠塵劫運會之始終幻而疑於有者也層城閒風之巍峩光陰淨樂之瑰麗幻而究於無者也無者吾存焉而弗論有者吾論焉

焉而弗議是二氏者之言亡論幻弗幻皆吾博聞助也園之東有雙樹焉吾日坐其下取其言而鈔之而名之世之人將亦以余爲好幻也夫壬辰臘壁觀子題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六

癸部　雙樹幻鈔　上

明東越胡應麟撰

隋經籍志曰佛經者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姿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釋之爲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常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窮然皆有成敗每一成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劫至釋迦那含四曰阿羅漢已上至菩薩栴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酬酬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眾生思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火大水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若行也是諸邪道並來嬈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時摧伏並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

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髮披釋衆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馮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爲五戒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帝神鬼竝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此佛經教所自始也又云推原典籍自漢已上中國失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蒐聞有浮屠之教袁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人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神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齎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清齎經至洛翻譯最爲妙確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漢末宇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

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遜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辨義如一初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摩羅讖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是無讖所譯金光明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律罽賓

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毘曇論並
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紀自是佛法通極於四海矣
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
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
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
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
跋羅辨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
所宣譯無大名部可謂法門者梁武帝大崇佛法於華林園
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
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法律羣聚穢亂乃詔有
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

盡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更修復熙平中遣沙門
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
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
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
元嵩上書稱僧徒很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
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
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又
別寫藏於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
於六經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
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
曰雜經其餘自後人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云

右敘浮屠源流經教頗末最爲詳備因錄之按梁武世立奘來
至西域而華林結集已五千四百餘卷貞觀中所取諸經六
百餘部宋至五季禪學繁興復代有增益迺今藏卷映亦相
去不遠何耶蓋梁武後罹湘東周武等變兵火蕩焚至唐存
失幾且相半隋志雖唐初纂修第存其目故累代增益僅少
於舊而已前言張騫蓋漢武時者漢明時又有張騫使西
域取佛經而返二張騫同漢人同使西域絕奇
事

貞觀七年法師立奘游天竺求法達於王舍城奘生洛州偃師
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慨前代譯經多所訛舛志
游西土訪求異本以參訂焉以三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即
私遁自原州出玉關抵高昌高昌王麴文泰奉奘行資護送
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從月
胄論師學眾事分毘婆沙至祿勒那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
經部毘婆沙及薩婆多部辨眞等論至麴閔國從毘耶離那
三藏學二毘婆沙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奘與胡商八十
許人度殑伽河彼俗以人祀天奘與諸商被執以奘風度特
異將殺以祭俄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暝彼眾震懼以奘
爲聖人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爲奘開喻伽師地即
入王舍城彼預聞奘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爛陀寺寺七寶
所成僧以萬數奘見上方戒賢論師時春秋一百有六道德

爲西土宗師號正法藏國主以十城租稅奉之奘感以求法意賢谷嗟流涕曰吾頃疾病且死忽夢文殊大師謂吾曰女未應厭世後三年震旦有大沙門從女受道曰爾已來今三稔矣於是慰喜交集有同宿契焉奘見王王給象車從者三十輩日供上饌饌有龍腦香乳蘇密及大人米米香聞百步猶國產不多唯君長與后及王法上德與焉奘寓其國從正法藏窮探大乘祕奧日祕智證云至貞觀十六年三藏玄奘法師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主郊迎之已而問曰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奘麤陳帝胤武創平天下制行堯舜之治其王大驚即以青象名馬助奘馱經而還以貞觀十九年至長安文皇驚喜手詔飛騎迎之親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

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網羅舊說廣制疏論是爲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比丘惠閒困讀中觀論悟旨遂遯禮龍勝爲師開室假中三觀正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顗顗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授湛然是爲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四方是爲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珈久亡西土存其盛行於今者唯天臺慈恩賢首而已此周世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攝入阿難若海既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爲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婆離集四部律謂之毘尼金剛薩埵於毘盧遮那前親受瑜珈五部謂之祕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毘羅之法引其綱要謂之華嚴法界觀毘尼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毘尼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譯諦等雖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行事防非止惡之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龍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珈微妙祕密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

琛琛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爲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策厲學徒是爲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溈山大圓禪師靈祐祐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喝子和徽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爲溈仰之宗思傳俞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爲道悟悟傳崇信信傳雪峯存存傳雲門匡眞大師文偃偃之氣宇如王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爲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偃之同門友也其傳爲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甕之旁出爲臨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万位

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當石霜開運中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禪者也嗚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修行蓋不出於六度等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眾生根有不齊故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柰何後世各建門戶互相盾矛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教泥乎名相藉藉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爲者耶此則教禪異塹猶可說也同居荊南同示寂於元和間一居天皇寺一居天王寺居天皇寺者發州張氏子得載爲塔碑謂與藥山並爲石頭上足

已抵悟之玄嘗川仁岳以禮之弟子又操戈入室略不相容誄書辨謗之作遽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尚可以一二數哉雖然適長安者衒非異塗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學者愼夫所趨而已比丘永靜嘗以圖僧一源所著護教編示予自大迦葉至於近代諸師皆有傳燈諸錄之誤蓋道悟有二人奇作也壽獨惜其不著教禪承傳同異之詳請予爲記以補其闕略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

右歷叙禪教二宗本末粲然指掌非綜練釋門者不易至斯第以雲門法眼並出青原亦仍傳燈諸錄之誤蓋道悟有二人皇寺者發州張氏子得載爲塔碑謂與藥山並爲石頭上足有相無相定慧戒行無得寂靜六

一傳爲惠眞再傳爲剛閏三傳爲文貴遂止不傳居天王寺
者浦寧人崔氏子王之後初參馬祖後謁石頭得法傳龍潭
崇信信傳德山宣鑒鑒傳雪峰義存存傳雲門文偃爲雲門
宗存又傳羅漢桂琛琛傳清涼文益爲法眼宗其顯末見巨
下人傳矣
夾山臨邊化謂洛浦曰石頭一枝看看卽滅矣洛浦曰他家自
有再興在夾山曰如是吾復何憂按夾山師德誠德誠師藥
山攸其世次正與龍潭德山同時又洛浦本出臨濟門歸夾

山日巖頭雪峰漫顯安得有一枝卽滅之嘆卽此是徵道悟
之有二而龍潭德山雲門法眼皆南岳派矣今混淆爲一南
岳宗派既不明而天皇之道悟及其徒三世皆湮沒無可徵
致足慨也其說詳林間錄佛祖通載甚明王子充覆錄所敘
禪宗悉鈔節宋太史亦未之詳攷也（禪宗正脈亦然）
潙山法眼二宗皆迄於唐末五代閒是時曹洞雲門亦寂寥無
卓見者獨臨濟一傳爲興化興化再傳爲南院南院三傳爲
風穴風穴四傳爲首山首山五傳爲汾陽汾陽六傳爲石霜
石霜七傳而爲黃龍南楊岐會臨濟一宗至是大振南下出
晦堂眞淨晦堂下出悟新眞淨下出從悅而張無盡師之會
下出法演法演下出圓悟圓悟下出宗杲而張無垢師之自

宗杲出而學徒徧天下繩繩儒流茅靡響集無論雲門曹洞
卽黃龍一派亦寂寥矣
禪家五宗獨臨濟爲盛倡自黃檗貶睦州皆大機逸格而臨濟自
一悟後縱橫揮霍迥出常情歷世五傳知識不乏至宋初而
石霜再振黃龍楊岐二派遂徧海宇度南而後徑山復出棄
代趨風宋太史所謂若聖若凡無不瞻仰自臨濟一宗觀之
非虛語也然大慧後嗣者式微而萊陽廣漢金溪四明諸出
儒術復大盛於當時諸緇流又落莫攸程郤談道伊洛日
正黃龍楊岐後而大慧前是時釋門亦稍式微足徵吾道與
興衰相爲盛衰若待契也
當宋之度南禪門宗匠皆萃於南北方遂無一有聞者金人宋
滔居大慧幾在行而復不果正猶六朝文士畢集荊吳間蓋
氣運使然也是時道教稍衰皆而王重陽以全眞崛起中土
學徒謂馬王劉崔從者數十百人其說時有合於釋氏又爲
道門之別傳矣
蒙古世雖極崇釋氏而禪學爲教門所排不絕如縷蓋盛衰之
理勢必致然迺元之教門亦迄無顯著者而劉文貞特以事
功顯巴思八位帝師號望天之下一人之上則前古未有也
元禪門達者卽簡於臨濟爲十六世趙承旨撰臨濟正宗碑謂
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齊傳懶牛和和傳竹林寶寶傳竹林安
安傳西堂容容傳中和璋璋傳簡公號海雲大士禪學至此
蓋中興焉卽簡弟子二人曰可菴朗曰隨菴朗傳笠菴滿

及太傅劉文貞公卽秉忠也儤傳西雲安住天都慶壽寺元之諸主皆崇奉之賜以玉印曰臨濟正宗（按天目齊以下不當時尚足當續攷之存其源派於左見五燈會元恐非）

海雲之後有法雲卽中峰明本也趙承旨極重之事以師禮處奎章撰塔碑本自作歷代祖師像讚始少林至臨濟臨濟至石霜石霜傳楊岐楊岐至五祖演昭覺勤虎丘隆天童華藏傑密印先佛鑑範雪巖欽欽傳高峰妙几距臨濟一十八世而妙傳明本總之楊岐派也元世之顯者僅數人自餘皆其子弟云

按右所傳禪派自天童傑以上竝見五燈會元蓋南岳下十七世也密印而下會元所不列故詳著之以補宋太史之缺文定分不能加損於其間當時原南嶽未著之時其五家已有定分矣當五家方盛之頃其修短之數安得無定分爲特彼此昧略而不自知耳或謂臨濟道出當情爲人痛切機用語活其煅煉人物速如反掌以故家聲久遠不墜自餘反是宜乎不永於世也右見中峰夜話據此則元世禪宗僅臨濟一支餘皆湮沒然宋太史當元末作序又謂雲門曹洞不絕如綫者豈太史但據傳燈諸錄不細攷當時耶

或問今五宗宗嗣自臨濟而外餘皆無聞者豈授受之際失於囑累耶抑宿緣之使然耶答曰聖人之道雖隱顯隨時亦由定分不能加損於其間當時原南嶽未著之時其五家已有定分矣當五家方盛之頃其修短之數安得無定分爲特彼此昧略而不自知耳或謂臨濟道出當情爲人痛切機用語活其煅煉人物速如反掌以故家聲久遠不墜自餘反是宜乎不永於世也右見中峰夜話據此則元世禪宗僅臨濟一支餘皆湮沒然宋太史當元末作序又謂雲門曹洞不絕如綫者豈太史但據傳燈諸錄不細攷當時耶

南海潘元敉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三世諸佛者過去見在未來過去曰莊嚴劫見在曰賢劫未來曰星宿劫莊嚴劫第一尊曰樓至佛未後尊曰華光佛未後尊曰毘舍浮佛賢劫第一尊曰俱留孫佛未後尊曰拘那含牟尼佛今日光佛未後尊曰須彌相佛凡過去見在未來每劫千佛今釋迦文當第九減劫於賢劫爲第四尊彌勒當第十減劫於賢劫爲第五尊

一大劫者成住壞空凡四種爲一大劫成而即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譬如浮梁二十年造成二十年度人又二十年弊壞方盡又二十年無橋惟水空劫十方惟水共成住壞空八十轆轤劫

總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弓年爲始終極數所謂一大劫也

一云劫有六種一中劫又名引劫二成劫三住劫四壞劫五空劫六大劫與前名異實同中劫者即轆轤劫初閻浮提人壽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凡過百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過千年命減十年身減一尺減至十歲身長一尺則減劫之極也自爾復入增劫凡過百年命增一年身增一寸如是增至八萬四千歲身增八丈則增劫之極也如是一減一增共計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名一轆轤劫積二十轆轤共三十六千六百萬年爲一成劫娑婆世界自成劫後交住劫已經八減八增八轆轤今當第九減劫有四佛出世初減人年六萬歲時俱留孫佛出世次減人年四萬歲時俱那含牟尼佛出世次減人年二萬歲時迦葉波佛出世次減人年一百歲時釋伽文佛出世從住劫至釋迦文已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萬三千年又自釋迦文減至南宋紹興二千一百年人壽減二十一年身減二尺一寸今人只可六尺壽八十也此去更過七千年人壽十歲身長一尺至此減劫之極也過爾復入第九增劫如前過一百年人命增一年身增一寸漸增至二萬歲時轆轤王出四萬歲時銅輪王出六萬歲時銀輪王出八萬四千歲時金輪王出至此增劫之極也過爾復入第十減劫減至八萬歲時彌勒下生從紹興去彌勒更八百八十萬七千年是時百億閻浮眞金爲地平如掌杭稻自生男女五百歲方婚嫁彌勒初會度人九十六億第二會度人九十四億第三會度人九十一億爾後度人無數彌勒滅後尚有九百九十五佛相繼出後十一轆轤劫中如是千尊出盡二十轆轤已滿則壞劫到來漸成空劫大災之後復入成劫如前劫風鼓揚劫水水生厚沫化作三禪天等迴遷下至人間大地依前造化星宿劫天地亦有千佛出世云云有見莊椿論中然則釋迦乃第九減劫末尊而彌勒則第十減劫首尊也

前說攷諸家引藏幷經典所論悉同然尚有可疑處凡劫每一增減爲一轆轤二十轆轤爲一中劫每一減劫祇四佛出世三千六百萬年爲一成劫娑婆世界自成劫後交住劫已經八減八增八而增劫乃四輪王則第十減劫當亦如之何得後十一轆轤劫中頓出九百九十五佛耶且釋迦文出第九減劫中前已八增八減此八減劫中亦當有諸佛出世今祇斷自拘留孫

爲第一尊至彌勒爲第五尊而九百九十五佛皆出彌勒後則第八減劫以前諸佛又在一千數外而賢劫中不止千佛耶此類俱覺盾矛當續攷之

三千大千世界者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是爲一世界外有鐵圍山繞之如此者千鐵圍山爲一小千世界數小千復至一千外中鐵圍山繞之爲一中千世界數中千復至一千外大鐵圍山繞之爲三千大千世界此見彰所知論與藝苑卮言所引差不同卮言說本阿含經及俱舍偈

總有三十三處可笑也亦名帝釋天上有焰摩天 兜率陀天 化樂天 他化自在天 梵衆天 梵輔天 大梵天

三十三天者一名忉利天譜三十二天中之一俗說以爲諸天

六千由旬次馬半頭山高三千由旬次尼民陁羅山高一萬二千由旬次善見山高二百由旬次毗那耶迦山高六百由旬以上廣如高七寶所成其須彌山佉提羅迦山二山之間闊八萬四千由旬周匝

無量行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陀花奔荼利迦花等偏覆水上外有七海有三十重林詳大藏因本經

須彌山者秦言妙高見維摩詰經注道經曰人鳥山又曰玄圃山大地金根山本無妙玄山元氣寶洞山神玄七轉親天山佛經又曰鐵圍山蓋此山佛經之名有三彰所知論亦稱妙高道經之名有五總之中國所謂崑崙也凡二典所言天上海外諸大神山惟此最爲近實故釋道皆爭據之道經言崑崙

人鳥經曰須彌山廣三百六十億萬里因本經曰須彌山入海中出水上各八萬四千由旬其體平正下根連大金輪至上以漸寬廣端直不曲最勝可觀四寶合成金銀琉璃頗黎是也山頂四面有峰挺出曲臨海上各高七百由旬金銀琉璃

摩尼藏天雜顯岸天旋行天金殿天

柔軟地天又統西八天其名曰雜莊嚴天如意地天微細行天歌音樂天咸德輪天月行天閻摩羅天連行天又統北八天其名曰影照天智慧星天衆分天住輪天上行天咸德顏天威德輪天清淨天總之爲三十三天據此以爲忉利所統別有三十二天合忉利爲三十三天與諸經多不合恐未可據道家亦有東西南北三十三天見度人經

七寶山者佉提羅迦山高四萬二千由旬次伊沙陁羅山高二萬一千由旬次遊揵陁羅山高一萬二千由旬次善見山高六千由旬次馬半頭山高三千由旬次尼民陁羅山高一千二百由旬次毗那耶迦山高六百由旬以上廣如高七寶所成其須彌山佉提羅迦山二山之間闊八萬四千由旬周匝

頗黎眞珠車渠瑪瑙七寶合成日天宮殿純以頗黎常行不
息南閻浮提日正中時東拂提婆日始沒西瞿陀尼日將初
出北鬱單越正當夜半六月北行於一日中漸移北向六俱
盧舍六月南行亦一日中漸移南向六俱盧舍經云日
天子城郭縱廣五十一由旬月天子城郭縱廣五十由旬最
大星縱廣一由旬最小星縱廣二百步彰所知論云日輪火
珠所成月輪水珠所成
二云須彌山四角各秀一峰高四由旬半廣百二十五由旬周
圍五百由旬有藥叉神於中心住是山頂上三十三天中央
城曰善見純金所成高一由旬半面各二千五百由旬周萬
由旬其城體金俱用百一種寶嚴飾其地柔軟如兜羅綿是

城四面有一萬六千寶柱寶樘寶椽寶簷四面四門又有千
數闕一小門四大衢道有諸小衢其四門側五百天子皆服
堅鎧守護是門城中有帝釋殿曰最勝處亦曰殊勝殿其狀
四方高四百由旬半面各二百五十由旬周千由旬右見彰
所知論與前稍不同即准南閻風之旨也
善見東北有如意樹名波利闍多亦名圓生樹根深五十由旬
高百由旬枝條傍布五十由旬能施欲樂下有盤石曰阿嗢
摩鞞歌色白如雪面各五十由旬周三百由旬按此與扶桑
若木意同
善見西南諸天集處名善法堂周九百由旬其狀圓相是堂中
央有帝釋座純金所成其座周圓有三十二輔臣之座咸皆

布列三十三天向上度八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者寶
所成三十三天別有善見名又非此也
四大洲者南閻浮提洲縱廣七千由旬北廣南狹如車前人面
如之壽百歲東拂於逮洲縱廣九千由旬圓如滿月人面如
之壽二百歲西瞿耶尼洲縱廣八千由旬彎如半月人面如
之壽二百歲北鬱單越洲縱廣十千由旬四方正等人面如
之壽千歲
寶山在大雪山北上有阿耨達池東從牛口流出殑伽河入東
南海南從象口流出信度河入西南海西從馬口出縛芻河
入西北海北從師子口出從多河入東北海潛流地下出積
石爲中國河源

按河源出撒敦腦兒阿耨達池即星宿海也浮屠氏言此非誣
矣須彌山即崑崙史遷所謂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其高唐
誠有未易測折但未必如彼所云淮南子謂舁城間風高數
十萬丈旁開四百四十餘門浮屠所敘述須彌及三十三天
宮闕酷類又如意樹等亦扶桑若木之文也四大洲則四鄰
衍相屬之余嘗謂浮屠氏精微處多本莊列扈大處多出
海淮南至於因果罪福則其自成一家之說前所未有而後
之道流反竊之云
浮屠數法巨細久近窮極眇茫而其名義亦多與中夏迥別非
精覈其家言若未易通曉今槩從於左方亦博綜之一事也
極微細者曰極微塵亦名鄰虛塵不能折釋七鄰虛爲一極

微七極微爲一微塵七微塵爲一透金塵七透金塵爲一透水塵七透水塵爲一兔毛塵七兔毛塵爲一羊毛塵七羊毛塵爲一牛毛塵七牛毛塵爲一遊隙塵七遊隙塵爲一蟣量七蟣量爲一蝨量七蝨量爲一麥量七麥量爲一指節三節爲一指二十四指橫布爲一肘四肘爲一弓五百弓量成一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又一說小異見後）六尺爲步二尺爲肘四肘爲弓二弓爲一丈六尺二百一十六丈爲一里五里爲一俱盧舍八俱盧舍爲一由旬

由旬一名繪繹那又名由延見大藏一覽注中俱盧舍一名俱盧奢見因本經一俱盧舍五里則一由旬爲四十里而因本經注一俱盧奢六里名義俱小舛俟續攷之今中國算數微塵渺漠之名或出此云

古黃帝算法總有二十三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億兆京垓杼壤溝澗正載從萬已上有三等數法其下者十十變之中者百百變之上者倍倍變之今華嚴經阿僧祇品用中上數法初數便云一百洛叉洛叉此云萬爲一俱胝俱胝此云億俱胝爲一阿庾多此云兆阿庾多此云阿庾多爲一那由他此云不可說總一百二十大數則非世間之算數也何以云阿僧祇者奏言數凡梵書稱阿僧祇即華言無數也（按算法有十載乃止此似過之）

右大藏一覽所引華嚴經數法注以俱胝爲億庾多爲兆誤也

十萬曰億百萬曰兆則百洛叉爲一俱胝即兆也俱胝俱胝復名大俱胝俱胝之大俱胝復名阿庾多阿庾多復名那由他那由他復名大那由他大那由他復名頻婆羅頻婆羅復名大頻婆羅大頻婆羅復名阿伽羅阿伽羅復名大阿伽羅大阿伽羅復名多羅多羅復名大多羅大多羅復名最勝最勝復名大最勝大最勝復名無量無量復名大無量大無量復名無數無數復名大無數大無數復名無等無等復名大無等大無等復名不可說不可說復名大不可說大不可說復名不可說轉不可說轉復名大不可說轉大不可說轉復名無量無邊阿僧祇無量無邊阿僧祇復名大無量無邊阿僧祇大無量無邊阿僧祇復名無量無邊不可說無量無邊不可說復名大無量無邊不可說大無量無邊不可說復名無量無邊不可說轉無量無邊不可說轉復名大無量無邊不可說轉大無量無邊不可說轉復名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復名大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大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復名無量無邊不可稱無量無邊不可稱復名大無量無邊不可稱大無量無邊不可稱復名無量無邊不可量無量無邊不可量復名大無量無邊不可量大無量無邊不可量復名無量無邊阿僧祇轉無量無邊阿僧祇轉復名大無量無邊阿僧祇轉大無量無邊阿僧祇轉復名無量無邊不可說無量無邊不可說轉復名大無量無邊不可說轉大無量無邊不可說轉復名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轉復名大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轉大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轉復名無量無邊不可稱無量無邊不可稱轉復名大無量無邊不可稱轉大無量無邊不可稱轉復名無量無邊不可量無量無邊不可量轉復名大無量無邊不可量轉大無量無邊不可量轉

疏慨等於文義相違不得盡收也然以西天經總較之直百之一耳因錄此廣異聞不必論其有無

涅槃經四千八百卷四十卷在唐　菩薩經一部二千一百卷三十六卷在唐　首楞嚴經一部四百卷二卷在唐　虛空藏經一部一百一十卷十卷在唐　恩意經大集一部五十卷四卷在唐　決定經一部一百四十卷四卷在唐　寶藏經一部二萬三千卷八卷在唐　華嚴經一部九十卷三卷在唐　大般若經一部一千六百卷六卷在唐　金光明品經一部一千卷十卷在唐　未曾有經一部一千五百卷五十卷在唐　維摩經一部一百七十卷三卷在唐　三論別經一部二百七十卷六十卷在唐　五龍經一部三十二卷二卷在唐　菩薩戒經一部一百一十六卷十六卷在唐　大集經一部一千二百卷三卷在唐　摩瑒經一部三百五十卷四十卷在唐　正法輪法華經一部一百卷七卷在唐　瑜珈經一部一百卷三卷在唐　寶常經一部一千卷七十卷在唐　佛本行經一部一千八百卷三千三百卷三卷在唐　西天論經一部二千卷五十卷在唐　大智度經一部一百八十卷十卷在唐　寶藏經一部四千五百二十卷一百四十卷在唐　本閣經一部八百五十卷二十卷在唐　正律文經一部二千卷十卷在唐　唯識論經一部一百卷十卷在唐　因名論經一部二千卷十卷在唐　具舍論經一部二千卷十卷在唐

隋志共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九百五十八卷唐開元藏日五千四十八卷貞元增益二百七十卷宋景朝增益又七百餘卷今藏大抵仍開元舊數蓋其間亦不無存沒也通志所收僅一千七百餘卷不皆藏中者

牟子理惑論稱佛所著經凡十有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大略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云云案漢世惟四十二章經至中國安得品目之多至此必魏晉之譯傳是六朝人託名僞作

筆叢卷四十七　桑部　雙樹幻鈔中　十　西諦雅書局採

侈其說固有自來矣牟子稱漢牟融當是六朝人託名僞作詳四部正訛

凡浮屠之說類涉誇大若牟中華之人演譯之最先四十二章平實彰顯及心經等總之譚理何嘗有一切彌文金剛圓覺不失淵旨維摩楞嚴雖漸大浩繁至法華華嚴諸品而極蓋其精微處固佛本眞其浮誕不根悉後世增益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七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南海潘元敍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文元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世尊初生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老君初生亦行九步曰天上天下惟道爲尊王長公詆言益
載之以爲不應相類至此余謂朱紫陽所云佛家偷得道家
好處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如自家寶藏被人偷去卻去
他牆角邊拾些破鉼破礶來用甚好笑旨哉紫陽之言凡老
莊精奇玄妙處皆爲釋氏得之而後之黃冠第模倣其勝大
渺茫之說不知此類於理道何與漫舉一則餘可推
太阻風旛語世所盛傳然西土已有之十八祖伽耶舍多侍師
伽難提尊者次聞風吹殿鈴聲師問曰鈴鳴耶風鳴耶祖荅
非風鈴我心鳴耳六祖豈拾前人唾涕者非一時偶合則記
者必有一譌耶

魚朝恩於代宗前問慧忠國師曰何者是無明無明從何而起
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
相今現朝恩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案此在
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之前
大慧正法眼藏序南度吳丞相潛作錄其說於左云此事亙古
亙今漫天漫地端視側視直視橫視開視閉視明視暗視無
不視亦無所視亦無無無不視無所視直敢道謂正倒離法
示人第黃檗與趙州同出南泉門檗後嗣百丈開法視趙州
較先達何得提彼言句示人恐學人誤錄徑山語也
徑山禪師云僧問狗子還有佛性否趙州云無此一字乃是權
許多惡知惡覺底器仗也不得作有無會不得作道理會不
得向意根下思量不得向揚眉瞬目處探根不得向語路上
作活計不得處在無事甲裏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文
字中引證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時提斯時舉覺誠如此
裏方免得恁麼帶索受人圈繢然雖如此初機鈍根也要得一

做工夫看一月十日便自見得也此節可與上條參看大慧語錄中開示諸學者如陳季任劉彥修張暘叔汪聖錫宋直閣諸書動引此則因緣故知前件非黃檗語無疑也

臨濟三次問黃檗三度被打竟因檗指往大愚處得悟然臨濟終嗣黃檗洞山極力問大潙大潙不荅竟因大潙指往雲巖處有省然洞山終嗣雲嵓二宿機緣始末甚同而所嗣異者蓋黃檗宗旨當興於臨濟洞山門風合續於青原緣力所致不可强也

睦州爲黃檗第一座而黃檗宗旨大興於臨濟又臨濟在黃檗會中不知名睦州令問佛法大意且密啟黃檗指見大愚遂弘臨濟之風雲門亦從睦州悟入州指見雪峰峰授以心印

遂闡雲門之派二宗至今爲海內瞻仰其始皆睦州啟發成就亦由文殊爲七佛導師信異人也

雪峯嚴頭同參德山巖頭嘗謂雪峯悟入全藉巖頭而後嗣寂寥雪峰悟入全藉巖頭而後嗣法眼德山之派藉以大振雲門文偃爲法眼德山之派藉以大振

長御白牛車六祖春來草自青明重疊關山路雲門猿抱子歸青嶂

襄烏銜花落碧巖前東山長空不礙白雲飛石頭雲在青天水任瓶藥山參差松竹拂龍溥重疊林巒月上遲宿客暮峰穿海去滴水下巖來

禪機中有絶類詩句者類集左方凡緇流題詠槩不錄

水下巖來滴後夜猿啼在亂峰道秋庭肅鼎風颯颯寒星列空蟠龜鶴遇日照寒光潛山搖翠色新充浪激似銀山傳是山

寒花發遲秀長年一衲衣法要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光影到

牀前智洪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同雲嶺峰前月住遠雪深宜

經典之盛至六朝極矣其時沙門若支遁慧遠之在南道安羅什之在北皆當時之才士也而一時文章豪傷又從羽翼其

猶挂樹梢頭（僧惠朗風吹綻臘梅花（杜牧）昼月繞簷廊（大通）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無名氏）霧捲雲收山嵐浄海天空閒一輪寒（紹悟）雲遮海門樹（雲龕）金風昨夜起偏地是黃花（紫桂）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貫休）芭蕉葉上三更雨（皎然）花落春風靜（普照）秋風起庭梧（慧覺）孤峰無宿客（楚金）松檜森森密（楚金）長嘯一聲天地秋雙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慧隱）驚鷺飛入蘆花蕩（海印）寒松連臨溪雲鎖萬重山（萬壽）春風掃殘雪（王隱）幾番雲色出峰頂一樣泉聲落檻前（常察）枯木倚寒巖（巷玉）穿林宿鳥驚（耶律）手攜書劒謁明上同一般秀色匡山裏（皎然）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徑觀）鶯囀千聲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同上遠洞散寒雲幽窗度殘月雙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慧隱）驚鷺飛入蘆花蕩（海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顯端紫門草自深（洞潤）片雲橫谷口（文悅）檻外竹

搖風驚起幽人睡（大陽）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普徹）若是陶淵明攜壺便歸去同上本是瀟湘一釣客（師子）春風觸目百花開同上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眞如）萬里望鄉關（省曉）無事日高眠（智圓）孤舟載明月（文慧）漁人偏愛宿蘆花同上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人鴻）一葉飄空便見秋（圓修）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浙川）鷓鴣啼處百花新（良作）一裘才挂體（本寂）玉殿若生後同上壁上畫枯松（北院通）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淨果）山峻水流急三冬發異花（奉璘）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百丈起）雪覆孤峰白（洞曲）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神秀）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寶誌）葉落時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在誰家（西仙）黃葉飄飄滿庭際一聲砧杵落誰家（寶劒未出匣神光射斗牛（宝雪）隻履已歸西國遠北開擣衣（開先）竹榻和衣半夜眠（南岳）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迴

山空有老猿啼惠宗秋山落木猿書啼仲殊少林峰頂月上上三月嬾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風穴常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仝上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僧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元安菴渡後禪機多用隱語不備錄吾郡雙林大士倡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大士梁時人其詩已純入唐格宏壯整嚴如此惜爲譚理者據之又心王銘古樸顯贍不作西域方言不落南朝綺習必當時一才士也

寒山詩云城中踈眉女子雜珮何珊珊鸚鵡花間美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常如此芙容不耐寒云云黎惟敬劇壽時爲余誦之

法眼咏牡丹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色隨朝露聲香逐曉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其格調雖不脫晚唐居然一作家門戶也先是當日爲宗門游夏蓋才而涉學者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

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去歸來始覺老僧閒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機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孤猿啼落中峰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右數詩皆見詩話世所傳誦讀傳燈諸錄乃知俱禪流俚語也

吾郡自雙林善慧大士與達磨祖師拈頌梁武之世闡是禪門高蹈代不乏人玄策禪師親見六祖大鑒法道心天皇悟嗣法石頭遇藥山分座贊元以大士裔孫三歲出家王文公不可一世獨欽仰宗風先緒不隨俱胝得天龍一指受用終身至截童子指頭使之立悟尤見機用之妙也

賁休號禪月大師吾邑人以詩名晚唐五代間姓姜氏字德隱人所共知然傳燈錄又有姜氏子出家名有規亦婺州人則吾郡有二名僧一能詩一悟道皆姜氏可謂奇矣有梅溪師見五燈會元十七卷雲門派也

懷志菴主婺州吳氏子有偈云萬機休盡付癡憨蹤迹時容野鹿桑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緣在綠蘿庵師一禪師馬氏子詩云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分外青

雙溪印首座詩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花去不來虎丘元淨禪師雙溪人嗣昭覺勤

德用禪師戴氏子嗣雲居晤婺州人

玄妙禪師婺王氏子又止鄧教師有東陽小威傳燈所錄無菴供一菴主帶令一十七八女子送食一日合女子將菴主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答曰枯木曾寒巖三冬無煖氣婆問之云我二十年止供養得箇俗漢適出燒却菴主不以可欲亂心在儒家庶幾柳下遺風而禪門以爲俗談故知此理當別論也

趙州見一尼來參州以手招之尼曰尚有這箇在州曰都是你有這箇在此非釋門中儀律禪者當機頓用則不拘知此見

燒菴老嫗亦具少知識

曾氏類說引他書一則云末山尼開堂說法鄧隱峰懷白刃夜脅之尼畏死從命次日鄧裹其袒服以示人大眾立散案灌谿宗支嘗爲末山執役至三載豈應至此即有之灌溪他日將愧匿不暇乃自謂於末山處得半杓至今常飽不飢且以配臨濟大師並言何耶此必僧徒忌者之口欲以毀末山之開堂幷發明鄧隱峰之亡賴耳凡僧例不稱姓而鄧獨以姓稱且臨終倒植而化其妹亦尼諺之曰兄生不循規律死更熒惑於人因倏然仆地云云五燈會元

洪覺範林間錄五燈會元多采之然其中率不可信如謂杜祁公張文定同居雒陽之類前人辯駁已明余近得就李新刻本讀其卒章又載杜公呼文定字爲安道安道乃方平字非文定也則此事之誣灼然亦非無因者蓋本捫蝨新話而潤飾之今並載二則於左

文定語金湯編又謂此乃方平語然林間藍因林間訛也金湯編亦不應稱文定佛祖通載亦稱是

捫蝨新話云世傳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豈無又有過孔子上者公曰誰文定曰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瞥聞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其後語張天覺天覺撫几歎賞曰達人之論也

林間錄曰祁公與文定致政居雒陽祁公勁正每笑安道佞佛有朱承事以醫游二老間一日祁公呼朱切厥朱竊以看楞嚴久之乃至祁公責之曰聖人微言無出孔孟何楞嚴爲朱曰以某觀之此經似過孔孟矣公取閱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云云

道家有老子西昇經云老子入天竺化胡成佛故一名化胡經浮屠教每以爲病六代諸人論辨極繁見弘明集中所載歷唐至宋竟莫能決迄於勝國世方崇奉釋教又以帝師主之遂焚此經浮屠有爲下火文者極鄙陋而佛祖通載看之殊可笑也

南海潘元敉初校

南海羅崇翰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通

錄

論學小記

論學小記上　程瑤田著　通藝錄一
志學篇　博文篇　愼獨篇
主讓篇　以厚篇　貴和篇　立禮篇　進德篇
誠意義述　大器篇　游藝篇
論學小記中
述性一　述性二　述性三　述性四　述誠一
述誠二　述情一　述情二　述情三　述命　述
公　述敬　述己　述義利
論學小記下
述名一　述名二　述術　述眞　述儉一　述儉
述儉二　述儉三　述儉四　述心一　述心二　述夢
一　述夢二　述元妙　述靜　論學約指

論學小記上

志學篇　博文篇　愼獨篇

志學

先生語人曰人生有三大分既生之後未死之前一分也既死之後一分也其一分實而有者也其二分虛而無者也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五達道以知仁勇三達德行之故學之始在於格物實有其物而格之也學至於誠精微極矣而必不能舍物而言之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之爲言實也實有其物之謂誠也故曰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

分也至於虛無之二分聖人非不知之也既虛無矣烏從而致力於其間哉於是二氏起而致力之而各立一門戶今之闢之者惡其與吾儒相背而馳也而不知吾儒人也二氏亦人也人生有此三大分不得謂二氏無此三大分也彼惟舍去實有之一分而專務於虛無之二分所以大異於吾儒之學也吾儒之學仁爲已任死而後已既死不得不已未生非所敢知據其實有不事虛無吾所論學論此學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物此志也然則奉先思孝祭祀格神非事鬼神乎曰烏在其非事鬼神也事鬼神乃吾既生之後未死之前一實有之大事實有其事而吾廩廩乎其行之也人能知此之非虛無異於生前死後之虛無也則思過半矣徽從先生遊聞其緒論於論學小記刻成謹疏記之於錄目之後及門洪徽

志學篇

學也者學爲人子學爲人臣學爲人弟學爲人友之道也人之生也必有以立乎世也其立乎世也必有以接乎其人也人也者父子兄弟夫婦苟在家毋相離也朋友則出而日相見者也至於能仕則事之者吾君也苟非學焉何以能不失歡於父母何以能翕昆弟而刑于厥妻也何以能使宗族無閒然而鄉黨有所矜式也立乎朝廷何以能致其身行乎宗廟何以能相厥事臨乎衆庶何以能澤及於所治也其在於身出諸口者言也言之難乎其無擇也舊矣施諸事者行也行之難乎其

能敏也久矣飲食養吾身者也衣服飾吾身者也席有向秊有趾安吾身者也養吾身者有節焉學之而後無以飢渴爲心害飾吾身者有法焉學之而後無以不衷致身灾安吾身者一動一靜皆非可以苟焉已也學之而後威儀能定命而容止戒必恭也凡若此者所接非一人也所習非一事也君子之教人也小成之必七年大成之必九年嗚呼吾見成之者恒少而不成者恒多以異乎而顏子之稱善誘則曰博我者以文而已矣春秋時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也則不尚志者之過也誠志學矣習而安之久而弗倦不遷於見異焉吾知其必能有成也是故可以出處可以默語可以同羣與可以事君父可以從今而道古

博文篇

天下之達道五而人之行百其切於吾身而不可以須臾離者乎其切於吾心而不可以一端弗學矣乎於何學之曰於文聖人賢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然而已往矣其所存者文而已矣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獲不啻親炙焉而詔我以語之呼我以喻之也不啻相依焉而攜我以舉之被我以履之也舜之大孝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其德同其所德者不同也堯之文章也夫子之文章也其美富同其所美富者不同也徵之於文而後舜與武王周公之所德者若或聞而知之矣徵之於文而後堯與夫子之所美富者亦若見而知之矣是故學文不可緩也孔子之自任也曰文其在茲乎其教有四文與居首焉其所雅言者詩也書也禮也文焉而已矣其所以謂伯魚者爲周南也爲召南也文焉而已矣顏子去聖一間耳孔子化之以時雨焉其無以異於成德達財答問之教乎抑有以異乎而顏子之稱善誘則曰博我者以文而已矣春秋時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也蓋徵德於其文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祈招之詩

不知焉是以不能思玉度而式昭德音也則猶文不博之過也實沈之神主參也駟臺之神封諸晉之川也子產盍聞之矣氣之宜節宣也美之不可以先盡也子產盍聞之矣嗚呼苟非其博物也安能使於四方而榮君之命若是哉

愼獨篇

獨者對人之稱獨之爲言人不見也人誰肯自欺以爲吾獨耳其誰見之彼王密之鬲楊震曰暮夜無知者蓋亦以爲此獨耳是其欺也初亦謂欺人耳庸詎知十目十手之所指視者固章章若是哉人誰與欺祇以自欺故誠意之功在毋自欺而毋自欺之事曰愼獨意非私意之謂乃眞好眞惡之情發於性者此眞好眞惡之情人皆有之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者也當其未格物致知之先我固有之及其物格而知至也則此眞好眞惡之情吾已知其當好當惡之實矣知其當好而不能好之如好好色知其當惡而不能惡之如惡惡臭是之謂不誠其意不誠其意夫然後其意皆爲私意矣惟其初非私意是以必誠其意若私意也安所用其誠哉知其當誠而不誠故曰自欺自欺之根只爲吾獨耳人之所不見也夫誰肯於稠人廣衆之中恣爲不善而不顧人之非笑也則亦誰與之於稠人廣衆之中恣爲不善而不顧人之非笑也則亦誰與之故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閒居者獨也人之所不見也揜著者離乎獨猶冀人之或不見也然而已無益矣此之不可不愼獨也是故獨非

專在內也乃內外相交之際也愼則專在內也愼之然後能盡其當好當惡之實以全其眞好眞惡之情此治意之學也此之謂誠其意也

鄭氏中庸注云愼獨者愼其閒居之所爲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爲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之困學紀聞載文子曰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愼其獨也劉子曰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王伯厚原注高彦先謹獨銘曰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四句竝見劉子乾隆甲寅二月

瑤田教授靈山檢上二條昔人之說愼獨者皆就事爲上治意因補錄於此以俟知言者商之

立禮篇

君子之所以志於學以求立乎斯世而成其爲人者曷藉乎藉於禮而已矣文曷爲而欲博乎學禮也獨曷爲而貴愼乎由禮也禮之於人大矣以求之其子者而事父以求之其臣者而事君以求之其弟者而事兄以求之其友者而先施禮也然而道或不明於天下何也賢者之過過乎禮也不肖者之不及不及乎禮也彼非不切切焉以冀斯道之明也而已有所不明焉而好異喜新以蔽於斯道者無論已視不以邪色接乎目聽不以淫聲受於耳言不以游辭出諸口動不以畸行加諸身

禮也然而道或不行於天下何也智者之過過乎禮也愚者之不及不及乎禮也故曰立於禮也如其不能聖人也吾即學禮猶或不免行也而已有所不行焉而踰閑決防以啡於斯道者無論已是故聖人之志於學者志於學禮而已矣志於學禮以求其能立而已矣是故聖人自以爲三十而立也斯道不能也欲求弗畔於斯道不能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也夫聖人之學天行也自強不息以至於不踰矩焉則動容周旋中禮也所謂從容中道者也學者求至

於是則難矣然而作止語默之必不中乎禮則必不能成其爲人也必不能有以立於斯世也學者卽不敢自謂遽求至於聖人然亦不可不以君子自勉也君子者能有以立乎斯世而成其爲人者也

進德篇

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堯舜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孔子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勉然之恕學者之行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然者爲恕自然者爲仁生分別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說也自以爲及將止而不進焉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警之子使漆雕開仕開以未能信辭蓋不自以爲及矣不自以爲及故說自以爲及必非夫子之所說也此聖人之教也非惟教人然也雖自治亦然其言曰君子之道四我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言行恕以終其身而常如弗及焉故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其辭聖仁則曰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又并不厭不倦而辭之此聖人進德之事也非惟自治爲然也雖論古聖亦然於博施濟衆則曰堯舜猶病於修己以安百姓則又曰堯舜猶病然則不自以爲及乃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若曰子貢之言幾於仁而進乎恕故夫子斥之是不知恕爲行仁之方學者與聖人共之故學

者勉然之恕不可許之以仁豈聖人自然之仁不可謂之爲恕乎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所謂仁者也此恕之說也能近取譬則夫子教人用力於恕以求仁也近取諸已以譬之人不必博徵諸衆而反忘乎已也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仁以爲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自以爲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爲及者也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益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而與人言仁則舍恕無其道是故曾子聞一貫復贊於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主讓篇

讓者爭之反也聖人以爲射而後有爭然而升也下也飲也揖讓焉而已矣讓者任之對也聖人固曰仁以爲己任然而子路之任也其言不讓則哂之而已矣故至於當仁雖師猶不讓也而讓存焉故主於射不得謂非爭之所也而讓存焉夫至於能任與所必爭而聖人之教惟主於讓則愼斯以往凡非所當任與非所宜爭者其必出之以讓也可知矣世俗之所必爭者名也爭者曰名足以榮我如之何其必以讓人也然吾見爭而得者不數數然矣其不爭而不得者亦未見其數數然也如之何其必出於爭也世俗之所尤必爭者貨財也爭者曰人非貨財不生活如之何其必於此而言讓也然爭而得者受惡名不爭而不得者受美名此獨非名也與哉如之何其必以美名讓人也亦可謂不善用其讓矣亦可謂拙於爭名者矣昔吳季子觀周樂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不德者不矜不伐能讓之謂也齊桓公不務脩德九合諸侯而叛亦九國則不能讓之過也春秋時相尚以爭至於戰國晉楚之富誰能及之而竟何有焉若夫閭巷之民不知禮義以爭爲能卒亦因而致困者何可勝道也如以利則亦非不讓者之

所能專也而天下之人終古不悟何也

以厚篇

厚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崑崙墟高萬一千里地載之不知其重也地厚也河水出其東北隅伏流地中禹導而通焉出自積石鑿之疏之不開地加損者地厚故也是故水之積也不厚則杯爲之膠風之積也不厚則草之弱者加勁物皆然矣人豈不然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其是之謂乎閒嘗披覽史册見夫人之獲令名膺遐福者夷考其平生所行無一不出於厚也又上而考其先世其所以處心而示後者亦必無一而不出於厚者也從古以來揆之如一遙數之不能終其物也試

以歐蘇二公之文人人所肄業及之者言之歐公之表瀧岡阡也述其太夫人言崇公之爲吏每治官書見死獄輒廢書而歎曰吾求其生而不得耳太夫人以其心之厚於仁也而卜崇公之有後既而歐公果昌大也豈非爲善無不報之明效與蘇公之記三槐堂也言王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而又以魏公父子忠恕仁厚卜王氏之福之未有艾也此所謂天定勝人者也二公之言人皆信之矣厚者之獲報既章章若是則彼不厚之人天之所以報之者載在史册可覆視也豈虛語哉孔子曰觀過知仁說者以爲君子常

失於厚也老子曰聰明淡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
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臣子毋以
有已斯不厚者之戒也夫斯不厚者之戒也夫

貴和篇

學者之持身而涉世也一出於和而已矣和以治己則
居之安和以治人則人皆樂之而日遷於善此非以和
不和卜休咎之徵也然而其徵正自不爽也是故和氣
召祥乖氣取戾自古至今莫不皆然夫人亦皆身受之
矣而猶不自知耶今夫君子其律己也嚴其責人也必
詳夫豈樂於不和哉亦所積之勢然也雖然我中矣我
才矣於其不中不才者貴有以養之也養之以和也如
其不和則是於不中不才者而棄之矣夫豈樂於棄之
哉亦所積之勢然也君子之學也知其勢之必有所偏

重也豈猶任之哉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夫子誦此詩而歎之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取
其和之能順父母也易言夫妻反目詩言兄弟鬩于牆
凡今之人往往於此不能無憾焉此豈不由於己之
不能和也而致然乎閒嘗觀於天地矣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若夫月令之行氣不應候厥
惟咎徵與君政同則五穀或有晚熟之憂果實或有早
成之患此天氣之不和也磽确之鄉詘求豐歲戴極之
下所在不毛此地脈之不能通乎天和者也夫天地之
行四時而生成乎百物也苟其不和且不能成歲功而

況於人乎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聖人之贊化育而參乎天地也惟在於和而已矣而況於學者乎

大器篇

夫子嘗論管仲之器小矣豈不以有容德乃大而彼概乎不能容者固其德不足稱哉閒嘗閒夫子之言器矣曰君子之使人也器之夫斗之容十升也斛之容十斗也秉之容十六斛也器也庾之容十六斗也秉之容十斛也器也升也器也庾之容十六斗也秉之容十六斛也器也之者如其器之所能容者而與之則彼能受也若所與餘其所受烏能容之何也器小也子又曰君子不器則是與以斗筲之所受者而受之與以庾秉之所受者又受之浸假而與之以百石亦受之浸假而與之以萬鍾則又受之如川焉衆流之所歸也如海焉百川之所入也其器之大也莫能名之也故曰不器也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有匡天下之功其力能不以兵車而令桓公九合諸侯也有仁天下之功功不可謂不大矣古來之事功大者必有容事功之量堯則天而民無能名蓋堯德如天而即以天爲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有功而伐者也其功大者其伐益驕塞門反坫越禮犯分以驕其功益不能容其事功矣吾於管仲之不知禮而得器小之說矣桓公爵管仲以上卿隆管仲曰仲父其富貴可謂崇高矣古來之享富貴者必有容富貴之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益舜禹之德亦如天爲其器

夫器小者未有不富貴而溢者也其富貴愈顯者其溢益張三歸具官窮奢極侈以張其富蓋不能容其富貴矣吾於管仲之不儉而得器小之說矣

游藝篇

學者之於文終身焉耳矣文在六經曰六藝孔子之教也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而孔子之言學也則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是故游藝者學之終事也夫學之始嘗博學於文矣學固從藝入耳夫學所以志於道也道則目擊而存者也何以必從藝入也蓋當志道時初不知道之在吾目前也而是藝也則載乎道統乎德而藏乎仁者也是故道莫大乎堯舜堯舜之道約言之可一言而盡也曰孝弟而已而所以孝弟者則非一言之所可盡也載之於藝也道莫備於夫子夫子之道約言之可一言而盡也曰忠恕而已而所以忠恕者則非一言之所可盡也載之於藝也道載於藝故必於藝中而得其道得其道然後可以盡倫盡倫則德脩於身而可以據於德矣德之能據也仁之能依也皆於藝乎得之而德則欲其始終能據也仁則欲其始終能依也是不可不有以養之也於藝乎得之者還當於藝乎養之游藝者所以養其所得之道也而且溫故可以知新也貧淡乃以達源也故曰游藝者學之終事也抑是藝也豈惟是足乎已

也云爾哉道在我將以兼善天下也通經足用藝者出治之本也道在我將欲傳之其人也博學詳說藝者教人之方也今夫聖人藝之宗也以其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筆之書是藝之所從出者也然而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猶且好古敏求於藝之中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

誠意義述

余言誠意之意非私意之謂乃眞好眞惡之情之發於性者然則意與情無別乎曰非無別也意不能離乎情耳好惡之出於不容已者情也好惡之情動於中而欲有所作爲者意也是故吾好是善而欲爲之吾惡是惡而不使有之是情之見於意者也乃好之情惡之而不盡其眞惡之情是雖好惡之情已動其爲善拒惡之意而好惡之量有所未盡則不能充實其爲善拒惡之意以無負其出於不容已之情是之謂不誠其意好好色者情也試進而察其好之之意初未見其有絲豪不好者意之誠也惡惡臭者情也試徐而察其惡之之意亦未見其有絲豪不惡者意之誠也發於情而卽欲好之惡之是其意已自知其當好當惡也而乃不能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知其當然而忽不然也當然而不然欺之也自知其當然而乃不然自欺之也毋自欺者知其當然而卽無絲豪之不然是能充實其爲善拒惡之意而不負其出於不容已之情夫是之謂誠其意也孔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仁惡不仁情之發

而見於意者也無以尚不使加誠其意者也卽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聖人之所未見則誠意之難也誠意之所以如此其難者在不知愼獨也是故非禮之接於視聽言動者每爲人之所不見此獨之引之初卽起惡念此非傳者之所謂意也卽未致知之人吾意者也四勿之功則愼之以誠其意也以已所不欲與爲不善之小人當此起念時亦必以爲不當爲亦必有惡之之意此方是傳者所謂意也但彼未致知而又甘於自棄則旋有旋滅然其不誠也亦不得謂之非自欺也若致知之後設有一念之不善其惡之之意殆有甚焉誠之者誠此意也此之不能如惡惡臭此之謂自欺焉耳矣

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界限有四段然致之誠之正之脩之其工夫不能截然分作四候如誠意之功以一事言則貫乎其事之始終以一身言則貫乎終身孔子所謂好仁者無以尚此意之最大者也當其致知時旣知仁爲己任死而後已矣此時便有好仁之意日日好之事好之所謂誠也心卽由此而正矣身卽由此而修矣其誠意之功未嘗間斷也乃中道而廢未死先已此其好之不能如好好色之始終如一雖正心修身後猶是

不誠其意也孔子所謂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乎其身此亦意之最大者也當其致知時既知爲仁之不可違於終食之閒矣此時便有惡不仁之意曰惡之事事惡之所謂誠也心卽由此絕乎不仁而正矣身卽由此絕乎不仁而脩矣其誠意之功未嘗間斷也乃見異而遷違於終食此其惡之不能如惡惡臭之始終如一雖正心脩身後猶是不誠其意也

誠意者之惡惡也非專指惡已有之而後去之務盡之謂也謂不使絲豪之惡有以乘於吾之身也故曰夫子言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說惡字最精妙也若不善乘於吾身此所謂惡念也不可誤認爲吾欲誠之意其治之之功謂之去惡謂之改過亦不得以誠意二字統言之而此去惡改過之皇皇焉不容緩者此之謂惡惡之意也此之謂內自訟也此之謂獨之當愼者也此之謂毋自欺以誠其意也

余言愼獨總要在耳目口鼻四肢之視聽言動上見官骸之所接有合禮非禮之殊此時正好施功處今試以內省不疚如曾子之三省其不疚者皆指已之行事也之聽之言之動之之時也此時心中卽以禮權之如其非禮則勿視聽言動也此愼獨之事也

中庸以隱微二字言獨字最精妙隱爲黑暗之地非無見之不能顯也此眞如視聽言動之接於吾而吾欲視聽之不能見也微爲細小之物未嘗不可見而其處而視之不能見也微爲細小之物未嘗不可見而之不愼也吾故曰獨者內外相交之際而愼則專在內者也

無惡於志矣

誠意爲明明德之要而必先之以致知知非空致在於格物物者何意身心家國天下也麗於身者有五事接於身者有五倫皆物之宜格焉者也格者舉其物而欲貫通乎其理致知者能貫通乎物之理矣而於是誠意使吾造意之時務不違乎物之理而因之正心使吾心常宅乎物之理而因之脩身使萬物皆備之身始終無愧怍乎其物而馴致乎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惟不外乎順物之情盡物之性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大學之能事畢矣

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蓋謂心能主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於思然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至於耳目交物之時而果能造不爲之意此之謂無惡於志此之謂獨獨者對人所不見而言非已亦不見也豈惟已一人能見之而已也卽如與人共謀一事其與人共謀之時卽已造意之時與此一人共見卽爲衆人之所不見此

不在去私致知之第一義亦非去蔽蓋本不知者非有物以蔽之本未行者非必有所私也若五金然其性有光能鑑物是明德也鑛之煎之鍛之範之鑪之厲之是明明德也鑑受塵則拭之有垢則磨之是去蔽去私之事也是故崇德明明德之事也道問學以尊德性所以明明德也脩慝去蔽去私之謂也誠意者崇德脩慝兼而有之者也好善惡不善非脩慝也毋自欺亦非脩慝也自欺則慝也反其不誠以幾於誠是之謂脩慝也問學之事崇德一大端大之大者也脩慝亦一大端所以輔其崇德大之次者也今之言學者但知脩慝爲大端

認脩慝爲卽以崇德其根由於不知性善之精義遂以
未治之身爲叢尤集愆之身雖亦頗疑於性善及其著
於錄也不能不與荀子性惡篇相爲表裏此說之所以
不能無岐也

崇德脩慝兩事也徙義改過兩事也存誠閑邪兩事也
聖人每對舉言之以示人至於言脩治之功則又往往
不舉其然者而偏舉其不然者爲夫人之不崇德者愚
先主之不從義者過先集之不存誠者邪先陷之故鍼
砭之術治病之道也豈無病之人而可不知養生之說
乎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則誠意莫如赤
子而赤子非能格物以致其知者也此可以見人性之
善而吾人之學必先於格物以致知者何也蓋以意誠
訹矣意之誠誠如赤子之无妄矣而卒不得謂之爲明
明德者也明明德者無所不知之誠赤子之誠一無所
知之誠也故赤子之誠雖與聖人之誠通一無二而赤
子之爲赤子則不必其皆能爲聖人然卽使赤子中有
生而能爲聖人者亦必不能不格物致知而徒恃其一
無所知之誠以造乎其極也此吾夫子所以終其身於
格物致知而至於七十乃自信其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此古昔聖人所以緣人情以制禮而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所以必待其人而後行者待此格物以致其知之人
乃能於獨見獨爲之時愼之又愼以造其意而誠之而
於是乎能行此禮也此之謂明明德而大異乎赤子一
無所知之誠矣

孟子盡其心章余謂盡心內該得幾許行卽中庸之盡
性亦卽中庸之自成盡性該盡人物之性自成該成物
仁知合德時措咸宜是之謂盡心存心是盡心無間斷
殀壽俟命是盡心始終不間斷截然判開首節是知似
未盡其蘊乃撰次而述之曰心者身之主也萬物備於

吾之身物則卽具於吾之心而以爲吾之性如是而心
可不盡乎揭爲而可謂之盡其心也由盡己之性而充
極之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心盡矣是非先有以
知其性不能也曷知乎爾格物以致其知斯能窮盡物
則以知其心所具之性而因以盡其心然則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夫是性也天之分與我者也性不異乎天而
天豈異乎性知性知天非二事亦無二時也知其性則
知天矣夫然而心可不存乎不存則放夫然而性可不
養乎不養則戕父母生我以身而不毀傷其身者能事
親者也天分我以心與性而能不放之不戕之也非所

以事天乎故苟能存其心而養其性也則必其明物察倫以致其知者既詳且盡而見之於行也必能居仁由義以盡其道而其功之盛必將有以馴致夫參天地贊化育之能任則至重也道則至遠也死而後已者也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以爲性而具於心者是我所受之命而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矣豈非所以立命乎

好惡者情也情之見於事爲而吾心經營之者意也有好善惡惡之情卽有爲善拒惡之意是意乃依乎本然之情而順乎其所致之知者也無何爲善者變而爲惡拒惡者變而拒善是反其初意矣誠之者務實其初意而不使之變也

孟子以情驗性總就下愚不移者指出其情以曉人如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謂人皆有之者下愚不移者亦有也故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正謂下愚不移者皆如此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若者轉語也卽從下文若夫字生根其情者下愚不移者之情卽下文爲不善者之情也曰可以爲善者可不可未可知之辭然而未嘗不可以爲善也若夫爲不善乃其後之變態非其情動之初本然之才使如此也性善之義至孟子言之乃眞透根之論卽今日當下人人可自驗人人可自信其性之無不善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章專論習也習與性對言性自性習自習相遠愈見性之相近也習之相遠也遠於知愚之相移也性之相近也愚者之性未嘗遠於知者也蓋稟氣受質而成人之形其心卽具人之性人與物異故性無不善也而不能無知愚之殊者以氣質不能不分高下厚薄因而知覺不能不分等差其上焉者知也等而漸下則不知而愚矣愚非無其知也鬱於其知而不達則愚知愚之知卽三達德之知其知卽根於性中仁義禮知之知本無二知何獨至於愚者而無之蓋知者從性中直達而出愚者則鬱而不能直達者也故知愚雖分而性未始不相近相近云者弗無其善之云也然知覺既有知愚之殊而薰習復有邪正之異於是知者習於善則愈遠於愚卽愚者習於善亦可遠於其本然之愚若知者習於惡則可遠於其本然之知而愚者習於惡則愈遠於知知有等差習而移之上達焉可至於上知愚亦有等差習而移之下達焉可至於下愚移而知者性達而性之善見移而愚者性不達而性之善不見夫豈性有不善哉不見其善而已矣然則

相遠者因習而移其知愚非移其相近之性也知愚毋
因於習之所移見人不可不謹所習而不得以此罪性
也惟夫生而上知之人知覺獨異雖與不善者相習不
能移而轉之乎愚其本非上知而移而至於上知者亦
若是則已矣而生而下愚之人知覺極庸雖與善者相
習亦不能移而轉之乎知其本非下愚而移而至於下
愚者亦若是則已矣其不移者非其性之善本有加於
人本有損於人也其移焉者非其性之善忽有加於人
忽有損於人也夫性未有不相近者也何以知其然也
仁義禮知之性其端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

雖下愚之人未嘗不皆有也由是言之孟子性善之說
以情驗性之指正孔子性相近之義疏矣
情其善之自然而發者也才其能求本然之善而無不
得者也性善故情善而才亦善也孟子既以情驗性矣
而其言爲不善也則曰非其才之罪也又曰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譬之
水以氣見也清則其性也其流涌出而人無不覩其清
者情也撓之不已泥沙滓之則濁矣氣爲習累也所謂
舍則失之不能盡其才也澄之不撓又復清也性不可
累也所謂求則得之能盡其才也譬之鏡以質呈也明

則其性也磨之生光而人無不睹其明者情也久不拂
拭塵垢掩之則暗矣質爲習累也所謂舍則失之不能
盡其才也去其塵垢又復明也性不可梁也所謂求則
得之能盡其才也夫安得以其爲不善而罪才乎
天分以與人而限之於天者謂之命人受天之所命而
成之於己者謂之性此限於天而成於己者及其見之
事爲則又有無過無不及之分以爲之則是則也以德
之極地言之謂之中庸以聖人本諸人之四德之性緣
於人情而制以與人遵守者言之謂之成儀之禮蓋即
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不待學而可知不待習而可

能者也亦即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學焉而愈知習
焉而愈能者也是之謂性善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釋之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
彝也故好是懿德增必字也字故字而性善之義見矣
性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斯備五官百骸五常
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通合一於則性乃治矣孟子曰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
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
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
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

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小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恒易而順天所限之命恒難性易遂則必過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過乎其則斯不過乎其則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仁而施於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於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於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於賢者以吾心所具聖人之德而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大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恒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恒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則命易順則姑任其不及乎則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則爲斷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難遂斯必及乎其則矣

通性一

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其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有者也是故天地位矣則必有元亨利貞之德是天地之性善也人生矣則必有仁義禮知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則不能全其仁義禮知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性之善也使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有天地之先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又具此性以生人物如是則不但人之性善卽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其質形氣而言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而終不能謂其性之善也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物與物雖異均之不能全乎仁義禮知之德也人之質形氣莫不有仁義禮知之德故人之性斷乎其無不善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質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質形氣之下愚不移遂以性爲不能無惡而不知質形氣之成於人者無不善之性也後世惑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惟質形氣之成於人者始無不善之性也然則人之生也有五官百骸之形以成人有清濁厚

薄之氣質不能不與物異者以成人品之高下卽有仁義禮知之德具於質形氣之中以成性性一而已有善而已矣如必分而言之謂具於質形氣者爲有善有惡之性超乎質形氣者爲至善之性夫人之生也爲得有二性哉譬之水其清也質形氣之清也是卽其性也譬之鏡其明也質形氣之明也是卽其性也水清鏡明能鑑物及其濁與暗時則不能鑑物是卽人之知愚所由分也極濁不清而清自在其中極暗不明而明自在其中是卽下愚不移者其性之善自若也知愚以知覺言全在稟氣清濁上見性則不論清濁不加損於知覺但

稟氣具質而爲人之形卽有至善之性其清人性善者之清其濁亦人性善者之濁也其知其愚人性善者之知愚也此之謂性相近也斷乎其不相遠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存之者存其性善也非由外鑠我也其去之者所謂舍則亡者也非性有不善故操之則存矣

通性二

氣質之性在未有是名必區以別之曰此氣質之性也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惡恐其有累於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也雖然性也而安得有二哉安得謂氣質中有一性氣質外復有一性哉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溯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天道亦有於其形其氣主實有者而言之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之道主於其氣之流行不息者而言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於天生生不窮因物付物乃謂

之命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若夫天人賦稟之際賦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所賦所稟並據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謂性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必先諄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賦稟之前而言性則是人物同之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何獨至於人而始善也故以賦稟之前而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是故性善斷然以氣質言主實有者而言之是蠶則性熱是水則性寒是人之氣質則性善是物之氣質則性不能善塗之人可爲禹以其爲人之氣質也人之氣有清濁故有知愚然人

之知固不同於犬牛之知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知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知之端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乃所謂善也性善此一念耳性從人之氣質而定念從人之氣質而有不可驗以情驗之人人皆可自驗者也是故知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知愚其知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此人所以不可不學學者習於正也不習於正則習於邪彼此相遠習爲之也此人所以當謹所習專習於此自不習於彼也

述性三

性不可見於情見之情於何見見於心之起念耳人只有一心亦只有一念善念轉於惡念惡念轉於善念只此一念耳性從人之氣質而定念從人之氣質而有若有兩念使可分性有善惡今只此一念善者必居其先惡則從善而轉之耳當其惡時一轉卽善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故曰性善也或謂人之欲乃固有之安得無惡念居其先者不知是欲也必先有善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其先豈必不善有物必有則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命卽則之所從生也其曰命也有性焉是性卽則之所從生也不謂之性言不順而轉而之惡耳今爲盜賊者未有不追於飢寒者也其初只有謀生一念耳謀生之事甚多也夫豈不欲擇其善者而爲之而乃皆不可得及至於不得已然後一切不顧而甘爲盜賊也是其初念未嘗不善而轉而之乎惡耳又必有一二爲盜賊者從而引之所謂習也夫人至於甘爲盜賊眞下愚耳下愚之人縱欲敗度亦從善念之過乎其則耳故上知不移彼下愚者其初亦移而過乎其則耳既過乎其則其勢必將大遠乎其則而至於萬萬不能移夫豈不可移之謂哉其可移者固未絕

也隱而不見觸亦不萌積重之勢使然也故直謂之曰不移而已然千萬人中或且一人能移以余所聞開亦有之惟其未絕故觸而偶萌隱而或見耳然則人性果無不善也且夫仁義禮知之端下愚不移者旣皆有之是其心固以爲當然也心之所然而乃不然所謂忍也忍之爲言反其所然之謂也其所然之心至死不中絕也性善故也

述性四

曷爲乎疑孟子性善之言與夫子之言性相近不徑言善也睢惟不徑言善已也言下愚不移下愚不移性果善乎求其說而不得安得不以孟子之言性爲超乎氣質而言之也雖然人皆以夫子之言難孟子而卒未有以孟子之言證夫子也如以孟子之言證夫子而果與夫子之言不相應則性善之言誠與夫子之言性異矣今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乃所謂善也可以云者相近之云也其言情之可以爲善也則驗之於人皆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是心之爲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者益驗之於習相遠之人且驗之於下愚不移者也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其皆有者下愚不移者所不能無也是孟子之言性善正爲有此習相遠之人與下愚不移之人而決言之也且其言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降才非殊猶言性相近也多賴多暴猶言習相遠也又言爲不善非才之罪是不罪性而罪習夫豈異於夫子之言性乎其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性固未嘗相遠也其言放其良心旦晝梏亡習豈終能相近乎其言夜氣不

存同於禽獸則所謂下愚不移而已矣孟子之言性善章章若是有一言不與夫子之言相發明乎然則孟子之言性善初未嘗離氣質而言之也則以夫子之言難孟子曷不取孟子之言以證夫子之言耶嗚呼孔孟言性並主實有者而言之如溯性於未有氣質之前此所以終日言誠茫然不解誠之所謂也

述誠一

誠者實有焉而已矣天實有此天也地實有此地也人實有此人也人有性性有仁義禮知之德無非實有者也故曰性善也者實有此善焉者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天無終故行健不息人有終故死而後已死乃無此人未死則實有此人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者能實有此性之者誠之者自明誠者也能自明誠謂之教入實有此能也故曰自明誠謂之教雖不謂之性非不實有此性也如不實有此性則自誠明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有誠者無誠之者雖有教無益也惟人皆實有此性故人人能擇善固執以誠之而實有此教矣由是成己則實有此仁由是成物則實有此知惟其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而已矣死而後已終矣乃無物矣一息尚存一息有此性之善一息可以誠之者也嗚呼非實有此人之氣質亦安能實有此性之善者乎若夫未死先已未終先終不誠矣惟不實有故曰無物是不誠之者也非不能誠之也是故不空之謂實不無之謂有皆指物而言而二氏空之無之是已無物矣此不必與辨者也今乃指其所謂空與無者而曰雖空

而實實雖無而實有此釋氏所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
其語不反覺精妙耶從空無下轉出實有異乎吾學從
物上致力焉者也

吾學愼獨老氏主靜須臾不離戒懼於不睹不聞見顯
勿斁隱微倍切凡皆求其盡倫盡職以日愼其獨也夫
子之爲誨不厭倦顏子之竭才不惰曾子之日省其身
子路之未行恐聞胥是道也豈主靜之謂乎老氏則無
爲自化淸靜自正專以不事事爲其道此主靜之學異
於吾學之致力於動也遠矣吾學之道在有釋氏之道
在無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長幼有朋友父子則有
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
以有倫故盡倫以有職故盡職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
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
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
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凡吾學之所有者釋氏固未嘗
無也而其道則在於無故道其所道其於道所以背而
馳也然而吾學之有實有也其盡倫盡職者實有之也
如不實有則有者亦無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是故君子誠之爲貴釋氏之無本非無也而釋氏無之
夫無之則無之矣然苟不實無之卽所謂無者亦無而
其道亦無以自立然則釋氏亦非誠不爲功心經云無
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夫明與老

死萬萬不能無者也而釋氏無之然其無之也必造乎其極如心經之所云云者是乃其誠也吾學之愼獨實致其力於動也誠而已矣老氏之主靜而不實致其力則靜者亦無而其道亦無以自立是亦非誠不爲功也道德經云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天萬萬不能不生賢而人性萬萬不能無可欲而其主靜也曰吾不尙焉吾不見焉忍而舍之是亦其誠也蓋誠者實有焉而已矣吾學實有其有實有其愼獨二氏亦必實有其無實有其主靜夫無也靜也實無之說也必襲吾學之實有以成其實無以是知二氏之道固不能也固未有不善者也何也意爲心之所發而心則統乎性情則安得而不善然而意之萌也未有不因乎事者也事之乘我也有吉有凶而人之趨事也有利有害吉凶天降之利害人權之君子於此亦未有不思就利而務去害也主張之者意而已矣於是經營爲曰必如是然後有利而無害也然而善從此而亡矣曰苟如是則必得利而遠害也然而不善從此而積矣且也殉利而不顧害抑或冒害以求其利而善於是愈亡而不善於是愈積矣而人乃甘於不善而忍而舍其善者不愼其獨自欺焉不誠意之過也豈其意之萌也果遂不善乎經營之巧習於中利害之

述情一

性善情無不善也情之有不善者不誠意之過也由吾性自然而出之謂情由吾心有所經營而出之之謂意心統性情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是故喜怒哀樂情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情也其未發也情之未發也其中也情之含於性者也其和也性之發爲情者也是故心統性情情者感物以寫其性者也無爲而無不爲自然而出發若機括有善而已矣自夫心之有所作爲也而意萌焉其初萌也固未有不善者也何也意爲心之所發而心則統乎

性情故意萌於心實關乎其性情則安得而不善然而意之萌也未有不因乎事者也事之乘我也有吉有凶而人之趨事也有利有害吉凶天降之利害人權之君子於此亦未有不思就利而務去害也主張之者意而已矣於是經營爲曰必如是然後有利而無害也然而善從此而亡矣曰苟如是則必得利而遠害也然而不善從此而積矣且也殉利而不顧害抑或冒害以求其利而善於是愈亡而不善於是愈積矣而人乃甘於不善而忍而舍其善者不愼其獨自欺焉不誠意之過也豈其意之萌也果遂不善乎經營之巧習於中利害之

途炫於外故事觸於情而喜怒哀樂不轉念而應情交於利害而取舍疑惑一轉念而消慎之又慎在持其情於獨焉即事察義以誠其意而已矣孟子不云乎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情爲性之所發才乃情之所施才且無不善而況於情乎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情善之謂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善言情善也

吾儒治心之學全在事上用功獨者人所不見之事所當愼者畏人知之事也此篇言意因事萌即事察義以誠意吾學之所以別於異學者在此

通情二

善哉孟子之言情善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故孟子皆以心言之蓋性情統之於心當性發爲情時而心端者情之初出於性即連乎意之始萌於心者也故孟子不云乎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情爲性之未有不動者心之動即意之萌故情與意同居而異用事觸於性而自然而出之謂情事感於心而經營而出之謂意是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蓋性之用而實爲情之體若夫情之用則喜怒哀樂好惡是也所以躍露流布其四端其諸不及情者多而過情者或寡也唯上智則幾乎過之而能自節焉自餘等而下之至於中人又下之而遞至於愚其用情也必漸薄焉而多其等差而非有其不善者也則情安有不善者乎其或流爲不善者則意主張之以經營其事之利害而趨避之巧習焉於是心不能察而性亦若退聽焉而已矣惟加以愼獨之功而毋自欺其初萌之意隨事察義以條理其本然之情而歸根於其有生之性於是乎性得其養而心以存能存其心以見之於事而身有不修者乎

心統性情性生於心而情出於性意則心之動而主張乎情之發焉者也情出於性意出於心情與意似不同其源然性情實具之於心心之動也動以萌其意者也性則渾然具之於心心有善而無惡情則沛然流於所性亦有善而無惡意萌於心以主張之意豈獨有惡哉內而與情謀外而與事謀是情之與事交也以意爲之樞經之營之於是利害之分明而趨避之機習喪其良心不誠其意之爲害大矣故明明德者專用力於誠其意也誠其意則情之發也無不中節不誠其意則發之而

不中節者意主張之而豈情之有不善哉蓋情之發於性也直達之而已意之主張乎情者有所經營不能直達惟誠其意則好善之情如好好色惡惡之情如惡惡臭情本直達意更主張之而使之直達故曰情無不善情之有不善者不誠其意之過也或曰恒舞酣歌湎酒漁色茲非其樂之情與侮聖逆忠遠德比頑茲非其好惡之情與而曰情無不善者與曰此所謂縱淫泆于非彝拂人之性而不近人情者也然其弊皆由於不誠其意始獨之不愼而自敗其本心至於違禽戾不遠矣是豈人之情也哉而豈未嘗有才者哉味色聲臭安佚之

在口耳目鼻四肢也孟子不謂其非性而不謂之性也豈遂以是而累其性善之謂哉。

述命

仰而望之可見者非天乎天非形乎形非質乎形質非氣乎是故天者積氣而已矣有氣斯有道有道斯有命有命斯有性有性復有道道也莫非氣也即莫非道也未有命已有道太傅禮曰分於道謂之命言有道斯有命也流行之謂道賦予之謂命稟受之謂性氣之有先後次第者如是也曷嘗有須臾不流行者乎無有始也無有終也故人既受命而成性矣道即從性中流行而不已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言有性復有道也子罕言命然而嘗言之矣子夏聞之夫子曰死生有命伯牛有疾子曰亡之命矣夫又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此所言命皆以氣數言之其顯然者也孟子學孔子者也亦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又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言天即言命也或有送難者曰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亦主氣數言之乎應之曰此以氣化有易所謂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將興有禎祥將亡有妖孽見蓍龜動四體禍福至善先知不善先知孔子之知天命其是之謂夫若夫義理則所以治命者也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曰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以義理治之故曰立命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曰衛卿可得也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此皆言以義治命義命分說不以義爲命而合言之也義命分說故孟子性命亦分說故曰之於味曰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述公

人有恒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賢愚也及其至也惟聖者能之嗚呼等級自然而有分界限自然而具也而自然中節無過不及者則盛德之至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非聖人而能公乎而能遂其私乎

父子相隱是事已露而私之也周公使管叔監殷是事未形而私之也周公之爲不知而使不待言然自陳賈言之以爲不智何說之辭自孟子言之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故私其兄而不疑之此乃天理人情之至斷無疑其兄畔之理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惟孟子爲能善道聖人何謂聖人自然而然天下無於兄弟而動畔之念者則亦無疑於兄弟畔之人也一切不仁不智皆以私心測聖人而不知聖人之公不過自遂其私而已故可以使而使之可以過而過之陳賈何知焉

十往自是切於救療無可奈何而然不省視亦是迫於無可奈何此時全無所容其意見謂即此是私者非也

安寢不眠則子與姪之分不得不有差等子之父與姪之父易地觀之莫不皆然自然而然不假安排計較其私也乃正所謂公也

相隱者之爲吾黨直躬也不博大公之名安有營私之舉天不容僞故愚人千慮必有得焉誠而已矣誠不分賢愚也及其至也惟聖者能之嗚呼等級自然而有分界限自然而具也而自然中節無過不及者則盛德之至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非聖人而能公乎而能遂其私乎

嗚呼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竟夜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嗚呼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

遂其私而一歸於公自然而然所謂赤子之心也惟大人有格致之學有誠正之功故知明處當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然未至於大人抑或愚人亦未始盡失之孟子云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即此心也自然而然有感斯應而至於思救之情則亦不能無差等也故同室人之鬬與鄰鄰之鬬或往救或閉戶不能不生分別其安排計較亦是自然而然故曰遂其私而一歸於公者也

述敬

竊謂敬之全功用在事上用在動時人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之非事即無時無地之非動語固是事默亦是事畫爲固是事夜臥亦是事故帶銘曰火滅脩容愼戒必恭是即夜臥時所應爲之事也益一息尚存即有一息之事惟釋氏絶去人倫屏却世事專一主靜以求通慧其實釋氏亦猶人也亦猶有身也有身安得無事其所謂靜自吾觀之終其身無靜時也聖人之道則不然其言敬也道國曰敬事事君曰敬其事論仁曰執事敬行篤敬敬鬼神祭思敬其在孟子則曰敬君敬兄敬叔父敬弟敬人敬上敬下益悉數之不能終其物是故敬之用處甚多靜處少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處處是動處處當用敬其或有少間靜時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子不動而敬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用功於動用功於"睹聞已無絲毫之不敬而千萬動中或有一靜千萬睹聞中或有一不睹不聞亦以敬聯屬之如此言敬始謂之脩己以敬始謂之敬而無失其敬於靜正所以全其動之敬其敬於不睹不聞正所以全其

睹聞之敬。若專以敬全歸之於靜時之涵養。則中庸所
謂不動而敬。而字不得力所謂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兩所字都不得力。且若專以靜時涵養注
解脩已以敬。敬而無失。聖敬日躋。以及於毋不敬。莊敬
日強。未免鶻突說去。聖經言語。全不得力。卽如夫子教
顔子以四勿。是欲其省察視聽言動。下四个勿字。欲其
察得非禮處便勿之。全是欲其由禮。看淸是禮。然後去
視聽言動也。非如釋氏寂守其心。若達磨終日面壁絶
却視聽言動。如是則安得有所謂非禮者當乎其前。又
安所用其勿之之力。吾儒之所以異於釋氏者。全在事

上動處用功。其不已於靜處者。乃所以繼續動時之功
也。故與仲弓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謂見賓
承祭時純是敬。而出門使民時之敬亦當如之。以顚迫
其毋不敬也。然出門使民亦是動時。非靜時也。所以答
子張問行。而曰行篤敬。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舉立與在輿。以該括無事之不敬。無時無
處之不敬。然亦是就動處言。非主靜之謂也。程子爲人
不知收放心。故單說一个敬字爲收放心之第一法。其
說亦不爲無所見也。上蔡言敬是常惺惺法。亦是專言
敬夫所謂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其
說不爲無所見也。上蔡言敬是常惺惺法。亦是專言
主靜涵養。終不若脩已以敬。敬而無失。毋不敬。諸說該
動靜言者之爲完備。而且動多靜少。以靜時繼續其動
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易言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是一件事。雖有內外。然實合
外內之道也。截然分說便不是。不敢欺慢。尙不愧於屋
漏。皆據處事言之。豈主靜之謂哉。朱子言洒埽應對進
退爲存養之事。竊謂此卽視聽言動上事。雖小學時便
當於此處察而識之。此便是格物以致其知。小學大學

雖以年齒分屬。然其事亦未便截然說成兩橛。盡視聽
言動。重生疊起。無時無處而不然。學者隨時察識。便是
下手處。童子成人。無緣異其視聽言動也。格物雖是大
學條目。然小學時未見不許其格物。賅得要敬。便是此
一物能格之而致其知矣。總之小學大學。不當有格物
不格物之分。而洒埽應對進退事事有義。未見得童子
皆不能理會也。孟子不動心有道。程子以爲心有主。夫
心何以有主也。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義
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而義
以集。然後見之於行。事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以方外。

益如此義方外者必敬直內敬義相須無舍敬而能義亦無舍義而能敬者故義雖方外而實謂之內行吾敬故謂之內故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孟子之論義卽孟子之論敬也吾故曰敬必在事動處多靜時之敬所以繼續動時之敬也吾嘗謂靜亦是吾人之一事事從身起吾人刻刻脩身寧靜時而可不脩其身寧靜時而可不有其身吾儒之道在有其身釋氏之道在無其身儒釋之別惟此而已敬也者用其心焉而已矣夫子曰無所用心心不用則於不可已者而亦已故夫子不然之而斥之曰難然人止一心而用之各於其所君子有九思是用心有九所於視則思明於聽則思聰於貌則思恭於事則思敬夙夜警戒之謂敬威儀儼恪之謂恭恭敬異用各於其所然不得謂恭一心敬又一心也隨其所而名之非有二心也孟子言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隨所感觸發見者指而名之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然止一心耳非有四心也繼善成性之後隨所感觸而發見焉止一事也而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然則仁知非有二心也是故君止仁臣止敬五止異用亦不得謂仁敬孝慈信有五心也故詩統言之曰於緝熙敬止得包五止也是事思敬得包九思也吾故曰敬之全功用在事上用在動時洪範曰敬用五事貌言視聽思可曰五事恭從明聰睿可統言之曰敬用五事思亦可曰事睿亦統乎敬其言與夫子敬事執事敬事思敬諸言可相發明也然則吾人之功無非致力於其動一念欲敬卽是動察識其動卽是敬而五事五止九思卽應念而至是故敬非別有一件物我去把捉之只爲君爲臣則止仁止敬便是仁止敬而無失九思遇視遇聽則思明思聰便是敬五止是敬而無失九思稍在前不動而敬工夫正須於此領取要知朱子所謂容貌詞氣上加工此便是敬程子所謂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亦便是敬所謂箕踞便是不敬非敬別是一事爲要求敬然後如此加工也學者能隨事踏實用心乃所謂緝熙也孟子之不動心卽詩之緝熙敬止非釋氏之專一寂守以主靜得以冒其號而謂之曰不動心也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之不動心一在動處用功一在靜處用功烏得不相背而馳也哉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孰緊在此二句己對人言極而言之天下皆人故己又對天下言也爲仁之實在己之動容周旋中禮而已故視聽言動皆有害於吾之爲仁復禮者去己也苟其非禮則隨在皆有害於吾之爲仁復禮者去其非禮而一一皆有以中乎禮是禮也天秩有之所謂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具於吾心以爲吾之性聖人因其性中天秩之所有者制爲禮以待其人而行能行其禮斯之謂爲仁自帝王至於黎庶無貴賤一也仁主於愛而與忍相反故言仁政則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凡視聽言動之入於非禮者皆生於己心之忍己之忍則己去仁己去仁則己去禮故曰克己復禮爲仁仁故曰爲仁由己子貢言仁而求之博施濟衆是求之於天下是由人以爲仁非由己以爲仁也夫子教以己利利人己達達人是不求仁於天下而求仁於一己所謂爲仁由己克己復禮爲仁也一日復禮天下歸仁是驗己之仁於天下而非求仁於天下天下歸仁是仁及天下而天下歸心於己之仁豈空空以仁之名奉之於此人哉聖人之仁惟曰能盡其性推之而至於其極則能盡人性能盡物性又推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下參天德王道止是一事今之言學者說成兩橛此夫子所以歎知德者鮮也仁之見端止在於事舍事言仁此釋氏去君臣父子而求所謂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不求之動而謂動本於靜不求之有而謂有生於無此至淺至近之說人苟不至下愚夫孰不知動之本於靜而有之生於無者而釋氏乃以此爲第一義豈聖人之大智反在釋氏通慧之下哉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瑤田曰堯舜之道爲己而已故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言修己而至於安百姓雖堯舜尚猶病之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言立達而至於博施濟衆雖堯舜尚猶病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省身爲己之學也而其曰則在求忠於爲人謀求信於與朋友交君子道四某未能一孔子爲己之學也求子臣弟友之盡道於吾而必責己之盡道於一身且其事止歸之於言行之相顧此亦猶之論天下歸仁而專責其事於己之視聽言動勿使非禮之有於其身爲仁由己學者爲己一而已矣即以爲人謀言之彼人於此事而不能自設其謀乃四顧能者而及於我我自揣之亦以爲吾當能之然後任之及其後而償厥事豈得曰此償人之事乎人之

事而已任之償之是償己事也而今人之心乃區以別之曰此人之事視己之事究有一間之殊而不知彼人委之於吾轉非其己之事而吾任之則實非人之事能將己字辨得眞切如此然後曉然於古之學者爲己之謂嗚呼苟非知德者其孰能與於斯乎

孔子之栖栖皇皇爲天下也然而爲己而已道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始完得盡己之性也沮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諸人考其言論察其舉止豈石隱者流哉其爲己也亦豈絶不爲人謀乎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潔身者豈獨善其身而不兼善天下之謂哉窮則獨善沮溺丈人之行也達則兼善大聖人之志也是志也益隱居之所求而行義以達之者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乎此而君子爲己之學與爲仁由己而不由人之義不昭然若揭乎

萬物皆備於我我者己也己字極廣大極高明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尚志者居仁由義之謂也不殺無罪曰居仁不取非有曰由義尚志之時雖曰士也然豈待爲大人而後謂之大人哉蓋大人之事天生己時已備之矣吾故曰謀人而忠交友而信豈爲人哉爲己而已矣一日復禮天下歸仁其歸心於吾之仁也豈由人哉由己而已矣

述義利

同一善事也同一善行也而有義利之分焉當之者能不見其利斯義而已矣苟不見其義斯利而已矣是故同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同一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而有義利兩途分出焉以待我之決擇吾烏知其義與利之途之判然有分而必義之取而利之舍也嘗試論之實事求是之謂義有爲而爲之謂利吾惟求是而無所爲而爲之則其心之所默默獨契者有在也斯不亦喻義之君子乎吾惟有所爲而爲之而匪是之求則其心之所默默獨契者有在也斯不亦喻利之小人乎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千古流品於斯定矣試以人之讀書言之披書而讀之也讀書而明乎書中之義也明其義而能文章也能文章而知名於時也知名於時而有以酬人之知以博取人間富若貴也此如耕者之必得食固其所耳然而君子之讀書也實事求是其所必得以至於博取富貴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先難後獲若固有之若夫小人之讀書也未嘗不得其義而能文章能文章而知名於時一旦博取人間富若貴於是洋洋得意以爲讀書固不負人若是夫其所以讀書者有爲而爲爲此富貴而讀之也若久之而不得富貴吾見其鬱鬱居此始則自怨自艾終則怨天尤人其視人間富若貴爲吾平生第一事而借徑於讀書以爲弋獲之門其得之也出於僥倖安能處之泰然轉益形其杌隉苟其不得又烏知吾所性中有其窮居不損者而讀書尚友有若將終身之樂耶蓋其心之所喻者專在於利而曾不見其中有義在也此之謂小人嗚呼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死而後已者以義制事而已矣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文尚書仲虺之誥文也僞書吾不憑然其言必有所受實事求是義與非禮勿視四句同但論語以禮包義四勿正以義制事也於所非禮而用力勿之非以禮制心乎聖學治心純用制之之功非空空主靜而已故吾論學功在愼動述敬一篇盡之矣

名有二有天爵之名有人爵之名天爵之名貴於已者也人爵之名人之所貴者也古之人入學而讀書也修其天爵居仁由義以備大人之事未嘗有要人爵之心而人爵無不從之今之人亦入學而讀書也然其父兄初不教之修天爵也以爲此要人爵之門也其子弟雖日讀思仁言義之書亦初不聞此之爲修天爵也已而讀書久能屬文則曰我可以出而應試矣以要人爵我有其具矣其不得人爵也則怨天尤人其苟得人爵也則志得意滿嗚呼夫固未嘗以爲吾修天爵也夫安知

吾有所謂天爵也而棄之是故天爵之名人之稱之者可得而言也聖人也君子也善人也仁人也義士也忠臣也孝子也此蓋求則得之者也人爵之名在今日爲人之所稱者亦可得而言也生員也舉人也進士也翰林也其在朝六部九卿其顯者也出則最顯者爲公卿大夫榮華其身而成其爲人爵之名者乃所以豈惟是人爵之名徒稱道於鄉里也哉今之人汩沒於督撫而司道次之又其屬則親民之官郡守州牧邑宰亦不過人以傾我人爵之貴而賤之也豈必多人而況乎其人之多乃至於億萬也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合天爵人爵之名渾而言之也名之義本如此也屈原曰恐修名之不立欲藉人爵之名以全其天爵之名成其爲天爵之名大臣於是乎出大人物於是乎見而優入聖域爲泰山北斗之望顯揚其親而光被於四海也夫名之義天爵人爵之間固未可以分而言之也

述名二

吾言天爵人爵之名之不可以分而言之也蓋以隱居求志與行義達道雖有出處之分實則同條共貫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此之謂也今也不然則所以居人爵之名者有喻義喻利之別也其爲人也喻於義則天爵人爵之名其遽嬗也如春秋冬夏四時行也其爲人也喻於利則天爵人爵之名其齟齬也如鑿枘方員之不可相入也今夫喻義喻利之別筮仕者之於名也猶之乎長國家者之於財用當以義爲利而不當以利爲利也嘗試言之昔者梁惠王之得見孟子也猝然

問曰叟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起而正對曰王何言利之占而不爲之絕其喻利之萌而引而進之以喻義之旨夫蒙山下出泉象也濫觴盥穢而鏡至清在此時矣嗚呼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夫何至如世之有人爵之名者其視天爵之名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問曰叟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起而正對曰王何言利夫不有仁義乎於是不待王之再問而侃侃陳之曰王曰利吾國大夫繼其聲曰利吾家士庶人從而和之曰利吾身嗚呼此上下交征利之世也其不至於以千乘之家奪萬乘國以百乘之家奪千乘國不饜也言利之禍如此其言仁義也則如之何王試忖之仁而遺親義而後君亘古以來未之或有其大彰明較著者也吾乃今而後知喻義喻利之別天爵人爵之分合其間不能容髮者辨之不可不早辨也然則將如之何養正之功責在父兄愼毋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徒知瀆蒙不

述術

人不可以不學。然學必有術。術在學中。不在學外也。如言中庸者之時中。執中者之必有權也。且以人子事父母言之。孝乃庸行之常。然有學焉。其疏節在曲禮內則論語諸篇者夙興適所問。燠寒佐視具。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出告反面。遊必有方。能養者別之以敬。能愛者難之以色。此小小者。皆學中之術也。不學不知也。父母有過當諫。諫又當幾。是其學也。而又必敬而不違於見志不從之後。且又必不怨於勞之餘。若曰直情徑行。禮道不然也。是皆學中之術也。不學不知也。術之言法也。又道也。如道路之可由也。與教亦多術之術字同。霍光不學亡術。故曰術在學中也。世人之言術也。未嘗學問。而能示人以不可測。蕩然於禮法之外。而使人不得不入其彀中。以言餂人而發其覆。以不言餂人而人無不自吐其情。猶之與人也。而再三咨之。則取者雖貪而疲於屢告。猶之與人也。而姑且咨之。知取者將請益而徐以示其施惠之無窮。時而以柔制人。而不得不受其縛。時而以強屈人。而不能不俯而從捷。則猝不及妨。緩則迎不見首。術耳術耳。學云乎哉。此孟子所謂機變之巧。無所用恥者。何法之足云。又烏能如道路之可由也哉。

述眞

眞情眞意。畜之於心。無時無之。感於物而動。應惟影響。何思何慮。無不與天地合其德矣。子曰人之生也直。於斯時也。何直如之。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皆有者無一人無之。無一時無之。有怵惕惻隱之心。皆有者。無一人無一時無之者也。未嘗要約無待。安排豈非眞情眞意畜之於心者哉。如或不然。則千萬人中不免有一人之或無。千萬時中不免有一時之或無。而何以隨執一人而叩其乍見皆有之心。未有不應諾諾者也。吾嘗述性以謂性不可見。於情見之。見之於心之起念耳。人只有一念善惡相

轉善者必居其先。惡則從善而轉之。謂予不信。試自問之所謂眞情眞意畜之於心者。未必皆能知之。皆能深信而不疑。而有不能不知之。不能不疑者。則以其不能不感於物而動。如所謂乍見孺子時也。乍見皆有之心也。所發之第一念也。我發之而我據之。奚翅之有哉。而必征其轉念而失其眞者何也。蓋有第一念。即有轉念者。勢也。聖凡同而知愚不異。故第一念者。不假思慮。感物而動。近於義而利害未分。轉念則利害分而喻義喻利之情遂見。故聖知之所喻者。恒在利。害之反也。避害之念。明則趨利之念。愈熾。此亦不學俱然。雖不學俱然。總屬恃念。而先有第一念之可據。惟聖知者。愈轉而不失其所據。故轉而爲利。利中有義。所喻惟義也。轉而爲害。害中有義。所喻惟義也。若凡愚非無第一念。而轉念隨之。念一轉而趨利避害之情應之。冥然不顧其義之安。其所喻者惟利而已。且利中有害。但見利而不見害。其所喻者惟利而已。天下之人聖知絕無而僅有。凡愚比戶而皆然。然非無第一念之近義者也。故曰性善。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爲最眞。非惟聖知能全其眞。即凡愚亦無不可以守其眞也。蒙以養正。發蒙之功無他。教之以喻義而已。

天下之至冒上至亾等者。其始由於不儉。夫一不儉也。胡爲而至於此極哉。積漸使然也。今人不知省嗇無論食貧也。即家故多金而不能量入爲出久之則筐篋告匱矣而向之豪華揮斥。固已習實生常一成而不可變然且因此之不省嗇牽連而及於彼。曰是復何能末減也。於是出者愈多而入者愈少無財不可以爲悅而求悅之心益熾倉皇告人而稱貸之。已而人亦稍稍知其日就落寞也。然而權子母之黠者曰無虞稱貸之如故也。然且變易其權子母之常法。則不止於貪賈三之也。

史記三之謂三分其母而取一以爲子五之謂五分其母而取一以爲子故五之爲廉賈三之爲貪賈也舊注誤釋余有文辨正之。以語人曰。若肯如我言則質劑焉唯所欲盍至是未有不甘受其剝蝕由不勝其求悅之心之日熾也。循是以往其不能省嗇也如故。而其取財也勢不能不多方致之及其卒也乃至於不可思議。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象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嗚呼彼不省嗇者其究至於不可思議。此之謂也。夫一不省嗇也胡爲而遽及於是耶。天下事固有非初心之所及料者。由來者漸勢所必至也。止不嘗蓄。春秋之義凜然惡其漸也。漸斯至矣。堅氷之去履霜又遠乎哉。此所以辨之不可不早辨也。

述儉二

不儉之弊。必至於冒上。亡等此充類至義之盡也。其始不過自卽於困窮之極。勢將計無復之。然而必有所之焉。之於冒上亡等而已矣。然則不儉之去困窮地。其間不以寸。而能儉之爲安樂法。如影必肖形。豈待再計決哉。而人之圖安樂者異矣。疏食水飲。不足以適口也。必極其味於甘膬。腥醲紲袨覽博。不足以適體也。必致其美於輕煖文繡。草廬蓬戶。不足以適意也。必飾其觀於廣廈細旃。如是以圖安樂。則將窮奢極欲。而大遠於儉。其孰必至於困窮而後已。然後知圖安樂者。

不愼儉德。斷乎其不能得安樂也。夫人之所最寶貴者。精神也。省嗇用之則壽。考反是則羸憊。老子不云乎。治人事天莫若嗇。解之者皆以斂惜精神言之。余以爲治人之嗇。如家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是也。事天之嗇。如日長至。止聲色節嗜欲。日短至。去聲色。禁嗜欲。血氣未定。戒之在色。皆是。精神貴嗇。而居室之用。顧可侈乎。國用猶嗇。而況其在凡民乎。此可以觀儉矣。

述儉三

吾將以儉爲世倡。於是正告於人曰。人生日用之大凡。在於服食居三事。大禹聖人也。其所致力者。惟是之務而已。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夫子知之深。故悉數之而能詳也。夫子又於林放問禮之本。既大之。而復以奢寧儉。教之。益以周末文勝之弊。陵夷流蕩。將無所底止。登其陴而載之高地。迴其瀾而爭乎上流。非行禹之道。不足以爲後世法也。或曰。儉尙矣。然奢則示儉。而儉必示禮。如其儉而或不中禮。可若何。余曰。惡若何言移風易俗之易也。彼齊之一變。而可遽至於道乎。且以分數言之。一分之謂禮。由禮而加其分數而二之三之之謂奢。浸假而又加之。至於十分。則奢之極矣。然而猶未已也。於是易其十分之奢。而強而名之曰一。然且倍焉徙焉。吾烏能量其奢之止極耶。於極重難反之時。而以省嗇之說。懸之衆聞。而使人見而聞聞焉。則彼知其解者。未嘗不思欲反本而復始也。省嗇之而又省嗇之。乃至反其十分之奢。吾見其爲之難。蓋踟躕以圖之矣。然其去禮也。尙猶有九分之遠。夫何能遽及於禮。而況其能及於禮而又過之而至於儉。不中禮也。如其能至於儉。不中禮。則其人庶幾乎大賢上智之亞。吾將於

是卜大道之行詎非生民之福與方且賀之之不暇
其又何議焉且夫儉不中禮其弊萬不至困窮若由奢
而其究也必困窮此吾所以言童蒙養正之功宜先教
之以喻義喻利之辨而竊歎夫世之發蒙者教法衰息
者也

儉四

喻義者其行儉其究也安樂喻利者其行必至於不儉
而其究也必困窮此吾所以言童蒙養正之功宜先教
之以喻義喻利之辨而竊歎夫世之發蒙者教法衰息
惟誘之以喻利而已矣（說見述名篇）何言乎喻利者其行必至
於不儉也喻利則好利好利則放於利而行其心曰苟
當吾身而擁貲鉅萬豈惟是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
窮乏者得我如是焉云爾哉則將膺高爵據要津食厚
祿仁三族極勢分之榮洋溢乎聲名而誇耀乎閭里其
纖悉小數則又足以娛心意悅耳目徜徉乎寬閑之鄉

栖遲乎遼遠之宮若是者將安歸乎歸於富厚也蓋富
厚之爲不儉媒也久矣然又非謂富厚之必不可居也
謂夫由喻利而致之富厚則其居之也大難以喻利之
心胸而擁豪舉之貲當其未富厚時已早蓄窮奢極欲
之想一旦得之其能儉乎行既不儉則決防潰隄志益
肆而神益昏必不能會計其出入又其所引用皆儉人
耽耽然按劒而投之末數年之後倉箱盈耶抑虛耶蓋
不可稽久之廩人告傾困矣春人或倚杵而待矣其入
也日加少而其出也日加多於斯時也夫寧遂至於困
窮哉惟不見其即困窮也而其去困窮不旋踵矣若夫

喻義初何嘗計及於吾之必以儉自勵也然而所喻在義則必能以禮自防故凡世之不儉者皆其不能以禮自防而動輒踰於禮者也今而不踰於禮則彼行儉者乃其行禮之見端異其名而同其實又何憂乎困窮耶嗚呼喻義喻利之間其效可逆睹矣

述儉四篇首篇極言不儉之流弊以發明大易由來者漸辨之不可不早之旨次篇洗發漸字然雖漸而感應無豪髮爽即大學其機如此之義也三篇揭出儉爲大禹之教而折中於孔子以爲後世法因更反復送難推求以儉救奢之極致雖至於儉不中禮而不病以心與他藏並論是以血氣言也混存心爲不傷心而不明於養心與用心非一事吾不滋之矣雖然

究之儉爲禮本苟能力持乎儉以細乎奢終與禮有回環相濟之處末篇洗發辨字言義利相反當喻不當喻之別辨之不早則豪釐千里之繆所關甚鉅故將大學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及食寡用舒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數節精義旁穿交通一以貫之然後知行己之方理財之道齊家治國平天下未有不以脩身爲本亦未有不以儉爲脩身喫緊處也

述心

養心所以存心也存心者存其固有之善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善言養心者也夫心只一血氣之心也論其所存則義理藏血氣中故以血氣言則五藏並有盛衰聖人任大責重其用心也爲尤甚醫書云心生血用之恒過則其生之也恒不及血氣相資血衰氣亦因之衰血枯氣絕則死矣故聖人之心常存以寡欲養之至死而猶存也聖人之心未嘗不衰衰在血氣天下無不用心之聖人天下亦無不死之聖人也後世論心言聖人他藏不能不病惟心得其養而不病以心與他藏並論是以血氣言也混存心爲不傷心而不明於養心與用心非一事吾不滋之矣雖然用心抑又有辨君子之用心也以寡欲得所養之心而用之於析理辨惑即有時褻之不舍因學致困非不幸也然而坦然由之亦必有以樂乎此矣用心之中兼得養心之益此大德之所以必得其壽也小人之用心也喪其良心以恣其耳目四肢之欲故其所爲皆所以自致其凶短折之極其或不即就死者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耳若夫以不用心爲養心此異學之非溥其心

而余未之前聞也是故儒者養心亦養其血氣之心也謂心得其養而不以多欲累之此存心之功靠住血氣之心做去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此之謂也神者生之謂既死而魂不已也血氣盡則心肝脾肺腎與身俱靡非他藏病而心一藏獨能不病也死之遲疾在心公羊傳注之言田狩也第一殺中心死疾第二殺遠心死難死之繫於心傷也明矣而謂心可不病乎夫心之所以可貴者心之官則思異於耳目之官不思也養而存之乃成君子之名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之謂不去仁也即孟子所謂寡欲也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即孟子所謂多欲而心不存者也心存則名成名成於未死之先而稱於既死之後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古之聖人亘萬世而常存者存其名也若心以血氣盡而與身俱靡豈得謂聖人之心獨乎不病乎鬼神之在天地間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如在云者非有在而如在指仁人孝子之用心而言之故曰祭如在者吾以爲孝子哀慕不忍死其親之心也故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而喪則終身可知故孝子之養老也孝子之身終豈惟終孝子之身哉於父母所愛亦愛之所敬之終其身焉雖至於犬馬盡然也故其如在也豈惟祭之時爲然哉死而後已此之謂也神者生之日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故沒則爲神吾人之視之也與聖人之爲百世師也等效之法之與易之所謂蓍天法地等是故祭神如神在也故曰如在云者指仁人孝子之用心而言之此之謂爲己之學故曰死而後已未死則不已非謂既死而猶不已也君子之道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聖人之聖人與前世聖人若合符節者也前世聖人不泯滅於天壤間者名之稱於沒世者也是故如在也非眞在也若曰眞在則無徵不信聖人之所不憑也儒者之道盡倫也盡禮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謂倫吉凶軍賓嘉見於經以待人而行者之謂禮依乎禮而無悖乎其倫修身順命妖壽不貳至於血枯而其氣亦絕矣是氣也分於天地而聚於吾之身至是則去乎吾之身而散而歸於天地明乎此可以知心之謂矣釋氏之教乃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生面目而道家之功則有現嬰兒脫靈胎捨魄遊魂諸徵驗一則貫通於未生之前一則常存於尸解之後而世儒之曠曠者心乎愛之而又不甘同之也乃以爲聖人心得其養而不與他藏

同受病焉意欲尊聖人實則拾其唾餘繆而又繆者也。其智遠出二氏下矣異學之智能自以爲靈妙不測。聖人無所不知而生乎其前豈不之知而不言者存而不論者也語常而不語怪實事求是素位而行思不出位。大哉聖人茲其所以爲大與

述心二

均是人也均是心也而區以別之曰此儒者也此釋氏也百骸九竅六藏之賅而存心腹腎腸之可敷其志以告於人也非必人人殊而何儒釋之心之別遂若白與黑之兩相反也嗚呼均是人也均是心也吾未見其不同也而相反若是甚矣治心之道不可以不講也儒者爲之而不已以用心爲其道也釋氏已之而不爲以不用心爲其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此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之道也故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聖人豈教人博弈哉謂其猶未至於已而不爲也蓋儒者之道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釋氏則不然棄而君臣去而父子子其胖合之體先自屏絕吾儒爲而不已諸實境而且遁其身而不有之曰無我相我之對人也則曰無人相從我極之曰無壽者相從人普之曰無衆生相以自飾其已而不爲之旨而又爲無相之偈以示其人曰若以色求我以音聲求我此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嗚呼其道已而不爲也其人無相也吾獨怪乎如來偏有其身偏能現三十二相而顧曰無我相也自我觀之不過無所用心已而不爲之變相而已矣

述夢

夢中所交接之人所觸遇之物皆不由於其人其物由於我之神魂游蕩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也余曾日中假寐見夢與某甲某乙某丙三人者論天人感應之理窮極古今事情之變樂不可支而係之感慨覺而後知其爲夢也已而丙曰吾朝出見人多矣無由見子子乃於夢中見我耶由是言之夢中交接之人我之所與高談雄辯者概乎彼皆未之知也則實不由於其人而由於我之所自造余壹不知夫吾夢中何以必造此三人者於時言言而語語也非正非窈不驚不思

無所喜而亦無所懼也其於六夢皆非所因而何爲其然也吾知之矣人之不能無幻想也當寤而未寐時然且有之而況乎其見夢也巨富也大官也奇材異能也皆不可必得者也而亦非有所希冀於吾之必得之也而忽然觸於其懷雖賢者亦有所不免此非越思乎橘踰淮而北爲枳鵒入大水爲蛤柳之生肘也鼃之有爪也似非理之所有而皆爲事之所有人心亦然奇形怪狀無端萌生此非幻想乎吾人讀聖賢書知議過於常人莫不欲收其放心而窒其慾也然且越思幻想接時生心至於嚮晦宴息入於睡鄉直與不識不知之人等耳而又根於有知有識時之越思幻想以引而伸之宜其變本加厲而至於不可究詰也惟聖人之純也非有意於絶其思之越而想之幻也然淵淵乎浩浩乎青天白日曾無越幻之根神聚魂藏豈有泡影之累夢見周公正夢而已矣即思夢而已矣即至楹間坐奠世莫予宗將死之徵先於七日斯之謂正豈不其然烏有無因與人交接而見夢於理所必無者哉故凡見夢於理所必無者其根皆生於未夢之前生於寤而未寐時之越思幻想夫既生於越思幻想則所接之人所遇之物其與吾之越且幻者兩不相涉可知矣此吾之所以與甲乙丙三人而言言語語者宜其覺而語丙而丙曾未之前聞也雖然亦又有異者辛亥之秋余由嘉定學官乞假還山以先考受封敕命書眞容上人未之知也一日姻丈江翁余五弟妻父也來吾家語吾弟婦曰吾昨夢經汝家門見汝翁立門外揖余登堂出眞容見示何其榮華也弟婦曰日者吾兄公爲書敕命於其上方也噫此實事也江翁未之知而見於夢其不由於江翁之越思幻想其無乃先考之神魂來接於江翁而因而見夢焉然則夢亦或有因乎人與物而

不盡與其人其物兩不相涉也而豈其然哉江翁之夢信不由於先考之來接而江翁之神魂其必有與先考相維繫而不容已者故於先考之吉祥善事而昧昧相通焉考之占夢亦屬於思而非其夢中果能見我先考也詩以江翁夢余之事言之先是乙酉之秋余應鄉試瀕行矣當是時吾郡重修明倫堂翁督工是夜見夢立堂上視匠斲棟材望見余從外來冠虎頭冠衣黃襦褌前問曰學師在否翁曰在內余諾而入然見余之人而未見余之出也俄而覺以夢語其家人曰某今科當中耶家人曰然今日行矣翁至余家而余先已就道翁乃

入賀余弟然而報罷越六年庚寅舉於鄉寅虎年也萬壽恩科故衣黃以兒之翁夢余見余之形聞余之聲而余舉未之知故曰所接所遇之人與物不出於其人其物而出於己之神魂游蕩莫知其然而然者也凡上三事其一無徵其二一則徵於前而見夢於後一則徵於六年之後而見夢於六年之前然參互考之皆夢者自夢絕不通於所夢之人孰使冥冥中有其司之而黙示人以前知者乎是或一道而窮於慧辯豈莊周書所謂聖人有存而不論論而不辯者與

述夢二

疇昔之夜夢余腰佩佩囊著火而燒其半餘燼驪驪圍燒處手之汚指余臥解帶夢繫帶於腰臥在夜也而夢當晝覺而視其佩囊自若也夢則火之燒餘且汚我手叮所夢之佩囊非我所佩之囊明矣不然夢中之所見與覺而見之者何其異也吾向者謂夢中所遇之物不由於其物而由於我之神魂自造者此之謂也莊周之夢蝴蝶也夢已之自爲蝴蝶也是周也而蝴蝶之矣雖蝴蝶之而夢者周也周夢爲蝶安得不知其爲周而顧不知焉周不知周而知蝴蝶蝴蝶非蝶而實爲周則所

謂蝴蝶者周夢中之所造者也而豈果有一眞蝴蝶入其夢中而因寄所託哉故曰不由於其物也古今夢者多矣而此夢最奇然能使人灼然知夢中所接之人所遇之物斷非其人其物之來於吾前也淳于棼之夢爲蟻王邑也其蟻王棼夢中所造之蟻王必非世人所見之大蟻而呼爲蟻王者來與棼相遇也尹氏役夫之寐也昔昔夢爲國君果且爲國君哉役夫夢中自造之而居然爲國君也邯鄲盧生一炊黍未熟時而備歷一生之榮辱數十年之休戚而收之瞬息間謂非盧生夢中之所自造而必爲實境實事豈理也哉余三十年前嘗

居京師夢立余家大門外仰見天上一大字其體竟天其畫劃行五出皆極天末俄而入門立庭中大字故在然高居天心其體較小徑不踰丈已又變爲恒星滿天金色光射人目卽目直尋皆字也少間覺矣先是又十八年癸亥夢余家聽事中建七級浮圖穿樓出棟甍干雲而上浮圖所在多有或在山或在平地吾聽事中所自造夫無者也字見於天誰往書之此皆吾夢中之所自造夫吾固謂睡鄉中與不識不知之人等耳何以自造其夢至於如此也昔在嘉定有藏黃忠節公日記者余假觀之每日事件繫畢必記是夜之夢夢之劣者尤必詳之其意曰夜夢劣豈旦晝之爲先劣耶然則余昔日之夢未必不由於未寐時之越思幻想也吾於是歎忠節之戰慄日愼爲弗可及矣或乃欲強作解事以說之以無爲有自必以空爲色一切不主故常浸假又將以色爲空以有爲無棄而君臣父子去而相生養之道甚且以大地山河爲見病而子然立於無何有之鄉也夫豈其然若夫夢或有徵則幾之先見者也夫幾至神也至不測也儒者觀化而日出入於幾焉雖天亦烏能主之吾又烏乎知之

述元妙

元之又元衆妙之門老子之教也而釋氏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則亦元妙之至矣余謂道自元妙以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達道之根荄而親義別序信之所自出然而聖人不言其元妙實事求是而元妙在乎其中矣一日之間自夙興以至夜寐入焉而孝由焉而弟隨遇可施因物以付反身而誠強恕而行仰不愧俯不怍終其身焉不知老之將至亦何有於元妙之可言哉然又非謂道之不元妙也嘗試言之天地之氣是謂陰陽分布附麗厥有五行周流氤氳化生萬物最秀極靈惟人罕匹繼善成性心官則思察倫明物不學而知其意曰夜夢劣豈旦晝之爲先劣耶然則余昔日之夢未必不由於未寐時之越思幻想也吾於是歎忠節之戰慄日愼爲弗可及矣或乃欲強作解事以說之以無爲有自必以空爲色一切不主故常浸假又將以色爲空以有爲無棄而君臣父子去而相生養之道甚且以大地山河爲見病而子然立於無何有之鄉也夫豈其然若夫夢或有徵則幾之先見者也夫幾至神也至不測也儒者觀化而日出入於幾焉雖天亦烏能主之吾又烏乎知之

述元妙

元之又元衆妙之門老子之教也而釋氏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則亦元妙之至矣余謂道自元妙以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達道之根荄而親義別序信之所自出然而聖人不言其元妙實事求是而元妙在乎其中矣一日之間自夙興以至夜寐入焉而孝由焉而弟隨遇可施因物以付反身而誠強恕而行仰不愧俯不怍終其身焉不知老之將至亦何有於元妙之可言哉然又非謂道之不元妙也嘗試言之天地之氣是謂陰陽分布附麗厥有五行周流氤氳化生萬物最秀極靈惟人罕匹繼善成性心官則思察倫明物不學而知是元妙也有生之初億萬人之所同得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也非儒者如是釋氏或不如是也然而儒者實事求是其元妙潛通於倫理之中釋氏棄去人倫而曰色卽是空其元妙孤懸於子然一身之外元妙無不同而所以居元妙者大異也世儒不明儒釋元妙之本同因妄意釋氏別有一種元妙又不明儒釋居元妙

之所以異而擬吾之元妙必不與之同偶偶然相與爭辨不已自我觀之不啻同室操矛浸假浸乎二氏之門入而主之而終其身不覺也

余言敬之全功用在動時作述敬篇反復以明吾儒實事求是之義而不憑主靜之說然則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樂記之言又何說之辭閒嘗論之詩還印樂記之言而繹之其言不云乎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功夫喫緊在此一語是故物至知知好惡形而不知節則悖逆詐僞生於心淫泆作亂兒諸事感物而動靜於何有不力持於動之時據實事以求其是而空言主靜庸有幸乎先王制爲禮樂所以節其性之欲也而已矣禮樂斯須不去身則物至而不爲物化民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中庸曰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友以先施曲禮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孜孜皆中禮坦然由有百密而無一疎及其至也動容周旋皆中禮之而無疑於斯時也反而求之於其心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者不將旦暮遇之乎動而合矩於其外斯靜如止水在其中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靜之至也若夫終日枯坐屏事息勞閉目凝神無所用心是求靜於外以幾於吾之喪我吾儒無是學也撰述靜以爲論學小記諸述篇之殿

論學約指

夫學何也。學而時習之而已也。於何所也。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之謂五達道也。五達道安學。學之以三達德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強之。如天之行健。自強不息。是之謂學而時習之而已矣。人有百行。五達道盡之乎。曰人之行。行於其所接之人。人之類。有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外者乎。是故五倫者。百行之本也。吾故以五達道爲學之所。而時習之以終其身。死而後已焉。是之謂學。至於知性達天。而得聞一貫。則學之明效大驗焉而已矣。譬之水。始於出地之泉。而川焉。而百川焉。而萬川焉。然後歸於四海也。今使阻塞其流。而不令一川之得歸於海。則四海雖大。其涸也亦勢所必至也。人苟不學不時習。而曰吾將知性達天以求聞夫一貫。豈可得乎。河伯之向海若而歎也。曰水哉水哉。果且多乎彼而自存乎見少耶。然則何取乎爾。取乎其有本者如是也。不務萬流之疏瀹。而惟歸壑之是求。學不時習而冀聞一貫。倒行逆施。雖大徹大悟。其於人道遠矣。人而不人。何人之足貴。是故君子務本。

論學外篇

10冊96版

論學外篇上　欽程瑤田著　通藝錄一之二
示後生小子六事　祠堂障壁四事書呈宗老垂示
後生　擘窠書四字說　和厚讓恕四德貫通說
愼思致和說　讓室庖言　覺夢篇　叙倫堂約
豐南酋別生徒贈言　杭州酋別洪生受嘉賜言
結舌四則書後
論學外篇下
詒謀說　後詒謀說　論出告反面　無改父道說
說　無改父道淺說拾遺　方生令安以便面請書
法語可證守者感觸博弈流弊走筆示之　申言葉
子戲之流弊　申言圍棋之流弊　說弈示吳二生
博弈不可從爲父祖者開端說　寄示培兒二事
都門書付培兒　與方二生論無廢學書　覆女
增衡篁署任金華別駕書　菊花和詩叙　講學述
顏子不改其樂述
右論學外篇先生謂穉集所撰文之最淺近者故以
外篇別之然於世教三致意焉義在訓後生小子而
言重辭複語之不憚煩者其所專注乃在爲人父祖
者當先有以正其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而欲器之
善也豈可得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爲

人上者毋以爲唯吾言而莫予違也及門洪殿

示後生小子六事

後生小子第一要有畏懼在父兄前畏懼父兄在師長前畏懼師長其在周書有王顧畏民嵒其在論語君子亦有三畏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存畏懼之心而後生小子乃輒不知畏懼其不流於小人而無忌憚也者幾希

後生小子第一要不自由不自由者舉動必稟命之謂稟命於父兄稟命於師長自然循規蹈矩不致蕩檢踰閑流於小人之歸矣

後生小子第一要知退讓家庭兄弟之間尤當以讓字爲主泰伯以天下讓夷叔吳札以國讓漢之薛包弟子求分財異居包則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此以家讓者也至於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則無時無處無人不當讓者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又曰其言不讓是以哂由然則讓爲人道之最大者矣馬總意林引周生烈子曰讓一得百爭十失九夫人之不讓志在於得而讓者之意又以爲不妨於失乃不畏失者轉有所得而期於得者不免於失然則卽以得失論之何去何從尚猶不能辨哉

後生小子第一要治性情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不中所以不和然中字難說且先就已發之情做和字工夫和者無乖戾之謂今後生小子大概總是乖戾言語乖戾行事乖戾處已乖戾待人乖戾對朋友乖戾馭僮僕乖戾其最下流者明知已之乖戾而偏要乖戾然而人誰肯受其乖戾則亦徒自取乖戾之害而已矣

後生小子第一要讀經書要溫經書經書文章詞賦之根本也不讀經書則如無根之樹既讀而不溫之令瀾翻爛熟則如樹雖有根而無雨以潤之無水以溉之日就枯槁是亦自撥其根而已何以能使枝葉發榮滋長而塗條結繁也哉

後生小子第一要謹小愼微德無小大行無鉅細枉尺直尋似勝於枉尋直尺然而枉己則一也一言之爽約不過小德之踰閑然不得謂之非人而無信也

祠堂障壁四事書呈宗老垂示後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終身行之在能持之以恕孔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大聖人生知安行其自厲也如此而況其凡乎記曰竝坐不橫肱言人與我竝坐而肱橫於我我必惡之則我與人竝坐而可以肱橫於人乎推之上下前後莫不皆然此所謂恕也

天下古今結不解之怨而釀成大禍者皆始於不相讓曰彼無理我有理吾安能受屈而讓之乎然吾之所謂當讓者正在此有理之人耳夫苟天經地義事關君父且將以死爭之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顧世人於此等大節目偏甘讓人而於讓之非有所不可者反不相讓甚至喪身敗家曾不顧恤者何其悖也

子弟無忌憚此風俗之大壞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言君子畏而小人則不知畏也周書名誥曰用顧畏于民嵒此言貴爲天子尚猶以民爲嵒而畏之也如是天下復有何人可不知畏而能自立自存者乎彼墮落下流爲人所輕賤者皆自以爲吾不畏人者也

不遭奇窮而流於下賤者也豈果富貴不可居哉富貴不子弟無不驕人萬一有能不驕者吾卜其又爲一富貴人矣何也富貴相繼易於貧賤者之崛起登高而呼其嵒加疾勢使然也然而無不驕人者也故富貴之後類多貧賤吾閱人多矣蓋歷歷可數者嗚呼富貴驕人其流毒至於如此而況身本貧賤者乎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上四事看似疏節然未有循之而不得悖之而不失者於中不畏一條尤爲世人之通病其故在於父兄之教不先非父兄不願教其子弟也父兄之身已先不知畏子弟無由而率尤而效之又何怪焉夫一不畏自然不恕自然不讓而但知驕人所以教子弟者其父兄須先做个好樣子也

學窠書四字說

若復獨坐不見一人則所以愼爾優游者何必多其節目而人生世上動輒與人相見不可無以應付之故雖獨坐不見一人時不得不爲此廩廩也

一曰和中爲大本和爲達道不言中而專書和者何也中者無過不及至庸極難且主於心今以應付人而專致力於和則元氣氤氳彌綸布濩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行四時而育萬物振古如茲而乾坤不聞或息者和而已矣人以貌躬處其中乖戾焉而不與天地準斯爲去順效逆而自蹈於危亡之路也

一曰厚高明博厚天地之道也君子求日進於高明而獨書厚者專以應付人言或稍有輕薄刻薄形於色而見諸事則其傷人也有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者吾閱歷多矣用是痛心疾首切切焉以自以爲戒而垂示後人也

一曰讓事必有理俗謂之理路若大路然今不曰理而書讓字者理但可以繩己自己見得理路一定如此自達其心豈故有違若將理繩人則人必有詭詞曲說用相取勝是先啓爭端也今吾一以讓應之彼雖有褊心不自知何以變爲豁達之度大學曰一家讓一國興讓其機蓋如此也

和厚讓恕四德貫通說

人之爲道也和而已矣舉凡應事接物容貌辭氣之間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共見共聞者一出於和焉斯何如氣象也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四通六闢從之衡之宜行於天下無所隔閡在家必達在邦必達此之謂也以孔子盛德之容觀之所謂夫子之文章動容周旋中禮者如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者也夫既以和爲人之道而次之以厚者何也請觀之天地保合太和天之道也而君子以厚德載物法地之道以順承乎天斯和行於其中矣如有一分之不厚即見一分之不和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有資生之厚以根其資始之和凡其所爲和者皆其厚之積而發焉者也故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地合德陰陽相資和之至也實厚之至也惟厚之至故未有不和之至者也雖然不可無以行其和也和之至矣而忽有一事焉與我前所致和之人不能不相涉非必喻利也而有幾微不肯自居於不利之意則爭之念已萌勢必至於不能相讓也而前此之和不於是而怒於言色哉和之至矣而忽有一所焉與我前所致和之人同其所不欲是宜絜矩也而或一時形其不能取譬於近之私則我之見未忘勢必至於藏身不恕也而前此之和不於是而旋其面目哉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能讓能恕於斯時也乖戾全消涼薄之風盡泯民德歸厚而太和之氣象見矣

余以讓教人而和尤爲天下之達道其不和者大率情之所發不能中節夫情之所發何以不能中節也不愼其思思出其位故也或請問之余曰人之情刻刻能動耳目之官物交則引有心能思以制之則耳目原自聰明不爲物引而物亦安能蔽之然思必有位卽素位而行之位不出其位則能制情自不願乎其外矣若不愼思思卽刻刻出位轉足助其情而使之無所不至故思止於其位則情之所發自無不和思一出位卽情隨思蕩而太和之氣頃散乖戾之氣旋生其間不能容息情自任其咎而實聽命於思思乎思乎危乎危乎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夫禮主於和而和或有所不行竊以謂禮之本出於理而理亦有所難通據理而執一不以禮權之亦不可通也人之言曰天下止有一理余以爲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爲在其爲一理也孟子之言性曰善荀子之言性曰惡揚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孔門欲有爲於世雖知世之不可而爲之晨門諸人有見於世之斷不可爲故知其不可而不爲武王之伐紂也爲無道也所以救民也夷齊扣馬而諫曰吾君也而可以伐之哉準此而言則今人之各執一是非也亦若是則已矣各是其是是人各有其理也安見人之理必是而我之理必非也而於是乎必爭爭則持其理而助之以氣惟孟子然後能養浩然之氣願其氣而不至於動其氣也下此卽爲能不動其氣而不至於動氣則必放肆橫逆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故言理者必緣情以通之情也者出於理而妙於理者也情通則彼執一之理自屈而吾之理伸矣情不通則吾之理轉成其爲執一是吾以理啓其人之爭矣爭則不和而戾氣中於人心世局紛紜緣以結不解者夫亦自詡伊感

也夫作楹帖揭以警之曰直認理來終惹氣曲通情處漸能和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者情極其和而化其執一之理者也○今世之朘民生者皆以爲我自有一理也不然彼豈獨無心胸而忍而爲此彼必將有說以處之故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方自以爲中庸而何嘗自知其無忌憚乎然而朘民之生是且可忍則固無忌憚之尤者也故夫子斷之曰小人反中庸嗚呼此反中庸者吾猶將執理以繩之彼已有一理主之於吾理之先以與我相爭勝是吾惹之生氣而吾之理豈能勝之故曰黨禍酷烈雖曰小人可惡亦未必非諸君子有以激之

而成也夫治小人者在有以生其悔心通之以情斯悔心生矣若持理太過則小人將無以自容而恨心起積恨蓄怨悔心不萌豈有冀乎是亦君子之過也

覺夢篇

今世讀書其上者涉獵經史講六書言考覈尚矣然不原於道德仁義之意而力去其求利達之心則敦末捐本欲其文章上追乎古之作者蓋亦難已又況乎況而每下挾策呻吟愛博而貴多好怪而記醜攫其餖飣而不遺乎羣碎用以迎合於人而希弋獲則亦往往有幸而得雋者於是旋其面目一切棄去曰吾仕矣吾烏在其猶盜竊乎陳編爲耶今之人學與仕固分而二之也則所謂學者仕之媒非學其仕也而所謂仕者異乎學非行其學也是故苟得一官其往而賀之者必首詢以歲入可若干緡其人初不以爲怪且綏頰承之曰如是如是蓋其所學學求者其設心不過如是豈其既得之後寧有異情耶人人皆是弗可改已然吾觀今天下太平日久生齒日繁人民謠俗日趨奢侈天生地產不加多而食之用之者數倍於往昔昔之沃土今且同於瘠土況乎本爲墝埆之鄉耶如吾歙稱殷富以業鹺於維揚也今揚之富室貧者十五六歙人安得不貧往者人喜交遊揮金不惜今則大半牀頭金盡矣以吾歙例之何處能稱沃土可資簽仕者之攫取耶然而簽仕者一旦得官以其孳孳求者履乎其日就墝瘠之土對此咿

嗷能無惻惻而其人不顧也夫仕而受祿本非枵腹治民況苟合苟完亦可居室而其人不然也其心曰吾爲官得餘千金庶免瓶罄憂已而餘千金矣則又曰益之至於萬金亦可足吾之欲嗚呼欲壑難塡有足之日耶。於斯時也吾見其人如沉於酒如入迷樓不問民土之沃瘠不問民室之盈虛而輒以其官臨之官強民弱勢不相敵既爲魚肉安能逃刀俎之在前耶人人皆是弗可改已且其人之求致此千金萬金者其心以爲吾能據而有此千金萬金也夫果其能據而有之則雖害人而利於已彼向之所孳孳求者其設心本如是耳吾烏能更與之言道德仁義哉然吾見有據鉅萬富者是無窮之之法也有據百萬富者亦未易以窮之者也有據十萬富者欲遽窮之亦難也乃未幾鉅萬者窮矣百萬者窮之又較易矣至於十萬其窮之也益又速焉而其人乃欲常據此千金萬金耶莊生之言夢也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蓋謂夢者無覺時也若有覺時便知是夢若有大覺時便知是大夢而無如其無覺時與大覺時也夫無覺時則亦已矣而愚者於此然且自以爲覺是又以眞夢爲眞覺詡夢爲覺永無覺時故曰某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故曰方其夢也不自知其夢也覺仕者之求致千金與萬金也一旦如其欲而得之必以爲是眞能據而有之者而不知其此卽爲夢也豈惟不自知卽爲夢也且竊竊然自以爲覺矣不然彼據十萬百萬且鉅萬者其夢耶其自以爲覺耶而其窮之速也章章若是故曰夢也斯不亦前車之覆之當鑒者哉。

敘倫堂約

宗祠者敬宗之地也爲必敬其宗也爲尊祖也尊祖之故敬宗然則宗祠者尊祖之地也是故族之有祠猶府州縣之有學祠之堂曰敘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國雖殊其重倫之義一也倫者尊卑長幼之等敘倫者敘其等而不敢有所干犯也是故登明倫之堂諸生相接以禮讓相勉以孝弟其責在教官登敘倫之堂子姓相接以禮讓相勉以孝弟其責在族長文會卽有是非曲直兩不相能萬不得已之事亦當詣堂詰告或與論理或與言情公道在人焉可誣也豈得攘臂相加甚至犯上無等大出情理之外者敬宗謂何尊祖又謂何也今之族長文會具文備數而已世教非不昌明人心日趨鄙倍雖曰相習成風實由族長文會不能約束之過而其人動手出口自同亂民悖不知怪亦念臨之在上者爾之高曾祖考此何地也對祖考而毆人何啻自毆爾之祖考對高曾而罵人何啻自罵爾之祖考然子弟之率不謹亦由父兄之教不先有子孫者不能教訓其咎安辭而族長文會既不能三令五申於其前及愚蠢之人肆無忌憚從而罪之亦不教而誅未爲平允今與族人約大聲疾呼而告

語之此後有犯不肖者鳴鼓而攻之可也嘉慶三年合族公約。

豐南閻別生徒贈言

余以一日之長相聚日且久今與諸子別固非有道里之阻長而會面之無因也然區區之心屬望無窮因撰數條以致其提撕之意諸子誠自愛因余言而繹其指用以自淑其身而發爲文章他日相見卓然異於常人則余言其猶釜蹄也夫

一曰立志明道先生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不是而未嘗不自以爲是此一點自是之心豈惟拒人於千里外哉即一家中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之須臾不可離者亦將交臂如路人覿面若楚越而至其和平然後能容人之不是能容人之不是然後能見己之未必皆是世之不能和平其心者大都只見人之有絲豪乖戾之氣乘於應事接物之間夫能令此心極其和平不使之久之造詣精到涵養淳醇能令此心極其和平不使七曰治性情性情局爲能治也從事於學擇善而固執改終則無忌憚矣欲爲君子豈可得乎

二曰主忠信此三字足包爲學行已所謂誠也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本全在於此

三曰行已首在孝弟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又子弟不受父兄約束者終無所成就最之戒之

四曰讀書欲誠其身必先明善明善之要在於致知而致知之功首重博學又古人嘉言懿行盡在典籍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知其人論其世是尚友也

五曰擇交人自就傅之後最相習者友也故薰陶之功可以馭小人雖祖父不可以聯子姓一身一家有不可得之友者爲多而燕朋燕辟其爲害也亦最烈傳曰一終日之勢更何論國之能治而天下之能平哉○此條雖次此實學者第一義

八曰愼取舍學者大節目在取舍分明耳取舍分明奈何曰衡之以道義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成一念之惡一事之失其始也未嘗不知或牽於利欲而不能決然改之勢必含羞忍恥同流合汙然始於憚改終則無忌憚矣欲爲君子豈可得乎

六曰省身以改過爲務余見世之小人皆從憚改過做

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又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又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學者於所與雖稍過亦無大害故孔子曰觀過知仁集注以爲常失於厚也所當尤愼者己之取舍也貧者迫於飢寒每於取舍處或不顧道義然孔子曰君子固窮而陶淵明詩每有味乎其言而曰謬得固窮節又曰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又曰固窮夙所歸又曰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由此

言之貧者之自守也如此其猶有昧於取舍乎若藉豐履厚無飢寒以迫之其取舍之能愼也又較易而吾必諄諄言之者何也蓋取舍者不必盡關於死生飢寒之際而富人之悖乎取舍之義者其事又別有在吾以二字概之一曰勢以勢則誰能當之此不但已之失義離道其究也害人一曰戲以戲而取之則貧者誰不以戲而讓之以勢則猶有不安於其心而有時不行以戲則不自知其有關於道義而卒自陷于非義非道也豈不悲哉此之不可不愼也

九曰作文要言　有物談理必步趨儒先樹義必元本

經訓修辭必出入於古文大家然文者言之一端言爲心聲誠能於上事得之於心而皆有以見之於日用行事之際然後作爲文章實大者聲自宏以幾於古之立言者斯不朽之盛業也其勉之哉

杭州亟別洪生受嘉贈言

乾隆乙巳五月故友洪稼原次子受嘉來杭州從余遊其明年春余將上京當別去不可無言以贈之況余與乃父爲道義交於死友之子望之尤切仵繫敷事如左證之座右觸目警心異日克有成就庶可以慰乃父之心矣

一曰立志要以聖賢爲必可學

一曰立品要以君子厲己之行

一曰立誠一語不可欺人行事更宜着實

一曰立業文章必須拔俗功德又其大者

一曰接物尊客顯者自不可傻卽至褻狎僕從亦須馭之以和人何能皆如我意我先原不要其如我意人或不能如我意我恐先已不能如人意如我要僕從不違悖我而我已先違悖尊長我要僕從不違悖我而看破不但退有後言犯上不遜之風從此起矣

一要無腐儒氣知有聖賢而不能得聖賢之趣欲學君子而未嘗聞君子之道是謂腐儒腐儒者迂疎無能也

一要無寒儒氣縮手歎吁齮指搖足惡之而無可惡憐之亦不足憐是謂寒儒寒儒者筋骸不束也

一要無名士氣少年稍知弄筆往往有不虞之譽然學問無窮自問正復何有而乃栩栩得意白眼看人是爲名士氣名士氣者目空一切也

一要無才子氣作詩填詞一味尖刻出言輕薄制行無檢其又甚則簠簋不飾帷薄不修以此爲才此所以不才者多也可惡也亦未嘗不可憐也後生小子天性稍不淳厚聞才子之美名最易陷溺豈不危哉可不愼哉

上凡十一事六勉五戒學者之要大畧具是而目前最緊要者每日讀經書若干字讀古文若子字讀時文若干遍讀試帖詩或古詩唐宋詩若干首披覽史鑑若干條熟之復之日知之而月無忘焉爲抖擻精神竪起脊骨而爲之庶克有成若操三歇五朋友聚處消閑談心是欺父兄終歸自欺吾閱人多矣若此者未見有一人成者也若乃務爲涉獵愛博不專雖非荒於嬉亦終難望大成學者可不慮慮此也

結舌四則書後

一結談人閒閙舌一結離間骨肉舌一結計人陰私舌一結乘風縱火舌

古文尚書大禹謨曰惟口興戎說命曰惟口起羞夫起羞者愧生於獨而興戎則菑逮夫身矣古之愼言人所以三緘其口而周后稷廟右階之前所以鑄金人而銘其背以示人也汪君斗南讀金人銘以爲緘口者貴結其舌特舉四事以申其說皆世人之所最易蹈者繫乎人心關乎風俗不啻欲覺鐘聲發人深省者矣余因之有感焉彼蚩蚩之氓有何知識芻言自口無怪其然而士夫之倫號稱名士且羣奉爲才子肅言猶當知謹而了無汚口之嫌昔余弱別洪生贈言十一事司教嘉定時曾揭之以示諸生題曰教學恒言末二事云要無名士氣要無才子氣又申之曰出言輕薄制行無檢其又甚則簠簋不飾帷薄不修以此爲才此不才者之所以多也汪君結舌四則其先得我心也夫

論謀說明訓子弟者當以身教也

子孫之不肖天也古帝大聖所不能保者也詒謀之不善伊誰之咎乎故君子不能無不肖之子孫而不可以無詒謀曰從事於博弈曰吾老人也遺曰云爾而偈偈然戒其子孫曰汝毋爲是豈有襲乎先自儕於小人而欲其子孫必爲君子夫其生而能爲君子則亦易嘗無幹父之蠱者乎然而爲父若祖者其所以自慊宜何如也其所以居子孫上者宜何如也

後詒謀說

吾謂父祖不可無詒謀。在自厲其身。以爲子孫觀摩而則傚之也。非謂其有見於子孫之不受教不守法。而日嘖嘖焉喃喃焉至於日夜無休時也。夫佳子弟。必無大過。如有過。卽父祖嘖嘖喃喃焉。未有不直受之者。而苟其不肖。則必退有後言矣。孟子所以有責善賊恩之說也。況今之父祖。未必皆能以聖賢厚自惕厲。而所以責望其子孫者。必以聖賢之道繩之。此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不遜之言。自其子孫而敢加於其父祖。嗚呼。教子孫者至於如此。賊恩相離。卒爲其家之大不祥。可哀也已。夫子孫之不善。何嘗無自知之明。故指摘初加。必且面赤。既自愧之。復自艾之日。吾何爲其然也。若言之不已。至於再三轉恐生其自恕之心。反曰吾所爲似未嘗至於如此也。設四五言之。則將旋其面目。甚且肆辨飾非。久之畏忌之心全無。愧悔之情盡隱。而內怨外侮無所不至矣。故孟子斷之以爲賊恩之大者。吾爲此說。豈肯放寬子孫。正所以喚醒爲子孫者。不可因父祖之過嚴。便自暴自棄。甘爲無所成就之人。是又在爲子孫者之能自爲計矣耳。

論出告反面

出告反面記言爲人子之禮。吾以爲居家檢身之法宜嚴嚴者足有所包也。舉其重者大者必統之以爲人子爲由事父母上而推之祖父母。曾高祖父母事之通一無二。固然也。家有兄長事之亦宜然。卽至內而妻室下而卑賤。雖以尊臨之。然藏身不可不恕。縱已不可無法。苟蕩然遠出。竟日忘歸。曾不告知家人。脫有要務追尋無方。撫已自思。豈曰何慚兒子乎。故凡人之行。語其重大。必歸之事父母。其實事多通義。寧子孫而敢加於其父祖。肆無忌憚乎。天子至尊。而猶顧畏民嘉。比物此志也。

無改父道淺說

吾淺說之無改父道眞庸行也雖中人以下皆可勉爲。後生小子。毋自畫焉可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蓋論孝子哀慕不忍死其親之心重無改二字志卽無改之志行卽無改之行夫子論孟莊子之孝云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此章義疏惟獻子是有道之父而此章則所包者廣故父之道三字用不得斡旋語無改父道須看得尋常淺近如書策琴瑟之所安置姻戚朋好之所交歡皆人所易忽處而孝子之心動輒無改必限之曰三年其精義與三年之喪正同三年釋

服復生有節哀慕之情永矢於懷無改之事相忘於外此指沉痛無極但可意會聖人語意直爲人子父在鮮愛敬之誠父沒少哀慕之意者發觀可謂孝矣四字無限感慨是從不可謂孝者轉出是爲凡在倫常中人指示非論達孝也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又曰孝子之養老也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夫子所謂幾諫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此皆無改父道義疏。

無改父道淺說拾遺

無改父道。不可深求。勿說到武周善繼善述達孝分上去也。只是孝子哀慕不忍死其親意。會著論說之。偶讀漢書杜周子杜延年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嗚呼。此卽所謂無改於父之道也。如父尙在此位。尙在此坐臥處。如見其形。如聞其聲而已矣。夫父官所居之舊位。非我昔年朝夕趨事供奉之所。然觸其哀慕。尙不忍當之。而況於其里門居室。爲父母饘粥。斯寢處於斯者乎。其不忍死其親也。若將終身焉。無改父道意。當於此等處求之。似淺實深。似粗實精。求之於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斯得之矣。吾故曰無改者。如琴瑟書策之所安置。姻戚朋好之所交歡。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人人可爲。而實能賢能孝者之所難能。而淸夜抱疚者也

方生令安以便面請書法語可遵守者感觸博奕流弊走筆示之

近世人家多不知檢身以孝訓其子弟其好爲賭擲者此無賴之徒不足言矣否則爲葉子戲家家戶戶三三兩兩習實生常內而女流下而奴子不論輩行不分貴賤交臂共坐皆兄弟也傷風敗俗可忍言哉至於圍棋托言堯教丹朱堯大聖大智人也後世流弊不可究詰何聖智如堯莫或前知之耶此孟子所以有信書不如無書之慨也余平生深惡痛懲爲一聯揭之坐楹曰松栢其腹蹇獨後凋乎直到嚴冬未聞落葉禮樂有斯須不容去者盡堪遣日何必圍棋好博奕者不惜精神加以自奉必不能儉約乃自苦之道也又作一聯曰學世浪用精神宜自斁焉可也盡人解圖安樂惟勤儉者得之

余每燈廳獨坐感念世風墮懷後生憫焉驚懼輒錄斯篇見者倘亦鑒老人苦心乎

此篇校令安扇上寫者稍加潤色見者肯錄一通推之坐間時時觸警未必無益如以爲老生常談則古人箴銘具在烏能使人人見而悅之耶

余見大家子弟爲人所誘而陷溺於葉子戲者始則醬田棄產繼而典衣斥賣什物甚且讀書輟業廢床賣至臥床則室如懸磬矣然後拆地版而賣之掘墁塼而賣之至是則安身無所藉草於泥地夜臥其上無衣無褐不待言矣乃拾取破囊敗橐纏裹於體以禦風寒蓋埋馬埋狗之不若而其人先是一二十年則固食膏粱衣羅綺翩翩公子富而驕人夫何至於此極也吾目覩此輩歷歷可指其人大抵皆陷溺於葉子戲中者之變相也言之傷心可不懼哉又見一種爲匪人所誘陷溺於葉子戲中者豈曰無衣必厭酒肉面所行更在乞人下日攘雞羊夜事穿窬流爲盜竊不顧恥辱斯又不足哀憐無人憫惜者矣

一爲葉子戲其流弊何以遂至於穿窬孟子嘗言之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以言不言餂人何以類於穿窬蓋以其爲機變之巧而無所用恥也穿窬無恥故凡無所用恥者皆穿窬之類夫機變之巧孰有甚於爲葉子戲者哉惟利是視恥於何有穿窬之根種之極深一旦萌蘖如種稻種麥者之必得稻麥其爲穿窬自然之理必然之勢復何疑哉圍棋之事叔殺攻取又機變之尤者聖人與博並言蓋謂弈爲博之類耳聖人所

以慨歎者惡已非賢博弈若人皆趨事赴功而孜孜不已尚有爲博弈者大抵皆已而不爲者所必至之流弊也劉元城歲晚閑居或問何以遣日公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此語最爲透根博弈者欲以遣日耳不已自不暇遣然則聖人惡已甚豈料其子之甘爲乞人又轉爲竊匪至遭縣吏之捕獲而不免於刑辟之加恥辱極矣嗚呼其子之爲葉子戲者始於求利之心不已者知之卽博弈者亦當知之何也致病之由身受之寧有不知之者哉

博弈之風滔滔皆是自揆所見當不大遠於吾黨之教乃欲就乎有道無是正之者惟吾友輔之殿撰謂宜家挂一通以訓子弟又吾歙張侍喬學博桐城人見之索書小幅留示後學此皆有世教責者宜其留意於斯焉是篇余喜手錄之見者輒攜之以去蓋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曠百世而相感千里之外猶將應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古人有言信不誣也吾姪子京請書一通爾安亦請書之並速書以付語之云有見而愛之者便令抄去廣爲流布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余日望之

申言葉子戲之流弊

吾言葉子戲之流弊其極至於乞丐下之不至爲盜賊不止皆余之所目覩而不忍言其人者日者又見一家其父亦市儈之流然當其身頗爲世俗衣冠中之所齒豈料其子之甘爲乞人又轉爲竊匪至遭縣吏之捕獲而不免於刑辟之加恥辱極矣嗚呼其子之爲葉子戲者始於求利之心不已者知之卽博弈者亦當知之何也致病之由身受之寧有不知之者哉

博弈之風滔滔皆是自揆所見當不大遠於吾黨之教乃欲就乎有道無是正之者惟吾友輔之殿撰謂宜家挂一通以訓子弟又吾歙張侍喬學博桐城人見之索書小幅留示後學此皆有世教責者宜其留意於斯焉是篇余喜手錄之見者輒攜之以去蓋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曠百世而相感千里之外猶將應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古人有言信不誣也吾姪子京請書一通爾安亦請書之並速書以付語之云有見而愛之者便令抄去廣爲流布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余日望之

人一轍爲葉子戲以求利必爲盜賊說者以爲充類至盡之言然而非也惟孟子以爲未有不亡卽吾所謂必爲盜賊之旨此痛哭流涕之言非徒長歎息之而已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上觀千古下觀千古喻利之禍可勝道哉故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甚言利之不可喻也甚言喻利之必有害於其喻義者也嗚呼吾安得一絕其利之喻之喻而因以鋤去其葉子戲之根也孔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吾亦曰吾未見喻義者不喻利

者。喻義者。無以尙之。不喻利者。其喻義也。不使喻利者分乎其心。

圍棋。世託言堯作之以教丹朱。謂其道合於易。通於河洛理數。余謂天下雖鄙事。附會之。未嘗不合於易。而可以範男女搆精。寧得謂諸惡少。挾妓。亦謂合於易乎。易言天地乎。三國吳志韋曜傳。載所著博弈論。近世有駁之者。柴紹炳作駁駁博弈論以申韋指。其畧曰。樗蒱賭鞠。膠絲弄丸。何事不本先古。服習入神。俱優妙悟然爲口實。交扇風流。卽蕩子之先鞭。挾邪之嚆矢。譬則漆園談道。謂在瓦礫。亦卽矢溺。倘使天下人舉瓦礫而服膺。進矢溺而咀味。雖億兒竈養。亦必笑其病且駭矣。柴君此論。最爲明通。言以明道。此明道之言也。文以載道。此載道之文也。何必圍棋四字。見晉書祖納傳。王隱規納之言。余取之爲未聞落葉之儷句。人鮮不謂道其所道。非所謂道。然余竊思王隱之爲此言。豈不以孔子博弈同譏。而孟子復配之以酣身。至林和靖則更每下愈況。一聖一賢一高士。先後繼聲。益有見於忧時激歲。莫此爲甚者。北史祖珽傳。珽頗以弈棋廢日。然則何必圍棋之言。夫亦猶行吾夫子之道與。許渾詩云。世間甲子須臾事。逢着仙人莫看棋。由是言之。仙人蓋忧激之尤者也。

說弈示二吳生

余所深憎而不敢近者博弈耳。弈之一事。余向謂足悞半生。今看來因此廢業。直是終身之害。夫子連類及之而曰博弈。正儆之於其倫也。而後人乃曰琴棊書畫。夫琴爲樂器上品。而畫亦書之流。並六藝中事。棊博類耳。已然之事。吾所目驗。歷歷不爽。已或曰老人猶能遣日。何能鴈行序之。某甲某乙二子。嘗竊對弈。余每察而知之。是日考其課。率不能竟弈之廢業。其明徵矣。今余將別去。二子請書影本。聊述之以爲戒。世共以能弈爲雅人之所貴。有佳子孫者。正謂其能不荒於嬉。故其父祖乃得優游遣日。以娛老。則老人之投閒博弈。即可徵其明道先生不云乎。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而不可救止。在不慎厥始而自我有以開其端也。故其端之開於子孫者。父祖可以禁止之。令之無不行者也。子孫之能盡孝。何必過計焉而慮其以不善倡子孫乎。然而有不得不淡以爲憂者。則以天下事之至於敗壞不可救止。在不慎厥始而自我有以開其端也。故其端之開於父祖者。子孫爲得而禁止之且其父祖既好博弈而牽於子孫。不能自適。設因鬱致病。羣將加其子孫以不孝之名。安能如父祖之於子孫。禁止之。其令無不可行也哉。爲父祖者。念及於此。亦宜皇然自失。悚然自懼而有儻然不可終日之勢也。故戒子孫無使博弈。人皆知之。而創一說曰。爲父祖者不許博弈。語之驚人則余之斥弈。非過論也。

者也夫惟語之驚人者或可以動衆此吾爲說之微權而實則千古聖人傳授之宗指也且夫桀紂帥暴其民則未有不從之者故父祖以博弈遣日其子孫尤而效之亦未有不至於敗家亡身者卽百人十人之中偶有一二人之能幹父祖之蠱者安知此一二人必爲吾之子孫卽爲吾之子孫又安知不以吾之習實生常而見獵心喜偶一嘗試之乎夫至於偶一嘗試則狂瀾旣倒誰能迴之故自父祖而開博弈之端者其流弊必至於不可救藥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吾則曰人人以親親率其子孫以長長率其子孫而天下不平者未之有也以此卽人不從以此治匪何匪不滅充類至義之盡感應之機如此積漸之勢亦如此已有惡行而欲子孫爲善已刻削其民而欲民不叛我豈有冀乎故凡行教者曰不可不訓子孫吾則曰爲父祖者不可以博弈遣日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從事於修齊治平者之爭上游法而今之人無不憒憒者何也○俗戲有涅官圖狀元籌雖文人亦爲之不以爲怪然必用骰子骰子者賭具之最烈者也習而用之卽呼么喝六之萌芽敢羣犯上之先路有世教之責者共相勸戒毋自我而開其端也

寄示培兒二事

汝書來言生意大不如曰不免於憂焦然放眼一觀亦正可坦然由之無庸罣懷者也嘗試言之自古聖賢豪傑大君子無人不處憂患之中而能無入而不自得者其諸默識乎仁者先難而後獲之一語乎後獲之義與松柏之後凋同松柏直不凋耳而云後者以謂木無不凋松柏何獨不凋乎無說以處之故強名之曰後凋也爲其事未有無其功者何獨於仁者而吝之故於其不計較於獲不獲亦強名之曰後獲也夫獨非人情乎而何以必欲後之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其所謀所計者何也曰謀仁焉耳矣計仁焉耳矣君子以仁爲己任正其誼明其道所以爲仁也不謀其利不計其功乃所以專務於爲仁者也儒者以治生爲急治生亦爲仁之一事也天下無不事事之人亦事之而已矣得之不得曰有命分定故也分定於有生之初而欲僥倖於有生之後是盲於心也盲於心則所爲必狂悖於是思慮耆亂鬱生內熱化液爲痰清氣絕而濁膠凝塡塞心胸成眞狂病至於不可救藥蹈此者占之於易從無悔亡但有終凶而世人憒憒終不悟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非不思慮其事也不計較其得不

得也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計較得不得是出位之思也然世之人又或因其不可必得而遂屏絶思慮一切放下乃至逃禪步虛大旋其面目是自絶其治生之路而已矣君子之治生也而可以死之乎故治之而生也吾治之治之而或不得其生也亦姑治之少遼緩焉以待之天下庸有治之而不得生者哉不治之而反得生者哉故治生爲仁也治之不即得生而猶治之亦爲仁也然雖治之不即得生而卒不僥倖妄爲以求意外之得是亦所以爲仁也故曰仁以爲己任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孔子數知德者鮮誰實知德者乎雖然彼不知德者亦自詒伊戚而已矣

衛望事吾以爲稍定必當如議咿餘處自有定所非人之所能爲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宜靜守之不必介意爲我語衛望不及與札也天下事之得失往往出之意外人生貴賤貧富如浮雲之過太虛忽聚忽散非人之所能知當其在場時眞亦如夢猶之夢亦如眞戲臺傀儡未嘗不同一悲歡離合莊生書所謂乃至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我於世事看得雪亮只宜守拙不必使巧惟立定脚跟竪起脊骨不隨波逐流不墮落惡趣自然可以爲人可以爲子歐公所謂修德必獲報而遲速有時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閱歷數十年眞能不爽豪忽所以淺信不疑既不爲世情搖奪亦不敢認定空無素位行之可也

都門書付培兒庚子秋日

我在都中所幸身子頗健手瘅兩年今已全好即如左手不能高舉此十餘年前之舊疾今亦能舉與右手不異心境豁達全不以功名富貴繫諸其懷明年大挑或可得一官亦只淡泊遣之我閱歷久看來勢燄赫赫者至下場時亦同歸於盡已耳仕宦至宰相極榮矣然三仕三已亦固其所盛衰之理自然而然所謂天道也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從古以來無晝而不夜冬者由是言之吾願處於夜自有發晌之春夏而不秋冬者由是言之吾願處於夜自有發晌之時吾甘處乎冬自有逢春之日若日中則昃月盈則闕所見自能隨遇皆安無日不樂何羨乎富過陶朱貴若趙孟耶伺候奔走未嘗無得手之人然亦十中之一百中之一耳其不得手者則如桌如麻雖心力俱靡而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終至老死而曾不一人憐之者又何可勝道也豈非當局者迷而未與曠觀天道之恒軌哉雖然人又不可謂天道有自然之循環而不作德也書之必有夜也此天道也然夜之所值則有辨如月白風清良朋夜話家庭團圞此作德者所值之夜也若孤舟繫於長江大湖之中夜半狂風凍雨纜解舵折漂流翻

覆勢不可測此作僞者所值之夜也此之謂天道此之謂爲善必獲報也我自年少時已見及此不能言之如此其詳是以無入而不自得迄今年五十六而齒落復生髮頓加長即過有甚勞苦時而氣盛神旺如少壯時也

與方二生論無廢學書

不中亦常耳。余九踏南闈門。乃始入彀。其中亦頗有佳文。而無如其不中何也。然亦務求其有可中之具耳。有其具。其中命也。其不中亦命也。若無其具。亦安得委之於命耶。其具維何。如百工之居肆以成其事。此求有具之方也。轉眼歲考。及今上緊。猶恐工夫不能結實。若三冬忽過。一到開春。便措手不及。余觀今之學生。大概荒於嬉耳。數日前至一家。見其棹上鋪有紙牌。爲之切齒。非吾過慮也。吾每見世上下流之人。皆從此做起。人家子弟。往往不自樹立。其甚者已墮落而爲乞丐竊匪。三數十年前。其祖父皆物望所歸之人。豈意其子孫至於如此。言念及之。足爲寒心。蓋一流入博戲。物交引之。積重之勢。未有不至於如此者。不然。吾閱人多矣。何以勢官豪富。其後人如出一轍。不謹於始。而欲善其終也。豈可得乎。余少日不習插花。以供几玩。後居京師。終年無花。故偶見一花。覺生意可愛。養之瓶中。令不速萎。及可教嘉定諸孫。輒於花開時。爭折一枝以獻。余曰。此吾閒之端也。因曉之曰。養一刻花。便少讀一刻書。余老人。烏可不自愛惜分陰。且又教子孫荒於嬉乎。蒔花而荒。猶所不可。爲其必致廢業也。況葉子戲之必致下流。現今

數家。目所親見。耳所共聞。危乎危乎。可不畏哉。可不懼哉。若能居肆成事。務於此者必絕於彼。勢不兩立。凡事皆然。豈君子之於學也而不然乎。務在日內。收拾進館。家中之事。終年難了。必要摒擋乾淨。乃後用功。則終身無用功之期矣。與尊公友誼至重。不得嘿而不言。不啻言重詞複而忘其已之迂也。

得女壻衛篁署任金華別駕書擬之

歲內連得三書備悉一切書中保民如保赤一語眞儒者氣象守此一語以作官坦然由之終身可行四通六闢頭頭是道然後知彼趨捷徑者皆自窘其步者也蕃台相待之意令人感激然要知在人者總不足恃我自有其可恃者不憂上官不注意我也開歲得札知署金華別駕未卽到任而又奉委往屬縣提取錢糧作官人東西南北無定在固其所耳所云撫軍之好體恤備至恐是求之他省未易數覯者承乏其下何其幸也勤儉二字以之正已率屬於今時作官人尤萬金良藥不啻也閱今歲所與我書字畫更覺光潤知目疾愈已過半喜甚喜甚又閱至末後一段云人言金華通判甚好看來除應得數百金外他事所謂好者擅受民辭耳此眞是見得到說得出我常言天下官無好缺所謂好者地方富足百姓又淳良耐得人咀嚼故好也所謂不好者地瘠民貧百姓又強梁雖使饕餮居之亦無所施其技賢之所見與此正同然則不好者乃眞不好而其好者轉非眞好此日人之藏怒畜怨由於好也將來我之身敗名裂由於好也子孫藉祖父之好致不知稼穡艱難因之驕奢淫佚用如泥沙迨至勢去財盡而習慣性成蕩不知撿必然無所不爲豈非大不好者卽基於其所好乎吾故曰天下官無好缺者試放眼觀之眞令人有負之芒刺者矣因賢書中有所謂好者擅受民辭之語請推廣言之以終其說喜賢之見地超卓而所以望賢者益因之加厚且奢矣通藝錄年來增刻約二百餘葉今付釘十部並做套交尊公處寄出二月十二日讓堂七十二叟燈下書

菊花和詩序

天地生生之機。晝夜相代而未嘗息也。徵之花草猶信。曩客豐潤。地臨海寒氣先至。而荔草萌其芽。於立冬時見之。年來居靈山。山多芸草。秋花尤盛。月月驗之。今小雪矣。其芽茁地猶未已也。月令仲冬之月。芸始生。荔挺出。言微陽初動而生意已萌。以余觀之。雖純陰之月。生意固未息也。菊之花於杪秋而盛。於初冬。其尤著者也。濂溪先生以隱逸當之。謂淵明獨愛此。而在濤陽三隱中。然淵明非隱者流也。周續之世號通隱。豈淵明比耶。且觀其詩。飲酒掇英。皆有托而然。即九日閑居云。斯人樂久生。亦曰舉俗愛其名耳。豈淵明沾沾然以長生久視爲樂耶。桃花源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則淵明坐菊花叢中採之盈把者或所見又別矣。受嘉慕淵明之爲人。而興仰止之思。菊花開時。建瓶傳盞。羅列滿堂。於是賦詩名客。序天倫之樂。盡友朋之歡。而余於此獨有見於天地生生之機之未嘗或息也。依受嘉元韻。和詩四章。以殿於羣公諸什之後。讓堂老人時年七十。其詩曰。

老我難言歲晏華。投閑策杖到君家。圖書觸手資吟嘯。放眼同看益壽花。

秋容喜見晚霞丹。相紫楓紅擅一壇。採去東籬新帶露。風當十月未曾寒。

人到閑來地自幽。寒花無意着深秋。三三兩兩論詩後。桃杏能令一見不。

枚叟鄒生客滿堂。聯吟也比莫春狂。將毋同撰休言異。陶令曾來座自香。

講學述

吾聞之夫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顧未知夫子所講何學也然不難知也觀夫子之所不語與夫子之所罕言則夫子之所語與所言者從可知矣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夫夫子曷嘗不言仁哉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又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顏淵問仁教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問仁教之以己不欲而勿施人言仁而不涉於怪神吾未見夫子嘿爾而息也夫子曷嘗不言命哉畏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居易以俟命得之不得則曰有命蓋先難後得而無覬覦僥倖之心夫子未嘗言無命也然夫子大聖人也五十而後知天命焉知命蓋若是之難也難知故難言言其所難言何異於語怪神也子罕言命子之不語怪神也今之言命與仁者吾惑焉均之治性之學也而視吾夫子之所語者加妙焉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寖尋不已道其道而事其事曰吾學仙以治其性也其言命與仁也元機也曰吾學佛以治其性也其言命與仁也禪定也吾非謂世無仙也無佛也信有之矣然未有語元而不語怪神語禪而不語怪神也者而無如怪神爲吾夫子之所不語也夫夫子曷爲其不語怪神也怪神不可見不可聞不可以常理測混兮沌兮而不可端倪恍兮惚兮而不可心揣吾夫子實事求是實事之前非無所自來聽名希而視名夷吾烏乎測之實事之後亦必有所歸不住聲亦不住色吾烏乎測之故凡不可測者怪神也仙佛二氏之所語而吾夫子之所不語者也今世言仙佛者比比然亦時時見有靈異然非吾夫子講學法吾不憑也難之者曰苟無靈異孰肯憑之有靈異矣烏在其不可憑耶余曰靈異者言前知也其能使我前知者果諄諄然命之乎曰否隱語也天道幽遠鬼神茫昧烏可質言即質言之亦以質言爲隱語攷當其時而靈異自見則曰是不嘗其諄諄然命之矣然則所謂靈異者主於不令人前知而使人推測而知夫推測而知不知未定之辭也故不見靈異止於不前知耳見靈異豈惟不前知而疑然作矣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子曷嘗不言前知而不涉怪神夫子未嘗言不可前知也嘗試論之人之生也頂顖肩膂道排順下不陵節而施之此常然無足怪者假使厥初生民賦形支離顖隱於膂肩高

於頂。普天之下。莫不皆然。習熏生常。則亦相視莫逆帖然安之矣。一旦忽有人焉。如今人之直躬而行者。鮮不驚而至於惑也。何也。目所未嘗見。耳所未嘗聞。反乎其常。而令人不可測。日非怪也。而蜀犬未之見。故吠之。吠所怪也。毛嬙麗姬。魚爲之潛逝。鳥爲之高翔。講學而語禪語元。亦若是則已矣。是故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豈不以事人之道。可見可聞。人所共知。尙猶畔之而未能行。而遽及於事鬼神哉。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非謂無鬼神也。有則吾敬之而已矣。神格難度。烏在其必近之哉。此夫子不語怪

神。見於講學者。章章矣。若吾夫子之教人。嘗竊聞之矣。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謂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何謂行。吾日與斯人之徒同羣者。舍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而誰與哉。有物有則。終身行之而已矣。何謂忠信。凡吾之所以學文與所以行。已反身而誠焉耳。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夫子講學之可知者如是。他日夫子嘗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顏淵稱夫子循循誘人。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夫禮者。天秩天叙。人體之以爲終身之行。夫子四教之行。卽約禮之說也。而又步趨於前言往行而貫之以忠信焉。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斯之謂與。昔余司教嘉定。大書博文約禮四字扁之明倫堂中。私心以謂學官之堂。所當懸之以示人者。惟此四字耳。若夫爲飛魚躍察乎上下。蓍龜四體見動如神。求之於不見不聞極之於無聲無臭。雖以瑤田之愚。容或旦暮遇之。然資之以驗化機。以恐懼修省。默而識之耳。吾夫子與二三子講學。如論語云云。實事求是。鮮及於此。此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烏可得而聞之也哉。吾道一以貫之。夫子必呼參而語之。故唯者曾子一人耳。門人則皆不曉所謂也。如夫子不以忠恕語門人。而以一貫

語門人。是猶之夫子以怪神語門人也。夫子嘗自言其求於子臣弟友者。兢兢焉以事君父兄施朋友未能是懼而已矣。夫子之爲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而已矣。夫子嘗欲無言。而以天何言示子貢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亦謂其化育之跡。彰明較著。亘千百年無隱焉而已矣。夫天莫高遠若也。自夫子言之。一童子知之耳。故雖言天。亦聽於民不聽於神之旨。尙何靈異之足多哉。

顏子不改其樂述

顏子不改其樂樂有其處乎曰有必尋之而後得乎曰否我固有之焉攸尋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假使於人倫中如父不慈子不孝愧怍之無地樂於何有故曰實事求是而能行之此爲其樂築固靈株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之樂即不改其樂之樂簞瓢陋巷之處即盡孝垂慈之處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君子之不去仁也其爲不愧不怍何如耶微有一念要去非道之貧賤則愧怍塡胸此可自喻者也在陳絕糧從者皆病子曰君子固窮當是時俯仰泰然此

即素位而行此即我之實事有是無非者也孔子樂在其中徵諸此矣焉所用其尋耶林氏解君子三樂以爲所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孔顏樂處脚踏實地可一口道破徵上徵下不必求之無聲無臭如釋氏拈椎豎拂不落言詮乃爲妙諦也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未嘗非曾子曰唯之意儒釋雖分人之利鈍何嘗有異故苟說得神奇益增後人闇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經說破立地通徹門人所以不能即曉者由其不能實事求是而行之故有利鈍之殊耳曾子忠恕而已四字將夫子無隱之義懸之衆間使學者無不見見聞聞也人惟

在實事上求其是而一一行之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與夫子教子貢終身行之以恕行之行之而自強不息焉到曾子一呼即唯地位豈竟不能幾及即至顏子不改其樂之境亦非絕人攀躋者也子貢不欲人加諸我亦欲無加諸人爾時亦有曾子曰唯之意夫子必以非爾所及警之者蓋終身行之終身不以爲及者聖功也道四未能不知老至夫子且然況其凡乎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此之謂也若將一貫與忠恕截然分開謂門人只可語以忠恕萬難令通一貫說成兩橛是曾子業經說破門人於一貫之旨終茫昧然聖門弟子其

心盡如木石豈理也哉後人解說不下數十萬言如釋氏六家問頭到底不與說破彼因鈍根人說破亦無益非不可說破者也儒者拾其牙慧亦遂說成臨濟機鋒豈非大繆不然者哉嘗試論之孔顏之樂尋即難覓惟好學爲孔顏所獨故淺造自得而能存其樂也矣言乎好學爲孔顏所獨而能存其樂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我之好學是孔子外無好學者矣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子曰有顏回好學今也未聞好學者也是顏子外其他弟子無好學者矣孔子樂在疏水曲肱中顏子之樂不改於簞瓢陋巷蓋孔顏好學同故其樂亦

同也馭境是好學中實事不能馭境致困境損樂卽夫子所謂不如我好學之人也卽夫子所謂未聞好學者也子路不恥縕袍與立而愠於絕糧憂改其樂之微也或問之曰如子所言好學不外實事求是而能行之而已可質言之乎曰端居自治其身日與斯人之徒相與不廢其所有事居亭常然處困亦無不然此皆所謂實事也事必有義義有至分是爲求是夙興夜寐坦然由之不愧不怍是爲能行行之不遺餘力則深造自得自非身外之憂所能改其樂也若夫外間紛華靡麗之場可欣可羨之事浸淫久之不儉損廉適以蕩其心而自苦其身耳樂云乎哉

宗法小記

宗法小記　程瑤田著　通藝錄二
宗法表　庶姓述　世次順數說　庶子不祭明宗說　庶子不祭表　程五典立後議　宗法述　嘉定石氏重修族譜敘　杭州橫塘胡氏族譜敘　江西吉贛南鄒氏五修族譜敘　宗法表支庶旁行裏上及祖遷宗易提要圖　宗法表補義

宗法表

宗之道兄道也大夫士之家以兄統弟而以弟事兄之道也別子爲祖祖祖始也爲後世子孫之所共尊之以爲吾家始於是人也繼別爲宗宗主也繼別者一人而爲羣弟之所主者也由是繼別者與其羣弟皆各爲其子之禰而其子則各有一人爲適繼其禰以各爲其庶弟之所宗是之謂小宗而諸繼禰之宗其爲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猶是繼別之宗也衆小宗各率其弟而宗之世世皆然蓋繼別爲宗百世不遷之宗也（與天子諸侯之太祖廟及大夫之有大祖廟者同義）若夫諸小宗者自後世而溯之則同父之適兄曰繼禰之宗同祖之適兄曰繼祖之宗同曾祖之適兄曰繼高祖之宗我之高祖吾父之曾祖則吾父之高祖於我爲姓別於上而於是戚單於下矣戚單於下斯不同其小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而彼繼別者爲收族之大宗則一族之人所同於別子之適兄也尊祖故敬宗宗之者兄之也故曰宗之道兄也若吾既君之矣則不敢兄之故君有合族之道雖天子有宗廟之禮以序昭穆是故繫姓綴食百世不通其昏姻而族人則不敢以其戚戚君雖諸侯之昆弟皆以君道事之而不得以之爲兄而宗之也今夫宗子之世則宗之至於其子則自各有其所繼之宗而前子之世則宗之至於其子則自各有其所繼之宗而前所立大小宗之子既不得祖諸侯則不得謂之繼祖之宗而羣公子之後人亦不得相率而宗之蓋是三公子者其初本自別於尊矣故至於後世皆得各自爲祖而歸於大同之宗法因爲宗法表以明之

大小宗支本相承世次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	繼別爲宗	繼別爲宗	繼別爲宗	繼別爲宗
鄭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	鄭注云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	瑞田案此爲別子之所自出而上繼別子	瑞田案此爲別子之所自出而上繼別子	瑞田案此爲別子之所自出而上繼別子	瑞田案此爲別子之所自出而上繼別子

世以爲祖也瑞田案諸侯之公子自卑而別於尊曰別子

宗是宗子也瑞田案其在二世則別子之適子爲庶子之所宗者

之爲吾祖者

之爲吾高祖者

以爲族人之所共宗者繼此以往世世宗之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

六世宗子之弟

瑞田案此五世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六世之繼別者此人所宗者大宗一小宗四五

之爲吾曾祖者

之爲吾祖者

五世宗子繼禰小宗之弟

瑞田案此四世繼別者之庶子而宗五世之繼別者

宗共一人

瑞田案其禰爲四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瑞田案此人所宗者二人大宗兼繼祖以上三小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

四世宗子繼禰小宗之弟

瑞田案此三世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四世之繼別者

瑞田案其禰爲三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繼祖之小宗

瑞田案其祖爲三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

小宗之弟

瑞田案此人所宗者二人大宗兼繼曾祖

小宗之弟

瑞田案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兼繼曾祖

繼禰小宗

瑞田案其禰爲四世宗子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繼祖者一人

以上二小宗一人繼禰小宗兼繼祖者一人

小宗之弟

瑞田案此四世宗子之弟之庶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禰者

三世宗子繼禰而上繼祖之弟

瑤田案此二世繼別者之庶子而宗三世繼別者之適子

繼禰小宗繼禰而上繼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禰爲二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繼祖之小宗繼禰而上繼曾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祖爲二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

繼曾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曾祖爲二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其祖之適孫又爲其曾孫

以上二小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小宗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瑤田案此四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

繼禰小宗

瑤田案其四世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禰者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二人大宗兼繼高祖之小宗一人繼禰小宗兼繼曾祖者一人

祖之適曾孫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三世宗子之庶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禰者

繼禰小宗

瑤田案其禰爲三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繼祖之小宗繼禰而上

瑤田案其祖爲三世宗子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兼繼高祖之小宗一人繼禰小宗兼繼祖者一人

曾祖小宗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瑞田案此四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而宗同父之繼禰者

小宗之弟繼禰而上繼祖之小宗

瑞田案此繼祖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同父之繼祖者

小宗之弟繼祖而上繼曾祖之小宗

瑞田案此繼曾祖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同父之繼曾祖者

小宗之弟繼曾祖而上繼高祖之小宗

瑞田案此繼高祖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同父之繼高祖者

小宗一人繼祖小宗一人繼曾祖小宗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而上繼祖之小宗

瑞田案此繼祖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同父之繼祖者

小宗之弟繼祖而上繼曾祖之小宗

瑞田案此繼曾祖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同父之繼曾祖者

小宗之弟繼曾祖而上繼高祖之小宗

瑞田案此繼高祖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同父之繼高祖者

小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小宗一人繼曾祖小宗一人

凡小宗有四皆自有大宗來宗己率其庶弟而往宗之故雖爲其禰之適或其祖之適曾祖之適高祖之適對大宗而言之亦猶庶也

來宗之已又率其來宗者而往宗大宗也

曾祖小宗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瑞田案此四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而宗同父之繼禰者

小宗之弟繼禰而上繼祖之小宗

瑞田案此繼祖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同父之繼祖者

小宗之弟繼祖而上繼曾祖之小宗

瑞田案此繼曾祖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同父之繼曾祖者

小宗之弟繼曾祖而上繼高祖之小宗

瑞田案此繼高祖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同父之繼高祖者

小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小宗一人繼曾祖小宗一人

曾祖同曾祖之昆弟皆來宗之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瑞田案此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

小宗之弟繼禰而上繼祖之小宗

瑞田案此繼祖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庶子

小宗之弟繼祖而上繼曾祖之小宗

瑞田案此繼曾祖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繼曾祖而上繼高祖之小宗

瑞田案此繼高祖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或其祖之適子

於大宗同高祖之昆弟爲宗昆弟而疏別於上下矣所謂五世則遷之宗六世親屬竭矣者也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瑞田案此繼禰小宗一人四小宗共一人

小宗之弟繼祖而上繼曾祖之小宗

瑞田案此繼曾祖小宗一人繼祖以上三小宗共一人

瑞田案此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祖者

瑞田案其繼祖之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瑞田案其繼祖爲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祖之適孫

小宗之弟

瑞田案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一人繼禰

小宗兼繼祖者一人繼曾祖小宗兼繼高祖者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瑞田案此人所宗者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瑞田案此繼禰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

小宗之弟

瑞田案此人所宗者

小宗之弟繼禰而上繼祖之小宗

瑞田案此二世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其繼禰之小宗者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瑞田案其繼祖爲三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

小宗繼禰而上繼祖之小宗

瑞田案其二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

瑞田案其繼祖爲二世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繼禰而上繼曾祖之小宗

四人大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小宗一人繼曾祖小宗兼繼高祖者一人

小宗繼禰而上繼曾祖之小宗

小宗兼繼祖者一人繼曾祖小宗兼繼高祖者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瑞田案此人所宗者雖曰適也不但對大宗爲庶子對繼祖之小宗亦猶之庶也

小宗之弟

瑞田案其繼禰爲繼祖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

小宗之弟

瑞田案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一人繼禰小宗兼繼祖者一人繼曾祖小宗兼繼高祖者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瑞田案此三世繼禰

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庶孫

繼禰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孫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繼禰而上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四人大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繼祖小宗兼繼曾祖者一人繼高祖小宗一人

小宗之弟繼祖之小宗

瑤田案其禰爲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瑤田案此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禰者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四人大宗一人繼禰

公子宗道三事　鄭注云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

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小宗而無大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

鄭注云公子不得宗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孔疏云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飭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瑤田案喪服齊衰

鄭注云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母妻無服孔疏云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爲宗俾公子盡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

鄭注云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瑤田案三公子在後世亦猶別子爲祖也其別子當已身時亦爲無宗亦莫之宗者

小宗繼祖者一人繼曾祖小宗一人繼高祖小宗一人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

瑤田案此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庶孫

小宗之弟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孫此人爲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五人大宗一人四小宗四人

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蓋言族人絶屬者爲宗子之服也而喪服記宗子孤爲庶母慶章云親則月算如邦人鄭注云親謂在五屬之內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有稷麻之親者成人與卑屬者同然則絶屬爲之齊衰而在五屬中者雖各有月數亦必加隆焉爲之齊衰也據喪服公之庶昆弟爲昆弟大功此其本服之月數今加隆而爲之齊衰是之謂如大宗也若其如小宗者則爲之服大功九月之本服也

庶姓述

庶姓者小宗之法所由立者也孫以祖之字爲姓故同祖昆弟謂之同姓是故自曾祖與族曾祖等而下之族昆弟皆與我同姓於高祖者也其宗子所謂繼高祖之宗也自祖父與從祖祖父等而下之旁及於從祖昆弟皆與我同姓於曾祖者也其宗子所謂繼曾祖之宗也自父與世父叔父等而下之旁及於從父昆弟皆與我同姓於祖父者也其宗子所謂繼祖之宗也若夫繼禰之宗合昆弟之伯仲叔季而同出於我之父者也見於詩者別之曰同父以宗法推之同父猶之同姓也同姓四故小宗有四而與繼高祖之宗所同之姓則謂之庶姓何以謂之庶姓也其屬謂之族故其姓謂之庶庶之爲言族也同其族親故同其庶姓同其庶姓故同宗其繼高祖之小宗然則何以有庶姓之別也蓋小宗止於四而姓不止於四高祖而上則高祖之父也自高祖與其昆弟等而下之旁及於族昆弟之外凡同高祖之父之昆弟皆與我同姓於高祖之父實則各自同其庶姓於其高祖而別其庶姓於我之高祖於是各自爲其繼高祖之宗而與我不同其小宗小宗之不同由庶姓之別也此所謂庶姓

別於上也戚單於下戚親也單獨也亦別也姓別於上其下各自爲宗則各成其族而屬於是別於是獨親其所屬矣此所謂戚單於下者也是故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言曾孫五世祖免殺同姓也殺於我之曾孫矣五世而親屬竭竭於我之元孫之子矣自元孫呼我曰高祖自元孫之子呼我曰高祖之父而我之子乃爲其高祖我之子有二人則二人之元孫各自同其庶姓於其高祖而二人者一爲其高祖則一爲其族高祖而於是別其庶姓於其族高祖而二人之元孫於是獨親其所親此之謂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也

前半諸我字對昆弟言各自同其別其及各自爲其諸其字指同高祖之父之昆弟言後半諸我字對孫言諸其字指元孫之子言前半述上治旁治之義後半述下治之義兼言之庶姓之義乃備

世次順數說

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言曾祖至於曾孫四世而緦服之窮於是別於是獨親其祖至於元孫五世同庶姓而將別於上也於是殺同姓也殺於是殺其服但爲之祖免而已六世而親屬竭言高祖之父至於元孫之子矣自元孫呼我曰高祖之父而我之子乃孫之子六世祖孫皆出五屬而親屬之名於是乎竭皆順而數之之文也鄭氏注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之等而上於經義未得其審後之人亦不深察其指因之以爲世次呼曾祖爲四世祖呼高祖爲五世祖其又上之則曰六世祖七世祖意蓋謂順而下之但可言四世之孫五世之孫而不知等而上之以倒次其祖者之大繆不然也夫世之爲言代也聞子代父矣未聞父代子又三十年爲一世則六十年爲二世而顧可曰百年爲一世七十年爲二世乎經傳之數世多矣詩曰本支百世左傳曰五世其昌八世之後子張問十世子曰百世可知又言禮樂征伐之出於諸侯以下有十世五世三世之失又言祿去公室者五世政逮大夫者四世無有不順以數之者也其有向上稱者若詩言在夏后之世孟子言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蓋指世之在吾先者然皆不得以一二三四次第之以次第之義若伯仲叔

季之不可以倒行也今之爲碑版文者悉以韓歐諸家文爲例見今人家族譜稱始祖爲一世祖遞之曰二世三世祖者則斥之以爲不符經說吾昔嘗不然之謂可上數之亦可下數之乃由今以觀則固不可以上數之矣（淮南子道應訓言武王伐紂後天下歌謠而業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泛論訓言武王克殷欲築宮五行之山周公不可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皆順下數之也）其有疑下數之難以稱祖者是殆不然鄭康成氏注檀弓嘗引易說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自繼世之君曰之則曰六世祖其義一也

庶子不祭明宗說

大傳言庶子不祭不爲長子三年遂牽連而詳說宗法喪服小記則先言宗法而後及於庶子之不祭與不以三年服長子與不祭殤與無後者合二經觀之所以明宗子爲宗廟主傳重以繼祖禰一廟無二祭主之義也宗子者庶子之所宗者也庶子者別於宗子者也苟無庶子以宗之則何有於宗子之名哉故欲明其宗之繼祖禰以庶子之不祭明之欲明其宗之繼祖禰以庶子之不繼祖禰明之宗子者何小宗四曰繼禰之宗曰繼祖之宗曰繼曾祖之宗曰繼高祖之宗大宗一則繼別子之宗也有繼別子之宗以祭別子則凡不繼別之小宗皆別子之庶不祭別子者也有繼高祖之宗以祭高祖者皆高祖之庶不祭高祖者也有繼曾祖之宗以祭曾祖則凡繼祖繼禰之宗而不繼曾祖者皆曾祖之庶不祭曾祖者也有繼祖之宗以祭祖則凡繼禰之宗而不繼祖者皆祖之庶不祭祖者也有繼禰之宗以祭禰則其昆弟皆禰之庶而不祭禰者也鄭氏所謂凡正體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是也故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明其宗也者明其不繼祖與禰也不繼祖與禰故不爲長子三年明非

宗也宗則將傳重故不祭則不爲長子三年爲長子三年者以長子又將以傳重也重者宗子主祭之謂也不祭則無重可傳長子不傳重於庶子之父者庶子不祭之謂也殤與無後者祔食於祖庶子已先不祭其所祔食之祖又安從而祭祔食者哉故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亦所以明其宗也宗明故宗廟嚴而尊祖尊祖故敬宗故曰敬宗尊祖之義也是故宗子庶子皆爲適士於禮皆得立祖禰廟而主祭者唯宗子雖庶子爲下正得自祭禰而不得祭祖故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宗子庶子皆爲下士於禮皆得立禰廟而主祭者惟宗子庶

人祭於寢主祭者亦唯宗子故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是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士祭特牲大夫祭則少牢庶子供牲而宗子主其祭雖宗子有罪居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辭猶稱宗子故庶子無爵而宗子在他國其祭之也必宗子死然後告於墓而祭於家猶稱名而不稱孝也由是言之一廟無二祭主故庶子斷乎不祭而宗之義明矣故大宗收族以統於上羣小宗別其庶姓以分統於下宛治昆弟家而脩之族族而理之周公之所以造周者用是道也

庶子不祭表

余論宗子爲祭主言庶子不祭詳矣然有爵必立廟祭有當用之牲雖庶子不異焉而必宗子主其祭庶子無祭之者且廟有祖禰之異宗有大小之別宗子又有本有廟本無廟之不同其事有數端如宗庶同爵義見於曾子問篇孔子鄭氏喪服小記注宗庶不同爵義見於曾子問篇孔子之言宗庶不同爵而庶子所得祭者宗子家無廟則寄立廟於宗子之家記注竝未見其義崔氏推求爲之說見孔氏疏中又曾子問篇言宗子攝大夫其辭曰宗兄宗弟宗子鄭氏注昭穆異者曰宗子然則宗子主庶子之祭及庶子所寄立廟必有昭穆異者如宗子穆而庶子昭則庶子之曾祖乃宗子之高祖余竊補其義而都爲之表云

宗庶同爵

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鄭注云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瑤田案此注言繼祖之宗與其昆弟及與其從父昆弟俱爲適士者也鄭注又云凡正體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瑤田案此注言繼祖之宗與其從父昆弟之繼禰者俱爲適士也小記又曰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鄭注云

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瑤田案王制云庶人祭於寢祭法云庶士庶人無廟瑤田又案宗子庶子俱爲大夫亦當然祭曾祖者則禰祖之宗也

祖
- 禰　宗子爲適士　是爲繼祖之宗有祖禰二廟主祭
  - 庶子爲適士　此宗子之弟祖禰二廟與宗子共不祭
- 禰　庶子爲適士　此宗子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爲祖庶者祖廟與繼祖之宗子共不祭
  - 庶子爲適士　此宗子從父庶昆弟亦爲祖庶者禰廟與下正共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禰
- 宗子爲下士　是爲繼禰之宗有禰廟主祭
- 庶子爲下士　此宗子之弟禰廟與宗子共不祭

寢
- 宗子爲庶士庶人　爲於寢
- 庶子爲庶士庶人　不爲

曾祖
- 祖
  - 禰　宗子爲大夫　是爲繼曾祖之宗有曾祖禰三廟主祭
    -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之弟三廟與宗子共不祭
  - 禰　宗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爲祖庶者祖廟與繼祖之宗子共不祭
    -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父昆弟亦爲祖庶者禰廟與下正共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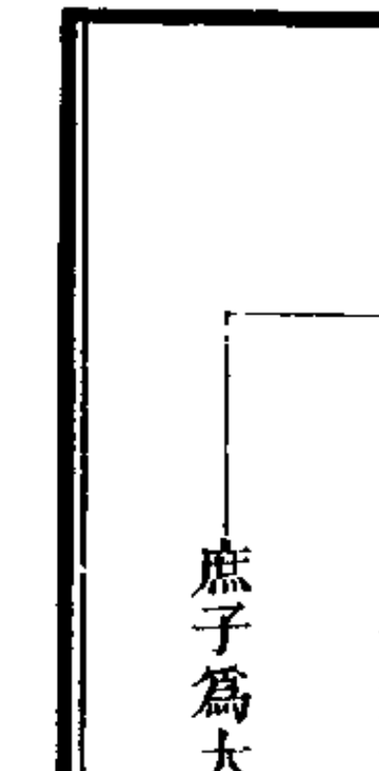
瑤田案王制大夫三廟有亓祖廟祭法大夫三廟祖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適士二廟考廟王考廟官師一廟考廟庶士庶人無廟瑤田考不在廟數祖考者大祖也鄭氏注大夫有祖考者鬼其百世無祖考之別大夫祖考謂別子有祖考者鬼其百世無祖考者鬼其顯考而已祭法云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是易世則遷其顯考而鬼之而祖考在壇祭永不遷也其所遷者雖無主蓋以幣主其神世世鬼之薦而不祭若諸侯之鬼在祧者然諸侯謂始祖廟爲祧但不祫耳是卽鄭氏所謂大夫有祖考者鬼其百世也其無祖考者則壇祭止於顯考及易世遷顯考而鬼之後鬼來遷則前鬼乃止故曰鬼其顯考而已當其鬼時乃前世大夫之顯考鬼之則無考號天子諸侯之顯考易世時則壇祭亦無考號蓋易世考號止於顯考故鄭氏仍前世之號以號之道士無顯考鄭亦云鬼其顯考者案大夫以上之號以號之然則鄭意周制大夫無論有祖考與無祖考皆不立大祖廟與王制異故其答趙商之問以王制爲雜夏殷禮不合周制也趙商問中有引祭法注云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九字今祭法

注所無可知今注爲鄭氏定本與原注又別原注尚
參王制說也

宗庶不同爵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瑤田案祭祖禰於繼祖之宗子家或已爲下正而實祖庶則禰廟自主祭而祭祖於宗子家或繼祖繼禰爲二宗則祭於二宗之家又案是祭也即爲宗子四時之常祭不必又供士牲宗子復自祭之益主祭者士而用大夫之牲所以貴祿又所以重宗

是一廟止一祭主而常祭亦無二祭祝必稱爲介子者以士無是牲不明白之是僭也如此則庶子不祭以明其宗其義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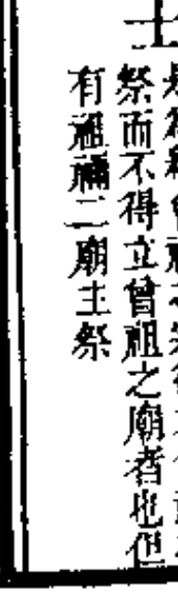


宗庶不同爵寄立曾祖廟

曾子問篇孔氏疏云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二廟庶子是宗子親弟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

案宗子爲士家有祖廟此言寄立禰也

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爲祭瑤田案繼曾祖之宗爲適士其家但有祖禰二廟無曾祖之廟此庶子爲大夫者當立曾祖廟然爲曾祖之庶不得主祭即其身自爲祖禰之適是下正亦謂之庶與身爲祖禰之庶者同不得主曾祖之祭則當寄立曾祖廟於繼曾祖之宗子家供上牲而宗子祭之也



祖

禰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之弟祖禰二廟與宗子祭之庶子爲士者共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又寄立曾祖廟於宗子家亦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父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爲祖庶又即曾祖之庶者祖廟與宗子爲士者共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又寄立曾祖廟於宗子家亦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父庶昆弟亦爲祖庶又即曾祖之庶者如下正爲大夫則祭禰供牲寄廟皆下正爲之已爲庶子不祭矣若禰廟與下正爲士者共祖廟與宗子爲士者共供上牲下正與宗子祭之庶子不祭又寄立曾祖廟於宗子家亦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祖庶昆弟是下正有祖禰二廟主祭而爲曾祖之庶者乃寄立曾祖廟於宗子爲士者之家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庶子爲大夫 此宗子從祖庶昆弟亦爲曾祖之庶者如下正爲大夫則已爲庶子不祭矣若祖禰之廟與下正之爲士者共供上牲下正祭之庶子不祭又寄立曾祖廟於宗子爲士者之家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初廿五

宗庶異昭穆者

瑞田案條目與前畧同不具列載寄廟供牲發其凡而已

庶子之曾祖 庶子之祖 寄立廟於宗子 宗子禰 宗子祖 即庶子之禰

庶子爲大夫 宗子之禰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矣若宗子之曾祖爲庶子之祖宗子之祖宗子之高祖爲庶子之曾祖宗子家無廟寄立二廟於宗子家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宗子爲士 有禰廟主祭

初廿六

程五典立後議

程五典生二子長曰欽乾次曰錫乾欽乾者繼禰之宗也無子錫乾有子二人曰正洸正溱遂以正洸繼之以上承五典之祀而爲繼祖之宗矣正洸又無子正溱有子五人曰大本大業大格大極大槩正洸絶則於欽乾爲無繼祖之宗於五典爲無繼曾祖之宗法當以正溱之支子立一人爲正洸後以承欽乾而上承五典則正洸有子欽乾有孫五典有曾孫此所謂宗法萬世不易之道也今正洸以王吉慶之子寵兒更名錦祥認爲己子雖經歙縣令平定張公堂斷不得入祠承祀聽其以義子從姓然法當立正溱支子爲後而正洸甘認錦祥不肯繼正溱之子滅欽乾之後卽所以滅五典之後正溱爲五典之庶孫忍令其祖無繼曾祖之宗而不爲之立後乎當告之於官立其支子一人以承五典之祀而錦祥雖經官斷爲義子於律不得聽其從姓按律云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杖六十其子歸宗錦祥應用此律又律云其遺棄小兒三歲以下收養者雖異姓聽其從姓但不得因無子遂立爲嗣錦祥爲王吉慶之子非遺棄者比又吉慶死錦祥已五歲非三歲以下者比不得假此律以聽其從姓乾隆庚寅七月朔日議

庶子不爲長子三年述

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以父庶爲斷也大傳喪服小記皆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宗子也非庶子也我爲小宗乃禰之正體長子與我爲一體是正體於上將來卽爲繼祖之宗是又乃將以傳重也承傳重言而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者謂長子不繼祖也反傳重之言猶云不傳重耳此喪服傳文義較然者也大傳則承庶子不祭言而曰不繼祖者謂庶子不繼祖也不繼祖之云所包者廣兼大小宗言之故下文卽徧陳宗法見庶子既非大宗亦非小宗故不祭亦不爲長子三年也不繼祖固有繼禰者不繼禰則必無繼祖者故言不繼祖既得包大小宗轉亦得包不繼禰而小記必兼言之而曰不繼祖與禰者恐人疑不繼祖之云或容有繼禰者故增禰字以破之也鄭氏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此對上正爲宗子言之宗子而外皆庶子故不得祭於上正所主祭之廟若在下正廟中則於上正無與也爲此廟中所統之宗子則主此廟之祭其長子爲此宗子之子將傳重者傳此主祭之重而安得不爲之三年乎言各有當事非一端如必以繼禰而不繼祖者泛而稱之曰庶子則繼禰者爲小宗一語爲有宗之名而

無宗之實既立之爲小宗而猶稱之曰庶子又爲有宗之實而無宗之名名實二者舉無所據先王制禮不如是也人道親親自小宗始小宗有四自繼禰之宗始親親之殺則繼禰者爲隆由是而繼祖而繼曾祖而繼高祖則其所漸殺焉者也故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禰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故曰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隆殺之義輕重之名所隆所重恒主於禰然則庶子不爲長子三年者信乎其爲不繼禰也其曰不繼祖者則屬文之法肆業及之其義自見亦求乎其言之當而已矣

宗法述

余著宗法表以明大小宗之法詳矣或者謂宗法通於天子諸侯書言中宗高宗則天子稱宗之事詩言君之宗之則諸侯稱宗之事余曰天子諸侯之稱宗非宗法之謂也宗法載大傳及喪服小記列其節目明其指歸有大宗小宗之名有遷與不遷之別又爲之通宗道之窮究立宗之始此所謂宗法也宗法者大夫士別於天子諸侯者也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矣使無宗法則支分派衍無所統諸侯將無以治其國天子將無以治其天下故宗法者爲大夫士立之以上承夫

天子諸侯而治其家者也若夫太戊之稱中宗傳以爲殷家中世尊其德也武丁之稱高宗傳以爲德高可尊也皆與宗法無與至於公劉之詩雖毛氏傳以謂爲之大宗而鄭箋則曰羣臣尊之所以易傳者以國君尊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不當有大小宗之名也故毛氏於板之詩亦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而鄭箋亦易之以爲大宗王同姓之適子同姓之適子所謂繼別爲宗者也（王子爲大夫亦別子也）若天子諸侯則固絕其宗名矣惟宗子維城鄭氏以爲王之適子蓋宗者主也即震之象傳所謂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春秋傳里克能所謂太子奉冢祀社稷

之秦盛而士爲以爲修德以固宗子者也皆非宗法之
謂祭法有虞氏宗堯夏后氏宗禹殷人宗湯周人宗武
王此祭上帝於明堂尊之以配食孝經所謂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金輯之曰考言宗祀之名助于六宗而若夏侯尚書說六宗上下四方之神）蓋宗
之言尊也凡有所尊皆可曰宗孟子稱滕之父兄百官
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謂兄弟之國尊之豈得以宗法例
之哉

嘉定石氏重修族譜叙

族譜之作與宗法相爲表裏者也古者立宗有大宗以
率羣小宗羣小宗各率其羣弟相勉以孝弟而通其有
無故子夏傳曰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
之宗蓋宗法若是其善也立宗之法有三本國公子也
他國公子之來仕也庶姓初起而仕爲者也如是則大
夫士家無不立宗一國如是推之天下皆然宗法行於
天下以之治國而國有倫以之繫民而民不散有不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乎三代以下鑑於封建
之弊而卿大夫亦不能世守其家有一二世而覆其宗
者其及身而亡者亦數數有焉貴者既然矣而富者復
何常之有能昌其宗以統其族人乎此宗法之不行亦
其勢然也今之鉅姓强宗未嘗不羣萃州處焉惜乎人
萃而情渙也蓋宗法之不行也久矣夫豈遂無所以聯
其情者乎族譜之作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
使散無友紀不能立宗法以統之者而皆筆之於書然
後一披冊焉不啻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羣居
和壹於一堂之上也夫所謂大宗收族者蓋同姓從宗
合族屬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今乃序其昭穆合而
載之族譜中吾故曰族譜之作與宗法相爲表裏者也

石氏之居於嘉定也始菊山公明正嘉間自吳來遷國初康熙朝五世孫鎏以子姓且數百人久而親屬既踈姓別戚單皆將塗人視之於是纂成族譜自菊山公而下宗分三支異世經之同世緯之旁行邪上簡而不漏畧而彌該所紀者名字而外娶妻生子而已不及行實懼詳畧之弗當而傳聞之或未審也余觀其譜心竊善之由鎏譜至於今百有二十餘年鎏之族孫維寶菊山公之九世孫也念鎏至是又五世矣雖世之相去與鎏視始遷時等而族益大子姓益繁排次之力畧當倍之及今不修後將難任謀之同族僉以爲然於是三支後人如小宗之法各詳疏其祖禰之名號配嗣以歸於維寶而與宗人之能者裒輯撰次經之緯之畧如鎏譜足成兩卷持以問敘於余余按石氏姬姓周之時衛有石碏稱純臣其在他國者時時見於春秋傳漢孝景朝石奮以九卿爲諸侯相子四人官皆至二千石號萬石君石洪唐處士也韓昌黎亟稱之石之爲著姓也由周而來勳閥頗見於史冊獨行隱德不乏人而嘉定石氏自吳來遷譜之自遷祖始其居吳者弗及焉蓋其愼也嗚呼吾讀石氏譜自遷祖以下治波討源因枝振葉所此矣大宗小宗之法亦庶幾寓於此矣其猶有視同族爲途人者乎其猶有妄托強附指遙遙華胄如昔人之所譏者乎嗚呼可謂善矣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秋八月朔嘉定教諭歙人程瑤田敘

杭州橫塘胡氏族譜敘

宗法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百世不遷者今之所謂始遷祖或在一鄉或專一村聚族而居之其族人每相與言曰吾家某世某年曰某祖者自某所來居於此記曰別子爲祖是也傳至於今凡若干世矣其嫡嫡相承之宗子謂之大宗大宗者尊之統而收族者也至其自某所來而又上之雖水源本本一脈可溯而曠世懸絕莫能及之矣杭州錢塘縣之橫塘胡氏自其祖曰迪者號璞巷由邑之太平里出贅橫塘因家焉而爲橫塘始遷祖四百餘年子孫繁衍大宗之繫姓綴食小宗之姓別戚單載之於譜固皆有條而不紊矣而至於來自某所者知爲太平里而不知太平里之所自出知璞巷之乃祖乃父矣而曾祖以上若滅若沒而未知其審但相傳有九官人之稱而究之若滅若沒而未知其審至我

朝康熙間有考川派某者攜成化老譜至杭譜中有所謂九官人者稽其輩行與璞巷曾祖九官人之稱脗合遂以太平里爲出自考川之爲明經胡太平里之爲安定胡也嘉慶壬戌橫塘胡君荔齋占籍揚州數十年矣近至橫塘展墓偶得安定胡氏譜於市人求售者披而閱之載橫塘一派來自太平里而太平里之遷祖曰典者則自其始祖質公二十八世爲安定生璲三十八世乃至於典也典子三錫其弟九錫九官人之稱殆由於此九錫子卿則璞巷祖卿子惟則璞巷父也元元本本居太平里者四代相繼上通乎始祖而後乃今知橫塘之爲安定胡而非考川派也如是則四百餘年之若滅若沒者一旦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於天向也食而今也更數典不忘宜吾夫子致意於文獻之不可無徵也六月廿一日歙程瑤田撰時年七十有八

江西吉贛南鄒氏五修族譜叙

今之著族必有譜族譜者古宗法之存於今者也爲譜必爲表縱之橫之旁行衰上縱列者上治祖禰下治子孫也橫列者旁治昆弟也緣督爲經本支百世有條而不紊觀於譜而宗法瞭如指掌矣在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其五世則遷者有繼禰之宗有繼祖之宗有繼高祖會祖之宗有繼高祖之宗皆謂之小宗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俾散無友紀者小宗分而治之故雖支分派衍會歸各有其極而

羣居和壹之道於是乎在矣夫然後羣小宗各率其羣從昆弟合而宗於繼別之大宗大宗尊之統也大宗收族此之謂也何謂收族別親疏序昭穆繫之姓而弗別緦之食而不殊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今之宗法不行於天下久矣所謂異宮同財有餘歸之宗不足資之宗者環觀今世有能行之者乎無有也然而有族譜在經之緯之所謂同姓從宗合族屬者與古之宗法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則通一無二焉故曰族譜者古不爲不超羣而軼倫與其後焉無寧先之與其有待焉無寧及時爲之先睹爲快也而且畧者詳之闕者補之草創者潤色之鄒氏之羣萃而州處者無亦觀於茲譜

休然動水源木本之思欣然相喻於大宗小宗之列別親疏序昭穆尊統上而卑統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不容以已也鄒君葵園任吾歙貳尹與余友善奉其尊人之命以問敘於余余喜其族能尊祖而敬宗續修其數百年相繼疊修之譜以收其族於本支繁衍之時有合於古之宗法因援筆敘之如此嘉慶八年歲在癸亥季秋月

制科徵舉孝廉方正歙程瑤田撰

宗法表支庶旁行衰上及祖遷宗易提要圖

宗法。前表之。明辨晰矣。兼又詳說之。恐閱者以其煩碎未易卒業也。今撮舉大要。圖以明之。蓋大宗縱列至於禰。爲直行。自禰等而上之爲直上。支庶小宗。縱列亦然。每世昆弟橫列。爲旁行。其支庶不繼祖與禰者等而上之。承其祖禰爲衰上。昆弟之子。無論適庶。視其世叔父亦爲衰上。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	繼別爲宗	繼別爲宗	繼別爲宗	繼別爲宗
				五世弟不繼禰	六世弟不繼禰
					繼禰小宗
			四世弟不繼禰	繼禰小宗	繼禰而上繼禰小宗
		三世弟不繼禰	繼禰小宗	繼禰而上繼祖小宗	繼禰而上繼禰小宗
		昆弟之子上視世叔父亦爲衰上	繼禰而上繼祖小宗	繼禰而上繼禰小宗	繼禰而上繼禰小宗

諸繼禰小宗弟詳前表此圖省後放此

二世不繼別弟小宗

昆弟繼別爲別行不爲後者上承其父爲喪上。

繼禰而上繼祖小宗

繼禰而上繼曾小宗

繼禰而上繼高小宗

二世不繼別宗小

前表每世昆弟只譜兩房本與支分出之義已見而祖遷宗易之理亦具於兩房中然繼別者百世不遷不繼別者五世則遷兩相比較祖遷宗易不能即日直舉今增列三房一行其繼禰

繼禰而上繼祖小宗

繼禰而上繼曾小宗

繼禰而上繼高小宗

祖曾高四小宗與二房通一無二則兩房庶元孫各宗其繼高祖之小宗而祖遷宗易妊別成單之義聽如指掌矣

按此圖以二三兩房分觀之其六世之孫等而上之各祖其二世之高祖是爲祖遷於上六世之庶孫亦各宗其共高祖之適孫是爲宗易於下至小宗有四在各房中序而宗之秩然不紊有如此者爾後七世

之孫又各祖其高祖其高祖則三世遞遷之祖其繼高祖之宗則七世遞易之適孫世世遷之易之以祖無窮也

宗法表補義

余著宗法表曰宗之道兄道也大夫士之家以兄統弟而以弟事兄之道也其所爲表義確而言詳或乃就余獻其疑余曰無疑也世以不杖麻屨章世父母叔父母一條言昆弟無分者以明之其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無分此蓋以父子夫妻之一體取譬昆弟之一體以明昆弟之無分也又曰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西宮南宮北宮異居句蓋言昆弟無分而有不得不分者以昆弟各有其子義當各私其父若皆同居不分其何以辟子之私故昆弟不得不分東西南北之宮以異居萬不能如父子夫妻之一體必無分也異居下又曰而同財必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此言昆弟雖異其居而必當同其財故雖昆弟之有餘財者必歸之適昆弟不足於財者則資之適昆弟夫是故雖異居也而猶然同財是昆弟無分之義也吾謂宗之道兄道也是其例也乃鄭氏注歸宗資宗二宗字則曰宗者世父爲小宗典宗事者以小宗屬之世父與上文昆弟無分之旨相齟齬而於吾所謂宗之道兄道也者扞格而不通矣

此之不可不辨也。又世以女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一條。重言以明之。其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據此言女子子適人者之小宗。亦以適昆弟爲宗。與我所謂宗之道兄道也。同其條貫。是又例之旁資交通無可獻疑者也。或曰同禰衆昆弟。容有先繼禰之宗而卒者。其子得不以世父爲與宗事者乎。曰此隨時變義。事所必至。理有固然。不可爲典要。今以立宗之始言之。則昆弟無分異居同財。此經乃宗法之義例。今人說書不首正義而糾纏變義。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如以變義言。則四小宗中。人多而事錯出。處處請析其疑。不知費幾許辭矣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歙通儒程易疇孝廉方正之通藝錄所論說宗法溝洫古器九穀草木諸篇精確不刊海內深於學術者宗之久矣嘉慶七年夏先生來杭州出所著喪服足徵記七卷見示元按儀禮此篇自子夏爲傳鄭康成氏間以爲失誤後之儒者或疑鄭注之非率皆憑臆空論無有顯證終不足以明卜氏之傳意孝廉一以玩索經文爲本辨疑似於豪芒之間聖人制禮精義一旦昭著所以裨益經學啟迪後人非淺鮮也試揭其精者略述之緦麻章末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鄭氏以爲傳文注云是婦人爲夫之族著殤服法盛世佐疑之云不專指婦人後人散傳文於經文下此數語無所屬故綴於末然未嘗會全經之文核之也又小功殤服傳問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鄭注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郝敬疑之云大功小功謂殤服鄭注固執作解然亦未嘗會全經之文核之也先生則攷成人齊衰見於殤服者十四人竝長中大功下小功成人大功見於殤服者十一人竝長小功中下緦麻而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殤服是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

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以殤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因斷長中降一等四語爲經文於是經傳雜陳之中條理一貫而緦麻章庶孫之中殤亦無容改中爲下矣不杖期章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男子同不報耳傳唯據女子似失之盛世佐疑之云男子爲父不服期不在報中明矣女子適人與其餘十八服期同疑亦在報中故辨之鄭讖傳失未達斯義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上經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子不報此經言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惟子不報而不言姑姊妹報因斷其爲互見互省之例又此章經公妾及大夫之妾爲其父母傳云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歟此傳似誤郝敬疑之云謂妾之父母君同凡人妾自爲重服以自遂以君之貴尚不厭妾父母之服所以爲重傳安得誤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以求經之義不爲傳注所拘牽此儒者之所以通也若考妾爲其子傳云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於是知妾之於父母當以妾之於子例而鄭氏以女君爲例擬不於偷也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以大夫之妾爲

建首下二爲字貫之鄭氏謂女子子別起貫下斥傳文爲不辭朱子嘗疑之以爲舊讀正得傳義嗣是依舊讀疑鄭注者甚衆然均未以經文核之而鄭注與舊說尚兩可也先生則考女子在室爲世父母叔父母服期出降旁親當服大功今嫁大夫當降服小功又考定女子嫁者例不降正親必降旁親於是經文章句與傳文不相涵淆矣至於高祖之不制服小功末之可以娶婦從父昆弟之孫不服緦麻素食非白食弟之妻稱婦精言善解窮極隱微明聖人制禮賢人傳禮之心於千百年後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何以能之夫玩索經之全文以求經之義不爲傳注所拘牽此儒者之所以通也若云有背鄭旨不考卜氏之本書此西晉南宋門戶之錮習我

朝學者持論公而擇善確不肯出此揚州阮元敘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程瑤田著　通藝錄三
治經不涌泳白文而惟注之徇雖漢之經師一失其
趣卽有豪釐千里之繆吾於喪服末章長殤中殤降
一等四句知其確是經文而鄭君誤以爲傳故觸處
難通不得不改經文以從其說今余拈出則文從字
順全篇一貫孔子欲說夏殷之禮而嘆杞宋之無徵
則文獻不足之故今喪服經文具在足則能徵知其
解者旦暮遇之可也作儀禮喪服文足徵記欵程瑤
田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一
喪服經傳考定原本上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二
喪服經傳考定原本下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三
喪服通別表　本服殤服一貫表　成人本服小功
長殤服緦麻表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四
喪服無逸文述　喪服經傳無失誤述　辨論鄭氏
斥子夏喪服傳誤之譌　庶子不爲長子三年述
正體於上義述　爲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立
表說　喪服親屬窮殺述　宗法小記庶治昆弟親屬述　報
服舉例述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五
降服說　據經文決無逆降之例述　不杖麻屨章
大夫之子條經傳義述　大功章大夫之妾條從舊
讀說附舊讀鄭說讀同章句表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不能同服述
妾不體君述　公大夫士妾私親服例說　妾服發
例述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六
兩殤服章發例述　再論兩殤服章制禮之由　殤
服中從上中從下辨　殤服經傳中從上下異名同
實述　臣爲君之祖父母從服期述　妻爲夫親從
服表　女子子在室及適人嫁大夫相爲服舉例說
夫之昆弟無服說　謂弟之妻爲婦說　娣姒
長說　述免　述髽　述總　翦屏柱楣圖說　疏
食素食說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七
小功卒哭可以取婦取妻說　喪服小記上下殺
親畢說　練冠易服附殤述　君薨世子生哭踊哀
杖說　殯斂成服杖數日不同說　述殯　殯朝葬

載柩設絣屬引異制述　葬北方北首說　廟主稱字議　葬服考附論題主時服　白虎通釋九族義同喪服說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八　補編一
族親諸服宜殺一貫表　答段若膺大令論小功緦麻兩章中疑義書　論緦麻宜殺應報不制報服之義　夫之世叔父母大功不見報文說　兄弟服說
兄弟服例表　論尊加與至尊之服同非兄弟服之義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九　補編二
喪服報例皆報其所施說　鄭注夫之諸祖父母條轉寫譌字考　姑姊妹女子子服述　姑姊妹報唯子不報互見省文說　父之姑緦麻服述　妻從夫服表徵記　丈夫婦人稱名緣起記　小功之縷譌字記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十　補編三
異姓主名述　答段若膺大令論爲人後者服其本生親降一等書　後世序親議嗣若子降等兩例制禮緣起
互表　論喪服爲人後者若子降等兩例制禮緣起
喪服不制高祖元孫服述　喪服窮於緦麻上殺下殺宜殺表　喪服窮殺差等生於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表　上殺宜殺數世本末源流表　上下治服限大例疏證表叙　喪服窮親殺屬瑞姓別戚單表　喪服經文

喪服　子夏傳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賁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瑤田按居倚廬翦屏柱楣余有圖說詳之飯素食當依鄭注食作去聲讀賈疏甚明余爲疏食素食說以析其義

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父至尊也諸侯爲天子

傳曰天子至尊也

君

傳曰君至尊也

父爲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瑤田按此傳須將正體二句與庶子二句反正互明之故剔清其義自見云正體於上言爲父後者與庶子二句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　經傳考定二

與尊者爲一體明非庶子也又乃將所傳重者言爲父後者之長子又將適適相承以傳重明其將繼祖也此繼祖斷指長子言是爲父後者之長子乃得繼祖故爲之服三年若己不爲父後而爲庶子則其長子將不傳重而不繼祖矣故不爲之服三年也小記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言其非繼祖之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言其非繼禰之宗也故曰不繼祖與禰指庶子不爲祖與喪服傳義雖一貫而言各有當一主長子不傳重而言一主庶子非宗

子而言言非一端隨文解之自然通一爲道若彼此互纏則鑿矣余有庶子不爲長子三年詳之。

爲人後者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

瑤田按祖父母妻所後者之正親也至其昆弟則後人之叔父當服期其昆弟之子則後人之從父昆弟當服大功此處不見者以其爲旁親也下記云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是小功以下之旁親服之皆若子則大功以上服之可知蓋於彼記文足以包之若所後者之妻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例在記文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爲私外親無服則是將爲適母外親服也今爲人後自與庶子爲後者同也又傳著爲所後者之諸親若子但以祖建首不數曾祖以曾祖乃爲後者之高祖則高祖不制服明矣

妻爲夫

傳曰夫至尊也

妾爲君

傳曰君至尊也

女子子在室爲父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

注云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瑤田按斬衰同男子而男女有冠纓笄髽之異故特明之。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瑤田按此言女反在室亦爲父服斬余初謂女嫁反者即曾子問所謂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是也注云謂遭喪後而出者疑與喪大記文不應喪大記曰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服當除矣然喪服舉在父之室無由被出及歸而著吉笄是亦言未練小記云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已則是有未練而被出者注蓋本之故下記云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彼注云卒哭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是亦言未練有歸之事故賈疏云喪大記女子子既練而歸與此注違者彼小祥歸是正法此歸者容有故許之歸可權許之耳據此則經權自可竝行不悖然則

遭喪被出者亦是反在室之一事其父在被出而
反及女在塗而父母死則女反自是反在室爲父
三年之正服注必据遭喪後出而言者以三年中
節次不同有未出時之期服有出而虞則受以三
年之受服有既虞而出則受以三年小祥之服及
除喪而出則不復追服三年出有先後服亦隨時
故特明之以曉人耳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
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之矣繩屨
者繩菲也
瑤田按臣爲君無不斬衰者而斬衰中有降殺者
則公士大夫之衆臣布帶繩屨非也降則非
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非也注以爲厭
厭降論親疎遠近與厭義大別例在大功章公之
庶昆弟爲母妻昧之自見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
父卒則爲母
繼母如母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
不敢殊也
慈母如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
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
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瑤田按傳中別舉傳賈疏以爲子夏引舊傳證成
己義凡六條經五條記一條
母爲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瑤田按降服妻從夫降子從父降其夫與父之所
不降者則亦從之而不降也故父所不降母亦不
敢降父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其所不降者何也
曰不降祖不降宗不降適雖大夫不降故大夫之
子亦從之不敢降也雖諸侯亦不降其適也（經自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下殤云天子亦如之）女子子出降也然亦不降祖與適而在
外必有歸宗故亦不降其小宗也推從父不敢降
之義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君之所不服
子亦不敢服也是故君所不臣之諸父昆弟則皆

君之所爲服者也其所臣者則皆君之所不服者也故公子爲其母與妻之服不在五服中者君之所不服者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瑤田按禮家輒云母以厭降余謂觀傳一屈字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

瑤田按經於爲某服下見報文者則報某之服不重見於經此經之例也如此嫁母爲所從之子當報以期不見杖期章者是也余有報服舉例詳之

不杖麻屨者

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

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

有分者則降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瑤田按經於爲某服而某當報者本經不見報文則報某之服必重見於經其傳亦必見報之之文此經例亦傳之例也如此經爲世父母叔父母期則二父母亦報以期見於後經而傳必曰報之是也

大夫之適子爲妻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

瑤田按注言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余以爲公子厭降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爲其妻是也大夫之庶子已不厭降何況大夫之子例在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之餘尊之所厭此指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據傳則大夫子何厭之有余論厭義屢有文詳之

爲衆子

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適孫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亦不敢降也

婦亦如之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執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夫豪傑之士其知足以上通睢秩然之分稟不可踰而誠之所格者遠矣○昔嘗疑何算算字恐尊字之譌觀下文連言則知尊似蒙上文何尊言之今檢汗簡載古文尊字華岳碑作㝵似算字碧落文作㝵不惟下同算卽上亦絕似竹頭睢不敢蹈改經之妄姑存其說以俟考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

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

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繼父同居者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爲夫之君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

瑤田按此言姑姊妹報下經大夫之子節言唯子不報蓋互相足女子子適人本爲父母期非如姑姊妹適人本爲姪與昆弟服大功今則以期報期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瑤田按此爲從服期而釋之期乃三年之降殺斬齊竝三年之喪母連父爲文故以斬包齊君服斬者猶云君服三年也

妾爲女君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婦爲舅姑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夫之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瑤田按注以女君體君爲妾不體君比例大繆余有妾不體君說辨之

女子子爲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瑤田按注言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非也前經祖父條已關女孫此條專言已嫁者也明言不敢降祖者對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服期爲不貳斬之義也不然寧於父母而敢降

乎爲人後者同於女之適人禮窮則變文義昭然若不敢降祖女孫適人者之通義非指已笄未嫁者有出道猶不豫降之謂也有出道而遭喪十百中之一二人也設有之自然不降何必援之以概通義乎總之有出道降旁親吾於經傳中未之前聞下經大夫當降旁親而不敢降祖正與此適人者當降旁親而不敢降祖同例可以互證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瑤田按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在小功章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在大功章今則嫁於大夫而又無主故在此不杖期章此傳偏重發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命婦者唯子不報數語其爲世叔父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者於此從舉故下文止發大夫曷爲不降命婦而不發大夫爲尊也然則大夫爲尊同則得服其親之下經大夫爲世父母諸人爲士者服大功人數正與此同故發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於尊不同而並發尊同之傳所以補此傳之所不發者也大夫不降命婦附見於此傳亦所以顯經互足之意也又按父之所不降則此六命夫六命婦者大夫爲之皆期也而經不見者蓋互見分見於大功章諸男子之爲士者諸女子之嫁於大

夫者二條而此條大夫之子亦得包大夫矣文章之鐵縷不亂又極錯綜莫過於此真聖於文者也

又按父之所不降言大夫於此六命夫六命婦之親服期不降非指其子之世母則大夫之嫂其子之叔母則大夫之弟婦大夫於此人本無服不得云不降其子之眾子則大夫之庶孫本大功服亦不得云何以期也讀書於此等處須鋪陳無不到乃免譌誤益他處所謂父之所不降即其子所不敢降之親如大夫之適子爲妻注云大夫不以尊降適婦重適也者是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瑤田按鄭氏駁傳與解經並大誤此論妾服安得以女君爲比例妾爲父母當以妾子爲外祖父母爲比例下記云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年服不爲後如邦人是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寄公爲所寓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爲舊君君之母妻

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繼父不同居者

曾祖父母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瑤田按爲長子三年衆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又爲其外祖父母年服不爲後如邦人是也

下殺之則曾孫當小功之差以下殺例上殺曾祖亦當小功之差矣而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服至尊故重其衰麻減其日月爲之服齊差三月於是爲曾孫亦不得多其月數而止爲之緦麻也注言高曾皆小功之差曾元服同經傳中無此指

大夫爲宗子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舊君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主君壻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瑤田按蒙上文大夫爲宗子舊君而言曾祖父母爲士者故知曾孫是大夫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瑤田按此親特著適人服者明在室婦人與男子

同也敖氏謂不杖期章不特著此親在室之服以
此條見之蓋經之例。其說似是而非。往往不得經
意。

從父昆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庶孫

適婦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瑤田案此傳義例精妙余有夫昆弟無服及謂弟
妻爲婦二篇詳論之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

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
不敢降也

瑤田案注傳讀昆弟在下今在上者鄭君易其讀
上而同之余謂舊讀是也據傳先君餘尊之所厭

厭止於爲母爲妻爲母妻者其私親也故以君厭之若夫昆弟豈可以私親加之哉昆弟二字斷屬下節余從舊讀不憑鄭君也。又按上條著大夫之服則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皆在所包何以知之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一條即上大夫條之小功殤服中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長殤服於其大夫下連言公之昆弟大夫之子即可決大夫條之大夫二字實包三人也然大夫條中有世父母叔父母而小功殤服不見者二父母只叔父有殤服此猶婦人爲夫之二父母只叔父有殤服見於小功殤服可以比例亦猶不杖期章

有殤服見於小功殤服可以比例亦猶不杖期章爲二父母亦只叔父有殤服見於大功殤服亦可以比例故此條中竝叔父之殤服可省文不必見也至姑姊妹女子子大夫條不見成人服者以世父母叔父母得包姑昆弟得包姊妹子得包女子子也然則此條別出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專著其爲母爲妻遠不同於大夫及公之適昆弟大夫之適子蓋公之適昆弟其母諸侯夫人也服齊衰三年其妻亦猶大夫妻服期大夫之適子其母其妻皆大夫之所不降者今別出者著二庶之爲母妻也若二庶之昆弟以公之庶昆弟言則先君在時爲公子之庶者不關其爲昆弟於五服外制厭服今先君薨而爲今君庶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士者自同大夫之爲昆弟服大功若其昆弟已爲大夫則又在尊同得服親服之例矣安得以先君餘尊厭之耶若大夫庶子之昆弟則固從大夫而服已包在上條大夫爲子昆弟昆弟之子諸人中非同其爲母妻之服遠有不同者矣必別出之耶況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成人不杖期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已明見於經矣其爲衆昆弟雖不見於經然据服例之等殺差之當降一等則服成人大功長殤小功中下殤緦麻此可知者也今撿此論適庶其爲衆昆弟成人同服大功長殤同服小功中下殤緦麻此可知者也今撿此考之於經期與大小功三條互出義例相貫彰明較著無豪髮爽是大夫條得包公之昆弟大夫之子而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亦得包庶昆弟與庶子無疑矣故大夫條已見子昆弟昆弟之子諸成人服則二庶爲子昆弟昆弟之子諸成人服已包

之矣安得於二庶別出爲母妻條復出昆弟二字乎況上條發爲昆弟之爲士者言其尊不同而降此條下又發皆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言其尊同得服親服忽於中間言二庶爲母妻條中插昆弟二字不言尊之尊卑不言親之等殺其爲訛誤甚明且公之庶昆弟若爲其昆弟以先君餘尊厭之則竝當厭其姑姊妹女子子如小功殤服條中所謂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者何獨插入昆弟二字而遺其庶子庶子之親切於昆弟又昆弟不得包子如不杖期章大夫之子之服連言子昆弟大功章大夫之服連言子昆弟大功章長中殤必先言子之長中殤以子之服切於昆弟之服今二庶特著其服之別異者惟母與妻於子於昆弟無所別異不當插言既插昆弟不應遺其庶子細檢全經不合服例昆弟二字苟非衍文且從舊讀屬下猶爲彼善於此者也

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昆弟二字從舊讀屬上讀遺皆字上

瑤田按昆弟二字既考定不能屬上節而此節以皆字起明必有上文又此節正言昆弟則加昆弟

於其上於文氣亦非大不順者惟注釋皆者言其互相爲服未實其人疏言承上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此人不降服大功本服而敖繼公則曰此承上經兩條而言則皆云者皆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也余謂上兩條既洞悉其一氣相貫而三人同服之外又有二庶之異不得不別出一條則其爲同父昆弟之爲士者三人無不同服大功即二庶亦無不同服大功今此爲昆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自無不同服大功也合三條成一筆書經云皆爲其屬文之法蛛絲馬跡之巧與下經大夫之妾條傳云下言者同一脩辭之妙也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瑤田按此條注不依舊讀余不謂然作經傳舊讀章句及鄭君改讀章句兩表詳說以辨之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

嫁於大夫者。

瑤田按婦人適人。爲姑姊妹大功。嫁爲大夫妻。爲姑姊妹小功。今姑姊妹亦嫁爲大夫妻。得尊同服親服之大功也。然則姑姊妹在室相爲服期。有一適人。相服大功。兩皆適人。亦相服大功。不彼此再降而相爲服小功也。蓋同是適人。同是降服大功。亦猶尊同得服親服之義也。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瑤田按此因諸侯尊同者不別之而得服其親服。推言卑於諸侯者之卽別於諸侯之尊。而不得立

卽絕之而不爲之服。其公子亦從之而不敢服矣。

此傳君之所爲服四句。當與下記公子爲其母條之傳君之所不服四句參看。所以通喪服一經。不見公子之服。只此君之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據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之例。公子當有從服也。

總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

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段氏玉裁曰之鐘唐石經已誤之瑤田按據注疏當依段君改正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瑤田按此因小功殤章中初見長殤不連見中殤與上大功殤章中每言長殤必連見中殤故發此經論殤服由本服而制其曰齊衰之殤大功之殤皆指成人本服言之鄭君誤以後經文爲傳文遂誤以此傳爲亦言成人之服所以經傳中有數處不可通鄭君致欲改經以通之余作兩殤服章發例述數篇反復以辨之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瑤田按適人者三字總承從父姊妹孫鄭氏以孫適人者與從父姊妹離而二之致賈疏謬釋之云適人者與從父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故不辨在室與出嫁也如此謬論皆由鄭氏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殺親及將由者明當及時之說誤之也知適人者二字必連承從父姊妹者以姊妹適人者在大功章從祖姊妹適人者在緦麻章比例而知之又按爲從父昆弟在大功章男女同也故鄭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在室而長殤在小功殤服成人未嫁乃服大功適人則降在此章服小功細檢經文無逆降之說也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爲外祖父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
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瑤田按夫之姑姊妹不見適人者適人則不爲之
服矣傳曰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幷
夫之姑姊妹適人者亦在其中矣
夫之姑姊妹總發傳也適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又
何服之有乎經中諸爲婦人長殤皆與適人正服
同惟爲夫之姑姊妹長殤親此正服降一等則此
正服爲在室之服明矣據此則凡婦人見殤服者
其在室正服雖不見必視其長殤服加一等無逆
降之說亦明矣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
子子適士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瑤田按此正與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女子子嫁者

未嫁者爲降一等之差故鄭氏注此經推廣言之
曰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曰嫁
於大夫卽彼經所謂嫁者曰在室卽彼經所謂未
嫁者是此經之注與彼經舊讀脗合而乃欲矛盾
自陷何也
庶婦
君母之父母從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
則不服
瑤田按禮記君母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
傳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喪服小記爲君母後者君
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然則不爲後者君母雖
卒亦當爲其黨服矣是小記此說義與妾攝女君
同若曰雖爲後實是庶子雖攝女君終身是妾所
以明適庶適妾之分者綦嚴而防小加大之逆道
者意深遠也此傳云不敢注以恩輕解之與小記
義別豈時王之制久之亦有損益又豈此經亦主
爲君母後者言之與然於此亦可知妾與妾子尙
有不可相爲比例者而鄭君於不杖期章乃欲以
女君例妾之爲其父母而難傳文得遂之說耶。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緦麻三月者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瑤田按緦者十八字作一句讀十五升抽其半不得名之曰七升半也蓋七升半之縷纔於八升此緦之縷其細直同十五升但去其半不同其密而疎耳所以然者治其縷細如絲不得不同於十五升而十五升則朝服升數故必抽其半則縷同而升數不同此窮則變變則通之義也下記錫者十功章不見之者文脫耳瑤田按不杖麻屨章適孫傳云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言孫婦雖適孫之妻而適婦現在則仍爲庶孫之婦然則爲適孫之婦非適孫妻恆當適婦在也故小功章不著適孫之婦有脫文敖氏誤矣

庶孫之中殤

瑤田按庶孫者成人大功長殤小功中下殤緦麻

此經始發中從下之例故特著中殤以明之下經從父昆弟姪之下殤是再發中從下之例故特著下殤以明之又下經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是三

族父母

族昆弟

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瑤

族祖父母

族曾祖父母

發中從下之例故連著中殤下殤以明之葢三條互文明其例又與大功章中從上必長中連言者變調亦屬文之法也而鄭氏乃謂庶孫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言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是余於殤服經傳中從上下異名同實述中詳辨之也不解此經屬文之妙未嘗參考下文而細繹之也又此經中見中下殤服止舉此三條皆成人正服之殤若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及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妾爲其庶子姑姊妹女子子大夫之妾

概不見是又與大功殤服章中見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及公爲適子之長中殤而於小功殤服章中復見其下殤者不同然其所以不同者乃此人於適昆弟之正服本不降故兩經重見亦因可以證此經成人降服之殤於降二等之中下殤不見之例也若大功殤服章中見子之長中殤見下殤不見中殤而於小功殤服章中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而於大功殤服章中反不見其概不見其下殤是又與小功殤服章中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而於大功殤服章中反不見其長中殤爲互文从省以見長中殤者知其必服下

殤見下殤者益知其必服長中殤於此見此經易文之法變化因心眞可懸國門而不能易一字者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瑤田按此人長殤緦麻則中下殤無服鄭注必曰不見中殤者中從下由不明中殤何以不見之傳爲小功章不見中殤而發也

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瑤田按小功殤服章曰爲姪庶孫之長殤不見中殤及公爲適子之長中殤明爲姪與爲從父昆弟同爲中從下也則庶孫之中從可知乃於庶孫又但見中殤葢章內於從父昆弟之長殤句下先已特發傳曰何以不見中殤也小功之殤中從下謂其中下二字彼此互出以明而反不見下殤葢欲令中下之例亦以見屬文之法宜如此變化也故中從下之例亦以見屬文之法宜如此變化也故姪庶孫之長殤在小功殤服章二人一例從父昆

弟姪之下殤在緦麻章二人一例中殤從下義例顯然鄭注未深考小功殤服章不見中殤發問之旨而誤以其所謂大功小功殤服其成人所以於此節注云言中殤者明中從下是以專言下殤不言中殤者爲中從上故以庶孫當爲下殤改去經文中字以同於從父昆弟姪之專言下殤者爲一例而不知其與經傳義例相矛盾也今合兩章經傳所言三人者而竝觀之其繆立見矣○鄭氏於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條必注曰不見中殤者中從下於此條又必注曰言中殤者明中從下之例而非喪服經之義例也

姪所以證其改去庶孫中殤之中字易爲下字之例而不知其乃臆見之例而非喪服經之義例也

從母之長殤報

瑤田按從母有長殤者母之妹也疏兼言姊妹者若下經夫之姊妹之長殤亦但有妹無姊屬文之法不得偏言之亦以爲姊妹之服同不嫌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士爲庶母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服者唯士而已

瑤田按疏云庶人無庶母爲庶母服者唯士而已

貴臣貴妾

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

瑤田按注云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又按士昏禮女從者注云謂姪娣也然則貴妾雖指姪娣而其貴實因公士大夫也士身賤雖姪娣亦從之而賤矣

乳母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

瑤田按曾祖父母由祖父母上殺之當小功之差然小功爲兄弟之服不得以之服至尊故制齊衰三月重其衰麻減其月數以服之曾祖於曾孫亦小功之差也然曾孫既減其月數以服曾祖則曾祖亦不得多其月數以服曾孫爲服緦麻仁至義

盖非聖人不能定其制也

父之姑

瑤田初以經不見適人者誤以爲在室服考此人在室不制服作父之姑適人服緦述篇錄後正之

從母昆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甥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

壻

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

妻之父母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姑之子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舅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舅之子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夫之諸祖父母報

注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瑤田校注及疏外祖字皆當爲從祖之譌前小功章連言從祖祖父母故此疏云云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故此疏云小功者也據疏之文氣是從祖非外祖且凡服必由近及遠不當合從祖父母而服從祖祖父母況據傳外親之服皆緦爲外祖父母小功者以尊加也其夫本加服妻亦不當從服緦若從服緦則夫之從母以名加服小功者妻亦當從服緦耶此可以決注疏外字爲後人轉寫之譌也又校經曰諸祖父母是內辭非外辭且經曰諸祖父母是以從祖父母關從祖祖父母況又有小功章其夫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連文可比例耶至其夫於外祖父母本以緦加服小功其妻義亦不當從服又無論已○又檢記文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條下賈疏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據此族親字則注疏兩外字爲從字之譌無疑矣

君母之昆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瑤田按注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蓋據小功章君母之父母從母一條之傳而決之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

瑤田按此二人成人服小功而小功章不見者以此二人一爲從祖父母一爲從祖祖父母在小功章經已見報字故不復重見報服是喪服經之例也余有報服舉例詳之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瑤田按四句乃喪服經文若傳則皆依經發義無文誤以此經爲憑空立義之例自鄭氏誤以上文同室生緦之傳連言遂并此四句以爲傳文而注之又不審此經傳於是不得其解乃從而爲之辭注之曰齊衰大功皆明其成人也此語不誤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夫大功成人其長殤在小功殤服章中而中下殤竝在緦麻謂之中從下是也若小功成人其長殤在緦麻中下之殤竝無服已不得謂之中從下矣且據其主謂妻爲夫親服之說而求之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緦麻則中下殤無服可無論已若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緦麻則長殤小功成人服齊衰今爲長中

長殤之服也鄭氏不審此經義例又誤以此經爲傳於是不得其解乃從而爲之辭注之曰齊衰大功皆明其成人也此語不誤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夫大功成人其長殤在小功殤服章中而中下殤竝在緦麻謂之中從下是也若小功成人其長殤在緦麻中下之殤竝無服已不得謂之中從下矣且據其主謂妻爲夫親服之說而求之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緦麻則中下殤無服可無論已若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緦麻則長殤小功成人服齊衰今爲長中殤降一等二等之殊者以齊衰之殤中從上故長殤中殤竝降一等而下殤則降二等也故特發此例以明制兩殤服章之精義微意若大功成人之殤則中從下竝服緦麻而不爲之特制中下殤之服也然則大功成人之長殤何以亦在小功中也蓋既爲齊衰下殤制此小功之殤服而大功長殤適當服小功而又不可復入小功正服於是亦令爲之服者服小功殤服而初非特爲此人制

功現見小功殤服中此條以成人大功降小功言之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中殤大功則下殤小功現見小功殤服章中此條以成人齊衰降大功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也是篇中諸妻爲夫親之殤服與諸丈夫之爲殤者服無異何分於此主謂妻而小功殤服章中中從上下之傳爲主爲丈夫也至小功殤服章本爲成人齊衰制下殤之服以配大功殤服章所制長殤中殤之服故於章首卽列下殤諸人以終前章之義而成人大功之長殤適當服小功於

是牽連書之曰某某之長殤遂不得如大功章之連長殤而見中殤也故傳者發問曰中殤何以不見也乃答之曰成人齊衰之長中殤降在大功是爲大功之殤其中殤從上故言長殤必見中殤今成人大功之長殤降在小功是爲小功之殤其中殤從下見於緦麻章而此章言長殤不得見中殤也是此傳所謂大功之殤其成人本服齊衰卽後經所謂齊衰之殤故得同言中從上也此傳所謂小功之殤其成人本服大功卽後經所謂大功之殤故得同言中從下也一指成人服言一指殤服言余別有異名同實述詳之鄭氏未審此傳發問之旨指謂殤服言而誤注之曰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凡不見者以此求之是誤以成人大功之殤爲中從上故舉齊衰之殤之中從上以就而亦之故曰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意謂其中殤不在緦麻乃中從上也不知其下殤在緦麻不言中殤者正此傳所謂小功之殤中從下其成人在大功卽後經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也經傳義例顯然鄭氏未能審知既誤以爲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故於庶孫之中殤與從父昆弟之下殤互文以明中從下者不能貫通其精義微意而遂欲改經之中字爲下字以通其意中之見而又與後經大功之殤中從下之義例相戾故又從而爲之辭曰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而曾不細檢諸章妻爲夫親之殤服與諸丈夫之服殤者全無異同一校錄之宜其說之自相矛盾至於如此也余合喪服全篇經傳考其義例皆據其本文以疏通而證明之余以足徵名此編亦徵之於其本文而無不足也

記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瑤田按此不在五服中傳以爲不敢服者君尊厭之也厭字見大功章先君餘尊之所厭故知此爲君尊所厭說詳大功章中注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語亦未審諦。又按此傳云君之所不服四句當與大功章傳所云君之所爲服四句參看彼見公子從君不敢服旁親之義此言公子不敢服其私親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昆弟降一等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

金輔之云今本誤作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據賀循爲後服議考正瑤田按必云所爲後之子者我爲其後本非其子也於其子兄弟我往爲後服之一如其親生子上子字卽下若子子字皆不屬爲人後者言也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朋友麻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瑤田按宗子本服齊衰三月其殤也經所謂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者也故其長中殤爲服大功衰下殤爲服小功衰也皆三月者衰如大小功而減其月數以本服止三月也

殤服亦止三月不得過之也注云謂與宗子絕屬者言非親也又云親謂在五屬之內五屬之內月算如邦人不止三月也

改葬緦

童子唯當室緦

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
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
敖繼公曰有錫疑滑易二字之誤盖二字各有似
也司服職注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也其據此
記未誤之文與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
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 段氏玉裁考定據傳古本經文不當有惡字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
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
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通藝錄 卷五 段氏玉裁考定據傳古本經文不當有惡字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瑤田按髽髮有去笄著笄之髮著笄者無論斬齊功緦
此與上條竝言著笄之髮著笄者無論斬齊功緦
皆以笄布總也惟總之升數不同而麄出之長短
異耳又按妾爲女君見不杖麻屨章爲君之長子
經不見其服故賈疏曰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
同爲長子亦三年也今疏作妾爲女君之服盖君
之黨三字轉寫譌作女君之三字也今據經傳服
例參考改正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帷三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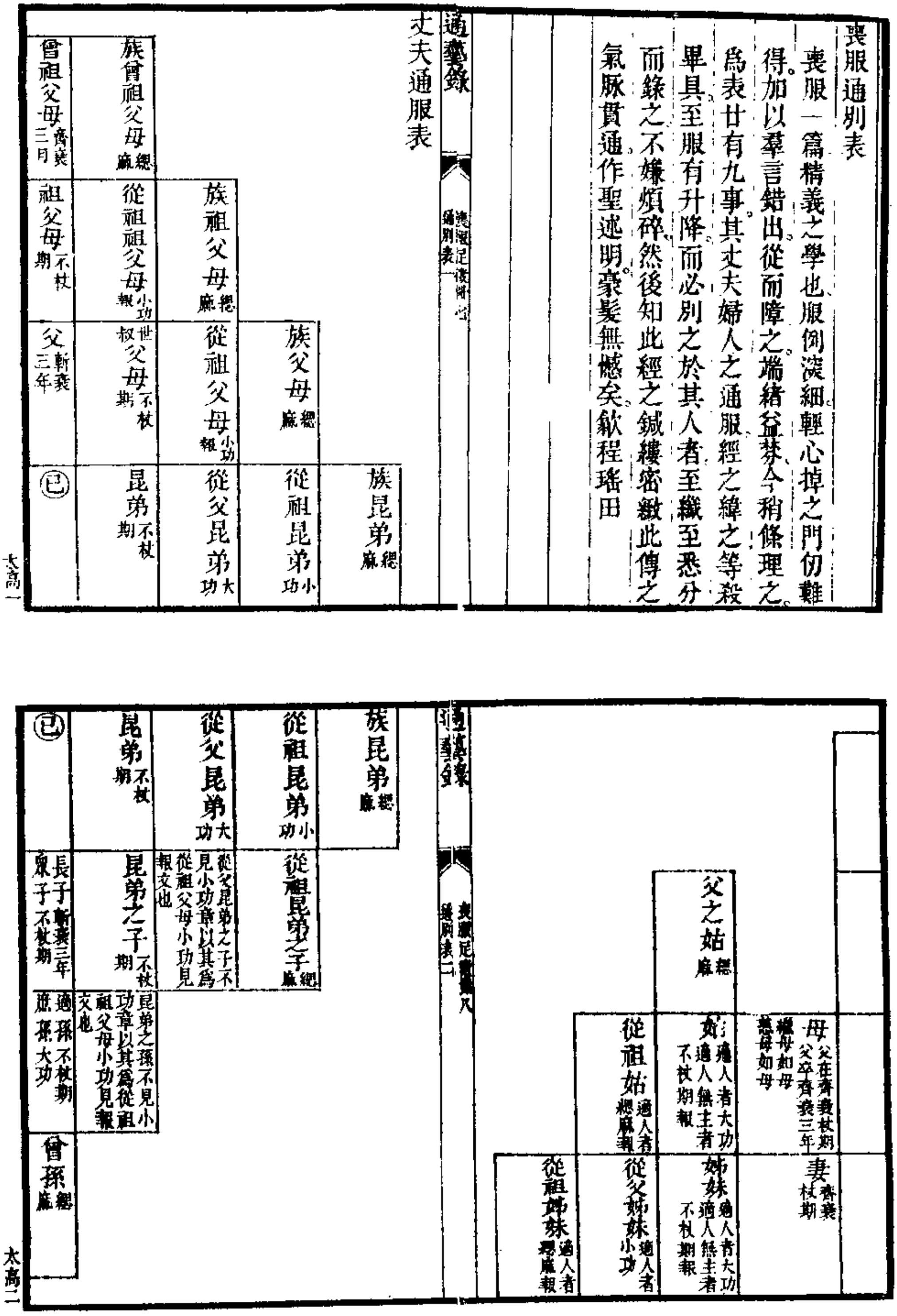
若齊裳內衰外
負廣出於適寸
適博四寸出於衰
衰長六寸博四寸
衣帶下尺
衽二尺有五寸
袂屬幅

衣二尺有二寸
祛尺二寸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
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通藝錄 卷五 段氏玉裁考定據傳古本經文不當有惡字

喪服通別表

喪服一篇精義之學也服例淺細輕心掉之門仞難得。加以羣言錯出。從而障之。端緒益棼。今稍條理之。爲表廿有九事。其丈夫婦人之通服經之緯之等殺畢具。至服有升降而必別之於其人者至纖至悉分而錄之不嫌煩碎。然後知此經之鍼縷密緻此傳之氣脈貫通作聖述明豪髮無憾矣。歙程瑤田



妻 齊衰杖期

適婦大功
庶婦小功

姊妹適人者大功
適人無主者
不杖期報

女子子 適人者大功
適人無主者
不杖期

從父姊妹 適人者小功

從祖姊妹 適人者總麻報

適孫之婦總麻

孫適人者小功

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
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
等 傳曰何加則可謂之兄弟
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爲人後者爲所後服表
傳曰爲所後者
之祖父母妻妻
之父母昆弟昆
弟之子若子

所後者之祖
若子爲曾祖
齊衰三月

所後者之父母
若子爲祖父母
不杖期

所後者之父
母若子爲外祖
父母小功

於所爲後子之
族祖父母若子
爲之總麻

於所爲後子之
從祖祖父母若
子爲之小功報

於所爲後子之
族父母若子爲
之總麻

於所爲後子之
從祖父母若子
爲之大功

於所爲後子之
族昆弟若子爲
之總麻

於所爲後子之
從祖昆弟之子
若子爲之總麻

於所爲後子之
從祖祖父母若
子爲之小功報

於所爲後子之
世父母叔父母
若子爲之不杖期

所後者之父母
若子爲祖父母
不杖期

於所爲後子之
從祖昆弟之子
若子爲之小功

所後者之父
母若子爲母
父母小功

所後者妻之父
母若子爲外祖
父母小功

所後者妻之昆
弟若子爲舅總
麻

所後者之子若子爲
昆弟之子若子爲
之總麻

爲人後者爲其親服表

爲其昆弟 大功

爲其父母 不杖期報

爲其姊妹適人者 小功

記曰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爲出母嫁母繼父服表

出妻之子爲母杖期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

父卒 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杖期

繼父同居者 不杖期

繼父不同居者 齊衰三月

已

庶子服表

記云爲其父無服 父無服庶子不爲後者則邦人

記云爲其母 總麻

爲其兄弟 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已 庶子爲父後者爲私親

君母之父母 小功

君母之昆弟 總麻

已 庶子爲君母黨

從母小功 注云君母之姊妹

大夫服表

記曰大夫於兄弟降一等大夫弔於命婦錫衰

貴 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齊衰三月

爲祖父母爲士者 不杖期

世父母叔父母 大功

昆弟爲士者 大功

從父昆弟 小功

皆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功

姑 適士者小功嫁大夫者大功

已 大夫

姊妹 適士者小功嫁大夫者大功

女子子 適士者小功嫁大夫者大功

子 爲大夫者不杖期

庶孫 小功

適孫 爲士者不杖期

大夫之子服表

記曰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世叔父母 爲大夫者不杖期報

從父昆弟 小功

庶母慈己者 大夫適子爲之小功

妻 大夫適子爲之不杖期 報傳父在不杖

已 大夫之子

昆弟 爲大夫者不杖期報

姑 無主爲會姪者不杖期報

姊妹 無主爲會姪者不杖期報

女子子 無主爲會姪者不杖期報

昆弟之子 爲大夫者不杖期報

子 爲大夫者不杖期

庶孫 小功

姑 嫁大夫者大功適士者小功

姊妹 嫁大夫者大功適士者小功

女子子 嫁大夫者大功適士者小功

大夫庶子服表

爲母 大功			
	皆爲從父昆弟 爲大夫者大功		
	爲適昆弟 不杖期		
	㊁大夫庶子		
爲妻 大功			

士服表

爲庶母 緦麻	㊁士	
傳云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爲妾 注云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疏云喪服小記文	

臣爲君服表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總衰既葬除之			
	君之祖父母 期		
		君 斬衰三年	
	君之父母 不杖期		
		君之妻 不杖期	
	君之長子 不杖期	㊁	

庶人爲君服表

舊君之母妻 齊衰三月			
	爲舊君 齊衰三月 傳曰仕焉而已者也言與民同也		
		舊君 齊衰三月 傳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言與民同也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傳曰言與民同也	
		寄公爲所寓 齊衰三月 傳曰言與民同也	
	爲國君 齊衰三月		
	㊁庶人		

諸侯服表

君爲姑 嫁於國君者大功

君爲姊妹 嫁於國君者大功

諸侯爲天子 斬衰三年 ㊂ 諸侯

君爲女子子 嫁於國君者大功

公子服表

爲其母 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

㊄ 公子注云君之庶子

爲其妻 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既葬除之

公子之適妻子服表

君子爲庶母之慈己 ㊄ 公子之適妻子

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也已見大夫之子表內今重見者蓋一例兩人所同者也

公之昆弟服表

從父昆弟 小功

㊄ 公之昆弟

姑 適士者小功 嫁大夫者大功

姊妹 適士者小功 嫁大夫者大功

女子子 適士者小功 嫁大夫者大功

庶孫 小功

記曰公之昆弟於兄弟降一等

公之庶昆弟服表

爲母大功	(己)公之庶昆弟	爲妻大功	皆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大功

公士大夫之君爲臣妾服表

(己)公士大夫之君	爲貴臣貴妾緦麻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服表

爲其君布帶繩屨	齊斬妾三年易

其絞帶爲布帶易其首帶爲繩 傳云君謂有地者也衆臣也 不貳即位近臣君服斯服之矣 注云近臣謂寺之與君同君也

(己)公士大夫之衆臣別於貴臣傳云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注云貴臣得伸 既云依上文絞帶黃帶記曰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注云公士大夫之君

外親服表

外祖父母小功				
從母丈夫婦人小功		舅緦麻		妻之父母緦麻
姑之子緦麻	(己)	從母昆弟緦麻	舅之子緦麻	
			甥緦麻	
		外孫緦麻		

婦人通服表

曾祖父母	嫁者本服		
祖父母	不杖期		
父	女在室斬衰三年適人爲父母不杖期子嫁反在父室爲父三年		
(己)婦人	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大功	女子子適人者爲姪大功	女子子適人爲兄弟之爲父後者不杖期
		女子子適人者爲姪大功	

大夫之妻服表

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夫之諸祖父母 總麻報
夫之祖父母 大功
夫之世叔父母 大功
夫之君 不杖期
夫之昆弟之子 不杖期
夫之昆弟之婦 總麻
夫之姑 小功報
夫之姊妹 小功報
姊姒婦 小功報
人子適人者 大功
婦爲舅姑 不杖期
妻爲夫 齊衰三年
母爲長子 齊衰三年
爲姑嫁於大夫者 大功
爲姊妹嫁於大夫者 大功
爲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大功
(己)大夫之妻

爲宗子服表

記曰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妾爲女君 不杖期 注云女君謂妾之適子
妾爲君 斬衰三年
(己)妾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不杖期
大夫妾爲世叔父母 大功
爲姑 大功
大夫妾爲姊妹 大功
公之庶子爲大夫 不杖期
大夫妾爲其子 不杖期
大夫妾爲君之庶子子爲母者未嫁者 大功
大夫妾爲庶子適人者 小功
丈夫婦人爲宗子之母 齊衰三月
丈夫婦人爲宗子 齊衰三月
丈夫婦人爲宗子之妻 齊衰三月
大夫爲宗子 齊衰三月

宗子在五屬中及絕屬成人殤服分別表

族人爲宗子　期親　齊衰　期

大功親　齊衰三月　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

小功親　齊衰三月　卒哭受以大功衰五月

緦麻親　齊衰三月

絕屬　齊衰三月

爲宗子　期親　齊衰　期

爲宗子　期親　長殤大功衰九月　中殤大功衰七月　下殤小功衰五月

大功親　長中殤大功衰五月　下殤小功衰三月

小功親　長中殤大功衰三月　下殤小功衰三月

緦麻親　長中殤大功衰三月　下殤小功衰三月

絕屬　長中殤大功衰三月　下殤小功衰三月

殤服統表不分尊卑不分丈夫婦人

從祖昆弟　長殤緦麻

從父昆弟　長殤小功　下殤緦麻

從父昆弟之子　長殤緦麻

從祖父　長殤緦麻

叔父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夫之叔父長殤小功中下殤緦麻

昆弟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長殤小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長殤小功　大夫爲姑姊妹女子子在室者長殤小功　大夫之昆弟之子爲大夫之昆弟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昆弟之子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長殤小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長殤小功　大夫爲姑姊妹女子子在室者長殤小功　大夫之昆弟之子爲大夫之昆弟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昆弟之子女　昆弟之孫　長殤緦麻

子子　下殤小功

道子緦服表

己

子　長中殤大功　公爲適子長中殤大功　大夫爲適子長中殤大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庶子長中殤大功

女子子　長中殤大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女子子長殤小功

適孫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庶孫丈夫婦人　長殤小功　中殤緦麻

姑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姑長殤小功　大夫之姑長殤緦麻

姊妹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姊妹長殤小功　大夫之姊妹長殤緦麻

從母之長殤　緦麻

爲族親

總麻章所謂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也

己　記云童子唯當室緦注云爲家主與族人爲禮傳云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改葬緦服表

記云　改葬緦

己　注云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夫爲妻也三月而除之

朋友麻 注云相爲服總之經帶櫛弔旦夕居則經出則否其服弔服也又云朋友之相爲服卽士弔服疑衰素裳周禮司服注疑衰十四升元謂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者也

記又云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本服殤服一貫表

喪服經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此以成人本服名殤服小功之殤中從上此以成人本服名殤服大功之殤中從下此卽以其殤服名之故經曰齊衰之殤大功之殤者言爲其成人當服齊衰當服大功而今爲殤者也傳曰大功之殤小功之殤者言今已爲殤而爲之服大功殤服小功之殤者也故經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卽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下卽傳曰小功之殤中從下名異實同一據本服名之一據殤服名之也鄭君誤以傳所名者亦據成人服言所以觸處隔閡雖從而爲之辭而卒不可通余既屢爲文正之又於經傳每條下立校破之今復以本服殤服相承列表俾譌誤立見則瞭如指掌昭若發矇矣歙程瑤田

不杖麻屨章

此齊衰本服成人服之及其殤也長中殤當降服小功經據本服名其殤曰齊衰之殤

大功殤服章

此大功殤服先是成人服齊衰今爲長中殤降成人一等服大功經據本服名其殤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傳據殤服名其殤曰大功之殤中從上

小功殤服章

此小功殤服先是成人服齊衰今爲下殤降成人二等服小功也

祖父母	無殤服	世父母叔父母云注姑在室亦如之	叔父之長殤中殤叔父之下殤爲姑	大夫之適子爲妻	無殤服	叔父之長殤之下殤	
昆弟注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	昆弟之長殤中殤昆弟之下殤姊妹	爲衆子注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	子女子之長殤女子子之下殤不見	昆弟之子注云昆弟之女子子據見下殤服中決其在室亦如之	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不見昆弟之女子子下殤互文也且於昆弟之子見下殤不見長殤中殤於子見長殤中殤不見下殤亦互文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姊妹之長殤中殤姊妹之下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昆弟之下殤	女子子之長殤女子子之下殤不見女子子下殤互文也且偏見女子子亦所以著女子子在室諸親服皆如男子之義	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適孫	無殤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無殤服
適孫之長殤中殤適孫之下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弟之下殤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	無殤服	父後者	無殤服		
繼父同居者	無殤服	爲夫之君	無殤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	無殤服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無殤服
妾爲女君	無殤服	婦爲舅姑	無殤服	夫之昆弟之子注云男女皆是	無殤服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殤服據傳爲其子得遂之文決其當如前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女子子爲祖父母	殤服	大夫之子爲世父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	無殤服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子子之下殤	不見殤服據傳爲其子得當如前女子子之下殤得包子也		

不報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祖父母無殤服大夫不降其適當如前適孫之長殤中殤孫之下殤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無殤服

大功章

此大功本服成人服之及其殤也長殤當降服小功中下殤當降服總麻經據本服名其殤曰大功之殤

小功殤服章

此小功殤服先是成人服大功今爲長殤降一等服小功此章中見長殤不連見中殤故傳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傳據殤服名其殤曰小功之殤中從下經據本服名其

緦麻章

此緦麻殤服先是成人服大功今爲中下殤降成人二等服緦麻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

不見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之長殤爲姪丈夫婦人之長殤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母無殤服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夫之子爲其昆弟之子爲士者

此大夫包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三種人據小功殤服章三人爲其昆子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世父母叔母無殤服庶子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不見中殤明中從下此緦麻章中從上屬文之例余有說詳之不見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中下殤因長殤中可互明也

庶孫丈夫婦人之中殤

不見下殤明中從下亦其屬文之例也

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無殤服

適婦

庶孫注云男女皆是

從父昆弟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庶孫丈夫婦人之中殤

不見下殤明中從下亦其屬文之例也

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無殤服

適婦

庶孫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人數與此合而決之此有世父母叔父母而彼無長殤服者以二父一母無大夫條在大功本章中乃殤服與不杖期章爲二父承婦人爲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只叔父有殤服可互知父母率連爲文其爲夫之也此不見姑姊妹女子子叔父此章中已見長殤服者姑如二父母姊妹如昆弟之子猶子故彼亦不爲二父母亦於大功殤服見長殤服也○瑤田據小功殤服章決此大夫二字包三人以領此條并領下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一條中間夾二庶一條者以二庶爲上下條中諸親竝與大夫同其服唯爲母爲妻遠不相同故別出此條於大夫條後以示異而皆爲條中亦二

庶竝同故必連屬於一庶條後以見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者其次第一定如此所以皆爲文法通篇所無余嘗謂古經之文爲文中之聖於此皆爲二字及後傳下言二字決其爲推敲再三而出之者也而昆弟二字萬不能襍入一庶條中觀此表自能知之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 無殤服

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無殤服 昆弟下屬皆爲之上殤田依舊讀別有說

爲夫之昆弟之婦 無殤服

人子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子嫁者 不見女子子長殤嫁者無殤服

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未嫁者與庶子同妾爲私親或有殤服亦從畧 此條 殤田依舊讀別有說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 無殤服

嫁於大夫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無殤服

右二表前一表見成人齊衰之殤綦重儀禮爲制大功小功兩殤服之由因以明經所謂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及小功殤服傳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之義後一表見成人大功之殤亦不輕而令其長殤亦服小功殤服因以明經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別在緦麻章及小功殤服傳所謂中殤何以不見小功之殤中從下之義至於成人小功本服及長殤服緦麻表附於後

成人小功本服及長殤服緦麻表 附

小功章

此小功本服成人服之及其殤也長殤當降服緦麻中下殤無服

緦麻章殤服

此緦麻長殤服先是成人服小功今爲長殤降一等服緦麻

從祖祖父母從祖祖父之長殤從祖父母報

毋無殤服從祖祖父祖之昆弟能見其爲殤者亦寡矣如或爲殤自與從祖父之長殤同經雖不見得以包之況其爲昆弟之孫之長殤乃報服既見從祖祖

	父之報服安得昆弟之孫不先有緦服乎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之長殤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無殤服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無殤服				
		爲外祖父母	無殤服				
		從母丈夫婦人報	從母之長殤報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無殤服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之適士者	此三人爲從父昆弟庶孫當有長殤總麻服經不見者按小功殤服章有其爲昆弟庶子之長殤益成人服大功者也今成人降一等則殤服亦降一等可互見而省文也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無殤服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無殤服						
庶婦	無殤服						
君母之父母從母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服與適子同也父母無殤服從母長殤自與適子同可互見也						
君子子爲庶母慈	無殤服						

已者	從父昆弟之子當服小功不見經文以此人爲從祖父母經見報文故不復重見其服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昆弟之孫當服小功不見經文以此人爲從祖祖父母經已見報文故不復重見其服也	昆弟之孫之長殤					

喪服無逸文述

喪服與宗法繼高祖以下四小宗通一無二者也爲父斬衰三年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子斬衰三年衆子齊衰不杖期適孫齊衰不杖期庶孫大功曾孫緦麻此上治下治而因有上殺下殺之服也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謂曾孫緦麻服至此而窮也又曰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謂己爲元孫無服但以袒免行事喪服小記言親親以五爲九連五世袒免數之明言六世親竭則五世親猶未竭豈非親親連袒免數之乎爲元孫但以袒免則宜治之而昆弟之曾孫猶同姓也從父昆弟之孫亦猶同姓也則皆從元孫之袒免推而宜殺之亦

無服也昆弟之曾孫無服則昆弟之孫止宜緦麻從父昆弟之孫無服則從父昆弟之子亦止宜緦麻而緦麻章載爲此二人之長殤則此二人本服必小功也而小功章不見其服注亦無說以明之因披小功章反復尋繹而知爲此二人服者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祖父母而此二人者爲此二父母服小功二父母卽以小功報之及檢喪服全經凡見報文者皆不更見其服兼有緦麻章載此二人之長殤則其本服之爲小功明矣而小功章不見二人之服者蓋見報文之例不當更見其服非遺之也夫曾孫之窮於緦麻以曾孫爲曾祖窮於齊衰三月也爲曾祖三月而爲曾孫不能加其月數曾祖何以齊衰三月也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云服之數窮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其義蓋由祖父母上殺之從祖祖父母亦當小功之差則由祖父母上殺之曾祖父母亦當小功之差今既不敢服以兄弟服而制爲齊衰三月以服之故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曾孫得見曾祖者鮮矣故曰恩殺也曾祖既不可小功高祖亦安可緦麻然曾祖齊衰三月高祖亦齊衰三月又非上殺之義曾孫得見曾祖者鮮則得見高祖絕無矣故經無窮文其文不制服也萬有一然則元孫承重者且服斬衰三年矣於庶元孫恩益殺矣當事則袒免行之夫其不承重也亦惟袒免而已矣不然元孫之父曾孫也曾孫齊衰三月矣元孫之服亦可同於其父乎然則經之空其文也其旨深遠矣且經於爲人後者特著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諸人若子以祖建首不以曾祖建首以所後者之曾祖卽爲後者之高祖高祖無服故不見此豈非不制高祖服之確證乎得見曾祖則得見族曾祖由齊衰三月殺之而服緦是緦也實由小功之差而殺之也故緦麻章曰族曾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山

上冶而旁殺之。四人皆緦故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謂下殺至於曾孫四世。而又旁殺之至於族昆弟以上之四人亦皆緦自我數之五世矣。此繼高祖之宗法所由起也。其宗子。或卽吾之曾祖傳重焉。以至於吾。而爲羣族昆弟之所宗。吾故曰宗之道兄道也。過此以往。則高祖與其昆弟。各統其子孫。而爲庶姓別於上。而其子孫。則視其上之所別各親其親。而戚單於下矣。是故族昆弟之子無服。此人與我遂爲姓別戚單之始。蓋族昆弟之子。自吾曾祖視之。爲昆弟之元孫。五世祖兒者也。自吾高祖視之。則六世親屬竭焉者也。而吾子諸昆弟與其從父昆弟族昆弟。與之相序焉。皆出之子輩之高祖。於是爲吾子輩之高祖。吾之族曾祖。至是爲族昆弟之子輩之高祖。其高祖各成其庶姓。各宗其所宗焉而已矣。是故族昆弟之子無服。以其姓別也。從父昆弟之子緦麻。夫從祖昆弟之子緦麻。其姓猶未別也。夫從祖昆弟之子緦麻。則從父昆弟之子當小功。而從父昆弟之孫殺之。當緦麻。經乃空之。不見其服。從父昆弟之子小功。則昆弟之孫亦小功。而昆弟之曾孫殺之。亦當緦麻。經亦空之。不見其服。所以然者。以曾孫止於緦麻。而旁殺之。不能更服昆弟之曾孫緦麻。又殺之亦不能服。從父昆弟之孫緦麻矣。禮窮則變。變窒之者。所以通其窮也。下殺之法。至於族昆弟以上之四人。亦皆緦自我數之五世矣。此繼高祖之宗法。

喪服經傳無失誤述

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鄭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瑤田按傳非有失也。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在小功章。其女子子爲父期也。爲此三人嫁於大夫者。在大功章。其女子子爲父亦期也。今在不杖期章。乃爲嫁於大夫之無主者。其女子子爲父固期也。若姑姊妹則以期報期。故曰唯女子子之期。疑於報而不爲報也。若夫男子爲父服斬。自不報爾。不待言也。於兩相服期中。獨指女子子不報。故曰其餘皆以期報期也。況上經見爲此三人適人無主者之期。曰唯子不報。互見互省。體例然也。又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與得爲其父母遂之文義相同。是禮也。於經亦有例可舉。蓋妾之爲其子。猶妾子之爲其母。故妾子體父。則爲其母不得遂也。總麻章所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不杖。庶子也。庶子不敢服其私親是已。其服總者。同於死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非實爲之服也。今二妾不得體君。故爲其子得遂。而注乃以不得從女君降其子例之。此自亂其例。故於女君之尊不降父母。例以體君之義不可通。因欲破傳不得體君之文。而偽爲紛議之也。且注又云女君

父母。妾子不與尊者爲一體。爲其外祖父母。不爲後如邦人者是已。妾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鄭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瑤田按傳非有失也。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在小功章。其女子子爲父亦期也。爲此三人嫁於大夫者。在大功章。其女子子爲父亦期也。今在不杖期章。乃爲嫁於大夫之無主者。其女子子爲父固期也。若姑姊妹則以期報期。故曰唯女子子之期。疑於報而不爲報也。若夫男子爲父服斬。自不報爾。不待言也。於兩相服期中。獨指女子子不報。故曰其餘皆以期報期也。況上經見爲此三人適人無主者之期。曰唯子不報。互見互省。體例然也。又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與得爲其父母遂之文義相同。是禮也。於經亦有例可舉。蓋妾之爲其子。猶妾子之爲其母。故妾子體父。則爲其母不得遂也。總麻章所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不杖。庶子也。庶子不敢服其私親是已。其服總者。同於死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非實爲之服也。今二妾不得體君。故爲其子得遂。而注乃以不得從女君降其子例之。此自亂其例。故於女君之尊不降父母。例以體君之義不可通。因欲破傳不得體君之文。而偽爲紛議之也。且注又云女君

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夫曰以尊降之。則是與大夫尊不同而降之爲一例。豈與君一體不得遂之例乎。是大夫妻而妾擬之矣。豪釐之差。繆以千里。此之不可不辨也。又緦麻章庶子之中殤。鄭注云。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瑤田按經不誤。注大誤也。經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此經文今誤爲傳余曾辨正之此以成人之服名殤服。殤服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此卽以殤名其服。其名不同。其服則一。余有文辨之詳矣。此庶孫成人大功。降在長殤小功者。其在小功

殤服中曰庶孫之長殤。傳所謂中殤何以不見小功之殤中從下者也。亦卽喪服經末以成人名殤服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也。緦麻章中。列中殤從下諸人。凡三例。一見中殤不見下殤。明中從下。此庶孫一條是也。一見下殤不見中殤。亦明中從下也。一連見中下殤。亦以明中從下。如連見長中殤者之爲明中從上也。注於經傳兩中從上下。不悟其通一無二。求其說而不得。乃從而爲之辭。於小功殤服傳文。則曰此主謂丈夫爲殤者服。於喪服經末舉殤服之例。則曰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無怪乎據其說以徧檢全經。略皆離離而不能通也。

姪昆弟。本服大功。今而服期。是以期報期也。女子子適人者於其父本服期。今而服其本服。非以期報期也。此大繆之說也。請循其本而言之。姑姊妹適人者。於其將上經言報。此經言不報。合而觀之。則互義自見。若男子爲父三年。與期無涉。何有於報而云不報。不亦贅乎。傳解公及士妾爲其父母期。曰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鄭注駁之。而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誤矣。瑤田謂一部喪服精義。在明於比例。擬人必於其倫。妾固不得以女君爲比例也。鄭氏之誤。大率在比例未得其審。是故公妾大夫之妾爲其

子期。傳亦曰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鄭注亦駁之而鰓鰓然及於女君。云此言二妾不得從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此眞大繆也。蓋女君於子非私親。無得遂不得遂之例。女君本與君一體。無體君不體君之例。鄭氏惟不明服例。故於妾爲其母與爲其子兩節。說竝與傳殊異。轉疑傳義有誤。不亦繆乎。抑說經之難也。不可無聰明。尤不可恃聰明。其中似是而非處。以嘗我之聰明者正復不少。一用聰明。必致大繆。如大夫之子爲五男子五婦人。初見以爲大夫竝降其本服期而服大功。其會高而至於大祖。皆祖也。故下文卽偏陳宗法。見庶子承庶子不祭明其宗而言。而曰不繼祖也。不繼祖之云。所包者廣。兼大小宗言之。祖字上通

既非大宗。亦非小宗。故不祭。亦不爲長子三年也。不繼祖。固有繼禰者。不繼禰。則必無繼祖者。故言不繼祖。旣得包大小宗。轉亦得包不繼禰。而小記旣言不祭祖明其宗矣。下卽綴之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必兼言禰者。恐人疑不繼祖之云。或容有繼禰者。亦將不爲長子斬。故增禰字以破之。言不繼祖中。雖有繼禰者。繼禰者則固祭其禰矣。而其弟則斷乎不繼禰也。此人不繼禰。安得繼祖。故云不繼祖與禰。爲兼有此人也。故下又復出曰。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明其適兄爲宗子。而己爲庶子。己庶子不爲其長子斬。兄宗子則必爲

詳言之矣。茲因辨論鄭注之譌附及之。以見說經不可不愼有如此者。

其長子斬。其兄所謂正體於上。兄之長子。所謂又乃將所傳重者也。等而上之。已與父兩世皆庶。則宗子在從父昆弟之長兄主祭。是爲明其繼祖之宗。又上之。三世皆庶。則宗子在從祖昆弟之長兄主祭。是爲明其繼曾祖之宗。又上之四世皆庶。則宗子在族昆弟之長兄主祭。是爲明其繼高祖之宗。其又上則累世皆庶。宗其繼別子之兄。而明其爲大宗矣。凡此皆庶子不祭明其宗之義。明宗者。明以庶弟宗其適兄。小記所以言不祭祖。又必復言不祭禰者。論五宗之法。必從不繼禰起。立法示人。充類至義之盡宜如此也。然不繼祖者。不必皆不繼禰。故其長子不繼祖也。小記亦言父庶。而必兼言不繼祖與禰者。彼蓋論五宗之法。而因及於庶子不祭以明宗之義。故必如此。乃始完備。肆業及之。其義自見。

繼禰。故鄭氏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蓋對上正爲宗子言之。宗子而外皆庶子。故不得祭其上正所主祭之廟。若在下正廟中。則於上正無與也。爲此廟中所統之宗子。則主此廟之祭。其長子爲此宗子之子。將傳重者。傳此主祭之重。而安得不爲之三年乎。言各有當事非一端。如必以繼禰而不繼祖者泛而稱之曰庶子。則繼禰者爲小宗之語。爲有宗之名而無宗之實。既立之爲小宗。而猶稱之曰庶子。又爲有宗之實而無宗之名。名實二者舉無所據。先王之禮不如是也。人道親親。自小宗始。小宗有四。自繼禰之宗始。親親之殺。則繼禰者爲隆。由是而繼祖。而繼曾祖。而繼高祖。則其所殺焉者也。故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禰。名曰重。故曰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隆殺之義。輕重之名所隆所重。恒主於禰。然則庶子不爲長子三年者。信乎以父庶爲斷。庶子不繼禰。故其長子不繼祖也。小記亦言父庶。而必兼言不繼祖與禰者。彼蓋論五宗之法。而因及於庶子不祭以明宗之義。故必如此。乃始完備。肆業及之。其義自見。

正體於上義述

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者。余既詳述之。且據鄭氏注而決其爲長子不繼祖。然注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蓋謂己非庶子。與尊者爲一體。而爲繼禰之宗子。主禰廟之祭。斯謂之重。言其爲受重之人也。體意蓋以正體字重字皆偏就長子說。於傳之文義。似猶未諦。瑤田謂正體於上。言已與尊者爲一體。而爲繼禰之宗子。主禰廟之祭。斯謂之重。言其爲受重之人也。其長子適適相承。是己所受之重。將於長子傳之。是爲又乃將所傳重也。如此則傳文所字乃着力字。是倒裝文法。猶云又乃將所受之重傳之也。先有重。然後傳。非傳與長子。然後謂之重。注謂重其當先祖之正體。意以正體爲庶子不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蓋謂己非庶子。與尊者爲一體。而爲繼禰之宗子。主禰廟之祭。斯謂之重。言其爲受重之人也。其長子適適相承。亦爲當先祖之正體。將來卽爲祖後。又以代己爲宗廟主也。曰重其曰以其。據文義二其字皆指長子言。則繼祖者。言長子繼祖也。注又云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蓋謂其既不與父爲一體。其長子烏得繼祖哉。而疏乃云。周之道。有適子者無適孫。要適子死後乃立適孫。乃得爲長子三年。是謂適子死而立適孫。以孫繼祖之法。蓋明禮之變。若然。則其父已死。誰爲長子服三年耶。疏又云。繼父祖身三世。長子四世。乃得三年。是謂必己繼祖與禰。乃得爲長子三年。此據小記而爲之辭。而不知小記說之不云爾也。彼此不得互纏。說之難盡其蘊。今試各爲一表。比類參觀。庶無遁情矣。

庶子不爲父後長子不繼祖表

祖適父適長子	此三世適適相承者長子繼祖與禰者也	
祖庶父適長子	此父爲祖庶之適不得謂之不繼祖其父亦安得不爲長子三年乎	得訓之不繼祖其父本非庶子所得受則亦非庶子所能
祖適父庶長子	此父爲庶子長子雖爲父適而繼禰而不繼祖故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祖庶父庶長子	此祖父皆庶長子雖以適繼禰而不繼祖故其父不得爲長子三年也	

據疏不繼祖者不爲長子三年表

祖適父適己適長子　此四世適適相承者據疏己始爲長子三年也

祖庶父適己適長子　此己雖繼禰而不繼祖者據疏不得爲長子三年也○瑤田按父既祖之適子安得非繼禰之宗父既爲宗而己又繼之己安得謂之不繼祖也

祖適父庶己適長子　此己雖適以父庶不得繼祖者據疏不得爲長子三年也○瑤田按己是父之長子是爲繼禰之宗矣安得以父爲庶子不繼禰并己之小宗亦不論乎

祖適父適己庶長子　此己不繼祖與禰者據疏不得爲長子三年也○瑤田按此所謂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也原不論祖父之適庶也

立別子適庶相承之表以證疏說之非

別子爲祖　二世適子繼別爲大宗　三世長子世適相承是爲　四世適適相承以上承別

二世庶子不繼別不爲宗　三世長子亦以適上承是　四世雖不承別子而上承繼禰之爲繼禰之小宗以其不繼祖故二世不爲之三年

繼祖之大宗以其繼祖故二世爲之三年

子其三世自爲之三年

喪服親屬窮殺述

爲從祖祖父母小功言報。爲族曾祖父母緦麻不言報。蓋不報也。爲從祖父母小功言報。爲族祖父母緦麻不言報也。何以爲族曾祖父母緦麻不報也。族曾祖父母爲其曾孫緦麻。則爲其昆弟之曾孫無服。其於曾孫。安得更以緦麻報之乎。何以爲族祖父母緦麻不報也。族祖父母爲其從祖昆弟之子緦麻。則爲其從祖昆弟之孫無服。其於族昆弟之孫。安得更以緦麻報之乎。然則二服之所以不報。其由在曾孫之服止於緦麻。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謂下治之服窮於曾孫。蓋己於曾孫爲四世也。夫服何以窮於四世之曾孫。而因殺於五世之元孫。以曾祖下至於己爲四世。孫上服曾祖齊衰三月。則己爲曾祖下服四世之曾孫。不得多其月數。故爲之緦麻而服窮於四世也。然則曾祖之服。何以止於齊衰三月也。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重之以齊衰之服。輕之以三月之數。仁至義盡之道也。而鄭氏乃曰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其於高祖。則以曾祖之齊衰三月同之。其於元孫。則以曾孫之緦麻同之。苟如是。則周公當

日爲爲定曾祖之服以齊衰三月豈於三月之上必無可加之月數爲爲定曾孫之服以緦麻豈於緦麻之上亦必無可加之月數而乃斷之於是而弗加者此之謂義也今之言喪服者於鄭氏之義又推而極之謂齊衰三月上關高祖以上夫高祖以上爲遠孫之所及見者世所罕聞卽有之亦爲之祖免而已矣祖免非服也然施之則不輕士喪禮曰主人髽袒衆主人免於房鄭注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喪服小記曰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故總麻之服但施於輕喪而袒免則通乎輕重夫喪服者所以爲悲哀之飾也高祖以

上無服爲之袒免足以飾其悲哀矣外之所爲徒以飾其悲哀明所重者心喪也是故父在爲母期心喪則三年也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杖之用桐也言心喪同乎父而已矣自有鄭氏之補義後人但推廣加之不敢謂經之本無其義誠惡夫或一言之人且以短喪議其後而不知聖人之所惡者在短之於心而已矣況高祖之喪其元孫猶能及之則亦在衆主人之列也三月之內有一日之離其次乎其朝夕之哭以及於有事也有不就於其位者乎與其同曾孫齊衰三月之服爲父子之無別孰若袒免而符於五世之殺乎然則服以飾情其

疏節也所以服者則精義也求其精義斯無疑於服之窮殺耳矣不然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傳曰爲不以曾祖建首豈不以曾祖卽爲後者之高祖高祖之不制服此非其明證乎嗚呼周公聖人也其制喪服如是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旁治昆弟親屬述

上治祖禰服至於曾祖。下治子孫服至於曾孫。尊尊親親。其義尚矣。旁治昆弟奈何。有父之昆弟焉。有父之昆弟統之已之昆弟何同父也。其子曰昆弟之子。其孫曰昆弟之孫。其曾孫則無服矣。父之昆弟何從父也。其子曰從父昆弟。其孫曰昆弟之子。其曾孫則無服矣。祖之昆弟何從祖父母也。其子曰從祖昆弟。其孫曰昆弟之子。其元孫則無服矣。曾祖之昆弟何族曾祖父母也。其子曰族祖父母。其孫曰族父。其元孫則無服矣。族之為言大衆之詞也。昆弟至親也。父之昆弟則由親而疏矣。祖之昆弟則又疏矣。曾祖之昆弟則更疏而其人又大衆焉。變其文曰族。言族而從曾祖之義見矣。故曰族也。是故喪服總麻章曰。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之親服盡之矣。小功章曰。從祖祖父母。從祖昆弟。總麻章曰。從祖昆弟之子。凡若而人者。從祖昆弟之親服盡之矣。不杖麻屨章曰。世父母。叔父母。[父也]大功章曰。從父昆弟之子。而此子為從祖父母後者。為其父母。[父也]小功章曰。從祖祖父母。從祖昆弟。總麻章曰。從祖昆弟之子。凡若而人者。從曾祖昆弟之親服盡之矣。小功條內見報文。即與見從父昆弟之親服盡之矣。不杖麻屨章曰。昆弟之子。小功章雖不見昆弟之孫。而此孫為從祖祖父母小功條內見報文。即與見昆弟之子。其孫無異矣。凡若而人者。己昆弟之親服盡之矣。是故旁治昆弟之法。由己之昆弟父之昆弟。祖之昆弟。而至於曾祖之昆弟。四親之屬服見於喪服經傳者章章矣。由曾祖昆弟而又上之。則高祖之昆弟。與高祖別之為兩族之高祖。兩族之元孫。各宗其繼高祖之宗。故小宗有四。至此一宗之元孫。上親其高祖之昆弟。各為庶姓以別之。所謂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者也。故自其元孫。自視其高祖之親屬猶同姓也。然而自成其族。族之言庶也。此庶姓之名所由立。庶姓各自為族。故曰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單之為言獨也。獨戚其戚。亦猶之乎別焉已矣。故自庶姓既別之後。兩庶姓不復謂之同姓而上同於始祖之正姓矣。然則庶姓之別。別於其元孫。則各姓其孫。各自別其高祖而各自別其高祖之元孫。則各姓其庶姓。以上而同乎始祖之正姓。而始祖適適相承之宗子。謂之大宗。以領羣族之諸昆弟。所謂大宗收族者也。故曰大宗者尊之統也。使散無友紀者皆有以萃之也

然過萃則難治故各族之高祖別其庶姓以萃其各族之元孫而各族之元孫則自宗其各族之宗子故小宗之法四以繼高祖之宗而爲大小宗之限等而下之則爲繼曾祖之宗繼祖之宗繼禰之宗亦皆爲其同禰同祖同曾祖諸昆弟之所宗羣而分之乃正所以合而萃之誠以過萃難治而又不可無以萃之者也萃之矣故有百世不遷之宗萃之而又別之故有五世則遷之宗此之謂仁之至此之謂義之盡使五世不遷而又從而宗之則恩漸殺而情漸傚強而附麗之虛文相尚聖人不以此立教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殺同姓而親異姓故喪服記傳之盡使五世不遷而又從而宗之則恩漸殺而情漸傚強而附麗之虛文相尚聖人不以此立教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殺同姓而親異姓故喪服記傳之

屬竭故喪服無高祖元孫之服視遠者不見其形聽遠者不聞其聲豈非其勢使之然乎然而繫之以姓而弗別級之以食而弗殊百世不通昏姻由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後知周之道與天無極嗚呼至矣

報服舉例述

報者同服相爲之名此之服彼也必有以也則彼之彼之服此也非無因也則此必報之是故以期報期以大小功報大小功以緦報緦無此重彼輕之殊故謂之報然在喪服有兩例其一此爲彼服而見報文則彼之爲此不復舉其服也其一此爲彼彼爲此竝舉其服即不復見報文而傳者乃發報之之云以申其說也試條舉件繫以明之杖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則此嫁母爲子不復舉其服也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則其父母爲此子不復舉其服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則姑爲此姪姊妹爲此昆弟子不復舉其服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是其餘皆報雖未見報文亦猶之乎見報文也則世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之無主者若而人身爲大夫命婦其爲此大夫之子不復舉其服也上條之姑姊妹本服大功其大功以由降而服者也此條之姑姊妹亦本服大功其大功以在室尊降大功也由又降在小功又以尊同得服親服而爲之服大功也今皆以此爲彼大功則彼爲此亦大功本相報之服也

無祭主而加服爲之期則此無祭主者於是人亦必加服而爲之期是之謂報也經特見姑姊妹報者言唯子不報也特見唯子不報者言姑姊妹報也蓋互言省文之法也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其衆昆弟爲姑姊妹姪爲姑之報服先己與女子子同見於章首曰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於此特發其例曰出也則章內又見姊妹爲衆昆弟姑爲姪丈夫婦人報者正與前經姑姊妹女子子唯子不報之文遙相呼應以見制服之義非至精者不足與於斯也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則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適人者傳重也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是以衆子同

復舉其服也然於緦麻章又舉其長殤之服夫長殤爲姑姊妹姊妹婦報則女子在室爲姪之妻昆弟之在緦麻則本服在小功報爲同服相爲之名明矣爲從母丈夫婦人報則從母爲姊妹之子不復舉其服也爲夫之姑姊妹姊妹婦報則女子在室爲姪之妻昆弟之妻不復舉其服也緦麻章爲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則此適人之女爲從父昆弟之子及從祖昆弟不復舉其服也爲從母之長殤報則從母爲姊妹之子之長殤不復舉其服也從母長殤報在緦麻皆言功章故曰非報也曾孫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意蓋謂同服相爲之爲報也爲夫之諸祖父母報則此父母爲上殺之法宜服小功今不敢以小功服之於是重其衰之例也其不見報文而傳者發報之云以申其說何也不杖期章曰世父母叔父母又曰昆弟之子傳曰報之也緦麻章曰舅傳曰從服也又曰甥傳曰報之也曰舅之妻之父母傳曰從服也又曰壻傳曰報之也凡此皆不見報文傳者發報之以申其說者也吾於是有以通其義焉而知至親一脈之服無所謂報也子爲父斬衰三年父爲長子亦斬衰三年非報也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是以衆子同

爲父服斬衰三年而父爲衆子在不杖期章故曰非報也父卒爲母疏衰三年母爲長子亦疏衰三年非報也傳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是以衆子於父卒同爲母服疏衰三年而母爲衆子與父同服在不杖期章故曰非報也孫爲祖父母不杖期祖父母爲適孫亦不杖期非報也傳曰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是以庶孫同爲祖父母服不杖期而祖父母爲庶孫在大功章故曰非報也曾孫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意蓋謂上殺之法宜服小功今不敢以小功服之於是重其衰凡此皆見報文不復舉報服

麻減其日月爲服齊衰三月之服而曾祖父母之爲曾孫則服緦麻以緦麻與齊衰三月較非報也卽以緦麻與小功較尤非報也是故婦爲舅姑服期舅姑爲適婦大功庶婦小功也爲夫之祖父母服大功爲庶孫之婦緦麻也爲夫之曾祖父母服不見於經其夫服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妻或如夫之月數而從服緦與若曾祖於曾孫之婦則無服凡此之服皆非報也蓋服之言報者謂旁親也故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此發報文之例也是故世叔父母與昆弟之子相爲服小功亦爲報也則推之族父母與從祖昆弟之子相爲服緦麻亦報矣昆弟一體也其相爲服期也異於父子之一體也然不得云報也顧何以大夫之子爲昆弟之爲大夫者服期得云報也彼其初不報也大夫之子以父尊降衆子故子不敢不降而爲昆弟服大功其昆弟則爲大夫之子仍服期不報也今此昆弟以尊當降昆弟而爲其昆弟者乃大夫之子亦本以父之尊不敢不降昆弟是兩昆弟並有降大功不相爲報之差亦並有尊同得服親服之義兩相服期卽兩相爲報故云

也。

報也。然則由昆弟非報之例推之則從父昆弟之相爲服大功從祖昆弟之相爲服小功族昆弟之相爲服緦麻皆不得云報故經傳於此四條皆不見報文也其爲族曾祖父母緦麻則爲從父昆弟之曾孫亦當報以緦麻而族曾祖父母緦麻則爲昆弟之曾孫亦當報以緦麻爲族祖父母緦麻則爲從父昆弟之孫亦不能爲從父昆弟之孫服緦麻故闕之此禮窮則變之義也然禮窮則變變則通制禮之精義也此則變而不可通尤制禮之精義

降服說

喪服有屈有厭有降屈者屈於父厭者厭以君何謂屈於父父在爲母期也父者子之天家無二尊故父在無爲母三年之服無其服則不得謂之降且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故曰屈也何謂厭以君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蓋諸侯之妾與其庶婦以諸侯而厭之也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麻屨（鄭注公士大夫厭於天子諸侯）衆臣疏遠恩較殺故不得如其貴臣非以天子諸侯而厭之也若以君之尊厭其公士大夫則其貴臣已先不得伸矣若尊公子之母賤其妻更疏遠在君前則不得伸故五服中無其服也無其服斯之謂厭厭而猶不奪其恩故於五服之外制爲旣葬除之之服若曰此其私也若五服中則固無其服也蓋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雖君薨而進於五服之中矣然猶不得過大功也故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夫惟有從降而後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之說明夫惟大夫之庶子但從降其母而後夫不厭妻之說益明其出降者何也爲人後者降其小宗也女子子適人者降其旁親也降其旁親而不降其小宗何也以婦人必有歸宗也宗者繼祖禰者也不降其宗故不降其祖豈降其禰乎不降其爲父後者豈降其父乎其爲父母期者猶父在爲母期也蓋夫者妻之天婦人不貳尊故爲父母服屈服也而非降也之數義者聖人作之然後娶方將達子之志矣會謂以夫而厭其妻乎故父

卒服未除而遭母喪仍服期者此孝子之心不忍死其父三年之內猶若疑其父之未卒也者斯乃聖人緣情制禮之精意與降服者降其親服一等也有尊降有從降有出降尊者大夫也大夫尊則降其旁親矣不降同尊不降祖不降適不降大宗公之昆弟擬於大夫爲其旁親則降也其從降者何也父爲大夫尊降旁親子亦從之而降也蓋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故大功章曰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夫惟有從降而後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之說明夫惟大夫之庶子但從降其母而後夫不厭妻之說益明其出降者何也爲人後者降其小宗也女子子適人者降其旁親也降其旁親而不降其小宗何也以婦人必有歸宗也宗者繼祖禰者也不降其宗故不降其祖豈降其禰乎不降其爲父後者豈降其父乎其爲父母期者猶父在爲母期也蓋夫者妻之天婦人不貳尊故爲父母服屈服也而非降也之數義者聖人作之後之人皆未聞其審也

據經文決無適降之例述

不杖期章。見世叔父而不見姑。注云姑在室亦如之。見昆弟而不見姊妹。注云姊妹在室亦如之。見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注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見夫之昆弟之子子。而不見其女子子。注云男女皆是。此經文互見省文之法也。及觀大功殤服章。見子又見女子子。見叔父又見姑。見昆弟。又見姊妹。見夫之昆弟之子。又見女子子。此可見省文者屬文之瀘。而略於成人服。又必詳於殤服。若曰殤服如此。成人可知。使後之人不得議其成人服之從略。更不得因其略於成人而疑其成人有出道而妄生適降之說也。鄭注乃曰。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以子關適庶。然則言叔父又言姑。言昆弟又言姊妹。言夫之昆弟之子又言其女子子。不以男兼女者。豈亦以其男有適庶之關乎。必不然矣。且鄭注所謂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如之者。正與殤服獨詳不略之旨脗合。況余檢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而繼之曰丈夫婦人。及婦人者。明以衆昆弟兼在室之姊妹。以姪兼在室之昆弟之文子子。經於大功之成人婦人不適降而謂適降期親之成人婦人。當不其然。千古之疑。一朝而破。喪服義例。徵之經文。信無不足者也。

不杖麻屨章大夫之子條經傳義述

此經言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而此傳則專發姑姊妹女子子爲命婦而無祭主者之唯子不報也。（此經於婦人側重無主者一邊。故傳曰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其爲此婦人之嫁大夫者。別見大功章。）其爲世叔父諸人之爲大夫者。於此從略。觀下文止發大夫爲大夫命婦而不發大夫爲不降大夫可見。然則大夫爲尊同不降。亦宜發傳而不發者。欲於大夫本服中發之。下經大夫爲世叔父母諸人爲士者服大功。人數正與此同。故發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於尊不同而並發尊同之傳。所以補此傳之所不發者也。大夫之不降命婦互見於此。不別見大夫本服章。亦以顯經互足之意也。男子爲父斬衰三年。不疑於報。唯女子子適人爲父母期。疑於以期報期。故經言不報以釋人疑耳。又期章內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見子不報。此言唯子不報。見姑姊妹報。正經文之互足者也。嘗試綜論之。大夫之子。其服異於衆人者。以大夫有降旁親。又有尊同得服親服諸節目。而其子從之。故異也。然則欲明大夫之子之服。必參互大夫之服以明之。是故大夫之子。爲女子子在室大功。適士小功。嫁

大夫大功。以大夫爲女孫在室小功。與爲庶孫同。適士緦麻。衆人
爲孫適人者小功。大夫於兄弟降一等。嫁大夫小功。尊同服親服。是爲從大夫而降之服
也。大功章傳所謂大夫之庶子從乎大夫而降。父之所
不降子亦不敢降者。是其例也。其爲女子子之嫁大夫
而又無主者。在此章與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
之子姑姊妹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同列。此經姑姊妹女子子尊言其爲命婦之無主者其非無主而爲命婦者別見大功章因與諸爲大夫命婦之前乃可以類相從耳。而曰唯子
子於大夫之子。父也。雖非命婦。雖非命婦之無祭主
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女子子
不報。故傳發問而釋之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蓋謂女
者本服期。故不得言報也。喪服小記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然則子於其父之服前定而不移不以尊卑及所遭事故而有升降。傳非不知唯子不報者之男女同也。而偏屬
之女子子者。以欲破以期報期之疑之專在女子子。勢
不得不別言之。以見言各有當也。鄭注駁之。蓋未詳味
其文義耳。其言其餘之皆報。又當以其餘諸人爲大夫
命婦尊降旁親之服。與大夫之子今爲諸人之服。比而
論之。蓋世父母叔父母昆弟之子身爲大夫命婦。
則皆降其旁親期爲大功。若姑姊妹爲命婦者。其於在
室期親。已降大功。又以尊而降在小功者也。今此旁親
應降大小功者。爲大夫之子。夫大夫之子。以父之尊。先

從之而降此旁親者。今皆以此旁親與父尊同而得從
服其親服之期與大功而姑姊妹復又以其無主而加
服之得服其在室之親服期。夫諸人之爲大夫之子其
親服本期也。今竝爲我服親服之期則安得不以其親
服之期報之乎。故曰其餘皆報也。同服相爲之謂報余有報服舉例越詳之。

大功章大夫之妾條從舊讀說

大功卽爲九月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舊讀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又曰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亦依傳爾妾自服其私親余細玩其章句一經一傳條理井然無一字錯爛三復之覺舊讀殊可從。乃竊爲之說曰傳言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女子子亦君之黨也不傳於君之庶子下而必退其傳於女子子下者以庶子之爲君黨易見卽不見亦無不可故先傳嫁者未嫁者後傳女子子正得以包庶子也案下經大夫妻爲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大功衆子已不逆降旁親人亦不逆降此未嫁者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謂其適人則有壻爲之服期矣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是無有受我而厚之者而我顧薄之可乎未從夫則從父而已矣從父則我之世父叔父之昆弟也我之昆弟父之子也而可以逆降之乎我不逆降旁親而旁親者爲之服則逆降此必無之理也然則經何爲不見正服也案服例姑姊妹女子子成人之服皆各與其昆弟同故不見正服（案姊妹人屬服之同於夫者經亦不重見也如爲衆子適孫衆孫曾孫等服皆不見也）然雖不見正服而見其殤服殤服同其昆弟明正服之亦同也且殤服與其適人之服同月數若無成人之禮義纂

大夫者其不得爲世父母叔父母服大功明矣齊衰三月章爲曾祖父母是不降其祖及嫁者明出亦不降及嫁於大夫者明適士以下者得包之也及成人未嫁者明非殤也喪殤者謂之喪未成人今笄不爲殤將責成人禮焉凡哭踊之節不得視童子之不備禮也而鄭氏乃曰此著不降明有所降以謂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余謂不然也（鄭氏注檀弓叔仲皮尊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是不主成人逆降之說矣）成人未嫁者不爲殤則其爲人服與人爲其服者皆得服正服。正服者姑視世父母叔父母姊妹視昆弟女子子視衆子已不逆降旁親人亦不逆降此未嫁者檀弓曰姑

之服是成人後人爲之服但如殤服之月數至適人之月數又如之終其身爲之服殤之月數而已當不其然公羊傳曰許嫁則字而笄之死以成人之喪治之如有逆降之服則經言適人者多矣其未適人者經曾不一及之傳曾不一發之以明其例吾是以知其無逆降之說也是故大夫之妾於女子子之嫁於大夫者與女君同服大功蓋女君之尊降者也於其成人未嫁者亦與女君同服大功蓋女君之尊降旁親不復更有逆降者也展轉推求舊讀彌通服例鄭氏改讀略無相應者然則從舊讀與未也余更撿大夫之妾爲君黨服之見於經者復有爲庶子適人者在小功章可見爲嫁於大夫者服大功爲適人者服小功是其服之差也又撿女子子爲曾祖父母經不見適人者之服蓋不降其祖無尊卑之差言嫁者未嫁者足包適人不必更見也爲曾祖父母章已發嫁者未嫁者之傳而於大功章復發傳者詞同義殊以明例也一明不敢降祖之例適人與在室同嫁大夫與適士適人者無不同一明嫁大夫尊同得服親服之例不降其在室服之之服如婦人無祭主者得爲爲命婦之異妾不得體君復發傳因一爲君黨一爲父母黨之異此又義同事殊亦所以明例也又撿大夫妻爲夫黨服之見於經者但見女子子嫁於大夫者之

大功餘皆不見蓋與大夫妾之所見者互相足亦因以明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之例也又撿大夫妻爲父母黨服之見於經者惟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在大功章可見尊同者服大功則尊不同者服小功而女子子嫁者卽所謂大夫妻者也據經協例爲姑姊妹降服小功而鄭氏改讀爲服大功顯違經傳其謬甚矣又撿經見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在大功章此男子婦人通例也如鄭氏所改讀則是女子子嫁爲大夫妻與不爲大夫妻者同爲姑姊妹適人者服大功烏在其爲尊降旁親也推求至此舊讀信足多哉因著舊讀改讀兩章句表附錄於後治經者觀之得失具見矣

經傳舊讀章句表

大夫之妾、句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句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句

右經一章○以大夫之妾句建首領起下兩个爲字

分君黨私親黨兩項人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句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句何以大功也句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句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句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句

右傳一章○分傳上經兩爲字之義。何以二句必退在嫁者二句下者。爲得包庶字。若不退下而先傳之。不得包女子子矣。一大夫之妾句。領起兩項人。故必見下言字以別於上言也。

瑤田案此經傳章句。鄭君所見者如此。卽鄭君以前諸經師所見者亦如此。故舊讀云云。未聞前人有異詞也。鄭君誤以爲成人有出道。降旁親。遂於此經不得其解。因疑其中必有錯爛。且有不辭之語。竄入其中。故獨出已見。改易章句。今表其經傳章句於前。爲詮釋其略無譌互之指。復以鄭君所改讀者擬一表於後而解說之。讀者庶不迷於所往矣。

鄭君改讀章句表

大夫之妾句爲君之庶子句

傳曰二字據注意以爲脫去宜補何以大功也句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句

注云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瑤田案注及下注意。要將下傳何以大功數句。補傳於後而解說之。讀者庶不迷於所往矣。

鄭君改讀章句表

大夫之妾句爲君之庶子句

傳曰二字據注意以爲脫去宜補何以大功也句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句

注云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瑤田案注及下注意。要將下傳何以大功數句。補傳於後而解說之。以便治經者觀焉。妾子不體君卽爲妾之私親。非君之黨也。以妾子體君卽爲妾之私親。義見緦麻章傳。是其例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句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句

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句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句

瑤田案注意既移何以大功數句於上章。則此傳止此二句耳。於文義似爲辭不備。且據服例嫁於大夫而爲大夫妻。尊降旁親服小功。不當服大功。尊同則服大功。大功章所謂大夫妻爲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是也。今不見嫁於大夫之文。亦不見適士適人之子適士。不報服女昆弟以小功。而加服大功。與服例大戾。不然也。至於成人而未嫁者。爲諸親皆服期。無逆降例。亦不當服大功。其爲姑姊妹適人者。乃服大功。昊望今不見適人之文。則是在室之姑姊妹又明矣。惟成人未嫁者。是大夫之子。當從父服大功。然又無

以處夫其嫁者爲此諸親中之女昆弟。不報服小功而反加服大功者之與例不協也。蓋此嫁者未嫁者必不能同其服。其同服者。惟齊衰三月章不降其祖。可以同服人。亦惟此章大夫妻爲女子子之嫁於大夫者。其爲得與女君同服君之黨服。可與未嫁者同受人之大功服。否則萬不能同服也。若欲同服。惟破經傳之例而謂成人未嫁者有逆降然後可也。

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爲自服其私親也。注云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瑤田案注意直以下言二句爲衍文。宜刪去。今從之。以便治經者觀焉。三月章及嫁者。言雖尊不敢降其祖。故不在尊降之例。此及嫁者。言女君是大夫妻。當尊降。妾得與女君同服。今此女亦大夫妻。故又在尊同不降之例。二例相懸。本難牽合。若依鄭改讀。不當同服大功。更不得援三月章以爲例。○瑤田少日肄業及此經。見鄭注改舊讀。因將經傳及鄭注反復涵泳頗疑下言以下廿一字非傳文。因爲案曰。此廿一字鄭氏注也。上蒙爲此三人之服也。下接此不辭。竝爲上節注。蓋鄭氏引舊讀而又辨之并引三月章證明傳有爛文耳。後閱賈疏中有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云云。因據之以證余之所見。然終疑信參半。因時時披覽。再三推求。於今廿有餘年。覺舊讀可通而此廿一字斷非鄭注。蓋於此不辭三字而決之。竊以廿一字接上爲注文。相貫讀之正復文從字順。是謂上言妾爲此三人之服下言妾自服其私親謂之辭達可也。安得以不辭斥之。惟以此廿一字爲傳文。而傳文通喪服一篇無下言文法。故鄭斥之爲此不辭也。則此不辭之云。可指傳文。不得指舊讀。鄭氏於舊讀不合。當斥其義之不協。不當斥其言之不辭。不辭者。猶彰云不成話也。豈文從字順者得謂之不成話乎（疏謂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云此不辭者謂此分別文句不是解義言辭瑤田謂此九非注意觀下接卽實爲妾云云可見）於此三字可斷鄭氏爲斥傳文。是傳文實有此廿一字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不能同其服述

女子子在室出室之不能同其服者。以有出降之例也。

出降旁親。而不降正親。故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服不杖期。傳必申明其義。大書特書以曉人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夫者妻之天也。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故爲父期者。其義至大。豈女子子而敢降其父哉。是故正親不降。女子子爲祖父母服期。傳曰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適人者爲曾祖父母服齊衰三月。傳曰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姊妹經不見其爲士爲大夫。亦不見其適人適士嫁大夫。傳亦不發問以顯其義。卽以本章證之。如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曰適人者。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必別之曰嫁於大夫。大夫者爲姑姊妹女子子必別之曰嫁於國君者。又如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經不見大夫字。傳必申之曰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在室出室。其爲一服夫其爲一服者。止不降其祖與嫁大夫者之尊同得服親服二事。今所爲之諸人。旣非不降祖之例。而嫁者之於諸人。經亦不見諸人之尊爲大夫。尊爲大夫妻。則又非尊同得服親服之例。由此言之。嫁者未嫁者。安得同服大功哉。總之在室服大功。嫁者仍服大功。大破出降之例。而經傳又無明文以見其爲別生一例。又女子子適人之例。具見於經。比物推論。無一合者。鄭氏改讀。斷難憑矣。

妾不體君辨

喪服不杖麻屨章。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遂也。又曰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遂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妾不得體君者。不體君也者。妾無體君之事也。爰以知其然也。雜記。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此嚴適妾之分也。蓋妾攝女君。若爲先女君之黨服。則儼然同於女君之自服其黨。是適妾之分不明。而小加大之逆道。自我開其隙也。而可乎。是故妾之分。本從女君而服其黨。故女君雖死。猶仍其從服而不敢改。明以妾終其身也。若攝女君而仍服其從服。則有女君之嫌。故不服先女君之黨。明攝女君者猶以妾終其身也。故曰妾無體君之事也。妾無體君之事。故爲其子得遂。爲其子得遂。此傳似誤矣。據注。是欲以妾與女君比例也。夫妾也安得比例於女君哉。是謂妾有體君者也。夫妾也安得體君哉。蓋女君例相妨者。若牽合體君。不將自亂其例耶。妾之爲其父母。猶妾子之爲其外祖父母。蓋妾子有體尊者之時而爲其母不得遂之事。緦麻章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據此。是妾子本不與尊者爲一體。本爲其母得遂。今二妾不體君。亦爲其子得遂。是其例也。而鄭注乃曰。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牽合女君與君一體以立言。而不知妾無體君之事也。案女君爲其餘諸子服大功。乃尊降一等之例。非與君一體不得遂之例。其爲長子三年者。則齊衰三年章所謂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又不與體君例相妨者。若牽合體君。不將自亂其例耶。妾之爲其父母。猶妾子之爲其外祖父母。蓋妾子有體尊者之時

而爲其外祖父母不得遂之事若妾子不與尊者爲一體是本爲其外祖父母得遂也下記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是也今諸妾不體君亦爲其父母得遂是其例也

公大夫士妾私親服例說

喪服不杖麻屨章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此其例在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蓋妾之爲其子猶妾子之爲其母妾子爲父後與尊者爲一體不得爲其母遂不爲父後是不得體尊者也於是公子服厭服練冠麻衣縓緣鄭注云此三年緦之受飾也蓋兼緦麻大夫之庶子服大功皆爲其母得遂今二妾不得體君故爲其子得遂也而鄭氏乃曰此言二妾不從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鄭氏以女君例二妾失傳中遂字之義遂者遂其正服不得遂者絕之不服非降服也且女君爲長子三年是遂其子之正服矣其餘降爲大功亦爲其子服所應服無不遂者也唯不以女君體尊者爲例而以妾子體尊者爲例則爲父後者絕其母服是謂不遂雖服緦麻僅比於有死宮中者之三月不舉祭是緦之服亦不得言遂也夫是之謂不遂不遂之義明然後遂之義以明而鄭氏乃以女君之降餘子爲不遂失之遠矣又不杖麻屨章公妾以及士

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
遂也此其例在喪服記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
母昆弟無服不爲後如邦人甚妾之爲其父母猶妾子之
爲其外祖父母妾子爲父後與尊者爲一體不得爲其
外祖父母遂不爲父後是不得體尊者也於是爲其外
祖父母得遂今諸妾皆不得體君故爲其父母得遂也
而鄭氏乃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
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
傳似誤鄭氏以女君例諸妾不惟不明傳義亦昧乎周
公制禮之原也適妾之分相殊邈遠使妾而攝女君儻
於得體尊者矣然必絕其父母之服令不得遂若曰猶
是妾也安能如女君之服其黨服猶妾子之爲父後者
不得如適子之得服其外祖父母也今諸妾不得體君
乃使遂其父母之服是故禫記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
之黨服意謂女君雖死妾不得死其女君明適妾之分
也又曰攝女君則不爲女君之黨服意謂妾雖攝女君
豈遂能如女君之得體君哉明適妾之分也女君死君
必三年然後取此三年中有女君當爲之事故須妾攝
之而豈得與尊者爲一體哉於疑於體君之時而嚴爲
之辨如此所以弭奪適之禍所以杜其私親柄國之權
義至精也桓公之命無以妾爲妻夫亦猶行周公所制
禮也而鄭氏乃以女君例諸妾吾故曰昧乎周公制禮
之原也夫然則公妾大夫之妾終無體君之時亦終無
爲其子不得遂服之時然則妾之異於其子者其子猶
有得體君之時也記曰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是其服
私親之通例與

妾服發例述

妾者。公卿大夫士之妾也。庶人則無妾。不杖麻屨章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又曰妾不得體君者。不體君也。謂妾無體君之事。故得遂服其私親。此一例也。大功章曰。大夫之妾爲其庶子。女子子嫁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此又一例也。故小功章曰。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適人服小功。故爲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服大功也。故其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成人而未嫁者也。成人未嫁者。女君以尊降服大功。正與適人者再降一等服小功相差也。嫁於大夫者。以女君尊同不降服大功。亦與適人者再降一等服小功相差也。妾服如是。故曰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若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其文總承上大夫之妾而言。故傳曰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下記曰。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是妾得遂服私親之例也。妾之服。唯此兩例。經傳自相貫通。無豪髮爽。女子子無成人逆降之說明矣。

兩殤服章發例述

喪服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四語皆經文。說者以其綴緦麻章後。遂誤以爲緦麻卒章之傳。不知傳皆依經說義。無憑空立義之例。問嘗紬繹其語。定爲經文。而知其爲爲大功小功兩殤服章發例也。又知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制之也。大功章。爲齊衰之長殤中殤制之也。小功章。爲齊衰之下殤制也。故經所發例之言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專指齊衰之殤而言之。又繼之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蓋申言長殤中殤同降一等之義。以齊衰之殤中從上。非若大功之殤中從下。其中殤則降二等也。故曰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制之也。齊衰本服重。故雖殤而服降。猶必爲之別制服。別制服者。傳曰。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經不縿坐而無受。此服之別於成人者也。然而服之所以別制者。則以齊衰本服重也。是故大功布八升。其殤則降一等之義。以齊衰之殤中從上。非若大功之殤中從下。其中殤則降二等也。故曰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制之也。齊衰本服重。故雖殤而服降。猶必爲之別制服。別制服者。傳曰。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經不縿坐而無受。此服之別於成人者也。然而服之所以別制者。則以齊衰本服重也。是故大功布八升。其殤則降一等。齊衰四升。其殤則降二等。三升。小功布十一升。其殤則十升。因其本服重。故殤服亦從重以別之也。故雖至於中殤。而其所降之服。猶必同於長殤。雖減其九月而爲七月。亦降殺之等所必然。而功衰之布必同其七升。於降殺之中。遇從隆之意。誠

以齊衰本服重也。至於下殤。則漸卽於輕矣。非輕之也。降殺之等所必然者也。是故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謂大功殤服章所列者也。曰下殤則否。謂小功殤服章中所列之下殤也。鄭注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可以變三年之葛非也記明連言長中是主謂中從上者若中從下並在緦麻何以中殤變而下殤否也正服小功已不變矣降而在緦者反變亦非情也如曰親親何不制爲中從上之服卽且下殤同一親也何以獨不變卽其大功之殤之長殤得列於小功殤服中者。亦降殺之等所必然者也。其中益輕。則從下殤而同在緦麻。不得與於小功殤服中。故曰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制之也。問者曰。服爲大功殤服。小功殤服。何以稱之曰遷衰之殤也。曰。從其成人之本服而命之。若曰是成人爲之服齊衰者今而爲殤者也。謂之齊衰之殤。稱其人。不稱其服。是故成人服大功。而長殤服小功殤服。稱其人則曰大功之殤也。服從殤後而服之。殤者之名。則必從其本服而命之也。然則小功殤服章。因問者而發傳。何以於齊衰之殤而曰大功之殤中從上。於大功之殤而曰小功之殤中從下也。曰。此主論殤服。不主論其人。問者之意。以大功殤服章中殤連長殤而見。此小功殤服章中殤不連長殤而見。故問以發傳。傳答以彼大功之殤服長必連中者。中從上也。此小功之殤服長不連中者。中從下也。主論殤服且在殤服章中。故卽以殤服名之。所謂言各有當者也。

通藝錄 喪服足徵記廿四 兩殤服三

再論兩殤服章制禮之由

問者曰。子論兩殤服章爲專爲齊衰之殤降爲大小功服者而制。何以大功之長殤降在小功服者亦在今小功殤服之制。則順而撫之。然亦猶是爲齊衰本服制小功殤服。因而制者也。如未制小功殤服章。則其長殤之降服直入於小功本服中矣。如謂此小功殤服章亦兼爲此長殤而制也。則其中下殤亦必更制緦麻殤服緦十五升而抽其半。其殤服則或稍疏於十五升而抽其半也。似亦無不可者也。乃其中下殤。不制緦之殤服。知其長殤之可不必專爲制服。故其中下殤之不制緦麻殤服。亦微示以長殤本不必專爲制服之意而在小功殤服章者。實以相因而制。亦所謂順而撫之者也。

亦不爲制小功之殤服。令入於小功殤服章者。所謂禮之相因而制者也。抑余更卽聖人制殤服之意而繹之。其初似專爲齊衰長中殤而制也。蓋此齊衰之親。所謂至親以期斷者。其慟悼實踰於常情。而其殤之年。又在十九歲以內。其去成人不遠矣。然而降殺之節。又限於情理之必然。於是斟酌焉而制爲大功殤服。以服其長殤。而其中殤。亦漸成童。故又定爲中從上之制。亦服其大功七升布之衰。惟減九月而爲七月。於從隆之中。以示降殺之節也。然則制禮之初心。固起於大功殤服。而小功殤服之制。則所謂順而撫之者。蓋亦猶是爲齊衰

殤服中從上中從下辨

殤服有長殤中殤服大功而下殤服小功者下治起於子由子而旁治起於昆弟之子與昆弟之子成人服同殤服亦同也經於子見長中殤之大功而不見下殤之小功於昆弟之子見下殤之小功而不見長中殤之大功蓋經之互文也非文有所脫也（放繼公以爲有脫文）大功而中殤下殤緦麻者下治起於庶孫旁治起於從父昆弟成人服同殤服亦同也經於庶孫見長殤之小功與中殤之緦麻而不見下殤之緦麻於從父昆弟見長殤之緦麻而不見中殤之緦麻亦是據殤服之大功小功者以明其例勢不得以成人之服言之鄭氏不得其指又不明緦麻章後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蓋經文專爲齊衰殤服發例別爲一章而誤以爲四語蓋經之互文也非文有所脫也（放繼公以爲有脫文）緦麻卒章之傳又疑其與前小功殤章之傳相戾而必欲求其說故於小功殤服之傳注云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於緦麻章後之經誤以爲傳注云主謂妻爲夫之親服既強同之以經傳爲一義又強分之以一例爲兩例竊嘗卽其說而推之如謂小功之殤中從下爲成人之小功夫成人之小功其長殤緦麻也若從祖父從祖昆弟皆小功之親經竝見長殤之緦麻服安得復有下殤之服而爲中殤之所從者乎至謂此所謂齊衰大功之殤中之從上從下者爲主謂妻爲夫之親服綜攬服例無男子婦人之異則其說之不足據也審矣（注謂丈夫服成人大功之殤亦中從下）

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婦人服成人大功之殤中從下是謂男子婦人服殤之例大異總由誤認緦麻章末之經文爲傳故生此支離之說抑余又攬服例而通考之凡成人齊衰見於殤服者十四人子也女子子也叔父也姑也姊妹也昆弟也昆弟之子女子子也適孫也公爲適子大夫爲適子大夫爲適子大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庶子爲適昆弟也其婦人爲之則夫之昆弟也其婦人爲之者以經始見小功長殤服於此而不見中殤恐人不明其所以異於大功殤之長中竝見也而於

子也竝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以成人服言之所謂
齊衰之殤中從上也以殤服言之所謂大功之殤中從
上也非有異例也凡成人大功見於殤服者十一人從
父昆弟也庶孫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爲
庶子爲姑爲姊妹爲女子子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也
其婦人爲之則夫之叔父也姑爲姪也大夫之妾爲庶
子也竝長殤小功其中下殤服惟於從父昆弟姪見下
殤緦麻於庶孫之叔父見中殤緦麻於夫之叔父見中殤下殤
緦麻餘皆不見然則見下殤者以明下殤在緦麻之例
見中殤及中殤下殤緦麻者以明中從下之例所見三

條即傳所發問之旨經襍陳之人不易曉傳特於其始
見長殤處發問以明之是故以成人服言之所謂大功
之殤中從下也以殤服言之所謂小功之殤中從下也
亦非有異例也若夫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殤服余既据
之以正鄭氏之誤茲不復詳其人數矣

大功之殤中從上二句指殤服之大小功非成人之
大小功余即据鄭氏所注檀弓以證之檀弓曰君之
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
車一乘注云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
卑以此差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余按君大夫之

適長殤在喪服皆成人斬衰降在大功殤服鄭氏引
傳指大功殤服言明矣然則鄭氏於傳旨本明至注
傳時牽於互證偶然不得其解遂誤以大小功指謂
成人一切謬說皆生於此甚且以經文爲有誤字而
從而改易之也今以鄭氏所不誤者證鄭氏之誤其
義益明矣公之庶長殤則成人之絶而無服者故喪
服經中不見其長殤之服也

殤服經傳中從上下異名同實述

余以緦麻章末四語爲經而斷其爲爲兩殤服章發例。揭鄭氏之誤注。與賈疏之承襲若示諸掌矣。然必詳陳經傳而經之綸之始不致如治絲而棼之也。經曰大功布衰裳澡麻帶絰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凡此竝在大功殤服章中傳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也。二

殤也。言長殤必見中殤傳所謂太功之殤中從上也。二殤竝制大功服。於中殤不降殺。然而降殺之節不可廢也。故於同服大功衰中而異其月數。寓降殺之意於從隆之中。此聖人制大功殤服之精義也。然此大功殤者。在成人竝齊衰之親也。經曰不杖麻屨者是也。除此經所列不得有殤者若干人。不得有殤者如世父母叔父母條中世父母叔母三人無殤惟叔父一人入殤服大夫之章。其餘得有殤者其長中殤竝在大功殤服章中。惟公妾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此傳所謂中殤何以不見小功之殤中從下也。然則傳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者。卽後經據成人言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也。其在成人竝大功之親。經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妾爲其子一條不見殤服中以妾不得遂其子如國人。其殤服已關子女子子條中矣。然則傳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者。卽後經據成人言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也。緦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者是也。除此經所列不此大功殤服章之義例。顯著於經傳中者也。若成人齊

得有殤者若干人其餘得有殤者其長殤竝在小功殤服章中而中殤不見於小功殤服章中錯互相足其不可省者靡弗見其可不以兩殤服章中錯互相足其不可省者靡弗見其可不必見者皆其顯然有脈可尋惟不詳校錄之則若沒若滅望之茫無津涯也抑余以緦麻章末之四語斷以爲經文且以爲專爲兩殤服章發例又必以爲專爲齊衰親之殤服發例者以經但言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偏指齊衰親服降爲大功殤服之中從上者以爲言其意若曰長殤降一等中殤亦同長殤而降一等必至下殤乃降二等所以然者以齊衰親重中亦加隆而從上也若大功親輕於齊衰其中殤又殺故惟長殤降一等而中殤下殤直入於緦小功殤服章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此爲殤服發傳故大功小功之殤中殤連見之例也三條中止見四人一爲下治起於緦麻章也次二條見下殤者見之以明中之從下故在緦麻章也次三條連見下殤者明下殤在緦麻而所謂中從下者視此也次三條連見中殤下殤者明中必從下特連見之亦如中從上者長殤中殤連見之例也三條中止見四人一爲下治起於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此爲殤服發傳故大功小功之殤中從上也

小功殤服章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此爲殤服發傳故大功小功指殤服言鄭氏誤會傳意云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一等而中殤則與下殤同降二等蓋大功之殤中從下不得比於齊衰之殤中從上也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所解既誤不得不駁此語故緦麻章注云大功以此求之鄭氏之意謂大功殤服章諸中從上也然小功據成人言不得有中下殤服矣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人服齊衰者固宜然也而成人大功其長殤在此小功

章者。如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而不見中殤。則從上可知。卽此傳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也。而又無解於緦麻章末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之說。則以爲大功之殤中從上者。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而大功之殤中從下。則注云主謂妻爲夫之親服。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然而不見者。止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一條。而與上大夫爲中從上矣。其見者亦止爲夫之叔父一條。鄭氏於此八長殤在小功章者。注云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此注最合傳例。而於其中殤下殤在緦麻章者。又注云見中殤者明中從下。旣有前注。此注不必復出。而又注者。由其誤解而云然也。故復注此以明上所不見中殤者爲其所誤解之大功之殤中從上也。而庶孫之祖父母從服期。固其所也。至於繼體之君。此例萬不可通。今以先君爲祖。而傳位於孫。孫言之孫承祧。爲先君服斬。其臣不得從服期。皆當爲先君服斬矣。若以先君有廢疾不立。故以庶孫承祧。彼其父已先卒矣。當其曾孫承祧時。曾孫已受重於曾祖。所謂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而爲之服斬。爾時其祖廢疾不承祧。雖亦服斬。只可云爲君服斬。不得云爲父服斬。若云爲父服斬。不儼然兩嗣君乎。曾孫受重於曾祖而服斬。父已先卒。今又遭祖有廢疾者之喪。此亦如爲人後之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斯之謂不貳斬也。烏得以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之例通之。傳之發此例也。斷以始封之君。有遭祖喪者而發之。必不謂承祧之君可貳斬也。況繼體之君。間二代而不立。

臣爲君之祖父母從服期逆祖爲宗子。以孫爲後。則孫爲祖服斬。是其父已先卒而孫承重也。此不杖麻髦章適孫條。鄭注所謂周之道。適子又則立適孫。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若以國君言之。唯始封之君有之。君有父先卒。固已爲之服斬矣。父卒祖存。已而祖又卒。則君承重。亦爲之服斬。（例在不杖期章。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君之祖父母從服期。固其所也。至於繼體之君。此例萬不可通。今以先君爲祖。而傳位於孫。孫言之孫承祧。爲先君服斬。其臣爲君服斬矣。若以先君有廢疾不立。故以庶孫承祧。彼其父已先卒矣。當其曾孫承祧時。曾孫已受重於曾祖。所謂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而爲之服斬。爾時其祖廢疾不承祧。雖亦服斬。只可云爲君服斬。不得云爲父服斬。若云爲父服斬。不儼然兩嗣君乎。曾孫受重於曾祖而服斬。父已先卒。今又遭祖有廢疾者之喪。此亦如爲人後之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斯之謂不貳斬也。烏得以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之例通之。傳之發此例也。斷以始封之君。有遭祖喪者而發之。必不謂承祧之君可貳斬也。況繼體之君。間二代而不立。

又皆廢疾不死。以待嗣君之貳斬而三斬也。此古今罕有之事。鄭氏必欲設之而著爲例。是亦猶經斷不爲高祖制服。而必欲於經外補之以著爲例也。其然。豈其然乎。天子以繼統爲重。諸侯以傳國爲重。大夫承家。猶以持重降其小宗。而不服斬。則諸侯之持重。更當何如。而乃曰可貳其斬。可令其臣從服期。斷乎其有所難通也。然則經言爲君之父母祖父母者。鄭注所謂爲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說已精當。而又忽生異說。以解父卒句。毋乃三思之失乎

不杖麻屨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鄭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瑤田按此傳專爲從服期而釋之。期乃三年之降殺。斬齊竝三年。母連父爲文。故以斬包齊。君服斬者。猶云君服三年也。君爲妻期。亦謂之三年之喪。故臣爲小君期。亦從服也。唯爲祖父母本期服。今臣亦服期者。謂始封之君父已卒。已雖非受國於其祖。然固已承重於其祖而爲之服斬。則其臣烏得不從服期乎。而鄭氏之注父卒句也。

妻爲夫親從服表

總麻章　夫之諸祖父母報。注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賈疏與注同。瑞田以爲注疏外祖字竝從祖字轉寫之譌。校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見報文。此所謂夫之所爲小功者也。今爲夫之諸祖父母報。恰降一等。亦見報文。其爲妻爲夫親從服無疑矣。又檢記文。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疏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者。賈氏特舉族親以實之。可見疏之外字。確是從字之譌。疏以釋注。則注本是從字。今本譌爲外字。益無可置辨。然外祖父母。亦夫之所爲小功服。不別白而定之。安知賈氏之說不在將信將疑間乎。請循其本。與夫之所爲服。相銜錄之。反以三閭義自見矣。

妻從夫服

總麻章　夫之諸祖父母報

瑞田校夫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服小功。則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亦服小功以報之。故經見報文也。其妻爲諸祖父母服總麻。諸祖父母亦服總麻以報之。故此經亦見報文。此降殺之差也。若諸祖父母中有外祖父母。是夫之爲外祖父母服小功。妻外祖父母但爲外孫服總麻。外祖外孫各自服其正服而外

小功章　夫之所爲服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此夫之所爲小功服。妻降一等從服總麻。見於總麻章所謂夫之諸祖父母報者也。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見小功殤服章

瑞田校夫之昆弟之子爲世母叔母期。二母亦爲夫之昆弟之子服期。傳以爲旁尊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本服期。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降殺之差。

大功章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見小功殤服章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見小功殤服章

不杖麻屨章　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不杖麻屨章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注云男女皆是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見小功殤服章　下殤。見大功殤服章

不杖麻屨章　爲夫之君傳曰君至尊也。

此夫之所爲二年服妻降一等從服期。見於不杖麻屨章者也。雖非夫之所爲兄弟服。其從服降殺之差同也。

不杖麻屨章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見大功殤服章　下殤。見小功殤服章

其妻與此人以期報期義起於妻身。不在妻從夫服降一等之例。見下殤服而不見長中殤服。互見之例也。長中殤轉見其妻之服。亦互見劇也。

不杖麻屨章　體也。

叔父之長殤中殤。見大功殤服章　下殤。見小功殤服章

瑤田按夫之祖父姑爲庶孫之婦緦麻不杖朞章爲適孫期傳曰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據喪服經不見適孫婦是雖適孫承重其婦猶同之庶孫之婦蓋婦爲舅姑服止於不杖期孫婦爲夫之祖父母止於大功情之所及其即有所止聖人惡人之不及情亦不以過情貴人是故夫之祖父母爲庶孫之婦止於緦麻焉耳矣抑余於斯編竊聖人制禮之精義竟敷繹公欲增出適孫婦疑經有脫文以爲當報小功坐末窺尋禮意耳婦爲舅姑雖適婦止不杖期情止於此不嫌與庶婦同也舅姑爲庶婦小功而適婦大功者蓋不降適之意此又一義若孫婦情又較遠爲夫之祖父母止服大功而祖舅姑親之皆爲庶孫婦止於緦麻合子婦孫婦上治下治諸服視之見聖人治家之法之嚴推之姨叔無服以推遠之義更淺遠故傳於夫之昆弟無服反復推論以明名緻名婦之微旨詞意之間抑揚不定未復申言之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議禮者於斯三致意焉可也本服大功長殤小功中下殤緦麻降殺之差

大功章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瑤田按妻爲此人三殤之服已列其在室條中在室成人服期傳曰報之是其例也

昆弟之女子子之下殤。見小功服章

下殤小功則長中殤大功成人在室期適人大功此報之之服其妻爲此適人者大功亦報之也以大功報大功義起於妻身不在從夫降一等之例

小功章

夫之姑姊妹姨婦報。傳曰。姨婦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瑤田按夫爲姑姊妹服期從服當大功今爲之小功非降殺之差夫爲昆弟之妻無服焉在其有從服乎今亦爲之小功據傳此其人當未相與居室之先備本不緻今以同居生親相緻相繫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仁至義盡非苟而已也爲夫之姑姊妹小功長殤緦麻蓋降殺之差

緦麻章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無服。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

瑤田按夫爲從父昆弟之妻無服今爲之緦麻婦人類聚同室生親亦緣情而制者也

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叔父之下殤。見小功服章

此夫之所爲期服妻降一等從照大功見於大功章者也

三殤從服妻亦遞降其夫一等

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瑤田按夫爲姑姊妹服期從服當大功今爲之小功非降殺之差夫爲昆弟之妻無服焉在其有從服乎今亦爲之小功據傳此其人當未相與居室之先備本不緻今以同居生親相緻相繫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仁至義盡非苟而已也爲夫之姑姊妹小功長殤緦麻蓋降殺之差

緦麻章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無服。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

瑤田按夫爲從父昆弟之妻無服今爲之緦麻婦人類聚同室生親亦緣情而制者也

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不杖麻　昆弟。注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

其妻與此諸人同居生親不在妻從夫服降一等之例

爲姑姊妹之長殤中殤。見大功殤服章

其妻亦與此人同室生親不在妻從夫服降一等服之例

女子子在室及適人嫁大夫相爲服舉例說

姑姊妹女子子此三人者在室其姑姊妹人視之皆其家之女子子也此三女子子在室其相爲服皆期也有一適人者其與諸在室者相爲服降一等皆大功也厥後諸在室者亦適人與先適人者相爲服亦大功與曰大功也蓋此諸人其相爲也皆服之報焉者也奚以知其然也曰有例可舉也大功章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此大夫妻初在室與姑姊妹皆其家之女子子相服期者也大夫妻先嫁在室之姑姊妹爲服大功出降之服而此大夫妻於出降之外又以尊降爲在室

者小功厥後在室諸人如有適人者此大夫妻亦必還爲服小功而爲此大夫妻視之則尊同也尊同則不服其人而嫁大夫此大夫妻亦必還爲服大功今乃非適降服之小功而與之同服大功矣此兩嫁於大夫相爲服大功見於經者據以爲例因知兩適人者亦相爲服大功也夫此三人之相爲服也皆旁親服之相報者也有一偏尊者乃偏降諸人而諸人之爲其服則服其本服而不報非然則無不報者也是故不杖期章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夫姑姊妹爲此姪此昆弟本大功報者也見大功章經文今因其爲我服期故亦報之

期也又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命婦者唯子不報夫此姑姊妹之爲命婦者爲此大夫之子其本服亦如尊同大功報者也見大功章經文大夫之子益命婦尊大夫之子亦爲從大夫之尊今因其爲我無主而服期故亦報之期也然則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之適士者在小功章此尊降之服而此姑姊妹服大夫諸人則大功不報也若其適士而無主者則大夫諸人當爲之服大功而彼本爲諸人服偏尊之大功則有似於唯子之不報者而究不得擬於唯子之不報以其爲旁親也且如此無主者乃爲父後者之姊妹其爲父後者大夫

也爲此姊妹亦宜加服大功而此姊妹於爲父後者本服期則亦有似於不報此皆禮窮則變不可以常例論者也益諸旁親之相爲服唯偏尊不報其餘未有不報者也

夫之昆弟無服說

問者以夫之世叔父母有從服之大功而夫之昆弟何以無從服也蓋旁親之服必彼此相報也爲世叔父母從服大功二父母亦必報之以大功昆弟之子期傳曰報之其例也今使爲夫之昆弟有服則夫之昆弟將以何服報之故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言世父叔父之妻卽世母叔母故與世叔父同服大功以母道服之也又曰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言昆弟之子猶子其妻亦猶子婦也故昆弟之子以期服我我以期報之其妻以大功服我我以大功報之以婦道服之也今弟非子道而呼其妻爲婦昆非父道而呼其妻爲嫂嫂者尊嚴之稱婦者卑遠之稱尊之卑之者所以序男女之別假借稱之以示推而遠之之意其義至精學禮者可以意會也非眞以母道奉之以婦道使之故斷不可服以母與婦之服也然苟爲之平等之服又轉使稱嫂稱婦之微意不見惟不服之則所以全於義者多矣以其不便於報故於夫之昆弟不制從服也夫禮窮則變制禮者之微權也妻爲女君期而女君於妻無服鄭君曰報之則重降之則嫌精義之學也

謂弟之妻爲婦說

大功章傳言夫昆弟之所以無服也曰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母道也言世父叔父之妻卽世母叔母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然則弟之妻不可謂婦謂弟之妻婦者非也然而聖人仍之而不改者何也鄭氏蓋言之矣曰卑遠之故謂之婦是爲序男女之別夫禮者辨嫌明微者也嫌疑之間其幾甚微故借婦之稱以示卑遠所以辨其嫌而明其微也抑婦之義安昉乎昉於夫婦也說文云婦服也从女持帚灑埽也是故婦者女適人之通稱也故曲禮之言妃匹也士曰婦人易家人之家曰父父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記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配五倫而言之皆正言妻曰婦是故大夫之妃曰命婦周官司市稱朝資夕賣者曰販夫販婦皆對夫言之喪服經言丈夫婦人者凡四見以婦人爲對丈夫之稱女子子謂之婦人子婦人不貳斬長婦與稱婦相名謂之姊妹婦皆以婦爲女適人之通稱由夫婦及婦人通稱而推之弟之妻曰弟婦子之妻曰息婦猶言弟之婦人子之婦人也男尊女卑男貴女賤故以服人爲義息婦最卑故得專婦之名婦爲舅

姑婦事舅姑婦或賜之則受而獻諸舅姑是也若夫弟婦則不得專其名故稱之必曰弟婦猶大夫妻之貴於室者必稱之曰命婦也婦謂女適人之稱猶婿謂夫婿也故姊之夫曰姊婿妹之夫曰妹婿女之夫曰女婿今女婿得專婿之名猶子婦得專婦之名自餘姻婦必曰某婿某婦也然則喪服傳之言慎名者雖以婦名弟之妻是弟妻本可名弟婦而斷然不制夫昆弟之服其義至深遠而未可以臆見難之也

姊弟姒長說

傳以弟長釋娣姒猶言娣弟也姒長也弟謂年稚故注謂姒婦爲稚婦長謂年長故注謂姒婦爲長婦據傳及注皆以已年之稚長爲娣姒不憑夫年爲大小也是以左傳云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買疏引之釋曰穆姜宣公夫人兄妻大婦也聲伯母宣公弟叔向妻小婦也是不憑夫年大小之證也左傳又云叔向娶巫臣氏生伯石子容之母伯華妻走謂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亦叔向嫂也是亦不以夫年爲大小也左氏二條義竝與喪服傳同而杜注則云兄弟之妻相謂姒是言無論稱長皆稱姒也又馬注亦云婦人無所專以夫爲長幼妻雖小猶隨夫爲長也先娣後姒者明其尊敬也是出已意以解經余不憑也

總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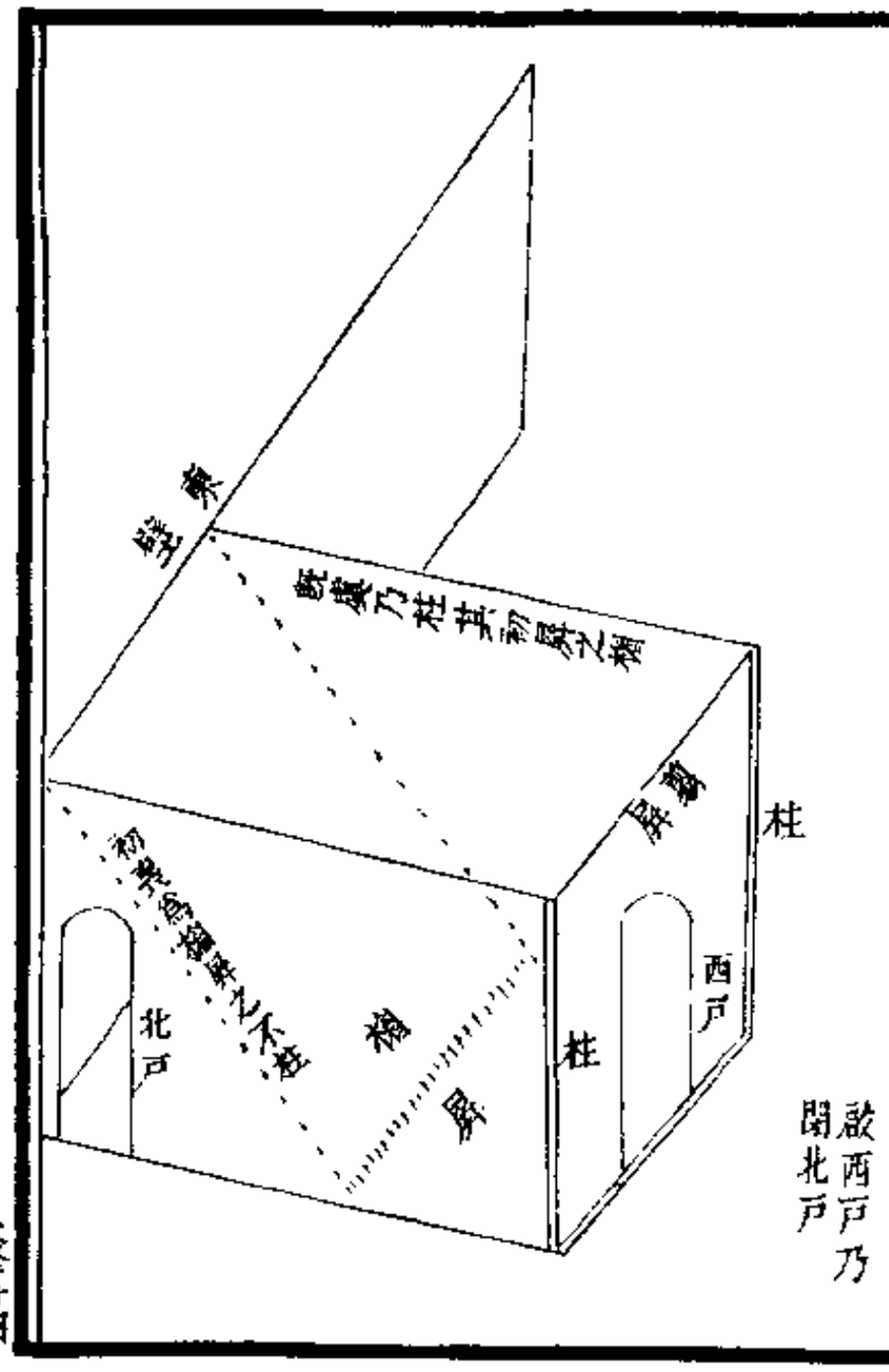
髽婦人喪結去纚之通名對吉時首服着纚名髽者而言之也有去笄之髽有著笄之髽去笄之髽猶男子之弁髦免未成服時之制也著笄之髽猶男子之冠纚既成服時之制也是故布總箭笄之髽斬衰之髽也於男子則冠纚也喪服所謂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是也布總榛笄之髽齊衰之髽也於男子則冠布纚也檀弓記夫子誨南宮縚之妻喪姑之髽所謂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喪服記所謂惡笄有首以髽傳以櫛笄釋惡笄注言或曰榛笄是也斯皆既成服時之髽也若夫未成服之髽則冠纚也喪服記惡笄以髽釋之曰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於喪服記惡笄以髽釋之曰言以髽則髽於笄不知髽之矣二說竝以笄言髽然意皆主於別髽於笄不知髽之露紒在去纚不在去笄鄭氏檀弓注云去纚而紒曰髽斬衰注亦云去纚大紒曰髽可知髽義蓋有師承說之不審乃誤也雖其始髽也實去笄然去笄於露紒無與也去纚則紒斯露矣且如鄭氏說齊衰以上至笄猶髽則齊衰以下至笄遂不髽耶小記孔疏大功以下無髽大斂拊膺婦人髽而已東與盡哀東髽注云婦人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然則婦人容有大功親則大功正髽矣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然則婦人容有大功親則大功正髽矣小記婦人髽而已者必非盡斬齊婦人其爲著笄之髽又不待言

成服之髽也於小記婦人髽于室解之曰去纚而以髽爲紒也專釋未成服之髽是矣而又引檀弓夫子所誨之髽以實之曰爾毋從從爾爾毋

髽之必有總也喪服曰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傳曰總六升長六寸其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檀弓曰南宮紹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若是則斬齊婦人之髽皆有總總皆用布唯出紒後所垂之長有六寸八寸之異耳鄭注云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瑤田謂据內則櫛縰笄總之次蓋櫛而後縰縰而後笄笄則紒成矣乃以帕圍纔所束之髮結其末而垂之令不飛蓬故謂之總然則髽必去縰縰韜髮者也縰去則紒露示露紒禮也必加總者總用布其不以覆紒明矣豈如今之勒子與然曰以笄布總又似設總後必以笄著之其制不可得而聞矣柏舟詩疏言世子昧爽朝君也著縰乃以髽約之又著總又拂髽而著之既著髽乃加冠又著纚纓然後朝君也內則女子生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髽所以慎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髽之形象未聞柏舟詩疏云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設之服關又著之若二親俱沒則圌去之矣王藻云親沒不髽足也然則總角之總亦是爲物以飲髮蓋聚兩髦爲角著於總之兩邊如角然客似成人之子事父母其成人有總又有髦未冠笄者則拂髦總角之貳稍異於成人然而不可得聞矣

翦屏柱楣圖說

喪服斬衰居倚廬既虞翦屏柱楣鄭注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其注喪服四制諒闇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瑤田按爾雅楣謂之梁又云宗廟謂之梁蓋言屋之上覆者爾雅精義漢人已失余嘗作棟梁本義述明之倚廬者廬倚東壁但一片陂陀塗之西至於地楣也即梁也非如後世以持楹之橫木曰梁也楣不納明北戶而已屏謂楣但結草屏蔽之初不翦既虞乃翦其屏於是柱其梁之坐於地者而西啟戶焉是之謂柱楣云爾。



疏食素食說

說文食一米也飯食也餼稧飯也稧飯云者如今山西人富室食二米飯也稧稻米於小米中爲之不一米之稱也山西少稻貧家無飯稻米者富室亦不專食稻米蓋唐魏之風今猶能儉也稧飯不一米則飯其一米者矣飯食也故曰食一米也說文食或說亼皀也皀或說一粒也食雖一米必亼衆粒而爲之是故一米者明非稧飯而亦非一粒之云也說文又曰既小食也引論語不使勝食既爲小飯則食爲大飯豈今北方小米飯對大米飯之云乎此不必深論已疏食者穬食也不食余謂平生時食者黍穬也賤者食穬是疏食以終其身然豐年亦得食黍良耜之詩其饟伊黍是也若稻粱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自非諸侯平生時食黍稷而已鄭注玉藻云諸侯日食粱稻各一簋然則素食者對上疏食二食字竝讀去聲疏食食穬今則穬食之外可輔之以黍若稻粱加饌即平生亦安得人人食之哉至於居喪更何忍食稻粱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稻於女安乎是雖既練飯素食亦必不食稻也是故賤者食穬豐年兼得食黍準之以釋素食則宜止於黍穬豐贍之家平生時食雖不

禁稻粱。然斷不能如諸侯之日食粱稻也。顏師古注繆正俗說素食。謂但食菜果楳餌之屬。無酒肉也。據禮家變節。漸爲降殺。安得練時便復平生故食。以難鄭氏注。不知注據飯素食飯字之義。蓋指米而言。非飲酒食肉之謂。況傳云始食菜果。卽接云飯素食。其爲無酒肉更何待言。顏說難鄭未諦當。余不憑也。顏氏又云。班書霍光傳。奏昌邑王過失。與喪不素食。王葬傳云。有水旱葬輒素食。太后詔曰。今秋幸孰。公幸以時食肉。據此則漢書所云素食。是無肉之食。今桑門素食。蓋古遺語。然不可據之以解喪服傳之素食。又按毛詩伐檀素食傳。訓素爲空。蓋無功爲空。無佐亦爲空。王制所謂耆老不徒食。今俗言喫白飯。素之爲言白也。余以爲用此釋詩。然且不可。況以解喪服傳乎。業已食菜果矣。豈喫白飯之云乎。

居三年之喪。飲食變除之節。據喪服傳。粥以喪大記。畧備矣。初喪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食。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喪大記曰。既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然則喪服傳飯食去聲之法也。初惟歠粥。直不飯食。已而飯疏食也。練然後飯素食。注所謂復平生時食也。平生時惟子卿稷食。否則兼得飯黍。黍稷兼飯。平生之常。故曰飯素食也。然而不食菜果。祥而食肉。明乎未祥。雖飯素食。不飲酒食肉也。故曰喪服傳。飯食之法。飯素食。不飲酒食肉也。故曰喪服傳。飯食之法。黍以喪大記而其義益明。賈氏謂平生時食。食爲飼讀。不爲食讀。申之曰。天子以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未食肉。明專據米飯而言。以其初據一溢米。既虞疏食。食亦米飯。復平生時食。亦據米飯言之。蓋古者名飯爲食耳。斯言可謂明辨晳已。

小功卒哭可以取婦取妻說

祿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姊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議禮者於此經眞如聚訟。瑤田以爲文從字順依文說之。初非難曉者夫喪服者所以飾人之哀痛也其必斷之以年月者先王亦念夫人之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故爲之別親疎貴賤之等而立中制節焉若者隆若者殺若者在隆殺間使皆足以成文理而後釋之雖脩飾之君子亦必俯而就之而不能遂其哀痛無窮期也夫君子之所以爲至痛極者亦從

其隆焉已耳若緦小功則固其殺者也故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曾祖父母必服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兄弟之服至尊然則小功以下爲服之殺則亦情之所殺者矣是故祿記之言可以取婦可以取妻者一以小功卒哭爲斷也至於其言冠也按曾子問曰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而冠祿記又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氏注曾子問曰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據此則舉可因喪而冠矣何有於可不可之分耶杜氏通典范汪荅高崧之問曰在喪冠而已不行冠禮因喪而冠與備行冠禮殊也又按鄭氏注大

大功之末		父小功	
可以冠子		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		可以嫁子	
已小功			
可以冠			
可以取妻			

妄加之耶今據經文立二表復詳說之以俟考云

按大功小功服有二限。父小功已小功情有異。施大功之末。無已可卽吉之事。惟有父可施於子之事言子則是父施之可知故經文不見父字同一小功卒哭也而有父施於身之不同故父必見父字已必見已字也

言大功末可以冠子嫁子則服齊衰必終喪而後可以冠嫁也故言冠嫁子但從大功說起冠嫁子者在聖人制服之意過情之論非禮之善物也

大功末則子必在小功末且冠嫁吉輕。又父施於子非已身自爲之故可以冠嫁。正義解注必俟祭乃行何謂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所謂已者卽子也必如此乃行者是非此則不行檢五服中父子同大功者只二人父之姊妹適人者子之姊妹此二親皆非大疎遠者必選擇此二人以爲可以冠嫁經意蓋如不其然若取婦則子雖小功亦不可以大功固不可以取婦也

小功以下爲兄弟。其服本從殺。故父可以取婦已可以卽事也。故其注襍記。大夫有私喪之葛一條云。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葢以未釋卽葛。疏云。猶在堂。其主人猶在哭無時之限。喪服傳曰。有死於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況有服之親乎。至於卒哭。則喪之大事畢。鄭氏喪服注云而服兄弟之服者。漸以卽吉可也下殤之小功乃爲齊衰親特制之下殤服。其情與凡小功迥別。若荀伯子之難裴松之謂兄弟出後。梯妹出適亦周服再降爲小功者。宜亦當如下殤小功之不可取妻。不知此等小功是凡小功當其降時。卽是以小功爲本服。非若下殤小功。不忍以凡小功服之特制殤小功服。若曰此殤小功。其情哀切。而可以凡小功服之乎。不然。以其殤而當降小功爲之服小功可也。何必特制一服以服之乎。制服之意。欲別於凡小功。而乃舉凡小功之爲周再降者比而同之失聖人制服之意。過情之論非禮之善物也

喪服小記上下旁殺親畢記

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請以喪服明之子爲父斬衰三年父在爲母期父卒齊衰三年上殺之爲祖父母齊衰不杖期又殺之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又殺之高祖父母喪服經不見其服既不能由三月而殺之又不可殺三月而服緦麻古人三十而娶及期生子則元孫能見高祖者高祖之年已百有二十餘歲矣必不可得而見者也與其虛制無用之服無寧空之故經不見其服也抑經不見其服吾又徵之爲人後者之祖父母妻以祖建

首不數曾祖爲經不制高祖服故傳亦不得而見之也父爲長子斬衰三年爲衆子齊衰不杖期爲庶孫大功又殺之爲曾孫緦麻曾孫齊衰不杖期下殺之爲適孫齊衰不杖期爲高祖不敢以五月兄弟之服服之故重其衰麻減其日月爲之服齊衰三月則曾祖之於曾孫不得過三月矣越小功而爲緦麻非徒限之以勢而恩殺之分亦稱情立文精義之至也又殺之而至元孫經不見其服亦猶高祖之不見其服而已矣由已而旁殺之爲昆弟齊衰不杖期又旁殺之從父昆弟大功又殺之從祖昆弟緦而止昆弟一輩由親及疎凡四變而親屬畢由已以上自父而旁殺之世父母叔父母不杖期與尊者一體寓隆於殺義則然矣又殺之從祖父母其恩殺之分既遠於世叔父母而殺之之節其勢亦不得不跨越大功而爲之小功又殺之族父母緦麻古人三十而娶及疎凡三變而親屬畢由父而上自祖而旁殺之從祖父母亦不得不跨越大功而爲小功又殺之族祖父母緦麻而止蓋祖一輩由親及疎凡二變而親屬畢由祖以上自曾祖旁殺之見曾祖父母者未有不見族曾祖父母者也即亦未有不爲之服者也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則族曾祖父母亦不得不跨越大功而爲小功又殺之族祖父母緦麻而止蓋祖一輩由親及疎凡三變而親屬畢由已以上自父而旁殺之世父母叔父母不杖期與尊者一體寓隆於殺義則然矣又殺之從祖父母其恩殺之分既遠於世叔父母而殺之之節其勢亦不得不跨越大功而爲之小功又殺之族父母緦麻而止蓋父一輩由親及疎凡四

報之以小功。而孫一輩之親畢於是人。不得更殺之而爲從父昆弟之孫服緦麻者。蓋我之曾孫止於緦麻。勢不能爲昆弟之曾孫服緦麻。雖以昆弟之孫小功殺之。似可服緦麻矣。然而不能憑之者。以所憑者在曾孫也。夫昆弟之曾孫。不服緦麻。則從父昆弟之孫。亦不得憑從父昆弟之子小功服而爲之服緦麻矣。而孔沖遠之疏喪服小記以五爲九之義。因喪服不見此二人緦麻服。以爲經逸之也。故於下殺補元孫緦麻之外。又爲此二人補緦麻服也。是不知喪服空之而不見者。其旨深遠矣。

練冠易服附殤述

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此大功易練冠之例也。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此小功殤練冠而附之例也。知爲小功殤者。小功以下爲兄弟。故謂其殤爲兄弟之殤。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下殤則否。今曰練冠附殤。則是齊衰親之下殤。降在小功。及大功親之殤。降在小功以下者。鄭注乃以爲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蓋其於喪服長中下殤之說。其中從上下之義。先已誤解。故其說謬不可從也。記發例者。兄弟之殤服輕。嫌尚功衰者有重服。在禮不爲輕易服。亦宜不得耐輕殤。然殤有必當耐者。又耐於祖廟。必尊者主之。故雖有重服。而得以練冠耐輕殤也。然則小功親之殤降在緦麻者不耐乎。（如大夫爲庶孫小功其殤中以上當耐於已之祖廟若大夫爲庶孫）曰。烏在其不耐之也。雖已於緦親之殤降而無服。若大夫之庶孫然。於其所當耐者而耐之。則一也。耐祖廟之必主於尊者。則一也。烏在其不以練冠而耐於殤也。夫如是。則是記也。實練冠耐殤之通例也。言殤之當耐者不可不耐。而三年之喪至於練冠。則亦可以耐殤也。故曰稱陽（謂祭庶子之殤當室之白故曰陽童若宗子殤祭之於奧則曰陰厭）言耐殤之禮。

又如是其鄭重也。鄭氏旣誤解殤服中從上下之說又不以兄弟爲小功以下之服名。而曰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意蓋謂必如是。乃得冠而耐其兄之殤。然余以爲記人之意不如是也。抑余又肄業之而紬繹之。兩記。蓋互相足。中復有所包。是故上言大功之麻易練冠。則小功之麻不易練冠也。服問所謂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是也。下言兄弟之殤以練冠耐之則小功之麻。雖不易其練冠。而由其耐而推之。凡一切有事之節。必無或廢者。服問所謂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絰是也。是故上言有三年之練冠而不曰尚功衰。然必言唯杖屨不易。明所易者非但易其練冠。亦易其功衰也。下言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不曰有練冠。然必言練冠耐於殤。明不易功衰。亦不易練冠也。問者曰。練冠而耐兄弟之殤。其義則然矣。如兄弟之殤當耐矣。而已三年之喪猶未練也之聞也。雖然。未練而有得行之何。曰期禮也。余未之聞也。余固未之聞也。

前喪之祭者矣。雜記曰。如三年之喪。則既顚。其練祥皆行。既顚者。既葬而受服時也。練祥皆行者。是三年喪未練而得行前喪練祥之祭也。然曰既葬皆行。則於其未葬。雖前喪練祥之祭有所不行。而況於輕喪之耐乎。雖然。此未葬時也。而非未練時也。未練。則有爲期親耐者矣。雜記曰。王父死。未練祥而孫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是已於父喪或未練。當爲子若昆弟之子耐。而得以疏衰葛絰耐期親於祖矣。若夫兄弟之殤。當耐而已猶未練。夫耐兄弟之殤。殺於耐期親者遠矣。準以練祥之祭有緩而不行之時。豈輕殤之耐祭。必不可以或緩乎。且既葬有不報虞者矣。喪服小記云。不報虞。則不卒哭。不卒哭則不耐。是成人之喪有葬而不卽耐者。而況於殤乎。然而斯禮也。余固未之聞也。

君薨世子生哭踊哀杖說

曾子問篇言君薨而世子生。三日少師奉子以哀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子踊襲哀杖凡所稱子云云者。皆奉子者爲之也。故鄭氏於拜稽顙哭釋之曰奉子者拜哭。專見此以明例也。鄭氏又云踊襲哀杖成子禮也者。蓋言三日成服杖之義也。童子不杖。童子當室則杖。世子爲繼體之君。雖始生不能杖。當正其杖之禮。然皆奉子者爲之。若子則固不踊不杖也。喪記。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鄭注云。未成人者。不能備天下無始生而能杖能哭能踊者。故曰以皆奉子者爲之也。故曰踊襲哀杖。成子禮也。孔氏踧曰。當子踊時亦袒。注云。襲明初時袒。皇氏言子踊不袒。不袒何得有襲。皇氏說非。余謂哭也踊也杖也。皆奉子者爲之。襲無不先袒。則袒與襲亦奉子者爲之。何也。少師固哀以奉子矣。夫安得不袒。安得不襲乎。奉子者之袒襲猶之乎子之袒襲。故記於少師之所爲。皆質言子以明之。喪大記曰。子幼。則以哀抱之。人爲之拜。以哀抱之。即此奉子以哀之謂。人爲之拜。即此奉子者拜哭之謂。然則哀經亦非始生之子所能勝。苴經大帶。安能加於其身。皇氏說固非。孔氏難之。亦未得其審也。

禮也。夫未成人者。未冠也。冠而後責以成人禮焉。將由天上智者與。則彼幼弱已大異乎人矣。豈必至於冠而後能備禮。然天下多中材。聖人不以上智之德求備於中材。故成人以年二十爲斷。若夫聖人之教。十年出就外傅。朝夕學幼儀。彼雖小弱也。而豈不識不知之人哉。至於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矣。豈於父母之喪。必不能循辟踊之節。必不能病不能杖乎。故問喪曰。童子當室則杖。童子而爲孤子。不能不當室。則亦不能下杖。何也。當室者成人也。成人而有不踊不杖者乎。然杖者乎。世子生而爲繼體之君。而有不踊不杖者乎。然其首。即要經亦安能加於其身。皇氏說固非。孔氏難之。亦未得其審也。

殯斂成服杖數日不同說

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氏注云。與猶數也。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士喪禮三日成服杖。鄭注。既殯之明日全三日是也。殯斂以死日數也。士喪禮死日襲厥明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即問喪所謂死三日而后斂檀弓所謂喪三日而殯皆於死者三日也。此天下之通義。自天子達於庶人。其舉事之日不同。而其數日之法無不同也。是故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天子七日而殯。見於王制者無異辭。以別之。並爲死與往日之朝既殯。君之喪五日既殯之文。遂謂殯斂以死日數。鄭氏誤解喪大記。士之喪二日而殯。大夫之喪三日爲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孔氏王制疏引鄭氏箴膏肓曰。

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數死月死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日據春秋爲說余謂如鄭氏說豈春秋不足據耶殆不然矣不知喪大記所數者授杖之日所謂生與來日數者也。於是竝其殯之日。亦從來日數之。故於士三日殯。則曰二日而殯。而於大夫之三日殯。則曰三日既殯。君之五日殯。則曰五日既殯。易而殯言既殯者。猶昨日殯之云也。然則準以士之喪二日而殯之文。則所謂三日既殯。猶之二日而殯。五日既殯。猶之四日而殯。竝從生與來日以立言。蓋所數者。杖之日數。牽連而及於殯。遂與來日以立言。蓋所數者。杖之日數。牽連而及於殯。遂不得用死與往日之例以數殯日。意固不主於殯也。故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餘殯授大夫世婦杖。欲見授杖之日有三日五日之節。不合間以四日而殯之言。而又必云既殯者。欲見人君禮大。授杖或在未殯之前。或在既殯之後也。曰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承上既殯之文而言之也。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者三日之朝下省既殯二字而以而殯二字屬二日下。變文協義。修辭之法。又以見上所言五日既殯三日既殯。非五日而殯三日而殯之云蓋數來日爲五日。實於死者爲六日。數來日爲三日。實於死者爲四日。主於欲見生數來日之義。而所謂二日而殯者。亦相承數來日以立言。若數往日。實於死者爲三日而殯之文。大記之四日而殯。並從生可假借如此。因以喫古人立言。比於立德立功。謂之不朽。其立言之法。亦不憑解說。如日月之懸象著明者也。

夫殯之說。記言之綦詳矣。檀弓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鄭氏葬記注凡柩自外來者正柩於兩楹之間因殯焉）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椁上。畢塗屋。諸侯之殯。用輴櫬。菆至於上。畢塗屋。喪大記曰。大夫之殯以幬。櫬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椁。士之殯。見柱。塗上帷之。（白虎通曰稽命徵曰天子舟車殯何爲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常于二百人紼者人所牽持棺者也故禮曰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載塗士痤寄卑之差也）夫菆之塗之屋之幬之。是殯之也。必如是而後乃名之爲殯。則苟未嘗菆之塗之屋之幬之。不名爲殯也。（草昭楚國語哀殯喪於是有獻注塗木曰櫬劉熙釋名於西壁下塗之曰殯殯猶賓也賓客遇之言稍遠也塗曰櫬攢木於上而塗之也說文殯死在

棺將葬柩實遇之穀梁傳僖九年背殯而出注櫬木如椁塗之曰殯）士喪禮卒塗宵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夫宵之出。所謂卒殯而歸也。聘禮君弔卒殯賓卒殯乃歸）卒殯。斯謂之殯矣。故曰哭殯。喪大記曰。哭殯則輯杖。哭柩則輯杖。將葬。啓之見柩焉。不謂之殯。故曰哭柩也。故塗之後。啓之前。謂之在殯。左傳哭公子札曰。君又在殯。（史記泰伯世家注賈逵曰言衛君獻公柩在殯未葬）喪大記曰。君於大夫。在殯三日。往焉。士在殯壹往焉是也。自居喪者言之。謂之有殯。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祼記曰。有殯聞外喪是也。故凡塗之後啟之前。有事焉皆曰殯。（主人往兆歸則曰殯前北面哭者謂者既殯而來也則曰執紼坐委於殯東南曰委衣於殯東曰執主坐委於殯東南曰凡將命則皆曰鄉殯弔喪者至於家則曰殯東西面哭）已葬

者則曰不及殯。在禮。未嘗有異辭也。（荀子禮論篇殯久不過七十日遠不損五十日速不及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措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足以容文文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曲容備物之謂道衆辨文理非服談殯於堂則謂之殯殯於野則謂之葬聘禮曰賓入竟而死。歸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介死。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檀弓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曾子問曰。君出疆。薨其人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祼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至於廟門。大夫士至於家。皆適所殯。（爲將殯左傳曰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注云殯謂柩也釋文空一本作塗正義曰殯則攢置于西序亦是下棺于地故殯爲空棺也）出絳。公孫敖放卒於齊。飾棺置於堂阜。惠叔取而殯之。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

於乾侯。定公元年六月癸亥喪至。戊辰定公即位。蓋未殯弗即位也。此皆蓋棺久而後殯焉者也。其時異矣。其地異矣。殯之不繫於斂。章矣。而論者之說。往往有異焉。聞嘗略而言之。士喪禮。主人奉尸斂於棺。非殯也。而鄭氏之注乃曰。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殯也。（疏云以尸入棺名斂亦名殯也準雜記子夏喪篇注云殯大斂也）考之喪大記曰。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土。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大斂云者。視斂也。視斂矣。加蓋而至者。視殯也。既殯而往者。卒殯而後往。不視殯也。故士喪禮曰。君若有賜焉則視斂。其視斂也。君升自阼階。乃斂。君撫而降。主人乃奉尸斂於棺而加

葢焉。及視塗。君升卽位。卒塗卒奠而君出。夫君視斂畢必降。而至於塗乃復升以視之者。明斂與殯異事。以加葢爲之節也。故其記曰。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葢而出。不視斂。加葢而至。卒事。此卽所謂爲之賜者。有故及避忌焉。或視斂。或不視斂。亦以加葢之前爲殯。則於外命婦。當正言旣殯矣。烏又別之曰旣加葢乎。大斂之與殯也。相承以有事者也。而斂棺加葢。綴於卒斂之下。又遷其大斂之位。而行事於西階之上。旣加葢。爲將殯之始。經與記又皆不見殯字。此所以卒斂之後爲殯之始。而謂奉尸斂於棺爲殯也。不知大斂可盡至也。君弔國亂。側之葬之。皆賊爲之。景公之立。亦賊立之。故亦不能討賊。其於莊公之喪。不赴於同。同盟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注云更殯之於路寢。葢諸侯之喪。旣殯五月而後葬。爲同盟之可盡至也。君弔國亂。側之葬之。皆賊爲之。景公之立。亦必無至者也。及賊以家亂而自經死。而未得其尸。以爲戮也。於是景公求而得之。則可以正厥罪矣。於是遷莊公而殯之於廟。三月而葬。不知其赴同未也。春秋不見葢未更赴然而殯廟之禮粗成。是之謂更殯。更殯矣。乃以其所求得崔杼之柩。發而戮之。而卽以其棺尸之於市。以示國人也。杜氏以爲莊公之棺。是以更殯爲易棺矣。不然也。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徙殯者更殯也。更殯豈必易棺耶。且以殯爲棺。則所謂不殯於廟者。因而失其指矣。左傳。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服氏云。不薨於寢。大戴禮云。身死不葬而爲天下笑。而史記乃曰。宮中空。莫敢棺。尸在牀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故襲管子諸書足成其辛巳夜斂殯。司馬氏以殯爲棺。故說如此。誤矣。管子書桓公之死。葬以楊門之扇。身死十一月蟲出戶而不收。則云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說苑脩貴篇桓公身死不葬。蟲出戶。夫旣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韓非子二柄篇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然管子戒篇桓公死。寘尸牖下。而絕事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殯爲棺。則必以更殯爲易棺。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左傳曰。崔氏側莊公於北郭。注。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未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注云更殯之於路寢。葢諸侯之喪。旣殯五月而後葬。爲同盟之

寢寢謂小寢。不殯於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孔穎達引鄭玄駁中引之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檀弓喪不慮居。謂無廟也。皆與此同義。杜氏以爲不以殯過廟。襄公四年定姒薨不殯於廟杜注同其所謂廟。祖考之廟。所謂過廟。將葬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是朝也。朝則柩至於廟而不得謂之殯於廟。按儀禮周禮柩殯三字不相假借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然則塗柩曰殯去塗曰殯矣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考其言之次第。蓋謂不葬於寢則不殯廟。不赴同。及其葬也。不祔亦不致。若以殯廟爲朝祖。則朝葬同時。文宜與祔始相屬。不當在赴同之上矣

漢書哀帝本紀上曰。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之上。

階下請合葬而許之。瑤田按檀弓言葬。此言殯。呼葬曰殯。班氏承漢世譌繆也。

殯朝葬載柩設紼屬引異制述

天子諸侯殯以輴。則設紼。檀弓曰。子襄之喪。飯設撥則設紼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畫龍於輴。諸侯輴而設帷。爲柳沈故設撥。注以水洗榆白皮之汁有黏滑之物以播地於引輴車滑三臣者謂家廢輴。竊禮之不中者也。言不廢輴者。乃設紼也。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言天子殯乃設紼也。是紼也。專備以引殯宮之輴車也。士大夫殯無輴。故不設紼。至啟而朝廟。則士載柩於轅軸。大夫以上皆載以輴。既夕禮曰。遷於祖用軸。記曰。轅軸饌於西階東。鄭氏注云。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轅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

關軸焉。大夫諸侯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士喪禮注云。轅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至是則士大夫皆屬紼矣。故既夕禮屬引注曰。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疏云。士朝廟用軸。大夫以上用輴。故并言之。此所謂紼。朝廟載柩所用之紼。而屬於柩車者。則謂之引也。柩車者。周禮謂之屬車也。地官遂師曰。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帝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邱籠及蜃車。鄭氏注云。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廹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在既夕禮朝廟正柩後。厥明請祖。日側乃載。記云。遂匠納車於階間。鄭氏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然則

載柩行葬之車自天子達於士竝用蜃車也其所著之紼謂之引故既夕禮謂之屬引也然引卽紼也紼見纙體引見用力也地官大司徒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蓋引紼二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檀記云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大夫執引者三百人鄭氏注云紼引同耳廟中曰紼在塗曰引互言之大夫士皆二紼纙鄭氏注云紼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引柩朝廟時之紼遂引柩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常千二百人）凡此所謂紼與引者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跋謂千人無正文以地官遂人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引柩朝廟時之紼遂引柩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常千二百人）凡此所謂紼與引者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跋謂千人無正文以意推之）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大夫執引者三百人鄭氏注云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爲緇繩據此則說載者脫其紼引同耳廟中曰紼在塗曰引互言之大夫士皆二紼纙鄭氏注云紼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引柩朝廟時之紼遂引柩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常千二百人）凡此所謂紼與引者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跋謂千人無正文以意推之）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大夫執引者三百人鄭氏注云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爲緇繩據此則說載者脫其紼也屬於棺而說之於壙下棺也或繫之棺或繫之壙皆所以爲下棺之備

間之鹿盧以下棺與

葬北方北首說

檀弓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之幽者魄體往而入乎幽冥。人子於此無可如何故曰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斯爲甚。果且奈之何哉。故北方北首。先王之制葬禮。以爲誠如是。其之幽爲而已矣。若夫未葬人子猶得見其棺也。得見其棺。如得見其親而猶若其生也。何敢以鬼神尚幽闇之義待之。是故殯猶南首。不以其親爲之幽焉云爾。士喪禮曰。死於適室。幠用斂衾。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其記曰。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疾病。屬纊以俟絕氣。乃卒。設牀第。當牖。

設枕。遷尸。卽牀而奠。當牖。注云。牖。肩頭也。疏云。尸南首。則在牀東。當尸肩頭也。據此。疾寢東首。始死遷尸南首也。士喪禮於飯含之節。又曰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注云。當牖北面。值尸南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凡此皆言始死南首也。由是而襲而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據士喪禮之文。考其事位。於尸皆南首。於柩亦無不南首矣。及旣夕哭請啟期。夙興。商祝聲三。啟三。拂柩。遷于祖。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注云。是時柩北首。質明。請祖期。日側乃載。其記曰。旣正柩。遂匠納車於階間。注云。東載柩車。

疏云在堂北首今卻下以足鄉前下堂載於車據此載亦北首也夫正柩于楹間及載柩于階間必北首者以朝祖順死者之孝心非之幽之義故下經商祝御柩乃祖注云還車鄉外爲行始是祖爲行始猶還車南首也厥明商祝御柩乃行於是出宮至于邦門無不南首也夫然後行而至于壙至壙乃窆然後北首焉所謂葬于北方北首之幽焉而已矣今夫人子之於其親也至死不窮然而必有窮者則親不能不死死不能不葬也是故親疾而病一窮於屬纊氣然而猶得見其尸也再窮於蓋棺然而猶得見其柩也故未葬以前遷尸也襲

也小斂大斂也殯也皆南首所以致其不窮之思者如此止矣至于葬而窮矣先王乃爲之制北方北首之禮之幽矣無復鄉明之日矣人子於此焉得而不窮然而至死不窮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嗚呼人子於此且奈之何哉

廟主稱字議

從母之夫默庵先生年八十四乾隆四十四年夏四月廿二日卒於家其孤應椿爲豐潤縣令聞赴致其官將奔喪歸而問廟主於其姨子瑤田且曰在禮卒哭乃諱書之主將稱字乎抑猶稱其所諱乎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杜注云凡言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檀弓曰重主道也鄭注云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孔疏云士喪禮有重無主此云重主道者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無主鄭氏注祭法

曰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爾由是言之周公之禮天子諸侯始作主也然則天子之主曷稱乎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會子問曰天子稱天而誄之注云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周官大師職大喪帥瞽而歌作廬謚據此則周禮於天子廟主著其所謚曰某帝與會子問又曰諸侯相誄非禮也注云禮當言誄於天子天子乃使太史賜之謚孔氏正義曰虎通云君子天子唯遣大夫會葬而謚之大史職云小喪賜謚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言賜謚明諸侯可知是其廟主亦宜稱之謚蔡請謚世子赴告於天以謚矣若夫大夫固不作主者也鄭氏駁異義公羊說大夫無主謹按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駁曰孔悝

祔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如鄭所駁。亦猶是大夫無主也。大夫無主。士更可知。士虞禮記注云。曾子問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祔廟之禮未聞。以其帶告之子。然而易名之禮。以葬爲節。故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戊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故少牢饋食禮曰。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注云。伯某。且字也。段氏玉裁曰。校說文且薦也。凡冠而字。祇有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伯仲也。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士無謚而有字。是故士虞禮於祔之祝辭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由是言之。大夫之稱於廟也以謚。士則稱字矣。稱字非惟士爲然也。檀弓記曰。祔兄弟之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注云。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童子無字。以不名之故。而爲之造字。祔殤且然。而況子孫之於祖考哉。今之大夫士。無不作主者。雖非周公之禮。然禮也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哻而葬知之也。故徐健庵著讀禮通考。爲桑曰。注以此爲王侯之禮。本無所據。疏謂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則亦不經之甚矣。瑤田謂天子於斬齊外。無服可變。但有弔服弁絰而已。諸侯凶服如之。則亦當以弔服爲其變服。然則周官司服弁師之文。卽爲鄭注說之所據矣。而疏言敬心未生。所謂求易名之禮。庶有合與。

葬服

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與神交之道也。弁絰者。在朝官司服。凡弔事。弁絰服。又牽連及之。王爲公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此言天子絕期而爲臣有服。則但以弔事弁絰服之。又夏官弁師。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故鄭注檀弓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疏申之曰。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焉。日月踰時。敬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天子諸侯也。據此。則大夫以下。葬不變服矣。然自宋以後。言禮家往往疑焉。方慤曰。與神交之道。則心主乎敬。夫冕冠麻絰。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冠。以葛易麻矣。示敬故也。陸佃曰。弁絰葛而葬。卿大夫以下禮。知然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哻而葬知之也。故徐健庵著讀禮通考。爲桑曰。注以此爲王侯之禮。本無所據。疏謂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則亦不經之甚矣。瑤田謂天子於斬齊外。無服可變。但有弔服弁絰而已。諸侯凶服如之。則亦當以弔服爲其變服。然則周官司服弁師之文。卽爲鄭注說之所據矣。而疏言敬心未生。所謂求易名之禮。庶有合與。

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惟陸氏据周人弁而葬以定卿大夫以下亦變服以葬其說近是接神之道不可純凶瑤田縞亦以爲宜通上下言之故曰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王制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啇而祭周人弁而葬葢祭檀弓周人弁而葬殷人啇而葬葢祭與祭同服或疑王制言祭服下繼之以養老又曰凡三王養老則某氏某人似指三王言不得下通然士冠禮之陳服也曰爵弁服皮弁服緇布冠其記又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啇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於士禮之言皮弁也而曰三王則所謂某氏某人者統辭也檀弓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上殷人殯于兩楹間周人殯於西階上又曰某也殷人也是統辭之明徵矣喪大記曰大夫士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云變喪服而弔服者輕可以即事也据此則弁絰在司服雖見君爲臣服弔服在弁師雖見王之弁絰諸侯之弁絰然亦兼見孤卿大夫之弁絰然則弁絰本弔服而君爲臣之服即以弔服服之大夫士既卒哭而從金革亦即可服弔服以即事是弁絰通於大夫士故鄭注弁絰葛而葬也既窆復喪服乃反而虞斯爲不失禮意耳抑喪服小記之言久而不葬者曰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注云其餘謂宗親也疏云麻終月數者主伯服如公子男服如侯伯孤服如子男卿大夫服如孤士服如大夫又曰其凶服亦如之是士之可相如者亦得上通乎王安在變服而葬王之弁絰服不可以下通於大夫士也夫變服而葬据司服及喪大記文義繹之固宜通於大夫士矣然而所謂葬者自啟殯以至於反虞皆葬也其節次非一今言變服而葬則必非自啟而然案士喪禮要絰散帶垂（陳於小斂前）既夕記三日絞垂（絞要絰散垂者）既夕禮請啟期散帶垂葢見尸柩反小斂時服則此時葛無變服之理然則變服而葬者其在臨穴之時乎昔陳廷會著葬服說嘗見及之葢先得我心矣是故喪服

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衰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也雖緦亦藏服以其未經葬故也（喪服小記云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哭與其服報虞卒哭則小功以下）據此則雖旁親無葬不服麻之事豈主人而可易葛而葬乎今欲全檀弓并經葛而葬之義則唯有臨窆交神之一說蓋亦亡於禮者之禮與

附論題主時服

許愼異義公羊說大夫無主謹案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鄭氏駁曰孔悝祔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據鄭說猶是大夫無主也後世士庶無不作主者禮不相沿無主之說不具論試言作主據左傳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杜注云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是止一主用栗祔而作之也（大祥後入廟）而公羊傳則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者藏主也（穀梁說略同）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間易用栗也是初爲桑主至練乃作栗主以易之也（亦言大祥後入廟）家鉉翁曰禮既葬作主欲神靈之有所憑依也於是奉主反虞虞而祔孫從於祖既祔仍特祭於廣終喪祫乃以入廟陳祥道曰左氏曲禮之說蓋曰作主將以入廟非祔而後作之也凡上事言作主見於經傳及後儒之說義頗互異無所折中存之以備考耳然未有及於題主者據文公家禮送葬窆後實土築之乃題主於墓前題畢奉主升車至家安於靈座日中而虞祭畢埋魂帛於潔處再虞三虞卒哭明日奉主祔於祠堂祔畢奉主反靈座再期而大祥告遷於祠堂改題前世諸主遞遷之乃奉新主入祠堂次其昭穆而安之今世禮或題主於墓或於葬前一日先題主於家題畢奠告即送主入祠竊以爲作主者以神事之也雜記曰附兄弟之殤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是祔而作主神之之義也然則題主時孝子或當服弁絰如檀弓所謂與神交之道者則亦亡於禮者之禮而已矣

白虎通釋九族義同喪服說

白虎通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恩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族所以九者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三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瑤田謂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緦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乎。喪服。姑之子緦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喪服。甥緦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喪服外孫緦麻。非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緦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緦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緦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喪服之制。喪服以飾羣焉。使人覩於其外而有以見其心。爲之節而稱情立文。爲隆殺。弗可損益。嗚呼。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族親諸服殺一貫表

喪服無逸文余言之蓋詳今復立殺一貫表即目直每疑義乃析先其易明者故從緦麻始歛程瑤田

緦麻三月　曾祖行下之殺

族曾祖父母 昆弟之曾孫爲服緦
族祖父母 從父昆弟之孫爲服緦
族父母 從祖昆弟之子爲服緦
族昆弟 相爲服緦

按我之從祖昆弟之子其父我之從祖昆弟則我爲其族父母故其服我也緦麻而我亦報以緦麻

昆弟之曾孫 族曾祖父母應報服緦經不見報文
從父昆弟之孫 族祖父母應報服緦經不見報文
從祖昆弟之子 族父母報之服緦

此緦麻一服義之相貫者也至於我之從父昆弟之子我之從祖昆弟則我之孫呼我爲族祖父母我之昆弟之曾孫呼我爲族曾祖父母故其服我皆緦麻我應報以緦麻而止緦麻由曾孫而殺之則不得爲昆弟之曾孫服緦麻又殺之亦不得爲從父昆弟之孫服緦麻經不爲二人制服者限於殺服之窮也亦緦麻一服窮則變之理實亦義之相貫者也

又按曾祖曾孫以上殺下殺例之皆小功之差而爲曾祖父母變小功而服齊衰三月者傳曰小功

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至尊也故鄭注申之曰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曾孫服曾祖止於三月所以曾祖服曾孫止於緦麻服有所限無可假借亦精義之學也

小功五月　祖行下之殺

從祖祖父母 昆弟之孫爲服小功
從祖父母 從父昆弟之子爲服小功
從祖昆弟 相爲服小功

昆弟之孫 從祖祖父母報之服小功
從父昆弟之子 從祖父母報之服小功

按我之從父昆弟之子其父我之從父昆弟則我爲其從祖父母故其服我也小功而我亦報以小功我之昆弟之孫其祖我之昆弟則我爲其從祖祖父母故其服我皆小功而我亦報以小功此小功一服義之相貫者也

大功九月　父行下之殺

從父昆弟 相爲服大功

按世父母叔父母加尊之服在期章昆弟之子又世叔父母之報服亦在期章故大功一服惟從父昆弟相爲服而已此一服當與期服參觀之乃得其相貫之義

齊衰期服　亦父行下之殺

世父母叔父母 昆弟之子爲服期 昆弟之子 世叔父母報之服期

昆弟 相爲服期

按我之昆弟之子其父爲我之昆弟則我爲其世父母叔父母故其服我也齊衰期而我亦報以齊衰期然據昆弟期功殺之則從父昆弟當大功之差而又以小功緦麻兩章功殺之服通例之則世叔父母亦大功之差而乃服齊衰期者按傳曰與尊者一體也則是加尊之義也然傳又曰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功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出是言之加尊故服期不足加尊故報之期實則其服皆大功之差也學者潛心玩索乃見精義之學而兩服相貫之義其指甚微一爲表而出之豪髮無疑矣

又按喪服之無逸文也終古若沒若滅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然且強作解事擅議增補破碎經傳之義以迷途爲周行汎濫於巨浸駭浪之中而不得誕登於岸余爲拈出試披經傳讀之未嘗不著見明顯於世父母叔父母章特發傳以示人報服之例經於從祖祖父母從祖祖父母條特出報文以示人功殺服之無不報由此表而檢喪服全篇逐條按勘曾有一字逸文乎

又按上治祖禰下治子孫至親皆平行昆弟惟期大小功緦四昆弟服皆平行弟豈爲施先死雖弟兄詎云報故經傳並不見報文其餘凡由己以下功殺之服皆所以報由己以上功殺之服故或經或傳於每發端處特見報文以明例也

答段若膺大令論小功緦麻兩章中疑義書

來教云。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皆非以加來。我不止於緦麻。而如其來之小功服之。是來者不加而往者則加。數語恐有譌誤。桉小功章。昆弟之孫。爲從祖祖父母報。從父昆弟之子。爲從祖父母報。據經文。是言來往皆服小功也。（以菊殺法通覩之。爲祖父母期爲從祖祖父母殺之服小功。爲世叔父母期爲從父昆弟之子殺之服小功。爲適孫期庶孫大功爲昆弟之孫殺之服小功。菊通互證服宜小功不得謂之往者則加也）若昆弟之孫。其視我也。我乃族曾祖父母。其服我。據經文。在緦麻章。二人服我緦麻。若我報之。亦緦麻。一可以諸父母目之。今欲專屬。轉有漏義。惟爲統詞而包於諸祖父母四字中。冠以爲夫之三字。上頂小功章省文見義。諸祖者。猶云諸父諸兄統詞。不可專屬。使人覆按前章。可以曉然明白者矣。鄙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爲何如也。

又按此節諸祖祖字。是跟從祖祖字來。故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曰從祖祖父母。統詞也。經著爲夫字。明是頂小功章其夫之服來。小功章所謂從祖祖父母報者。其夫之服也。今緦麻章主欲省文。故曰爲夫之諸祖祖父母報。用諸祖祖父母四字。爲統詞以包兩種人。若增父母二字。以一諸領二件。是不爲統詞。而分爲專詞。曰諸祖祖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曰諸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竊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祖父母字專之。曰諸祖父母。則祖一輩之有從祖祖父母。又有族祖父母。似竝可以諸祖父母目之。竊又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父母字專之。曰諸父母。則父一輩之旁殺者。有從祖父母。又有世叔父母。與族父母。似竝可以諸父母目之。今欲專屬。轉有漏義。惟爲統詞而包於諸祖父母四字中。冠以爲夫之三字。上頂小功章省文見義。諸祖者。猶云諸父諸兄統詞。不可專屬。使人覆按前章。可以曉然明白者矣。鄙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爲何如也。

又按此節諸祖祖字。是跟從祖祖字來。故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曰從祖祖父母。統詞也。經著爲夫字。明是頂小功章其夫之服來。小功章所謂從祖祖父母報者。其夫之服也。今緦麻章主欲省文。故曰爲夫之諸祖祖父母報。用諸祖祖父母四字。爲統詞以包兩種人。若增父母二字。以一諸領二件。是不爲統詞。而分爲專詞。曰諸祖祖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曰諸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竊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祖父母字專之。曰諸祖父母。則祖一輩之有從祖祖父母。又有族祖父母。似竝可以諸祖父母目之。竊又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父母字專之。曰諸父母。則父一輩之旁殺者。有從祖父母。又有世叔父母。與族父母。似竝可以諸父母目之。今欲專屬。轉有漏義。惟爲統詞而包於諸祖父母四字中。冠以爲夫之三字。上頂小功章省文見義。諸祖者。猶云諸父諸兄統詞。不可專屬。使人覆按前章。可以曉然明白者矣。鄙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爲何如也。

又按此節諸祖祖字。是跟從祖祖字來。故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曰從祖祖父母。統詞也。經著爲夫字。明是頂小功章其夫之服來。小功章所謂從祖祖父母報者。其夫之服也。今緦麻章主欲省文。故曰爲夫之諸祖祖父母報。用諸祖祖父母四字。爲統詞以包兩種人。若增父母二字。以一諸領二件。是不爲統詞。而分爲專詞。曰諸祖祖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曰諸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竊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祖父母字專之。曰諸祖父母。則祖一輩之有從祖祖父母。又有族祖父母。似竝可以諸祖父母目之。竊又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父母字專之。曰諸父母。則父一輩之旁殺者。有從祖父母。又有世叔父母。與族父母。似竝可以諸父母目之。今欲專屬。轉有漏義。惟爲統詞而包於諸祖父母四字中。冠以爲夫之三字。上頂小功章省文見義。諸祖者。猶云諸父諸兄統詞。不可專屬。使人覆按前章。可以曉然明白者矣。鄙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爲何如也。

又按此節諸祖祖字。是跟從祖祖字來。故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曰從祖祖父母。統詞也。經著爲夫字。明是頂小功章其夫之服來。小功章所謂從祖祖父母報者。其夫之服也。今緦麻章主欲省文。故曰爲夫之諸祖祖父母報。用諸祖祖父母四字。爲統詞以包兩種人。若增父母二字。以一諸領二件。是不爲統詞。而分爲專詞。曰諸祖祖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曰諸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竊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祖父母字專之。曰諸祖父母。則祖一輩之有從祖祖父母。又有族祖父母。似竝可以諸祖父母目之。竊又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父母字專之。曰諸父母。則父一輩之旁殺者。有從祖父母。又有世叔父母。與族父母。似竝可以諸父母目之。今欲專屬。轉有漏義。惟爲統詞而包於諸祖父母四字中。冠以爲夫之三字。上頂小功章省文見義。諸祖者。猶云諸父諸兄統詞。不可專屬。使人覆按前章。可以曉然明白者矣。鄙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爲何如也。

又按此節諸祖祖字。是跟從祖祖字來。故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曰從祖祖父母。統詞也。經著爲夫字。明是頂小功章其夫之服來。小功章所謂從祖祖父母報者。其夫之服也。今緦麻章主欲省文。故曰爲夫之諸祖祖父母報。用諸祖祖父母四字。爲統詞以包兩種人。若增父母二字。以一諸領二件。是不爲統詞。而分爲專詞。曰諸祖祖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曰諸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竊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祖父母字專之。曰諸祖父母。則祖一輩之有從祖祖父母。又有族祖父母。似竝可以諸祖父母目之。竊又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父母字專之。曰諸父母。則父一輩之旁殺者。有從祖父母。又有世叔父母。與族父母。似竝可以諸父母目之。今欲專屬。轉有漏義。惟爲統詞而包於諸祖父母四字中。冠以爲夫之三字。上頂小功章省文見義。諸祖者。猶云諸父諸兄統詞。不可專屬。使人覆按前章。可以曉然明白者矣。鄙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爲何如也。

又按此節諸祖祖字。是跟從祖祖字來。故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曰從祖祖父母。統詞也。經著爲夫字。明是頂小功章其夫之服來。小功章所謂從祖祖父母報者。其夫之服也。今緦麻章主欲省文。故曰爲夫之諸祖祖父母報。用諸祖祖父母四字。爲統詞以包兩種人。若增父母二字。以一諸領二件。是不爲統詞。而分爲專詞。曰諸祖祖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曰諸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竊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祖父母字專之。曰諸祖父母。則祖一輩之有從祖祖父母。又有族祖父母。似竝可以諸祖父母目之。竊又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父母字專之。曰諸父母。則父一輩之旁殺者。有從祖父母。又有世叔父母。與族父母。似竝可以諸父母目之。今欲專屬。轉有漏義。惟爲統詞而包於諸祖父母四字中。冠以爲夫之三字。上頂小功章省文見義。諸祖者。猶云諸父諸兄統詞。不可專屬。使人覆按前章。可以曉然明白者矣。鄙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爲何如也。

又按此節諸祖祖字。是跟從祖祖字來。故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曰從祖祖父母。統詞也。經著爲夫字。明是頂小功章其夫之服來。小功章所謂從祖祖父母報者。其夫之服也。今緦麻章主欲省文。故曰爲夫之諸祖祖父母報。用諸祖祖父母四字。爲統詞以包兩種人。若增父母二字。以一諸領二件。是不爲統詞。而分爲專詞。曰諸祖祖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曰諸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竊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祖父母字專之。曰諸祖父母。則祖一輩之有從祖祖父母。又有族祖父母。似竝可以諸祖父母目之。竊又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父母字專之。曰諸父母。則父一輩之旁殺者。有從祖父母。又有世叔父母。與族父母。似竝可以諸父母目之。今欲專屬。轉有漏義。惟爲統詞而包於諸祖父母四字中。冠以爲夫之三字。上頂小功章省文見義。諸祖者。猶云諸父諸兄統詞。不可專屬。使人覆按前章。可以曉然明白者矣。鄙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爲何如也。

論緦麻旁殺應報不制報服之義

人有恒言曰天下止一理。此非精義之學也。義主於斷通乎理之岐途而權之。於行乎不能不行之時而止之以不得不止。斷之於義而已矣。彼謂天下止一理者是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喪服旁殺皆報服而緦麻章中之旁殺有應報而不制報服者二人。昆弟之曾孫。服我以緦。我當報以緦。不應無服。從父昆弟之孫服我以緦。我當報以緦。不應無服。而經皆不制服者。持以天下止一理之說。則曰此必喪服經之有逸文者也。於是妄議增補。而不知以二人服我緦而我當報之理其不服也。曰不可服也。然則何爲乎其不可也。試以舅姑言之。於適婦也大功。於其庶婦小功。又以夫之祖父母言之。孫婦服緦耳。今以舅之昆弟姑之婦姒婦而爲此婦人服也報之大功。同於適婦矣。降一等小功。同於庶婦矣。即降二等緦麻。亦同於孫婦矣。旁殺之謂何。親

言之則宜制服。此一說也。以我爲曾孫服緦而旁殺二人之理言之則不宜制服。此又一說也。二說相權。曾孫之旁殺。殺之定限也。不可游移。而族曾祖族祖之報服。適限於曾孫之旁殺。而必不能制服。伸於此。不得不屈於彼。裁制之宜。於是乎出。所謂義也。應報未始非義。而旁殺之義。足以奪之。大哉權乎。權之而義之分始定。此之謂精義之學也。夫惟精義。乃可與議禮。可議禮。乃可以制服。

夫之世叔父母大功不見報文說

已藝之曰。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緦麻。不報言之蔇詳。則既聞之矣。夫之世叔父母於其夫之服。以期報期。則以例之於其妻。妻從夫服大功也。是宜報之以大功而經不見報文。苟非逸之。豈亦有說乎。其不服也。曰不可服也。然則何爲乎其不可也。試以舅姑言之於適婦也大功。於其庶婦小功。又以夫之祖父母言之孫婦服緦耳。今以舅之昆弟姑之婦姒婦而爲此婦人服也報之大功。同於適婦矣。降一等小功。同於庶婦矣。即降二等緦麻。亦同於孫婦矣。旁殺之謂何。親

疏不分隆殺無節。其於服也。不其傎矣乎。論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之制喪服也。所謂權然後知輕重者也。若拘文牽義而說之。不可與立矣。烏在其可與權乎哉。昔者讀喪服言其所不見者。皆其所不制服者也。於今猶信。

兄弟服說

大凡服之重來而輕往者率皆以尊臨之以至親屬之不以平等相視故不報亦不得名之曰兄弟服也是故父子一體父尊而子卑夫妻一體夫尊而妻卑至於昆弟雖不分尊卑而同服期然亦一體至親也可謂之兄弟服乎正親一脈上殺下殺皆不得爲兄弟服兄弟云者如兄如弟平等往來施則必報之義昆弟至親也而顧可以如兄如弟平等必報之名名之乎旨哉喪服傳之發報服例也不於昆弟而於世父叔父昆弟之子條中特書以示人而曰旁尊不足以加尊也夫不足加尊則世父叔父之於昆弟之子謂之兄弟服也亦宜雖然大夫降其旁親於昆弟亦在降殺中以爲旁親而降殺之斯亦疑於兄弟服爲而已矣然謂之兄弟服不亦以輕名而加之重服乎雖然夫固不得謂之非旁親服矣要而言之期大功中未嘗無兄弟服也鄭君知之矣故於記中首見兄弟一條下注之曰兄弟猶言族親也先小功以下爲兄弟之傳而毅然別嶄一義蓋於經傳全文迴環三復爲之理其緒比其類而經之綸之以揭其指是言期大功中未嘗無兄弟服也然則曷言乎小功以下爲兄弟也蓋小功以下率皆兄弟服故得專兄弟之名齊衰三月爲不敢服兄弟服而制之而何況於期期之不得名兄弟也審矣期服重不以兄弟名大功之重次於期故亦不以兄弟名而惟小功以下得專兄弟之名也不爲典要惟變所適名之不可苟也如是

兄弟服例表

記爲兄弟服舉例。其服盡在經中。分而隸之。令不相
襍厠。綱舉目張。較若列眉矣。歙程瑤田

夫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不杖麻屨章

大夫之適子爲妻。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注云。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
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按此大夫之子。從大夫於兄弟降一等者。男子降
一等。今爲大夫。得尊同不降。婦人降一等。適人又
降一等。爲大夫妻。得尊同不又降。今以其無祭主。
厚之得全不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大夫之子降其子者。不分適庶。傳曰。有適子者無
適孫。子不報者。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
故言不報也。男子爲父斬衰。不疑於報。故傳不主
謂男子不報也。瑤田細究經意。昆弟雖一體。亦殊

親也。故大夫以尊降之。而列在兄弟服中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齊衰三月章

大夫爲宗子。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大功殤服章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

長殤中殤。

按此非兄弟服。注云。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

大功章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按此大夫於兄弟降一等者。傳曰。尊不同也。尊同
則得服其親服。注云。子謂庶子。上經大夫爲適子
之長殤中殤注云不降。重適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

按此亦非兄弟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
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此蓋言

公子厭於君五服中無其服今爲公之庶昆弟爲母妻進於五服中然不得過大功是爲先君餘尊所厭也公士大夫之君貴妾服緦大夫於庶婦宜降服緦今曰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從大夫而降服大功校服例不降者服其親服也從乎大夫而降者降其親服一等也大夫於賤妾無服妾子不爲後者爲母當如邦人不杖麻屨章公大夫之妾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是其例也今曰從降必其貴妾之服緦者其子得從之降親服一等服大功也故鄭注曰言從乎大夫而降者則於父卒如國人也一庶兩兩相對一父在一父卒遵

如國人也喪服經於此等處每於通服外創一例故於無典要時見一確不可易之典要鄭君思通乎微往往得之其注此經曰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義精矣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鄭君蓋會通前後諸經而爲之舉其例瑤田昔嘗疑杖期也妻至親也此條下文不期章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不論父在父卒並杖期也增一字則是士庶爲妻不論父在父卒並杖期也至不杖麻屨章乃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則是爲妻不杖期專爲大夫之適子特著一例故傳問之曰何以期也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意以爲大夫之子一切皆降此獨不降者以父之尊同於君也然既不降則當如衆人在杖期章今乃移入不杖期故又問之曰何以獨不杖也因答之曰此大夫父也父在則爲妻不杖若大夫卒則仍歸之於杖期章矣竊疑兩經之義其相貫也如此然存以俟考不敢質之於人今於鄭君說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大功特注之曰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一庶兩兩相對一父在一父卒遵相互向來疑義一旦豁然鄭君如在毋亦許我乎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瑤田校此四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適人又當降一等今以尊同無尊降惟有出降故服大功也

小功殤服章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瑤田按此非兄弟服大功殤服章注云大夫不降

適殤重適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

於長殤又降一等故服小功殤服也

小功章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

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其通服皆在大功今降一等故服小功也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

瑤田按此條以爲人後者四字建首起下兩於字以文氣論之若曰於所生之子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降一等也又與上一條爲屬對之文若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如此屬對即謂以一報字賅上兩條亦無不可

大功章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瑤田按此非兄弟服其義如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同然女子子爲其父母不報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之長殤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

於長殤又降一等故服小功殤服也

小功章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

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其通服皆在大功今降一等故服小功也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

瑤田按此條以爲人後者四字建首起下兩於字以文氣論之若曰於所生之子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降一等也又與上一條爲屬對之文若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如此屬對即謂以一報字賅上兩條亦無不可

大功章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瑤田按此非兄弟服其義如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同然女子子爲其父母不報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之長殤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

於長殤又降一等故服小功殤服也

小功章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

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其通服皆在大功今降一等故服小功也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

瑤田按此條以爲人後者四字建首起下兩於字以文氣論之若曰於所生之子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降一等也又與上一條爲屬對之文若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如此屬對即謂以一報字賅上兩條亦無不可

大功章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瑤田按此非兄弟服其義如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同然女子子爲其父母不報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之長殤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

於長殤又降一等故服小功殤服也

小功章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

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其通服皆在大功今降一等故服小功也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

瑤田按此條以爲人後者四字建首起下兩於字以文氣論之若曰於所生之子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降一等也又與上一條爲屬對之文若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如此屬對即謂以一報字賅上兩條亦無不可

大功章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瑤田按此非兄弟服其義如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同然女子子爲其父母不報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之長殤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

於長殤又降一等故服小功殤服也

小功章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

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其通服皆在大功今降一等故服小功也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

瑤田按此條以爲人後者四字建首起下兩於字以文氣論之若曰於所生之子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降一等也又與上一條爲屬對之文若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如此屬對即謂以一報字賅上兩條亦無不可

大功章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瑤田按此非兄弟服其義如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同然女子子爲其父母不報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之長殤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

於長殤又降一等故服小功殤服也

小功章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

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其通服皆在大功今降一等故服小功也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

瑤田按此條以爲人後者四字建首起下兩於字以文氣論之若曰於所生之子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降一等也又與上一條爲屬對之文若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如此屬對即謂以一報字賅上兩條亦無不可

大功章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瑤田按此非兄弟服其義如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

瑤田按此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傳曰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小功殤服章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

瑤田按此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上經爲其昆弟在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在小功也

小功章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瑤田按此於兄弟加一等報也姊妹適人通服在大功此降一等故服小功也○此項惟見昆弟姊妹一輩人其餘皆可省文且正服可覆降一等類推之亦一例也

斬衰三年章

爲人後者傳曰爲所後者之祖句父句母句妻句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瑤田按此爲人後者之正親祖者爲人後者之祖父也母者爲人後者之曾祖父母也父者爲人後者之母也不及昆弟姊妹一輩人其餘皆可省文且正服可覆降一等類推之亦一例也

斬衰三年章

爲人後者傳曰爲所後者之祖句父句母句妻句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瑤田按此爲人後者之正親祖者爲人後者之祖父也母者爲人後者之曾祖父母也父者爲人後者之母也不及昆弟姊妹一輩人其餘皆可省文且正服可覆降一等類推之亦一例也

內兄弟順而撫之而不及其適人之從母亦不暇及者也此屬文之法隨其文勢無義例也是故正親者其服之正者也旁親其兄弟服也兄弟服傳中畧言之亦省文例也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瑤田按此於兄弟加一等者但有二例而無其目傳曰如何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鄭氏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

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余於此傳此注不能不少躊躇焉間嘗泛覽經傳於兄弟降一等服頗多期功之親故鄭氏於上記注以族親括之然謂之兄弟實有疏遠之義必小功以下漸推漸遠乃可謂之疏若大功以上豈可盡以疏遠別之夫是以立其主名必小功以下始可爲兄弟也若夫寓疏於親則大功以上又實有不能與至親至尊相比儗者惟變所適於不可典要之中而隆殺互權皆有其至情至理存焉此天地之化所以不凝滯於物而有與

世推移之妙也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瑤田按此記室老從君之服與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條不杖麻屨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條同觀乃見互足之義

斬衰三年章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之矣

瑤田按注云士卿士也故傳直以爲公卿大夫也

公士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是也顧室老隸於諸侯之卿者左氏傳有臧氏老論語有趙孟老卽國語叔向呼范宣子之嘗祁曰吾子之家老並指諸侯之卿家臣言而天子王畿卿士之臣未聞有室老之稱是則疑未能明者也然鄭注是經乃云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是天子卿士鄭以爲有室老此可無容指摘折辨者矣是經言其貴臣室老士服斬衰卽帶屨亦得伸記則言其服君之兄弟室老降一等不及士者貴疏云邑宰遠臣不從服然室老對士言爲近臣對閭寺屬之近臣則又爲貴臣矣

不杖麻屨章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
服斬
瑤田按此條之君鄭注据畿外諸侯言而不能通
故爲之辭曰爲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
君也此一說也又曰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
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
受國於曾祖此爲傳末有父卒一語而又變一說
以通之瑤田以爲此說更難通者也曾著臣爲君
之祖父母從服期述駁正後說以從前說然終不
能無隔閡也今又反復思之而得其間竊以爲此

君字亦是公士大夫之君其人孝君之規模而實
爲卿大夫之實體故其臣之從服必須著例以明
之從服之例由君之本服而出故傳歷數其君之
服父母至尊長子傳重妻至親父卒爲祖後者持
重不敢降祖不敢降適猶夫人也君服斬者臣降
一等從服期也君爲妻服期臣不降一等服大功
而亦從服期者小君故也是故其君爲公士大夫
之君其服著斬衰章其臣爲公士大夫之臣其從
君之正親服著此不杖麻屨章其從君之旁親兄
弟服見於記以其別於爲天子爲國君者故於經

後者服斬此而已受曾祖國而爲君矣於斯之時
又爲祖後而服斬則當其先父卒時必已曾爲父
後而服斬與其受國時所服曾祖之斬爲三服斬
矣豈其然乎謂君爲始封君義既皮傅謂君爲受
國於曾祖尤悖經例余故紬繹全經而得其間以
爲之說也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不杖麻屨章

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瑤田按此雖不得名之曰夫之兄弟服而亦降一

等從服期者也。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瑤田按此報服。非從服之降一等者也

大功殤服章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瑤田按此亦與夫同服大功。非降一等者也

大功章

大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瑤田按此皆夫服期妻從服降一等服大功者也。

惟祖父母。非夫之昆弟故夫之昆弟亦無緦服也據傳妻不服夫之昆弟。世叔父母。則夫之兄弟與弟婦之服。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瑤田按此與夫同服大功。非降一等者也。

小功殤服章

為夫之叔父之長殤

瑤田按此夫之兄弟服長中殤大功。妻從服降一等服小功也。

小功章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緦麻章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瑤田按此夫之兄弟服下殤小功。妻從服降一等者也。

緦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瑤田按說見前小功章夫之姑姊妹條詳之。

夫之諸祖父母報。

瑤田按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其夫之以兄弟服服族親之尊者而尊者必報之也。此云中而顧可憮然已乎於此見聖人精義之學也。

夫之諸祖父母報。正上條之從服降一等。其尊者亦必報之者也。故鄭注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從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瑤田考鄭氏注爲訂正之如是。今刻本。上從祖父母。從謁外。下從祖父母。從謁曾。檢下記賈氏疏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以諸祖父母服小功。此非兄弟服。而不見其妻之從服。瑤田知其非兄弟服也。以從母服姊妹之子小功。故知其爲兄弟服也。而不見其妻之從服。非外祖可知。然則唐初賈作疏時。從字尚未譌作外字也。下從字。則唐初已譌曾字。故賈因其譌而釋之。不能是正。然亦確是從字之譌。賈氏實未見上從字譌外字。吾輩又烏得逆料唐以前爲外字譌作曾字乎。又按賈氏所謂族親。是指本族言。親下條庶子爲後爲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疏云。母黨皆不服。不言兄弟而顯尊親之名者。雷氏云爲父後者。服其本族。若言兄弟。恐本族亦無服。故泛著其尊親之號。以別於族人。可見族親字。不得侵入母黨也。○瑤田通檢鄭注云。私兄弟昆弟之子服期。其妻亦服期。昆弟服期。其妻亦服大功。昆弟之子適人者服大功。其妻亦服大功。昆弟服期。其妻則無服。姑姊妹降一等。其尊者則世父母叔父之長殤服大功。妻從服小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服小功。妻從服緦。從祖父母服小功。妻從服緦。從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此皆於經見妻之從服者也。其不見妻之從服者。外祖父母服小功。此非兄弟服。以外孫服外祖父母小功。而外祖父母服外孫緦麻。不以小功報說知其非兄弟服也。而不見其妻之從服。瑤田知其爲兄弟服也。以從母服姊妹之子小功。故知其爲兄弟服也。而不見其妻之從服。瑤田窃以從字譌作外字。吾輩又烏得逆料唐以前爲外字譌作曾字乎。又按賈氏疏云。妻從夫之姑姊妹娣姒婦以相與居室中而生小功之親。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以相與同室而生緦之親。夫生親之服本無服也。尊如夫之姑。親如夫之姊妹。尚猶無服。情之有所止者也。至於夫之母黨抑又疏遠矣。於夫之外祖父母。夫之從母夫儘爲之服小功。經不爲其妻制緦麻之服者。情有所止。聖人不以過情責人。其旨亦微矣哉。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瑤田按鄭注云。私兄弟目其族親。卽然則女君有

以尊降其兄弟者觀此注益知旁親之以尊降者皆謂之兄弟而以族親注兄弟鄭氏之精義也

斬衰三年章

妾爲君

瑤田按傳曰君至尊也注云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觀此知加尊者非兄弟不足加尊雖尊者亦可謂之兄弟與

不杖麻屨章

妾爲女君

瑤田按傳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然舅姑小功女君於妾無服竝后匹適傾覆之階故抑之注云報之則重降之則嫌義亦精矣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瑤田按此言妾爲君之黨服也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得遂也然則妾之父母爲此諸妾亦遂其降服大功也蓋不體君故彼此皆得遂矣若攝女君非卽女君也不服先女君之黨服服之疑於女君自服其黨也嚴然抗禮於女君之外家竝適之嫌尊不可啓然旣已攝女君矣是行女君之事也而猶遂其父母之服何以別於不攝女君者乎不得爲其父母遂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固

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是其例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瑤田按諸妾爲父母服期自若其常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得遂也注云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君爲其父母得遂也然則妾之父母爲此諸妾亦遂其降服大功也蓋不體君故彼此皆得遂矣若攝女君非卽女君也不服先女君之黨服服之疑於女君自服其黨也嚴然抗禮於女君之外家竝適之嫌尊不可啓然旣已攝女君矣是行女君之事也而猶遂其父母之服何以別於不攝女君者乎不得爲其父母遂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固

姑服適婦大功服庶婦小功女君於妾無服竝后匹適傾覆之階故抑之注云報之則重降之則嫌義亦精矣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瑤田按此言妾爲君之黨服也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得遂也注云君爲其子得遂也然則庶子不爲父後者爲其母亦得遂也繐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注云君

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是其例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瑤田按諸妾爲父母服期自若其常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得遂也然則妾之父母爲此諸妾亦遂其降服大功也蓋不體君故彼此皆得遂矣若攝女君非卽女君也不服先女君之黨服服之疑於女君自服其黨也嚴然抗禮於女君之外家竝適之嫌尊不可啓然旣已攝女君矣是行女君之事也而猶遂其父母之服何以別於不攝女君者乎不得爲其父母遂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固

大功章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嫁者未嫁者

瑤田按此言妾爲君之黨服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女君爲此三人皆大功也三人者之於此妾或當殊其貴賤以從大夫爲之服與否耶

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瑤田按此皆妾在室之期服親也出降一等服大功所謂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故傳曰下言世父母

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小功殤服章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瑤田按此亦言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

小功章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瑤田按此亦言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

論尊加與至尊之服同非兄弟服之義

世叔父母夫之所爲兄弟服從母亦夫之所爲兄弟服故賈疏釋也若祖父母外祖父母則不得謂之兄弟服於世叔父外但引從母不見於經而不及外祖父母之不見於經也於此見賈疏之細然則外祖父母之服小功也曷爲不得謂之兄弟服也世叔父母服期傳曰至尊也夫至尊而乃可以兄弟服服之乎故同一期也而所以服之者則大異矣曾祖父母之至尊也服當小功之差小功大致彼此相報兄弟服也假令曾祖曾孫由其小功之差而服之至尊之謂何服之齊衰三月以視緦麻尊卑較然矣外祖父母外親也於服外親皆緦而爲母之父尊何如之加之而服小功外祖以緦之差而服小功斯不亦曾祖以小功之差而服齊衰三月之意乎於服竝在所加故皆不報是服外祖雖小功而不得謂之兄弟服也

喪服報例皆報其所施說

人必有所施而後如其所施以答之斯之謂報故施之義據創意者而言報之義非無因而至者也喪服經傳記見報字十七事可得而說焉

杖期章

經曰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言曾爲母子貴終其恩此子猶施之期服此母亦報之以期也

不杖麻屨章

經曰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經又曰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二傳皆言昆弟之子以期施而世父叔父亦以期報也

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言父子各服正服無報例今此子後大宗降其小宗若旁親然故以期服施於其父母其父母亦以期報其子也

經曰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言姑姊妹適人姪與昆弟皆降服大功今爲其無主哀憐之而施之以期服故姑姊妹亦報之而還服期也

大功章

經曰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言女子

子適人者爲此人施以大功服而此人亦報服大功也。
瑤田按經中丈夫婦人凡四見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其一也此經其二也小功殤服章爲姪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其三也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其四也鄭注爲宗子章云婦人女子子在室五字最精妙四經特著丈夫婦人竝指同姓者言故謂婦人爲在室者衆昆弟姪倶皆女與男同。其爲在室明矣姪孫之殤爲在室者不待言母之姊妹曰從母爲從母女與男同服小功非在室而何。然則鄭注爲宗子章於女子子在室下又繼之曰及嫁歸宗者句殆非也四經丈夫婦人一律命名其婦人皆言未適人者不應此處又添出一歸宗婦人且歸宗者五服盡若未適人時一切不降不當於此處又牽連及之若夫異姓婦人以路人來與夫牉合者。其從夫之服舅姑期年夫之祖父母大功夫之兄弟服皆降一等其於夫之昆弟然且無服於夫之姑姊妹姊姒婦又降二等如此其薄也無緣從夫服宗子獨厚之況同姓婦人爲同姓從宗合族屬之事故女服必與男同吾嘗謂在室者斷無豫降旁親例蓋所以厚之也異姓婦人爲異姓主名治際會之事故於

成人者故目之曰此儼然丈夫也儼然婦人也此名之所由起者也凡同姓之親男女同呼則連丈曰丈夫婦人見喪服經中者四事卽如爲姪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於殤而曰丈夫婦人可見丈夫婦人聊據同姓別異於異姓之辭故雖殤亦散文通之曰此丈夫婦人之殤也是以斬衰傳中以婦人不杖與童子不杖連文疏以婦人爲童子婦人然則婦人者別於女子之辭而女子未始非婦人故又別異之曰童子婦人也今此經已見殤字可不疑其涸於成人之丈夫婦人之字而已矣屬文以厚之也異姓婦人爲異姓主名治際會之事故於

之法自有心裁當其可而施之未可以文義拘牽之也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此同姓從宗合族屬之事直下丈夫婦人以領之因以明未成其爲丈夫婦人者則無服矣觀記中童子唯當室緦注云爲家主與族人爲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無服可見童子於親者恩且不能至豈於宗子之疏遠恩反能至乎又按從母之長殤報殤者從母爲殤者服卽小功章所謂丈夫婦人也必已成人乃能服之從母之報此丈夫婦人之長殤亦必從母成人乃能服之。據此則凡服殤者之人皆必成人始有服童子不當例也故曰杖者扶病也童子與婦人皆不杖不能病是以恩不至也

經曰從祖祖父母從祖祖父母報言昆弟之孫爲從祖祖父母施而服之以緦其報我亦服緦也

經曰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夫從祖姑者從祖父之姊妹也我爲其從父昆弟之子施而服之以緦其報我亦服緦也從祖姊妹者從祖昆弟之姊妹也我爲其從祖昆弟施而服之以緦其報我亦服緦也

經曰從母之長殤報此卽小功章從母服之長殤降一等者也我施之彼必報之也

經曰甥傳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言甥施於舅以從服緦舅亦報以緦也

經曰壻爲妻之父母亦報以緦也

經曰從母丈夫婦人報言爲從母之服男女皆施之小功故從母亦以小功報之也

經曰姑之子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言姑之子施於甥
之子以從服緦舅之子亦以緦報之也
經曰夫之諸祖父母報言爲夫之諸祖父母從夫服旂
之以緦此諸祖父母亦報之緦也
記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瑤田按記發兄弟服例不一條唯此條見報文者本
生之親類皆不報之服令爲人後雖還而服其父母
然且報之而況其父母以外乎必著報文見與旁親
服等耳

鄭注夫之諸祖父母條轉寫譌字考
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今本鄭注云諸祖父母者夫
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按外字乃從字之譌因外祖父母服亦在小功章而
之誤或曰曾祖父母。按或說因從曾同聲而致譌也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
云報乎曾祖父母。按此曾字亦從字之譌因承上文句法既同聲又相似而譌之正服小功妻從
服緦。

瑤田按余決外字爲從字之譌厥有四證非孤據臆
見以難古人也其一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
報特著報文是爲夫之兄弟服而緦麻章夫之諸祖
父母報亦著報文兩報字遙遙相應記所謂夫之兄
弟服妻降一等也其二外祖父母雖同在小功章而
外祖於外孫但服緦麻不以小功報之不報者不得
謂之兄弟服余徧考經傳折中鄭注別爲兄弟服說
以明之於此益決外祖外字之爲後世轉寫之譌無
疑矣其三下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賈疏
云妻從夫服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
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決此二經所見謂之族親
其非外親明矣其四賈氏數族親從夫之所爲兄弟
服二條外仍有外親一條在小功章曰從母丈夫婦
人報於例當有其妻從服而不見於經故爲表而出

之可見外祖外孫之非兄弟服故賈氏不以經不見其妻從服及之。於此益見賈氏於兄弟服例固豁然確斯晰疑消滯者久矣。然則鄭注在唐初時從字竝未譌作外字。其轉寫之譌殆在宋元以後刊本乎。後世譌誤。賈不任受鄭更難証矣。

瑤田又按鄭注第二个曾祖字亦是從祖字之譌。此在唐初時已爲轉寫者譌誤久矣。賈氏即据所譌字翰旋解釋。不能破曾字之譌而易爲從字以是正之亦見賈氏之疎矣。

姑姊妹女子子服述

姑姊妹女子子。在室皆齊衰親也。而不杖麻屨章。舉不見其服。鄭君默識之。於是世父母叔父母條下。注曰爲姊妹在室亦如之。昆弟條下。注曰男女皆是。以爲省文比事例也。余因之詳考焉。

諸不見齊衰正服者。無不見其三殤服也。大功殤服章。經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長殤中殤降一等者。曰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女子子與子同見。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姑姊妹與叔父昆弟同見。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亦女子子與子同見。小功殤服章。經所謂齊衰下殤二等者。曰叔父之下殤。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亦姑姊妹與叔父昆弟同見。子不見下殤者。已見子長中殤。可省文比例也。女子子已見長中殤。又必見下殤者。豈以其齊衰正服舉不見故於三殤服必詳之與。抑齊衰正服不見者。其適人之服又無不見者也。大功章曰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適人服無不見。三殤服無不見。且無一處用省文比事之例。而獨不一見其齊衰正服何也。我知之矣。女子

子年十九猶在長殤之限年二十則適人矣故其人雖皆齊衰之親有爲服齊衰正服之理而無服之年限與其虛制服名不若空之以存其理經不制服是其例也抑獨詳於殤服而又必大書特書名之曰齊衰之殤者若曰此其人成人固齊衰親也其長中殤降一等者降其齊衰一等適人降一等者亦降其齊衰一等也天地至文空中見出所謂羚羊挂角無跡可尋裁縫滅盡鍼線跡者也

姑姊妹報惟子不報互見省文說

不杖麻屨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瑤田按姑姊妹適人者當出降彼此服大功今以其無祭主哀憐之爲之加服期則姑姊妹亦當報之服期矣若女子子在室雖父以尊降之服大功而其爲父三年者自若也至於適人父以尊降又以出降而服小功而適人者之於父也亦只以出降服期不再降服大功益在室斬衰三年適人不貳斬服期此女子子服例之定限厥後雖其父服之也有升降而其爲父也無升降之差今父以其無祭主哀憐之加服期其於父也自若其不貳斬之期非因其加服期而後報之以期也經曰姑姊妹報容子不報省文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昆弟之子之數人者當其未爲大夫命婦之先大夫之子從大夫尊降服大功而之數人之爲大夫之子仍當服期不降今數人已皆爲大夫命婦則又自居於尊降旁親之列而大夫之子亦以從父之故自居於尊同不降之列故大夫之子於此大夫命婦經載於不杖期條而其報之亦未有不以期者也至大夫之子於姑姊妹在室本從

大夫降服。彼此皆大功。適人又當從服。彼此皆小功。今此姑姊妹女子子女孫四等人。並是大夫服之。已爲尊同不降加服大功則大夫之子亦當從服大功矣。乃又以此命婦無祭主哀憐之。而加服期。則姑姊妹亦報之以期耳。若夫其子爲父服斬衰。不疑於以期報期。故傳釋唯子不報不及子也。其女子子雖非無主。本爲父服期。今無主。仍爲父服期。疑於以期報期。然實非報也。故傳以唯子不報。專指女子子言。正與前章姑姊妹報互相發。而傳者之意。又嫌於世叔父母諸人或亦不報。故又申之曰言其餘皆報也。端緒雖多。一綫不亂。唯古於辭。乃能如是。

父之姑總麻服述

檢喪服。姑姊妹女子子女孫四等人。並是適見適人者之服。其不見在室者。在室與男子同也。今父之姑服總。獨不見適人者三字。以爲必在室者服也。在室當小功之差。而服總。或亦如曾孫當小功之差而服總。不與男子同。故必見在室之服。而適人降一等。已無服。故亦不見適人者三字也。於是爲校於考定原本中以明之。自以爲確當之至矣。今閱此校而疑焉。因反復紬繹之。父之姑服總者。實主適人者言。非在室者服也。父之姑者。祖父之姊妹也。孫得見祖父。祖父年已五六十矣。祖父之姊妹少者年亦當過三四十。未有不適人者故姪之子必無見父之姑在室而爲之服者。無在室之服。故不見殤服。蓋凡女子之殤服。皆從正服降一等。不見殤服。則無正服可知。且凡見殤服者。皆不見正服。固是女與男同。亦是出長殤即適人。在室但有正服之理耳。今姪之子於父之姑。並未見其在室。即正服之理亦無之。故適人云者。別異於其在室之云也。未見在室無庸別異一言其服。便是適人。何必又贅適人者三字乎。此亦如不制高祖服者爲元孫必無見高祖者同義。如此乃與姑姊妹女孫諸人上下降殺之差相貫亦與從祖祖父一轟。男女同服之理。並在小功之差矣。

爾雅謂姪之子爲歸孫者言歸母家時乃見此孫也

妻從夫服表微記

妻之從夫而服夫黨之親也以路人而來與夫牉合其於一家之人聯之以義而合之以情重其所重而輕其所輕不敢苟焉出之者首其義於序男女之別也與其親也無寧疎之與其近也無寧遠之間嘗紬繹喪服經文然後歎聖人精義之學別嫌明微之指爲無以尚之者也夫者妻之天也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斬衰三年服之至重者也舅夫所至尊姑亦夫所同尊者也於夫之所尊者從而服之齊衰期年雖欲不重烏得而不重夫之祖父母亦夫所尊焉者也然而殺於夫之父母也從之服大功由重而遞輕也雖遞輕焉然非疎親者比也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從之服大功所謂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者此之謂也兄弟服云者於服例疎親服之名也疎親服無不報而此獨不報者服之限於例者也（別有說詳之）夫於昆弟期親之重服也經乃不見其妻之從服不見其服者經若曰此無服者也何以無服也傳大書特書以發其例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此明治之義也觀於此而後知妻之

所以爲夫黨服者經蓋有徵權焉其義至精其所以大
爲之防以序男女之別者疎之遠之乃不失其親之近
之之義耳於是由夫之祖父母而旁殺之夫之從祖祖
父母夫之從祖父母從夫之小功服而爲之服緦是亦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者也上殺旁親之從服止
於此過此以往不復能推而及之矣由夫之昆弟無服
而下殺之夫之昆弟之子抑又遠矣然而爲之服期者
彼母我而期服我不足加尊而尊我我於是報之以
期以尊臨之以卑畜之不親以昵之不近以褻之不亦
別嫌明微愼之至矣乎於是由夫之昆弟而及於夫之

姊妹其爲夫之期親與昆弟等而有大不同者不序男
女之別而相與同居室中轉生相親相近之義有死於
宮中者且爲之三月不舉祭而況於夫之姊妹乎若而
人者妻來時畧皆適人矣而或有相與居室中者不循
夫之所爲兄弟降一等例而降二等服之小功至於適
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如路人矣不復爲之服緦矣若夫
夫之姑亦夫之期親也然苟得相與居室中亦絕無而
僅有者也有之則服小功如已適人無自生親不服之
矣經於夫之姑姊妹不制適人之緦服而又必制長殤
之緦服思深哉可謂通乎微者矣夫夫之昆弟斷以無

服而夫之昆弟之妻所謂姊妹者與夫之姑姊妹同
一相與居室而生親也者亦服小功又推之夫之從父
昆弟之妻容或有相與同居者制以緦服於是妻服夫
黨之親經中無溢義而或如贅疣然者亦鮮矣亦無遺
義而或如漏卮然者亦鮮矣愼之又愼仁之至義之盡
也乃爲表以明之

正服

爲夫斬衰三年

夫之正親從服

爲舅姑齊衰期 爲夫之祖父母大功

夫之旁親先施而妻報之服

爲夫之昆弟之子報服期 爲夫之昆弟之子女子
子長殤大功下殤小功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
按此報服之降等故亦在報服限 爲夫之叔
適人者報服大功 父長殤小功
中下殤緦

夫之旁親妻先施而不見報之服

爲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從夫降服大功 爲夫之姑
當以大功報大功以其舅姑服適婦大功庶婦小功
其祖舅姑服孫婦緦麻爲比例則二父母無服矣此

與族曾祖父母爲昆弟之曾孫無報服同盖限於正親不得不殺其旁親服有所限聖人制禮之權也

夫之旁親妻先從夫施而見報之服

爲夫之諸祖父母從夫降服緦

不從夫服

夫之昆弟夫期服妻無服

不從夫降一等而同室生親妻自爲之服

夫之姑姊妹夫期服妻小功適人者夫大功妻無服夫之姑姊妹

之長殤夫大功妻緦服

夫無服而同室生親妻自爲之服

婦似婦夫之昆弟妻也夫無服妻小功爲夫之從父昆弟

之妻夫無服妻緦服

夫之母黨

夫之外祖父母夫小功妻服不見於經夫之從母夫小功妻服不見於經

瑤田按凡服無論尊卑平施有彼此不兩見者卽據此以訣彼如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功是此之報服而未見彼之施服此經之省文例也若宜有實無又無可互比是經不制服非省文例亦經之例也

又按夫之母黨無從服見於經者據經夫黨服例例之姑姊妹夫之期親也不降一等服大功而服小功盖非從夫服以從服無降二等者也傳發同室生親之有哉妻於夫黨如此則於夫之母黨紕實不爲之制服也段氏若膺駁余書曰服問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鄭注云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然則妻爲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固不可易段氏據禮記駁辨以矛陷盾聞之懼然余終無解於喪服經之不爲制服也吾細玩喪服經之義例一字不肯輕下詳審精密豪無間然不見之服不容妄增顧禮記一經爲七十子後學者之所傳述燔阮之後挾書禁未除之前三代書之遺亾散失不可勝原今於周官儀禮外存什一於千百者僅有禮記耳學者保殘守缺當如百二十國寶書不啻也況喪制之大義微言在禮記者最爲繁富欲從事於喪服舍此安歸卽如喪服一篇獨不載公子之服雖記中見公子爲母妻服之不在五服中者所謂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者也正所以甚言不爲公

子制服也至公子於先君卒後而爲今君之庶昆弟非公子矣然後進其爲母妻之服於五服中而服大功而公子之服則固不可得而聞也如服問言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公子喪服畧見於此又如大傳言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公子宗道畧見於此若喪服小記一書無之此茂茂者亦不可得而聞之也然公子之服究不見於喪服經而服問之云又從大傳推廣旁側而知之且外兄弟三字鄭氏又與其所注喪服自相違異彼注云姑之子舅兄弟也亦是望文生義展轉逆料別出一解以釋之此條始終疑不能明當存其說以俟考校王廷相答劉達夫論喪禮書云喪服小記婦之喪舅姑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及考士虞禮三祝辭皆其子主祭事喪服小記之說不必盡以爲準亦無不可何也儀禮乃聖經而禮記多出於漢儒之穿故也抑余又嘗論之禮樂曠世不相沿襲即一朝制度亦容有因時酌改隨俗便宜難以盡一者試讀禮弓一篇類皆聖門弟子之所紀述然而游夏文學同科魯衛兄弟之政習禮不免殊情從俗亦多異制吾因之有所感矣從周之孔子學兼夏殷論世之聖人知所損益間貴於多疑所必闕是吾夫子之教也

丈夫婦人稱名緣起記

天名曰天。地名曰地。有不名之天與地而不可者。而於是天下古今之人見在上者皆知其爲天。見在下者皆知其爲地。而無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者。則緣起之義爲弗可改也。人之於稱名也。亦若是則已矣。是故男子婦人者。男女之恒稱也。喪服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然則未爲大夫命婦。未始不可稱男子婦人。故曰男女之恒稱也。丈夫婦人者。男女出乎殤而始成人之稱。遙而望之。瞠目而視之曰。此丈夫也。此婦人也。然由是而之焉。自始成人以往。亦遂可通稱之曰丈夫婦人矣。而喪服經之稱名也。則獨以爲同姓男女之稱。所以別異於異姓。使之不涸於同姓也。於是同姓得專丈夫婦人之稱。雖然。以其同姓得專之。是以對文丈夫婦人者。成人之稱也。以其同姓得專之。則異而散文又通。故於殤亦遂曰丈夫婦人之殤。若曰此同姓之殤也云爾。夫既爲同姓之所得專。故自異姓婦人稱同姓婦人之在室者。遂別異之曰婦人子。何以知其然也。通檢喪服經。異姓婦人稱同姓婦人者凡三事。其稱未成人者。一曰夫之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一曰夫之女子子之下殤。其一則稱成人者曰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據此則在室之女子子。其成人者又

稱名也。則獨以爲同姓男女之稱。所以別異於異姓。使之不涸於同姓也。於是同姓得專丈夫婦人之稱。雖然。以其同姓得專之。是以對文丈夫婦人者。成人之稱也。以其同姓得專之。則異而散文又通。故於殤亦遂曰丈夫婦人之殤。若曰此同姓之殤也云爾。夫既爲同姓之所得專。故自異姓婦人稱同姓婦人之在室者。遂別異之曰婦人子。何以知其然也。通檢喪服經。異姓婦人稱同姓婦人者凡三事。其稱未成人者。一曰夫之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一曰夫之女子子之下殤。其一則稱成人者曰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據此則在室之女子子。其成人者又

名謂之君子之子。使其親爲君子是成其親之名也。由是言之。謂大夫曰貴人。是已成君子之名。故貴人之子。謂之君子子也。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可以想見君子之名矣。夫稱名之法。紛紛如此。其淆也。然察其緣起乎心而論之。天下人之稱名。有不同。然一辭也。哉

小功之縷譌字記

總衰章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縷也今本之縷竝譌作之總段氏若膺詒余書曰縷之譌總也蓋自唐石經已然考定原本中宜更正之余因檢鄭注讀之注之言曰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據注以正縷字之譌可謂明辨晳也而唐石經一譌之後千有餘年人皆忽之讀書不字遇故也嘗試論之總衰者猶大功衰小功衰也總也大功也小功也皆衰名也非縷名也其縷名則大功衰之縷卽名大功之縷小功衰之縷卽名小功之縷獨總衰不治總之縷卽小功之總總卽小功之縷以織爲總衰之布其布之成也不同小功之十升十一升而但爲四升半故其布雖細而疏於小功名之曰總衰之布卽較之大功衰布亦猶鹿也疑之者曰小功之縷細故謂之小功之總余曰總乃衰名縷則織衰之經緯也總衰不治其經緯但治小功之經緯爲之卽欲假借通稱可云小功之縷爲總之縷不可云總之縷爲小功之總若以總字代縷字則大功之縷亦可稱大功之總總之縷亦可稱總之總耶總衰是定名於五衰外又立一衰之名不能作活字用如總衰乃縷之極細者豈可因其細也而以之代縷字若以縷細者爲總衰章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縷也今本之縷竝譌作之總段氏若膺詒余書曰縷之譌總也蓋自唐石經已然考定原本中宜更正之余因檢鄭注讀之注之言曰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據注以正縷字之譌可謂明辨晳也而唐石經一譌之後千有餘年人皆忽之讀書不字遇故也嘗試論之總衰者猶大功衰小功衰也總也大功也小功也皆衰名也非縷名也其縷名則大功衰之縷卽名大功之縷小功衰之縷卽名小功之縷獨總衰不治總之縷卽小功之總總卽小功之縷以織爲總衰之布其布之成也不同小功之十升十一升而但爲四升半故其布雖細而疏於小功名之曰總衰之布卽較之大功衰布亦猶鹿也疑之者曰小功之縷細故謂之小功之總余曰總乃衰名縷則織衰之經緯也總衰不治其經緯但治小功之經緯爲之卽欲假借通稱可云小功之縷爲總之縷不可云總之縷爲小功之總若以總字代縷字則大功之縷亦可稱大功之總總之縷亦可稱總之總耶總衰是定名於五衰外又立一衰之名不能作活字用如總衰乃縷之極細者豈可因其細也而以之代縷字若

爲其縷卽於五衰中取其當可者而用之故問曰總衰者何以用也言用何衰之縷而成其布也答曰小功之縷言卽用小功衰之縷以成布蓋總衰之異於五衰者在不別爲其縷而已矣

異姓主名述

異姓主名名者何母也妻也婦也母生我者也上之則祖母以上皆母也婦事我者也下之則孫婦以下皆婦也妻齊我者也母之服同於父尊之故不可異也（父在期屈也非異也齊我不貳斬也）婦之服視子降二等卑之故遠之遠之者不近之也序男女之別基諸此矣妻之服杖期齊我而體我至親以期斷故以重服服之昆弟之妻之無服也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婥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是故兄之妻名之曰婥婥者尊嚴之稱尊之疑於母而不謂之母以尊之者遠之有不敢近之義焉故以疑於母者示其別而不爲之制服也由是之義焉故以疑於婦者示其別而不爲之制服也由是弟之妻名之曰弟婦婦者子婦之稱弟之妻而可婦之乎卑之疑於婦而因等之婦以卑之者遠之有不得近而世叔父之妻名之曰世叔母夫父道而妻母道之謂也其服同於世叔父尊而遠之斯不亦不敢近之義乎昆弟之子之妻服當報以大功然由適婦庶婦庶孫之婦皆降二等而旁殺之遂不爲之制服也名之曰婦夫子道而妻婦道之謂也斯不亦卑之遠之使不得近之義乎故曰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言異姓之女來與男相際會於族屬之中必主於其名之尊卑遠近以治之於是顯名思義昭著於稱謂間而犁然其有別也嗚呼至矣

答段若膺大令論爲人後者服其本生親降一等書

喪服記曰爲人後者於其兄弟降一等爲欲厚其本生之親令毋以疏遠之故而薄之也故不杖麻屨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本三年而降一等服期也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本則而降一等服大功也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本大功而降一等服小功也經舉兩例以明記中於兄弟姊妹適人二事一男子一女出室於父母外特兒昆弟降一等云者皆倣此也故由是推之爲其祖父母世叔父母本期而降當大功爲其曾祖父母本齊衰三月而降當緦麻爲其從祖祖父母本大功而降當小功而降當緦麻爲其從父昆弟本小功而降當緦麻爲其從祖父母從祖昆弟本大功而降當小功蓋聖人制禮義至精而用情至深遠也且夫爲人後者於其本生之親易爲遂至於疏遠也嘗讀喪服爲人後者條其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條其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然則爲人後者事之不得已而不可也故曰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條其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大宗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無有餘歸之宗不足資之宗之義宗法之不行於天下也久矣其人死而無後則其財無所歸而爭端起矣故必擇其親者而立爲後無親者乃取其稍疏遠者而立爲收族故其支子於大宗不必五服之親雖疏遠無不

之由親及疏不容或紊不如是不可以止爭而要非喪服經傳立後制服之初指也故俗論之最不可通者乃曰長子無子次子不得有子而適子不得後大宗之禮從此廢矣豈其然乎來教譬如爲後於從祖父母云云此等立後近世比比而然以若子之傳記與降一等之記兩兩較之則本生父母降期者若子服小功本生姊妹適人者降小功若弟降大功者若子服小功本生姊妹適人者降小功若子服緦麻是若子之降服有又下一等或二等者考之經傳其禮未之前聞學者毋輕議禮何敢憑胸臆說之然使前世聖人在今日權以時爲大宜次之稱

次之義必有所以處之豈以斯禮主於爲人後者或如曾祖爲曾孫緦麻而爲昆弟之曾孫當報以緦而教然不爲制服者殺之義重而緦麻報服較從輕與如此則本生之親惟曾祖卽爲後者之曾祖而祖父母之大功父母之期不容再降自餘悉當若子不得不於降一等中又降等與當其事者援經比例禮固可以義起與然欲持之以釋喪服經傳則不敢知也

後世序親議嗣若子降等兩服錯互表

爲世叔父母後此取後於世父叔父之支子

本生	若子
卽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
卽 祖父母	祖父母 期
乃 父母 期降	世叔父母 期
乃 昆弟 功降大	從父昆弟 大功
降大 乃 昆弟之子	從父昆弟之子 小功
降緦 乃 昆弟之孫	從父昆弟之孫 無服

喪服足徵記二百五五　經傳通解續編序錄

本生	若子
	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
從祖祖父	祖父母 期
從祖父母	世叔父母 期 功一卽 大降 乃 父母三年 餘皆 此亦祖父之子容本支下一人 世叔父母 ○期 大功
從祖昆弟	從父昆弟 降小功 乃 從父昆弟之子 小功
從祖昆弟	從父昆弟之子 降緦 乃 從父昆弟之孫 無服

本生	子若	本生	子若	本生	子若
族曾祖父母 降無服	母總	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	卽
族祖父母 降無服	總	祖父母	小功	祖父母 降大功	乃
族父母 降無服	乃	從祖祖父	小功	父母 降期	乃
族昆弟 降無服	乃	從祖昆弟	小功	昆弟 降大功	乃
族昆弟之子 降無服	之子總	從祖昆弟之子	小功	昆弟之子 降大功	乃
族昆弟之孫 降無服	之孫總	從祖昆弟之孫	小功	昆弟之孫 降大功	乃

爲從祖父母後 此世父叔父皆獨子故取後於從祖父之支子

本生	子若	本生	子若	本生	子若
族曾祖父母 降無服	母總	族曾祖父母 降無服	母總	族曾祖父母 降無服	母總
族祖父母 降無服	乃	族祖父母 降無服	乃	族祖父母 降無服	乃
族父母 降無服	乃	族父母 降無服	乃	族父母 降無服	乃
族昆弟 降無服	乃	族昆弟 降無服	乃	族昆弟 降無服	乃
族昆弟之子 降無服	之子總	族昆弟之子 降無服	之子總	族昆弟之子 降無服	之子總
族昆弟之孫 降無服	之孫總	族昆弟之孫 降無服	之孫總	族昆弟之孫 降無服	之孫總

本生	子若	本生	子若	本生	子若
曾祖父母 降大功	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 降大功	卽	曾祖父母 降大功	卽
祖父母 降大功	小功	祖父母 降大功	乃	祖父母 降大功	乃
父母 降期	小功	父母 降期	乃	父母 降期	乃
昆弟 降大功	小功	昆弟 降大功	乃	昆弟 降大功	乃
昆弟之子 降大功	小功	昆弟之子 降大功	乃	昆弟之子 降大功	乃
昆弟之孫 降大功	小功	昆弟之孫 降大功	乃	昆弟之孫 降大功	乃

爲族父母後 此世父叔父皆獨子從祖父亦取後於族父之支子

本生	子若	本生	子若	本生	子若
族曾祖父母 降無服	母總	族曾祖父母 降無服	母總	族曾祖父母 降無服	母總
族祖父母 降無服	乃	族祖父母 降無服	乃	族祖父母 降無服	乃
族父母 降無服	乃	族父母 降無服	乃	族父母 降無服	乃
族昆弟 降無服	乃	族昆弟 降無服	乃	族昆弟 降無服	乃
族昆弟之子 降無服	之子總	族昆弟之子 降無服	之子總	族昆弟之子 降無服	之子總
族昆弟之孫 降無服	之孫總	族昆弟之孫 降無服	之孫總	族昆弟之孫 降無服	之孫總

若子	本生	若子
	族曾祖父母 降無服	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
族祖父母 總	族祖父母 降無服	祖父母 期
族父母 總	族父母 降無服	父母 三年
族昆弟 總	族昆弟 降無服	昆弟
族昆弟之子 無服	族昆弟之子 無服	子 無服

若子	本生	若子
	餘皆	餘皆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母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父昆弟之子 小功	從父昆弟

若子	本生	若子
小功 ○此小功母此所後父之世父叔父其孫無支子可為人後者	餘皆	餘皆
小功 ○此小功所後父之世父叔父昆弟無支子可為人後者	世叔父母 ○此所後父之昆弟無支子可為人後者	期
之子 總	大功	三年

瑤田按通檢三表若子之服同於降服者無論已其有上於降服一等或上二等至上四等者自服若子之服以若子之服乃所後之服義至重也而本生之親嫌於無服之爲薄故但降等加隆以示厚義較輕矣今其人在若子親服中隆所當隆復何疑焉至若子之服有下於降服一等或下二等三等者此後世序親之變也序親議勢所不得不然者竊以爲聖人始制本生降等服也雖視無服而加隆實則不得已而從殺以奪其情也而其制若子之服也又所以伸爲人後之義斯義也天經地義萬萬不可破者也此不可破則彼已成必破之勢而不得不於奪情中更奪其情是故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祖父母大功此言乎親屬既竭無有不爲之服者也而何論其在若子服中乎自餘在若子服中卽有不得不破其降服者一重一輕義已前定豈容遷就瑤田竊以爲喪者稱情立文固所自盡者也父在爲母期古人謂之三年之喪心喪三年子之志也爲妻杖期亦謂之三年喪者三年然後娶服除矣而心喪終三年也若子之義不可破而降等之心喪誰得而禁之哉莫之禁而自弗爲焉可乎哉亡於禮者之禮禮窮則變其然乎其不然乎

論喪服爲人後者若子降等兩例制禮緣起

喪服小記。特著爲人後者服例曰。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兩例判然。不相迴護者也。必制於者言。既來爲大宗後。則於本生親。已出五服之外。截然無服。視如路人。烏乎可耶。著降等服之例。是於無服轉出一義。亦仁至義盡之道也。聖人豈不計及於爲人後者。容或有五服之親。而教然著例不迴護者。一有迴護。則於轉出一義外。又復多生枝節。與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之義不相應。破若子之例。亦因以破降等之例矣。聖人制禮就事之前定者言之也。至於爲後者偶過服親。乃事之不可前定者。且後人世殊事異。本與喪服經記義例不合。烏可以難聖人創意之初指耶。余因後世叙親議闕。觸處窒礙。爲之理緒比類。立三表以與言禮者參之。禮窮則變。而權出焉。然權生於經降等之例。出於若子之例。進退屈伸之間。以若子之例爲之的。毋倒置焉可也。

喪服不制高祖元孫服述

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而親畢矣。所謂九者。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也又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言高祖昆弟。分爲兩家。各爲其元孫之高祖。是爲祖遷於上兩家之元孫。各宗其繼高祖之宗子。是爲宗易於下。亦上至高祖下至元孫而爲九也。據此。則元孫當有高祖之服。高祖當有元孫之服也。而喪服經文。上殺之服。止於曾祖。齊衰三月章曰。曾祖父母是也。不制高祖之服。下殺之服。止於曾孫。緦麻章曰。曾孫是也。不制元孫之服。應制服而不制。以喪服年月之限限之也。喪服之悲哀而立其文以飾之也。今制齊衰三月之服以服曾祖。則曾祖居服。窮之限矣。曾祖居服限之窮。高祖遂出服限之外。此經所以不制高祖服也。夫曾祖何以必居服限之窮也。曾祖之服。由祖期年而殺之也。期年之下。大功九月也。爲其不稱大功衰之情。而又殺之。則小功五月也。小功兄弟服。不敢服至尊。然即準之爲齊衰五月亦猶未忍爲稱情立文也。是何也。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當未壯盛之年。血

氣未定筋骨未堅不任爲人父而有室也此周公緣人情以制禮之節度所以絶人凶短折之極而勸人致壽考之福也由此禮而數之以制曾祖之服是故三十有室踰年生子則三十一歲見子六十二歲見孫九十三歲見曾孫曾孫出悼入殤之年曾祖已百歲矣爾時曾孫尚猶不能備禮於曾祖七年曰悼罪不加刑謂其未有識慮童子惟當室緦注云雖恩不至者亦謂其識慮淺少也然則聖人之於人斷不以識慮之周知恩情之曲盡以責夫未成人之人也洎夫曾孫由幼而弱而至於成人差可備禮於曾祖則曾祖年已過百有十歲矣皤皤眇眇末孫歡聚一堂世所見者蓋寡然千百人中度必有一二人得見者得見之則不可不制服準服限之窮而制齊衰三月之服令幼弱之曾孫服其曾祖斯不亦稱情立文之至矣乎斯禮也舍周公其孰能與於斯哉此所以不制齊衰五月而殺之而又殺之以制爲斯服也若夫元孫得備禮於高祖高祖之年百有四十歲矣而謂得見之乎不見其人不爲制服此喪服之精義也今卽以曾祖爲曾孫緦麻言之曾孫成人乃爲服緦曾祖已在百有十歲外矣老者之執親喪也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則元孫得見高祖者比比然後世聖人目所恒見耳所常聞緣小功月數以制齊衰五月之服以服曾祖而以齊衰三月服高祖於斯時也以年數校之亦未始非稱

人者字也夫父之姑何以遂無在室服也女二十而嫁男三十有室兄妹年相差或十年以長其又長至二十年止矣此其嫁也得見昆弟之子十歲者有之安所更得見昆弟之孫哉故父之姑得見昆弟之孫者必在適人之後言告歸寧之日是故姑姊妹女子子女孫竝見殤服從在室正服降一等也父之姑不見殤服亦可決其無在室服也喪服不見適人者字要見在室無服明此經不見其人不爲制服之例也又嘗論之後世二十內恒娶婦踰年生子奕世綿聯八十外當見元孫如此不爲制服此喪服之精義也今卽以曾祖爲曾孫緦麻言之曾孫成人乃爲服緦曾祖已在百有十歲外矣老者之執親喪也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則元孫得見高祖者比比然後世聖人目所恒見耳所常聞緣小功月數以制齊衰五月之服以服曾祖而以齊衰三月服高祖於斯時也以年數校之亦未始非稱

情立文以飾其悲哀也此吾夫子所謂殷因夏周因殷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雖百世可知也者夫子之言不已驗之於今日乎嗚呼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殊時異世豈必雷同夫子繫易不云乎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惟禮亦然夫子去周公五百有餘歲而論爲邦則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曷嘗責沿襲哉故今之禮必有非古人所能限者然則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豈非周公制喪服上殺下殺旁殺之權衡哉而至於高祖元孫則有萬不能制服之勢周公非自亂其例也曰時曰稱曰宜禮之善物窮則變變則通上觀千古下觀千古其道一而已矣子夏爲曾祖父母立傳之言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明於此條中容五月之月數而不制齊衰五月但制齊衰三月殺之而又殺之者要見得稱情立文上殺之服限寔窮於此自吾反復言之其旨昭然若揭矣鄭君之注曰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義未諦也顧寧人曰觀於祭之稱曾孫不論世數而知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矣此論直欲抹煞高祖之名尤爲臆見不可從況曾孫之稱見於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毛傳鄭箋並指成王言稱之曰曾孫然曰田之曰稼曰穡曰來止曰不怒皆謂勤民觀農不必主祭祀時言蓋嗣子主祭者之通稱也維天之命序謂太平告文王在周公居攝五年曰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傳謂成王能厚行之也成王文王之孫可見曾孫寔統子孫言之不專指孫之子也箋紲於曾孫之名不可上通子孫於是易傳之義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此謂曾孫可下通之是也然傳指成王以曾孫上通之亦非不是也據小雅諸詩實以曾孫爲主器長子之名確不可易且曾孫之稱見於告先祖者爲主祭者之通名不聞祭先祖亦可通稱曾祖之名斷難通乎上世矣吾友戴東原信顧氏之說乃曰曾祖父母上關四世已上苟相見則服齊衰三月此論又出於以五爲九之外全無服限抑又難言細繹經文旁窮交通實係不爲高祖元孫制服不然高祖何如人也元孫何如人也一爲祖遷於上之所聞先一爲宗易於下之所歸宿始之終之在此二人如應制服是典禮之犖犖大者正宜表而出之以示人而乃以曾祖統高祖以曾孫統元孫浚沒其文使後之人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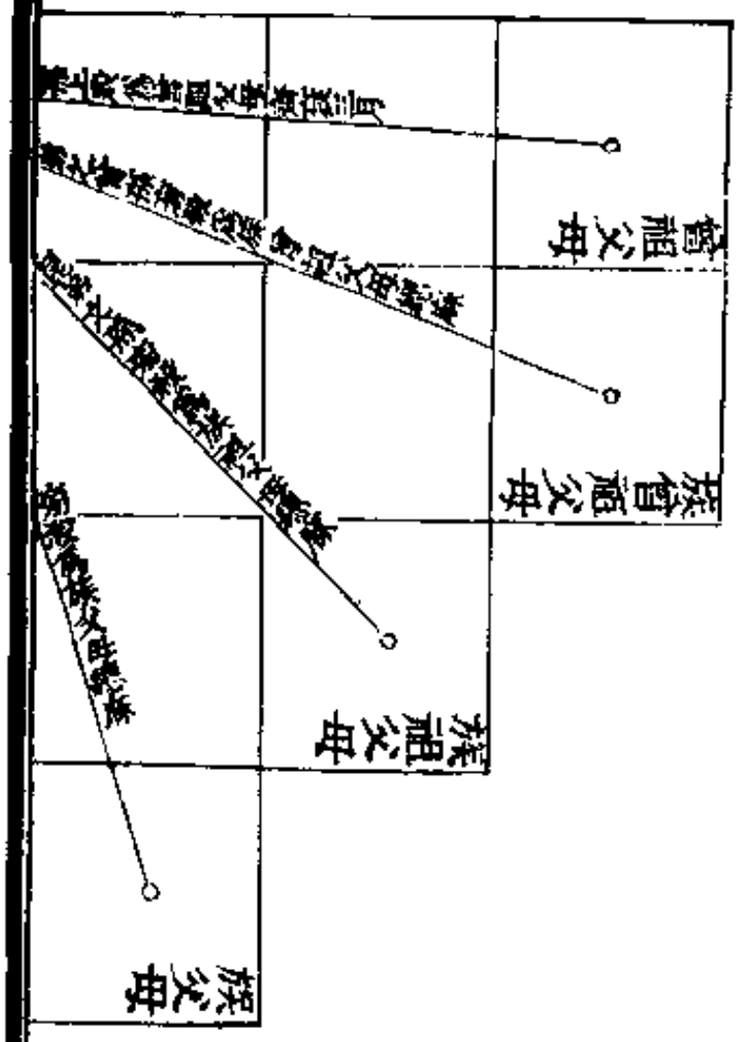
能明服制矩典諸儒說經鏗鏗遷就依違如此此吾之所不能解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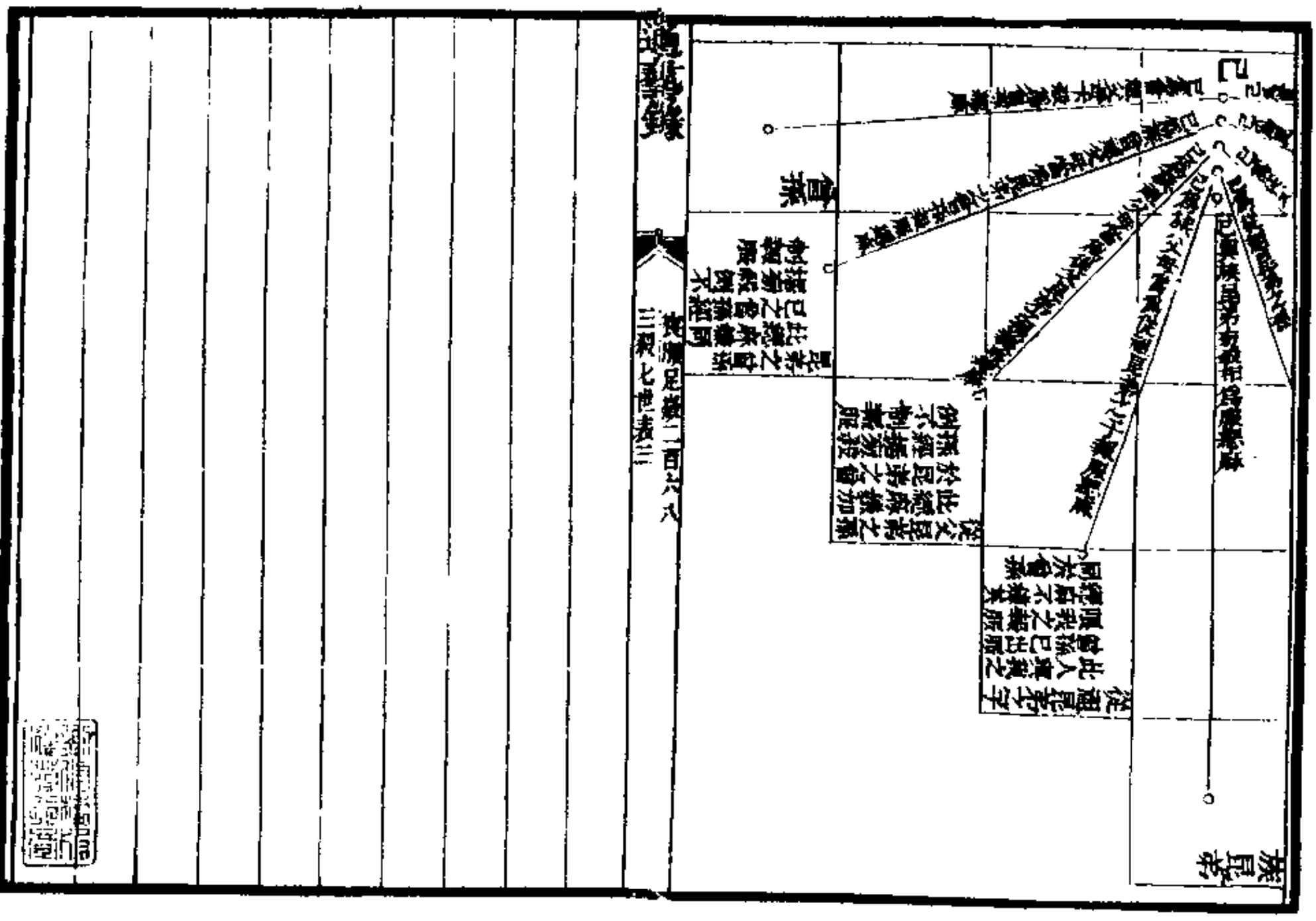
喪服窮於緦麻上殺下殺旁殺表

喪服年月之限。三年也。期年也。九月也。五月也。三月也。至於三月。而服之限窮矣。其等差。則由隆而漸殺焉。上治祖禰。由己而上殺之。至於曾祖。服窮於齊衰三月矣。下治子孫。由己而下殺之。至於曾孫。服窮於緦麻三月矣。旁治昆弟。由己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族昆弟。服窮於緦麻三月矣。於是上治由父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族父母。服窮於緦麻三月矣。由祖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族祖父母。服窮於緦麻三月矣。由曾祖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族曾祖父母。服窮於緦麻三月矣。上治之旁殺止於此。於是下治由子之昆弟旁殺之。至於從祖昆弟之子。服窮於緦麻三月矣。由孫之昆弟旁殺之。至於從父昆弟之孫。服窮於緦麻三月矣。由曾孫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族昆弟之曾孫。呼我爲族曾祖父母。尊我而服我緦麻。我不自以爲尊。故必報之緦麻。而緦麻竟不制此報服者。以我服曾孫緦麻。而昆弟之曾孫亦報服緦麻。嫌於失旁殺之等。夫旁殺之等。何可失也。故不制服。而旁殺之義於是乎嚴矣。從父昆弟之孫。呼我爲族祖父母。尊我而服我緦麻。我不自以爲尊。故

不制此報服者。以我於昆弟之曾孫。嫌於服同曾孫。決然殺之不制服。此從父昆弟之孫。視昆弟之曾孫。又疏而曾孫旁殺之義。推求至於再三。乃益不疑於所行矣。反爲服報服緦麻。嫌其加隆於昆弟之曾孫。故不制服。若夫從祖昆弟之子。我曾孫於此人。已在祖遷宗易之列。姓別戚單。疏遠極矣。其於我也。呼我爲族父母。猶在服限之內。服我以緦。我報以緦。固其所也。今一一表而出之。緦麻服窮之義上殺下殺旁殺之限。瞭如指掌矣。

據喪服經文制服七世之表





喪服窮殺差等生於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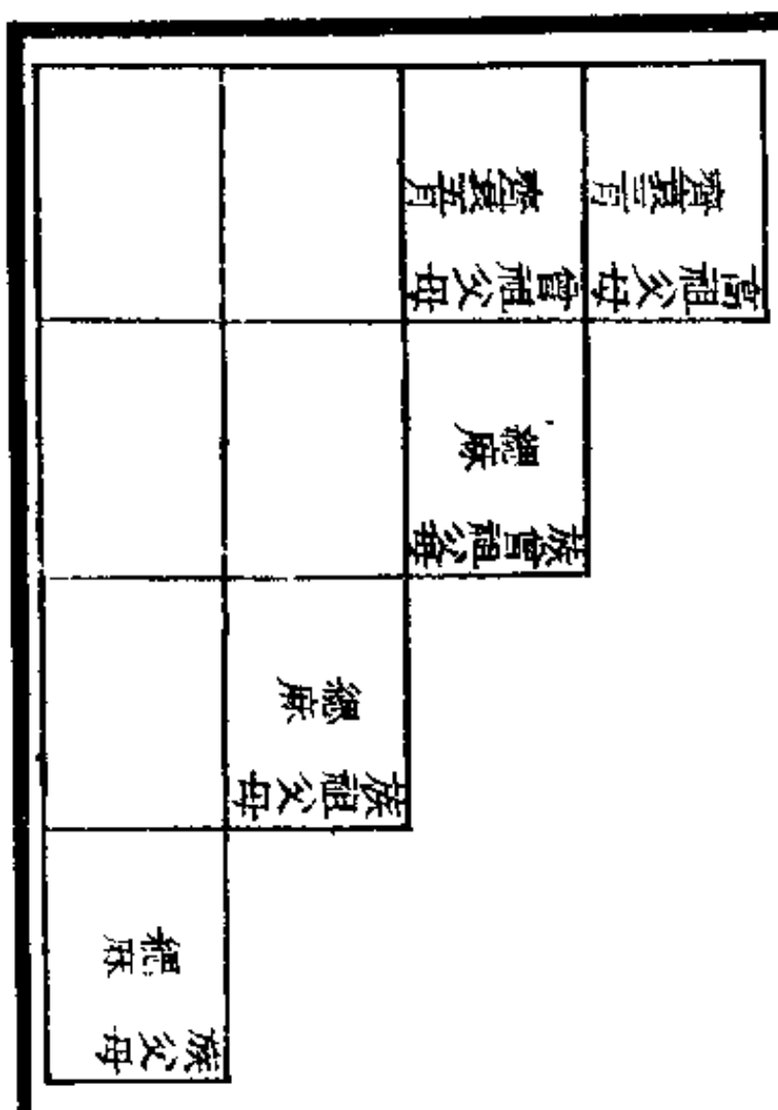
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注云己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瑤田初看此注不能明白據記文兩爲字非三與五爲兩事五與九爲兩事祇一事如此說爲三如彼說又爲五如此說爲五如彼說又爲九必使兩爲字乃爲五於五上因而重之乃爲九謂以三加之而五以五加之而九則可今曰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注似未得記文指趣因反復涵泳此二句又將通節涵泳之蓋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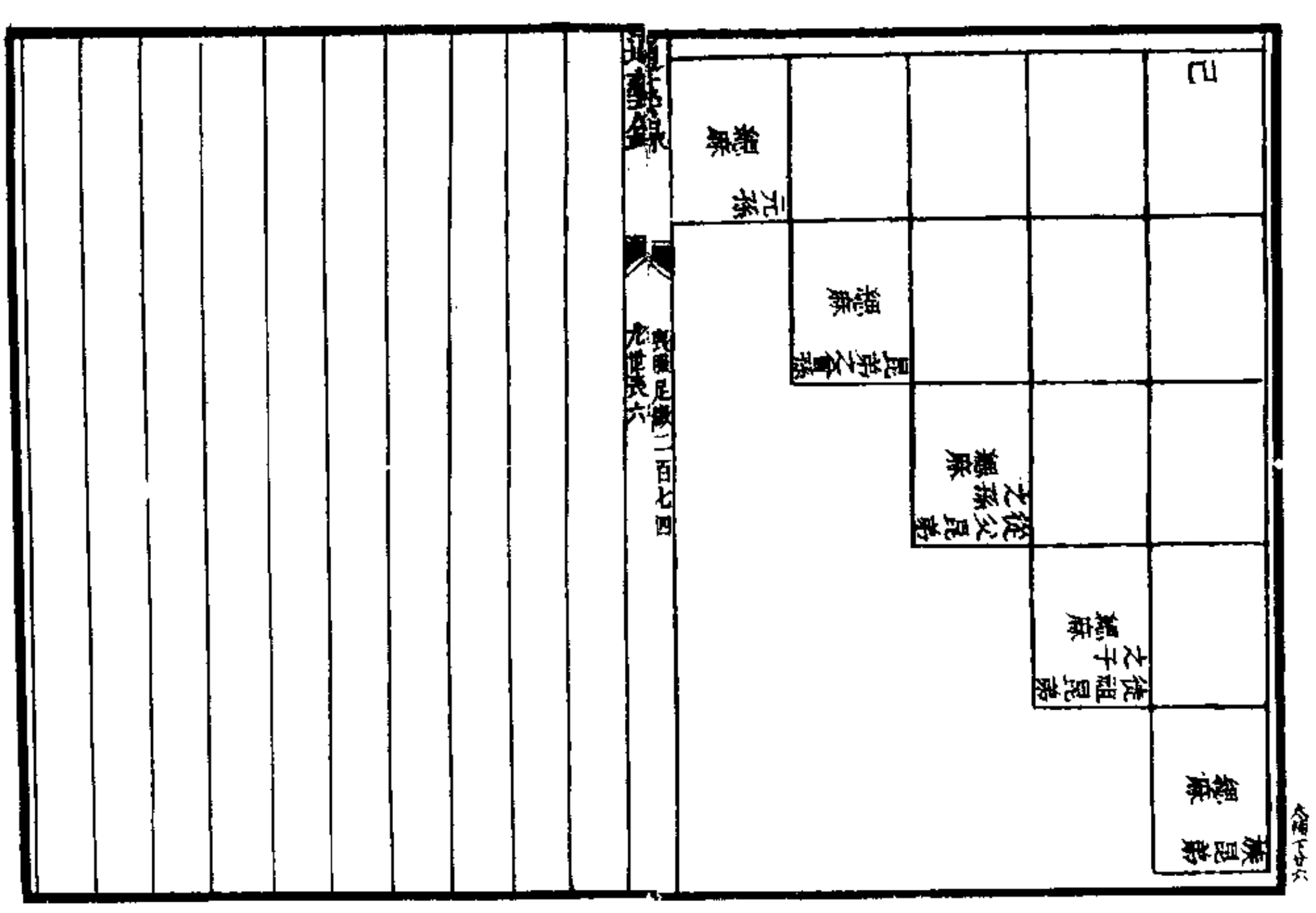
上殺下殺旁殺而言五世未遷之宗親親服限及親親窮畢之義也由己上殺之己父祖三也由己下殺之己子孫三也合上殺下殺言之高曾祖父己子孫是爲以三爲五由己上殺之己父祖曾高五也由己下殺之己子孫五由己上殺之己父祖曾高五也合上殺下殺言之高曾祖父己子孫會元是爲以五爲九蓋服限止於五自高祖下數之至於元孫上數之至於高祖亦五世爾故曰服限止於五也惟以己居其中而合上下殺言之是一班人止於五兩班人乃爲九然此兩班人實止一班人自尊者向下呼之曰己也子也孫也曾孫也元孫也自卑者向上呼之曰己也父也祖也曾祖也高祖也異名同實然則九者虛位也是故自己下數之己一世子二世孫三世曾孫四世元孫五世自己上數之己一世父二世祖三世曾祖四世高祖五世自高祖視己爲曾祖曾祖服窮於四世矣高祖於元孫五世經不爲之制服也自己上數之己一世父二世祖三世曾祖四世高祖五世自高祖視己爲元孫自曾祖視己爲曾孫曾孫服曾祖齊衰三月雖齊衰也而同於緦麻之月數亦服窮之月數蓋亦服窮於四世矣元孫於高祖五世經不爲之制服也高祖元孫關在五世中言乎庶姓未別於上而戚未單於下五世之宗未遷親屬未竭之故也若夫六世則而家元孫各自別其高祖同於繼別之大宗而不同於五世而遷之小宗故曰六世而親屬竭矣吾故曰九者虛位以五爲九非於五之外又加之而至於九也由上下殺而橫推之曰旁殺皆不出乎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大限故其服由族曾祖而族祖下至於族父族昆弟並殺之而爲緦麻而下殺之旁殺卽爲上殺四族親服窮之報服緦麻蓋亦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云爾此言旁殺之服窮同於上下殺一以貫之者也非謂數至旁殺之緦麻然後乃爲服之窮也請循其本必曾祖曾孫斯爲四世服窮而

殤殺之服則順而摭之耳鄭君注之乃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主殤治言蓋因下記姓別戚單云云是說殤治故注据之爲言然說殤治實關上下治數世之法必從上下治推而及於殤治也試爲明辨言之俾疑不能明者揭其蔽焉由己上治而數之至曾祖爲四世自曾祖殤殺爲曾祖昆弟己之族曾祖也同於曾祖之三世其孫己之族父昆弟也同於己之一世己之族祖也同於祖之二世其曾孫己之族昆弟也同於己之一世己之族父也同於父之二世其曾孫己之族昆弟也同於己之一世己之族祖也同於祖之二世其子己之族祖也同於祖之三世其孫己之族父昆弟也同於己之一世己之族昆弟也同於己之一世己之族昆弟之子也同於己之一世己之族昆弟之孫也同於己之一世己之族昆弟之曾孫也同於己之一世己之族昆弟之元孫也同於己之一世己之族曾祖也同於曾祖之一世己之族高祖也同於高祖之一世己之族曾祖也同於曾祖之一世己之族高祖也同於高祖之一世己之族高祖也同於高祖之一世己之族高祖也同於高

重其衰麻焉權衡之而輕重均節度之而等差稱不亦善乎而經之制服不如是也此不可想見聖人神而明之從乎其時也哉思之思之而後乃今恍然於權衡之不爽而節度之止於至善也有齊衰五月之分而空之以待其人而行焉嗚呼後世聖人與前世聖人所爲百世以俟而不惑者也據喪服經文服限之七增高祖元孫以應虛位之九立表以明之又合前表參互考之可以知其通一無二之故矣

據經文推出九世服表





上殺下殺旁殺數世本末源流表

本之生也必先本而後末水之行也必先源而後及乎其流親親之等殺必上治下治先其親者而後及於其疎而旁治之事可得而舉矣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大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兔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繫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瑤田按記傳三條數世之法當從已起上治祖禰已一世而上殺之父也祖也而至於曾高曾祖四世高祖五世高祖之父六世也下治子孫已一世而下殺之子也孫也而至於曾元曾孫四世元孫五世元孫之子六世也此數世之緣起猶木之有本而水之有源也旁治之世數由此而生而鄭君之注則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專主旁治以數世因下經詳言姓別戚單百世昏姻不通暢發旁治以全上下治之義故鄭君据以爲言其實古人文章純是空運如易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瑤田必於此据之爲言者以爲旁殺服窮之根也五世元孫經不制服据經文爲書然不可與要惟變所適且以見上殺下殺旁殺

下治子孫由隆而殺之曰下殺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己	子	孫	曾孫	元孫	元孫之子

義與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同五世高祖經不制服据經上殺蓋如此

上治子孫由隆而殺之曰上殺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己	父	祖	曾祖	高祖	高祖之父

瑤田按斬衰章父爲長子三年不杖麻屨章爲衆子期年適孫期年大功章庶孫九月緦麻章曾孫三月緦麻三月爲服限之窮自己下數之至曾孫四世服緦麻三月與緦同其月數其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瑤田必於此据之爲言者以爲旁殺服窮之根也五世元孫經不制服据經

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兔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繫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瑤田按斬衰章父三年不杖麻屨章祖父母期年齊衰無受章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雖非服緦然服限窮於三月與緦同其月數其

下殺蓋如此。

菊治昆弟由隆而殺之曰菊殺

有己一輩之昆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昆弟 己之昆弟一世之所菊殺。	從父昆弟 父之昆弟之子二世之所菊殺	從祖昆弟 祖之昆弟之孫三世之所菊殺	族昆弟 曾祖昆弟曾孫四世之所菊殺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昆弟之曾孫。爲己之族昆弟。是從曾祖菊殺昆弟之所殺。已爲之服緦。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

有父一輩之昆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昆弟	世叔父母 父之昆弟爲二世之所菊殺。	從祖父母 父之從父昆弟乃祖之昆弟之子爲三世之所菊殺	族父母 父之從祖昆弟乃曾祖昆弟之孫爲四世之所菊殺。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昆弟之玄孫。爲己之族父是從曾祖菊治昆弟之所殺已爲之服緦。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

有祖一輩之昆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昆弟	從祖昆弟 祖之昆弟之孫三世之所菊殺	族祖昆弟 曾祖昆弟之曾孫四世之所菊殺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昆弟之子。爲己之族祖父是從曾祖菊治昆弟之所殺已爲之服緦。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

有曾祖一輩之昆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母 祖之昆弟爲三世之所菊殺	從父昆弟 祖之從父昆弟乃曾祖昆弟之子爲四世之所菊殺		
		族曾祖父 曾祖之昆弟爲四世之所菊殺	
		母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昆弟之子。爲己之族曾祖父是從曾祖菊治昆弟之所殺已爲之服緦。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之昆弟爲己之族曾祖父是從曾祖菊治昆弟之所殺已爲之服緦。所謂四世而緦服之窮也。

瑤田又按吾論菊治昆弟之窮殺必根於上下治之窮殺。於是立表以觀之而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之四緦麻皆從上殺之曾祖菊殺而得之適合乎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之義而下殺服窮於四世曾孫之緦。以上應乎族曾祖之緦又殺之爲從父昆弟曾孫之緦。以上應乎族祖父之緦又殺之爲從祖昆弟之子之

緦以上應乎族父之緦而此所應之諸父又皆因此諸孫服己之緦而還而報之義例之嚴密寔髮不爽而經不制昆弟曾孫與從父昆弟之孫二人之服則以嫌於旁殺親疎之無別無寧闕之以全其例且即如法制服雖與四世而緦服之窮也旁穷交通無不相貫而與曾孫之四世相配難以立說益禮窮則變乃制作之大關捩觸處生義不可典要而典要存焉夫如是則吾本末源流之說或亦不爲無所見乎

上下旁治推至服窮親殺屬竭姓別戚單表

高祖昆弟之元孫	高祖昆弟之曾孫	高祖昆弟之孫	高祖昆弟之子
殺從高祖故在五世之限別庶姓而同正姓	曾祖昆弟之曾孫殺從曾祖故在四世之限	曾祖昆弟之孫殺從曾祖故在四世之限庶姓而同正姓	殺從高祖故在五世之限別庶姓而同正
高祖昆弟族昆弟	高祖昆弟族父	高祖昆弟族祖父	
曾祖昆弟之曾孫殺從曾祖故在四世之限	曾祖昆弟之孫殺從曾祖故在四世之限	曾祖昆弟之子殺從曾祖故在四世之限	
高祖昆弟從祖昆弟	高祖昆弟從祖父		
祖之昆弟之孫殺從祖故在三世之限	祖之昆弟之子殺從祖故在三世之限		
高祖昆弟從父昆弟			
父之昆弟之子殺從父故在二世之限			

姓	族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子	從父昆弟之子	昆弟之子	己一世
	從己之曾孫菊殺之故在四世之限	從己之孫菊殺之故在三世之限	從己之子菊殺之故在二世之限	離於己故曰一世	
	族昆弟之孫	從祖昆弟之孫	從父昆弟之孫	昆弟之孫	父二世
	從己之元孫菊殺之故在五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己之曾孫菊殺之故在四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己之孫菊殺之故在三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己之子菊殺之故	叔父母 父之昆弟殺從父故曰二世
	族昆弟之曾孫	從祖昆弟之曾孫	從父昆弟之曾孫	昆弟之曾孫	祖三世
	從己之元孫菊殺之故在六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己之玄孫菊殺之故在五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己之元孫菊殺之故在四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己之曾孫菊殺之故	從祖祖父 祖之昆弟殺從祖故曰三世
	族昆弟之元孫	從祖昆弟之玄孫	從父昆弟之元孫	昆弟之元孫	高祖五世
	從己之來孫菊殺之故在七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己之元孫菊殺之故在六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己之來孫菊殺之故在五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己之元孫菊殺之故	曾祖四世 曾祖昆弟殺從曾祖故曰四世
	族昆弟之來孫	從祖昆弟之來孫	從父昆弟之來孫	昆弟之來孫	高祖之父六世
	從己之昆孫菊殺之故在八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己之來孫菊殺之故在七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己之昆孫菊殺之故在六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己之來孫菊殺之故	高祖昆弟 高祖之昆弟殺從高祖故曰五世別庶姓而同正姓
	族昆弟之昆孫	從祖昆弟之昆孫	從父昆弟之昆孫	昆弟之昆孫	己一世
	從己之仍孫菊殺之故在九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己之昆孫菊殺之故在八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己之仍孫菊殺之故在七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從己之昆孫菊殺之故	昆弟 故於己故曰一世

右上殺菊殺

高祖昆弟之元孫 從己之元孫菊殺之故在五世之限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己一世			曰一世
子二世			曰二世
孫三世			曰三世
曾孫四世			從己之曾孫旁殺之故曰四世
元孫五世			從己之元孫旁殺之故曰五世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元孫之子六世	自己爲高祖視元孫之父呼之也其子爲兩家高祖各視其元孫祖既遷而宗亦易應姓別於上戚不亦單於下乎於是羣族之已一世子二世爲兩房孫三世爲四房曾孫四世爲八房元孫五世爲十六房此元孫十六房之昆弟上視己一世爲高祖十六房皆同庶姓於高祖是高祖爲庶姓未別於上而元孫十六房相戚爲戚未單於下也此其高祖之元孫也至高祖昆弟之元孫與我分兩大支兩支自視其高祖爲庶姓未別而此支視彼支之高祖則庶姓別於上此支視彼支之元孫爲戚單於下矣是故庶姓之別與未別戚之單與未單非表不足以明之若夫元孫之子爲六世元孫之子上視高祖之父亦六世此高祖之父生兩支高祖之父則向之庶姓未別者今爲庶姓別於上矣而至於元孫之子上視其本支吾父之高祖是爲吾高祖之別而戚已單者今爲戚單於下矣況乎兩支前此之庶姓已別而戚已單者哉此中重出閒見之故有非一表所能盡者故必析而言之以俟覽者默會之耳	於上而但同其正姓矣	昆弟環而其宗雖別之大宗繫之正姓而弗別百世不通昏姻此周道之所以獨越千古也

右下殺旁殺

琯田校數世之法起於己等而上之曰上殺順而下之曰下殺推而及之累世之昆弟曰旁殺旁殺之世數虛位耳根於上下殺世數之所限而推之者也今爲表明之而又有不得不辭費者試以人生二子言之己一世子二世爲兩房孫三世爲四房曾孫四世爲八房元孫五世爲十六房此元孫十六房之昆弟上視己一世爲高祖十六房皆同庶姓於高祖是高祖爲庶姓未別於上而元孫十六房相戚爲戚未單於下也此其高祖之元孫也至高祖昆弟之元孫與我分兩大支兩支自視其高祖爲庶姓未別而此支視彼支之高祖則庶姓別於上此支視彼支之元孫爲戚單於下矣是故庶姓之別與未別戚之單與未單非表不足以明之若夫元孫之子爲六世元孫之子上視高祖之父亦六世此高祖之父生兩支高祖之父則向之庶姓未別者今爲庶姓別於上矣而至於元孫之子上視其本支吾父之高祖是爲吾高祖之別而戚已單者今爲戚單於下矣況乎兩支前此之庶姓已別而戚已單者哉此中重出閒見之故有非一表所能盡者故必析而言之以俟覽者默會之耳

此表如衡從其畝如經緯有幅旁行魚貫裒上鱗次悉心觀之則旁治旁殺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之義四通六闢矣而三世二世一世之旁殺一以貫之試以昆弟一輩言之族昆弟緦麻由四世曾祖旁治而殺

之也從祖昆弟小功由三世祖殤治而殺之也從父昆弟大功由二世父殤治而殺之也昆弟期年由己一世上治加隆殤治從殺以爲殤殺之始而推而及之服窮而終之也於是等而上之順而下之其殤殺之法準此矣

喪服經文服限大例疏證表敘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殤殺而親畢矣若是則上殺當極於高祖下殺當及於元孫而經文上不爲高祖制服下不爲元孫制服此蓋有道焉必非顓頊

從事也而鄭君於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下注之曰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又於緦麻章族祖父母下注之曰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如鄭言曾元之於曾高兩祖同服則益宜明白見之以曉人而絕不一見使後人作想當然之說聖人制禮必不然也瑤田以爲還當於經文紬繹之於是取經文所列之服限爲三表一曰上殺服限三斬齊三年爲父母也齊衰期年爲祖父母也服限窮於三月人限極於曾祖止矣二曰下殺準上殺而爲之亦服限三爲長子衆子也爲適孫庶孫也爲曾孫也服限窮於三月人限及於曾孫止矣三曰旁殺又準上殺下殺而爲之其爲服限四昆弟期年從父昆等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緦麻三月由族昆弟等而上之以至於族曾祖皆從曾祖齊衰三月旁殺之而爲緦麻三月由族昆弟之子等而下之以至於族昆弟之曾孫皆從曾孫緦麻三月旁殺之而爲無服蓋

昆弟之曾孫曰曾孫視之爲族曾祖之曾孫也服限窮於曾孫三月。則昆弟之曾孫。安得不殺之爲無服哉觀於殺之服限。益知上殺之服限止於曾祖下殺之服限止於曾孫而上不爲高祖制服下不爲元孫制服有斷然者矣是何也元孫未有見高祖者高祖未有見元孫者不見其人不容制服乃喪服經文之大例定之於制服之初此作者之所以謂聖也吾於是通覽喪服全經而得父之姑一條別爲表以疏證之以父之姑建首次曰姑次曰姊妹次曰女子子次曰孫之婦人子父之姑適人服緦麻姑適人服緦麻適人服大功姊妹適人服大功女子子適人服大功孫之婦人服小功皆降其在室一等其在室也父之姑從祖祖父之姊妹也姊妹也女子子子之姊妹也叔父之姊妹也姊妹也女子子子之姊妹也孫婦人子孫之姊妹也是五人也其在室服皆當如其輩之昆弟而經文不見者女與男同是其例也然雖不見在室服必一一見其三殤服之或降一等或降二等其意以爲見殤服則有在室服可知又其適人服必見適人者三字以別異於在室服之不見者非無其服也凡此皆服之定例令閱者一目了然也今通檢經文姑也姊妹也女子子也孫之婦人子也四人竝見殤服亦四人之適人服竝見適人者三字惟父之姑適人在緦麻而緦麻而獨不見適人者三字及檢父之姑在室無服故經不制服是乃經之大例不見其人不容制服無在室服者自不爲之制殤服蓋父之姑在宅必無見歸孫者必適人有年或有時歸寧母家得見歸孫者有之故爾雅謂之歸孫言歸乃見此孫既得見父之姑故經於緦麻章始見其服以在室不制服無所別異故獨不見適人者字以明其例也觀於此而後乃今知高祖元孫之不制服經文固非闕預從事者此有也。

喪服經文服限表

已之限	已之限	已之限	已之限
上殺三	下殺三	殺四	殺四
父 斬衰三年 母 齊衰三年 父在期	長子 三年 衆子 期年	昆弟 期年	其上下殺皆準此
祖父 母 齊衰期年	適孫 期年 庶孫 大功九月	從父昆弟 大功九月	
曾祖父 母 齊衰三月	曾孫 緦麻三月	從祖昆弟 小功五月	
		族昆弟 緦麻三月	

觀服限表見期年三月之間原有五月之差如果元孫得見高祖必當制服則自應以高祖爲服限之極而制齊衰三月以服高祖又準小功五月之差制齊衰五月以服曾祖此天造地設之服位豈聖如周公而見不及此哉後世聖人增制齊衰五月之服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其時据三十有室之年規以上壽年數無元孫見高祖之事故服限極於三月人限止於曾祖爰定大例用制禮文天地之大人無所憾嗚呼至矣

父之姑在室不制服表

父之姑	從祖祖父之姊妹也	從祖祖父小功	父之姑無殤服以不制在室服故也
姑	世父叔父之姊妹也	世父叔父期年注云姑在室亦如之	姑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姊妹	昆弟之姊妹也	昆弟期年注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	姊妹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女子子	衆子之姊妹也	衆子期年注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	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
孫婦人子	孫之姊妹也	庶孫大功注云男女皆是	庶孫婦人之長殤中殤小功

父之姑 麻	姑適人者 大功	姊妹適人者 大功	女子子適人者 大功	孫適人者 小功
父之姑不見適人者三字以不制在室服不須別異故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１０
作者＝
页数＝７６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